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四一冊目次

啓禎野乘一集十六卷(二)

〔清〕鄭澐撰
明崇禎十七年柳園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

一

啓禎野乘二集八卷

〔清〕鄭澐撰
清康熙十八年金閨存仁堂素政堂刻本

四五

二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二三九

揚州休園志八卷首一卷

〔清〕鄭慶祐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視堂自刻本

四七七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輯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六四三

啓禎野乘一集十六卷(二)

〔清〕鄒漪撰

明崇禎十七年柳園草堂

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

北京圖書館藏

微願野乘一集 卷十五

梁溪鄒 清流綺甫集

烈婦傳

烈婦陳氏 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壻張生士柏。

矢而貧士。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

婦之艾謀。成言矣。懼烈婦之

不從也。應統數十人夜襲

之。烈婦被掠以去。求

之。奈何。洪曰。若不

備奴也。伴令程收。徹夜笑不絕。及明。洪有佯。隣居

婦乃張產。見洪家之卒卒。正觀。聞冤號。聲不忍就

察之。則其由戚也。拔

所有。徐不得志於我。終

令。令。終謂與程。三夕。嫌貧。逃。則刑其手而繫

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既罪矣。且又誣

我。不再。訟。則冤不自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楊江

與其父走松江。訴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

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刺

於。而。兩。手。索。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

救。聞。其。衣。盡。複。速。細。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緇。求。堅。

鐵。不。可。復。動。御。史。出。十。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永。士。

於。等。斃。之。獄。於。江。許。給。諫。奏。卿。蔣。紙。致。御。史。書。爲。烈。

婦。暴。冤。且。曰。不。勝。老。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劍。

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御。史。疏。於。朝。罪。狀。

令。令。不。一。暴。死。城。舟。中。而。有。洪。張。士。松。之。黨。有。

漏。網。者。使。爲。震。雷。擊。死。儼。其。死。者。蓋。不。一。云。或。

論。曰。烈。婦。之。死。也。自。令。儼。其。死。者。蓋。不。一。云。或。

死。於。法。或。死。於。神。而。盡。其。爲。烈。婦。之。報。乃。忠。臣。殉。國。

者。多。剖。肝。瀝。胆。孝。子。沉。妻。不。得。遂。其。報。於。天。也。天。

固。速。於。報。如。人。而。延。其。報。男。子。

劉烈女傳

劉烈女，蓋倪文正公所傳云：女錢塘人也。居江許年十九，字諸生吳嘉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嘗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貧，所居淺隘，與少年張阿官隣。阿官故通蕩，窺女貌，狂發，夜躍上樓，穴窓入，女大呼，賊踰牆脫走。元輔驚起，而髮焉，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忍知之，遽殺之。奪阿官，且鳴金號于衆曰：「元輔實以女儀而棄之，女聞之，拊膺長號曰：『天乎！辱人至此，當是時，父母專外禦，不能中顧。』」

卷十五

三

及事解散，登樓見女投，救已氣絕，乃以聞于郡。有訟臬曰：「丁玉蘭者爲阿，謀賄元輔金，當減元輔。」顧訴女，乃汚若爲女。守阿南劉公鳴謙，有廉明聲，心固疑之。乃初而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之。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公難治之一訊，實于是。阿官等論如法，閩郡譟呼有爲之諱。日兩對誓一劉烈江河海流，令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公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歿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

又以法驗女，實處子，乃拊屍大慟。女眼中忽迷，激注嘉諫面，縷縷如含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庭，自搏叩頭立，宛一時驚異，以爲神明云。

論曰：女之拒阿官也，不啻以含貞未字，辱於狂且也。迫張既就擒，雖其死誣枉，亦可從容白乎？女固可以無成，誠不忍以皎皎之軀，掛輕薄齒牙，所謂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烈士耳。夫世有飾倚門之裝，揚揚意得者，則亦有聞行露之名，斷頭失腹，以死明節者。文正傳烈女，固卽其全歸志也。夫唐貴梅之傳，以楊升庵先生女之傳，以文正公然則筆墨之功，于貞烈豈在建坊表里。

朱貞女傳

貞女名德貞，盱江人。益府輔國將軍常湛三女也。祖
明，有賢名。曾，樂。仁孝皇后訓。善內訓。及章聖皇
太后女訓。古列女傳。女孝經。女誠。諸書。爲女教大成。
行世。女初淑家。訓性至孝。八歲。字復。衛。王廷。卿。子
重。賢。十歲。重。賢。女。訓。計。卽。食。稿。示。繡。大。士。象。蛋
善。焚。修。如。慈。有。婦。及。并。有。者。始。惡。告。父。母。曰。女
王。氏。婦。也。自。重。賢。死。之。日。而。志。決。矣。父。母。怒。責。之。女
志。益。堅。且。誓。曰。必。不。得。爲。未。亡。人。不。可。爲。人。不。如。成。

卷十五

七

三日不食。粥之。食。閉戶。自。經。遂。無。復。議。節。者。天。啟。辛
酉。我。女。年。十。八。矣。值。重。賢。忌。日。先。期。叩。父。母。爲。製。服。
敬。益。王。廟。辭。義。不。同。報。遂。八。月。二。十。九。日。歸。王。女
乘。素。車。登。縣。執。杖。位。舉。哀。毀。哭。自。製。文。告。重。賢。曰。
共。伯。登。死。共。姜。守。義。之。身。廢。他。柏。舟。矢。志。世。有。升。降。
心。無。古。今。聖。經。垂。訓。女。史。有。箴。陸。求。亡。人。誕。育。宗。室。
八。歲。許。婚。實。有。定。匹。云。何。不。幸。夫。也。遽。殤。我。雖。幼。小。
哀。念。綱。常。聖。王。好。賢。父。母。樂。善。內。則。熟。聞。芳。規。習。見。
宮。闈。華。稿。永。謝。節。華。堅。持。節。孝。光。我。國。家。茲。及。并。年。

當以夙決。額天叩關。庶樂監察。逝不改過。從一而終。
食日孔。戒。稍慰。仲。仲。登子之堂。設子之位。寫此血衷。
傾此血涕。甘執婦道。事我舅姑。他日同穴。其無愧乎。
輔國知廷。鄉貧爲量。產供朝夕。傳祭祀。郡縣上其事。
以年未及。洛。先行。勸。引。淮。藩。宗。女。陸。姬。何。歲。給。磨。
米五十石。盱江人歌頌之。

論曰。禮。查。與。之。齊。終。身。不。改。若。未。與。齊。而。改。雖。從。俗。
亦。未。爲。非。也。然。婦。始。納。采。二。家。告。天。地。祖。宗。台。諸。族。
戚。實。有。定。匹。是。可。改。乎。昔。齊。女。嫁。衛。至。城。門。而。衛。君。

卷十五

八

憂。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其
第。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終。不。聽。衛。君
慰。於。齊。兄。弟。皆。欲。與。君。女。不。聽。事。與。縣。君。頗。類。然。
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人。不。可。還。猶。不。敢。亂。
也。若。縣。君。在。可。改。不。可。改。間。而。斷。斷。不。改。者。蓋。其。至
性。有。過。人。者。也。國。家。功。令。民。間。節。婦。旌。必。五。十。此。待
中。材。則。然。若。韓。君。大。貞。大。節。極。奇。極。難。天。潢。淑。媛。寧
可。以。例。拘。耶。晉。江。蔣。若。柳。先。生。奉。使。建。昌。力。與。當。事
言。宜。急。旌。而。韓。君。年。方。三。十。有。二。于。格。尚。蚤。不。知。此。

年足當人百年也。况嘗割股療父。貞又兼之以孝。

女仙傳

女仙者。吳江葉工部季女小鸞也。字璵章。又字璵期。母沈夫人。宛君。工部擅靡龍譽。宛君亦班蔡齊驅。故子女多慧絕。工詩詞。鸞生而翼。素顏脩眉。玉頰朱唇。皓齒端鼻。媚慧明。秀色可餐。又端嚴莊親。謝夫人林下風。顧婦閨房。兼而有之。四歲能誦經。十二解賦詩。十四。十六歲善琴。家有西卷。即能摹寫。忽以壬申九月。婿張生家行催妝。禮月。病至十月十日。星眸炯炯。佛聲明朗。清徹須臾而逝。時年十七。逝後工部哀之甚。時吳中游藝大師陳隋宿德也。親受天台大師止觀之教。歷千餘年。聖神趣中。現女人身。能以佛法行冥事。工部乃崇設香花幢幢。敬延鑒馭師。既畢。工部以小鸞問師曰。月府侍書女也。問何故下謫。曰。戲問游戲。何至我家。曰。神仙游戲。何必擇清節之家。且昔與君曾相會也。問今往何處。曰。縈山仙府。在雲霞之外。問在月府何名。曰。寒簧。問與張婿何緣。曰。曾一見耳。張郎前身姓鄒。浙中一鉅卿公子。鄒之前身。固秦宗師。亦龍安也。當其

爲鄭生時自謂會脩玉京女史寒黃偶隣斯言卽子
其讀書樓下花架中一現仙女天身此天順二年三
月初三日事張之今有是緣以前是未得詳觀奇麗
踪跡邑邑不遂故又尋至耳問何以終不得合曰寒
贊偶以書生狂言不覺動夫笑實則既一現後卽
已深悔所不願諸人野行鄰家事然上界已切責其
一咲故來因復自悔故求而不與合也工部以招魂
請師初難之後泣懇再三果招贊至卽賦詩曰身
非巫女慣行雲青對三星蹴絳裙清笑聲中輕脫去

卷十五

密天仙鶴兩行分工部問贊既歸仙籍死時是何光
景何人送往贊云菩薩有變易生死衆生有分段生
死兒猶在分段之中去時但見童面如玉女面如珠
紫金幢赤珊瑚節大紅流蘇爲垂閉青猊駕轎赤
虬駝乘黃雲蓋頂青雲足紅雲開路白雲護身爾
時殊樂不知苦也問今夕何以來云亦乘雲飛來耳
問若未竟師云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
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君諦聽之我當細講停此甚

久師云奇哉是也割受第一又云菩薩正妙於從空
出假子真妙悟天開也贊卽作詩呈師云弱水安能
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却芙蓉王永侍猊
牀冰下風師云不敢贊云願從大師授記不往仙府
矣師因爲誓戒問會也戒否贊云會犯師問如何
贊云曾呼小玉除花蕊也造紅桃壞壞問盜戒贊
云會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風清簫何處聲問淫戒
贊云曾犯職鏡偷窺眉曲曲羞眉觀觀雙雙問妄
言贊云會犯自謂前生歡喜地能云今生辨才天問

卷十五

特語贊云會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鑲雪裝成幼婦詞
問兩舌云會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
諸問惡口贊云會犯生怕開開訊燕子爲憐花謝馬
東風問犯食贊云會犯經營明快成干軸辛苦養花
滿一庭問犯喫贊云會犯怪宅道蘊枯現薄彼崔
徽撲玉釵問犯癡贊云會犯勉棄珠環收淡玉戲捐
粉盒葬花魂師大歡賞遂與之戒名曰智斷贊問何
謂智師云有道種智一切智一切種智又問何謂斷
師云斷塵沙惑斷無明或有三智應修三戒應斷苦

薩有智德。德智斷也。菩薩之二德也。覺云。斷以無所得故。而得應以無所斷故。而斷。師大驚曰。我不敢復以神仙待子也。可謂絕無際矣。遂字曰絕際。以上癸酉六月初十語也。至秋宛君復遊工部。乃以明年四月再遊師師。一宛君小驚及驚。師至蓋昭齊亦後驚卒也。至師聯句曰。重辰啟新。齊密靈升名香。師神風動。理天。宛君氣瀾曲廊。慈燕驚我歸。免疏花露我寐。覺宿蛛里我叙。免飄埃沾我裳。聯緒花生匣鏡。免蟲鼠游裙箱。覺遺掛了非我。免植佛因專房。覺新花為誰綠。聯朱曠慘無光。君子知我來。清涕流縱橫。免舅氏知我來。不復成趨踰。免兄弟知我來。衆情合一情。覺婢僕。免我來。酒掃東西忙。免請君置家業。觀我數道場。須彌。免抵。黑海飛塵揚。覺月亦沉。覺。師日。扶桑。覺帝釋辭交珠。師迎文掩師幢。覺萬法會有盡。師一切皆無常。覺獨有芬陀華。久久延。奇芳靈光。頭上握。師慈雲。寰中翔。覺斷三而得。師逸雙。師雙。覺父兄亦衆生。母女成法王。師感應。今日交。免剛繞後時長。聯思之當歡。免。

何爲又後復。師詩畢。工部與宛君問答甚多。後問。在縹山有詩作否。覺云。世法無常。念歸滅。盡如不久。水冰。我寧爲其動搖哉。返生香。一刻正。如石灰。衆已留一迹。倘到處。留迹不已。勞乎將。辭。歸。復告工部曰。父還要。眼明手快。情。覺。言。乃是入獄根本。一刀割絕。立地清涼。遂去。工部自叙。其。刻。納。竊。聞中。論曰。覺之仙也。信乎。日信。然。不。莫。如。昌黎之。訖。謝月。然。乎。日。仙人。可。廣。絕。代。之。才。人。絕。世。之。佳。人。不。可。廣。若。才。人。佳。人。中。挾。仙。氣。者。尤。不。可。廣。夫。覺。則。既。兼。是。三。者。矣。此。則。那。尹。之。所。低。頭。薛。校。書。班。婕。妤。之。所。掩。面。而。亦。董。雙。成。慕。綠。華。輩。之。所。遠。遜。避。席。者。也。步。管。香。查。何。幸。有。此。安。可。不。工。部。遺。榮。高。蹈。似。海。子。真。寔。若。師。素。心。似。魏。一。門。眷。屬。無。非。仙。中。人。又。何。足。于。驚。哉。

孫烈婦傳

烈婦杜氏直隸任丘人絳州刺史游孫女也幼字諸生孫銘銘故相國愷陽公子美丰采多才相國自登澄至籌邊往往倚爲左右手婦年十五于歸卽隨相國於京恪修婦道目下所需五飯酒漿之屬咄嗟而辦侍姑王夫人湯藥旬旬交旋以孝聞亡何銘病不起婦早夜焚香籲天代代身病間弗言也銘死厥母慰之覺有異欲爲尋醫婦謝曰寧有未亡人露屍診脈耶雖哭聲震田猶日食一孟屈五七作佛事

卷十五

五

罷忽出嫁時裝分賜子女曰此非爲汝曹發令汝曹知前人儉朴也遂從此絕粒諸婢勸不應侍婢以相國命臨之亦不應卽諸子女環跪絮泣婦曰汝曹可以無母生也如子乃可以死矣天旣以死苦未死者何忍以不死苦哉才母又哭而勸曰見過矣節可守焉用死爲婦曰使節婦必窮蹙而死忠臣必極瀆而死則成亦無聊之計耳人各有死何憾焉越七日不食死年僅三十史臣姚希孟誌其墓

論曰子嘗聞之董玄宰先生先生往過建陽邑令吳

之陳爲言地無餘燭番五百年又驅車山郭有丘少司寇極其子已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泣雪間陸公督德順之蘭及妻室丘公曰嫁之矣陸公大駭丘公曰嗜相舟之誅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岳之間氣可無望之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衡節烈之榮矣烈婦所生所歸皆望如節守節以老上遊旗典誰曰不宜而必含垂白之高堂新續膝之難子陸死如飴從夫地下凡若所爲烈婦自處極難耳余故表而出之以誌高陽姚氏世篤忠烈雖婦人亦鍾其

異如此

卷十五

五

嚴烈婦傳

烈婦羅氏楚華客嚴循開之妻也。循開性通敏喜儻儀容好學廣交尤善滑稽婦年十八歸嚴貌寢而拙初不善事夫暮年生一女即爲循開所棄不共衾枕者十餘年婦獨與其女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供奉中饋每客至則未嘗入謀而杯盤應時而具雖題心者未迷也於是戚屬咸責言循開爲婦不平久之循開病婦侍湯藥風夜不解者二百餘日及病不起婦私自泣目盡瘡抱

卷十五

七

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以身殉願視此女如子比循開死婦哭盡哀誓不食如婦令女婢防守是夜漏盡終於循開棺側同穴而里人爲歌毅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誄之

論曰嘗讀史至豫讓國士之論深爲不平充類言之假使寇仇待我亦將寇仇報之彼亂臣賊子豈皆發難無故者乎夫兄及弟矣尚無相猶君父之前何可以稱物平施也烈婦失悅於夫而謹事如故卒以身殉以視古今節烈又加一等矣彼循開者正氣

在帷薄之間而莫之重何哉

冬讀野乘

卷十五

大

此葉科圖配補

劉娥傳

劉娥者名妙才京師東城大金隅女子也父名蘭娥負絕色生而靜婉初不窺戶已笄坊人不知其審鄰知之求爲子配父不諾鄰鄧之神廟時爲元子擇耦娥選下執事下今大索鄰乃告蘭有女于御史具下日甚備御史急下司城以其言爲微嫌家不計出見之衣青絳裙碧羅素約淹潤輝耀有灼司城驚賀急告御史御史告尚書儀鄭皆選第一大則郭金吾女同館于諸王府司康廣野乘卷十五

卷十五

九

康廣野乘

卷十五

千

居然叨籍官家矣外間何等子乃得加兒父母及曠屬固強之不得等渭南太史某議將委禽娥乃以鐵推推兩齒立落父驚極不敢復萌前心矣娥素未奉師訓自能研心典籍有若天授博極羣書尤邃于易扇戶丹鉛雖親密非下得見每日父若笑父不幸卽依母母老矣倚先不幸依母九原不及事父矣乃以女紅絲累易木爲三棺以備二親及身終事崇願元年娥年四十六母老死乃焚其典籍以麻縛髮衣衣外縷密縫相屬納取毀二齒于懷長鹿毋前不食十日死將死時書遺述若發賦體詞曰粵鴻蒙之元始今一真獨立爰太極之兩儀今肇有陽陰定三才而人出今曰夫曰婦定聖人之建極今體法天心我生乎茲盛世今乃一女流幸賦受乎中華今得宅靜倫念有生之奉天道今不出素志匪因藉乎習氣今粉飾被巾昔塵神皇之詔選元嗣妃今金門履極既承命之弗中諸上今予衷念亦悅欣悅塵緣之連已今懷無長事心清淨以自得今華胥是憑間無知使自欺忠今豐金誘于志于笑發清顏而碎玉齒

今○和○示○鑑○乎○同○流○日○長○朝○吳○天○而○禮○玉○帝○今○昭○對○
 于○我○元○父○每○講○咏○潤○華○積○育○于○太○上○今○親○奉○造○物○之○
 大○君○修○爾○慈○氏○之○脩○罔○長○逝○今○瑞○池○陟○降○于○既○闕○中○
 處○于○今○何○克○周○侍○乎○厥○君○曩○欲○捐○軀○以○赴○鼎○湖○今○含○
 輿○有○之○鮮○托○今○從○容○引○以○還○升○乎○金○闕○今○親○觀○羅○之○寶○
 出○入○乎○太○清○飛○神○以○迎○升○乎○金○闕○今○親○觀○羅○之○寶○
 璣○滿○玄○元○帝○王○子○玉○階○之○下○今○真○常○遊○晏○乎○玉○京○臨○
 雲○處○于○碧○落○今○步○建○漢○而○翔○翔○閭○苑○良○一○神○于○玄○謀○
 今○永○蒙○正○乎○皇○明○款○曰○吳○天○玉○帝○金○闕○門○下○親○奉○
 玉○凡○侍○香○仙○然○南○嶽○榮○座○治○下○控○鶴○童○子○劉○妙○才○道○
 述○死○後○好○事○者○即○號○圖○其○容○願○好○尚○如○備○還○時○御○史○
 上○其○事○天○子○下○詔○旌○貞○孝○士○大○夫○過○弔○者○塞○坊○門○
 或○創○金○爲○祠○之○墓○
 諭○曰○魏○之○貞○孝○允○矣○手○私○心○使○獲○素○照○陽○長○信○後○
 應○或○豎○配○名○閭○不○爲○葛○覃○茅○苴○則○鍾○禮○郝○法○亦○何○必○
 婦○奇○以○歟○孝○乎○今○歿○于○孝○乃○所○以○成○其○貞○耳○夫○女○子○
 列○名○上○掖○庭○不○中○還○尚○不○欲○自○降○屈○士○大○夫○爲○朝○廷○
 所○賓○興○王○賜○宴○大○官○釋○褐○辟○雍○尊○榮○至○矣○乃○有○不○辭○

今○和○示○鑑○乎○同○流○日○長○朝○吳○天○而○禮○玉○帝○今○昭○對○
 于○我○元○父○每○講○咏○潤○華○積○育○于○太○上○今○親○奉○造○物○之○
 大○君○修○爾○慈○氏○之○脩○罔○長○逝○今○瑞○池○陟○降○于○既○闕○中○
 處○于○今○何○克○周○侍○乎○厥○君○曩○欲○捐○軀○以○赴○鼎○湖○今○含○
 輿○有○之○鮮○托○今○從○容○引○以○還○升○乎○金○闕○今○親○觀○羅○之○寶○
 出○入○乎○太○清○飛○神○以○迎○升○乎○金○闕○今○親○觀○羅○之○寶○
 璣○滿○玄○元○帝○王○子○玉○階○之○下○今○真○常○遊○晏○乎○玉○京○臨○
 雲○處○于○碧○落○今○步○建○漢○而○翔○翔○閭○苑○良○一○神○于○玄○謀○
 今○永○蒙○正○乎○皇○明○款○曰○吳○天○玉○帝○金○闕○門○下○親○奉○
 玉○凡○侍○香○仙○然○南○嶽○榮○座○治○下○控○鶴○童○子○劉○妙○才○道○
 述○死○後○好○事○者○即○號○圖○其○容○願○好○尚○如○備○還○時○御○史○
 上○其○事○天○子○下○詔○旌○貞○孝○士○大○夫○過○弔○者○塞○坊○門○
 或○創○金○爲○祠○之○墓○
 諭○曰○魏○之○貞○孝○允○矣○手○私○心○使○獲○素○照○陽○長○信○後○
 應○或○豎○配○名○閭○不○爲○葛○覃○茅○苴○則○鍾○禮○郝○法○亦○何○必○
 婦○奇○以○歟○孝○乎○今○歿○于○孝○乃○所○以○成○其○貞○耳○夫○女○子○
 列○名○上○掖○庭○不○中○還○尚○不○欲○自○降○屈○士○大○夫○爲○朝○廷○
 所○賓○興○王○賜○宴○大○官○釋○褐○辟○雍○尊○榮○至○矣○乃○有○不○辭○

藍明娘傳

藍明娘者，閩晉江南橋人也。父早歿，母孀居。六歲能
句讀，稍長，曉筆札，好讀孝經列女傳。時時以青男子
自許。母輒逆之。幼許城西黃郎，郎年十七，有逸才，癸
未補郡庠。是年十月，黃氏門明娘恐傷，發
母心，承聲泣泣，日侍多。前母訴曰：黃家無
僧，願從母之身，歸養母，不諧。越十有二月，人從黃
家來，道郎以五日除佳期，立地傍徨，燈目淚下，復
謂為之衣，又不諧，乃不復承聲，號慟欲絕。是夜伏窺
忽中宵，夢生黃郎，開水汗淋漓，下疾呼黃郎名者。再母
與同舍徐撫，乃因凌晨，望梳猶持拂出，為母醫假托
自沐，掩閤自經，以死。母聞聲往，撲氣已絕，顏色如生。
解環置黃，見撫素周，祭歸。體背新忽於帶側，露紅箋
小幅，書男人勿近我，才人勿開我，於十二字。時明
娘方十六，齡少黃郎一歲。事在崇禎十七年十二月
四日。黃郎名祥麟，云。
論曰：溫陵衣冠文物甲天下，乃神京失守，殉葬寥寥。
明娘一弱齡女子耳，非詩書之故，家有閨閣之嚴訓。

有也哉。
有別於綱常分義，蹈死如怡，從夫地下，豈非巾幗

黃烈女傳

烈女潮廣應山人也。父希閔，爲明經，剛方篤學，有古
人風。艱於嗣，僅生三女。女居長，生而靜慧，通書史，名
門之女，風範穆如。幼字邑徐生某，徐故希閔執友子。
少孤，家日落，與其弟某，母以居，執事弗自給。女年
十七，將歸，徐忽病，且死。女泣告父曰：「兒字徐蓋有
年，忠不二事，烈不再更。吾婉婉，嫗嫗，訓時佩服，素矣。夫
既長，逝請從此死。」父愕然曰：「禮女未嫁，則從父。汝父
况無子，汝爲夫死，如汝父何？」女持不可，無已，請以父

廉歷歷秀

卷十五

一

生子爲期。時父兩側室俱孕也。亡何微聞，客有爲執
柯者，女悲憤，舉刀截指，四指俱斷，客驚走。因請舍旁
宅居。其姑若叔而奉徐生靈，其間朝夕哭臨如婦禮。
已又請于父曰：「叔事季，年相當，蓋字之，蓋痛其身，
之不得爲徐婦而外，亦代已以事姑也。」女心蓋滋苦。
哉！父許諾。未幾，父所舉二子皆不育，而父亦不起矣。
遺貲三百金，女乃以百金襄父後事，葬祭成禮。其餘
分半以予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爲父後，條理井然。
區畫畢，至從容告家衆曰：「吾今可從徐氏于地下。」

矣。爰擇期歸，焚門拜其母，拜其姑，且拜其兩姑曰：「吾
不能事母，爲叔妹累，而季妹則所托以事姑者，復相
與再拜叩，嗟，遂痛哭不食七日。」死之先一日，邑令
聞而奇之，亟馳視，且爲任後事。女固辭，強而後可。是
時，女已淹淹垂絕，猶引淚覆面，僅見其手指，刀痕數
息，良久爲之流涕。女與徐生同穴而封，令爲勒
石紀其事。
論曰：女未嫁爲夫死，所爲未事君而忠，有餘者，此增
難補鍋賣藥之流也。顧予獨奇女一弱齡闖秀耳，經
理大事，從容鎮靜，迨至一年之後，赴死如飴，雖女托
孤奇命，大臣幹濟何可及哉！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
之門，余亦謂求烈婦必于孝女之室，信夫。

梁烈婦傳

烈婦張氏直隸清苑人也。生有至性。識大義。配進士梁公以樟。庚辰。梁公令太康。明年。調商丘。時賊犯開封。商丘皇。皇公素具經濟才。按行城堡。脩守禦。拓成。凡渠。渠。商。石。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雲。中。州。循。士。卒。皆。憤。語。烈。曰。吾。為。天。子。命。吏。皆。必。與。賊。存。亡。矣。烈。婦。頷。之。壬。午。春。三。月。聞。賊。李。自。威。合。袁。羅。等。眾。百。萬。攻。商。丘。公。乘。城。距。守。既。夕。宵。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曰。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冑。而。出。登。陴。賊。帳。延。袤。數。十。里。晝。夜。環。攻。駁。石。上。擊。人。皆。披。靡。烈。婦。傾。囊。裝。市。牛。酒。軍。賞。公。忠。憤。激。發。督。死。士。二。百。人。夜。隄。城。下。擊。賊。斬。殺。無。算。賊。營。潰。陷。合。圍。垂。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公。猶。踰。刀。巷。戰。賊。說。降。公。不。屈。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舉。膝。登。樓。環。於。梁。青。自。縊。呼。楊。材。舉。

火。材。不。忍。烈。婦。曰。汝。忘。而。主。訣。別。時。而。背。之。耶。事。急。使。我。不。速。死。汝。罪。其。斷。索。村。伏。地。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骸。骸。赴。義。如。此。一。子。變。方。九。旅。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陳。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後。梁。氏。從。樓。上。推。墜。兒。僕。王。政。謂。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復。甦。而。烈。婦。則。死。矣。商。丘。人。相。與。感。嘆。丘。烈。婦。祠。春。秋。祀。之。論。曰。烈。婦。之。死。卓。矣。觀。其。聞。變。慨。絕。無。瞻。顧。依。同。之。意。烈。婦。蓋。以。一。死。愧。夫。世。之。許。人。以。死。而。卒。不。死。者。也。若。梁。公。之。死。而。復。甦。實。有。天。焉。彼。三。十。六。人。同。歸。烈。婦。始。知。康。頑。起。懦。正。無。待。百。世。之。下。也。

萬烈女傳

烈女字丙卿，湖廣孝昌人也。父宏嘗夢紅日墮室，遂生女，幼敏妙，女紅刺繡巧絕天孫。許字楊洪柱，柱有疾，且劇，女聞之，捧心焚臍，泪下盈睫。父母莫可爲解，已而泣告於父，父其指劍以佐柱藥餌，資且日夜焚香，額天願以身代，自是減食廢寢，形銷骨削。凡居恒所嗜珍玩，密聚一篋中，示不復御，母覺之，悔甚，謂女曰：汝處于未歸，楊安用若是？女感然曰：母珠玉視兒，恐使兒他適爲家門辱耶？已而戚屬交相慰

卷十五

元

女正色曰：吾愿定矣。逆吾志，吾赴。軀南池以飼魚。既耳父母益不敢逼，弟謹伺之。女謂母曰：兒生一刻，卽一刻如攢鋒，烏用生爲？幸舍兒母相若也，未幾柱計至，女一慟而絕，頃之少醒，乘間開戶自經，死是日，空中雍然作蕭鼓聲，市人驚謂仙姬上昇云。論曰：生死豈不重哉？讀烈婦事而人知生死輕生，或輕而後可以爲忠臣孝子爲烈士，謂一婦人爲百世師可也。于今則尤奔瀝一柱矣。

黃烈女傳

女黃氏，濟南商河人。父茂才，女嘗問其父曰：何謂四德？父盡一析之，女曰：女德一而已，言則長舌，容則誨淫，工則墮巧，德一而已，何四爲？父叩其志，女曰：吾樂秋霜不樂春露，父之。女曰：秋霜殺物，春露濡人，父大異，幼字王生治新，而女喪母，哀毀幾絕，事父極第，治家井井，乙丑東賊作，剽敎王里，王生以遁，免王去黃十里而近，賊掩至，黃舍繫女，父榜掠之，併及其弟，女哭而前，長跪請賊曰：將軍所以虐我父弟者，欲

卷十五

三

得財耳，貧儒之家，囊篋幾何，豈能自匿？且妾年十七，將嫁矣，所有簪珥，套具願盡輸將軍，以釋吾父弟，賊見女貌修而詞愉，乃曰：吾不欲得財，欲得汝，汝能從我者，宥汝父弟，不然，吾刀且下矣。女俯首霽顏曰：將軍若宥釋吾父弟，吾又何惜一身？賊曰：汝勿給我女，復笑曰：妾性斷女子也，今將軍圍列如林，巨刃敵我，前長戕約我後，多稍勒足，何處不能歟？殺我妾，無瓜洞地，無翅躋天，豈能給將軍？賊喜，乃釋去父弟，頃之度父弟已遠，乃正色詰賊曰：誰欲得我者？賊爭曰：我

也我也女錢手大罵曰我儒家也我夫年十五而
 爲諸生吾親汝如大獲和豺豹如蛇螫吾恨吾賢
 不能基汝則善汝則汝血嚼汝筋吾豈肯從汝哉
 遂殺我勿遂賊相爾吾曰昇哉汝求死欲何爲女
 罵聲曰我死則化爲蛇爲蛇化而爲蛇汝爲蛇
 世世與汝賊爾未悔也女奉持刀欲拊賊賊乃亂刺
 殺之里人望見遂將賊空成以女爲神云
 諭曰女以氣製弱質既甘言以脫父復矢志以殉夫
 一念節烈立證揭從吾知責女定生九品蓮花中矣

忠貞堂

卷十五

三

徐孝婦傳

孝婦潮廣漢陽人也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
 傭母邵老矣婦歸老盡耕暮織其事姑雖豚蔬菜未
 嘗匱乏歲已巳庚午間大飢疫婦與老乞食食無從
 乞焉身身無從養病垂斃偶思猪肝婦旬旬往
 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既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
 泣歸念猪肝不可得人肝猪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
 醫吾姑始生而我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剖其背
 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
 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者然肝果出乃爲
 湯以進姑姑頓愈膏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刺甚婦
 昏瞶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
 數年始壽終婦砌土於屋後姑墓一墓一若必躬捧
 莫墓前墓在山僻風雨晦冥烟霧四塞山鬼號呼
 蛇豕橫突婦無懼日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
 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剖肝時死矣爲
 姑活今此墓早晚死不論也遼陽令楊四知稔其事
 奏記上臺爲請旌於朝

忠貞堂

卷十五

三

論曰余讀形史遺編見割耳斷骨詎婦人無俠氣然
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志益庭號江負尸
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
情姑嫜割股祝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
痛肢節而未必盡生死獨帶一念篤至九死不回
冒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休洵青孝亦至孝也可
以傳矣

唐節婦傳

婦丁氏名寶貞醴陵茂才唐體生妻也年十七歸唐
十九體生亡矢天不二時有過其嫁者以死自持乃
止孀居身容朴素六十年始終一節人無間言院道
採訪復其徭役每月酒錢之年八十卒郡倅周良
會作醴泉曲識之曰庸家婦丁家子十七入君門舍
羞未見齒唐郎垂妻何太早十九爲君服素綰君懷
磊落有至寶義不捨君瓊玉稿耳可斷鼻可截有髮
難解當時結醴泉潺湲清且潔淪我肺腑肝潔我節木
棉碎碎瀟湘雪寒恍纖落梅花月妾本未亡人閉門
不管秋與春荆欒擁髻無懶面留取重泉一見君
論曰一曲可歌可詠青節多藉名手以傳

陳烈婦傳

婦陳氏松江人父某世為人奴女且醜姿年十八歸胡氏子亦鬻身於人老也越歲餘胡子死婦哀慟甚屢絕復甦舅姑將嫁之女不從有鄰壘楊勸曰若固貧家婦即再醮無關門何自苦為女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豈以貴賤尊卑有二理哉亡何一少年來議婚女乘夜開戶自縊死論曰婦人奴也能殉節奴人者何如哉至楊壘云更嫁無關門闕余謂門闕二字誤人不小近來士大夫家無論婦性貞淫年齒老少男女有無而概言守節無失體面卒至流穢不堪其玷門閭更甚何如尋常百姓及早更嫁之為得乎吾友陸竺僧往為予言郡中夫椒山有節婦年近七十已經憲獎其孫媳寡欲以守節鳴官而節婦止之或詰曰汝身為節婦奈何禁人守節耶答曰惟守節始知守節之難故禁之也向者見一少年貌類亡夫輒心動不自持正介行止問忽自念曰奈何任一時之欲虧生平之行乎方徘徊階下為苦痕所滑且暗中有物相絆一跌仆地

後廟學吏

卷十五

五

昏覺時醒而始解一日又心動如前乃詣夫靈前痛哭以手拊几掌心誤貫獨簋上復痛悶久之始醒自此念漸成灰吾之全節亦有天幸偶一失足萬事瓦裂矣蓋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惟發乎情止乎禮庶幾得之若矯焉無欲者偽耳予惟遇來人憐嘗祝味其可以最苦之事人後孫媳改適果以夫老大滋物議始服節婦為有見也世之為家長及司風紀者又可不聞此論歟

潘烈女傳

烈女潘氏，字陳毓華，平日讀烈女傳，極重節孝大義。有改節婦，此不見毓華，詎至驚痛欲絕。父母知其志，偵伺不離左右。女伴為解釋狀，剪道鞋樣，授妹書一火字於底，意火字為烈，旁觀者不識也。至晚伺稍解，女竟投後河死。比奔救急欲解去，濕衣乃自上至下皆密縫，無可卸而雙銀整整益母命于歸時所懸者，越旦毓華母至，疾問如有聲，眼忽開鼻亦蘇，蘇流涕乃腹覓投御史那處，佳貳其事奉詔建坊旌表。

論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天生之以扶植綱常而留人心於不死者也。曠世一遇，譬如解麟威鳳，景星慶雲，蓋其難哉。乃閱吾錫邑乘歷故，前朝僅二十年而以貞節稱者幾三四十人，何高風之踵見歟。抑虛名之相尚也，拔其尤者，亟入集中，則潘女幽芳異烈，其最著云。餘尚存箚以俟，勸實雖善，善覺長而真偽不可無辨。彼有建坊表里，標掉嶙峋，而以金錢倖得者，何以見烈女於地下耶。

夜驚身表

卷十五

五

王烈女傳

女投江人，字同邑子張維，亡何維卒，詎聞女大慟，勺水不入口者數日。母號諭曰：「兒過矣，兒雖受字，未嘗結柄，何過痛為？」女曰：「不然，夫世之號為婦人者，必入夫之室而後為。若有耶，誓自委禽之日已為若婦矣。吾天已不幸，吾何之？再受聘於他人，是二天也是欲禽猶我也。請往，吾父不允已，而知維已葬，女曰：吾不相從於地下，吾身將何之？乃復號泣不絕聲。母慮有他變，命女奴監之。歷丙夜，監者寢寐，玄滑出投水死之。

論曰：余讀彤管遺編，見淑媛冰霜節操，瘞河投水，屢有之。堂前之陳歐臂之李割鼻之高，尤其較著。彼皆為人妻者也，而笄女不多聞。間有未適而殉節者矣，或謬視內，強勢豪不遠，唐中際一時，無以自解。始棄捐其身，王女猶處女也。計張就木，不論旬日並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忠難之來，而竟問之水消誓不。二天殺身無悔，女真可謂慷慨就義者矣。

夜驚身表

卷十五

五

楊節孝傳

婦楊氏秘滋人諸生張維妻也。維歿氏年十八。繼兩
孺子。痛心泣血。誓以身殉。其舅姑曲慰之。謂婦死是
殺孫也。吾兩人老矣。汝夫亦何負於汝。而使之斬焉。
不復耶。於是強勉告。有姑提。兩孺子嬉戲於前。夜
則連連哀不絕聲。未浹旬。姑遂疾。婦躬侍湯藥。未嘗
建側衣不解帶。二十年。如一日。有遊僧宿古剎。夜半
聞語。以楊氏孝稱。延其翁姑。算各二紀。自後壽皆壹
毫如僧言。教二子成立。長應薦。次應捷。俱爲諸生。年

七十餘卒。

論曰。余聞本傳。周子論節烈二義。言烈者一往事也。
其精誠勃發而出。人皆見之。節者操於幽微。鍊於飭
骨。大抵必數十年而後見。而此數十年。風雨晦明。剪
折盤錯。又不知幾城。故人也。亦若視之漠漠。而不知
其所獨苦。至察其實。効烈之道。於身得矣。而於人之
家國。未必有功。師者既。其身而卒。以保濟其宗社。
譬之於周烈。如長弘節。如共和烈。如荀息節。如傅
烈。如程嬰節。如杵臼在。莫則。蘇子。之於。膺。海。也。在。

唐賊狄梁公之於安金藏也。在宋賊王文山之於陸
秀夫也。不可以差殊論者也。蓋節者。嘗象烈之苦。而
烈者。不必有節之勢。向使。燔。決。脰。而死。則誰爲。撫。孤。
誰爲。養。老。故如婦者。以一生而寄四命者也。寧可以
死。哉。而予謂此論。節。烈。似爲一死。塞責者。有。漢
而發。若夫。主。君。殉。國。血。微。影。茫。然。當。以。死。爲。正。彼。視。
顏。觀。蔭。息。者。固。不。可。藉。口。於。此。也。予。錄。其。說。以。愧。夫。
不。能。其。當。者。耳。

張烈婦傳

烈婦何氏，潮廣宜城人也。幼頗而慧，長歸諸生張應奎。故貧士，甫入門，謹修子婦禮。早夜操作，不避寒暑。束身端嚴，意常自下。至相夫子，誦讀麗簪珥，以從。崇禎丙子，寇迫宜城，以奎皆瘖及于順童，入城避難。宅以賴父旋返，獨婦母子踰牆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昇中，自念才籍如雨下，奔亦或。不奔亦或，與辱身而或。母率引頭香，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瓜瓜兒，勿賴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早。晨有異象，卷十五

堅

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童之婦，伸領求所抗聲。罵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伏，地抱屍哀聲徹天。隣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為請卹於朝。

論曰：予聞之太丘丘君言，賊陷承天，遣將王克生夾顯陵求寶烈婦之夫張應奎。時為雋陽五知州，多備銀錫，獻策求歡。方舉事，候風雷大作，盡晦。懸金見金，甲將手持金瓜擊其頂，口鼻流血，一夜而死。克生抓

去不知所在。嗚呼！天道恢恢，知此彼聽奉者何以見烈婦母子于地下哉。

劉夫人傳

劉夫人名淑，江西南昌人。故忠烈劉公錚女也。母奉人蕭於天啟辛酉，實生夫人。生之夕，香氣滿室，竟夜不散。數月，即能端坐，不肯啼笑。劉公曰：「得男如此，足矣。」是年，女年五歲，乃四王、秦人訓以孝經論語，解大義。會劉公遭竊，被擄北上。蕭秦人跟蹤相從。時夫人七齡矣。秦人命留江南，夫人頓足呼曰：「我父何罪？我獨不能為浮于榮乎？」願以碧血汚闕下，先父母死，因大號。拉秦人不得已，偕之行。抵燕，劉公入幕。

獄夫人刺血寫表，將擊登聞鼓，入奏抑之，不得上。未幾，劉公死。市夫人引刀將自頸，乳媼持救之，曰：「如是，奈老母何？」即誰為萬里買骸骨者？夫人絕而復甦者再，旬，創孤頸，血漬而歸葬。喪畢，悉陳劉公之遺書讀之。窮晝夜不倦。及葬，以劍術孫吳兵法一精曉。既長，歸同邑王文學次諸，無何，次諸死。時夫人已有子永銓，乃撫棺慟哭，告於靈曰：「未亡人不難一死，以殉，願死易立孤難。」吾嘗為其難者，以報君於地下。遂首素服，治家蕭然。歲終，未張，獻忠犯難，守令持。

望風竄。其婦紳家戚，匿山谷，時逆關已逼京師。傳聞再湖之變，夫人嘆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倉海君，得推義舉，然願與一旅從討。」侯擊楚之武義帝者，乃散家財募死士，得數百人，備其僮僕，悉以司馬汧都署。俾成陳待士卒，旅而有恩，咸用命。然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會廣師張某適至，聞夫人名，請謁。夫人開壁門見之，流涕為言。且夕，過旗幟報，禮周視，營壘闊步，役出于金犢之佐，以牛酒軍中，極饌然。演陣心持兩端，卒不肯起。

又爭長，降後，節不遜。夫人怒，即起問，拔劍將斬。師人不為動，曰：「殺一女子何？甲也。」吾戴吾頭，臨汝，終五步之內，汝不得持聚索，紙筆賦一詩，見志有節，亦莫胆。甘不劍，扶却雙門，微指門之句題畢，從容北拜曰：「妾將斷頭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忠而責師，慙愧仗劍指陳大義，請軍聞之，無不變色却立者，師且懼率其麾下叩首，荆請夫人曰：「婦言不出關，吾為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為之，勝焉。」

去盡散其所募士使田里間一小處手書口述船
拾義田百畝供僧職亡而自通其母葬人婦病
劉殷進立愈長齋續佛齋突內此以終身乃
論曰唐寶后授狀之沒忠矣然未聞能報其父
是名曰孝若佛烈之壯明耳鼻自誓其共樹赫
赫也稽古讀父成書本比彪固惟班大家夫人乃能
報之雖古之號為英雄丈夫者何以適焉扶綱植倫
乃在闕閭嗚呼降岳格天亦豈有男女之殊乎

狀前

卷十五

聖

戚蘭野乘一集 卷十六

梁溪鄒 濟流綺甫笈

宮中二烈女傳

費氏魏氏皆宮女也崇禎甲申京師陷賊費氏年甫
及笄投井并竭賊至闢井中有聲激出之賊見其姿
容互爭未已費氏詭曰我乃長公主若輩不得亂必
報汝主費氏意欲借以圖賊也見聞審知非公主賞
賊將羅姓者携出費氏又詭之曰妾年尚幼實出天
潢義難苟合望將軍憐有釋日成禮羅大喜費氏藉
藏利刃伺羅酒酣盡力直刺喉下墮以刀自斷其頸
俱死遂前賊憫其貞烈葬之魏氏見賊入宮前後奔
喊曰賊入大內必淨宮我輩定遭其辱汝等有志氣
當早覓道路免至淫汚喊畢躍入內河而死頃刻宮
人投水者四五十計未幾賊果淨宮每一賊魁給官
女三十人始服魏氏有先見云
論曰古來之失國者多矣有桀紂之失國有赧獻之
失國有劉禪孫皓之失國有惠懷徽欽之失國有五
代之失國有崖山之失國失國不足異也惟甲申之

發有道而亡。偶湖之憤。古史未有所謂痛徹。敷天者。也。顧開元朝士不生者。幾人而宮中兩女。慷慨殉節。且未嘗經至尊之寵幸。如掌書實紀此也。乃魏女膏臂於前死者。接踵於後。可見良心具在。第在倡率之耳。身有中遂無一呼者。予至費女知勇兼情。又不獨以貞烈著矣。

橋烈孝傳 附母鮑氏

女橋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姿容。集言笑。女紅。帶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申三月。京城陷。有偽權將軍欲納女為配。女睜目不。吼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誠不難。乃刑辱其父母弟。妹。必欲得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橋氏之親。女罪愈深。奮身觸柱欲死。為眾抱持。女慟哭絕粒。賊怒甚。愈加凌虐。因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間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等。俱自縊死。賊臨見女顏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已。欲污其尸。尸忽自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未死。喜甚。復好言求合。女佯許之曰。若獲葬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我即刺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論曰。燕京之變。婦女死者安福衛衛一夜凡幾千人。然其間有不從賊而見殺者。有未見賊而自殺者。亦有願隨賊而仍被殺者。抑又有能殺賊而潔己全身。不為賊殺者。則有間也。如余所聞。一為濟陽妻徐氏。

幸楊氏。楊固臨清校也。聞賊至。其和悅。霜酒以待賊。
 擁入。賜遷去。賊見二女。美。將求歡。徐取酒置几上。
 賊喜。斟酒勸徐。立飲而盡。面赤身倒。楊曰。彼素量窄。
 復勸楊。楊曰。天性不飲。將軍有意。請飲此杯。大觥勸。
 賊見。壁間琵琶。問楊能彈否。楊卽彈。以侑酒。賊暢。
 飲。遂發流血死。鵬急下。以羊血灌徐。得甦。一爲城外。
 女子張氏。賊見其美。欲淫之。女緝曰。我渴甚。取水飲。
 我賊信之。至井。所女奮力搏賊。墮井。女得奔脫。一爲。
 李氏。若愚。皆家居。賊入其室。索酒飲。見婦艾。刺賊之。
 楊憤然居侍。其賊暢飲。賊盡醉。醉睡去。楊乃縛其手。
 足以滾湯澆其頂。賊痛極。暴跳而死。余謂此四媛者。
 不必捐生見節。然而意固已壯死如侑矣。其幸而不。
 死者。天也。豈以死不死有差等哉。因附記之。

卷十六

四

吳烈婦傳

婦張氏。京師長班吳妻也。楊色。皆僞。家。屋宇。
 掃除甚潔。數賊至。欲主其家。婦伏宅後水中。賊去。乃。
 歸。尋夫一賊已據其室矣。猝見婦美。遂留。與之淫。
 比賊熟睡。婦微聞叩門聲。知其夫至。乃潛啟門。迎入。
 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道旁遇井。婦泣曰。烈女。
 不事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
 獲一面。又有所得。死生心矣。奎力阻之。婦曰。君卽不。
 罪妾。妾何面目偷生於世乎。竟投井死。

卷十六

五

論曰。此已失節矣。談無所得。將奈何。所事殺賊。可以。
 報仇。且世之受玷者。比比皆是。彼道旁豈遂無井乎。
 則雖請此婦。無矯可也。

長沙女子傳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賊入女即持刀擊賊賊日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邀之女賊目大罵揮刀戮賊遂被害

論曰隻身登陣事豈有濟女寧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卷十六

女

吳貞女傳

貞女吳氏南直無錫人字泰伯鈐子淑昌伯鈐固名諸生昌就試澄江以積瘁死時當壬午夏五日貞女方侍其大母飲聞訃遽返室截髮自誓卧而泣不敢聲傳比歲餘將爲貞女議婚貞女投繯者三絕粒者再俱不得死其外母侯太君慰女曰兒何自苦爲已向而父母言竊服從爾爾素從爾聽爾服身金粟以沒爾世貞女曰兒休矣夫世之婦語守節者不過畏死耳兒視此身百年且暮泰郎死我義不獨生卽父母

卷十六

七

母不強兒兒終不得視顏苟活矣自是爵益甚日以不得從夫地下爲恨久之曾腸間積塊如拳石嘔血盈孟大呼麻衣者三卒不食而死貞女性端靜于同輩中寡言笑守禮義挺然如鶴立之在群鷄尤工筆墨繪繡青琴素翰閉戶獨適腹里罕親其面其兩兄日敬培廣培皆賢而有文論曰易云臣道也妻道也其操一也豈以仕不仕歸不歸有二心哉貞女以處子明夫婦之義卽朱陳不再識女已決志從夫地下求于古與丹陽羅靜會稽

張烈女傳

張氏女不知何許人居黃岡之烏林鎮工詩詞聞其父先有所許已而悔故從女不知也有富商某謀委禽焉父暗其金而允女曰兩髮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刎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客心驚願聞淘美非吾士却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塵迹底事猶牽世上名

讀其詩類得道者此女縱不以節著亦當以才為

清烈婦傳

烈婦解氏。陝西韓城人。父名解維。居張村里。烈婦幼。隨諸生衛景。適夫時。婦年十五矣。甫三載。卽值夫疾。遂烈婦。顯天請氏。不得。未幾夫死。婦年僅十九歲。婦引刀斷脰者數四。以翁姑密防。父母勸諭。乃扶淚抱其親。煙衛雲龍。嗣夫後。撫之成立。且受室。烈婦日事織紉。躬操作。以奉翁姑。其教嗣子。嚴而有方。間取夫遺書。手自督課。無何而嗣子染疫死。烈婦乃集鄰人。痛哭拜訣曰。未亡人不卽從夫地下者。爲憐此

卷十六

十

子耳。今無望矣。遂圖屏自縊死。

論曰。秦固周之舊也。有二南遺風焉。若衛烈婦之矢志從夫。九死靡悔。其地靈所鍾。天性使然歟。嗚呼烈哉。

劉高兩烈女傳

劉烈女名貴姐。陝西清澗人。劉興女也。年十七歲。與祖居神崖寨。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流賊圍攻寨。被擄去。同寨婦女五十餘口。獨烈女被賊迫脅。不從。乃自言曰。與賊爲妻。吾父吾兄。何以爲人。不若一死。徑投崖身。碎而死。賊嘆息去。迎按御史吳姓。表其居曰烈女崖。

高烈女名荆。陝西淳化人。高一崖女也。年十六歲。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本里。劫脅擄去。陳金帛。

卷十六

五

于案曰。此物惟汝用之。烈女義不受辱。竟不語。擄之。對馬卽倒于馬下。賊大怒。割髮裂衣。仍不動。遂砍三刀斷喉而死。

論曰。兩烈女尚未字人。非有媒。雁之約也。僻處山村。非有壺訓之素也。猝當寇至。比間之婦。靡然被掠。不可勝數。獨兩女不少屈。一則罵賊投崖。一則引頸受刃。天地貞烈之氣。胥于是鍾之矣。鬚眉丈夫。屈節媚人以偷視廣惠者。何以生哉。

尹王二烈婦傳

尹烈華妻不知何氏同安人也。遇賊被擄，婦指門前一池，紛之曰：「吾夫金帛悉藏此池中。」幸與我同取之。賊信其言，欣然偕入。婦挽向極深處，抱與俱溺死。羅田女子王氏適耿某，甫三日，賊至。夫遇害，殯大廟。其姑老而瞽，不能行。婦恐被污，又恐姑見刃于賊，扶姑出門行十里，遇深池，相抱同溺死。

論曰：尹婦抱賊稍近于辱，不知不抱則賊不死，賊不死則已身正未可保。所謂忍小耻以全大義也。至王氏死較潔淨，或謂不宜并沉其姑。然與其受賊賊刃，何如同赴清流？且聞賊之所至，雖老孀不免，則王氏不獨全身并全姑矣。

卷十六

十三

吳烈婦傳

烈娘王氏，歸吳信。世居京師，齊化門外，貨紬為業。烈婦色麗而性剛。賊至，縛信持按。烈娘知不免，開門自經。賊劈門救，強姦之。烈娘嚼斷賊舌，賊怒，刺其腹。死，賊含血奔，罵口不能言。諸賊咸以為信家有祟，棄之。去信乃得脫。斷舌賊不能食而死，以為烈婦索命云。

論曰：世之為賊殺者多矣，何不盡向索命？只緣無王氏生時烈性耳。

卷十六

十三

陸貞女傳

女陸氏武進人貢生陸卿錫女大司馬完學女孫也
完學初第卽以外家格貞女狀自楚方使得上聞贈
旌卽奉杭入室而女生初許字同邑趙生燭遠趙舞
勺爲諸生有文名女少類異十齡手錄女誡及列女
傳心向往之崇禎乙亥生年十七妖女聞變僮孺不
入口者數日父母探其意則言小飲而服古制也今
已遲矣往趙則生留則死稿云茹淡憂戚滿客父母
實以稟命大司馬于京而後行女曰是無他冀于久

而疎耳大而疎情也終身不移性也子音容不諫何
論情乎自是矢志愈堅會有某孝廉來議婚女遂擇
臘之念四日庚子曆家所忌與本命相冲者往謁舅
姑隨接經拜生柩下哽咽幾絕朝夕上食真聲如初
雖釋服後衣不綵殯不贈子處荒課間作小詩檢其
遺編除夕云夫婦一生今夕終雖義千秋今日始語
氣凛凛至中秋云願倩嫦娥傳宛信玉簪猶寓幾多
遙重九云細雨淒風落帽天登高會上問游仙拜像
云君顏未許輕相見舉案朝朝面影間詞經云朝來

頃葉開無事觀想潛姿賦玉郎焚香云一樓爐烟透
碧天千行血淚流黃泉蓋猶仇僊宿填膚結夢也
既而稟受三版泰宥有得每曰人生百年何益只求
回首時淡淡平平明明白白足矣稿中一詞云世上
光陰百年一息厚愛深情終須一別痴兒女劉夢偏
切何似我生來夫婦不相識恩義成空說萬種緣都
付勾消一筆語皆解脫壬午冬病勢亟有老尼誘以
披剃冀得少延者女正色曰吾父稱未亡人豈復會
餘年且披剃何以入趙穴疾將革父奔視但曰兒無

他緊惟提我此時去路耳戒侍婢勿慟遂瞑時癸未
正月卒年二十有六
論曰披剃求生未必生也何如婦禮見趙地下以遂
初心乎禿癯福惑人應受拔舌報而俗猶虔奉之
何歟

史貞婦傳

史貞婦吳縣人諸生黃爲中女也少許史雲翔雲翔
早喪父多狹邪遊爲中相歸俾治章句卒不喜仁何
得疾且癘矣爲中心傷于落無成後見其病廢意
多猶豫婦視知之因出嚴正語大意謂定于天者雖
有禍患皆得全于天無可憾也無可憾也有威諭之則
涕泣言曰見固知父母愛我但聞有死無二女子之
道也問名之日隣里見之內外傳之祖宗知之豈在
門與未入門耶父欽其志乃即行結褵禮焉婦踰

鳳鳴

卷十六

六

十有六月雲翔歿婦踰踊號哭不絕聲欲以身殉
飲錢劉不死飲小金環亦不死乘間自刎賴太姑周
氏持之環何者數十日乃不果自是感疾漸日甚家
人延醫固拒日以未亡人之身而失手于人吾不爲
也因不治後三年死死之前三日沐浴設祭酬酒于
雲翔几延哀聲徹戶外且悲且告曰吾死矣夫今而
後吾得偕死猶恨晚也死爲崇禎戊寅十月
論曰禮婦人不適二姓女已字史雖未嫁周史氏婦
矣烈婦遇非其偶克守天常不以夫病而有他志豈

以夫死而反侍生耶匹夫不可奪志吾于貞婦見之
後人臣事君而視盛衰爲嚮背者聞貞婦之風其庶
幾有立歟

周氏兩節孝婦傳

婦王氏。吳縣人。母夢女。童授梅而生。性敏慧。寡言笑。七歲。即通書數。紡績儉勤。年十八。適處士周重仁。爲繼室。綜理家務。內外稱能。事姑誠敬。周旋於七姑一叔。畢其婚嫁。視嗣子士元如己子。訓迪以義。仁何舅姑與重仁相繼卒。婦嘗痛飲絕。而七姑一叔則聚而謀分其產。以售之。鄉鄰紳勳。婦改嫁。婦憤然起曰。若輩不過謂士元非我出耳。夫獨非周氏子孫乎。而魚肉之也。我雖弱女子。當訟之官。存孤死節。身兼任之。

廣雅異考

卷十六

大

即走。忍太倉州守一詠。而諸吏伏法。婦雖室如懸磬。甘之如飴。未幾。嗣子又卒。懷霜飲藥。垂五十年而死。婦陸氏。卽其子配也。事孀姑。歷艱辛。委曲婉順。能得歡心。晨昏定省。不少替。以姑嫌爲母女。姑病。灌調。華躬嘗衣不解帶。不敢言憊。下及殯。滯醢泔之事。必躬必親。姑病革。屏泣憂懼。籲天請代。卒不起。哀悲踴躍。如其姑執喪時。屏酒脯。俱不御。惟典衣習書。課其適孤。以成。立子。廖亦克孝。孀已好脩。甲申北變。月夕悲號。恨不身殉。旋以母沒。鼎革後。披蘿爲僧。崇禎間。巡

後御史任。瀋以兩婦節孝。上聞於朝。奉旨旌表。諸生金俊明傳其事。

論曰。兩婦之烈。孝尤矣。然非吾友孝。孝則事門圭寶。潛德幽芳。孰從而表章之。孝章積學。勵行爲吾黨人倫標準。孜孜纂輯。羈羅群儒。授予諸稿。皆足干城名教風厲末流。所謂老傳好言節義事者。視彼浮薄之子。以淫詞豔曲爲可歌。可誦。至忠孝節義。且以爲骨。凡血怨。罔一寓目者。其居心何如也。夫天下之忠孝節義。不少矣。安得老僧如孝章。不憚饒舌。膝轉四諦。

廣雅異考

卷十六

九

法論拈話一千二百則公案乎

馬烈婦傳

烈婦陳氏父故霸州人因隨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前名應選優薦實母田氏稱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姿雅行端言正奉父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纖忽乖戾父母珍視之既笄適馬翁子應科承上無失御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間言生一女甫逾四月會甲申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嫜嫗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畧者移時烈婦以死

自矢衛隨一小水無他計也十九日城陷賊衆擁入馬翁家當衛眷屬愈慌懼對泣求避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作孽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於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得自便夫揮涕長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擾攘急烈婦在一貯水室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先死亦爲晚抱女大哭我死兒亦何依用力扼死于地遂于地止坐以所隨小刀自到手猛刃深入過喉氣絕應科他匿得免越數日賊稍戢始得僦棺收殮烈婦面不

易生面痕不消葬于黑窩廠之東云
論曰人惟念生命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處之泰然豈真優柔臨臨者等哉

徐節婦傳

婦余氏吳縣者。儒余冲女也。歸太學徐瀚。爲副室。徐固巨族。瀚父文江公。官通政。婦歸徐。及莊子樹藩。甫一歲。瀚病歿。婦年止二十一。辭廟號。慟哭聲崩。絕漿粒者數日。矢不獨生。瀚父姚論之曰。若死。獨不念懷中呱呱而泣者。伊誰氏之子耶。徐氏三世宗。僅賴此一塊肉。而忍令爲若教氏乎。婦乃毀容守節。一意撫孤。亡何文江公歿。家難頻仍。婦以乳養母子。形影相弔。樹藩善病。婦晝夜不解衣。滴淚和藥。乳哺不輟。及其稍長。訓迪有方。手繪髮口授書。讀何其出入交送。傳不致流于邪。修做僻。僕妾屏聲。巫覡削跡。雖友。雖。豈甘終其身。崇禎十年。樹藩疏請于朝。奉詔旌表。妻李陳繼儒爲之傳云。有藐孤而朝廷始知有余氏。有余氏而始知有太學。有納言萬鈞一髮千金一。婦離於若斯。若沉若浮之間。而聖書貫于夜。臺。筆。張。於。畫。鐫。累。世。之。貴。產。宗。祚。復。還。徐。氏。此。徐。氏。之。郭。汾。陽。李。西。平。不。特。詩。之。共。美。春。秋。之。叔。姬。已。也。樹藩後官應天府通判。克振家聲。里人等之。

論曰。世所稱節烈者。率爲人妻耳。副室者。名要不多。見他變。別柱。執尼之者。而徐母。獨能咏。柏舟。泣。意。惟。終其身。不改操。易節。此真棄者。金川門卒。與近日長。安。賣菜。傭之。流。宜。其。獨。有。千。古。歟。

弓婦傳

弓婦山東人也。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接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瑤，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即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宦裔遊庠，今忍餓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夫算生寧守死，況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後喪廉恥乎？或更詰曰：「何不以銀瑤易米？」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粥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淡旬，夫竟斃。昇棺盛殮，從乞貨倩工埋訖，身匍匐哀送，舉衣枉堊土塚未成而遠，暈倒按之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賀，棺與夫同穴殯焉。耳上銀瑤尚在。」

論曰：此乞婦也，直當以夫人稱之矣。彼素稱夫人者，何爲也？江左廉賤貴人妻女，失節收閉，恬不覺恥，觀

乞婦事能不掩面却走耶

何貞烈婦傳

節婦何氏○普熟人也○父○瞻○嘗爲縣諸生○幼失怙恃○育
季父自石家及并字副使○凌公必正長子○箕其以攻
苦下帷得疾○至甲戌夏○憊甚○忽一日○唱血數升○病即
劇○抵冬少瘥○乃娶婦成禮○甫兩月○遂不起○未及廟見
而婦已稱未亡人矣○時號慟欲絕者○再誓不獨生念
夫生母李氏○所倚賴惟箕○箕死○特有娘在○以慰餘生
因強起食息○日與李氏姑相倚○塊守一室○足不踰戶
外○凌公深憫其志○欲以女嫁之○然不使聞也○越二年

卷十

三

姑歸○凌公之建武○事卒于暑○後以極歸○婦哭泣往迎
盡于婦體○無衛○喪私自念曰○予不辰失所○天所不卽
與俱歿者○以有姑在也○姑復死○予何恃哉○乃推髻毀
容○殊益自苦思○厥心大土○爲終馬計○一燈溶溶○自分
已決○卽已卯春○凌公出守桂林○婦奉其嫡姑○頗宜人
居家中○晨夕相依○泊如也○至秋○其季父白石迎婦歸
諭以舅辭○且無血胤○懼難終守○且爲道其舅女嫁意
婦聞言○乃大悲○咤曰○斯言何爲○至于耳哉○涕泣不自
勝○已後收泪○給叔謂叔所慮良是○但不可不問之我

婦明晨嘗歸告之○來年請惟命○叔領之○而公卽以是
日夜分○俟女婢各辭○寢身衣統素○整容莊嚴○私往宅
後○何遂自沉死○詰旦○家樞以早餐進○則房中寂然○素
帷空掩○舉家驚悼○尋跡至宅後○則已○藤衣如雪○僵立
中○河矣○事在崇禎己卯○歲得年僅十九○尋葬於夫墓○合
葬焉○
論曰○嗟乎○天矢泥舟○姜美衛其之特○災安○廟燬稱
宋伯之儀○以視婦何○塊哉○蓋當病而娶○未遑廟見○力
謝舅辭○無後之論○而卒殉其志○爲至難也○得曰貞烈
說在此矣○綱常未墜○天地常存○如何矣○者○其庶幾與

太倉兩節烈傳

節婦凌氏太倉人居直里父子海山即大京兆道山公第大司馬洋山公見也婦幼字徐大欽大欽抱歲疾年十九生一女體弱大欽病卒時婦痛不欲生然以翁姑疾水故不死性嚴重才更敏練待群下恩威兼至事翁若姑刺其寒燠督其疾苦比政令欽寬宥情文備至洎又遷于徐宗求可以後其夫者而舖藥之訓勉之復為置室授田婦仍依其父母以居自前月無友往定不出閨闥歲時簪簪或有妻集亦弗與

天

已而女長適同里金氏子踰三年金氏子復嬰疾不起女抱尸慟哭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較其月彌甚已決計不獨生雖左右環集勸止弗領賴姑泣諭之乃稍進飲食已而亦依母同居復徙五里既得統緒悉屏弗御借其母嫂戶習女紅治生間姑齋佛前合掌誦彌陀數聲有女冠輩以焚修誦謁婉拒不納雖歲時宗親亦鮮候見顏色同室比戶罕聞其聲蓋女性嚴於尤甚居恒蠶絲之具一歲後女伴手即屏去夜將寢必舉女婢秉燭循視門週殆永無除前有

僅僕偶經其側輒顧然怒非三四瀚弗以昭也生事故不甚克且歲屢祲遇成當危困不吝垂察拯之聞有貸于人必亟償而後快未幾母病女寢食俱廢醫禱弗輟且暮叩天求以身代及殁含殮既畢隨檢遺篋自服歸至器皿悉分饒諸親友下至傭亦皆賁賁甫月餘命左右市一棺先期沐浴訖且結束儼然再拜母靈前趨入棺中令女婢生閉之宗戚聞其事環集如雲涕泗挽留女嘻然笑而謝曰吾母女生未嘗辭且夕今分秋月餘諸必不能令泉下久寂莫矣

元

自是勾拉不道里間婦女輒驚走視已絕後數日顏色轉瑩偶起步後肢體忽爛爛然輕捷見者驚相告語謂為神仙中人迨二十日乃卒遵按御史饒京上其事得旨建坊旌表

論曰予如直里里之賢者費子省齋為予道兩節烈事甚詳嗚呼豈不難哉其當日母以女在乃強顏以生而女亦以母在故飲痛未死卒之茹荼集蓼垂四十年而母死于疾女死于母是女不僅以節稱且烈而孝也夫慷慨赴死易李阿丁百世猶聞從容就義

難任季兒千秋罕見如徐女者尤難之難者矣

此葉科圖配補

黃節婦傳

婦楊氏無錫人宋文靖公龜山先生裔也生而端淑長歸同邑黃公汝克盡婦道事身姑舅禮之屬視音手供曲當其意又相夫子操家謀農桑量出入而家日益起亡何創於盜至廬皆燬又困於更諸災變如龍鳥之觸隅汝實急成疾頻叩天樽願所以身代未幾汝歿頻一櫛幾絕矢以身殉而其舅若姑咸慰之曰汝不爲堂上計獨不爲親孤計乎程嬰并口俱歎於十九年前其誰定趙宗而下報宜孟者頻於

是時指授髮一意守節踰時呼號朝夕上食如平時而事堂上教而兼養無膝下嚴以寓慈迨一男與舅姑三喪相繼頻盡志盡物捐軀耳經紀之割遺產以償公道不累其兩叔居平行事一以天理良心爲主寧厚母薄寧退母先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疾言怒色不見於外雖燕閒無婦戚之聲招提蘭若曾不一跼趾篇衣華素以終其身蚤歲嘗於盜自足不復辭承襲年六十難發於乳未嘗一袒胸見子如輩或有女伴談及不潔事輒障面掩耳去之其耿介貞靜類

如此年七十卒。里人列其狀上聞。御史撤也。履報爲
更胥所持。事中。寢與論惜之子。應元。諸生。所。孫。男。冬
順治乙未。榜進士。授禮部主事。督學廣西。然政武昌。
肯卓有政聲。吾邑稱爲賢士大夫云。
論曰。黃氏稱世德家。與子居同里。閉其閨閤。中勤
之。續燭焉。不可勝紀。而獨猶人以貞節顯。一生涉歷
赤眉之禍。祝融之災。兒女之笑啼。床褥之纏綿。轉輾
反側。不遑寧處。如隕簪。悲秋如山。花泣雨。如哀鴻。孤
燕。靡勝之。復啼血之。湯伶仃。鄭。覆於霜。凄冷寒。故
絕望而莫知所托。命所謂時窮見節義者。非耶。彼
聲持世者。猶不得以巾幗目之。嗚呼。何必不巾幗哉。

胡氏馬秀

卷十六

臣

胡節婦傳

婦虞氏。無錫人。贈御史胡倬妻也。性貞孝。一齡喪父。
哀毀略血。母病。額天求代。及歸。胡相失事。色養兼
盡。夫於土地祠。拾遺金百兩。夜守旦還。事許臨訓集
中時。懷娠六月。病危。甚。夢白髮妻子。雞蛋云。食此可
愈。十三月生時。患無何。倬歿。婦持額矢殉。額念。藐孤
未成立。且兩喪未舉。謂吾卽死。誰任此者。因強起。體
弱。璧而治喪。程而植土。早暮經營。不以委諸伯叔。時
遺孤方八歲。內紅外侮。婦以乳。與。娶婦支持其間。脫
拳。醫。理。謀。子。勤。讀。追。時。忠。成。進。士。官。御。史。婦。絕。不。許
喜。益。節。儉。自。守。布。衣。蔬。食。以。終。身。平。居。好。行。善。事。修
淨。業。兼。倫。睦。族。方。侍。御。甫。貴。卽。命。焚。舅。尸。想。葬。姑。母。
柩。爲。閭。里。稱。說。侍。御。仕。南。昌。訓。以。儉。人。做。莫。過。廉。
恥。三。字。每。以。戒。罪。苦。恤。民。膏。爲。念。且。曰。若。官。悔。過。不
如。無。過。待。汝。面。頭。發。赤。時。若。人。身。家。已。破。八。侍。御。奉
爲。韋。結。之。佩。以。故。歷。任。有。善。政。地。方。尸。視。崇。順。
丑。奉。旨。旌。表。建。坊。如。何。太。史。黃。道。周。姜。曰。以。馬。世。等
交。章。稱。頌。刻。有。海。內。表。言。

論曰世稱植節者謂必有殊特卓犖如○
折○得○激○而○後○崇○柯○爲○勁○清○芬○爲○烈○然○與○否○耶○夫○常○變○
殊○觀○陰○夷○一○致○深○閨○無○事○迢○遙○永○年○夏○日○冬○之○夜○
梳○余○淚○漬○伊○謬○誰○語○乃○能○安○性○命○之○正○細○繆○陰○雨○昆○
子○成○名○五○十○年○如○一○日○如○胡○母○者○殆○與○有○迥○至○人○相○
顧○顧○寧○獨○淵○塞○厥○心○已○哉○吾○黨○毋○徒○眩○目○崔○唐○而○謂○
千○里○一○曲○湯○湯○無○奇○也○

吳節婦高賢母合傳

節婦吳氏膠州守高文登女適嘉興吳邦草踰年邦
草死無子氏預置一椀誓死靡他擇地葬夫穿右穴
以自待縞衣糲食日勤紡績未嘗效時俗佞佛終身
絕尼媼往來暇則整衿端坐而已苦節七十年壽至
九十卒事聞當事願其廬曰一門雙節坐曰天恩表
節雙節者媳吳邦瑚妻徐氏亦守貞五十餘年得與
並旌云而姪孫高承堯母屠氏配已未進士高道素
封太宜人事繼姑孝謹道素上公車姑歿屬纊含殮
戚戚禮道素落拓不問生涯家漸落宜人務農桑勤
紡績丙夜不休得以不替後道素負瘳死宜人痛不
欲生教子力學卒成進士承堯之任還安宜人爲
念宜人曰吾所以不卽從地下者欲觀汝○報父
耳今當爲至尊分憂爲先人洗冤無吾繼○其路遠
如此年六十九卒適篋蕭然如貧家婦焉
論曰一門雙節盛事特傳若太宜人亦巾幗之類有
也近來儒者讀書不解忠孝二字現在閭閻○流俗
見世之爲人母者但知歲當改養覆襦于孝○

人棺銀黃爲足快意耳。宜人獨諱厚以爲不事分畧。爲先人洗冤。勉其子。可不謂賢母乎。余故並採之爲閨範訓焉。

原缺第三七葉

江節婦傳

節婦項氏。徽州歙縣人。江萬里之妻也。年十七歸江。事舅姑維謹。性明敏。有果斷。及姑逝。家政統決于婦。會仲季弟媳。角口各惡其母。母至。婦從容笑迎。代剖是非。二母釋然。去人以此服其能。初萬里之先。四世單傳。至祖正立。始舉昆季三人。而兩從祖皆無後。萬里之父曰中。廣復單傳。生萬里。兄弟四長。又早卒。無嗣。遂三分家產。萬里同季弟治商。將行。謂婦曰。吾獨客遊。翁猶嬰錄。今春秋高矣。誰爲代供子職者。調寒煖。時飲食。固若事也。婦曰。何敢辭。子弟行。壯憂歸。自是奉翁益修飭。異振宿肉。潔朝殮而豐夕。不以談之。婦嫗。翁嘗與族老談終日。婦輒先意。尤。報植翁。亟稱其善。誓志無何。萬里客死。時婦年三十二。諸子俱幼。聞訃。痛不欲生。哀毀骨立。及喪歸。一慟幾絕。誓欲從夫地下。又念夫臨行。語義不忍。負而江氏八世止此三孤。誰其撫之。乃強進糜粥。稱未亡。八。妻霜冷。月形影相吊。首不飾。珠璣體不被。綺紵含小茹。藥以終其身。十九年如一日也。始萬里與季弟六商也。皆

牛貸于人及卒季仍共棄而虧折殊甚欲旨兄田以
償通請于翁翁不許曰償由商賈當由商與產奚需
若不知報報母子情是爲命耶季唯唯退窶形于色
婦聞太息念今門戶凋零養老撫孤保家孫侮胥子
叔身是賴詎以我母子故貽累乎乃痛切告翁曰夫
雁行四長伯天仲伯皆酒不任事夫又不幸捐館舍
所仗惟叔一人叔今迫于負倘成廢憂是上傷大人
之心下失一門之恃也且所存孤苦債田去孤養貧
與苦債悲苦貧想壽之與矣願以田聽叔翁泣
阻且以生者未成死者未葬異日艱難何以自支爲
言婦曰人貴自立耳貧富命也夫何怨乃盡出其租
籍授叔叔存齊地菟林教畝以度晨夕由是家始落
力謀治生法命家人督率傭工開山瀟池收山澤之
美爲日用之需當是時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婦以子
身轉莊其間雖冬無絮夏無帷蓋草爲席茅爲被
極人所不堪而婦處之晏如未嘗以棄產致生怨尤
他日與次子追道前事猶自信其識見之早定也居
類沛中惟以騰翁教子爲事終翁之世甘日無缺

三子自初至長恩恤備至食必洗膳而自去淡與
婢僕同甘苦迨翁歿仲沉溺于酒季未及壯喪其皆
婦經理又數年卜窆安時季已卒仲終不調事婦責
無地譏愛貨諸甥頑諸典勉襄厥事術者謂姑穴不
吉因併遷而合兆又以萬里生能孝養亦由而附葬
焉後仲以同居產售人婦曰此西從祖遺澤也從祖
無後尙遺庇姪後人其忍棄諸顧甚窘救死未暇乃
別業不足再稱貸母家始克辦事而仲日益貧
衣不給又去其先世墳山婦痛念夫在必不使伯
困頓至此拾掇無策搜及夾閣得古硯法帖諸物悉
謀之父易直以償及仲夫頌歿又爲經紀事別有
族之爲富者囑季婦祀田之隰而陰誘得之祀田稅
寄季戶故季婦得主婦聞驚曰去祀田是無祖矣度
明言恐觸富又慮婦媿而事益債會歲編得婦遂托
辭更立公戶使人說婦曰祀田公產也稅宜歸公戶
婦患窘我寧歸弟位弟仍收田租也婦喜諾然價無
出願次子泣曰四壁蕭然只存一榻祖既歿祀吾何
敢安居乃棄去歛費付婦婦賸賸回如婦言凡此皆

婦苦心妙用人莫得而知也自此庸戶寧靜竹林魚
沼茶園某國利日繁夥家漸以起婦又不以拮据爲
能惟以長厚爲事寬仁以御下和藹以接人遇凶荒
則煮粥賑餓值借貸則還券相通常語諸子日人患
因循情誤耳苟卓然獨立安在憂患不生故其自持
多毅然不可奪卒能丕振家聲將死預知時至須有
道者然婦卒以崇禎辛巳七月得年五十有一聞者
無不流涕按婦家項氏世居歙南代有聞人父曰項
可敬儒行爲鄉里稱重撫孤姪成立母卽江氏勿刻
狀療親可敬生二子長早亡婦守節撫次曰項
亮交事寡嫂篤謹與其婦居不言笑食不同席懼傷
嫂心也可敬二女長適某早寡爲孤姪保育完娶次
卽節婦也江氏卽蕭江婦 甲寅有頌德希經行大
江則風敗舟中廣伏舟楫 三晝夜僅免息遇潮
父救起得不死家人失此 厥整衣冠再拜風逆火
滅慮竟無恙其至行格工 此兩姓淵源節義吳中
所僅見云

論曰婦之節孝人無間言而予所尤心折以勸翁

田一事十九年間伶仃困苦不遑寧處所謂松栢經
風霜而蕭條者非耶婦根抵學問蘊蓄經學視天下
事數着丁丁固有學士大夫所不可幾及者猶記甲
申之變流寇日亟朝議請棄寧遠守關門而撤薊帥
以救神京可保萬全乃諸閣臣謂無故棄地三百里
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勢迫始下詔事已無及
總辦丸之地貽燎原之災何當日諸臣舉不若此一
婦人也設令節婦得以仰首伸眉持籌軍國大計必
將獨斷而央行之區區疆地置若甌脫障狂闖于既
倒伏大風于將傾何至爲合巹偷憑陵無忌覆宗社
而我帝后害不可勝言哉事介呼吸一失莫追失家
國一理平治齊執于故許記其事庶幾使世之羈薄
自負殘骨肉而嚴義倫者知有所範以歸于厚不徒
以表貞節樹風聲已也後有歐陽公出傳王凝妻李
氏于五代喪亂之際將以予言爲徵焉

啓禎野乘二集八卷

〔清〕鄒漪撰

清康熙十八年金閭存仁

堂素政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梁溪鄒流綺先生纂

啓禎野乘二集

野乘初集業已不脛而走海內乃積之又廿年所見名賢碑版文是天球弘寶人如商鼎周彝本坊特懇鄒先生排續成帙授梓行世較之前集真爲合璧識此

金蘭 存仁 堂梓
素政

序

予甲申乙酉間刻有啓禎野乘一集行世距今三十四年滄海橫流屏居西村農圃之暇嘗幸諸家誌傳墓表而排纒之復得若干大約忠義實行孝子烈婦之屬居多將授諸梓客謂予曰居今之世生今之時讀書好古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

序一

天也子何自苦頭白汗青爲予曰子言是也舉世矇瞽拍肩接踵予以殘年暮畧一巨張目奮臂標正人陳理學據一閭之地而爲四戰之國布方寸之錫而招千人之射實應且憎嗚咷寡助物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豈不殆哉客愛我者其忍具曰予聖以規璣吾耳者乎雖賸僕聞忠孝節義

間氣所鍾也香之有梅檀也玉之有瓊瑤也寸香片玉流落於斤斧溝壑之餘人猶爭而寶之而況忠孝節義之屬衆香之林也羣玉之圃也忍視其斷簡殘編湮沒子荒煙蔓草之中而不爲之所乎自維生平薄學淺植然而世食舊德胚胎前光壯游虞山漳海兩先生之門其于南北部之壇

序二

壇大小東之章牒頗能洞其源流別其涇渭因念兩朝名臣顯著在人者固多幽隱弗彰者亦不少用是鈎稽條貫詮次成篇或亮節清風品崇山嶽或鴻猷偉績業沛江河或厚澤深仁著龔黃之遺愛或直言敢諫追徵黜之嘉謀或藝苑流芬經緯史翰墨昭回雲漢或沙場灑血斷脰決腹

忠貞噴薄日星乃至故國遺民舊邦吉士
剖肝孝子截髮貞妻皆得而論定焉但恐
其人奇而吾筆庸不足鋪張懿美又或其
事冗而吾文窘未能揚厲風徽斯則負疚
前賢貽羞椽筆知我罪我聽之而已慨自
世衰遺微廉耻漸滅臣弑其君子逆其父
士賣其友弟子背其師妻妾棄其夫幾不
知忠孝節義爲何物楊焉之治河也患底
柱而鑄之忠孝節義其爲底柱也大矣扶
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鑄之鑄之亦
如底柱之沒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
焉者未已予之纂此編也其將以是爲底
柱乎抑亦致戒于患而鑄之者乎嗚呼尤
可歎息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吾願舉世之有而
似之知典型之不遠也斯文未喪來者難
誣後有歐陽子當必以予爲知言者矣
康熙十八年秋七月樂溪棘人鄒漪謹序



啓願野集三集目錄

卷一

文穆成公基命

少師韓公嶺

大學士錢公士升

員外高公永延

禮部郎陳公龍正

官諭楊公士聰

司李柯公元芳

侍郎曹公勳

僕少王公陞

靖南侯黃公得功

閣學姜公日廣

大學士傅公冠

大學士李公國楷

啓願野集 目錄

卷二

學士徐公沂

都御史馮公元翼

宮詹許公士榮

太宰鄭公三俊

大學士吳公仕

寧南侯左公良玉

大中丞湯公開道

御史蔣公爾選

御史成公勇

戶部郎凌公世都

禮部郎周公鑑

僉事雷公嶺祚

侍講劉公同升

給諫許公目榮

新樂侯劉公文炳

州守李公學曼

卷三

尚書張公有舉

清惠丁公廣

吏部尚書張公捷

都給事何公楷

秀才金王五分

參政討公元勛

襄城伯李公國棟

忠毅衛公景瑛

布政王公景晉

僕少王公廷阜

副使施公元徵

唐七公貴衫者

秀才瞿公德教

侍郎左公懋第

去廉黃公文旦

啓願野集 目錄

卷四

南部令鄭公夢肩

尚書高公弘圖

考功郎夏公允葵

副使凌公必正

興平伯高公杰

經歷蔡公士順

尚寶丞錢公元恕

東陽令盛公王贊

御史黃公宗昌

教諭劉公永錫

禮主事張公承

光祿少卿范公鳳翼

御史李公發元

福州太守王公永吉

卷五

閩部史公	不法	兵部尚書張公	伯
侍郎衛公	胤文	吏部尚書徐公	石麟
副都御史楊公	維垣	刑部尚書高公	倬
中書舍人龔公	廷祚	御史凌公	彌附
進士黃公	澤垣	兵部郎中王公	永積
刑部員外錢公	鳳覽	禮侍陳公	國瑞
文學顧公	所受	新都令黃公	翼聖
卷六			
太衛張公	國維	都御史劉公	宗周
厚清茅東	目錄	大理丞詹公	兆垣
御史鄭公	為虹	狀元余公	煌
大中丞祁公	彪佳	刑部員外錢公	肅榮
太常朱公	國盛	監學高公	世泰
學博莊公	明承	御史胡公	時忠
大學顧公	夢麟	隱居舉公	莘
太守劉公	永祥	卷七	
大學士蔣公	德瑒	閩學黃公	道周
江督袁公	樞成	都御史路公	振龍

會事王公 <small>愚任</small>	刑部郎徐公 <small>復</small>
文學盧公 <small>如聘</small>	孝子顧公 <small>振</small>
文學楊公 <small>輝</small>	禮部黃公 <small>端伯</small>
卷八	秀仁
百歲胡節婦	信陽劉烈婦
嘉興吳賢母	鎮江錢烈女
楊州女子	揚州韓烈婦
丹陽婦	吳縣宋烈婦
蘇州徐烈婦	湖南女子
宜興姚烈婦	武進徐烈婦
錢塘女子	南京侯烈婦
松江五烈婦	平湖金烈婦
江陰張氏隣女	武進吳孝烈女
昆山兩烈婦	無錫王貞女
寧波劉烈婦	武進王烈婦
永定邵烈婦	會稽章烈婦
會稽陶烈婦	定遠徐貞孝女
天台王烈婦	太倉郭烈婦
終	

會寧王公

恩封

刑部郎徐公復儀

襄陽公

如南

孝子顧公模

卷八

進士沈公

私

太守王公士和

司禮王公

進奉

蕭山三士

縣令李公

大寬

縣尹魏公昌胤

五經進士譚公

貞良

繼起大師弘緒

州守錢公

德

參政計公元駒

學博過公

俊民

侍郎左公

知縣沈公

雲祥

州守李公

主事蔣公

萊

太常朱公

徵君蔣公

芬

文學楊公

孝廉黃公

文旦

僕少席公

子瞻公

谷

金陵丐

州守陳公

素

太守薛公

中丞高公

名衡

泰軍王公

子瞻公

朱學

參政傅公

子瞻公

雲龍

參政傅公

子瞻公

雲龍

參政傅公

梁溪鄉 清涼新市蔡

成文傳傳

公名基命字靖之。避廟諱以字行。大名人。少為諸生。長身玉立。與高陽孫公承宗齊名。萬曆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在詞林。祇行積學。迴翔磨歷。官吏部左侍郎。崇禎元年。枚上閣。臣廷推。居首。不採用。踰年。警謁輔震驚。上用廷議。十一月七日。即家起高陽。以提輔駐通州。控御神京。次日。趣召公。陞禮部尚書。入

閣辦事。越五日。高陽入朝。召見平臺。公議言於上曰。願陛下以戰守事宜。一切委示宗。俾得盡其才力。必能仰副聖意。上為首肯。當是時。烽火連接。警報錯立。舉朝惶惑。不知所為。公言出。而上意定。廟算一人有。固志。上始悔用公晚也。高陽既出鎮。公在政地。無口。不以開門為慮。凡所條上。屢奏。結聚行。于兵部。則謂四方召兵。抵折輒易。難散。當正七率乘城之上。省且不得下。當更。當雲動。卒入衛。當額招。當取當。當戶部。則請調集黃領。額賦當急。行糧當。新兩當。

來機餘。明年領兌。積運之法。當行于工部。則謂。以發辦。造當格。內造外造。當促期。載車當補。料價當。定期以應。凡所條上。當與當華。手批口答。心計日營。展指拮据。口發銜怒。皆以內庇軍國。外應聽。為張。聖安。援急計。而其最大者。則處置開陣一事。蓋是時。驛使龍。出自獄中。受命撫理。方扼腕奮臂。期却敵。即獲中。懷惡其兀。微不善事已也。使其私人監視之。與諸國家所倚賴者。開門。開門所倚賴者。高陽。今以。與諸國家所倚賴者。開門。開門所倚賴者。高陽。今以。

事去矣。獨不為國家慮乎。于是力排羣議。取旨中。飭。命世龍。一意進取。不得輕議更置。又中飭羣帥。聽總。理節制。世龍益感奮。誓死。統諸大帥。從高陽下。深。復遂永。四日而四城皆下。露布上。聞。獻俘告廟。本公。在政地。周慮危。強主張。國論。居中調護力也。公。球上。知遇。揄牙。樹。無所。屢。漏下。三鼓。猶在。直房。上。從。午。門。望。內。閣。燈。火。焚。焚。然。屏。營。歎。息。不。龍。成。也。公。身。在。禁。近。心。切。邊。疆。京。師。解。嚴。公。得。乞。罷。號。凡。三。上。溫。吉。慰。問。教。功。加。太子。太。保。上。深。念。官。常。因。紀。敵。旅。

日甚不太斷創無以振前玩雪國風公謂治道去太
甚求治戒太銳天威震盪錯實切至理法多所
寬解上時曲爲報可有僉王營進者爭爲操切可
喜逢迎上意流言布聞謂公委部市德上意不無稍
動而郎署之宵人緹騎之惡子乘間抵隙交章詆公
公自是率身退矣公既太高陽在關門益孤分兵易
將曲肆阻撓比及三年以淺河之役去高陽而關門
之事不可爲矣自時厥後國勢益蹙帝心益困登拜
如踐更罷免如傳置輒塘沸矣無復典要警駕萬斛
之舟衝風逆浪櫓傾楫摧長年三老袖手屏息而振
舵司達之人呼號喧庭促數更易其不至於覆溺者
鮮矣朕則國家之不早用公也公之用未久而去去
未久而亡也天而有意于人國夫宰若是葉落而知
秋壺水而感寒公之進退關係乎國家重如此公
與錢公謙益交最爲厚帝其創置過從相與屈指四
知多壘君父肝食網碑事業何若而可畫灰借著每
坐談輒移日當謙益以國語被放公嘗語之曰吾南
人車兩輪也吾南人三高陽必出內三足北車八輪

作不契雷者乎陽兩足有不覆餓者乎謙益深旨其
言公帝六年以乙亥八月卒於家計聞上震悼予贈
卹賜諡文穆子克章中癸未進士官本朝大學士
論曰懷宗以上聖不世出之姿憤楚國憂多壘開門
關門號咷博求已亡之役召高陽于家拜大名子廷
幹索鎮鎗中外相應八城克復危關不崩天下欣欣
朕想望太平不一載而大名去又二載而高陽歸于
吳乎奸說盤互庸輒接述淪胥疾突不可救藥而高
益隨之聞其遺事能無恨哉

韓少師傳

公名嶺字東雲山西蒲州人也中萬曆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中允掌春坊事再遷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皇太子出閣公進講舉止嚴重聲音現然太子輒屬目已進左侍郎光宗卽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區何上崩公偕諸大臣受顧命時方公從哲爲首輔與中官比常李可灼進紅丸從哲不能止已又疑旨資可灼于是侍郎孫慎行上疏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義以責從哲比之紇君也

臣父輩力攻公謂國家有大體以先皇聖明而目之曰執筆之千史何以示後且公等偕受顧命不能止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卽具疏爲上白請皇上謨發王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摩者勿以信史爲謗史則先帝融朗之令名與陛下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未世有解麻衣揜以皮獄從哲得普去而戍可灼以解卽慎行等亦不以異議爲憾也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天啟元年奉命詣五臺山覲謁光廟去地并謁皇祖陵寢還言解德定

發天崇祖上嘉納之以登極恩加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遷武英殿再加少傅進中極殿上頗于宮中佚游不恤國是中官乳母交盜其柄公與葉公向高同心巨觥侃侃持正朝政稍清三年以山東平妖功加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四年楊公選上疏極論忠賢罪臺諫相繼論劾而上顧信忠賢益堅向高調劑之不遑遂力請休而公爲首輔會上不豫公入對言慎起居遠婦寺清心寡慾以迎天庥上稱善公忠賢之黨方以三案起大獄殺諸正人公不肯奉

則輒下中旨行之而責公當設言官與孫小慎行同公嘉謨皆篤執公遂未去不聽會吏部尚書趙公南星都御史高公攀龍爲閣黨所訐跟蹤去位公上疏力救言一日而去高大臣臣民失望且御批徑發不復到闕而攀龍一疏經臣稟報又蒙御筆改移大恩親聽有詔切責公見朝政大變慶不可爲乃上疏自劾門云南北用兵軍需匱乏不能賑民懇以培邦本請戎宜免災頒告徵發驛驛不能賑民懇以培邦本請戎宜

衛山覆謁光廟去地并謁皇祖陵寢還言解德定

還而榜樣朝堂。無以回震霆之怒。斯皆罪端。曷容辯。惟皇上聖賜。視奪。以爲輔理。滿職之飛。疏入。予告歸。臨行復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論。奔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等語。忠實益卿。公未幾而卒。小橫。加點灼。摘其票擬。熊廷弼事。請詔削籍。坐罪二千餘金。補其家人。韓山拷死獄底。公悉賣田宅。以償。因是棲息先墓。忠賢意必欲殺之。會黨宗崩得免。懷宗帝立。特起公晉中樞殿。楊維垣力沮。不聽。既陛見。慰勞甚至。頗見信任。上惡門戶溫體仁。以試事。許後

而南。職部主事王未吉。言之尤切。上怒。下來吉等。罪公密疏。救未吉。僥奪俸一年。尋以皇子推。太傅公力辭。免。上召對。舉汰兵裁驛二議。問公言。兵不過當清占。胃及增設。浮兵若衝地。額兵固不可汰。驛遞。裁當實按。臣核。以蘇民困。其所節。省當卽。獨之民。以示德意。上然之。先是熊廷弼既誅。死遺骸未收。御史饒京。以爲言。不許。其千兆壁。復請。嗣泣請。以事關封疆。莫有爲。訟言者。公疏謂。廷弼在遼有功。無罪。料敵如神。十年盡殲。卽曰失守。廣寧。與王化貞。體伏法。廷弼何辭。乃先以無影之跡。懸坐。楊連親。中爲清流。陷。又以刊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之後。尚坐班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而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臣等竊論。自有遼事。以來。數倖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畧。不取一金。錢不通一。匱問。終日焦辱。敵舌與人爭。言大計。如其家事。似此善干。彼親忠賢。竊成禍。士大夫爲辭。祿所誘。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相捷則生。抗違立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磨。顯戮。慷慨。

市傳首已逾三年收葬無禁例則聖明必在垂仁
疏入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辭範東林者爭捷
索欲援引一二人以漸更置而公力持之惡公者且
甚公遂乞休疏再上賜銀幣命行人護送馳驛歸十
七年賊渡河破太原公闔門死之公爲相居家二十
年無求田問舍之事無梯山架梁之舉無煦煦靡
之態無崖岸斷絕之容誠教以孝享尊睦以善俗以
躬行實踐爲學問以明心見性爲功夫善善惡惡本
於天性雖位極人臣屋宇如故園舍不增蕭然布衣
履賸野服

卷之九

九

一

歲食殆篤實光輝清正大臣也公孫名承宣中崇禎
甲戌榜進士授歷城知縣先是戊寅冬取省破衣冠
自縊死承宣長子世琦仕江南巡撫都御史下車即
惠政四訖除衙黨賊兵丁禁差役均里長重文學飭
武備論者比之海忠介以後一人次子世琳仕常州
府通判並有治聲

論曰東林固天下才藪也倪文正嘗有言爲之主者
大都稟清操之標而或譔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
持議太偏若少師公立朝翰紅九定進案是豈欺之

刻與偏考乎吾觀懷宗御極白軸不下野安
肅黑藉垂金石銘旌常者指不數見至于扶
貽誤仲食或樹黨營私以人國爲戲者比比然也公
自進仕至白首幾變壽壽忠君愛國扶正抑邪雖身
被謬言而今聞克菴替之瑞興之性寧幾不渝
在廷朝而不狎卒之以道殉身祖孫一轍庶幾
身之節德之臣矣

卷之九

一

公名士升字紳之號御吟晚號寒菴嘉善人會祖伯
峯公爲汝寧郡丞有政績事傳而舉公與弟士晉並
擢機雲之譽公資性機敏器局凝重年十四補諸生
及選貢廷封俱第一名益舉與顧端文高忠憲諸公
遊馳心理學顧數奇不售會父抱危疾搏額禱天請
以身代手寫法華經爲報爾年病尋愈已而父歿公
哀毀不欲生宗黨歎其純孝乙卯舉順天鄉試明年
成進士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拜官後卽謝絕
俗緣靜對經史已未分校禮闈所得皆時彦旋乞假
歸甲子升左中允不赴乙丑丁艱尋瑞禍大作毒流
縉紳逮拷無虛日公家居幸免而魏忠節被逮公奔
走營救捐金錢爲同志倡趙忠教提問公遺書其定
守蔡官治僑護甚力萬公元白死杖下追摩無所出
公又多方補助人高其誼追懷宗立起少詹事掌南
院已巳轉正詹事賀錦副總裁辛未升南京禮部右
侍郎攝部篆披轉運國諸臣遇事凡九卷曰表忠記
此十冊建書院人公大快矣西時開東閣大學士

知人材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必大法而後小康
必知人而後安民必足食而後足兵必內寧而後外
攘上爲色動方是時懷宗宵旰求治或地票擬射覆
何字間惟恐不得當往往深文迎合公每事務持大
體劑以寬平然事權不在手每直票擬從容裁奪於
旋密勿陰護善類會長洲文公震孟與首輔烏程不
協爲所傾擠與香山何公吾騶同去位公密解不得
亦浩然思歸丙子三月特上四箴曰克以御衆簡以
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上意殊不
合不數日而奸徒李璡言利之說入欲盡江南縉紳
富民報各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公休然曰此亂本
也擬刑部提問懷宗意益不愜命改果公具疏痛駁
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攸周禮荒政有保富之
法今天下泰晉楚陳無一寧字惟江南數郡未動耳
若此法行舉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
遂請告歸御史詹公爾選至爲廷諍天下壯之歸而
諸客難免也廣竹養魚籠鳥籠客歸凡幾書

甲申變後痛不欲生。祝髮請經。至于辰年七十有八。
 六月既望。公夢見懷宗召急。索袍笏趨侍。明日疾作。
 却藥不進。易贊時訓子榮以方外服。愈與雪菴和尚。
 同傳。遂卒。死後。服體柔軟。若生。太暑中。香氣不散。里
 人夢公爲某休丞相後身。殆不誣云。公白竹豐下。項
 有奇骨。秉性正直。和風蕩蕩。至談及人才國事。則鑿
 發泉湧。潯于聲色。尤好讀書。老而矧篤。所著有表忠
 記及高子遺書。近思錄。楞嚴外解。莊子。詮周易。祭酒
 書。惟甲申死事諸諸傳。未就而歿。二子。長。秩。庚午舉
 人。次。棟。丁丑進士。先公死事。乃以弟中丞次子。榮爲
 嗣。泰中壬午順天舉人。有才名。諸孫。繼。乙未進士。任
 寧國府推官。
 論曰。懷宗御宇十有七年。輪屏片地。掃不暇暖。凡四
 十餘人。其間同異五爭。東西各向。其持正不阿。則蒲
 州南昌高陽長洲福清華亭大名數公而已。然未有
 若公與晉江端爲東南百萬生靈請命。潔身去國。求
 一死以報國者。公之忠義。誠非他公所能及也。

以傳留室。編緝正史。國史。公之忠義。誠非他公所能及也。
 孫黎民。然而焦頭爛額。固不如曲突徙薪之爲計得
 矣。予故詳者其事。俾後之考世者。知二公之進退關
 一代之興亡。其猶有觀感也夫。
 晉江蒲州
 公德瑛

高工部傳

公諱承契字澤外號寓公嘉興人。世祖遜志以太常少卿死靖難。諡文忠。曾祖文登由舉人歷官膠州守。有惠政。祖林諸生。哭母哀毀。未滿喪而歿。後贈屯田郎中。父道素負才名。舉萬曆乙未進士。孝緒忠規。祖訓父迪。蘊隆以及公。幼穎悟。善屬文。經史百家。無不諳洽。痛父以監督藩邸。負極冤死。服闋投繯學使云。縱繁頭父生有愧於鬚眉。蔡定沅河死尚稽於旦夕。欲謝直麻而未忍。願依蒿里以長居。學使不許。崇禎初。廣野事。

卷一

五

二集

已卯舉鄉試。庚辰成進士。除遷安知縣。還號極邊。公單車之任。適糧艘來天津。榆關絕餉。當事檄州縣陸續濟之。還當四千石。公力請得祇半。設法移解。俟水泮抵兌屯糧。省存費以萬計。又地近釐較。諸賊咸據權利。富豪倚以爲奸。避徭役。通賦稅。公勤抑之。不少貸。凡水利屯田。招撫諸政。次第舉行。開墾荒蕪。至三千餘畝。而流民歸業者千七百戶。自公下車。踰年而郡以大治。壬午調繁寶坻。一以治遷安者治之。邑民最苦解戶。公視田爲差。定以畫一。豪右多侵占。公履

臨按之。清出五百餘頃。時漕急。水涸。公親行河上。督漕開倒匣。洪舟行不紆。折得旨。紀錄。太僕寺議馬匹免發寄。止徵牧務。公揭爭發寄。猶期弛擔。改徵牧務。將爲定制。非國家惠民意。事獲報。順天府屬額設。阻剝。船八百轉。漕向屬武清。香河。鄆縣。庚寅已卯間。分武清三百載通州。至是通州議派寶坻百有二十。公念寶坻距漕河遠。代民請命。仍以歸武清。通州而寶坻稍協濟。其費得俞。旨民大感悅。冬十一月。大清兵圍寶坻。八晝夜。以守嚴不克。癸未夏四月。

京廉野史

卷一

六

二集

大清兵再至。復禦却之。懷崇慕其功。詔從優叙。會昂尼之敗。調涇縣。公未嘗稍介意。百姓遮道哭送者數百里。涇縣之政。較前加善。期月而民歌之曰。琴溪泉潔而清。品山車青入雲。誰其比高。使君甲甲。聞北愛公。渥血草微。移約旁郡。縣爲常山死守計已。而南都立。公奏記史督輔。可法言兵事。可法稱善。遷工部。吏衙司主事。上書白父冤。詔復原秩。受誥贈。如制。隨以葬。父養母乞歸。曰。承延非忘君國大仇。奈獨子何。甫都失後。公奉母村居。足不入城。踰三載而歿。得年四

十八、表章賦詩有云：惟君前進士，修表表孤墳。讀者哀之，公性嗜書，其閣所藏不下數萬卷，雖博書快字不暇覽，涉至法書名畫，尋鼎之屬，辨識精當，華亭陳山人繼儒嘗語吳徵士統持曰：構李賞鑒家，向惟項墨林，今惟高氏父子，寓公之繼玄期，視海徵玄，雖殆為過之。長洲徐詹事沂稱公大言足扶世教，微言可證道心。江夏劉孝廉敷仁見其文，即執弟子禮。蓋其經濟文章，為時推重如此。所著有盈州郡政記，稽古堂內外集，若干卷。于佑兒篤志詩史，孝友克世其家。

為吾黨所僅見云

論曰：先生懿行不可殫述，大都經濟似董江都，吏道如黃次公，而至性純心，則文信國謝翱羽之流亞也。申西以後，痛不欲生，念母太夫人年高，又終鮮兄弟，未能即自引決，其悲歌慷慨，低徊結縵，以迄於死，與榻前簾下之徒遠矣。嗚呼！端皇帝開門延訪，思得一奇才，異能懷忠抱義者，以當干城之寄，及得其人，而櫛人又從而陰之，仄任事之心，恩遠吏之氣，觀先生事，不亦大可痛哉！

陳師中傳

公諱龍正，字惕龍，別號幾亭。嘉善人，父于王，萬曆丙戌過士，歷官廉憲，亦有惠政。及民公幼，有至性，器落不九年，十洞諸然見頭角，從同邑吳公志遠遊，因師事高忠憲公。究濂洛關閩之學，忠憲特器重之。天啟辛酉舉順天鄉試，久不第，所學益邃，遂徹生之旨，崇禎甲戌，成進士，丙子分較比開，當事以公具人倫鑒，得參閣，各房頗識王公，漢於糊名中，丁丑授中書舍人，時天子頗尚綜覈，內廷爭為深文，以市寵，公

心惟在好生，好生尤宜戒死，上優答之，即勅廠督毋輕人命，損陰功，語極懇惻。公乃復進特闕，按職疏言：陛下十年求治，憂兵憂餉，臣以為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良督撫良將帥自出，疏上，閣擬再三，未稱旨。上親筆答之，尋奉命使魯，藩留疏，勉言加賦和款，非計。友人持之不果，上已卯彗星見，公復應詔陳言，謂事天以恒，不以暫，而歸重於寬刑網，詠

謂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願陛下日日
存之歲歲存之上大感動御筆圈獎立冬大雪電兩
電公復疏請正郊期當用上辛毋循冬至諸家混冬
日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關
不省力之候千年踵誤有荷聖明御批閣臣會部議
奏竟格不行奉命冊輝府見中州旱飢勸諸王賑莫
應首捐俸以風還里知時事日非乞休不許壬午
朝值上下詔罪已復三上疏言時政上皆優答之公
故留意西北荒土以爲救時本計其要於此會諸問
極困庭幾公著議極言金非財惟五穀爲財屯田本
足以生穀惟墾荒足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
不起科可以墾荒而五穀可足加派可罷民生可安
凡數千言上特詔取議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
事卒以屯墾相持而罷甲申春坐丙子分關註誤請
南國于丞亡何京師陷南都嗣服起公祠部取堅卧
不出乙酉夏金陵失守雞髮令下公隱身先祠不食
死門人吳統持等衆衆論而私諡曰文潔表公志也
公我朝古雙粹烟烟燭當世等朕懷事官之多中選

皆塗咨詢必竭誠告之史公可法爲院撫臨敵軀身
先士卒公進以持重野謀及平寇五機史公感嘆曰
幾卒真愛吾者修撰劉公理順與公同門凡經廷敷
沃與其鄭寇亂網繆之法率倚公籌畫晉撫蔡公愚
德宜撫承公之馮豫撫王公漢凡軍國機宜必與密
緘商確或得報而後行公薦引良士不遺餘力尤留
心將材居里端以興除爲任廷重役振寒士活飢民
邑人至今頌之爲學原本程朱明於治體所論列皆
國家大本大典大計古名臣無以加惜爲忌者視與
政與野衆
卷一
不得行其志者學言政書文錄凡六十餘卷輯程子
詳本朱子經說語類陽明子要書高子遺書皇明儒
統聖荒兆行救荒策會陶詩衍諸書行於世子四人
揆修畧纂皆以學世其家揆孝友篤學父沒後詳定
遺書賦述先詩二千餘言論者以爲實錄修於書無
所不覓輯三禮及周解井田記甫成而卒周解一書
與聖光表裏而三禮則自戴氏本記儀禮周禮外密
勿網羅得其篇者四十有三事考義標目有倫有要
蓋典禮之會歸云畧親敘衍古論系時感憤先卒養

敦氣誼重文章士林翁稱之諸孫昌業皆忠諫偏辭

遊等皆卓犖有祖風
論曰世亦有遭時迫阨懷德獨行而解隱者以公視
之何若一日不容苟生於世該公少受學於高忠憲
忠憲倡道東林以復性爲宗以辨晰理欲扶植綱常
爲重以故遊其門者往往多特立獨見之士喬松孤
鶴如公其著者矣讀公前後疏疏語語石畫假使秉
均者體當守之意而推行之則國步多艱寧至一潰
而不可收拾耶晚遭滄桑始終一節昔人謂康顏蘭
相如千古下凜凜猶有生氣惟公實庶幾焉

二集

楊宮諭傳

公諱士聰字非闇號見岫山東濟寧人父洵王辰進
士官恭愍公幼從父官南中鄉公元標一見夾爲倖
器稍長與東林諸正人聯聲氣顧性豪邁喜任事連
妖變起爲人洵懼嘗上禦盜策首以安靜爲言人服
其識天啟甲子舉鄉試丁內外艱特直當煇方熾郡
有謀建祠求公文升募冊者公拒之崇禎辛未成進
士癸酉浸簡討壬午陞右中允癸未陞左諭德計前
先後在史局十餘年率差者一歸田者再分附副者
枚庸野乘
者二當文相國去位時臚目解易程成柄莫敢祖道
公獨送之郊珍重而別舊滋陽令成德覲科烏程性
時成非文門下士而當事者頗率級之公力辨其非
事得解持節趙藩王以病請母拜公言皇華侍酒
昇朝班王恨卒拜如禮當東省之多事也登州兵變
朝議多主撫公獨主剿後卒如其言劉澤清叛形未
彰且將逮公謂激之必變是又添一流寇也力贊黃
晉江密揭止之二來以安漕艘過濟值李青山之亂
方議寄國日役夫萬人公遺書漕使者事得止辛巳

饑疫相仍公捐貲賑乏復請總河張國維設費城內
 外凡數百處所全活無算至宜興相再入公以門人
 多所規勉後宜興自盡公爲經紀後事涇川相柄國
 糾其私人中書黃應恩戊寅召封公指陳考選情弊
 及會議葛藤且發大僚田某其黨史某朋比奸貪賈
 官帶爵狀幾遭反噬進講經筵以德惟善政章規切
 時政退而疏請蠲東平汶上七縣災荒租得如議皆
 講君子有九思章時相以聖不自聖等語上最厭
 促易去公弗應其風采嚴正如此甲申罹變閨門自
 亂二妾先殯公與配孔孺人被解間關而南而栖國
 者方以公爲東林黨將構內察處之尋金陵失守公
 浮舟于吳浙間賴其門人錢柔周旋羈旅已又迂昆
 陵戚墅堰嘗作尚友蘇子瞻先忠公二詩以寄志易
 簣前一日語其子曰亡國偷生之人死亦何恨青山
 埋骨豈必故土便當葬我此地題其碑曰荷陰舊史
 某人之墓目且瞋矣公卒于戊子七月得年五十有
 二所著靜遠堂集玉堂舊記戊寅記事甲申核真畧
 傳紀燹錄諸書

諭曰詞臣撫言責爾公謬謬華卑高壻蓋自其爲諸
 生時卽從東林諸君子遊其立身立朝尚氣節別邪
 正有由然也爾公生平最服膺先道鄉忠公識者謂
 公之志與先忠公並而公之遇復與先忠公等知言

廣雅

柯司理傳

公名元芳字月傳號楚齋先世莆田人元末慶元路學正仲爵始徙嘉善代有隱德祖守溪父茂林皆以著頌稱公生而岐嶷弱不好弄迺與群兒才筆能沾弓數輩年二十五舉于鄉主試爲錢公謙益于旅見之日目曰視端而神穩必君子也屢上公車報罷杜門却執淑慎如處子不肯以猪肝一片累人崇禎丁丑成進士出沈簡討延嘉門見于漳浦黃公道問目之如錢公尋丁父艱居喪有聞服除授建寧府推官

建寧府志

卷一

五

建寧府志

建寧介入閩上游俗犷悍稱難治公爲政雅宿蠹禁誣告悉替筆慎平反杜請托老文法吏莫敢仰首邇中簿事必爲洗發每嘆曰彼爲隱忌峭刻之文暴揚燕私點污惟薄其知人于姓何且獨不爲子孫地乎大要以嚴官評正刑書爲丞有府幕某者以才幹稱公爲荐諸撫按某函百金爲謝公拂然曰何處得此穢物而且以汚我耶却之兩署府家再署臨浦按行屬城所至辦肅浦城接境壽寧江山蘇杭賊黨互剽掠公募壯勇設間謀擒賊首五大王餘党竄

公電部監司倖功喪師願以平日蕪蕪矛盾遂以冠賊公坐鎬一級已而賊復嘯聚柘浦約日取蒲城公時署郡衆調知之午夜勒郡邑兵分道掩捕獲賊七十餘酋反手就縛諸大吏驚相告語是果能辦賊非縮朒縱寇者當公鎬級時邑公夏公允葵等奮袂與直指抗辦請解符印去而閩中正人蔣公德環林公欲揖等相率訟言于朝公卒用是得直甲申以理續行取第一歸橐蕭然卽土產書茗香筵亦不携物未及任而國難作已謂貴陽棄政禍及清流公自時方多難邪党擅推世事可知矣我豈可塞裳就之哉隱居郊外奉母躬耕垂十餘年優游以老公爲人仁孝廉潔外和內介與人交久而敬濟而可親無少貴賤人人得至其前至其勇于爲善惟日不足哉辛卯邑罹水災捐貲施粥全活饑民無美聞閭里不事不啻痛癢切已杜門好修不事生產潛自寧靜絕無聲色玩好當初舉進士觀政得贈公家書心動曰無疾病何以非手跡請急馳歸謂悵觀政罪止執事倘不歸抱恨終天甫及門而贈公病卒執手慰

扶抱進和服奉鴈再拜贈公額之而喜蓋踰月人是以是知掩臂嚙指古孝子非虛語也爲舉丁病吐血良醫搥手相視夢三丈夫來診病前行者却指第三人曰能療汝公拜之以藥一九投孟水戒飲盡手摩頂數周嘔大吐雜然惟曰愈矣芬香進口齒間越翼日里人以修三寶洞爲告問其巾服則所妻同也自是病良已易質前語所知曰吾平生無婉心事此將輒有得力處瞑目長逝如入禪定蓋公之居心制事清明誠一與神明通者久矣公卒以順治戊戌三月

月得年六十有二以長公貴

封禮科給事中里人

公奉入鄉賢祠而建寧等屬亦崇祀名宦所著書有

言孝十卷訓儉二卷雙修錄四卷長公名鑑已丑進

士爲褒陽令以治行卓異歷官都給事中忠誠正直

蔚有公望常抗疏論列國計民情切中體要而糾彈

封駁不顧忌諱天下傳之誠古之遺直也

論曰司李官爲刑憲往往以風力見長公顧務持太

體不屑屑以鈞距爲巧搏擊爲能善手虞山先生之

金聲玉色美不勝書而總以一言蔽之曰廉

也夫今世士大夫亦日趨于薄矣非先生其誰如顏風而型末俗乎昔陶朱公有白璧二色相如徑相如澤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人以爲許道側而得視之千金者厚倍于五百金公之李寧如是宜乎食穀于子今給諫公身在日月之際海內仰爲威風祥雲語云活千人者侯柯之澤寧有世乎

曹侍郎傳

公諱勳字允大號義雪其先爲華亭世族曾祖藩蔭
公始徙嘉善祖廣文公津歷任青陽陽陽南安著
周禮集傳行世父文學贈公德積學不倦著易通詩
義尚書解而尤覃精諫問者性理祿說稱世大儒配
顧夫人生公公其季也生而夢日入懷天資絕人日
讀書積寸夜寢與兄共被必互考古義數則每先其
兄爲文豪邁渾脫不停綴不加點他人研思窮日莫
得其牙後慧蓋有夙悟云已酉補諸生學使陳公大

啟順野乘

卷一

三

二集

殺目爲萬選錢自是每試輒冠乙卯中副榜主考吳
文端宗達批開卷日知爾不能薦蓋稱獻納臣雖失
賢書而公之名倍重矣天啟辛酉魁鄉試崇禎戊辰
試南宮第一海內翕然稱得人國門之業不脛而走
習制科者靡不以公文爲繩尺公夙負異才未弱冠
時鄉先達李公九疑號知人每以第一流相許比之
馮君區陶石簣至是以畫梅一枝題贈日曾向未開
先着眼春來驚見最高枝自喜鑒衡之不爽故事榜
首多則甲公又物望傾注然素性高介大節不可撓

啟順野乘

卷一

三

二集

少從高忠憲公遊講性命之學同里魏忠節公爲世
交周旋慮難作長歌記別論者比之臯橋列語朝野
並重故當禪禪時即若若侃侃與時達抑置二甲第
二而公意泰如也選庶吉士念母夫人年高已巳卽
假歸斑舞已養備極歡怡尋遭元配徐夫人喪終身
義不可娶癸酉還朝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記注趙
居纂修六曹甲戌分考會試所得二十一人皆知名
士如許直輩皆以節義顯是時烏程程柄國舉除異已
公每執正獨立無所屈而寔陰行補救以護持清
流如黃給諫公諫糾烏程權權幸免重譴章都諫格
菴參已縣通內得釋詔獄皆公力也沉心密運人未
嘗知之而公之拂衣蓋已益矣矣乙亥奉使封魯諸
逐疏請終養壬午卽家陞左諭德歷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讀俱不赴棲遲子舍不忍絕祿會甲申
聞變公奮志請纓赴難而南都擁立以原官召公旌
狀曰國事方殷豈臣子安枕日作詩別房有孫兒幸
免爲徐庶報國難當是李綱之句忠義激發天下傳
誦焉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翰林

院事加從二品服俸覃恩贈三代如公官予恩甚備是時貴陽桐城比黨亂攻公于請楚時時規諷至危言動色冀得一挽回而朝堂哀耳卒莫能聽也適當大夫人訃至徒跣還籍因築室于溪爲避地計曰此吾祖若宗歌斯哭斯者也日聚宗人賦詩飲酒臥臥塵外自署曰干溪釣叟比烽烟無寧字而干溪獨晏然雖地僻且儉寔公至德和氣有以素孚于人也丙戌壬辰長公爾堪聯登進士讀中秘書公絕不介意日父爲謝登山子爲許魯齊亦各行其義耳性雖剛廉肅野矣

卷一

二

三

有賢德子五人長即太史爾堪楊才願學尉有公璽次爾坊才而天次爾垣爾堤爾垣暨諸孫璽平鑑章鑑倫皆諸生有聲才筆妙天下以詩文重於世蓋徵公世澤未艾云論曰當崇祿初服手艾達瑞新收肅狀而公應選首起出入承明廼翔館閣文章資地蔚爲調羹之階其聲名震傳一時咸謂才之所極上駕燕許下凌韓蘇一代殊絕人物知不與也顧公忠孝大節凜然不欺其素立朝數載難進易退前後處權相之間不欺不阿卒能全名而保節蓋公之品行與經濟兼有大過人者不特以文章推重荷使金顧協兆秉鈞軸失寅亮必爲古名相無疑而造物忌完鴻施莫究所可恨惜耳余遊魏里得交公之子若孫虛懷善予人人得至其前靈枯吹生藹如也因思公之立德立言兩俱不朽而干述孫繩絲綸奕世他日江左名章屬指過迂人物必以曹氏爲第一流狀則公又何憾焉

卷一

三

二

王僕少傳

公諱陸字超之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常山知縣
調繁山陰丁父憂服闋補固安徵爲工部主事當董
作三殿時魏忠賢擅政欲兄之公不在途司關廷議
舉公忠賢和勿用以兵部職方司會天變尙書王永
光疏請省刑薄飲公所屬草也大作忠賢意降旨切
責永先引去將連及公會喪喪去忠賢亦尋敗得免
崇禎改元服闋補原官庚午與試山東選轉員外郎
以武關事罷尋召爲職方郎丁丑分考會試論功程

復顧野乘

卷一

三

二

太僕寺少卿公爲郎十餘年籌策悉中機要疆場大
史條上便宜皆應時調度赴如影響常薦總理虛象
昇威振險難流賊所畏宜使專督楚豫以靖內寇時
不能用六合舊無城宿寇詎淮泗巡撫張國維議設
兵守之公謂兵部所省江南驛站具在宜請而城之
使十者憑險爲守固維如其言遂城六合爲江表屏
蔽其才識練達皆此類也建昌人鄉魁統上疏告變
言孟河有蛇山爲王常在蘇結祚講學收納豪奸且
言必反事下兵部公覆奏言在歲長興葉朗生之變

流傳海外有蛇山王本屬子虛今越十五年而魁
乃以入告何也請下撫按覈勘勸果無左驗事乃寢
楊嗣昌爲尙書奪情起復言者皆獲罪公面詰之日
公欲効李賢耶嗣昌嘿然自足頗相左在問寺又許
相薛國觀再推山西湖廣巡撫皆不用遂謝病歸卒
于家公清亮自足言論有風采兄弟五人兄陞以明
經爲訓導弟臺坊桂皆舉鄉薦友愛無間孫日葵順
治乙未進士善文章推督學第一清廉肅給尉有公
望又沂順治辛丑進士

復顧野乘

卷一

四

三

論曰長垣之立朝也頗爲東林諸公所不與乃汪
原狀疏至今人多劄之微公贊成不至此公久任
曾才兼數席以韓城初開不克竟其大用乃其清
標亮節固已垂沒世而永有聞矣何必開府哉

黃靖南傳

公名得功，號虎山，遼東人，原籍合肥。奮跡戎營，軍中呼爲黃闔子。崇禎丙子，爲把牌中軍，從太監盧元德勦賊河南，驍勇獨絕，屢有戰功，庚辰入掌禁旅。後以總兵官出守鳳陽，駐劄定遠，帳下士幾爲暴於城中。城中人恐甚，公躬自飛騎擒斬七人，兵大戢。一境更生堵禦，流氛屢有殺獲，所得牛羊馬豕，時以分給諸子，裕暇輒與子裕之有量者豪飲盡，散居數年，兵民相安而邑不患寇。定人德之，爲建生祠。甲申三月，

卷一

黃

靖

封公靖南伯弘光立，公以藩勳加太子太師。靖南侯時朝議分立四藩于江地，公置廬州，開與平伯高傑殺掠揚州，公提兵圍，驛不克，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解之。元吉貽公書，期共戮力，王室公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公書馳示，保等始罷兵。公何而太子獄起，公抗疏言：「先帝十七年宵旰功，德久在人心，今聞太子至南，數天率士，闕不舉手，加額縱使，非真亦宜詳慎，豈可遽之死地，以失天下心？」又言：「東官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何係何。」

黃

靖

黃

大辨明何人定爲好條。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本有不明，不自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惡在廷諸人，謂殉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識誰敢出頭取禍乎？四月，左良玉率師南下，調公援上游，以功封左柱國。歷一子世錦承食寧，尋以上江再捷，晉靖國公。二十里，公與阮大猷、朱大典等俱至，欲入太平。太平人不納，公率兵攻克之。十三日，至蕪湖，大典請從，公等聞道，暫走杭州。公不可，謂堂堂天子，豈有奔竄乎？河山拱手，退讓之理，乃命陸兵扎岸，而身奉弘光。舟中未幾，劉良佐奉豫王命，引兵追及，且召公。公理出大罵，謂誰不知我黃得功是好漢子，肯作投降人耶？清兵見公不從，箭如雨發，公四面遮格，不及身中數十矢，尚直立不仆。已而一箭中其喉，劉甚公知事不可爲，大呼將士曰：「爾等各宜努力！」以刀自刺而絕。中軍翁之震投江死，而部將某、張弘光、入清營去。

論曰：靖南固一時名將也，忠勇所不吝言，即其約束

軍士號今肅然有槍掠者必殺無赦即此一事近日
所絕無矣使得竟其器器廓清底定吾知當日勲名
應有不在雲臺諸公下者獨是南來精力半銷于賊
尚全掣于防左身殲軍辱俾醜西盛名不餘良可悼
耳

東漢書

卷

一

參閣學傳

參名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
庶吉士鄒忠介公以薦李三才爲廷論所指公出揭
直之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奉使朝鮮不携中國一物
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烏帥毛文龍還乙丑
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于公公拒
不與今其孫魏撫民謂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
卯冬起原官次年陞左中允己巳清兵大人上條
簡馬世龍爲武經學世龍核兵不職公力言於朝罷
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性勿朋左右小
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楊廷樞爲解元一時人文之
盛爲數百年來首推歷南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印
教習館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京丁丑以事降職
壬午起補南尚寶司卿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
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
姜曰廣言詞激烈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甲
申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議
立君未定精神奉廟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

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今各署名、公言不可如此、
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爲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
日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可法、公厲聲呵之、於是內
外側目於公矣、弘光立、以公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許吏部尚
書張慎言、公因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鋮得
召見、公爭之、不得、士英攻公把持門戶、公再求罷、不
許、上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既無術訓、和近親違棄、
重翻又愧不能侵弼、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願

之舉出自內傳、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
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違案爲第一、先帝之
善政亦間有、而以類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
用部臣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論其
尤者、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姦險刻毒之某某也、所
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某某也、所得勳臣則莽狂之
某某人也、所得大將則統率支離之某某也、所得言官
則貪刻無賴之某某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
者也、乃其效亦可勝矣、且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
因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操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官
禁之中、豈許外事、但見其言悲詞之請、不能無動于
心、而外廷主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股頰之事、授之
口實、及居相說、而內廷遂以爲攻之者、豈肯如此、
則遂許之矣、間以其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
又轉而授之、於是創一新方、但求面貳、至於平素一
對演習舊聞、言言中窻、膏唇放瀉、語極投機、立議取
官下殿、得旨尤可恨者、在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
之名、國維掃地、夾廉恥之大防、利口覆邪、長便佞之

惡習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爲矣。臣青肅心此事亦於
議議數陳未及。言猶存隱恨。先帝一誤。皇上豈
堪再誤哉。臣願皇上深宮之暇。取大學衍義資治通
鑑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觀之。必能發聖性之天。明
破邪謀於先覺。國恥可得而雪。中興可得而期也。臣
待罪給廩。仰體聖主和衷事從謙讓。然而朝廷未寧。
風俗未改。兵民之疑。戰不解。江淮之僻。禦全疎。人望
不來。貪風漸長。盜賊猶發。早應爲崇。此方近事已見。
懷濟半壁東南。仍同事燕中。夜甚。膚魂死無地。且臣

卷一

望

之。處此則亦苦矣。荷好盡言。終歸不測。之禍。臣充
位又貽鮮恥之譏。伏乞皇上憐念孤踪。立行削斥。得
旨慰留。而太監孫呈秀以封疆失事。公稟擬降朝內
批。予原官。御史祁彪佳疏論三大弊政。公稟擬許禁
革者。爲今內發改票。公力爭謂。輯事不除宗社且不
可知。何有服術不聽。公既與時不合。士莫又日薄。公
公言皇上以親以序。合立諸臣。何功。士英厲聲曰。臣
無功。以爾輩欲立疎濬。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有
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鄉。候考吏部。寓京師。遂棄

公。公發跡。且言定東時有二心。誣聖德。有七不可
立。公連章求去。以母后南歸。恩加太子太保。馳驛歸
明年南京失。公潛里中二年。會大帥兵起。及城破。因
公自縊死。題絕命詞於壁。有讀書九世。終今日豈謂
倫生是吉祥之句。聞者哀之。

論曰。先生主考南闈。先從父叔介公最。衆貴。識爲
予言。先生嘗以性命之學。諄諄戒勉及門。予觀其初
登揆地。與史道隣。高。經齊兩相國。同心輔政。天下
嚮望治焉。不旬月。而朝局頓變。國事大非。此武後之

卷一

望

出師征蠻。倦倦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而李綱之受
命禦敵。亦切切以信君子。多問小人爲言也。可不慎

傳大學士傳

公名冠字元父號寄菴進賢人祖文綱南京刑部尚書公中天授壬戌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纂修神光兩朝實錄丁獄歸起復陞侍讀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左諭德左庶子戊辰甲戌再分考禮閣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詹事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仍掌翰林院事上疏言欲施政令必治精神欲致功能必集才力在欲精神之四則當明禮要欲才力之畢出當別賢愚因奏四事一曰保元氣謂皇上下體停則尤宜更養馬齊陽法無可廢猶今求坐臥舉動有難處必須問諸則以生道為教何發達之不可回也一曰辨才品謂正人不必盡能去見而巧宦未有不善鋪張今舍名驅行伏傳敢言之士而求達道天下寧有無忌者骨無氣無廉耻之人而能成事死殺者乎是言則罪諸臣似宜勒部列名隨材錄用以鼓其觀上死之心也一日正紀綱謂上治下責從厥者紀綱為之也方矯枉之過日見能置豪強得持者司悍僕得

家長部民得許批拔騎卒得則大帥始而犯上終至作亂于是外彙之使中國赤子之美橫池世升之經逆奴騎帥之抗節制逆有自來匪朝伊夕臣請皇上赫然一怒立置重典有犯無赦使臣下得安然為皇上行法而治平之效可立觀也一日信詔令謂今出准行不唯反所謂昭如五緯畫若四神者也然非平審至當尚慮阻室難行臣願皇上昭決行之義正經綸之體事理執其兩端俞神同歸無我自言出而則法行而不移矣願入上嘉納之丁丑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戊寅以疾乞休賜還學金英歸里公在閣一年多所獻替其自序奏疏有曰故地機務嚴重皆同堂公提奏始皇上不時批答或遣文書官宣諭非奉旨下御者不敢傳也登公之歸如此南京立于存問其明年閣賊部將王僕中犯江西被逆殺公孫傳庭擢公先墓公入閣起原官且而辭任及兵至公走泰寧門人江寧魏家為江之北家執居大帥不屈死之

高行公居務屬不及一年觀其諸節設施一以忠

元氣勇人寸為勢有古大臣風馬
相七

後進傳

公諱士晉字度侯號躬自浙江嘉善人也少與兄開
學士升並員機雲之望開學後公三年以第一人及
第公中萬曆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出為大名知府
遷青陽副使晉河南右布政中瑜福歸崇禎初起由
東右布政視漕五年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
南乙亥十二月卒於官得年五十有九公豐顙英跨
人望如神而與物無欺張睨肝見卿鄰里敦親族及
常大節臨大事百折不回方神廟時抵學案起羣小
以羣羣醫殺公正言獄獄贊成受書戚晚界息幾中
考功法以大臣特獲得免迨至朝鼎易閣編柄國權
相親廣徵考故公屬邑人也公傲岸恥與為緣有提
騎監奴者頭養子不法者楚之不少貸以是官府交
構公遂與趙忠毅諸賢並除名若其應變制夢之才
息事寧人之積在大名簡考手練師徒懸賞設科以
教民射吏胥伍伯盡能挽數石弓桑麻之野登瓜梓
蓋嶺南屹成保障當是時遼瀋繼陷大司農議加徵
公以民不堪命乃括贖絲園萬金以抵之民以不擾

軍需無訛。又念餉關轉餉艱難。乃甫易陸爲舟。涉
 海。散洋。涉冬已濟。所有車牛無算。於時毛文龍爲存
 海外公特慨然議興津運以濟之。復建囤廠資爲永
 計。以其餘財初置書院以延屯生。爰作絃歌聲呼相
 答也。至於理漕。勾會緘給。號令精明。營軍餉。遍歷江
 淮。齊楚。閩。凡債弁俾卒。肅然奉法。漕白相卿。同群齊
 濟。至滇。南。天。末。吏。漢。疎。居。時。著。學。作。力。囊。橐。公
 至。微。諸。師。乘。其。未。備。掩。擊。之。新。獲。甚。衆。陶。首。擄。亂。公
 以。勁。卒。搗。其。寨。立。擒。首。謀。置。麾下。度。既。心。屈。乃。釋。之。
 於是諸夷股栗。戒勿敢犯。而又營六城以固疆圉。置
 十驛以通郵傳。興鼓鑄以廣錢用。疏海道以除水患。
 積米穀以儲軍需。建營壘以求兵伍。罷賞金以蘇困
 賸。築吏館以防閑諜。百廢具舉。人稱神敏。卒之夕。星
 隕。中。庭。上。應。入。變。異。哉。長。子。梅。中。癸。酉。舉。人。乙。酉。死。
 國難。次子。秦。中。壬。午。舉。人。以。才。名。聞。當。世。孫。熾。顯。倍。
 進。士。歷。仕。有。政。聲。然。亦。同。父。精。死。
 蓋曰。余讀漢史。稱石丞相。慶不言躬行。醇謹無與比。
 而終東陽二侯。重厚少文。言事不出口。以爲大臣足。

徐學士傳

公名衍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家業貧爲諸一榜即以節義自砥當乙丙間魏忠節大中被逮忠公與公脫衣與數十金贈之及周忠公順昌難作公倡率士民擊殺賊騎禍義及幸免中崇禎戊辰進士清并學與東坡張采金沙周鍾倡立復社聯絡聲氣時文風荒謬見者欲懼公一以昌明開頑廷如持風力

方都人士無不知有孟晉堂稱家絃而戶誦者選吉士授檢討制詞有曰維才華太於節義知非廢棄春施若忠孝結爲性情可許凌霜冬栢景遷右春坊右庶子庚辰分考會試所得士如高爾儼張鳴臧吳力恩徐律時李令哲姜埏呂翕如等後皆以文章成名顯是科書二易稿獨膺炙海內辛巳奉差南歸旋以南京甲申北變公出揭以討同鄉之從賊者自責其形以置吉囊間題曰濟甯志三月十九日之事乎爾孤臣也宜殺若爾罪臣也宜肅棄爾康寧國起以

唐事象翰林院侍講學士隨其請歸處於一疏力內言漸淡未酬衡質罔極頗當天崩地圯之際不

在納肝斷脰之儔臣獨何心能不痛絕雖臣之本非爲避危止以堅卧田間達一時權要豈意偷生積下成千古罪人若不討其重辜何以儆于有位復聖峻權錫以隆恩將與鞠旅執堂之臣連茹案征以罪則功罪同實當罰不明此臣所爲轉願呼天急求斥者也時積習未除敵愾日甚公復聯在朝同事日今日賢邪之辨不日不厭而異同之見不可不

以居民爲心則和一之至不必令黨連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爲務則戴念各分不必破黨濫羣而自異不異用人者執此爲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爲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澄叙無舛故人謂異同立而賢奸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奸之品始出夫以帝十七載乾惕卒使禹湖泣于賦孽椒殿傾于賊其故何歟良由極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虛度未嘗爲君民勤恤爲職掌定圖極其末流乃

視主上如胡越之舉。臣等身家性命。若秦楚之朝。其位
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兩在位。自當洗心滌慮。事
我一人。有能臣。獨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鴛鴦。連理。枝
疑也。有能與。與斯民者。則庸之。不然。爲苗。剪茅。勿後
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私。便。文。自
營。勿資也。毋以體骨。不。相。遠。取。介。特。立。之。人。毋以。輻
輳。無。失。專。心。向。公。之。士。毋。喜。聞。聲。之。浮。泰。援。助。之
定。繁。溢。收。趨。勢。游。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
之。順。意。低。用。呈。身。其。面。之。愴。流。除。東。事。恥。端。有。賴。矣
中陳七款。一曰。辨人才。二曰。課職業。三曰。敦節義。四
曰。勵廉恥。五曰。核名實。六曰。納忠諫。七曰。破情面。語
多可採。皆說切時。卒當國者。心惡之。馬士英。阮大
樞。欲盡殺東林諸臣。安遠侯。柳。祥。昌。遂應募上疏。
糾。公。中。云。詞。臣。徐。游。東。林。舉。魁。後。社。讓。法。朝。服。服。朝。
謁。見。他。藩。於。京。口。別。圖。撫。戴。羽。衣。及。張。果。華。允。誠。楊。
廷。樞。顧。果。等。請。賜。逮。問。公。知。大。賊。不。能。容。遂。先。發。兵。
歸。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公。卽。僑。居。城。外。巴。而。兵。進。
州。公。聞。湖。中。舉。事。喟。然。曰。義。非。不。正。其。如。方。何。罔。

月十一日。公泛小舟至虎丘後溪。投水死之。
公開臨魁格。道氣聲靈。爲人峭直。不與時俗。倚物治
聞。好引拔後進。與人言。必歸忠孝。識者以爲有大臣
風度。云。長子。枋。中。壬。午。舉。人。甘。貧。樂。道。公。歿。後。足。不
入。城。市。次子。枋。有。文。名。
論曰。昌叔之盛。屈指吳門。賢士大夫。必推周忠介。文
文肅。姚文毅。晚近以來。惟徐官詹。勿齋。與李侍御。淮
聲。阮先生。皆以純修特學。實爲斯道宗盟。至其敢言
直諫。論者比于漢之汲黯。唐之魏徵。顧官詹以屬好
族。里。侍御以勳。增罷官。及乎國變。類仍官詹。懷。經。義。
滿。從。靈。均。于。地。下。侍御。道。跡。空。門。餐。松。鶴。鹿。証。性。明。
心。發。究。末。後。一。著。豈。非。有。大。過。人。者。乎。嗚。呼。商。周。之
際。一。去。一。奴。一。死。于。古。稱。爲。三。仁。余。謂。若。兩。先。生。者。
事。雖。異。而。心。實。同。皆。所。謂。量。其。力。者。也。有。志。而。不。量
力。謂。獨。患。無。身。思。得。當。以。報。往。往。其。志。不。量。身。名。兩
敗。可。嗟。矣。予。少。稔。經。于。兩。先。生。故。因。官。詹。而。并。紀。
侍御。以。見。兩。師。之。合。志。同。方。有。如。此。

馮中丞傳

公名元鑑字爾賡慈谿人南太僕寺卿若愚之子
鄉尚書元鑑兄也弱冠學成太僕命司馬師焉司馬
完公六年成進士錄屬名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
若天子亦知之公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中人張璠憲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
就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
不得參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藩內臣
將功不得超俎薦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枕手
磨崖野乘
事上廣金四萬有奇英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甚伴
馬傷足請告歸三年起釐部僕制司郎中山為浙
廣布政司參議備兵蘇松九年秋黃南有警百率吳
兵入衛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為福楚提學副使易
程借文社鉤黨剪除江南名士公罷疏請解其禁勿
蹈東京帝笥覆轍生鵠秩降山東監運判官十一年
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有功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間
肆掠者數十人奄怒令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公即
書與之一方賴以安兵退公疏請誅奄以謝燕趙

稱冤寃不報未幾由天津兵備撫巡撫都察院右
都御史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梗宜疏通布置防
患未幾當事不省泊京城陷賊分兵徇畿輔逆臣
兵引賊公資圖而南以圖興復此及家精骨消亡聲
氣酸咽捶床拊膺願得一死以從懷帝距門成五閤
月耳公直心強志諸練吏事所至薙劍盜按貪捕句
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鑒可副名實又以中外多事
衛禦關茸苑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癢顧蒼頭盧兒
廢弁退卒呵摩爬搔以異一割之用人皆望而却
落顧野乘
六

嘗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胆常
拚此七尺軀為宇內撐柱倫紀係全善類慈壻相
視之若免當易程起牢修之獄逃錢公謙益事下所
司案問會公左官當去公狄髯笑曰彼所以急鋤我
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當當
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國門百口在我
其如我何於是登堂視事懸懸鼓召介衆引繩切
爭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為之感悟尸奸人于
而易程亦先引去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為

怯于進取。讓於道義。淡於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飢寒待衣食。臨事不假頰笑。而吹噓徧枯朽。與司馬爲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取之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死。吾無婦矣。爰踊卧地上。不復啼。內寢。越七日不起。易黃金。欲皆在公。樞前。嗚呼。難哉。公卒。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九。史官竊慕並誌其墓。

論曰。予聞諸虞山先生云。崇禎末年。大命中祀。公忠。啓禎野乘。卷二。七。

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者二人。曰。總憲李公。澤庵。馮公。李公密疏請上堅守以衛九廟。做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潮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請遞者蜂起。沸騰上怒。并殺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千糧章飛章入奏。京城單虛。職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關部諸公鈴柝沈沈。斷門查廟。久之次第引見。大司農倪公曰。上決計固守。號必不

省內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達。死愷章。傍徨七日。欲泣出關門。四日而京城陷。嗟乎。李公非膠柱鼓瑟也。以爲六飛萬乘。不當暫試一擲。監國撫軍以撫軍係天下之望。此輕權並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早戒。航海無虞。痛愛叩關。請急南下。卽不狀臨遠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爲也。倉皇奏報。倚閭部爲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拘率文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進神開。隔其中。非人謀所能及也。後之論世者。其痛復此也夫。

啓禎野乘。卷二。七。

許官唐傳

公名士采字仲嘉號石門常熟人少穎異擢華爲文
奇怪漏出家貧甚焚膏繼晷發憤讀書成天啓壬戌
進士遷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持節封楚藩丁
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脩神憲二廟實錄陞侍講兼
經筵講官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陞
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命
戊寅坐操詒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丞壬午三
月遷少卿以疾卒於位公爲諸生邑令楊忠烈公錄
其遺事

卷二

九

二

卷二

十

三

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宗實錄雖削其要要典
悟者倪公請毀天下遺之久之改錄如故要典猶
焚也于是文公震孟及公相繼論改錄之謬文公請
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摘決改錄所削者公初疏
曰臣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錄總紀于世系獨畧皇
上振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
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所備
載而改錄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
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而草畧如彼
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
成例不必滋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捧穆廟總記以抵
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
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
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后誕育聖嗣皆在未登
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婚之順皇
子之生往嘉禧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
子之出震承天寶訓金書輝映天地福年未嘗不具載
者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嘉禧廟儀注而皇上之訓

謂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搗奉同官扼之而止公復
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臣所以摘
扶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帝
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收錄削之者何也
分莫尊于正廟功莫大于保聖罔本幾危于震發天
心幸託諸坤輿當日調護之苦心眞千古孝慈之極
則宗廟賴以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
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者也竊上
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強公益不可解矣嗚呼三朝

疏遂使宮降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崇近朝
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平于攀而
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而窮其
其病穴識者嘆公之更事深奮筆勇愛國遠慮比肩
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者也烏程鋤異已益急懸金
贖私人誠謀諸賢遂會稽斥茂苑公復昌言于朝如
勝訟薛烏程語酒川曰虞山茂苑二鳥也有大小
存將怒飛吾儕能安腹乎遂合謀出公于南鳥程去
疏以詰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鳳翔爲公
疏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
同改撰未有竟自糾參者也詰勅用實歲有常期未
有十年之後用實疏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諸專職中
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謬
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
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措
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
色懸于一字好逆手笑于九原此非所以厲當今
後世也疏雖廢不報公論大白久之稍慰尚書

公病矣主憂國憂不敢引例待還乃力疾赴闕病痊作尋拜少卿甫十日遠不起時爲于午三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忠信易直光明樵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痛其父不及養卜地封塋必誠必信與人交握手出肺腑急難議奏先人後己當錢公被急徵爲程方布羅網公焦頭滿首上告下訴奸人遂飛章詆訐公先帝逐易程尸奸人於帝禍始得解公嘗謂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耻爲大冠側注拱揖矩步祈去寵掛致雨者會頒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梗河道變隨賜張璠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旗節朝衣危立鵲首趨傳呼某太監朝駕奄逶迤詣駕前袂衣扣頭候詔使舟行乃去見公應變方畧惜乎其無所試也甲申二月子瑛詣闕白冤詔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次子瑤復歷官本朝方岳孫世忠能世其業

論曰館選之盛莫過王戊若倪會稽黃璋浦與先生蓋鼎足而三矣倪以烏程遷黃以錦城茂而公則爲涪川罷賢人之不得安其位如此其亦天未欲平治天下耶

鄭太宰傳

公名三俊字玄嶽建德人中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元氏知縣調繁真定有異政三十二年陞南京禮部主事遷郎中三十七年出爲歸德府府歷副使泰政天啓元年內轉光祿寺少卿時移宮議起公侃持正責舊輔方從哲二年陞太常少卿三年陞左副都御史四年陞戶部右侍郎以魏璫忠賢不法公隨楊忠烈後抗疏論其罪狀不報吏部員外徐大相以諫表薛惠奉旨降謫惠固武宗朝諫止南巡者公上言大相之官縱可不復而薛惠之體不可不給蓋其事若迂遠而實關於綱常名教之重如以爲濫則今日文武之官爵濫大臣之恩座濫邊臣之世職濫啓事之薦舉濫銓部之冠帶上邪濫樞部之添兵糜餉濫啓制濫部寺厥局之錢糧濫而緊要諸司請托居間之風亦濫宜何如嚴汰若大相清執素著反以濫濫不平莫其尋告病去制職爲民崇禎改元卽家起南京戶部尚書疏言內遣不宜四出累遷刑部尚書太才少保十一年以擬獄不當上意詔革職下獄

五年起原官。移吏部尚書。十六年復以謫薦用。吏部郎吳昌時罷歸。南京立吏部尚書張慎言以入望。將薦公而柄國者不容。諱言四起。事遂寢。大學士高弘圖美曰。廣共言三俊。五朝人望。終不可不用。不肖公正直忠厚。清廉端恪。一生風力。屢挂奸鋒。四壁盡敗。素標清骨。當為大司廣。時力參不職。司官精釐錢粮。覈商蒙上。眷知天語褒嘉。迨六年致清。人皆以得進。助脂為榮。公獨以未奏安接為愧。乞身再四。遂迎。命其得罪也。會奉清理刑獄之旨。指滯釋冤。雅符。

意絕非有朋比蒙蔽之弊也。生平好學。倡道江北。耕自養。與舊惡臣鄒元標劉宗周齊名。出處介。隱居朴謹。仕宦四十年。未嘗受人一茗一錢。身為一。僮僕敝衣一篋。至煙臺不繼下理之日。奸青。酌酒相。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陽華後卒。論曰。先生領袖東林。清心若水。勁節如山。人無間。後以薦用。吳儀部遂來多口。狀先生豈有私于其。俄祇因聲氣二字。被格拔濯。其過固有可原者。也。吳山陰吉水並垂千古矣。

吳開學傳
公名銓。字鹿友。號柴庵。興化人。六歲出就外。翰林。每晨入寺。見諸佛手眼。得動不知其土塑也。弱冠成。萬曆癸丑進士。除福建邵武令。邵武俗健訟。不勝有株斷腸草食之。死。則子弟族人爭挾為奇貨。厚利公力禁之。遂息。有某司李者。貪橫剝民。公其意。疏請臺司會福州司李周順昌知公清。為廷。得卓與第一。丙辰調繁晉江。丁外。已未補。廉足。所撫遠。責登萊諸郡。廉潔奉直。公調度有。

民無所苦。惟遭大荒。取仁。歲半。為。其善行。取壬戌。授山西道御史。發。工部尚書姚思仁。不。以。又疏請親學。鄭元標。為從吾。支。良。誦。未。幾。子。終。尋。丁。內。數。丁。郭。以。件。諸。案。欲。文。致。公。罪。昭。之。死。會。復。原。官。戊。辰。起。補。山。東。道。御。史。請。定。刑。罰。已。已。出。按。河。南。糾。貪。吏。懲。衛。蘇。疎。捐。加。級。報。四。

兩及誅大盜吳思愼等庚午報命奉勅賑撫延綏
民人沾實惠事竣奉命按陝極言招撫大誤中成
山西巡撫賊首活地草鄉里人頸地神等以次撲滅
上遣內員督開礦并稅問架並力諫遂按御史張
孫振誣奏提學僉事袁繼成公特疏純孫振大貪提
問華職人心大快戊寅擢兵部右侍郎改戎政協理
京營壬午故卜入閣辦事致黃道周復其官上廷杖
諫臣姜棟熊開元及處提憲劉宗周並爲疏救癸未
詔去往督師湖廣討賊公奏言臣受國恩何敢惜死
但須發勁兵假便宜狀後可滅此朝食時倭唐通兵
不能時至以故通行遂大忤上意命公仍入閣佐理
尋予致仕亡何湖廣武昌破上震怒復遣吳騎建公
至京擬戍金齒衛南都立吏尚書張憐言疏薦公及
顯公三俊命赦公罪陛見而助臣劉孫昭越之龍槍
怒憤言羣詬於庭致目爲朋黨奸欺聲徹殿陛閣臣
高弘圖解之乃退尋爲御史張孫振黃耳騁連疏糾
劾不得起用興革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卒下家
諭曰先生持斧建牙聲望茂著迨入綸扉止因奉

討賊遲其行遂蒙嚴譴狀其罪有可原蓋嘗見當時將悍兵驕不受節制莫得練成勁旅爲天子紓西顧之憂何勲臣不諫羣肆譏彈也公嘗自序疏稿有云明室孤臣只欠一死洵蓋山以後一人也哉

左寧南傳

公名良玉字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
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旁乾象
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羣者與
同犯願獨任公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
軍門求事侯公徇侯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
上陵朝官公疲大醉失四金危旦日謂侯公請罪侯
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搃兵尤世威令既以
護陵不可侯公且遣將商之世威世威曰爾左良玉
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侯公曰良玉誠
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千即吏遣世威前諭意漏下
四鼓侯公詣公邸舍面請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
金三千兩送公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
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也三將
軍命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即夜拜疏
矣公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
自刎其頸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逆

為總兵官公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
二長身赤面曉勇善為左右射每身先士卒當秦寇
入豫命公往勦盡平大賊一斗數竭子鬼滿天星等
最後戰懷慶與督撫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
功乎遂陰縱之寇思始大熊文燦者繼為督嘗受賊
金而脫其圍公尤輕之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詔師倚
公不當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快死丁啓睿
代督師則往來依違于其間為良玉調遣文書未始
目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公立功最早威名
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為左爺
三遇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
木者斬人城謂太常公執蒲拜伏如來人禮其謙抑
如此朝廷乃以侯公代啓睿公大喜率兵五千來迎
既而中變命侯公距河援汴無赴左軍未幾中黃語
以呂大器代公愾曰朝廷若早用侯公良玉敢不董
厥今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
往來江楚為自豎計盡取諸盜艇之泊江者而掠其
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朝議為調和計計

公卓南侯。而以其子寧庚爲總兵官。公卓不爲用。遂
京。陽江南立。屢加公太子太傅。子綿衣世襲。初弘光
之立也。公先不拜詔。江督袁公繼成力言倫敘之正。
乃開讀如禮。屬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澍
見前數馬士英罪。連上十疏。士英謂澍爲黨人。主
使牽引左鎮。要挾皇上。不可不誅。澍因此連問公部。
下軍。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士英無奈。批免。遂乃
已。將黨禍將興。公疏言朝廷之上。未見兵何如。短財
何如。理惟曰。門戶曰三素曰要。與昔孔子作春秋而
臣賊子。權先帝焚要。與諸臣。賊子亦懼人是英
言未幾而僞太子事起。宣傳楚地。共以爲真。公疏言
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
不夫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蓋等語。及再
疏至。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下訊詞以示疑
自若也。適發錦衣衛刑鞫。士英必欲窮詰之。聞之。楚
狀大獄將起。天下疑駭。公遂焚武昌。舉兵東下。欲清
君側。奸疏列焉。士英罪狀言自先帝之變。河集
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亂。

虛公抵九江病死。衆奉子夢庚爲帥，急移舟東而英
上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
勸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侯公。侯公
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侯
公行邊至黃花鎮，遇火砲災。侯公壓于敵樓下，背上
鎗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什五里外尋起立，卒不肯
去。號而呼求侯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見侯公。世
威乃趨而抱之，以手起其二十二。人者火及冠脫，
冠及袍脫，袍遂燒其髻及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
泣。前野史

湯中丞傳

公名開遠，號谷靈，臨川人。顯祖次子，萬曆乙卯舉鄉
試。崇禎間，授懷慶府推官。未之任，抗疏論朝廷刑罰
失實，謂皇上丞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
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爲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
爲過爲誤，俱僥倖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
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拘四岳
不薦，雖乎藉用弗成，初未併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
奏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廷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
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問責其過命也。皇上以策勵
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
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
不恤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死認罪，亦成故套矣。使
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吏由之侶，不皆韓范宜
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株于泰罰之嚴，一
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
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尤望官府之除推
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體錦衣禁獄，非有惡

賊奸究不可入而謂大。臣工不聞報稱奏結安。求之有也。疏入詔下法司命同奏公卽條分以。上核事援理不震不懈尋靜之復抗疏論輔導東官當以身教爲先得俞旨俾赴任時流寇蹂中原尺寸無寧士旣調河南府推官監軍勦寇公調兵堵截單騎馳勦戴星冒霜沉瘁不惜超擢安盛道巡歷形勢協贊機密史公可法倚以辦寇未幾會推河南巡撫命重下卒于官議者傷之後祀名宦

論曰公官居司李不過平反一方訟獄職如是焉

耳新乃屢疏陳言援鱗折檻此豈容頭過身者所敢

望乎旣調監軍躬親矢石與左率南分道勦賊不以文臣稍固退避又何其胆壯而才裕也卒以勞歿不竟大用惜哉

危御史傳

公名爾選字江西樂安人父格爵樂善好施行有坊表公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擢廣東道御史巡視十庫時上方行不測恩威政府尚規和放令武舉陳啓新上獨違特尚一疏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于腐爛蕭隔欲并刊目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於午門奏遞大當上意僅授史料給事中舉朝側目莫敢訟言公疏謂高皇設立創科垂三百年從無廢弛名卿頃傾盡出其中士何貴員國乎若謂科目皆賢固屬偏辭講皆不肖豈爲公論乎卽謂知有不肖誠爲確論謂盡無賢人寧非誣構乎皇上宜召九卿科道令啓新親面數陳鑒其底蘊使廷臣見其言論丰采果有他長然後授職俾天下咸知特恩本不偶然若違蒙恩拔置掖垣非所以重名器別是非未又切責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未幾武生李遜疏請授格巨室助餉閣臣錢士升惡之擬下法司奉旨發戍士升持益力上切責其沽名士升引咎回籍公又疏

言輔臣之去明乎以票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隱以去就悟明王顯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即嘉許而反疑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將卒驕懦日甚聖明恩禮過隆則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起課人見輔德而尚力則疑緩於敷文免親說行武疑朝宗大義不備數萬路費之金錢發開日煩或疑平反刑書不當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軀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罪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指心愧恨或對衆歎歎種種隱情有難彈述上怒甚特御門召府部大臣六科十三道并公來武英數召對上詰責公聲色甚厲公從容對曰臣所言祖訓尚不止此因述列朝聖政四十餘條上變色起立左右閣臣皆戰慄公侃侃不少遜上益怒卒無以難乃摘疏中句字問如何爲苟且公對曰卽指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上罪以指斥無奏對體命官校拿下公大聲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事尚可爲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他日之恩會閣臣以下極力申救

得免死削職歸南都以原官起不赴生平敦孝友講仁讓矜廉介其繕城却寇清吏均賦施粥賑飢尤爲鄉人倚賴云
論曰崇禎帝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于進上書言事者比比陳啓新之後又繼以李瑞所謂說珍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讀詹公兩疏雖漢汲黯唐魏徵曷以過焉

成御史傳

公名勇號寶慈樂安人天啓五年進士除懷州府推官丁憂起補開封掾以督糧冠作逆瑞執法如山清風絕塵考選南吏部主事尋改山西道御史南都故豐鎬地歲久法弛獄訟繁興贖緩濫酷諸曹郎一日或受數詞一詞或連數人一人或費數百金或費數千金而訟師權視窟穴其中魚肉愚民公至即上疏請定爲創凡部屬不許指受民詞卽有事非得已非奉通政司狀不准諸司論駁民用少費自奉儉約

啓願野美

卷二

五

五

布衣蔬食有貧士所不能甘者忘其身爲貴人不濫准一詞不輕批一贖不肯受賈員一贖一舉衆神悍吏素稱嚴賊者公鐵面冰心不少假貸日與士民講聖諭六條有父子兄弟之訟輒以孝友至性委曲開導至涕泣去時輒輔楊嗣昌奪情公抗疏言倫常舊古爲重嗣昌不知有親井不知有君唐虞三代無奪情起復之事臣竊爲青史慮上怒革職提問被逮之日士民號呼泣送者萬計至百里不止又同聲請于左都張寧之門願還我成御史惠此邦人公至京下

竊欲建威尋赦婦里廷臣文章驚其清廉應予擢卽尋建國變戊戌春卒公亦領丹補日光炯炯州人如電生平最景行者鄉里介元標劉總憲宗周而于奸相竊瑞嫉之如仇陽革以後杜戶養高不與一事不見一客卽奉肯起廢郡邑長吏躬爲勸駕堅臥弗應也蓋其威氣正性百折不回如此

論曰吾友虞廷謨每言成公治行與其風節蓋不勝高山仰止之思矣及鮑鐵崖先生致仕樂安登堂見公拒不納未幾碗中蜚語幾催不測公稔知令

爲破十六年削迹公庭之派主持公論垂手方殷勤款洽視昔倍至卽此可以見公之微絕公之尊賢敬老迴出尋常萬萬也

有進士吾昆紳之廉正有聲者

凌司農傳

公名世韶字官求別號泐沙休寧人御史龍翰公從子也崇禎庚午舉於鄉中甲戌科進士爲人誠恪審正不苟言笑初任福建寧化知縣陞浙江嚴州府推官一介不取以廉慈稱遷戶部郎中宦遊數年家貧甚田一頃屋數椽不蔽風雨乙酉夏南都失守與金聲其謀起兵知事不濟某家隱黃山惜心內典求出世法癸巳夏以病卒于僧舍

論曰公固學道人也嘗喜讀宋謝翱羽詩其敘騷

集云靈均畢命于沈憂申胥捐生于痛楚志有成遂時有後歎其於致命遂志抱貞懷獨費芳不昧而彈貪頑之內者一也蓋亦公自道云

周雷兩公傳

周公名鑑字仲取金壇人雷公名敏祥字介公桐城人周公崇禎戊辰進士雷公崇禎庚午舉人兩公先後立朝務持大議不肯隨俗浮沉周公官南禮部嘗疏請卹建文諸忠又疏請止內進言內臣一日不撤特一日有以裁抑之平今則不然黃衣有柄白簡無光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幾幾矣因廷臣而疑內臣無焉如張昇憲用而高弘圖之變終不可容矣金鉞之抗節初雖免究以他事中之矣也

孫肇興之直犯兇鋒而亦表及不可保矣又如王地用而魏呈淵以救胡良機處趙東職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邵用而曹文衡以互詰竟投朋矣王弘祖以禮數未周斥矣近有馮師孔之守義不屈亦爾機不測矣若夫李日輔之激直而處熊開元之慷慨直發而究竟亦處更未能指數矣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強半稿內侍之溫綸從此以任銀鍊臣子委棄天言厭以狗中貴之心臣將不知所極矣疏入降三級爵外用尋起員外雷公官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疏奏

許師范志完親兵槍棒內言連師當替因利代死
于有塔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機玉帶明珠雖作事
實撫鎮之四千部能盡有半作願指氣使之私人止
知情臣不知君父稱弟須德通于班聯君前臣名
慶豐禮大慶宗封疆濁亂天下風俗亂入上震怒
置志克于法賜周延儒自盡而忘者成統絕嗣日矣
宋幾國變南都議立以會以序應屬福王而東林諸
君子恐立議後勢必起怨欺書及挺擊移官諸禁且
諸王有賢名于是兩公與錢公謙益姜公曰廣等
徐時鼎身
王其謙獨馬士英阮大鍼擁戴福王王既立諸小
政雖宋米統鎮迎合馬阮意賄蔡日廣謀立陳藩制
李及周公雁列多扶命幸職發制都提問下詔獄制
史羅萬象王愬復繼之阮大鍼又特覲糾附公謂五
月初皇上正龍飛渡江日廣曾將門人雷鎮祥續詐
謂福王不可立當設法阻之不知所設何法可爲樂
心日廣尚不敢爲賈充而續詐公然欲爲成濟因逆
彌天宜立正西市亦得旨下獄嚴訊吏科林有本亦
言續詐不忠不孝宜早付決是時朝局大變日惟以

殺東林爲事會左良玉提兵東下欲清君側歸岳士
英十大罪內以誣陷公等爲言士英等懼且怒決意
殺公會上江警迫逐午夜傳旨賜令兩公自盡臨命
時互書先帝遺臣于腹乃白縊死兩公俱重名節政
聲氣生平以忠孝自矢而周公尤好引掖後進倡道
曲峯鹿溪之間天下翕然向風死之日士林悲之
論曰余向知金陵有二白已遊南都因題長卷獲文
孟新仲調昆仲習知其爲人文章意氣特出不尋常
乙酉間奸人修郤大獄已興時周雷兩先生方交頸
唇腹慷慨畢命而孟新兄弟以門徒像銀鑰在側
將不測設奸人猶遲數日得志則二白必成義士身
與平戶從黃尾之英靈以往矣孟新許示予兩先生
事實忽數年竟未緘寄茲見聞所及爲叙大星
如此嗚呼兩先生高風大節自千古又豈以許不
爲輕重哉

劉毅元傳

附趙士春

公名同升字晉卿號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進士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樞輔楊嗣昌奉情入罪公抗疏上言大畧云中國所以爲四華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爲之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大權夫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今皇上簡用嗣昌聖明或不得已而都門喧傳謂嗣昌接經在身姓名不解非若軍旅可以幽事行之也臣意嗣昌亦猶人子良心不泯心且哀痛劍也上告君父辭免輪屏庶幾善承聖意曲盡輿情何乃循例再疏服排到任後禮疏親垂之史冊萬世唾晉傳之遺像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之人如此夫臣自處如彼何以傳歷邇遐之長折服冠帶之倫哉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於嗣昌竊視其心失而智短也夫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侵鬼神賜之必有非恒之氣動乎四體殆則爲狂魄已先奪如

見其人卽欲有所用於天下而必不可有所用於天下明矣嗟乎嗣昌兼樞部以重輪屏之權借輪屏爲解龍節之漸既不可以爲臣又不可以爲子昔李隆基情人望頗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不實先極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侵已事之明證哉疏入降福是按察司知事南京立起翰林院侍講未赴國變後里居兵起城破被執不屈死之曰特與余建言者又有趙士春字前之常熟人下丑進士廷試第三人除編修亦上疏請拔名教龍龕才

龍臣楊嗣昌墨鐵范事簡入輪屏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革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令矢報中樞乃儼然服冊到任位于是數嗣昌之切無天倫日無讀書而忍心害理一至此也伏請聖祖上諭必先父母皇上親政首闢孝經在閭巷猶徵教以人倫登籍探可先客其掃妻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孝節也臣聞之朝

孝順之朝劉大夏傳親親切未嘗以家廟處之

極以六卿之職。歷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簡使嗣昌。果才司馬之堂。儘堪裁辦。何況紙上勳。蓋無救民生局中款。實坐傷國體。業於封疆。舞榭云。幾務可泰。將來幾務爲重。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操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資嗣昌之成功。又無以作清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之職。以維名教者。此也。然臣更有進者。我皇上軫念時艱。破格用人。率情起復。實錄人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爲天下未嘗無才。皆向來大臣不肖。實心講求之過也。今時事艱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戍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司農。則屯墾鼓鑄可覈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責之大寮之保舉。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常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綠綬之夫。宜勞王事。乎於是明着令甲。永禁舉。請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求。

敬禮野乘

卷二

天

三

本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流入並奉嚴旨。謝降。其正言論。一時多傳。兩云。論曰。昔明神廟時。張江陵奪情。而鄒忠介元標。趙文毅。用賢皆以建。言廷杖。謫官。史冊流傳。稱爲佳話。今以不解之人。欲神板而試之。以觀其成功。責其後効。是猶使無根之樹。發幹抽條。雖愚者知爲不可。况劉先生。生忠介之鄉。而趙太史。卽文毅之裔。宜其慷慨發陳。皆誦明道之言也。嗚呼。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觀于先生之死。國與之。死法其優劣。必有辨之者矣。

敬禮野乘

卷二

三

許給諫傳

公名國榮字允等號荆巖太倉人生而穎慧奮志苦
讀縱橫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與里中辨難雖名宿皆
屈服中天祐乙丑進士授太常寺博士行取爲工部
給事中入垣卽首策大寧事宜上爲首肯密封下部
至勅督臣張某樞臣梁某與同卿陳某直聲震動朝
野歲大旱上下詔求言公上疏陳時政五弊而最快
心者則請復驛通與罷厥衛二款其論驛通謂驛站
之設非止便皇華之絡繹通天下之血脉祖宗建養
康廣野樂
院所以養廢廢疾無告之人設驛站所以
龍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
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此可使由不可使知之妙
用也止須汰其冒濫足矣乃爾刻意裁削皇華之亭
氣象消索宛然冷廟廢寺一切遊手遊食之人忍饑
不過不得不舉而爲盜流寇蓮狀半此輩也節裁金
錢不足抵泥沙之擄殺掠屠戮特增耗耳後流寇倡
亂卒如其言其論厥衛謂厥衛之設原以訪機密非
以供羅織自逆璫欲徇天下之口倡爲此說居數無

奏贈禍至今皇上之所信在此而信以衆皇
即在此若巧宦客容易合何難曉事件爲薦章而正
人落難投未覓信事件爲薦章感福不在皇上而
爲此輩所竊矣臣謂事件果確不宜以間閭之小
而傷間閭之大智事件易誣奈何弄小人之使爾而
變大聖之聰明伏乞皇上憐然報罷蓋是時邇卒四
出擾肉民間道路矚目人莫敢言公獨自發其奸
有震悉起問公色不少變再疏復列其人與事以
天子壯之爲然敢者京國肅然稱神明卒以
權要倚鉛案林連坐公華職歸優游色養留意書史
而尤篤於憐才獎成比比尋起補應天府簡較陞知
事再遷掌醢署正典原卒里人請祀人鄉賢祠子煥
登順治丁亥進士
論曰古稱諫官爲殿上虎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期無愧於其官耳公自拜命黃門無一敢以緘默取
容秘山一出庶幾望爲霖雨而奄然以歿歲者猶有
焉

新樂侯劉公家傳

劉公名文炳字淇筠順天人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恩封新樂侯母杜太夫人姜王夫人弟左都督文燧右都督文焰女弟二長歸武清侯子李國瑞以子存善嗣進太夫人次婚恭順侯子吳希彬叔父少保繼祖叔母左夫人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闕賊李自成圍京師侯奉命守崇文門上召侯與都尉輩公承回中左門語秘不得聞十九日昧爽復召侯議調京營兵侯策馬馳至營營潰還報上問護衛軍侯填

太夫次之杜太夫人既登復下以二盆抵戶王夫人偕吳夫人先縊氣絕文焰將繼平推墮樓曰太夫人有命矣杜太夫人見季女繼乃自縊樓瓦忽震陰風飄起縊絕杜太夫人墜地復縊墮者數頭裂血浮漚六繼乃死是時李太夫人就繼亦墜地者數見母死以頭觸柱曰母不我待乎墜樓臂折齒半落稍避見一僕在旁曰若非乎取條脫付平曰附汝救吾登樓速舉火蓋九繼而後絕焉侯婦見樓焚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以見皇帝死冠服不得申湛朕免已憤與侯情小不可冠左右曰易不裂憤憤裂乃冠投井死初少保公繼祖與侯伯仲嘗愛坐井旁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死此城陷少保赴井歎曰吾平日戲言今死豈非天哉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左夫人先焚死文燧在外城馳百里至渾河內城陷人見闔門焚死撫膺痛哭曰夫乎文燧之不死以君與母在也太書一板置井欄曰左都督劉文燧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侯死年三十一門僕從死者凡四十二人同時敵賊死難者又有駙馬都尉驥承固

李洪圖大興人聞城破盡取所賜古玩書畫請物
 使公主殯官用黃繩縛子女數人平置前舉火焚死
 後自縊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于堂贈少
 師諡貞愍東宮侍衛周鏡大興人母妻一門俱自縊
 惠安伯張慶驤號鳳華永城人城陷盡散財物于親
 戚全家圍飲四面積薪閉戶共焚死贈太師諡忠武
 宣城伯衛時春人合門就縊死
 論曰勲戚之死多不可信蓋為襲爵地也況主其
 者為吾郡宗伯某乎黃金有盡青史無色矣若新
 侯諸公死最烈亦死最真平居朝士無不以科目
 勲戚卒之勲戚亦有遠勝科目者苟無諸公不幾寂
 寂千古耶

李州守傳

公名學旻字本仁號如雲江西臨川人也幼事伯父
 東明窮肝江性命之學問難相長伯深器重復遊湯
 公顯祖門與宗兄太虛先生號稱李氏雙壁中萬曆
 曆己酉舉人為都司李陳公首錄士陳念公貪婪思
 為奪火計里中有言訟者知之常挾重資乞公緩
 頰公不可走匿他所終陳公仕諱不及私陳公目為
 畏友其孤介絕塵如此三試春官中副車已就教煥
 江為祿養地報歸服除補饒陽饒故都朴少文公至
 則召諸生講學夜分不寐謂不究極身心性命微旨
 安能勤破富貴利欲關頭倡明絕業士風丕變非其
 道義一介不取未幾有薦博之憂乞歸諸士訴郡邑
 長憲留公不可能陽路公陞時秉鈐政特走使尼行
 謂當以木天和屬公愈不可尋提國子監學正故事
 無假中選官者蓋路公重公清修介節為之破格
 旋陞泰州知州泰有太學生陸某恃貴戚驕橫不
 法偵知公將守泰又性門方不畏強禦預計所以侮
 之一日來謁于板列游談數旬門者不能舉蓋中皆

黃白也。公大駭急却去。已得報。果守泰公。益警其
避任。卽首棄得陳。寓匿海盜狀。密與強幹判官魯某
定計親擒之。發地窖。雖仗無算。陳固饒于貴。多與陳
乞緩獄者。年所鱗集。公銖面持之。益不可撓。陳卒服
法。其他與學校恤民生。正風俗。錫嘉究善政。累上華
道。路秋呼而榮貴。頗側目。是時淮撫蘇公。故常視學
江右。拔公于諸生中。及相臨。屬不過一刺。蘇公怪之。
會揚守劉公。鐸以竹瑯雅。忌者微羅織。公人爲公
危。公怡然不動也。尋降。荆西都司斷事。瑯被稱證。遂
成禍。竟夷。公去。荆西都司斷事。瑯被稱證。遂
今未赴。再改漢川。時寇氛日熾。荆襄騷亂。距漢川僅
再宿所在。鼠竄。公激厲士民。人有固志。邑雖無城。而
守禦具備。幸不及難。卽決計議築城。會病亟。請歸。後
數年城成。卒特以無恐。公湛心理道。持已訓人。必以
慎獨躬行爲本。爲制舉義方。止正始。當是時。明末文
習久列。多離經竊子。懷偽詐真。識者有蛙聲紫閣之
恨。公獨振揚經傳。務爲鴻文大章。獎引後進。指授家
學。以故長公來泰。其聲起爲海內所矚目。乃其教
本正說明。道不滯。歷刊。故自長公通籍。以迄立朝。數

歷中外。越十餘年。清風惠政。所至尸祝。蓋養志然也。
公內行醇儻。自阜比談經。至遂初樂志。始終心跡。無
間。里閭中。嘆爲德門人瑞。志慷慨。不佞然。諸人之
急。如救焚拯溺。居恒和易。接物坐人春風。比于王彥
方。規言矩行。而所畧見于施設。又盤錯咸宜。張弛合
度。良由其治心養氣之功。漸陶家訓。淵源有自也。江
南湖廣。皆祀名宦。督學李公。採輿論。祀鄉賢祠。子來
泰。登順治壬辰進士。博雅廉能。將有公望。由禮部督
學江南。歷任蘇松參政。孫士。諸生有文名。
家。祖。昇。東。六。卷。二。論曰。昔人稱經師非難。人師爲難。先生懲末造風靡。
講學論道。以闡發其性命之理于閭閻。濂洛稱功臣
矣。乃其鴻猷大畧。又何過人遠也。當潢池瞋目作亂。
彈丸勢幾立糜。先生籌畫保禦。安于覆盂。豈輕經談
經家所優哉。昔樂安曾公。浮吾少。與尚書董裕同硯。
董究心經濟。曾究心理學。蓋或謂曾曰。天下事何
可預料。必道理爛熟于胸中。方能臨時應變。否則志
大才疎。謂之無本。董深佩服。誰謂理學經濟二者不
相兼哉。先生一代大儒。膏米施。以其積學。諭之于

○○大○公○親○科○分○德○克○振○其○家○聲○天○道○無○親○尊○與○
善人其在是与

尚書張公傳

公諱有譽號靜涵江陰人代有盛德父履正仕廣信太守公中萬曆己未榜壬戌殿試賜進士除南戶部主事晉郎中崇禎初擢知饒州府陞副使督糧江西十年舉卓異遷參政治漕七省旋丁父艱起補兵備順慶十五年按察四川大計舉天下廉能第一明年內轉應天府丞移南戶部督倉侍郎十七年陞吏部左侍郎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開變歸里越二十五年卒其在戶書則革冗官裁雜費平關政惠商人而饒州江右善政不可枚舉及督漕七省火賊橫之橫爲從前所未有又却謝薦銀數千金時以爲僞錄星花一見而司泉歸道歷去存留四萬餘金太半鄭三俊疏薦撫撫妙選上記公名于御屏且語侍臣曰張某是第一清官其見知於當宁如此南中御極召對各官時勲臣朱國弼力爭漕運提兵不可罷公不與辨惟歷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固所一語不能對賴赤而已尋以尙書周堪廢久不到任傳旨陞公識者恐啓內旨之漸謂宜會撫得旨允行然是時

鎮時餉急如星火外辦不敷雖金乏術請事一無可爲矣五月太兵南下公入武康山中未嘗一問家事不近酒肉不調官府不入郡邑不與宴會往來諸山名宿間爲轡起師入室弟子奉部晏微暨卧不起凡地方利弊悉爲當道直陳濟人利物補衣蔬食所居敝廬不蔽風雨過者莫知其爲世宦也歿之日始入罷市趨近流涕盡盛德感人如此公秉性素孝而養南宮以念父馳歸不俟榜放則廣信公已病不起待父喪卽精其技及父歿爲之毀梓至待兄弟友處夫婦篤厚視從子諸孫不異一體生平能以貧下賤以賢下愚以孝下親未嘗有疾言厲色嘗過錫山爲無賴子某誚許公不與校然又非委隨柔順者比當殯時巡鹽某建瑯祠公獨不在拜揖及宜典相再拜收採人望邀公一見不可得其守身不苟如此所著有孝經行義督漕議家約金剛經心經解奏議文集若干卷行世于光緒舉進士官中書積學篤行師表人倫世德殆未艾云

論曰公經濟才也居戶部督漕斯處脂不樂理終

禁所至立勅情以時縣不克有爲國亡身隱可云天地間完人矣而或以未能殉國爲辭嗟乎昔孔子于微箕比干或去或奴或死孟子于夷尹柳下或蒞或任或和而總以一言概之曰仁國無所爲優劣也論世者其亦知所折衷矣

丁清惠傳

公諱貞字禮原號敬宇晚號改亭浙江嘉善人也中隆慶五年進士除句容知縣入爲山東道御史告歸復補江西道未任萬曆二十六年召爲南大理寺丞歷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揀江兼管巡江四十年陞北工部左侍郎未赴仍陞南工部尚書天啟元年晉太子少保致仕八十九十三賜存問晉階光祿大夫年九十一卒于家贈太子太保廕子予祭葬謚清惠公自少時卽以斯道斯民爲已任覃精性學甫釋褐卽請告往來山陰若王龍谿唐一庵先生間窺切大事絕無仕進意有勸駕者輒舉羅文恭登第家居謝之久之學成奉父命乃出仕其治句容也廉明簡易不事鉤索而至誠燭物窮鄉僻壤田籍畜牧周知其數至簿書出納辨析徵課吏悉爲神莫敢欺罔旬民素苦賦役公爲清覈定制繁者除重者減虛者核每里止留糧長一人收兌餘悉遣歸農嚴盡飛詔清出未收田一千餘畝除去已放丁一千餘口又劑官民之則歲汰羨俟米七

千餘石力行條鞭法設義倉儲穀脩廩邑有金花庵尼徒甚衆每春遊時男女潤雜公立毀之而分遣其徒衆復建奉律亭于茅山嚴禁婦女上山勒行鄉約俗爲丕變他若革清禁差提潞河渠勸農桑善政累累不可枚舉有寧國諸生吳仕期嘗擬上江陵相牽請書會京師有投匿名帖者南北大索不得緣江某迎內意趣會巡撫胡公具題公力爲仕期白冤胡遂止後江陵敗某俱戍而胡公得免德公不置口海忠介時提南憲極重公筮仕七年不謝薦舉西陵頑野乘

除小盡陋規以及上江二邑坊廂貪酷苦役更軫念撫甲破家南人積困銳意整剔定三等九則之法令各輸錢投標僱募替役民兄歡若更生又濬浦口斷腰河以利涉疏上新河屯船塢以便泊廣京口外塢以通漕復鎮江西門石橋勒瓜步船禁以救溺疏朱家巷濫泥漢河以溉田治南北四百里孔道斃石蔣榆櫛以便行旅劉天緒者中都賣菜傭也以募緣詭稱無爲教臣惑人爲邏卒所訐當事者張大入告居咄嗟定變功命南法司窮治或言逆不可縱公謂事盡在我輕重禍福一身當之照妖言律上開止礮渠魁二人斬五人餘俱戍遣有差又有曹大建等二十餘人爲仇家中傷誣以謀逆公爲露章請釋曹發疏日有鵠飛集冠上鹿去復來頃忽御筆而去見者異之其兼攝留樞也以五十一衛世職赴北替襲多爾濟不得官甚有老死窮途者特請就南勒結類奏得肯允行其晉陞工部也尤轉節爲務旋擢獎賈開寶源文思二所鼓鑄有法經營孝履自嚴廡樓門以及菜房牲廚庀材鳩工靡不堅美又念都城形勝在迤

風交流自積漸侵佔河身益湮遇霖雨輒漲溺衝
乃首濬大河以及支河計四千正百餘丈凡豪右竊
鋸悉力爲清理至若完浦子口城修方正學何工部
祠勘蘆洲歲課清棕漆園額租建石城武定過軍上
方諸橋治城內外街道事事具舉當公初授司空謝
恩疏云俯竭竹頭木屑之技仰酬造簪隨履之恩至
是拮据鳩屏人服其靖獻不欺云凡十二疏始得子
告江南士民建祠祝公者凡九所公爲人正直忠厚
衆介端凝小有異徵年十四時常行野遇雨愁一村

藏書野乘 卷三

舍有病疫者正昏愊忽驚叫察院來病隨愈及公薨
至濟上買舟舟子先一夕夢有人喚接工部大堂已
復甦又夢如之自爲諸生至爲大臣食無重味一飯
冠戴至四十年不易所居破室以木支撐惟好施子
不倦朱世故素封遇里巷有疾苦不啻己饑已溺
割腴田百畝以贖學宮貧士凡饑施米寒施布死施
棺邑人倚爲二天歲大祲前後四賑所活人數萬計
奉旨晉階建坊公再四辭免一日有疾夢入地府見
有冥人揖曰此非公所宜來至遣士卒導還及門會

家人飲其使且有病少過病愈公嘗以語人謂因果
不爽公性孝友對人輒稱述先德嘗言初爲令時父
教之曰若爲民父母不必徵舉精神惟五六月間着
瓜皮帽者稱賢乃其賢耳瓜皮帽者謂藍綠色如瓜
蓋鄉里鄉民也公終其身守訓勿忘事兄如父撫臣
如子潛心講學至老彌篤家居以未得一睹闕里爲
恨忽買小舟携僕渡江拜謁孔林自稱八十八老
生將以遺統身任時公年已耄跋涉三千里往返
閱月遠近傳爲奇事前後歷仕市南中志固不欲他

藏書野乘 卷三

曾行取入都江陵稱其治績公慨然江陵問故公曰
門生以何容猶有未了事欲復任幾年又嘗與李及
節言孟子云歷年多施澤于民久我久在南貨謂
際非恒愈自勉屬絕無北京人夢想蓋其平日以
以濟時行道爲念千富貴利達而如也公卒以崇禎
癸酉十一月卒之日南漸數百里內人皆爲位以哭
嘉善士民詣祠特祭十三鐘鏞皆官生成偶僮不
有才有才蓋萬行君子也諸孫毓淦淦等以文

論曰丁先生固學問人也惟其學問發爲其氣節真
起漢歷仕南中三十餘年迄今兒童婦女無不知有
丁尚書者顧公豈以尚書重哉由其實心任事視國
如家以故澤在生民功存廟社雖壽不及百年而名
實垂千禩公不下矣

卷三

張尚書傳

公名捷號赤涵丹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山陰
知縣以廉能著泰昌元年擢河南道御史上疏言自
門戶之變時上切冲瑣禍禍未裂公疏獨有發之中
言聖情稍愷安知非倒持太阿之漸內提時出安知
非口銜天憲之端時論多歸之他如請行折納以清
諸費請卹遠人以結民心請并撤守以救危疆核出
入以杜奸細寔實罰以厲士氣蒐武健以壯軍威精
器械以制全勝修海置以護運道調守今以儲備
添重兵以防西虜整京營以固根本皆經濟之言四
年出爲陝西副使致仕五年起補福建道御史陞太
僕寺少卿閏嘉慶之七年二月吏部以推陞疏上內
旨以公爲李應昇私友命削職爲民崇禎三年起陞
大理寺少卿尋陞右副都御史四年陞吏部右侍郎
六年轉左七年八月甲戌上召對謝吏部尚書是用
人之人須得天下第一等才臣因命諸臣各舉所知
公舉南京都御史唐世濟及前兵部尚書呂純如於
之科道盧象龍張三漢等並許以純如爲案中人不可

可用公再言純如之才且曰用純如不效願與同罪
上曰衆中人不必用入年二月以私書事牽累削職
十七年八月馬士英薦起原官尋陞吏部尚書公雅
意澄清而是時部務皆馬阮一手摧定以故不得行
其志疏陳時政洒洒千言會通政使楊維垣上疏極
言三朝門戶事并薦廢銅諸臣未及行而羽書御至
大兵渡江南京大震弘光於五月出奔趙之龍蔡士
琛等降公遇奕琛歸以隨駕守城二策爲言衆不可
趨出走難鳴山寺其僕勸歸丹陽不可是夜爲戶部
啓疏野乘 卷三

論曰公居鄉孝友清純人無間言及其登朝特謀一
以捐朋黨化異同爲主切中肯綮脫維再起終不獲
得行其志其幾也大兵入城搜其寓中自圖史外無
一他物即此可以概公之生平矣特以門戶不合爲
論機生然其胸襟最早懷就義大節炳然足登
來之口所得掩藏

何靜謀傳

公名楷字玄子號黃如鎮海人中天啓五年進士除
戶部王事奉勅督理計暨鈔關有廉龍聲公餘則進
諸生講學論文月有課季有考上類翁宗若有小題
百義家結戶誦甲戌考通刑科給事中進工科右轉
兵科左陞工科都給事中封事屢上爲高攀龍請給
詔命有疏爲左光斗請賜諡典有疏爲惠世揚請
用有疏時方內道四出舉朝愛之工部郎方夏言
內臣豈不忠勳何必總總過計公疏駁其通內呈
降級去丁丑夏四月己酉薨感去月僅七入寸至
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薨感退至尾初度
入星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月食五星史不絕書
災祥之致不一歷舉往事爲証公疏糾之謂古人謂
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愛感誠欲措刑莫如石
經誠欲右禮莫如省刑今愛書之蹟極矣部司議省
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復舉崇誰復過而問
爲嗣昌接續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欽聖者欲借
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

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存儲備以伸不敗
 用兵之說也。附會譏巧。矯誣實甚。蓋先是嗣昌因講
 建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
 星以爲可化災爲祥。冀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
 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部人始立
 呼韓邪單于內附。則興明年無與。永平六年。少府隆
 就于豈生自殺。陵卿侯梁相坐誅。諺下獄。叙而阿
 遂。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
 之謬也。既而嗣昌等情入閣。奉旨素服齋戒。

紀大慶暨頒詔傳制諸大典不與。朝議召見。如常儀
 隨班。而嗣昌儼然吉服到任。時母服方五閱月。公上
 疏劾其忘親不孝。上切責之。降三級。調用補國子監
 監丞。稍遷禮部郎中。告歸。乙酉。以國學王鐸薦。卽家
 特起戶部右侍郎。兼工部左侍郎。管鼓鑄。福建按察
 使都御史。與鄭芝龍不合。罷去。中途遇盜。截其耳。人
 以爲芝龍所使。旣而公歿于福清。路振飛嘗有詩云。
 福清嶺外何玄子。長聚江邊熊兩股。蓋咏二公殉難
 處也。

翰曰。先生文品。卓越海內。及在諫垣。劾內閣科擢貴
 與漳浦同遭僇謫。何其直節。峻峻也。晚遭滄桑。流離
 海外。卒之以身殉國。亦可哀也已。

修讀野乘

卷三

金王五秀才傳

金公名鏞，大興人。兵部主事鉉之弟也。儻於庠，聲名籍甚。方鏞赴難，別母時，熟視公曰：「吾耿耿不能無憂者，此耳。」往賊破州縣，多餽名士以結人心。弟固才，又貧，時譽恐不免。奈何弟其勉之。公曰：「兄能死，忠弟獨不能死義耶？」第行無煩言。及母章氏赴井，公即欲隨母行。以兄妾王氏先下，不可。男女無別方謀，自經為人救止。公仰天號曰：「母兄往矣，吾何獨生不記臨行語耶？」後賊果以攻事，首索公名。公曰：「吾從母兄地下。」遂矣。亟投入井死。而金壇諸生王明、顧托言往雲陽，荆氏探親自沉於河。衣帶間有字云：「欲自盡於家，恐為妻子勸阻，故假違行投水。」丹陽諸生王介休、開京師變，不食七日死。蕪湖諸生某，姓氏不詳，兄弟相對痛哭，戴儒冠，服青衫，携手入江死。大興諸生申湛狀故名士，新樂侯劉文炳從學有年，文炳臨難，托以瀟國大夫。公引至家，令執炊爨，下為細人告發。賊腹公拷掠備至，終不言賊怒，乃置公于木杙上，壓以礮石五體墜地。公故肥碩，腹大如斗，七竅流血，腦髓俱

虞山野乘

卷三

太

二

蜀以死終，不言劉所在。劉後以疾終。近曰：「科日俱以賄升，士氣沮抑極矣，而猶有懷報國如諸君者，豈祖宗之德澤尚未泯耶？」至申君之死，雖非君臣之義，然以賓主師生之誼，倘受慘毒，死不言若托孤寄命，大節不奪，又當何如也。

計泰政傳

公諱元勛字冠五號明葵，嘉善人。幼而魁異，祖南靖公以元宗期之及長，博洽羣書，爲文得周秦風格，詩擬晉魏書法，類鍾太傅一流。遂知名，顧試童子，輒不利，家益落。萬曆乙酉年二十六，始以第一應，留士人省闈，再試補，領戊子中乙榜，從遊日，益衆。丙午登進士，未成進士年四十八矣。或勸就館試公以夏，增創志宜諸公皆起縣令，爲朝廷柱石，清華非所，部之餘龍溪知縣一時善政如緩催科息忿爭，猶

民災延燒及解公趨拜之遂藏入以比劉景升益務簡遠不通私請尋歸省丁父艱服闋還考功賦陞濟南道濟湖飯已極公極意撫綏民氣大振南冊伯造吏覲金杖而還之民有畜牛生麟者白璧章赤光耀遠近墮地吼踴遂死會三司官署賀表公慨然獨揖曰麟須生乃佳拂衣出卽杜門稱疾不署各捐請骸骨歸里撫按回留之不聽時楊左道皆公所格，據相善魏公大中尤里中石交皆殉節故公爲堂焚其室竹簾深處郡縣不通一竿願嘗書於堂粉我心田留這年戲種讓入頭地首許多撲面風波日屏居書室誦老莊數章以自遣云政時年七十四所著有拙圃集行世邑人請祀鄉賢祠而濟南龍溪等處俱爲建祠奉祀孫吾爲名諸生訂文王致海內稱之

論曰公始終可謂一完節人也年垂艾博一第榮賤進者處之將昌黎所云仰首嚙號以所得當於人者或幾幾不免矣公自爲今時卽耿介自公歷中外不更所守痛逆奄之害而遂抗志長生

唐保處以老也。時時有與其楊魏。有下其并同歸者矣。

歐陽野乘

卷三

三

李襄城傳

李公名國禎。號兆瑞。豐城人。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於京。管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及商議倖。增給不貨。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銳藥甚多。而乞上御營營額。上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加太子太保。賊寇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綢繆。三月十六日。公匹馬入殿。汗雨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日。城破。二十一日。解見賊。願觸死。苦爭三大事。一爭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爭先帝富葬以君禮。一爭太子諸王不可誅滅。宜待以花朱之禮。再四哀切。賊從之。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為帝后發喪。葬于田貴妃陵。圖送葬止。公一人送畢。自縊死。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論曰襄城職任京營失守不爲無罪然他人止辦死惟公力爭三大事送葬而經洵死節之第一人也

衛忠襄傳

公名景瑋字仲玉號希賢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曹楚卿救工曹靖科元朝論稱之遷按真定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陋規時樞臣楊嗣昌議加勦餉公上疏言不可弗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璈疏劾首輔溫體仁上怒下二人部獄公爲訟寃會召對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以作敢言之氣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書丞大理丞少卿壬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迎撫大同裁筑了鐫火器張家宗聲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吉告急公起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恃兩端不行寧武陷遇吉死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地官顧威正爲誌其墓南京贈公兵部尚書諡忠毅

論曰公有老母可無死又賊方陽墓公名不忍加害
更○可○無○死○而○公○傾○持○義○堅○決○從○容○自○裁○可○謂○得○正○不
異○兄○全○所○受○者○矣○諱○公○死○不○得○已○哉

王布政傳

公名象晉字子進號康宇新城人貴州參議忠勤公
重光孫戶部侍郎見昨公之恒子少師象宇公象
弟也生而重厚岐嶷不凡中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親疾卽乞歸養父喪哀毀之誠幾於死孝服闋授中
書舍人嘗考選擬轉科道而少師以撫督召學兵部
欲暫假以便公公不可卽具文引選改禮部使制
事爲雲人所忌中以考功法降江西按察司知
府行人司副遷儀制司員外郎尼惠王之國附
遷揚州兵備副使以廉能著邇州亂民之變公夜
在定之率旨設司道一員督趙松等府糧儲以公
參政任之復定吳江漕卒之亂四還皆完會有中
衛命督漕公不爲禮以法中公得降敘士論壯之
河南按察司王府宗室多奸訟連及者輒敗公公
具証白兩院一切寢之得全者數百家遷浙江右
政使左衛統公永濟入覲微解不及頓下獄公聞卽
以署印日僕到錢根代姚公起解釋復任而自
憂佐國家之後日兵二三野老饒新鄉園對花木

其鄧祭酒人瑞者數十年年九十三卒鄉人私謚康節先生公為人恭儉和易內行淳篤平生亦未嘗借門戶以報復入門無邪僻之氣室靜華麗之僕其剛強嫉惡志潔秋霜而忘心御物譽流冬日雖濟大老聲志弗衰嗜味如常延接固倦俾聆其粹者如坐春風觀化之夕肅然委貌似有待於道者公自作詩謠有曰子性謹飭予心柔懦不敢受人不忍害物也德長或在於此所著有剪桐載筆念祖約言等及蘇澤芳譜二十八卷行世子與微以解史孤節易有傳孫士祿壬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士祿乙未進士官揚州府推官俱以廉明著稱
 論曰吾觀方伯先生立朝居鄉之概正已出政之端委辦幾科覽登大臺百年以還目所希觀是固天下才德之大聚全端矣然而猶有憾焉北山大夫豈不位而從外事其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以爲不得人衆風議無救周衰召公豈不耆考及其致政周公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以爲老成在野則其

蘇澤芳譜

卷三

三

三

勞不虛由此而觀使天欲大用公則必使先
 十年○長○勝○均○衡○五○十○年○後○復○如○此○則○可○以○大
 前○天○下○而○一○書○不○信○然○而○若○銅○衣
 桑○隲○勝○是○最○助○筆○正○未○可○量○如○先○生○者○不○可
 謂○非○國○之○老○老○邦○之○瑞○士○世○之○幸○人○天○之○君○子○也
 歟休矣

王太僕傳

公諱追，字執之，號逸求，湖廣黃岡人。曾祖濟，追祖廷瞻，官至刑部尚書。公生而魁梧不凡。工制舉義，兼詩歌古文詞，爲學憲鄒公迪光所首拔。尚書薨，母袁久逝，事繼母郭氏以孝聞。一時巨公皆與之遊，雅相契。善好客，喜施予，遺產且盡。益下惟攻苦自辛。卯癸卯丙午三中副車，而卒不第。公慨然曰：「此何爲者？」未幾去，襲廬初任中軍都督府斷事，別舉察也。古賢經濟期于有用而已，何必甲乙榜乃爲通顯乎？未幾去，襲廬初任中軍都督府斷事，別舉察也。異蹟辛巳轉南京左府經歷，丙辰轉南京戶部屬司員外郎。丁巳，請告家居。天啓辛酉，起南京浙江司郎中。冬陞貴州安順府知府。奢蘭之亂，嚴圍將一城，有勸公緩行者，公以靈場孔亟，責田募壯士以行。至則安順已陷，都御史王三善以公署平越府，公不應。月轉米芻七十萬，又署平壩兵備，副使督填土步，數十近萬人討安酋。自普安到清河，口十七國皆捷。斬首前後二十萬有零。亡何而公以勞瘁病，上曰：「事就，諸君得毋有所恨乎？」公曰：「不負國，不負知己，遂死。」

語不及他卒贈太僕卿

論曰：公生平大業在封疆學問，在兵食至性，聞君父而其處鄉仁惠與朋親急風誼施不望報內行表表尤可尚也。豈僅以死勤事者哉？

啓願野乘

卷三

三

施副使傳

公名元徽字泰先號曠如無錫人少英異篤志好學落筆驚動長老中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時祖大僕卿勵巷公屆大薨同里修爲盛事授台州府推官多著政務病天啓三年補京衛武學教授丁外艱服闋除南京國子監助教崇禎元年懷宗登極公實上書五事首爲劉公宗周文公震孟許公譽卿姚公希孟趙公以偉葉公茂才條公大略請起用又爲高公攀龍觀公大中請誡請卹并列南北王考侍讀孫之振等陳具慶張士範南北督學御史曹公陳休泰等諸媚逆狀切直問忌雷廷時魏璫雖誅邪氛尚熾其私人猶布九列莫得陰陽反覆變亂是非而公以閒曹散秩於朝廷無特知於內外無聲援侃侃杆彈不畏強要或以是爲公危公視之夷然也尋奉俞旨是年移刑部王事旋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會都城警兼攝督捕詰奸究刑暴亂釐下肅清上嘉其勞詔加服俸賞銀幣歲餘遷武選司郎中矢公矢慎旋狀以澄清爲已任六年出爲湖廣下江防道兵備

副使時賊氛充斥全楚震動公疾驅至麻城繕甲兵儲芻糗躬履行間指授方畧擒虎頭關巨寇以絕賊援賊知有備由是退走蜀再丁內艱十五年起福建福興泉道副使而閩中賊復亂肆掠興泉漳福間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仙邑四郡並進斬賊無算故軍行七日而凱旋雖萊公之決濯詞武修之討潮湘亦不是過旋以責表入都爲董心葵誣累事得白敘平寇功復職而聞賊之禍作矣公潔身匿影全節南歸靜坐一室持齋學佛徜徉於清泉白石間垂三十年以老公體順廣類儀容峻整而內行淳至事父母孝先意承志愛慕逾于孺子遭大故哀毀倍常每當忌辰補衣蔬食終身如一日朔望必躬詣先祠春秋必親掃祖墓雖跡老耄胛背惟諱閭閻之內相敬如賓五十斷絃曾無二御少遊高忠憲之門忠憲許以攜荷斯道及忠憲歿聞難貽書決別者同邑三人蓋公與華公鳳超王公忠綢皆同志也見姚文平居易子若孫惟安貧守分又曰凡事要高人一着卽是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按諸聖賢之道無當其得乎

研理究學之功如此言坊行表褒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肅然如出衣袂中兩舉郡已飲賔蓋有道君子也公卒以壬子閏七月得年七十有八崇祀道南祠于瑞魯開戶隱居有父風孫熙中康熙庚子舉人點

蕭皆諸生有文名

論曰予生也晚不及見東林之盛顧高劉薛遺風餘韵父老猶傳說之數十年來人艷廬仕俗趨流儔而先正風流逸狀不可以復作士大夫不知講學爲何事改頭易面干進求榮比比皆是如先生始終一節

李蕭野乘

卷三

猶有隆萬盛世之風焉在一鄉豈可多得而在斯世又曷可少乎語有之昔我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又有之蓋棺論定詎不信夫

唐七公黃衫者傳

唐七公者嶺南戰士也常有功爲所部撰去昭以文法幾死行經黃坂山邱孤寂夜雪如晝七公醉拔劍舞却坐歎息有客黃衫者自外至因言吏劒健可得縱橫矣七公曰吾劍不足道吾挽強連矢無不洞貫也復長吁久之不能寐黃衫者亦不寢且各就道七公望黃衫行疾異常數步無所見始心疑之又行數十里聞傍徑積葉聲騰狀黃衫已復學緩行與七公邂逅徐口察吏爲人富有不得於中者吾夜中不覺緣有他事今事畢矣七公嗟歎良久曰嗟夫少年黎人之難奉明詔徵捕吾得未報從將軍東斬首虜復兩皆不敢一望獄吏也黃衫默弗荅七公復曰戰者河時將軍危殆吾載指勵死士夜入不測斃其渠帥子火脫將軍死今朕去將軍反不吾生嗟夫少年與吾同功者十三人皆無罪死久矣誠若是他日誰爲天子出死力者黃衫沉吟若不勝又行數里路岐黃衫曰吏曷遣七公曰吾欲西耳黃衫曰今別吏願得負吏與前十三人者姓名七公曰止止吾息矣豈義

望見終且少年安用知之黃衫怒曰身奚爲爲吏矣
 吏與人同難而不與人同歟非壯士也七公固爲言
 某某卽別去然心益疑一日獨宿忽聞床頭聲狀有
 聲燭之一草囊墜地正前將軍之首也七公曰噫
 矣吾不可愛歟以負長者義卽攜其首慷慨述其事
 于官卒歾獄中
 論曰荆卿匕首與博浪之椎何異狀子房高義天地
 震動而卿僅利刺客則以受燕太子之賜與子房
 韓報仇耳耳黃衫之于將軍及七公何仇何德豈非
 刺客之有心者乎至於七公仇數身還可以無歟
 顧曰公以明黃衫之義其事益難矣誰謂當今之世無
 古押衙其人哉

星秀才傳 附妻胡氏
 公名德毅字士遠靖江人配項氏新安藍田女也公
 少英異嗜讀書喜古書畫中年益好飲嘗語人曰
 晉處士以酒全其天真不爲世味所味時日肯酒如
 微進喪明邑人惜之曰幸矣吾喪明天下事吾無矣
 矣好酒自若甲申聞都門大故輒弗候慨然坐若不
 欲生項慰曰君向言喪明無責今何遽乃爾公厲聲
 曰吾雖瞽目亦警心乎汝婦人不足語大義項唯唯
 若爾公錯愕無識者公乃提項手露色曰汝
 兄且奚若項曰君既失明我當撫之然但覺
 願者必非定局姑俟之當自有死所耳乙酉兵至邑
 人咸驚遁子姪親隣數輩亟請曰當期公與母行
 則創且及公固辭去會次子已被戮三子尚存
 牀下長子又先期出皆不問閉門推鐸香北窗拜
 公令項盡焚所藏書籍及圖書曰是有義名姓在
 焉之去勿爲人所辱時門外馬嘶人噪聲益急項乃
 從容白公曰妾當先君死但夫既失明繫縛紛然
 將虞未便妾請左右于君使君瞑目但君既失明

實難維繫姑我待旋當挽君手而行也公曰善於是
扶公自經候其喉舌吐聲絕遂挽公手亦自經相向
而亡後二日兵聲少定人為故鍵視之尚挽手懸于
梁顏色含笑如生即蓋棺時猶挽手不可解靖江學
博孫新和傳其事

論曰嗚呼毋公所謂婦人公母所謂失明人也阿區
先生本傳之論如此其含意無窮矣謂婦人不當以
婦人目之謂失明人不當以失明人目之至公之言
曰吾雖盲目豈瞽心乎莊後斯語今天下直瞽心世
日月爭光而項夫人亦就揖如我稱烈丈夫矣

黃孝廉傳

公名文旦字赤千改字敬淪湖廣孝感人為南昌山
谷後裔祖用中令藍田有廉能聲父雲從從楚以爲
德飲鄉大賓公幼奇穎十餘齡與弟文星讀象山陽
明書轍有省朝夕相講解如成人見者比之趙大淵
兄弟年十八刻夜行集問世楚左轄杜公詩深爲嘆
賞特延見置上座一如顧公東橋解帶贈張文忠公
題海內名士若易職侯陳大士楊維斗文千于吳
虎威推重之稱公兄弟爲雙璧崇禎丙子同北正
舉于鄉海內推二黃墨義冠天下丁丑下第著二南
箋義關脩身齊家之道值流寇僭處斬黃公徙居
陽與李公昌祚訂生平交嗣孝感城陷而公一門無
恙人以爲知先幾云公痛冠紅禍且不測辭以慰
關不果草測時存稿十篇稍傳妻東張公采林福莊
香北拜出入置懷袖不忍釋爲出南郭子註梓行南
郭子張公別號也癸未三赴公車秋七月宿邸舍
瑞皇帝服袞齊召至一橋邊旁二小童俱衰衣論
國事急遽不成感驚駭復不第甲申國變往來吳楚

而講學前道會報公米起禮部疏薦公侍經總公題
 書力止者乙酉葬應二十四篇丙戌移家侍父居上
 昌偕弟文星文運講學益力丁亥冬親乾象有慮也
 謝諸弟曰江以右當有大厄吾且歸楚修故居迎吾
 父也戊子春兵亂果作公著法曉進雙鉤懸腕握拳
 遽爪爲一特珍重開戶訓子自郡縣以上數訪問不
 得識其面先是與陳深陽定交漢上上下古今大家
 消先輩時義無不旗鼓相當及深陽聚均屬楚楚方
 使使者教致請以病廢歸學院與合肥以書
 云林宗通隱薄遊太學極其窮至老歸公先
 受之乙未要忠肅公善陵黃書自度不瘳力瘳
 萬言藏之家名譽噴噴易贊前數日家人見一僧
 露立千床側夜帷視之公應正道也未幾端坐而逝
 戒作佛事州里紳士咸矢于夢鄉學者私益曰文
 先生所著藏家老學文集二十卷于惺惺文名
 論曰國家設制科垂三百年當社稷丘墟諸臣率制
 馬兔而走豈可謂國有人哉夫朝廷取士何與舉
 之益而加諸高才博古者之上二則有說雖欲

以君父子敵勢將安能以孝廉之久而不得一第以
 死可嘆也孝廉有弟子咸與予交甚篤給知其博學
 著書爲士林翕宗黃氏家聲于是乎不墜矣

左侍郎 附陳用樞等

公名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除韓城知縣有廉聲時流寇屢蹂境內公設兵擊却之推闡中保障功第一行取爲戶科給事中陞刑科右吏科左奉勅察覈南京兵餉未復命而北變弘光立陞太常寺少卿樞密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撤寧等處會丁母憂而朝議遣大臣使壯營先帝山陵并議割地宸弊公自請壯行因得葬母九之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壯聯

卷三

三

河而戰而後能抵河而守必能抵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此一定之理勢也又云先帝殉難臣少歸諍臣少也遠如河壯之地雖在遠而勿忘直如汲黯之流雖逆耳而莫棄時以爲名言行次德州傳旨赴京朝見洪範謂公欲全國以全身非局勝不可獨公與用樞會不然之十月朔至張家灣公欲先謁後見王不許乃還祭先帝后于十二日入京謁鴻臚寺內院剛林至責江南不應擁立又詰先帝遺難何無一兵相加公抗詞辨對奉命戶部

卷三

三

關東軍務資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保左都督陳洪範及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樞等公題行疏言渡河而壯生死未知願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望陛下時時以天下爲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爲心雖高皇帝之松楸而卽念成祖列宗之陵園現有秦難之痛撫江上之黎氓而卽念河北山東之赤子恐有社之羞臣更望皇上命諸臣時時以豐額士馬爲初以臣此行爲必成卽成矣勿以兼成爲可恃也

官取銀幣去獨國書不授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子于寺堂哭奠之二十七日抵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壯去而獨會洪範南還公至改禁太醫院不通出入欲授官公不從凡七月江南下公勸吳晉必死然攝政王無意之也會中軍艾大還傳海有罪公杖之大還自經死潘恐爲蜚語聞及令下公太呼不可而用樞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執亦皆呼不可遂執下獄重鍊三匝七日不食執見殿前公麻衣

對仇仇惟求速死用極亦嘆血誠王命拔出斬之
後遣諸臣再四諭降公終不屈將刑口占絕命詞云
嗟折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令經清難
盡蕩作寒烟總不磨遂南向叩首與五人同見殺時
爲閏六月十九日門人玄然記其事而給事中某爲
誦卹于朝

○白朗朝以奉使死者王忠文祿吳忠節雲與左公

卷三

聖

二

而三耳公至性忠孝慷慨義烈論者比于宋之信
且與日月爭光若陳賡畫駿早羽諸人更難王游
四人官甚微而俱死國則又曩者信國之所希遊

歐陽野乘二集卷四

梁銘鄒 清流精雨蔡

鄭大尹傳

公名夢眉字晉瞻金谿人中天啟辛酉鄉試庚辰特
 用授四川南部知縣距撫州原籍四千餘里挈其家
 室偕行以免內顧會楚蜀弄兵河山阻絕聞問不
 暇幸自成化嗣後常遣僞官起任公知事不可為
 華普壁曰逆徒指虐稱周武我志何難效首陽餓
 旅魂歸路斷此中猶有懷桐柳投管自縊母妻子
 皆殉焉公為文深峭特拔語不循人賦性最直嘗
 斥人過群小慍之與人談忠義節俠事雙眉互豎
 視觀鄙穢之徒洩如也
 論曰賊寇蹂躪中原郡邑守令捐身殉國所在有
 其名湮沒而失傳者可勝道哉如鄭公之闔門殉難
 尤為表表特出然不遇辛石並先生安得無志而
 定之也

高大學士傳

公名弘圖號徑齋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除中書舍
 人考選為廣東道御史巡按陝西以病告起補延
 京管天啟四年魏忠賢導上游西海子蕩舟舟覆上
 幾不測又朝廷削奪忠良無虛日公疏論逆奪諸
 有傷國體詔獄多人宜聽司寇大忤璫意五年逆
 璫令參劾樊尚璫等公不可遂閒任七年忠賢誅補
 原官崇禎元年陞太僕寺少卿復以病告三年起
 察院左僉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方封任與總理
 監張夢龍爭列公座疏言公座之設原以尚書長
 即以侍郎侍尚書而憲益以內臣奪憲一座則職
 日將侍內臣乎抑侍尚書乎此等界限不容不辨
 僅與之穿堂相見公座已之逐大拂奪憲意連上
 疏告病革職歸十七年復起南京戶部尚書聞北
 府與兵部尚書吏可法出檄討賊弘光立改禮部
 晉進東閣大學士公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日正
 間二日御講三日設記註四日睦親諸五日議
 六日嚴章奏七日固江防八日詳詔使又疏請

先帝實錄言 先帝在病十七年盛美精不勝屈
長安不泰實錄淪亡陛下悼往方深採輯即報廣見
見開正可授作南董需指還固其各省災解人物節
孝義烈等宜通行巡按提學官分採郡縣彙送到部
凡止內臣差違定 恩宗謹謹道北使事宜朝廷大
讓多出公手吏部尚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
姓吏部尚書鄭三俊勳臣劉孔昭持不可論爭殿上
公言家臣自有本本何遠嚴爭再疏言文武各有職
掌用人乃吏部事孔昭一手穩定臣等皆贊員矣
言為生勳臣知為不可臣終以為不可不用
出臣手況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為不可不
用是臣罪不戒慎言請賜罷斥馬士英薦阮大鍼
賜冠帶陛見公請下九卿會議與士英不合中旨為
陸張有譽為戶部尚書給事中章正宸疏爭甚力公
票擬正宸言是弘光發政再擬再發改又揭爭朱統
鎮糾姜曰廣法應究治弘光又再發改票弘光召不
黃公把持公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具疏辨尋乞
休去命行人護送于馳驛賜銀幣以殿工恩再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四

子太傅卜居蘇州尋聞兵至踰錢塘寓紹興城外既
而知弘光出奔以其幼子托之友人逃至野寺不食
而死
論曰南都御極一年膠州探席三月義不就食而死
誰曰不宜彼一年之間始終密勿出入將相者安在
哉膠州當逆聞時能申救大獄且不為熒使非不畏
強禦者耶宜其生死一節也予嘗過從先生吳門旅
舍見其自署書齋有云江左可寧誰負國未滿
不為家然則先生豈一日忘君者可與伴食中書
同日語乎

夏生事傳 附十先序

公名九皋字華仲號愛公華亭人少穎異博學能文
總明時送兄之旭應童子試會督學御史蔡獻臣拔
儒童不由郡邑考公偶與拔冠軍以儒士入棘闈登
寓居戊午賢書副考給諫張廷登尤賞愛之廷致家
塾時公年十八文名滿天下凡北上公車沉頓二十
年與同郡陳子龍輩東張采張博等主復社盟三
兩浙文風一變崇禎丁丑成進士爲長樂知縣廉惠
多異政稱神明每入會城上臺有疑案尋屬公對
應接不暇閱五年考治行高等擢吏部主事崇禎
庚王步忽改選息影林下憂居嘗著降賊大議諸名
可掾天上疏願以家產盡籍于官以助兵餉討賊
朝廷方誅求門戶御史徐復陽疏糾公等不問亡何
松鎮變起公扼腕嘆曰國破君亡我何心焉遂自
盡死其絕命詞云少授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矣
以忠貞而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杳然何忍長存身
被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綈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
字九皋人號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命飲磨後人

某氏被髮爲尼子完淳年少有异才亦以兵殆公手
神秀美弱不勝衣而目光炯炯意慮深長總斷
有表正人倫操持聲氣之樂不獨文章領袖壁立
門也
論曰先生學問經濟人也予嘗與之晤對見其所論
皆性命精微王霸是界坐而觀鶴立而欲見之張設
施行者往贈予詩有云何必三公存氣節居然一代
有文章予深如其言至今讀其遺篇叙其逸事又安
得不崇高山仰止之懷也

之副使傳

公名必正字聖功號約庵吳縣人世居太倉之盧
祖雲其親制兩廣奉命剿羅旁百年通寇一朝頻
蕩地千餘里建一州兩縣以功在封疆子玄超世襲
錦衣衛指揮使即公父也公奉母至孝弟友恭無
間言更慷慨樂施于敦友誼不侵為然諾亦不事家
人生產以故業中落而酒脫自如崇禎庚午舉於鄉
辛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歲轉重獄事多平反泊奉
命調除陪京宿釋者難更僕數事竣出為江西建昌

卷四

七

知府廉明慈愛絕賄賂杜請謁時益府恣橫不法公
嚴殿之遂抵牾思有以中公三年大計入都當事重
違益府意因左遷真定郡丞公益厚自砥礪愛民如
子即饋淳沔歲造浮橋擾十八邑里民費以鉅萬計
公出已意為橋式費不踰千金可支數年北方最苦
馬乏公奉巡按李公模指章食派而募馬夫清官庫
芻秣之資按月而給不擾民卒無逃亡繇是循良聲
日著當事擬有顯擢以忤瑯嶓粵西桂林郡守桂清
鄂也且問閭萬里公廉介猶昔著釋政以蘇民困

年風習為一變未幾陞府江兵備府江民瘼難處最
難兼治公禦之以嚴撫之以慈恩威所至遠近無不
畏愛期年以母憂歸未三載而國變遂絕意仕宦足
不履城市日與弟必名及二三舊友徜徉詩酒間有
鹿門栗里之風尤善繪山水花鳥興至則吮毫落墨
人爭珍賞必名字實賓由貢生除通城縣令有聲行
與公稱二難云公卒於丁酉五月年六十有二
橋曰為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者士之節
觀凌先生殆循良之選也真定之政孜孜為民而
不顧身之怨不避為難終難多口不得大用臣
斯無負矣吾師李滄溪先生持斧徽南首以公事
不可以知公之為人也哉

高興平傳

公名傑字英吾齊國人自幼負大志後爲賊有曉勇
名稱翻山鶴舊與李自成同夥後來降陝督洪承疇
無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命公與白廣恩
爲前鋒總兵官二將各不相下遂憤然尙起扼潼關
旋亦不守皆歸于闕闖亦疑之公遂自起安流河在
山西河北一帶劫掠屢言徵令隸秦督余應桂麾下
不顧也秦小將王三錫密疏言傑胞叔爲闖親將
與傑有密約宜亟撤揚報功許以封侯闖臣得
聞知密言于上曰無與廣恩說則傑亦歸降
豈不知恩今月今督輔李進太甚而用之乃公已迫
河北入徐旋馳至揚散入城時以據戴功已封典平
伯矣揚人罷市登岸死守公率兵攻之鄉紳鄭元
力爲調劑爲亂民所殺公恨攻益力闕御史可法
之入之始移駐瓜州去得功薄廬又與公爭惟揚
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解之始罷兵諒公可法
下爲前鋒總兵官北討公上疏言目今大勢守江
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學廉渡則黃河無

歸入則鳳泗可虞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
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迫豈止瓜儀浦米爲江南門
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所運行中興大業庶有
義又與劉澤清書云壯朝祭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
實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連告警一名
數至開封上下壯岸俱是兵聚問渡甚急惟恐被一
趙渡則天塹失恃長江進壯盡爲賊勢時事到此
人應戴不服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
衆其可憐以義國思而已澤清以聞傑又遣清
王書云邊關犯關危及君父痛憤于心大仇未報山
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若天關東大兵能復我
神州葬我 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
骨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
茲逆關既梁西晉猶未及援首凡係臣子及一時
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飲食其肉而殺其皮
夜卧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沒沒貴國原
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且異念自于負義之
傑假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勤族

趙人秦... 先帝之靈則餘之...
盡能事已平... 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賴...
視復我大仇者... 尺光耀可勝欣仰一腔積憤...
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聯閣如終成...
貴國恒降之名且違閭閻情貴國所甚惡也本朝...
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
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秦漢主...
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
也清朝報書有果能棄暗投明澤至而...
名不在尋常等語先是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
時致書與公勸其早歸遠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
如帶如屬世世茅土之語公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
築塔竭力備禦徐州通賊程繼孔者引兵渡河公...
斬之加公太子太傅公提兵與總督張緒彥直抵...
維進據虎牢攻書可法宜速調黃劉二藩緊防...
洛則儘可全力注徐至若二藩彈於陰達宜徑調...
都宿防河使當提兵直趨... 鼓勵中州忠義就...
聯合急圖緩難剿要... 為... 一掃方可安...

可法言其言乙酉正月抵歸德時河北義兵許定國...
據睢州意憚他徙又有言其送子渡河北者公至欲...
以威揖之招定國會不應公往睢定國始郊迎公...
輕定國縱馬入酣飲約定國十六日離睢又取歸...
德壯送子事不定國定國愈怒且怒遂於十二夜伏...
兵放砲大呼公附未起據至定國所被殺先是念以...
定國將離睢盡發兵駐縣開封存者止內丁數十人...
定國預多覓妓選四姬侍公而以二妓...
砲發一丁已為二妓擊竟敗次日公部下...
那氏統轄而加監軍侍講衛胤文為兵部侍郎總...
所部經畧開歸防勦軍務贈公太子太保于祭葬...
元爵襲封典平伯再陞一子錦衣衛百戶...
論曰高典平固奇男子也平日驍勇所不必言...
與勁旅進河北一戰三書忠義勃然特病在楊州...
失人心耳夫承平之後軍餉不繼搶掠之事自所不...
免若夫雅州... 給... 時... 局...
... 給... 時... 局...
... 給... 時... 局...

主

史 41-127

終身窮困等事行世

論曰○余○生○也○晚○不○及○睹○東○林○之○盛○猶○得○交○者○先○生○
而○窮○懷○其○著○述○為○不○可○及○也○先○生○嘗○語○余○云○汪○真○
正○存○諸○人○好○善○取○舍○所○之○已○吾○輩○著○書○立○言○匪○徒○表○
諸○公○之○風○烈○即○以○見○自○己○之○趨○向○不○可○不○慎○余○每○
磨○其○言○以○為○圭○紱○之○佩○今○先○生○往○矣○而○其○書○具○在○
世○南○獨○吾○似○蟹○孤○鐵○筆○錄○則○先○生○非○東○林○之○見○也○

錢尚寶傳

本名元德字瑞鳳歸安人父士完為山東寒鄉萬曆
丙辰青州饒人相食士完力行荒政又以爭福藩賈
田事忤上意因以疾告公中天啟乙丑進士為京學
教授遷國子博士時魏璫勢張甚有請立祠太學者
公嘿止之未幾烈皇帝立公為武選司主事首抗
魏諸誅璫璫云爾功願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
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之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
侯遍列私人分置異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與

錢廉野史

聲寶藏積庸寧幾如董卓之帶馬自固動輒傳言
制百條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誅錮士類傷殘元氣
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祖
溫之登後置人廣開告許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
網結網羅下海內傳誦未幾鴟伏謀明年遵化兵乏
餉而詳撫臣不能制公奉部教馳諭敦言而定事敗
文選司主事晉員外乞假歸崇禎辛巳召為考功郎
中掌京察時用法益峻政府以刻深得幸嚴銜避幸
惻焉為軒利公乃疏陳四事曰情面宜絕寬於宜厚

松窗核宜公已而京察疏入失政府意
公留侃不屈尋改文選司郎中除行人司正壬
午召從尚寶司丞不就歸乙酉後健力不出雖親
軍見其面恒鬱成疾癸巳夏卒
論曰士大夫策身仕路苟不能敵履浮名雖號軒冕
欲孤行一意難矣公自筮仕至縣車劾權璫忤時相
非置一官于度外者不能卒以養五恤緯絕人逃世
其亦哀憂甫范承明之流亞與

盛東陽傳

附吳楚

公諱王贊字子裁號柯亭蘇州人崇禎丁丑進士除
蘭谿知縣越五載免歸南京立補東陽丁內艱國變
後削髮爲僧固窮以死其在蘭谿廉明仁恕平族寇
懲訟徒保富民拔寒士爲令五年所攸止蘭溪勺水
頗內羨入緇毫取惟贖錢得四百金隨行召吏與
之令治陂塘以便行旅定役以產爲差胥吏不得上
下其手發奸摘伏如神有兩人爭犢爲牽兩母牛經
於夢而筮掃其額一母牛有髻釐狀其一石遂得
償其明察類如此縣當水陸衝傳置煩苦公爲捐
造房吏民便之太宰某摩召入都道經縣類外索水
夫不得其解從擒縣孫以去公追及之不得見乃抗
聲曰太宰上促天子點降幽明奈何以細故困此一
民耶竟奪之以歸庚辰入覲時上許計吏重陳地
方利害公抗言南糧等事戰問復任先是監司素不
善公令府倅視縣篆者刺公陰平無所得已而巡左
御史按部訪豪惡公無所上微僮不厭御史怒曰
從而嫌孽之御史遂露章劾公因辭任士民挽送者

數萬人奉旨書校提問吳越請無紳力爭之不爲
後閣部諸大臣疏論廢籍人才皆首推公一日上語
籍臣人才難得愛惜宜先張采盛王贊何如人輔臣
周延儒對曰采讀書樂道王贊潔已愛民上曰張采
病廢王贊何以被泰對曰不善事上官上曰此強項
吏也遲數日復召對又語輔臣有一好知縣未見推
用尋手出一摺示之則御史泰公事始末也又曰此
人宜在銓所方擬起用而京師變作矣弘光初東陽
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出劫掠大司馬張

東陽野乘

卷四

九

國維邑人也知公在廟器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
撫按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鄉野民叛
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請宜陳兵備公曰是不過
欲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而皆若海公至
署青觀田簿凡以許都事株連者悉焚之除黨威
公恩皆散去甫旬日丁憂歸南京再緣公自縊以救
父乃托跡空門遷居陽城之村以謝家自給暇則與
田夫稚子狎處嬉遊所居茅屋三間上漏下濕情若
不知惟手一編呻吟自適頗資益甚日無再食或

野來盡高無以薦奏徐德聚聚膏有知交當道還書
侯開拒不納其卒也同年給諫吳廷李廉韓致教捐
金購之始克殯蘭人立祠特祀額曰盛德至善云迨
字如洪亦吳縣人丁丑進士爲衡州推官有并政考
選給事中流凡累上不長卿禦書諫止太監李國輔
門操雲霧山謂雲霧山卽封禁山惟橫千里北通嶺
池南連八閩東抵衡嚴西界信州其間內阻峻嶺外
多絕本綿延直登車路崎嶇馬禁既久開鑿難無不
備一特舉高深直轄食肉毒蛇猛獸生有警鼓一

縣志

卷四

下

縣志在界與隣傷人必多不便二邊謀與與更絕
區亦不通舟陸難通縱使輪車再出縣令神諭不
便三乘傳驛騎有司因於供億靡寧正賦且重苛稅
公行稱何所不至而力用小民寔本處求庸庸且
土獨有充無之因力殺多死亡之憂不復四舉朝
盡天下顧望以下安危今以無利有害之事而外
重動人心開危四省垂之史册貽議後世不便
五邊得聞必且蜂也縣聚聚營巢穴居奇召亂始
束無力是使盜賊滋生而殺戮再見不便六況此

地遇險難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脈遂釀土木之禍
誠山川靈氣不便七疏入報罷遂大忤馬士英意而
蔡尤恨公執法公再疏奏總兵李文毅本無才
功累列大帥縱兵誅掠推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方
國受國厚恩銅陵西關而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
何事遭絃金炭疽之深熱其輿叛逆何異陛下宜加
禁嚴相某稟旨切責謂公謫言亂政明日具疏特封
遣公下獄御史張孫振繼之謂公爲東林清流復社
禁魁宜遠正兩觀之誅尋以國變得免

卷四

卷四

王

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謫不可以德治治之豈其然
觀于盛先王之外和內介久道化成而漸于匹夫匹
婦之心如此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古入官推
致君澤民是望苟得與皇茂中卒竝傳盛矣何必
位貴

黃御史傳

公名宗昌字長倩號鶴嶺卽墨人天啟壬戌進士除
華縣知縣下車卽收豪族之奸橫者寔之法又有中
涓之黨乘中涓死盡攘其所竊官幣因而殺人賄結
權貴無敢問者公捕之論如律百方請屬不聽調清
亮衆頑初入爲山西道御史首劾權奄以殿工矯旨
進銜者六十一人再劾周延儒貪穢奉旨詰問奪俸
巡按湖廣時張王爲較尉彭侍聖及善化王長子全
親等所劾其事寔其白詔法司嚴懲初問三司
不得寔據乃命中官駙馬各一人前往會訊而無
以違害入按公獨決其獄復奉旨責問前諸臣失出
之罪公疏糾一守道一知府一同知受賄庇連而
以公不糾在先降四縱調用其時延儒已大拜矣
既歸而復以清苑通賦連及公候訊會部錫得釋
五年冬卽墨被圍公率士民登陴固守仲子基中流
矢死明年延儒賜自盡李意李公邦華薦公未及用
而京師陷公督前赴以土賊圍城不得出家居二年
雖髮以終方仲子基遇難室人周氏偕三妻一郭氏

劉同病解爲五烈而長子坦叔子瑛俱有才名國變後竣感憤以死其一門忠義如此又有諸生王義如者字御赤即公中表至戚也其爲學獨究程朱之指謂小學一書充之可以平天下國變杜門養母母死即自縊遺訓其子曰吾身一生爲親之子即爲君之子此天地大經無貴賤一者也我生不辰丁斯禍時積弊上而害義不可以爲臣然親不忍遺故寧蹈不子之罪以殉君是余之苦心余之大罪也十一月四日絕筆嗚呼烈哉

蘇門先生

卷四

論曰往外交王忠初先生官定興時御史亦令清議歡相得也外父每爲予言御史剛正懷忠簡言寡過遇事直前不顧利害其才節有過人遠者卒以遭時方取資恨以發一門忠義日月爭光而其長君朗生皇士言其同有苑討斯文之志此尤予所期且慕遇之者安得不遙聞聲而相思耶

劉教諭傳

附子聯及女

公名永錫字欽爾灤縣人少博學負奇節凡象緯兵農無不精究崇禎壬子舉於鄉連上公車不第甲申春就選長洲教諭會賊陷京師携夫人栗氏以下及僮僕二十餘人間道而至洋子江刺船歌曰白日落兮水茫茫家子至今來遠方壯士離憂今何時歸故鄉音節慷慨舟中人皆泣下時南都再建有序公於貴陽相國者以進以美職公不可惟日設臯比與諸生講道德明忠孝士有偶遺卻不受貪者願

蘇門先生

卷四

三

之數月教大行邑令遂寧李公實深嚴重公已署崇明縣事與妻子日食蔬粥居三月庭無留穢將還舅女號泣送者萬人足時學宮脩有丈人者濟南人匿入據上坐意氣殊相得也乙酉六兵南下公率妻子隱東門外之陽城有大吏重公者令門下士進就且脅之公偏袒扼腕疾罵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淮河登大伍躍馬鳴鞭西河豪傑不知我者若奈何

蘇門先生

坐上劍躍而前門下士趨抱止之泥首謝去公謂
夫人女曰彼再至我與若立自決矣皆裂衣帛塞
首以待會事解得免公草衣敝履以葛巾蒙其髮竟
日坐土室中地而涕泣妻子織蒲席草簾爲衣食
初公在京師以女許同舍生至是女已及笄知公義
不北歸而舅家相去二千里恐身無所托一旦貽堂
上憂遂絕粒旬日而死夫人哭之慟數月成疾亦死
後期年大水乏食家僮數人相繼死埋骨道旁氣
索然公乃遣子歸與婦 魏歸既歸思其父不置
夜貸得百金欲持以獻晨夜南馳馬驚地寒
公於是嘆曰女死貞妻死慈子死孝天之報我何其
厚哉顧貧益甚獨居茅舍不蔽風雨神色自若公好
爲詩歌嘗覆髮與里中兒鼓棹里中兒爲吳飲公和
歌曰溯彼中流兮采其芳矣思君與父兮皇敬問矣
身爲健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淚之聞矣歌罷
淚不能止里中兒亦相傾敬服公長身八尺容貌魁
偉至是形毀骨立兩眉盡矣見者哀之甲午秋疾劇
猶大呼 烈皇帝者三遂卒齊夫人聞徒跣至今如

捕涕哭而撫其肩曰速乎葬公骸骨無恙子是吳中
賢士大夫李公模輩爲經紀其喪事卜地虎丘山塘
夫人及貞女皆附葬云
論曰予束髮爲諸生浮沉學宮垂二十年經事廣文
先生往往如一轍自虞山陸五危先生外其不爲子
雲所譏刺者勸矣寒儒貪士擔簦負笈爲俯仰計良
苦辛也歲時伏臘聚族而謀則又以不能修脯是懼
或稱貨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惶惶不
敢爾既候之署聞人預探有贊已乃由見見則往往
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贊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
騰華猶如意如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
過若責償風道然曲辭款款求得免謹詞以出則厚
幸矣乃一遇豪富子弟至輒款仰留連杯酒交歡或
離浪蝶聚無復夷等而彼統袴之徒出則揚揚捫腹
行衙衙問親朋情者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
太息不謂禮讓相先地而陵夷至此微也若劉先生
介性清操和風亮節可不謂表表者與卒以憂時
志困頓流離一門以內父死忠子死者幾幾

貞豈非儒林之辭厚而師席之山嶽也嗚呼

廣野集

卷

張主事傳

附馬

名○承○字○受○先○號○南○郭○太○倉○人○幼○穎○異○及○苦○嗜○學○文
 名○播○海○內○父○早○逝○事○母○至○孝○今○五○旬○誕○日○四○方○名○士
 畢○集○冠○蓋○填○塞○公○蓋○草○爲○房○以○宴○客○一○時○美○之○曰○第
 親○之○道○莫○過○乎○是○及○母○抱○病○瀕○危○公○淡○月○不○寐○去○士
 人○之○服○而○請○于○神○哀○號○倍○至○病○立○起○天○赦○丁○卯○舉○于
 鄉○戊○辰○成○進○士○第○二○人○授○臨○川○知○縣○其○居○官○儉○以○持
 身○廉○以○服○物○與其○邑○孝○廉○博○士○員○議○文○移○日○分○夜
 幾○微○倦○色○又○均○焉○政○制○索○稍○愼○行○力○錫○爵○敘○注○無
 筆○至○微○稅○入○不○常○制○有○耗○羨○公○悉○除○之○所○飲○止○醴○非
 一○勺○水○地○方○爭○尸○視○公○然○性○好○讀書○厭○煩○劇○枯○槁○期
 年○屢○致○伏○枕○請○告○歸○杜○門○謝○客○夜○死○丹○黃○嬰○來○之○衆
 惟○取○給○于○十○指○家○歸○貧○常○以○其○履○閱○覽○之○具○厚○每○邑
 有○大○事○則○從○鄉○紳○給○諫○許○回○榮○借○帶○以○出○或○值○絕○糧
 二○三○僅○饑○腹○目○請○食○不○得○已○則○并○借○帶○亦○即○餐○去○目
 給○諫○知○我○食○不○足○罪○也○若○道○甚○富○一○本○于○聖○賢○左○立
 之○古○風○雲○月○露○并○其○所○好○風○與○張○公○鴻○交○最○厚○
 復○社○天○下○從○風○士○以○不○得○入○爲○恥○先○帝○亦○知

書博學召對時與輔臣周延儒等嘉嘆淳亦無一
爲之立嗣經紀其家尤不可及及南京立起禮部儀
司主事嘗上言時事畧云 先帝朝吏部無
賣官文臣販爵民間武臣取償幸伍安得不嗾人作
威無已則衆用保舉授未幾保舉復有常價過爲
食人開一孔無已則復祖宗時積分法未幾積分復
有常價又爲食人開一孔無已則委任中官而害尤
甚蓋向者賤儒雖食尚有內外節制中官恃其與
縱心極意真可誰何故 先帝躊躇屢撤無已
履術而害遂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觀初猶揀錄
二既則姦宄乘間通賄造端遂使大獄奇冤上下
目不一二年貪人生心各交通履術聽其說事過
至於與國俱盡夫 先帝日夜慮貪而貪愈熾者孔
子謂政刑民免而無恥德禮則格皇上正位中興因
當事事增更今幸保舉永絕積分未行中官偶道旋
從諫止獨命設履術則廷臣交章不允夫在廷賢者
既無俟若輩簡束若小人輩昔年故智度與交通則
從爲增一行金使且皇上疑在廷而屬之履術在

讀書起家猶不克勉勵以致皇上之疑屢辭皆市
無賴而欲其仰體宸衷矯在廷數十年積習豈有
幸臣閣權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莫如用人天下
人才視爲進退誠獎佑抑競端乃盛衡則天下從令
况於堂殿餘三款皆可採未幾卒于家公手儀噴
降旨清厲正襟危坐雖閣室靡始容言成文章動
矩矱至性過人敦倫睦族嗜然泊然篤志國史交遊
遍天下其繁籍弟子名張氏學者不可枚指齒牙
不啻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南國人倫咸歸
進南朝士品半出彥升當馬鈴諫嘉植爲李康時
上公車未第携其文就正于公公爲直筆而刪抹之
給諫謹受教退而從事古學日進于昌明博雅之
明年甲戌遂成進士其自序文稿有云徵先生教不
至此予感受先生一如其感水心先生也難矣說
公所著有兩晉兩漢文選文集若干卷行世嘉植字
培原平湖人甲戌進士除武進知縣有異政而均役
免清拿民命于鍾升虎脊之尸至今歌誦不衰稱耳
年舉良史僅見入爲吏科給事中知無不言奏議

謝家字有疏請免加派有疏條陳請體有疏指陳
陳本有疏甲申督餉閩廣陸辭言收拾人心四
一日錫免宜急行也地方鉅盡加派安施六月之期
既失一年之累無休待代或以贖買買悉壞林大益
日進月進然後盜賊起而攘之今歲歲加派歲歲
裕公家百姓俱殫曉望朝廷虛但一加派名色府
於下此最不平之事也二日赦罪宜急行也獄詞之
盛從古未有開土條令日增提騎輪蹄四出是豈
解事乎甚至書生上書亦不免焉夫從來有裕
野史

故有駁 若脫淑等承恩銀鍊多莫須有而人命同
于草芥安得不愁嘆滿路乎三日用人宜急講也各
流如劉宗周錢謙益吳性章從無一人得安意行道
十有六年繞繞繼繼盡是待薪薪交中人以黨者此
人必有黨斥人以名者此人并不論名使傳威正
直短氣四日聽言宜急講也淳淳子張曆搖筆爲
設淫邪遠以亂朝政聊騙此日之官罔恤問閭之苦
一切付且之說求民太甚而民有懃心焉言皆痛切
南京立轉工科左又上疏指斥朝政謂比者舉動切

張家字類創節節爲播根本之圖創舉爲優亂
南之事其言任內臣則云始威福大權仍候上出其
流弊必至除特之以傾動海內漸使人主疑外廷進
言指爲矯激論事指爲迂疎豈國家之利其言益
則云日者既奪德汝霖俸又誅袁彭年官以寒謫爲
經將以辨阿取媚爲不狂乎以獻替爲特妄將以說
德汝霖爲不妄不悖乎以盡言爲近名試觀從來遠
德汝霖以近名者亦有幾人乎其言設嚴衛則
天下之平迫嚴衛則設管不旋踵一人繼

附會者多怨氣悉歸上干天怒其有大臣則云士
貴而後主尊上人輕則百姓怨下無可信則事不可
以理奏何更對君語輕見辭色使之汗流浹背諸此
無禮固不顧典朝氣水有此景象也其言營繕則云
我乃有事中原憂憂土木是求外款現伺朝知無復
經舉四方盡且動轉舉東南窮百姓其守此一規上
今額餉有增無減民困入有數水衡不給勢必取
置於民譬必催督四出勢必謂令不信使東南生怨
耗竭雖然擬險難和皇上共守茲土若勝人本序上

其得旨同落。適母后南臨。故克免。尋出爲廣東副使。國變後。削髮爲僧。盡嘉植始以吏治顯。而卒以氣節稱爲人倫師表云。

論曰。往讀劉劭人物志。卽十有二流。清節家第一。常庶幾見其人。今觀張儀部之讀書砥行。名動天子。而馬給諫冷面剛腸。矢忠圖報。歿世而不改其節。豈非所爲極難者乎。夫兩先生皆經世理物之才。而未得究其用。世多情之然。其所樹立固已垂之天壤。而永有聞矣。何必病相哉。

東原野乘

卷四

三

蔣光祿傳

公名鳳翼。字異初。號太毅。通州人。萬曆戊戌進士。廷試。例選州守。自前改順天府學教授。秉正嫉邪。不可一世。陞國子監助教。戶部雲南司主事。督南新濟陽。二倉代餉。書趙世卿上疏。酌放軍糧。全活糶米六十萬石。綱吏部。歷驗封考功文選三司主事。稽勲司員外郎。乞養。公爲考功佐外計。爲文選佐大選。關防無所迴避。爲需人側目。于是里居八年。以不謹。降長蘆運判。天啟初。起工部營繕司主事。陞尚寶。丞陸少卿。皆不職。權奄用事。以東林黨。李獻可爲民。爲顧政元。復原官。公自林居。凡東征餉餉。領寶官。鹽。田上價。諸弊政。與有司力爭。以惠里人。會亂民變。作焚劫州中。謝大姓。因及公。公上疏請振紀綱而扶風化。乃當國者方與清流爲難。羅織公僕。坐公激變。公避地金陵。里中父老數千人。羣持牛酒迎公歸。里王午奉旨起用。乙酉南京。陸光祿少卿。公堅卧不出。乙未四月卒。鄭公玄徽爲之誌曰。公在吏部。以用賢。好爲已任。有一君子于此。當其建之。必大進之。建。

屬文之起先少高志慮之華江南同官是也○有
 人于此當其退之必亟退之如淮楊道府楊賴杜庶
 牛維驥之類是也○若高位大寮臺省諸當道以及獲
 力不待下者○凡是非得失之所在○必以清議相後先
 而主持之力○居多其或不然○則侃侃面諍○以爲人才
 消長關國運之盛衰○其濟則朝廷之福也○不濟則臣
 之罪也○所以見善如渴○見不善如仇○而忌者至矣○以
 八年里居之官○而畀拾遺之疏○以十七年不入都門
 之人○而奉削奪之旨○公獨處之恬然○事休名壽以

卷四

宜非所謂德音不取者與○金內行傳○工書法○有
 文集二十六卷行世

論曰○江北豐鎬地○節義蔚興○嘉隆時○薛考功慈
 謙○大禮梁銀臺子琦○梓樞相○皆侃侃著大節○萬泰以
 來○何寥寥耶○先生以文章節義○山斗人倫○昔高忠憲
 嘗語周忠介云○范太蒙○舊銓冰鑑○宜如顧端文故事○
 復選銓政○方能奪胎換骨○大補世道○人才忠憲之推
 重先生如此○則先生之律身行己○可知○今先生既歿○
 而江北清議所歸○尚有吳閭學虎友○李太運○賴君

大理永言金舍憲斗聖得侍御聖任奏狀如魯靈光
 矣○嗚呼○典型在望○文獻猶微○余傳公之行○事不禁高
 山仰止之懷也

卷四

吳

李御史傳

公諱發元字元毓號潯陽直隸高陽人也代有顯聞
公少負英異與叔文毓公齊名匪劍惟壘自相師友
困童子試者久之年三十補諸生天啟甲子舉于鄉
崇禎甲戌成進士除寧波府推官時詔獄繁與文書
積案公精心鈎稽務求平反人以不究謂釋之定國
再見也會大早虔誠步禱甘雨立沛流輝載道相傳
給食全活無算已卯分試所得多蔽虛僞胥如何公
登吳公亮中郁公之章皆其選也秩滿用治行第
內召而甲申之變作矣公痛不欲生已乃應募為廣
西道御史乙酉視鹽兩淮當是時天下初定戎馬旁
午鹽竈崩潰一二殘商拊足痛哭公竭蹶軫恤抗言
上請以淮南所積恒鹽六萬引還商而商乃稍山起
事既而吏擾利病次第修舉聚引目救商本掣鹽
崇越組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商死不願惟有
量力行鹽一法招新例一引納兩引之價招舊例一
引行兩引之鹽事易修明法最盡一商竄離呼謂李
公生我公又考鏡二百年來淮南鹽政為官議者

一為商議者十三為憲議者十五為謀議者十三
三空九盡之時汲汲以固結人心為第一義張炎舉
領家病得穴課用是登而公以勞瘁不起遂公天誥
孝友純誠萬難是父母喪時聞毀瘠況病羸年所將
恩益不以與子而以談笑相迴顧之鄉黨歸仁焉最
與者已惟水患幾致陸沉公判半掣承應淚告神阿
水一夕頓落三尺民免魚鱉其背誠格天者此類也
生平廉潔自矢見利若浼與人交洞開城府登善
是每當酒酣抗言在昔風發泉涌聽者忘倦綱云
弟尤傾心善類若范關學景文劉總憲宗周悅尚書
元聲焉中丞元慶司馬元慶皆屬至交小夫壬人劉
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惟恐不得斷而去之蓋其柔
正嫉邪性有由然殆樂易斯聞側儻不群之君子也
公卒時年七十有二長歎舉人太瑤廩生俱博學勵
行有聞于世
論曰子論次嘉廟諸賢相自葉文忠劉文端外則必
以事文敏為歸云而先生則其從子也司理四明流
聲康惠而其視鹽淮上當分崩潰決之時顧不挂系

王福州傳

公名永吉，字夏修，號忠紛，無錫人。父凝明，公爲名下士。公少孤，弱不好弄，刻志讀書。戊午，以第一補諸生。受知於督學路駁，會天啓辛酉舉於鄉。壬戌成進士，除定興知縣。時奉聖夫人客氏方貴，橫與奄覲表裏，爲奸客固定典產也。蒼頭盧兒稍不法，公鞭撻之，不至少貨。客有總帷之役，監司以下赴席，恐後，公獨不至。卽賜食，加恩。事關縣官者，公告成禮而已。一時負強直聲。考滿例應上擢，或勸公稍低頭就之，卽可覲。公諒如寄，公振手謝曰：「丈夫慨懷骨，故在肯綮。」永山作泰山耶？遂得南禮部郎。南都同名膠地士大夫惟飲酒賦詩，徜徉于雨花木末，桃李真愁間。公獨傷心時事，日與二三同志慷慨論心憂天恤緯。時大憖雖在，諸附逆者衣鉢線索布滿中外，俱林下環召諸賢，再入清班，引絕批根，倡爲邪論，阻撓把持。冢宰長垣實爲疾首。公疏論其於瑞局必護，於國法必撓，於善類必抑，於邪類必扶，於擺撥必巧，於害人必工。諸不法事且謂永尤以稱功頌德之詞好爲逆瑞兒孫之謀。

法始廢秦於編籙之被糾則張翼平樓公論以
客既色得以根株之牢固則張牙露爪持言路以封
敵疏入舉朝動色奉旨罰俸尋出爲福州知府甫蒞
任舉人陳某以閹事不法下於理讞積欠稽屬公主
譴撫軍某利其貨旁掣之公執法如山愛書立定憲
軍怒命再審公屹不爲動因獨居告婦里居十年再
起原任而還方御史爲公後進意氣凌上公慨然曰
吾循吳種種安能俯首事白面耶豈二千石不勝
辱未嘗竟拂衣去南都再建復起金華不赴鼎建
乃獨居東都廣園中絕意世事顏頰敗壞貌影滯
雖主戚罕見顏色癸巳疾卒當病時或請醫藥公曰
吾已偷生十五年矣自顧此身踴天踏地願欲從長
永若刀圭乞須臾活耶公性至孝讀父遺書輒淚痕
盈袖事母夫人問安視膳敬慎恭恪雖盛暑必具衣
冠乃見微骨瘦少可多怪不能容人自筮仕至白
首無暮夜之金無居間之訛無聲色之樂無游閒之
容無號呶長夜之飲無暖樂不簡之僕誠敬以持人
志厚以御下以職就慎獨砥後賢以躬行實踐砥

學神明堅悍老而不衰自奉儉約衣必縹緇銅錄
書悉付後入尤精肉養能洞見五臟雅好法書名圖
尊極異古今真蹟入眼立辨有賞心者不惜千金
購之生平與黃公道周姚公希孟文公震孟瞿公去
邦以道義相砥礪師事高忠憲當忠憲自羅自湛道
書訣公及親騎窮究漏洩根因有破果取卵之虞公
力爲幹旋復以女字其孫至魏忠節轎車過定興公
郊迎五十里裝二百金以贈其不以存亡枯莖易
若此爲諸生卽以文章名世每指一題不妄下筆
力沈思不至登舉迄無不止每言吾爲文先去其皮
後去其肉又去其骨然後取精髓正如鑄義其不至
靈其木必不閉解書爲序序制義題曰文難其詞曰
凡文之難非夫伸氣能書之難也非夫冲口而出
題立辨之難也又非夫微奇角險務取平詰屬聲牙
之難也凡文之難在自心已心靈之發而接聖賢之
神其時或開卷燈屋而吾下筆時不能直逼生面則
難其神或孤行一義蔑動灰塵而吾不能以單辭
詭託出則難其神或迴於言中攻應於言外則

吾四而迎之不辨其橫側所在則又難其神或半或
半如凌波之襪步履從空而吾執其狀字硬句以
爲生涯在是則又難其神或平居如見而歸境失之
或想際如見而脫下失之或不經意如見而着意失
之月既墮而追其光形已逝而摸其影則又難故夫
文之難非文之難而傳神之難也予向者下惟此道
類稱苦心自維性甚驕闊魏于昔人所謂飛兔流星
越山起海者瞠乎莫可企及獨于引錐刺股走入難
竟之沈景日幾幾焉蓋當其難也拈題枯坐時覺
與目與手常隔而爲三而當其難之積久也時覺
心與目與手常合而爲一予不敢以其合爲一者
自意而從其隔爲三者勉焉畢吾政苦之力故終守
難之說而不變或曰者言則然矣有如庖丁之目無
全牛畫竹之振筆直遂難耶予曰解牛者養刀
畫竹者養心而難其難也畫竹者養心而難其難也
又蓋其易而所中成局蓋其難也蘇子有三彼必嘗
從事于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知者以爲苟欣而
已通曉解者可與論業可與揆微可與晤對聖賢也

爲予稱無流綽曾問作文之法予予予懼其有慧性
而流於易也爲述所聞於先正與所身爲試者到簡
藉以貽之至今海內爭傳誦云所有詩文若干卷藏
於家
論曰往庚申辛酉間先生與家大人同現既而所得
爲先生子婦十五年來因習先生之人與文先生
知予貧所以撫恤者甚至及夫饋遺頗仍先生
素而磨期之至今念及未嘗不淚盈眶欲下也跡
生平日行其爲今教訓則如鼻虎其爲部拉其
奸則如買良汰其爲牛強置不問應正無私則如任
廷寇而高蹈出塵難翔物外難羣絕俗子然現
又似袁夏南匠嗣宗之流其殆嚮特之君子吾見
世之羨也士皆好而惡方豈表而奇義以勵開越
檢爲脫屣以饒口信舌爲中和風俗日行壞莫救
有如先生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終先生歿而祭
於社者與使以先生鐵面冰心置之梧垣拓若問吾
知裂麻焚詔當日必有可觀而長壽既于短取年健
中壽位止五馬而又遭逢衰亂幽憂上室困頓半

責○慎○以○終○此○胸○傳○公○之○遺○事○所○爲○披○首○問○天○而○無○從○
也○嗚○呼○痛○哉○

卷之四

名

張

七

故蘭野乘二集

梁溪鄭 游流綺甫著

史大司馬傳

附劉學基任民育等

公名可法號道隣祥符人錦衣衛籍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陞戶部主事歷官安撫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勦寇江北有戰功陞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拮据勞苦囊無一錢被褐食粗甘之如飴嘗乘扁舟往揚晨起具食舟人所不能下咽者公事之若有果公事出入策一寒墮從者不進

二三或每行數百里自負一囊糒者一編問題古磨遊野店日暮便欣然托宿或遺傍少憩即靜坐觀卷否則詢里中善惡利害人不知爲督撫也吏弊民情洞然周悉准揚人雖處閭閻若有一吏督撫立其前不敢暴橫權南京兵部尚書甲申聞賊信迫帥師勦王出徵討賊甫及淮而北變公同諸臣會議推戴時倫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潞王名常涉神宗姪也先是光宗在東宮以冊立事實有煩言朝議恐福王立後或追怨狀書及擬學模宮等案原

任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與慎言詹事姜曰廣皆主其議得逆案爲民阮大賊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莫然原書言不可王聞懼不得立召南寬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協謀糧數南都諸臣不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貶公轉移士英爲立潞地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歿血議立王矣公知事勢已決始具丹款迎是爲迎光王既立拜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議立四藩一淮倫一楊漸一鳳泗一盧

以淮楊泗盧自守而以徐潯鳳六爲總取之基節用得功杰澤清良佐而自請督師江北許之公傷心時事嘗上疏言痛自三月以來慶廟荒蕪山河鼎沸天仇在目一矢未加青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圍中原而僥倖江右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席安蓋備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泗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燹稍訓文恬武穆頓成暮氣矣屢得好報批信甚迫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

不行復仇之師不及於關陳討賊之約不達於光庭
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腹外者夫我即卑宮弄食嘗聞
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而
不金沉舟而悉無救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
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若所以能
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更少
康不忘退出自賣之事漢光武不忘妻孥養薪之
臣願皇上召少康先武不顧左右脅御之臣輕以
萬宋高之說進也繼前臣等奉迎聖駕臨蒞敵都
萬之人憤發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
下沾襟次謂孝陵餐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
袖皇天后土實式嚴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
以聖明繼修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
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侍臣
以應駟將以恩一旦發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寧
家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
之家父母被殺向惡穴腹斷腸得而甘心現在朝廷
顧可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奏

將銳直搗秦都上賞以待有功既便宜而責成
經綸之布肅切淋漓庶幾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
國家遭此大變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除
實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不已武臣腰玉直
等尋常名器濫觴于斯為極以后似宜慎重當待真
正戰功至兵行糧從宜將內庫一切本折樂行催解
委濟軍需其餘不急公役可已繁費一切罷罷朝之
宴衍左右獻說一切敵絕即事關大典大禮亦宜無
從儉約恭願一日不滅敵一日不歸即有宮室豈能
實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
情向背所關伏乞皇上留意疏入報聞而已先是
本朝張王貽君實公不應據立公答書云我大行
皇帝教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
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
江上山信突來北折天崩川枯海竭嗟乎八就無君
雖隸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戒矣足慰先帝於地
下黃帝時南中民哀憫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
慮恐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

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
神宗之孫 光宗猶子 大行皇帝兄也各正言順
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
數里羣臣勸進今上退然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
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
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視文升霄
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梅祥數萬助修宮殿
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
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殷下人
都爲 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無輯羣黎此舉
動也振古傑今凡爲 明臣子無不長跪地而頂禮
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於八月某
具篋能遣使備請命湯養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
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奉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
推而言之此人爲列國君處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
皇子慘變非嘗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繫了忠義

索學綱目歷事春秋其間特書秦穆漢祚光武中興
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祿欽宗歷
宋高緯統是皆子圖仇未報之日正位號綱目未
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于玄宗幸蜀太子即
位靈武議者察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尤復有
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屬繼絕
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夙膺封爵載在盟府殷下豈不
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
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縷回紇助唐原不刺
地况貴國爲念世好兵以義勤萬代瞻仰在此一事
若夫手足膚髮并同秦越規此幅員爲德不辜是以
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 先帝
軫念清池不忍盡戮勳舊並用貽誤至今上天縱聖
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
擊枕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猶以爲聞賊之滅當
不越于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
殲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
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益

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其易逆賊之頭以洩
殺天之恨則貴國義問千秋本朝固唯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
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北燕奉盤五以
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
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寔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
所以報也歿下伏賜垂鑒至是警益迫而左良玉順
流東下聲除君側之奸士英傑盡撤諸路兵于江上
拒左公屢疏告急不應獨以屏兵三千孤守揚州四
月十五日清兵薄城派王超將諭降公不從監軍
道高岐鳳總兵李棲鳳俱投順公知勢不可爲呼副
將史得威入相持痛哭托以後事手付遺書二十五
日攻愈急清兵焚城西北角以大砲擊殺遂入城
各標下總兵官劉學基就敵力殺數人莫有繼者遂
見殺公持刀自刎死之賊曰出小東門卒于亂軍中
年丙戌三月奉衣冠葬梅花嶺下馬革後給諫趙
建黃爲請卹于朝奏旨下部察議同時又有議

知府任民育號延基濟寧人舉人教職正衣冠持
印信危坐堂上兵至命之降不屈遇害生員高傑
字申伯衣青衫戴儒巾登明諭堂自縊于先師座前
有題衣詩云首陽志難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生
員王士珍書一
某衣青衫對絕死
論曰公立朝丰采極似海忠介而經濟稍畧亦劉忠
宣馬文肅之流也乃遭時不造馬阮亂于內藩鎮橫
於外人心瓦解國事土崩遂使寒寒孤忠一木難支
大罵獨是公賈一時之望當日不守河而守江伏屍
百萬一死奚益然平原雖陽之烈能了然于學士大
夫之心而不能盡諸于齊民衆庶之口惟從其釋將
某某言城破時督師死于城上此則尚論之士所
致歟嗚呼而不能已于懷者也

張商寄傳

公名伯鯨字游伯號龜海江都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會稽知縣丁內艱起補歸安清慎無冤考最調歸鄞縣鄞濱海故斥鹵地民食多宦公下車躬自相度知潮水入海漕禾立稿乃教民築堰埭均蓄泄爲百世利鄞俗主母刑親妾則加鍼于乳每數十婦比公聞而痛戮之習遊革鄉紳某有占人兆宅者特迎左御史爲援他守令或阿私公不可其惠而有義皆從類也再調廬氏能聲益彰俄丁外艱崇禎三年罹安

歲次庚子

卷五

九

二

部主事督理延寧振儲設官賣法通商賈餉額以充運米豆用蒙駝課民蔣蕪資餽乏期月氏懷三載大靖五年遷陝西僉事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密審設伏殺西人無算敵喪膽終公任不敢窺邊明年乞歸十一年起戶部右侍郎督理勦銷十六年轉左侍郎陞見解古敗兵部左侍郎時大司馬馮元龍在告乃以公錄尚書事會足疾劇七疏乞休上憫之得旨以原官致仕乙酉清兵壓境督捕史可法督兵江淮將疲卒三千人不習戰又諸將不愛

殷積野乘

卷五

十

二

衛中允傳

公名觀文號紫嶠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丁憂歸已卯補原官主考浙江陞國子監司業辛巳遷右中允甲申從賊來歸弘光赦罪予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監高杰軍西討公疏請罷設江北督師言既有督師又有提督總督一柄三操事權紛掣應令督輔史可法還朝不聽會杰為許定國獲殺朝議以公與杰同鄉加兵部右侍郎提督杰軍部將士經畧開歸防勦軍務公復為杰子元爵所變

卷五

上

一

徐尚書傳

公名石獻字寶床號虞求嘉善人天啟壬戌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督節慎庫為權奄所惡以新戚王昇瓊領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疏辭補原官歷南京禮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二司主事陞考功司郎中管八年京察歷南京尚寶司卿歷天府丞近改司右通政左通政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陞尚書時上以威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條文附會予重比公為侍郎奉旨清獄因推明律意及近日斷獄之不合于律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寅近以次審理十三司囚犯多所寬減而前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失事下獄公具獄上因發新甲議狀事言人臣無境外之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今聖意未會督師先違書朝入名城夕陳者方是未嘗私用權勢敢妄榮榮不敢私遣刺座臣以罪聞錄立置重典况辱國殺傷甚於二臣者乎當失自城案律斬上曰陳新甲失事重大法無可寬但引律尚屬未確可另行展擬臣奏公奏新甲陷逃賊

陷廣城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局。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降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新奏上。新甲素市。是時中朝多爲新甲地者。閹臣延儒救解甚力。上不許。公初疏旦上。夕下。詰旦公再疏復上。卽得旨釋之。西市云。新甲之黨皆大恨。而公復謝光祿寺少卿。監軍張某。降敵先逃。失陷邊城。當斬。總兵計定國失議。軍機擒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啟睿兵敗。當斬。去勅印當斬。時公已位尚書矣。一時大法禁。無敢倖免者。會禮科給事中茅殊。行人司司副熊開元。以言事件。言上震怒。下錦衣衛二臣獄。而左都御史劉宗周爭之甚力。併奪職。公疏救不允。及二臣發。因曹公疏薄其罪。又不具。召上怒責。令對狀罷官。南京立。起右都御史。未至。轉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漢疏格。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朋保。舉清朋黨七事。俱奉侵旨。亡何以年例出。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爲藩臬有旨留用。朗耳鼎遂疏許公爲吳昌時報復。又言公殺新甲以敗敵局。公乃歷陳自有東事。以

主款之誤。且言。先帝之諒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夫七藩之中。恭皇帝居其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馬士英據旨。極嚴弘光諸家臣。猶家子也。當以體逃。命馳驛去。明年南京失門。其兵起。城被自經。死僕祖敏。李錦從之。時以兵入。家人遠逃。奉其屍封書櫃中。越二十五日始殮。而色如生。袖有遺筆曰。我生不辰。會當陽九。流氛陡發。龍馭上賓。遑遑旋揚。與經逕去。歲令哀死。赴召秉銓。自謂盡忠。後皇卽是仰報。先帝豈圖歸田不久。國難頻仍。于野未安。王畿再破。都會之。諸士女之傷殘。精力銷亡。既不得卑騎傳呼。使。那之。過年華。衰暮又不能肅清官禁。致宗社之奠安。惟有夾志殲身。見危授命。若乃魂駒箕尾。安問魄滯滯塗。下達黃泉。見父無慚。于教育上遊碧落。親帝不愧于生成。圖無忤于君親。庶有解于忠孝。以五郡宗。毀卜此身存亡。片語旌心。預書表意。紙留數則。用示後人。公有詞子二長。爾敷官生。以松江事坐死。次柱臣。輯公遺文行世。論曰。徐公實心爲國。生平無一事一語不本忠孝。及

其死也遇害。子則字。和。學。大。簡。而。不。可。不。察。

校。明。野。其。

卷五

楊太僕傳

公名維垣。號斗樞。通州人。萬曆丙辰進士。除行人。考選爲御史。加太僕寺少卿。崇禎初。麻泰崔呈秀言呈秀以不祥之人。占中樞之席。交結宦寺。肆作威福。因與舊輔馮銓有隙。以京堂募吳淳夫攻之。數月。郎官譚聯輝復結倪文煥爲死黨。欲甘心夏之。令文煥代爲報復。遂越咨而用之。掌道。其弟崔凝秀總兵。漸江伊親睦。元芳貴入吏部。擅政欺君。貪財壞法。甚至掠帝廟遊。次日百官爲候塔堪。突有內員數人招。兵部崔家而審。謂者如此不法。題路寒心。疏入。諸奸。以次伏誅。又與倪文正元奪爭計三朝要典。爲時所。咄。御史任贊化。疎劾公爲魏氏之忠臣孝子。即係皇上之亂臣賊子。應面被斥。革以推贊督學。掛名逐案。遣成雅安弘光立。撫寧侯朱國弼。薦起爲通政司。是。改使尋陞都察院副都御史。入朝。卽首疏請重定三朝要典。宣付史館。泰故侍郎王之案。尚書孫傑行。則。御史楊捷。又言舊輔韓爌所定逆案。不確不公。應。審訂。并薦已故劉廷元等。現存周昌晉等。從公。疏。

見公先命二妾朱氏孔氏投井一妾從之一妾不肯
 往身出戶奔追執之亦從之升然後正衣冠自縊死
 論曰楊副院掛名逆案為正人君子所不與及其既
 卒日與阮大誠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而後已
 士林痛之賴余間已康之際義南被圍副院領家
 千金助餉又遣萬人敵五百餘座集餅担飯分給
 卒皆以城頭為死所二子出京來見副院曰
 其亡來何為此不斬則其大節固有過人者矣

高尚書傳

公名傳號枝樓忠州人中天啟乙丑選士授知縣清
 縣事調繁金華庚午為鄉試同考官辛未擢河南道
 御史率勅題青甫受事即遊草場火災變生不測公
 奔救無及逮問下獄科道合詞論救降補光祿寺監
 事尋陞大理寺副歷太僕尚書卿遷至南京操江右
 食都御史弘光立晉工部右侍郎時大婚繁費國用
 匱乏定中宮禮冠價三萬兩常冠價一萬兩內監需
 銀催取甚急公苦黥金無術疏言令何時耶金既半
 缺民力已枯海內兵馬錢糧通盤打籌缺額至二百
 二十正萬有奇戶部現存庫銀止一千零乞勸監臣
 加意節省尋陞刑部尚書屢以狂狷拒馬士英士英
 卿之乙酉五月弘光出奔公于十二日公署自縊死
 公為人附方耿介生平以正氣自負與二三同志共
 圖興復而受制權奸不得竟其大用識者惜之同時
 又有吳嘉胤號方鼎華亭人甲子舉人官戶部主事
 方奉差出都聞兵渡江復起車馬城外僧寺上書求
 復明社稷尋薙髮今下令二僕携冠帶至南門外

血淚淋漓汝等須善視之書成付作選日殉難公死後家益落女靜觀以詩詞名又有與公同官陳德元津人終未進士與子舉人陳伯俞俱自縊死論曰龔先生之死也可謂正矣家世寒素非世受國恩者比職在開散無封疆社稷之寄且都門去家僅四舍逃出者常常有徒又非有山川阻隔問關涉涉之難也不必死而竟死較之不得已而後死者先生加一等矣

凌御史傳

公名綱號龍翰徽州人幼孤中崇禎癸未進士明年正月大學士李廷泰督師討賊題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督軍前進泰兵潰公走山東糾合三百八起兵擒殺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畧云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虛聲則虛張賊勢以致浮言脅動舉國如狂愚悞無知關門揖寇及至闔城一啟卽便毒楚交加一宜而微救萬一商而孤救千兩非刑拷比圖念尊賢縱卒焉

凌御史傳 卷五

平寇署領將軍出令先閩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厚于是山東河北各士寨來歸者甚舉上疏南京以公嶺江道監察御史題按山東而清兵日逼公復上疏言臣以鉛藥害生未詣軍旅是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報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偽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彌張清兵漸進臣已上書東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秦庭之哭矣然使清兵徇任其勢而我安享其逸

兵革有禁士而我生受其名恐亦無以服後之
神我之論爲今日計或曰假臣便宜權通壯猷各兵
討賊名爲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
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
素好引兵分力南向其禍必中于江漢矣蓋臣之自
爲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卽不肖而有功名之志
猶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南大河之壯便非
我有故爲苦支撐于此以爲他日牧豎則非南之
本夫南也雖然復有幾南有幾南然後有阿比南

卷五

五

五

五

者使南河止之無幾與其以天下之節守淮不若
以兩淮之餉守東伏乞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
繼維北方以死後思宜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
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收山東者清兵
盡下山東州縣公南走至大名派報以兵科印制
相公公楚之陳捕罪中逐獨身至南京入對復差過
接河南公受命疾馳入歸德時爲三月十六日而
清兵已漸撤下矣大帥引兵南走至獨與土兵數百
守城○次日率兵出西門衝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

列傳 清帥遣通使來相公公不從旋于後堂自
而豫王先下令不生效凌御史者屠其城以是壓重
強持之不得死公嘆曰與其燹而殲及小民何如
從容而善全大節乃以兩印投之井中命泰將渠國
典等齎勅肯弁其遺疏入奏卽與從子潤生單騎赴
兗豫王長揖不拜豫王雅重公命其酒饌親持金
敬公公辭以性不飲酒留公營中另設一幕贈大帽
一貂裘一草馬二公不受強留之一日乘間與潤生
密語死時年三十九有四豫王曰此忠臣也命殯之
水廣學表 卷五

卷五

五

五

院公署營銀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公母年
七十歲子年四歲登第後未得一省云南都贈公兵
部侍郎潤生御史公死有遺諫王書曰嗣世受國恩
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報之以死願盡矣日昨不及
就裁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既不可爲政駟從
容就義之日也惟願貴國尚存初志永敦陳好大江
以南不可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替日鎮
江上但相國也承貴國隆膺人臣義不私交張馬華
馬謹附繳入姪潤生相從殉義以愧天下爲人臣

餘二心者。程筆不文。仰惟。劉宗又。有。其。之。處。盡。乃。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見。不。如。仗。節。學。平。原。劉。生。亦。有。題。示。詩。曰。翰。旌。陳。師。誓。大。川。時。乎。不。濟。悔。徒。然。沙。場。恨。財。一。聲。噓。鞭。挾。春。光。向。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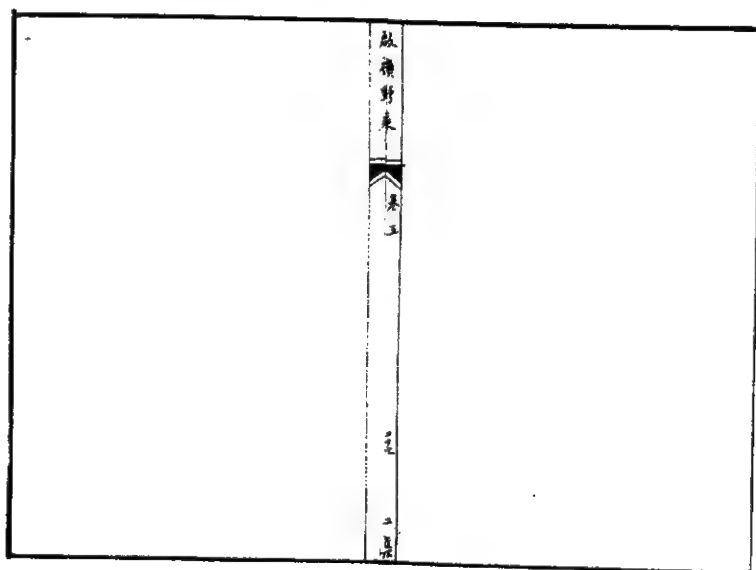
論曰。袁御史以書生拊揚戎行。梁公伙先生嘗爲余。述。稱。其。才。兵。潰。而。來。敗。投。遞。方。東。西。南。北。惟。君。所。使。作。史。死。死。得。其。所。矣。亦。思。山。東。不。守。能。守。江。南。乎。誰。能。成。置。之。既。脫。索。何。以。人。才。國。是。爲。見。戲。也。悲。矣。

東唐野乘 卷五 五

黃連士傳 附軍閥淵源錄有補
公名淳耀字蘊生嘉定人。中崇蘭癸未進士。未選家。居乙酉秋。清兵至。城被死之。公涕泣拜書。傳學工。文辭。爲諸生。即名噪海內。同里侯朝曾岐曾兄弟。以。門。第。才。華。爲。一。時。冠。見。獨。折。節。於。公。四。方。才。彥。以。文。章。名。舉。相。高。者。若。張。太。史。薄。夏。吏。部。允。華。楊。解。元。廷。樞。多。願。納。交。於。公。公。泊。如。也。平。生。特。立。不。附。聲。氣。而。冲。和。湛。靜。喜。怒。不。見。于。色。有。漢。叔。度。之。風。至。該。及。古。今。忠。孝。節。義。則。持。論。嚴。正。不。少。假。借。嘗。手。點。二。十。一。史。至。張。睢。陽。顏。平。原。等。事。則。慷慨。擊。節。聲。徹。屋。梁。絲。絲。味。不。忍。釋。手。爲。舉。子。業。博。大。醇。正。年。十。七。補。諸。生。試。輒。冠。軍。幾。二。十。餘。年。不。售。益。攻。苦。夜。讀。必。達。曙。以。爲。常。其。舉。進。士。出。周。文。節。鳳。翔。房。與。同。門。謁。文。節。於。官。坊。署。中。文。節。問。曰。諸。公。異。日。仕。天。下。事。以。何。者。爲。先。一。座。皆。默。然。相。向。公。獨。厲。聲。曰。此。身。既。已。許。國。惟。有。捐。軀。報。耳。文。節。異。之。及。文。節。殉。難。都。門。公。聞。變。曰。吾。師。得。死。所。矣。終。日。泣。不。止。又。二。年。清。兵。拘。嘉。定。公。與。弟。諸。生。淵。耀。入。僧。舍。同。縊。死。大。書。其。壁。曰。弘。光。元。

東唐野乘 卷五 五

年七月四日○遺臣黃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
 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家益學道無
 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越七日○家人奔○時方盛暑
 顏色如生○含血一口○噴出○猶鮮天下○閱而惜之○公古
 文原本六經○濫淫於班馬○及唐宋八大家○於昭代獨
 推則川震川○爲正宗○觀北地而下菽如也○故所著
 醇古爾推○出其緒餘○爲制舉業○亦獨成一家○然時
 而掩先正○亥子間風氣○被廢都人士謂非公文不
 效○復舊制○獨行以式天下○至今○特指家○家○
 之如松雪詩本漢魏杜陵○道古渾樸○絕淫哇之氣
 正始之音○樂府尤多感時之作○晚更愛陶○因別號陶
 菴○和陶詩作方駕子瞻○陳太僕濟生○還刻故讀遺
 集○其論公云○人則壁立千仞○詩復壓倒一世○在近
 獨推公與陳○給諫子龍○然陳之人與文○皆以才氣
 公則以道勝○又陳所不及也○如言哉○同時死者○又有
 舉人張錫眉○字介菴○龔智淵○字用圓○諸生夏雲鼓○字
 旋雲○唐昌全○字聖舉○金士老○字懷節○皆同邑人
 論曰○予嘗讀先生臣事君以忠○物望○印決先生爲至



王職方傳

公名永積字樞實號崇嚴無錫人家世積德有江陰
失恃賴祖母安孺人撫育六齡就外傳聰穎絕人束
髮爲文師事同邑馬公世奇晉陵吳公蓮璧玉峰何
公謙極受賞識與從兄永吉齊名顧困於貧布衣蔬
食意氣昂然磊落不羈試輒高等性同猿惡遇里中
不平事輒酒酣耳熱鬚髯戟張有逆于富而怒父
有身立明倫堂不顧居無父之國等語獻者爲氣奪
進士除武定州知州與利除弊民歌孔調會與惟宜
陸傑不協每中傷之然卒以公論得無恙武定本丘
鹵地瘠民貧兼旱蝗相繼公多方撫循始有起色出
職賴場公爲量地配丁照夫給食舂鉏如雲不日發
事獲稻煥然又製器械具礮石備機檻盡括州民之
強壯者教以進止左右之方生作擊刺之法未幾而
大兵數萬臨城突晝夜攻圍凡十餘日以守嚴不克

嚴肅公傳

引去當危急時公佩刀自隨寢食城頭朱宜人率其
二子二女祿祿連結坐井傍以待凶問至即擬同前
兵退獲免撫按上其事當起還竟以得罪權貴中孝
功法十三年敘前功奉旨原官起補蓋故例所無時
謂上特恩云已晉兵部員外郎時流寇禍棘上請核
兵餉請飭南都文武條陳堵截實著諸璵多侃侃大
言矣未分考會試得領成建五章明到署後俱死節
公出開提職方正郎有巨璫欲貴其弟爲浙帥以賄
賜公峻卻之乃聲上召對中左門問諸將缺何以不
推公正色對卒不及璫所囑者尋引疾歸公歸而
時事日非矣榜其門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
惟對酒悲歌聞與二三耆舊論道林間悽惻以老
子卒年六十一公性至孝每念母不逮養祖父母不
獲贈封值除夕臨祭必涕泗祭日訖老猶然尤敦師
友誼馬公殉難後爲捐家梓潼寧居詩墓存鄉其子
若孫遇癸未門人若張閭學瑞高司空辛胤林大令
唱謝公恩義兼爲末路艱貞卒賴其力而同邑秦職
芬沂早踐師位實相與左紫而右拂之遂成清

後進中獨器重鄒忠倚。稱永福二子皆魁于鄉。忠
 王辰賜第一人及第。永福聯捷乙未。稱名家。世以此
 服其藻鑑。終身無二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所著有
 心遠堂遺集。錫山景物畧等書。行世。子法高。淑。高。流
 高。咸彬。彬能世其家。學法高才而疾。訖今人猶惜之。
 論曰。吾邑賢士大夫。必推崇嚴先生。云曹公履坦亦
 先生。紳交也。俱以直言正氣。主持公論。特不滿於小
 人之口。當殷假海嶽弟既歿。嗣事紛爭。公與曹公
 言。言於當事。一以家體國法爲準。所以爲予者。備
 然卒阻於異議。不得行也。有可爲流涕者。余忝先生
 門。增稔知其負文武大畧。才兼數器。智滿意匠。驅
 湧雲有古達人。辨士奇偉。調儲畫策之風。而與人交
 直腸坦衷。不爲億逆。不設城府。見天下將亂。慨然欲
 擇柱之。乃不克竟其施。嗚呼。可不謂名職方哉。猶記
 崇禎之季。東里王氏芝蘭競秀。若人介人。玉孔時受
 時諸公咸負雋才。試必前列。而先生與外父中初公
 先後成名進士。錫邑稱世家者。歸焉。距今三十餘年
 而先後云亡。門祚中替。如以勗以思。見季閉戶好

珪璋特達。可謂家之收子。國之聞人。矣。不亦賢乎。

錢員外傳

附章正宸疏

公名思賢字子瑞會稽人大學士象坤之孫也以官
生授刑部主事甲申京師陷南京立以東宮事廷臣
皆斥爲假公獨懷微力誣羣奸手疏爭之略曰太子
危地死生之權一在朝廷據其供詞保者陰者確有
憑証在部五日悲憤言動絕無裝飾今貴以身大旨
密爲非真耶人切而眇小至十六而頰長且豐大者
比比也貴以不能背寫爲非真耶東宮素無能書之
名雖經講楚安知無內動坐馳及情學強學之事在
虛應觀變
貴以不能盡悉官中事耶揚遷謫竄竄魂未安人於
富貴時多不經意試問各官朝賀跪起惟聽鴻臚傳
呼而已饒于倉卒中悉其禮數否太子在官中未寒
而未衣而食隨侍者衆安能盡呼姓名試問各官
書吏皂役等幾何人能一一悉其姓名面觀否當時
二王在劉崇敏家人心知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今
開時不能明對者貴處東宮何堪挫辱自不可與民
犯同觀也總之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
外員被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滅敢以死爭之疏

錢謙益史諫之曰荷易汝言則生公毅然曰表
辦一死耳言不可易竟坐誅死事聞贈太僕寺卿
忠毅同邑又有章正宸號格菴崇禎辛未進士爲
事中直言敢諫上召大宗伯王應麟入閣正宸疏言
應麟雖復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瓿巧辨足以
濟貪諂者驚心豪傑解體萬萬不可臣嘗慨阜陵而
斥世界無人諸葛雖名王佐未免其體而微然尚能
盡忠廣益布所失于天下以求人之指摘以今方
南望乎江河日下談論麗堂至疵脫救時之難
張居正之禁不知居正秉大權精劄主萬曆之政
振終廢摠因修廢盡失人心即使僥倖遺諸托一無
狗僕使小廉末節况復狼籍貪汚者哉疏入上怒
職提問尋起原官又上振揚士氣疏開逆渠停獻
外忤權臣獨驚憂則以王鄉臣者東平州諸生也
職出自學校此豈細故哉風俗之敝原于教化之
之失本于朝廷使殿陛班聯砥礪好修慨然以名教
爲己任以清議爲可畏矢素縉而妨躡治式樹風
臣不勝憂或皇士而環觀今日好官自我模不模

朝廷矣。彼子於安所。若式乎。陛下誠欲近人心。必自
士氣始。欲振揚士氣。必自中朝官始。今中朝官廢。則
不立矣。臣姑舉一二。有應陽曹郎。躡蹻銀臺而卑
正勝者矣。有方州不簡。資擢春曹而垂涎考選者矣。
有觀累幸完。弗思休止。而總裁司銓者矣。有置職已
見。祇事彌縫。而屢登故事者矣。有怵心計典。趨起不
進而彈墨反作催符者矣。其他行取之濫請。薦舉之
競于更調。保留之稠沓。錫鞶加級之紛紜。故件背
又難更僕而總之。揆地百僚。表率耐彈。試。雖復
於。去。就。大。藝。先。有。未。明。則。而。之。又。何。法。
宜上方務為博大之治。以嚴舞天下豪傑。而諸臣
日可展布四體。以持事。而日可微倖。無罪以竊官。
氣消。類其此為甚。陛下不於此時一大振揚。召還
疎遠。逐之流厚。歸死封。野之尊。風。陽。康。閣。章。明。
學。而。逐。詐。夢。門。倖。進。之。陳。故。新。以。維。風。節。退。斥。奪。
國。之。指。嗣。昌。以。植。綱。常。遣。回。左。道。感。人。之。張。鹿。
以。培。好。尚。是。使。學。較。無。藉。觀。感。而。亂。賊。接。踵。也。舉。
南京立。復上疏陳國是。百今日。

足恃。豈真虎踞龍蟠。萬建之業哉。而當事泄洩。會
何也。逞望故都。傷心離黍。夫亦念祖宗弓劍所藏。
夫亦念。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乎。夫亦念。青宮
王。肅。賈。賊。孽。望。援。噬。帝。乎。夫亦念。從君以亡者。
諸臣。覓。修。乎。夫亦念。三百年來。生養黔黎。盡為被
手。兩月間。聞大吏。傷。擊。矣。不。聞。賊。聞。武。臣。
閉。矣。不。聞。公。駭。聞。老。臣。引。連。矣。不。聞。賊。聞。諸。生。
不。聞。諸。生。也。不。聞。諸。生。也。不。聞。諸。生。也。不。聞。諸。生。也。
以。還。原。第。一。執。權。不。能。用。守。不。堅。且。事
之。京。國。不。容。髮。比。者。河。北。山。左。忠。義。構。應。結。寨。保
募。義。兵。官。為。朝。廷。効。力。若。不。及。今。電。掣。星。馳。仗。義
討。是。削。天。下。之。氣。而。坐。失。機。事。也。宜。亟。檄。四。鎮。分
河。淮。與。河。北。山。左。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血。脈。通
後。塞。井。陘。連。孟。津。據。武。關。攻。陳。右。蒙。徐。並。起。賊。不
且。夕。矣。陛下。又。何。不。編。素。親。率。六。師。至。淮。上。豈
月。矢。石。履。兵。陣。鼓。聲。雷。聞。振。人。切。同。仇。勇。憤。百。倍。
即。有。傳。陸。張。小。量。為。兵。部。尚。書。正。皮。囊。御。孔。力。

魏國公徐弘基東平伯劉澤清等處起原任吏
 待郎張捷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鄒之麟正
 宸又疎爭不聽尋陞大理寺左寺丞蓋以屢忤時
 之實遠之云正宸爲人潔嚴特立禮科都沈胤培
 官正宸不獨怒時可畏卽笑時亦可畏後兵入紹興
 遁跡爲僧去
 論曰太子毋論真假而當日在廷局面固有如是則
 生不如是則死者錢公置一身于度外瀕死不易其
 口可謂難矣而章大理之直諫危言罔顧刑管境
 國幾遜跡全身又可多得乎哉

卷五

陳大令傳

公名兩輝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中崇禎甲戌進上
 除靖江縣知縣時烈皇帝留心史治許科道官風
 聞言事御史左光先按浙過吳因劾諸暨鈔關主事
 朱衍坤及公坐羅里居浙東一授公禮部侍郎所
 成六月錢塘兵潰公走雲華山中先赴水後自縊
 公落筆妙天下笑罵皆成文章風流豪宕不可一世
 其交游亦偏海內在靖江詩壇酒社往來無虛日
 是掛彈文以免及公死天下翕然稱之有絕命詞
 章曰生爲之臣死爲之見笑指白雲深處
 蕭然一無所累父母恩無可報妻兄而不能親落
 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子房始終爲韓水叔死
 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薪盡一生情
 獨留性地靈光古猶共泰文憐麻衣泣拜先皇去
 六月念九今歲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
 花甲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只將子孝臣忠
 貽與世間同志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皆畢空
 赤手擎天唯見白虹貫日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

名山正學集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天遺友人書
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事也或念
平生忠惻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
吾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又作又自祭
文云又自祭文爲乙酉之六月矣以文自祭也其時
祭之而不克死投水者一投殲者三代起撫車者數
數矣監國主曰先生死吾未必得生且倒行而逆施
之于是被家迫義同志者十五人賴高皇帝之靈
佑我香王督師于越與諸君子夾輔帝室如支龍
龍及一年天不昨明閔凶復告播遷出走群臣不能
從焉子遂主乘飛騎入台急走還寓見諸僕已擔襖
執出遇于街口馳至五雲門目睹陳諸二相公皆被
裁回遂轉至稽山門所見士女流離還兵載道于戈
刺強即自問遂抵天台之遠村又似兵阻夜宿洞橋
徐長者家次日往投橫山水素見二姜先生痛哭宣
國事而予道經崇山子古寺于洞側遇一老衲謂居
士巖本來面目乎生死釋子看得輕忠孝儒門看得
重前二事皆了了亦可以掉臂而行矣子拜受其

起而忽不見沈然與素心合復從河嶺龍潭處
尋子小海門問渡以黎明抵台郡西廊門欲入謁
而客營焚劫城門盡開咫尺不能謁天顏哭而入山
園得至雲峯讀書故處此子緣也亦予命也山上有
池可以殉國人恨不得其死所耳爲本朝死爲故
死爲平生寸丹死爲見危授命死夫子曰守死善道
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然則此日之從
容就義體受歸全亦孰有善死如子者邪空山無
白茅可束也莊子之蟻爲湯王孫之保墓吾師也空
山無人山鬼可招也張睢陽之膽當穿顏常山之
握拳透爪吾侶也空山無長琴奉飯可供也孤竹之
芳薇薺藟之一莖草吾對之有餘馨也予自甲寅讀
書此山中與湛明大師世外遊往三十三年此心如
一日古佛可依藏經可鑒今歲師以四月先逝塔于
是峯之腰予以六月殉亡埋于是峯之脊亦如達公
潤明了元東坡可以相視無愧也矣健客冬出使溫
處于與中讀先正尊鄉錄宋之仁也吾台死難六人
如王琬爲最而不仕者至數百人皆難之樊王叔

林右盧元質諸君子稱入忠而方先生以十族洪夷
 此古今第一烈性。樣子子每拜其祠下。陰風颭颭。今
 亦可以追隨開字。而無憾于心矣。顧予所學者。撫夫
 也。夫不知其姓字。座骨東湖。子自誓其孤肝流屍。舉
 沼其華彰威之居。于其叩馮夷之宵。乎其與屈靈均
 續驤乎其與王子安。李青蓮諸君子倡和乎。顧魏則
 沈于淵。魂則升于天。意猶戀此名山。心已發于淨土。
 厲鬼可以殺。浩氣可以告天。神可以邀六虛。力河
 以持五顧。徐陵臨沒之志。椒山後補之言。並行而不
 相背。自此以往。一環之遺憾。在丹碧尚翊乎水朝。百
 世之遺名在憑弔。猶依于同好。若夫天下既平。憫忠
 不少後之。如義君子爲予築墳嶺上。肖像高山朝貌。
 長存。僧迦共歲。則羊公有言。吾死後魂隨應登此
 山也。況子埋骨樓身于古佛山。雪之側者。予作此
 文時。以代祭也。寫吾平生一片心也。世緣以斬蕪。諸
 聽之愛河已離。幻色聽之亦無依戀。亦無罣碍。亦無
 恐怖。悔吝此一潭澄水。明月在天。世世生生長伴禪。
 林鐘聲聲與觀世音文殊師利兩菩薩證明功德海。

顧秀才傳

公名所受字性之號東湖長洲人始祖吳登承襲
屋榜異子雖登正統丙辰榜題于餘慶登成化壬辰
榜三世皆高第又辰年傳爲盛事故有三辰進士坊
公幼即岐嶷入九歲讀經史觀一日數萬言就童子
試冠一軍生平以文章道義自強五試棘闈卒不得
售退而閉戶讀書以著述自娛安貧樂道暇問生
非試事不踐公庭晚歲寄情詩酒惟諄諄以忠孝
字訓其子乙酉五月聞兵渡江帝令皆解組去公
天大呼曰我白頭老人尙爲易食民乎已獲正色危
坐命酒徐飲口占一律書白髭髥腰間至夜入寢靜
聲如雷晨起盥漱畢洋洋如平時旋整衣饋至學宮
肅闕文廟拜且泣躍入泮池而死時爲五月二十七
日檢遺骸有身是明朝老蠹魚服君時事不勝歎之
何公既死越四日邑令李公實製文躬奠私謚爲烈
節先生言公子二十五日詣縣商死節事李告以死
節者貴之平日決之一旦不可謀于人謀于人則辱
念生轉念生則左顧右盼幸前史後弗得遺矣公

有領教書補而出越日就義然公自二十七日以前
足不出戶已月餘矣聞者異之李實字如石遂阜人
中獎未進士亦隱居有品者
論曰余聞先生類死有云我死與許玉重不同許
先帝于既往我存大義于千秋然要其爲國亡身
一揆也顧玉重先死吳人競爲詩文以哭之先生
死兵燹境上矣吳人復哭之如初甚矣吳人之善
人也夫哭諸生者皆諸生也何以不負城門一歎

黃新都傳

公名翼，字子羽，晚號蓮菴居士，生而穎秀，靜好，有目如刻畫，揭詞屬句，落藻敷華，既從虞山侯公諫，益遊究心，論世經國之學，迥異乎世之稱脂粉華靡光揚聲者也。崇禎中，用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星被寇，雉堞半圯，俄傳賊至，民挈妻子負金囊走匿山中。公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輩皆鳥獸，竄去，縣令獨無兩腳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冀保全性命也。縣令顧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

卷五

四

五

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以兵，亦巧者以弓矢，惟魯者以瓦石果。各爭先効命，賊如我何？庫藏有千銀萬錢，不敢愛以待勞者，縣令身編行伍，冒鋒鏑，縣令妻手自庄酒，廩給糧，將事之不捷，積薪拒縣門，縣令國家自焚以謝。若輩皆得賴，痛哭擁地，叩曰：「請爲公火一死。」庚辰冬十二月，賊由資簡東下，破溫州，徇仁壽，十七日焚我近郊。公率衆登陣，遙見火光中，將衣黃蕭，擲瓦彈，詬罵諍笑之聲，殷動樓櫓，賊不能測，繞城馳射，將引去，城頭矢石

卷五

五

五

齊發，賊落馬死者六人，獲騾馬二十餘匹。賊遂走，州破德陽，殺署篆汪應星而去。自賊開楚蜀，名城大郡望風奔潰，而新都最爾無恙。山是川映，縣知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締守，却敵而都會，侍以無恐，事之毀也。太原君廉慨誓死爲公盡死守，計親爲羹以食，數百人民心是以益強。蜀人劉晉漢曰：「公才弱如婦人，好女顧乃婿，屬香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公固奇男子，其妻亦未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沒也。嘗省趙縣陞吉安州知州，會乙酉之亂，桂陽相次，遂近南野，屬車從騎所在縣，公傳令，飭候糧，夙夜治辦，再宿而六師至，惟官帳殿所至，如歸，鄉人廬見飽食甘寢，周廬宿衛，午夜巡警，微命希焉，立炬火照，縣兵萬騎，竟夕無譁，卸聲桂陽亦與實，執手鄭重而去。嗣西失守，與遺民哭別，歸卧沙頭，管肅奉佛，以老公行安節，和不徵逐交遊，與人交不爲崖岸，咸有終始。陸公孟見愛無子，經犯後事，有侯芭貢土之風，讀書採掇菁英，不以祭餼食，卽爲能爲詩，如么菰，哀玉自有天討，所至輒搜討名勝，觀八陣遺蹟，拜杜陵，

望橋王禪子石闕碑。嘗携太原君登其麓。降游天
度石橋。巾車道裝。昭歌山水間。吳中流聞。以爲勝事。
性好古玩。摩挲把翫。知笑人好友。屬有檀度事。輒錄
手送。去其蕭閒豁達。皆此類也。錢宗伯爲作蓮菴居
士傳。

論曰。予未識子羽。當孟覓先生秉鐸梁溪時。時爲予
稱許。不置。口今年費了。省公帑。育子羽生。誌未嘗不
如。審判於人也。作子羽。歷官蜀。制却敵。全城。今得
首伸眉付以。故助勤幹辦之用。其所建置。豈止此。
哉。懷宗帝開門。開聽號。曉傳求一誤。於淮陰市人。以
爲獲雁之公孫。強而大梅。象物爲人土。龍求雨。觀主
羽事。辟召何貢於國家。哉。後之論世者。其尚有感焉。

張尚書傳

公諱國維字止菴。號玉筍。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除
 番禺知縣。以卓異薦。授刑科給事中。歷吏科。陞禮科
 都給事中。時吏部尚書王承允。黨邪宰正。公疏劾其
 一。稱足以繫生平。十。壞何以持銓。政人服其當。陞太
 常寺少卿。崇禎七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等處地方。先是。巡撫駐蘇州。各屬間一出巡。及公
 時。而江北多事。往往出鎮皖口。賊破廬園祠。駁駁有
 南魏之勢。而安慶素無兵。國初有軍五千七百餘。宜
 德中。徙二千人于河間。懷來諸衛。後又以二千人運
 糧。三百人入南都。班操。餘丁不足以待戰。乃調吳淞
 戊卒。及徽寧兵往。而海上復告警。公請益募兵千人。
 比楚黔故事。留新餉給之。報可。復議增馬步二千人。
 于是皖為重鎮。上采科臣言。申飭江防。公請募卒千
 二百。半戍浦口。半戍鎮江。修繁昌。太湖。建平。六合。滿
 洲諸城。建敵樓于蕪湖。十二年。海寇焚崇明之東三。

常傍孝陵擯念母云一駭鐵塵不辭膺惟哀堂母輩
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聊思結草同訓子云風
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有旃存恤
棄未全身各所生從莽起固池死時爲六月念六日
子世鳳坐事見殺

論曰公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馬間所至皆放著勳
烈而在江南厥功尤偉家之史冊傳之口碑至今吳
人廟祀不絕有以也公初蒞吳年方逾壯及其去也
發聲皆白則公之賢勞亦可見一斑矣嗚呼虎丘片

地定祠如林求如公者可多得哉

鑾左都傳

公名宗周字啟東號念山陰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行人先後以喪母及養祖里居者十餘年始補原職尋充冊封益藩副使歸陳宗藩六議四十一年募請修正學明年復潮病去布袍粗飯日事書史夫人工紡織以給餽粥出入徒步樂道安貧天啟元年起禮部儀制司主事勅魏忠賢客氏坐李倖二年遷光祿寺丞三年遷尚寶司少卿尋以太僕寺告歸四年補右通政力辭上怒其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

補元年召爲應天府尹聞報卽集一蹇就道其子應之徒步而已到京冠服不備假友人一二金市之肆中首疏上陳堯舜之道因言遼事不足圖與加賦之害謂皇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太平立致然程効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上雖目爲迂闊然亦獎其忠會京師被圍米價騰貴乃請罷九門稅修舖房以處貧民爲粥以濟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公獨抗言國運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臣以爲陛下亦宜

分任其事○音○萬○界○已○其○興○也○物○事○皇○上○向○以○精○明○
二字○概○事○精○聚○舉○大○小○臣○工○盡○在○發○開○中○往○來○日○
月○果○結○為○陰○痛○痛○者○矣○之○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為○
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
擬○歸○開○臣○以○庶○政○歸○御○院○以○獻○可○贊○否○予○言○官○不○敢○
則○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深○其○罪○乃○者○朝○廷○薄○一○文○
吏○如○事○無○庸○而○視○武○健○士○不○啻○勝○子○斯○使○思○威○
置○至○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用○一○二○內○臣○而○開○以○
大○第○委○之○自○古○未○有○官○官○典○兵○不○謀○國○者○抑○斯○世○
本○夏○書○卷○六○
文○臣○則○太○平○可○立○教○也○又○劾○張○鳳○翼○馬○世○龍○等○罪○皆○
切○直○忤○上○意○三○年○以○疾○在○告○後○上○言○除○詔○獄○銅○
為○祈○天○奉○命○之○本○上○方○受○早○齋○居○責○其○不○修○實○政○能○
托○繁○奏○公○遂○堅○求○去○許○之○八○年○召○為○工○部○左○侍郎○
年○上○言○陛○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至○于○帝○王○治○天○五○
之○道○猶○未○得○其○要○領○於○是○首○倡○意○于○輶○途○而○經○臣○
進○五○年○開○復○之○說○已○已○之○後○及○崇○禪○則○廷○臣○有○
士○大○夫○之○心○自○應○衛○司○議○舉○而○告○司○之○風○

及○士○紳○而○望○廉○之○等○夷○自○人○人○教○過○不○給○而○舉○聞○
盛○自○事○事○仰○承○獨○勝○而○諫○諫○日○長○自○三○尺○不○伸○于○司○
憲○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自○斷○獄○以○數○千○
計○而○好○生○之○德○意○浪○自○刀○筆○治○絲○紛○而○王○言○教○自○誅○
求○及○項○臂○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穀○而○吏○愈○貪○
通○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
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違○而○封○疆○之○責○任○輕○自○
無○無○權○而○將○日○備○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儒○兵○
而○朝○廷○之○威○令○弁○窮○子○督○撫○自○朝○廷○勅○限○賊○賊○
本○夏○書○卷○六○
矣○天○啟○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權○下○方○
之○撤○拔○酷○吏○之○威○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易○慮○而○不○
意○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求○治○愈○殷○
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說○投○圖○拱○席○以○希○進○
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不○過○始○于○陛○下○一○念○
之○矯○狂○而○浸○淫○遂○為○厲○階○則○今○日○尊○亂○為○治○之○幾○斷○
在○首○置○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不○徒○備○用○鳳○雷○重○金○
祖○宗○聖○古○之○統○以○準○祖○不○宜○輕○言○改○作○注○堯○舜○之○統○

已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微而治以忠厚
培國命弁法二王之發政施仁庶議將循以救泮源
之人必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社後世官官之
正儒帥以失律之誅社後世藩鎮之望慎宗賢以授
威之途銷世宗藩之憂則金湯永固又何憂外紛
內訌哉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
宜體國度時不當効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閣臣
溫體仁等以爲價空置諸捐助公獨稱臣不敢懷利
言牙前燕天下之言利者得育切責率引奏求
既就遣問東兵自昌平深入公極論體仁大奸似忠
大佞似信弁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爲比私亂政
華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璘學三篇以切劘
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請申飭憲綱復書院
社學罷詭獄從之會當大計發中書某爲人行賄事
其之法一時風紀肅然已而京師復被圍給事中姜
琛行人熊開元以建言下獄廷杖上怒臣測公力學
於朝謂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則用不則置之
有應得之罪乞助法可定奏若以言下獄大傷國體

又言黃道周言語激烈朋友難堪皇上不但優容且
與起廢何況二臣上震怒復華職而副都御史金允
震由救尤切因并請處甲申間北變卽赴杭省既足
衣麻躡踊號傷勸浙撫張秉貞勸王南都復起原官
采至上討賊疏不署職銜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業
舍討賊復仇無以表滅江之心而非夾策親征無以
作忠義之氣一日據形勝江北鳳陽等處應駐親征
之師一日重藩屏宜加督撫事權用以彈壓鎮臣
曰後再實親征所至分別各帥其應封賞其應優
夫以左帥恢復而封高劉賁述而亦封又誰爲不封
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書隨之恐天下
聞風而解體也一日嚴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傷命而
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子法皆在
不赦宜宜分別定罪罪而更有言者當此國破君下
天臣子皆當致死反應陞報能無益乎天譴除違
不宜輕行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
子其罪引應之誠又上復仇疏言當賊兵入秦諭
漸逼畿南而江南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

漢以莽莽賊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下而不
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凶聞已確使當
我而起夫一戰以圖前愆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乎
言固國之策御兵權于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
諸臣之坐誅者二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
不然豈聽一介間道北進或徵燕中父老或起塞上
夷王共嚴警恥笑九廟之靈奉安祥官家訪諸皇
的耗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關帥勤
難以海師直搗燕薊令九邊宵飲提甲衛牧與
事政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
而天假之靈使令吳鍾一秦肅功則舉朝謀國不
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為解者喪部大典遲滯日久
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卽成康祇威名色是 先帝終
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
康諸臣量從耶雪自應援 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
察徑用新恩卽誅諸鉞矣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
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同
嗟乎已矣 先皇帝十七載受動念倉河對海

前位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
臣工如此之薄又何怪從逆諸人暴殄若若朝君臣
而暴冠擊也疏入中外聲動馬士莫怒與劉澤清等
合謀欲殺公而臣大城以內傳陞兵部侍郎公復疏
言大賊進退係江左興亡乞緩威命再聽廷推公既
與時不合甫一月卽告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
政言國家不幸多故未見素土綢繆乃者土木崇矣
珍奇集矣俳優假令陳矣內堅充廷矣金吾赫矣
曉駭關矣曉夫昌矣言路扼矣官官亂矣有一于此
皆累聖德嗣至疆場日促國勢日卑此所謂猖狂
而忽遠敵也一曰振王綱言自陛下正位南國舉朝
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下一加恩於近侍則
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于大臣則閣部可以兼轄三
推恩於熟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
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裡呼應動有恭順朝廷之心因
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恐自此禮樂征伐
漸不自天子出此所謂養主恩而傷紀也一日明
國是言邪正不容並立自古而然所賴清議補救

而今也反焉。二元惡大慈稱寬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極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挑激動引三朝註謀及于理世。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衛言三代有道之長皆以仁義治天下。自申韓專尚刑法秦用以云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于溫體仁。遂至流毒天下而不可救。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永科罪名先事追贓。此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言養兵所以衛民。至今日且以窮民前者雅揚告發。今又高黃五殺。朝廷設立額兵何爲者。即使諸鎮並薦忠貞永爲藩輔而臣猶慮以十三萬不戢賊之兵計十三萬不戢賊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爲裁抑。惟有加派。橫征一旦有事以國殉之。此所謂積外憂而釀內憂也。語皆切直。識者疑之。乙酉六月兵至杭州。公絕粒二旬而死。有臨命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此一朝死了我生平。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曰。信國不可爲俗生靈久止水與壘山。以爭死先後若云。袁夏雨時地。

非偶得正而變矣。庶幾令所受公忠孝作成。永垂於廟廟。方正直人不取于以私。地方大事悉聽主持。好面折人過。郡邑皆憚之。講學東南上林奉爲泰山比。平生平讀讀日以我君竟舜爲心。每遇各對侃侃陳言。嘗云天下之治從本。源上爲之。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當崇禎末憲度。廣大中丞率降心相從。阿御史達意。公至不三月而臺觀蕭然。各稟程慶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起。登拱立移時不敢作。徒傍衆入于朝。即處驗室不。諸君謂此所求猶而公創行之。真有不以面從爲執而以一舉趾一動念不忘君父爲敬者。故其奏疏風議間或迂闊無當。而其義幾力行堅忍不息。誠孤介之節自隱達顯由微至著。積數十年愚夫愚婦信之學士大夫畏之。嘗與家宰鄭三俊言。明主中興竟舜天下事散壞已極。須自銓衡風紀之地力爲整頓。其實心實事爲國爲民。皆此類也。論曰。劉先生蓋學道人也。憶甲申冬予嘗遇之。向客道上。見其布袍敝履行李一。有人不知其鄉宦跡。

嗟乎此豈近世所可見乎難進易退百折不同取義成仁克全所受先生其令一人矣

卷六

七

鄭進士傳

附吳國應等

公名爲虹字天玉歙縣人籍揚州父元化官錦衣衛都督以長厚稱公生穎異五歲知書十二能文十四補諸生從其伯父元勳遊學吳門名籍甚崇禎癸未與元勳同成進士假歸甲申三月李賊犯關後宗殉國淮楊雲授公與元勳等城守五月南京立謁遷授浦城知縣補固衛邑濱兵教至彈壓有方民以不擾乙酉六月移潮廣道御史以百姓遮留遂奉命往蒲監軍巡視仙霞等關有悍弁陳俊鄭泰倚鄭勢不臣未易臺省武官易爾泰遊自宜分別以明綱紀且諭芝龍和衷支武芝龍益怒尋以父元化曲解得免丙戌六月特簡巡按上游兼差如故亡何大兵入閩公馳書巡撫吳閩禮謂北門事維吾兩人天崩地裂正男兒効死之秋聞禮肯其言相誓死難八月十七日公被執見貝勒諭令離髮降公曰吾聞負國不忠辱祖累父不幸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學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公攜衣冠往從者咸泣諫公

曰大夫之死耳死耳何故生焉及見果大怒責之曰
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願賜寶以賞其死公厲
目退之曰民困極矣寧忍相累咸哭而別時舊役故
人俱被縛公給貝動曰吾屬役已散此無辜愚民耳
殺之何益盡得釋惟書記陳龍不忍去甘同死且勸
下令將殺之城外公顏色不少變緩步徐行見道旁
有客園奪門直入告行刑者曰吾非爲畏死以爲
御史分不當暴尸於道故至此今後世相傳鄭御史
死處耳大呼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加刃而死
唐李太公 卷六
化爲易棺獨有猶懷面親如生遺孤世昌後遇歲時
從公死者又有標下中軍遊擊張萬明史子都司
翹鸞守開都督洪祖烈建陽知縣崔攀龍兵科給事
中黃大鵬與公先後同門共事仙霞亦旅館不屈見
戮而吳聞禮控制崇安卒亦死難不負前言皆公
義所感云公姿容美哲廣額秀眉望之若神仙中人
而嚴氣正性百折不回讀書明道忠孝家傳其十世
祖居貞官河南參政與弟道同官御史當靖難師起

見弟募兵勤王不克俱殉明建文帝難徵州南府建
變忠祠坊而其伯父元勳以詞劄高傑爲亂民所挫
殺蓋家學淵源有自如此弟爲魁負文望時以二難
稱之
論曰昔讓皇帝遜國同時赴難史不勝書至有湛九
族而不悔或五百人八百人稱爪哇諺而極里爲墟
者彼其氣何烈情何悲而人又何多也迨夫土木之
難其變有甚於前求如南朝李侍御者覺不概見至
於今而開門揖敵僞首乞官風斯下矣說者以爲
卷六
親侍御一死而寧家斥僕懸袂相從可見忠義之在
人如流水之在地勢在有以威發而疏導之耳陽
厚澤深仁流濡八閩貞魂夜現廣濟千秋國于大地
必有與立其在斯人與其

唐御史傳

公名晃恒號月如南昌人中崇禎辛未進士除臨寧知縣滿五載以異等召入爲南京廣西道御史入臺卽首疏薦舉倪文正元孫錢侍御謙益言元孫命題發策尊崇先聖悅人心于附黨煽煽之時禦狀綱繆僑預籌國事于積薪厝火之餘其文牘具在可援也至其生平以古人自負與楊維垣辨疏定逆黨之罪案剷獲法之情形使是非邪正昭揭于天下則骨力具見聲益大廷奏封制張居正之勳勞于積

唐御史傳

卷六

七

二

發銳之斥漸聞發策決難廷賜之償敗于危邊而創之時其科錄具在可援也至其生平以名節自砥焉楊維等志狀辨官府之危疑破宵小之惡附使仁孝忠良顯著于千古則品格可知二臣皆一時之選而一則閑置草莽一則幽繫閹廐生材非易逢時亦難此職之所傍徨結轡扼腕而三嘆者也且皇上神明洞鑒未嘗不知二臣而曲全之豈有意于棄二臣哉昔傳說起於胥靡管仲舉于綆綫遠則蘇軾曾開黃州近則楊士奇嘗幽囚徑歲古之明主于罪廢之

唐御史傳

卷六

一

二

人未嘗不拂拭而用之何況我皇上夷卓千古正肝衛粉解于多事之秋乎又再疏言皇上特恩起廢敷求盛心但部疏詳于廢籍而未及于降調詳于京職而獨畧于守令如孤員特立之何楷姚思孝剛直不阿之李模林蘭太疏項有守之成德博通經濟之張來康惠近民之黃道周盛王贊自應環召以伏清班或予特擢以開賢路至若蒙恩寬結之成勇袁繼威皆以清節受知尤當特加原宥而侍郎姜曰廣醇修正舉允宜復其論思之職疏上報聞弘光立陸大

英郎于是日上三朝要典矣尋遷大理寺少卿國變歸里後清兵至開化公死之公博學強識兼精吏事敏而能勤尤留心于人才進退正已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陰陽闔風雷雲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南都至今稱頌云

論曰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而俗鬼潛消矣史矣而予讀其封事強半爲鼓勵人才激揚風義之語蓋以國家之治亂人心之合離天地之否泰胥于是乎係焉古大臣以人事君庶幾無愧也哉

鄭中丞傳

公名彪字勿文號世培山陰人父承燦知長洲縣有惠政公年十七舉於鄉天啟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嚴譯兵折疑獄以才能著譽積四年考選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內外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若越俎而問庖師曠官而怠事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且見因而有急速周章救過不遑之象竊恐常事將臣狀于嚴者莫以迎合矯誣善保名位則未得獲罪之勢及茲愆忽之歸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人才有中下才非藉上威嚴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同道有司或錄案之累錄人或緩殺之輪未至爵殺生俸十居二三臣于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迫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起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于羣臣者此也皇上聞聲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卽推殺設壇夫豈爲道但欲飾其不肖不肯奮其同馬之門若必依序積資則雖冒濫之賢可清似亦獎拔之術未盡臣所

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竊特遣內臣然必捷
副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
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
患顯故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時
以爲諸論尋寔按蘇松諸府所至省場從延問父老
謬訪利病豪右兼併細民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爲之
側目吳中無賴自署天監堂凌縣小民公至捕其尤
者四人立磔于市縣是羣奸股栗他若定後解法振
贖銀爲長洲廣置役田造吳縣隱租以傳荒無錫役
米以惠解借華亭義米置上海役田時稟費率二石
得一畝計三年子粒卽償華亭之數平漕兌庫省四
鄉莊羨十餘萬金吳人至今德之八年請令歸十五
年起公宰河南道上諭事關軍情嚴禁抄傳公京南
有不應抄傳者衆先之秘席亭之謀刺勝出奇呼吸
萬變者是有不抄抄傳者強弱之分順逆之勢去來
之狀勝負之常舉境情形一彼一此者是明年佐太
計一主虛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改南京學道十七
年五月與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決計定策弘光立初

朝見行密公奏紀綱法度立國之本又言領解
人二事時有請卽正位者公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
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
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從之又疏陳致治大本言
嚴下濫頒大號布發明紛弊爲總統實用勅諭以仁
厚歸羣情又以嚴肅定衆心此明紀綱勝法度之說
也伏望申諭羣臣此時典制益當遵守勿以多事逐
紛爭之端名器益當慎重勿以乏才被作濫之實人
才不可不愛惜而自嫌之徑必不可開官不可不
廉廣聖業

斯時督大理寺丞印都察院右會都御史巡撫蘇
松青鎮公受事六閱月開館禮士設筵求言撫兵恤
民日夕拮据又上疏請明刑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遂焚其刑具
發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為
功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為奸之鷹狗
詞從追勒而來罪案隨指擬而定即舉朝盡知其
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陸慘等下米周平反從無徐其
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衛

卷六

六

六

六

六

帝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辦事也迨後東廠設立
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需刑章飛詔
及善良亦罷立成巨萬皆承皆出於手拷怨憤冤
於京畿幾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究而奸
究未能稍清此獄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
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通連用事始有去衣受
者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
致必殺之刑况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
畏之聲益高血淚玉階內奏金匙班行刺色素

猶即惟錄隨願已魂驚骨慄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
矣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乞陛下嚴禁肅入大
學士姜曰廣擬革不允曰廣爭之甚力有經事不除
崇社豈不可知何有嚴衛等語乃命五城體訪職者
已知嚴衛必復矣先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光以處
分計都一案議罪光先以光平第故與阮大誠有仇
又劾士英大獄微借事陷之朝右無敢為直言者公
獨言光先在浙調兵措餉有且拮据變起一月元夷
殺首有助無罪不可泯沒于是大獄并刃衛公至
族屬棄棄

卷六

六

六

六

御史張孫振疏劾公奸貪且定策有異議并及吳
鄭三俊等朱統額復糾之公知勢不可容遂移疾去
吳人感泣攀轅者以萬計乙酉兵至杭州同紳約往
投謁公佯許之為治裝至閏六月六日夜分潛出城
國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危坐而死書於几云某月
日已治棺寄龍山戒珠寺可即殯我其從容就義如
此配商夫人及二女二媳皆賢淑以詩名子理孫班
孫履文溫才華門第之盛浙東所僅見云
日公之忠節與其廉惠薦紳先生人人能言之

字梅讀其明刑一疏尤深嘆仁人之言利溥也宋陳
康公康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爲獄重輕公獨無
經品多所請釋張文忠公九成開大辟案成察其非
真輒奏覆具得誣服狀二公皆英察而仁厚先生實
克肖之類以件時不得大用卒致以身殉國則又非
二公之所可及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封侯喜見多
才操卓絕神之澤其在茲乎

柳河野乘

卷六

金狀元傳

公名煌字武貞山陰人中天啟乙丑進士廷試歷第
一人除翰林院修撰纂修起居注時魏奄用事修三
朝要典一書公以史官連署銜名崇禎中歷官中允
翰德至左庶子以前事爲給事中葛洪韓源所蔽不
得大用浙東監國起拜禮兵二部尚書督師江上丙
戌五月胥江失守公大張殊示盡啟九門放兵民出
走全活生靈無算旋正永冠自沉于東渡橋河中死
公素行清慎廉隅自持尤不貪溫飽雖官詞林二十
年蕭然四壁爲日講官隨事教陳上每傾聽嘗上疏
心仁愛滋新聖慮憂勤彌切亟謂臣聞古人有言和
氣致祥乖氣致災此于識辨術數之學絕不相闕而
禍從人事見天道唐曰時雍虞曰日昃動周曰太和在
字宙間蓋自古未有不以和而成至治者今皇上勵
精圖治宜有鳳麟呈慶之瑞以答聖明而不謂災異
頻仍仰厚唐慮意者和氣猶有所未熹耶臣請言不
和之象有四而兵火荼毒與征役怨咨之苦不與焉
夫故故睦鄰民與民相和也自生齒日煩衣食不給

而爭奪之念不得不漸強視弱爲魚肉貪視富爲金箱告行成風振誣轉盛甚至排戈起于同室匿揭布下廟建舉都邑之人端端然莫必其命則民與民不和也性陽孔邇吏與民相和也自軍興煩費課額日增而此之法不得不嚴既整而預征其薪薪而賢而其舊係累相隨怨讟盈路甚至正供之外比之餘爲賍罰斷斷裂毗惟以泰罰候者成也蓋枯毫不動其條但則吏與民不和也求則又僚友相和協心濟國之誼也且

年間卒底至治今群臣罔以不肯上于天謹惟稱便之以禮體之以情則才者才其愚者亦自矜廉者廉其濁者亦自齊今既以爲賢而用之而求偶及或以一告而繫素其生平俄以爲不肯而去之而意見偶偶或以賢智誤羅于法網夫人才實難全陸之間不勝疑揣又何同德之有夫血脈和而后疾疴不陰陽和而后疢癘不生泉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而后百異潛消衆祥駢至循今以往恐自朝廷野並成一不和之象而望天清地寧五風十雨是聖賢告誠盡爲虛支而詩書禮樂皆屬廢論豈理也哉

已善一日貪鄙不望謂山未必勸聞不足恐推而至
于爵恩第一敵愾無聞創賜南方逗遛接應則恩威
之用立窮語皆切至人稱爲潘本澄原之論云
論曰余考宋元來以狀元死國者于宋得三人何鼎
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輔泰不華李齊于明
得五人遼國則有黃侍中觀土木則有曹文忠獨此
京則有劉文正理順而浙東又有余庶于煌江右復
有劉中允同升後先殉節如出一轍此亦科名人物
之盛軼于前代者矣乃議者謂公列名要典終爲白
夜腐軍末

卷六

二

聖徽然余聞史臣之在當日亦自有難焉者曾鑑
未下芥額先懸然則公不幸而生虐類之時復不幸
而列詞林之席又不幸而值編纂之禁固未可以下
指掩其大節也

朱太常傳

公名國盛字敬輅號雲來松江人也少食貧讀書攻
苦中萬曆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督六科郎募人廉
之筭大工城工節省數十萬金秋毫無染尋權荊州
築別署以免地方戍守蘇商舶以繁遠近去思及行
圖書數卷行李蕭然繼治南河捐俸築楊州露筋堤
淮安三城堤濬清江運河六十里已擢七省清儲道
副使先時所任未怨清贛河工金錢歲一萬七千者
至是用之將作不煩國帑不費民財卒成路馬湖之
役蓋有御河則潞呂二洪之險漕不任受有路馬湖
則十三溜之險漕亦不任受皆公力也公去後遂歲
費千萬烈皇帝知公功有異擢前勞之旨許公在事
八年如止漕贛南來阻漸直淮兌皆爲德于鄉里而
却建祠勿應清撫郭公既薦其氣節見邸抄及陳繼儒集臣太
常寺卿欽功加副都再晉大司空辭弗就崇禎初以
原官致仕時同鄉某爲相欲庇其里中門人景遂誣
公加害連化以代某罪得聞任公歸後無所事事性
縱閑試拜汝歸林泉以老其身丙戌卒時歲戒諸子

賞功之典反爲輔弼行私之具噫門戶之禍亦甚矣
吾故于文臣一百八十人中特表太常先生之亮以
俟後之君子攷論焉

錢員外傳

公名肅，字希聲，號虞孫，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太倉知州。政聲大著，嘗纂輯崑山、崇明兩縣事。壬午入爲刑部員外尋丁內外艱。乙酉南京失守，公在籍。懸明高皇帝像朝夕慟哭。浙東監國歷授僉院、副院，少司馬。戮力軍中者一年。丙戌錢塘失守，福建復授副院。至則延平已被復，遺跡海島中，與熊汝霖、涂震、岑林奎、吳鍾樹等協力任事。戊子以憂憤成疾卒於海外之鄉。琦山遠命以先朝時員外官服，敕公博學。通才少負文望，制舉業數十年來競尚浮靡，甚且標經數道二三名士，欲以經學振起之，而所業不售。人莫信從。自公以湛深理學規矩先正之文聯取科第，而世之爲舉業者乃稍稍入於格居官深已愛民吏事精敏而不擾，不畏強禦。時以德化人在太倉却公餽之金，公辭不納。精置皆有條理，期望集講。高皇六諭寶善，野惡有父子相獄兄弟爭訟者，諭令退而自思。卒皆感悔謝罪。在崑山時年荒，貧民聚採富家公捕得倡亂者杖殺之，邑賴以安。試士皆糊名所

錢員外傳

卷六

三

二

得皆名儒其治行表表皆此類也

論曰公在東政績茂著况乎流離海島以身殉國豈僅以循良名也哉君子謂錢公于是乎忠臣矣

錢員外傳

卷六

三

莊教諭傳

公名明永字滿年丹陽人世有顯達曾祖諱輝正色立朝却金暮夜爲嘉靖時名給諫父諱石官翰林簡討有文望嘗夢雲中一日一月對烟水際而生公因命名明永公少秉介性孤行特立放情詩酒尤工書法慕陶靖節之風願其圖曰陶圖讀書其中歌咏自適典籍靡所不窺尤好談神仙事嘗語人曰神仙以兵解爲第一義始得乘龍朝玉京爾崇禎元年爲恩選貢生十五年登賢書明年下第就選華亭縣儒學

教諭乙酉三月薨任有鄉紳王某溺於庶老欲置諸

子諸生于死先是申縣罪案已定公知其竟力請于督學使辨析獲平言願捐一官救之其畧曰至親其若父子父子天性也父子相殘人倫大變職係明倫職以一官救某生之死兼宦者有云某係官之長子夫曰長子是有幼也宦亦知有不殍之義矣我不知左師食少子之喻乎某官列欵云某係妻某氏所生夫曰妻生是仍有妻生卿生之子也宦亦知移母之誦矣獨不知驅妻殺生之事乎又據某云母死生

京經數飲夫曰母死何忍某不生也嗟乎母愛子有弟兄嗟某母豈能瞑目于地下哉幾親生極長之子爲不慈斬元配無依之後爲不義官何能觀而于人間總之某不敬親父自應有罪而宦偏惜家嗣亦憤不惜乃致予以懲怨之事施之于父父亦以悖逆之罪加之予子綱常所在職不敢私春秋之義者明稟彈惟朝廷法紀聖賢名教是任他何恤也學使者肯肯其言公不使王生知初郭紳以玉帛相贈却不受者有爲據意者公拒之曰人就無父子乎殺人相

人滅絕天理斷不爲也言者慚而退尋陽 清兵至

公嘆曰吾儒臣也老而無能世受國恩一死而已知府姚公序之固賢者擢冠去公移家郊而獨居學舍作書贈其子云我本小臣可以無死然我必不能生者平日以節義自命兼之賦性耿直窮境輒語且我之命名實先人深意今豈能委父命于草莽變生乎爲兩截人乎殺身成仁乃所至願雖父子之情不能顧也此松城被公肅衣冠拜 廟題畢命詞于明倫堂壁而死

論曰愛底惡嫡舉世皆然非公誰與雪亮使得官居
司理按察其平及大獄何如耶又況以身殉城可與
濟陽王省漳州陳思賢並不朽矣

陸廣野乘

卷六

五

高提學傳

公名世泰字彙旂無錫人。中崇禎丁丑進士。廷試已
擬第一。烏程相偵知爲高忠憲輩龍經以門戶故抑
置二甲傳臚。例除禮部主事。陞按察司僉事。提學湖
廣。應憲程材。蠲黍不與。所拔皆名士。其大者太和山
提督太監陰象坤。違例視學。惡均州諸生之不講書
不行禮也。縱役殺士。事聞于朝。命公同奏。公疏言內
臣無行者之例。諸士無應殺之條。謫言條論。聞者駭
之上。乃撤回象坤而下撫按窮寃。事得白。旋解任歸。
優游林下。晚遭國變。幅巾布袍。杜門養晦。壽三十有
而卒。易喪前命。其子勿求誌。勿受弔。勿禮懺。類有道
者然。公性至孝。事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數十年
如一日。事兄若弟。同仁均愛。吾邑言家風者。歸焉。至
其積德累行。履道葆醇。同善有會。放生有社。與朋友
交介。而能群。聞一懿行。喜動顏色。昌言獎引。聞人過
威容。緘口洗耳。戶外事門生。故舊有宦異者。幾無千
請。滿首一編。鈎稽香最。與古人聚會于抄忽之間。而
于性善宗旨。尤極究心。講解最精。字學壘肖鍾王生。

平以忠惠公爲法節其語錄授梓以爲後學津梁言
規行矩出必從步循循樞示見世之高視調步氣岸
辟易者輒望塵飲盼富初舉于鄉登落澤令尹氏與
房已被放矣而登籍內殷殷有聲如雷宜令石確爲
取而覆閱之極其美實遠魁一經蓋天之報施德門
如此公歿後里人公舉人鄉賢祠于進生莒生正生
皆彬彬能世其家
論曰高公與子爲孝表兄公登甲科自食志于困
窮諸生以老公不以子爲貧賤每見必致其恭敬
孝廉余通无妄之禍公語子弟辭獄讓君臣父子師
第三倫可謂兼盡于塊戚之吾親近僕以來學者目
趨浮僞游揚備劉驚華絕無吾邑高忠惠以學殖爲
能事世莫之尚也公胚胎前光傳聞勵行學問淵海
得之忠惠居多子叙次其行學題舉其從父之學使
後之論者望源溯流有日知理學之從來則亦古
人之志也夫

顏太學傳

公諱夢麟字赫士太倉人少治毛氏詩誦諸生以高
等授館舉德行中崇禎癸酉南畿副榜後援例爲太
學生其爲文一本大全註疏所遺刻制舉義一出不
厘而走四方海內執經問業者率挽相屬幾半天下
巡撫張公國維蒞吳延爲公子師公註書說經不少
干以私一式弁夜以歸至公置盤饗曰噫此言何爲
至于我哉薦令下大江南北咸推重公張公將上其
名于朝公固辭不願之撫郕公處佳俸兵安公義
廉處野乘
知府方公岳貢知州錢公肅舉皆賢者也以貢師
待公公淡然而已其紫誼自持蓋如此與同里錢
張公采庶常張公溥同郡詹事徐公沂解元楊公廷
樞爲文章道義交而與嘗熟部昌楊公冀尤莫逆世
有揚顏之目晚事理學與孝廉陳公瑚舉白鹿洞觀
吏相砥礪性至孝母陳氏喪勺漿請味不人口三年
中止酒斷肉人不知之生學不臨人善不談人過身
不厭布蔬目不視博奕殆博華篤行古君子也公所
著有四書詩經說約四書卜三經通考以癸巳卒

家子名涓字伊人有詩名

論曰文風至明末而頓極矣。惟虞山楊賴兩先生獨傳先民之學。思以一人之力。易天下。天下翕然從風。皆不獲一第。以老儒家大人爲諸生時。每科秀薦必宗定本。及庚辰得提南宮家君稿。惟定本選獨多。兩先生評語。津津不啻口出。可見文章自有神契。不啻針芥之投也。嗚呼。天下以文章名者。不乏矣。求如二先生之尊經學古。正始之功。曷可少哉。

牧廬野乘

卷六

四

二第

胡御史傳

公名時亨。後改時忠。字伯昭。號慎三。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南昌府推官。兩分房考。再舉卓異。甲申。考選授御史。巡按直省。屯田馬政。乙酉。回籍。林居二十四年。以卒。得年七十有四。公爲人。孝友。篤誠。無崖岸。斯絕之行。視躬居官。恪守繩尺。家素貧。父倖道拾遺。金候還。其人感異。夢而生。公初喪父。母虞氏苦志守節。公下帷攻苦。年四十。舉于鄉。縕袍徒步。無異寒儒。聯捷第四。公不以登第爲榮。惟以旌母是。至拜疏陳情。得旨。建坊。至其司里。南昌最大者。宗藩肆橫。揭衆五閭王六閭王等。置諸法。民賴以寧。土寇李肅。十。余士黨。嘯聚爲亂。攻畧奉靖安三縣。勢猖甚。公率撫軍檄往討。單騎身入賊營。諭以禍福利害。衆皆歡呼。羅拜。先後擒斬渠魁。無美江右危而復安。其他平皖州。山寇。勦撫州。妖賊。定進賢。萬載民變。皆績之表表者。生平皈依衆正。當黃漳浦被逮。公爲首倡。集千金以饋。提騎復托諸生彭士望等。間行入都。爲黃公衛。後拜赦下獄。得無恙。孝廉艾南英。爲震區八計。奏。獲。

牧廬野乘

卷六

四

二第

太辟公爲力持。祇議辭科。而坐臺以趨告。聖德者。生保全者。尤難。悉數若夫仁政。恤民。凡長解頭屯軍。桓敗馬。船大。驛站。備通。牙行人等。皆爲設法。典刑。除弊。藏獄。尤稱平反。在臺。班侃侃敢言。章數十上。嘗有清言。路疏。謂章奏不應。旁門雜出。銓除難聽。鎮將勳臣。又有正綱常。疏謂綱常。萬占爲昭。叛逆一時。難混黃某。施某。衆思擬用。蓋朝廷而辱班序。莫此爲甚。雖犯時忌。不顧也。朝華以還。杜門奉母。母歿哀毀逾禮。暇則講學。東林。或行吟。西郭。善輯海內名勝山水。

陳東野集

卷六

二集

來指言吾勛。撰三縣活百萬生靈。今行止稍得自由。可具回文。暫辭。遂瑞坐手書文疏。有理陳八載。雖幸少遇。有何功德。在地方。而頻遣使遠臨等語。命諸子。賁赴城隍神前。焚之。越兩宿。疾尋愈。又逾一年。始平公之。裂化而度。世也。豈偶然哉。子三長永祥貢生。次永稷黃商。皆論生文行卓犖。士林稱之。

陳東野集

卷六

三集

樂商有見。神先儒有言。昭布森列。烏可誣也。城隍河爲地府郡邑王者。捍大災。禦大患。民胥于神。是賴焉。人世正人君子。聰明正且精靈不泯。死後多膺此任。又何疑于先生哉。

劉郡守傳

公諱永祚字叔遠號宛毅南直武進人父純仁進士
客司李有聲能聲公甫九齡即喪父與兄熙祚弟編
祚齊志讀書自相師友負特譽試輒冠軍甲子庚午
兩中南北兩榜刺溪毘陵二相國重其才爭聘爲子
弟師公不就曰余豈爲政府門下客耶有語以科場
關節者公正色却之其嚴教不苟如此癸酉下第公
知數奇不偶自此息機推擡絕意進取甲戌遇噪縣
知縣噪俗健訟而多盜公一意撫循講鄉約明教

縣志

卷六

一

政簡刑清吏胥多化而歸田者特山陰劉公宗周預
重望郡邑吏莫一見而不可得獨引公爲道義交蓋
其清風介節素孚于正人君子也三舉卓異已卯陞
養利知州紳士請留公曰蠻烟瘴霧之中正可驗生
平學力君文命安可避乎即赴任其治養利也一如
治噪公餘惟以讀書養道爲樂特交趾歲犯界自公
下車番人畏威懷德終未敢以一矢加遺卒未陞與
化同知同知職專防海公整兵儲餉百廢具舉賦賞
曾旺者掠省會巡撫徵公往勦公以越境辭而將入

滿命二勇士投賊帳擒狂獸俘一軍皆驚巡撫奇之

委署漳浦鹽運印皆不受署仙遊有靖寇功甲申燕
京貽公慷慨勸王矢以身殉會開閣都有定而止尋
加副使銜知興化府事公念時事不可爲以疾告卧
病仙遊丙戌六月二十二日聞大兵入城公嘿然
取篋中藥一丸調服咽血而卒年五十有九先是仲
兄熙祚王午殉賊賊難另有傳而弟編祚甲戌死于
官綿祚字季延卒未進士授吉永豐知縣豐距賴百
餘里有九連山界連楚閩江廣賊窟其中流毒已久

縣志

卷六

公蒞任卽肅城此朝食乃請各撫會兵合勦多不省
獨廣撫以兵五千應賊恨統衆薄城下公親率兵民
守禦初敗之于沙溪再敗之于表湖又敗之千白羊
一日三捷賊愈怒乃大至綿祚預伏重兵黃牛峒以
待奮勇夾擊斬賊三千七百四十六級寇平綿祚尋
以積勞請告疾卒天子念其功仍予敘用蓋外吏特
典云
論曰丁如毘陵毘陵人爲予言先生律已廉居官惠
事君忠益慥慥君子也嘗未仕時常夢社神持三

肅公兄弟諸城隍廟神方有公事報聞卽拱而入置
酒相款曰三公一代忠臣奉上帝命屬護耳及其後
仲以冒賊喪元季以勦寇殞命而先生又以易代生
身大節凜然後先同揆神者先告之矣丹心耿耿血
化爲碧歿爲明神又何疑乎後之人讀三劉公遺事
可以知所與也夫

祭題召傳

公名幸字子尹無錫人父振之公爲學勵行爲儒林
師表公胚胎前光服習有素毅然以名教爲已任養
渡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頤頤自見子當世自其勿負
淵敏卽善屬文落筆驚動長老應童試殿冠軍年十
六廩于庠聲名籍甚當世名公巨卿咸以國士相期
許已當問韋疾風板蕩請少年率多改心易處乘
時提取功名況以公員純才設令倪首入關何難
高足而棲要津庶幾得魯子將者之所爲而公顯顯
體父志追念國恩以爲士字道猶女字身數十年確
持一節整巾壤服行吟憔悴于尊門圭竇之中莫之
有悔蓋亦難矣公性至孝奉事高堂純以色養朝夕
定省雖暑雨祁寒無間會母病亟與弟政日侍湯藥
躬親調餼中夜私禱于神剖臂肉和湯以進母病立
瘳然深自秘臍惟恐人知與人交不苟然諾爲人師
引繩切墨如訓親子弟朋友有過輒面責數及事過
便相忘其胸無芥蒂如浮雲之過太空也暮禱末東
南以社事相雄長凡築垣玷表槩區有爭欲得公又

于以爲重。公視之泊然。畢盡成陰。生徒咸望。道廣如
周。人人得至其前。顧其介性所至。戒標榜。絕依怙。如
松柏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天台陳公函輝
令舉沙。貢人倫。靈知公才求一識面而不可得其後。
陳公洵節長君。某訪舊過錫。當年受殊恩。蒙特薦。奔
走趨承者。擁有厚貨。率搖手禁足。絕不與通。獨公遇
之。追感生平。涕淚縱橫。且出束修。羊以資其行李。其
古道照人。輕財尚義。皆此類也。所著古文詞。方駕史
漢。詩不宗一家。每感憤天人之變。流連桑海之遷。或

座間畢矣

卷六

六

六

卽席揮毫。或聯床得句。若風雨之發於畢牖。莫不月
白霜清。猿啼鶴唳。往往爲人傳寫。置于殿上。周黎之
間。有耕烟賢已等集。藏于家。卒時年五十。有四同人
皆惋惜之。

論曰。崇禎之季。吾所得交。後民宿老。錫有三人焉。曰
黃漢臣。家舒。舉振之韶。繆維揚。振光。額皆方中大帶。
整冠修容。舍乎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摩厲。海內
稱之。如唐人所云四夔者。今黃終已前死。墓有宿草。
矣。惟樂先生如魯靈光。歸然獨存耳。先生父子需次。

得貢。而能棄之。若散屣。安貧樂道。以暢遂其衝泌之
志。視於陳謨。佐命。較文。義。關之徒。爲何如人也。山
高水長。樂氏。公。是乎不朽矣。

故穎野乘二集 卷七

梁溪鄉 清流詩前著

蔣開學傳

公名德瑛號若柳晉江人父光彥官按察副使以才望稱公少負奇穎十歲能作狀元紅賦典膳博洽傳誦聲望人異其才中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丁憂丁卯授編修己巳陞侍講充召對記注官纂修神嘉兩廟實錄壬申陞右中允癸酉主考應天是科初行限字令關牘出清正醇雅海內翕稱後李青吳

陳名夏相繼中會元時稱極盛

卷七

故陳名夏相繼中會元時稱極盛歷右諭德右庶子司經局洗馬事丁內艱戊寅起陞左春坊掌坊事左庶子己卯陞少詹正詹管會典副總裁教習館員晉禮部左右侍郎會清兵入畿州中外憂怖上召對公言練兵第一急者我太祖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分別試驗立行賞罰此是練軍之法凡衛所總小旗備役以併餘勝負為升降凡襲替官令比試必須驗射開習方准更替此是練將之法嘗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高皇帝身在兵間及

史 41-193

卷七

大寶四十七年所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那一姓不周○到○難○道○二○三○百○年○來○並○無○一○兵○到○皇○上○纔○要○設○兵○送○無○一○餉○到○皇○上○纔○要○加○餉○上○起○聽○曰○聞○所○未○聞○辛巳封東宮田貴妃為皇貴妃西宮袁妃為貴妃大褚請北照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辭公引會典力爭之謂榮昌大長公主即上嫡姑而忽充班首行四拜于兩妃之前恐亦未妥且惟天子議禮禮官守禮未聞內官議禮者奏上報可上命成國朱純臣察勸孝陵成國以山東土寇為梗乞帶京營兵千人行公具疏爭得減四百名當是時上重齋醮召真人張應京入都賜禮部宴公謂會典宴僧法王在寺則宴張真人應在京觀樓例執奏允之北上再視學京父疏乞與坐公議斥不許又請表章二程周朱張邵六子進稱先賢而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皆一代真儒並宜追崇表朝名賢如吳興弼羅倫秦濟陳真陳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憲成等宜增入以光兩廡新籍禮成公上言頃年早弊中升交訂三餉重亦民不聊生有不能養不敢食不

數者流亡滿野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問牛尋獲是不能農也三餉逼迫農一舉幸催徵已至否皂解票狼虎噬人誰不望而却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末爲利黠者以充衙役縱游惰爲利甚且以充兵爲利投賊爲利而最勝最苦莫如農則何苦而農乎是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無兵此非急於餉餉量除加派不可壬午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惠書揚以稅會雜一案作首革職張慎言以欺折一事奉旨部議公皆銜楊申敷又于隣庭力請寬

卷七

三

黃道周請通則家貧子幼博學多才得旨赦罪起用海內稱中興第一盛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球能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微請數四不許公而奏向前席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官尚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諸開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毀

故微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時公諱稍惡重然上意展回同官周延儒黃景昉吳牲復旋解之遂削刑部罪數字上命封皇五子爲福孝悼靈王真君公言皇子贈王禮也贈真君非禮也以禮執爭上旋允行會叩申奏賊逼泰晉兵餉匱乏兵部奏請汴城榜銀上命專官密行公奏名不甚雅工臣周堪堪見任河工卽以汴城修復之舉權令相度而去其積水榜出餘銀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餉之實又有倡議令各王府指金助餉者上諭周臣擬書稿公揚言各省籌款

卷七

四

二

三十府近經失陷十五府所有惟晉獨趙潯四府差勝而代濟衛益次之然山西大同見有寇警自守不暇四川青州俱經兵燹奔喪未起若建昌則以聞警避地入關而阿光彰衛亦日以風鶴爲慮比前大不同如責以維城太義限費守國自無所辭若欲厚括金錢以供國用恐不能也至其餘則素稱貧困無可助者似宜各賜聖書責令大捐積貯爲練兵恤民自固茅土之封則名義既正當無不樂從而所以佐餉者俱在其中奏上上皆從之有朝戚生員薛臣者就

言鈔法可行。內云歲造三千萬貫。每貫直一金。便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永從而和之。且云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三千萬金。以後歲造五千萬貫。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各省分發百萬貫。以佐各官養廉之資。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欲需一金。無肯應者。鰲永每貫請祿三分。止需九錢七分。費用則仍作銀一兩。京商鑄錢。綢段鋪各卷。儘去上召對問。高皇帝如何行得。公對。高皇帝神道設教。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兵餉亦不會用上。曰。只要法嚴。公對。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已極。且宜安靜。上決意行之。而內寶鈔局言造鈔要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等處。分遣各瑣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關稅銀二萬兩對給。公稟提採取。桑果且隨稅例當解京。不准留。又取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少二千五百。戶部內入府多方勾解。亦微不許。上不憚俱稅。易官俱不致爭。因獨具稿。言鈔匠現在五百。似已足用。另募二千五百。月加

米千石。銀七千九百五十兩。措處既難。且不得不憐。若行州縣勾攝。尤爲驚擾。宜照舊督造。俟推行有緒。以漸議之。至此直山東河南自遭蹂躪。已無桑矣。安得有發浙直三府。雖爲宜桑地。而水旱時告賦。徵繁與。發責以四十萬斤。卽盡括亦不能數。而害且有不可勝言者。留中不下。越日發科臣光時亨疏內言。練餉殃民。違替倡議之人。又專擬云。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及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朕已引罪責躬。弗不追究。其餘已有旨。丁同官皆以爲未切直。宜統之。公謝。不可。正月三十日。上召對閣臣。及吏戶二部。出光時亨本日閣臣曰。這聚內聚斂小人。係是何人。公卽迴跪曰。這聚斂小人。卽原議練餉的。部科上曰。部科何人。公對。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科臣還記不真。上曰。朕如何聚斂。公對。皇上仁愛萬民。豈肯聚斂。只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除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此馬。今皆安在上。日練餉亦派得減多了。只向前新舊餉。亦何曾有許多兵馬。公對。舊餉新餉。雖無堪用。

然原額尚存今于二餉外抽出練兵如派前總
辦練四萬五千今只二萬二千係督抽練三萬今徐
標只說一千五百係鎮一萬今馬岱只說二三百他
著山永兵七萬五千前宿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
山○隴○三○處○共○四○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逼○不
提○起○并○抽○的○也○不○會○練○却○增○了○七○百○餘○萬○之○餉○民○安
得○不○困○上○曰○戶○部○已○併○三○餉○為○一○丁○公○對○戶○部○雖○併
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震怒公對臣孤僻獨立從來
不依傍人一向在御前就練餉當獨且所連俱連
內餉議數修餉說聚斂之非不是今日方說于是直
翰陳演次輔魏藻德及李選知倪元璐次第奏求寬
宥公復退而具揭曰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
以抽練之類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餉
舊餉兵馬數萬無置不言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
也臣誠私心恨之又因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
目牌票如雲追比如火以致百姓流離困苦遇賊輒
迎甚且有未見賊而迎者雖三餉並急而練餉之為
害尤甚臣誠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可恃內無民可

守而併餉亦不能完故推咎于議加練餉之人
召對時有數陳即所進御覽各冊內餉議數條皆是
此意偶奉聖明有罪已德音又見科疏語及練餉遂
不勝感動妄擬以進冒昧愚愆罪當萬死因肅恭引
病○出○直○至○二○月○初○二○日○奉○御○批○朕○知○道○了○鈔○法○系○遷
已○停○并○練○餉○亦○議○裁○中○外○歡○慶○二○十○日○又○召○對○文○華
殿公奏北直山東河南三處召買米豆甚為民害又
具揭言祖制各邊除屯墾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請
徵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
已不堪命近復有清帶遼練等款除各督直帶運
復於北直山東河南召買米豆可再萬石以給關
邊密四鎮而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役賠累用苦
不可勝言又役勒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腳驢騾之
費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窮民無妻鬻子殫肌糜
以應故民苦永豆甚于各省而嘆嗟思亂小甚于各
省然而不得已也曰以給邊也乃邊之將士則視米
豆如泥沙而不顧也其意止欲金銀而已夫內地則
召買米豆之苦既如彼而在邊則輕賤米豆又如

則何幸枯內地之膏血以填塞上之泥沙乎或謂召
買一罷遂且藉口脫巾而實不然邊兵虛冒十無四
五卽津海運邊米豆亦十無四五大抵皆充食弁將
胥之索皇上誠采臣言但獨召買一萬卽免窮民數
萬之費目前救民水火第一急者聞賊中鼓惑愚民
皆指加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買臣不敢避禍不言
獨上留中公三疏請告賜銀幣乘傳歸比三月初上
自草罪已詔書獨免召買然稍晚矣亡何北都陷
京立召公陛見公其疏辭不起又上中興三策
人歎得古張納爾建再立復拜爲大學士公三疏
行人張廷樞以死請乃至首疏請清屯練軍然竟
舍不成當是時兵庫餉餉公自請行邊比至則事
無可爲憂憤成疾旋請告去丙戌九月清兵入
州公絕食死之公爲人正直清介天授非常而
即著聯經數卷閱覽博聞名宿褒服兼復妙達六
精研八法生平慷慨浩然篤志圖史凡祖宗制度
今故典內外諸司職掌無不洞其原委悉其機宜
其作人之誠懇溫良尤不可及幫一代文獻當

建康公憂時感事以歌咏代彈文觸思免官及
皇御極每邀召對因事直陳侃侃不避同官爲之
舌上駁其忠多優容之展奉御批有以後朕有過失
卽行匡正之諭賴著則賴君過則歸已不炫名不
交從善如流求賢若渴嘉惠平平絕去方隅門戶
言國家事冠帶是小病痛民貧是大病痛因條上
防範覽各冊共三十二本繕寫進呈冀格君心于
一而視躬謹仿居靜慎上不欺君父下不欺朋
言行質朴不事修飾從無晝夜之念居間之
光風四時之氣俱備爲士大夫所不可及所
文集繕書數十卷行世
論曰家大人於吾鄉薦受知于先生及乎出守溫
又日侍先生之教因悉知其公忠練達尤爲朝野
重比于威風嚴肅跡其爭鈔法免桑維獨召買
恤諸事尤爲數百萬民命所關亦億萬年初害所
豈非偶銓中之僅見者乎嗚呼山爲柱石巨德
庶爲典型守先待後如先生者方不愧爲南等
彼暖暖錄錄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者方類

之錄永象秋節之爭月不能開先生之藩籬泥垣

黃學士傳

公名道周字幼玄號石齋澤浦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庚午主考浙江是年陞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殺毛文龍事下獄羣臣莫敢言公上疏云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諸室不遇數日自非大逆或殺或廢大主未嘗不為引痛今崇輔所坐為罪皆筆錄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賜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

庚辰野史

卷七

七

七

嘗至邊境而受上賞即一且有敗何所逃乎臣疑其言為不忠錄今而觀未嘗批諫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跨躊躇不敢任事又今邊臣得以瑕罪卸則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推閣臣雙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屏之內割處境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所騎墻之案者獨斷朕快意於一繫輔

無欲引浮之致廷臣又無職歸西馬之選

遣使三台。灰滿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頹如此。誰復挺脊舉擔安攘之略者乎。壬申告歸。乙亥。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具奏乞休。時五日內繫兩尚書紳衿駭愕。公請懷喜怒以回天。再上求言省刑。流謂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絕制。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纒絕縶楚。繼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繼於小人厲。宣王中主耳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莫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外弊內寇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隨隨環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共工伯鯀身充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明神之胃。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弘宥。益有身任重寄。七八載明效尚操。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厚。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今進

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喉百臂奔奔。而東西怨。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席而廢者也。臣觀陛下每值天誠。輒避殿省躬。率先羣下。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者。凡天下風化轉移。皆視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敎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宁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亦其怒色乎。今天下饒險。誣賴之徒。羣聚京師。鳥聲。聲白晝相呼。縉紳使首屏處。以伺動定。幸逢陛下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朕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清。微之端出於側隱。開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入。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猶神儒多難離之。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可知萬事。君子猶有時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塗炭之中。尚日與劉宋章。續仁義。

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戰而果盡西漢之
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南處此未遑。合六月而
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訪。稽之談修。雖此之報
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清忠。易
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遺。以責至人。忠愚以起。係友陸
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奏。稱無
胸乳之信。陛下杖。雖乎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
精神矜。無傾軋之嫌。且以騎事如此。人心如此。此
臣。其賢其良。甚清甚福。保天下四。無一。此
馬之。下伏。將。但。乘。秋。且。至。最。有。在。其
屬。師。指。簡。立。限。務。掃。英。靈。襄。郤。之。賊。勿。以。若。推。若。動
援。之。道。謀。最。急。者。在。卑。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爲。載。狀
協。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元。注。最。便。者。在。因。因
氣。方。朝。精。行。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難。賊。勿。以。製。食。食
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難。項。之。臣。使。使
秦。澤。臺。盧。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然。勿。以。別。戶
分。哇。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歸。直。言。之。臣。敢。好
經。世。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免。行。此。五。使。天。下。咸

風。若。雨。盡。爲。祥。雲。寸。組。又。長。畢。成。大。處。諸。臣。之。新。請
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狀。後。以
止。歌。采。薇。下。誦。天。保。與。周。宣。啟。武。姬。美。無。窮。矣。尋。惟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官。司。經。局。事。具。疏。海
劫。三。罪。四。取。七。不。如。再。陞。詹。事。府。詹。事。畢。修。玉。牒。爲
日。講。官。戊。寅。大。學。士。楊。嗣。昌。奪。情。視。事。公。抗。疏。言。臣
觀。古。今。治。蹟。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諱。不。敢。改。在
於。事。躬。理。任。亦。時。通。變。以。盡。其。體。惟。綱。常。所。繫。爲。臣
聖。志。爲。子。教。孝。至。意。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體
年。志。憂。君。命。不。過。其。問。事。事。難。出。我。右。不。施。於
天。夫。宋。時。武。弁。如。田。悅。岳。飛。皆。累。乞。終。制。皇。太
祖。以。劉。基。宋。濂。惟。權。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義
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北。孔。棘。起。楊。薛。於。宣。太
還。翁。萬。達。於。本。兵。朕。其。時。掃。傳。且。禪。矣。又。以。風。歷。殘
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聖。去
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間。以。去。茲。自。足。非。終。喪。不
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攝。其。勳。名。自。後。七。十。年
王。大。寺。法。邊。鄙。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首。定。於。右。也

崔呈秀親類於樞府身膏斧鑕胎噬西市亡今幾何
時而士夫又素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
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此爲
大豕李定不丁無母愛宋世共指爲人梟今臣前三
月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賦
自嗣昌秉權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獲
鞫而題延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之無行輩若胎噬
其親者皆歸魂授杖思惟衛饒之稱嗟乎人心之喪
亦延至此乎然竟已舊制以禮舉處孝治天下
育小吏有親減膳敬養素親遺教以屬羣臣所以
服者陛下爲天子也天有五行三辰不轉宿之
母溫清不準則人子爲之引痛不拂不沐不食不
以俟父母之手復陛下之減膳敬養素親居所以
敬孝也又况於爲人臣者其親父母不幸妻妾而
未冠與後飛揚唯抗顏像友之前此豈人理之
所應有也今臺大官臣盧象昇大戮戰途提心飲
血以俱奔喪而廷臣勸推湖遠難務之人以親其
今入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

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
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
星辰凌犯輝氣違和尙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
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政刑之所從出毫不
乖者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脫離彼此相
以玷陛下仁孝之治于天地綱紀之書是不宜彼
下四舞聞見之也楊嗣昌在事二年張綱溢地之
歌市樂天之說才智備賄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
其夏指是循犯說事構風稍狼狽之狀猶有俱
從施其難矣又何益乎勢重乎陛下事事故早
甘又以經學範國精神未庭小小勁精尚以法治
嗣昌畏敬倫諸臣獨謂無等臣雖愚病謂不可也
人舉江西布政司都事幸以江西巡撫并學龍薦
遷至京與嗣昌爭斥御前辭氣甚峻上怒諭取于
杖下詔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國子監監生徐竹吉
故并各杖一百同戍邊瘴自是公名益重壬午周
備再相與蔣德瑄等力爲公請特旨赦罪原官起
南京立晉公吏部侍郎

陸部尚書乙酉春奉差祭告禹陵出都三月朔治龍
江灣夢高皇至。屬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公對曰。朝廷
舍臣。非臣舍朝廷也。遂覺已而福建。立公拜開張
之命。督師檄宰十二月至婺源。見執勦降不從。斬于
金陵。

論曰。先生之人文。爲前朝第一。但治兵。或非所長。被
執之後。洪公再四具疏。諫有願以罪在不赦。不得已
而正法。然其清節重望。天下無不知之。然則爲國
賢如洪公者。可多徵哉。

感野乘

卷七

七

二集

袁總督傳

公名繼咸。字際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考
選爲御史。入臺。首疏請止加派。言百姓富少貧多。所
入不供所出。而派外加派。何從支取。始猶貧者貸富
充。且無富可貸。而貧者愈貧。富者亦貧。又況田有肥
瘠。歲多豐歉。金花輕齎。正項尚書。若加派再行。勢必
那此給彼。是朝廷雖有加增之名。而府藏曾無富厚
之實。民不堪命。轉徙流離。因而農業荒蕪。戶口凋絕。
有司卽追呼錯趾。安能賦空山而租莽野乎。最其甚
者。歛窮則搜民窮。則盜挺而走險。卽捐數千甲兵。廣
數萬金錢。猶難結局。泰晉已轍。大可寒心。辛未以科
場註誤。謫南京行人司副。歷禮部主事。主考廣東。風
戾轉山西。食事督學。通省赴任止携一二童僕。行李
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純。不阿抗直。自進謝絕竿
頭。所甄皆寒賤名士。捐學租賑。殘已貧生。闢揚節義。
脩葺先臣魏九貞所建書院。謀士作養。秋闈元魁。坐
出其。中士民悅服。會當大計。公上維廉。取仲忠諫疏。
謂自總理內臣。有親官資冊之令。自上自藩臬下至守

感野乘

卷七

七

二集

今靡然從風莫不次第恭請外息低頭得免呼責
幸嗟乎一人轉瞬萬國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
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當通瑞時乳尾
義子爲之尚出不告朋友人不告妻子皆夜拜伏自
以爲羞今且白晝大廷恬不知慚入覲諸臣雖有賢
者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幾率天下而無耻也夫此
諸臣記事已畢留都者有耳目之寄還職者有民
之司奈何令屈辱至此哉國家自有典二百餘年
深嘗有此風俗乎乃若諫官以言爲職者也近見
臣李世祿以忤溫體仁等降罰僇罪及考選之給
吳鳴鳳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官者皇上之耳
目也大臣有過言官不得不言之乃斥爲比邪皇上
試問言官以從諫大臣者爲邪乎糾正大臣者爲邪
乎言官與大臣忤則以爲比今言官與大臣令交結
詭譎漫無可否其爲內比禍不更烈乎今知考選
在即諫臣必將通問諸臣曰汝必不忤大臣然後從
之以臺諫是養恩而不敬其鳴發鷹而不欲其擊
諫相與括囊無咎此大臣所甚利臣所深慮也試者

初宗設立言官初意二百餘年來曾有此事體乎夫
皇上所最重者廉耻而天下誤以曉拜中官爲朝廷
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責近
爲天子所厭聞若此者非皇上自爲挽回其說不止
伏乞勅諭總理內臣以後當以清核錢糧爲事不必
屈辱外臣以明一己之重更勅諭諸臣以後考選
臺諫仍當取其不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光昭言路不
得以容默充數玷清班而誤國家雖中外諸臣慈臣
恨臣臣不惜也已而事憲難辦公後諫言察憲所
轉求勝惟尊朝是一語臣以爲尊朝廷莫大于尊朝
廷之典例如府分屬有司見傷泉行屬禮爲典例見
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故事諸司至京先謁吏部各
衙門投冊爲典例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屬典例所
共守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屬察憲所自創卽長揖禮
增其辱高皇帝建官立法各有深意內臣自巾服
靴帽皆與外臣有別而猶嚴交結之條此非內外典
範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禮內臣不得謁外臣猶外
臣之不得謁內臣若必欲以內臣視外臣會典所不

載以故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來內臣未有受外索賄者有之止王振汪直劉瑾數人臣前疏奏外臣以節政愛妻憲以疏尋憲何以變爲孽生臣以職爲重而夫路馬不齒豈爲內臣諺而乃妄引爲殺臣穿乎臣恐威權漸廢斧柯難尋自此有大干外臣亦曉者惟後敢撰其鋒臣身不足惜天下事亦大可寒心矣乞皇上自爲社稷大計姑無何以大收遠才不德庸托得罪巡按御史張孫振孫振列款糾之遂被逮巡撫吳姓爲諂不平尋得白復原官補湖廣恭請晉浙

原歷身才 卷七 三 二

江泰政整飭淮揚兵備道所至以德惠稱吏民歌思不輟復忤溫體仁再降運副庚辰四月擢都察院會都御史撫治耶陽時楊嗣昌督師與公意見水火賊自荆襄襲陞名城殺潘王嗣昌恨罪自縊上震怒遂公下詔獄而楚中藩府士民咸感公德令詞叩關公亦出嗣昌手書明已無罪上知其枉赦出之王午起右食都御史屯田河莊矣未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江楚聞壯變即整飭軍旅與寧南侯左良玉共濟時難楚豫一帶賴以鎮定南京立轉左侍郎原官如故時

四鎮皆獲重兵封拜公入見向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破慮而伯則破慮者愈多又曰陛下即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又密奏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意外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汛許月尋還任又疏陳致治在于得人足國必先審勢而終以明防爲本得旨嘉納然士英疑疏中汪伯彥黃道基等語刺已更甚先是監軍御史黃澍疏請楚餉後復逮章劾士英見怨故提問良玉諸部將欲羣嘩下常餉係敕耐公爲截留江漕十萬石廣餉十三萬給之且疏代澍申理以鎮臣備其任勞爲言士英不得已批免逮澍留良玉軍中不歸時公旣與當路關所條陳及題用道府等官俱置不覆公再疏求罷不計副都御史楊維垣請修三朝要典公疏陳帝王御世諒貴萬全責寧南以勸賊必裕寧南以餉使居者行者預有三月之聚資四鎮以進壯必責四鎮職守實有可恃南者有以應乎壯壯者自不退而南此須廟堂實實打算今者提端受貨人以爲拜手稱觴之

原歷身才 卷七 三 二

皇上嘗以爲財藹膏腴之月乞痛念大耻未還則
周宣之未興開夜爲可法以履近長夜之飲角獸之
威爲可戒土木之役得已者已之浮淫之費可省者
省之更乞勅諭諸臣後私闢而同王佐以伐木之和
平爲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爲可戒若要以書久荷
先帝特旨獎敘諸臣卽非有所附離之人何必後尋
直輒殺人之書臣請書奏進之書已進進受之
至王者代典與古亦多異向昔平勃迎立德文功在
漢室不聞窮恤來虛之過房杜決策奏卽功在唐室
不聞及孽難惟之非固其若露連大度亦大臣公忠
之諍解開勇殺人之網斷草野株連之藤弘光俞之
惟要典不允踐御史黃耳冉出疏劾公謂公履并胡
以宰蒞良王立他宗良王聞疏辨并明與公無隙未
云臣讀邸報未見兵何如強時何如理惟曰門戶曰
三秦曰要典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先帝
贊要典而亂臣賊子亦懼時政公者延請與良王唱
和脅制朝廷矣御史袁弘勳又有疏請罪三秦諸臣

并率及公謂應並究弘光不允公疏言我神宗聖
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孝恭皇帝之孝友父子兄
弟歡然無間前此諸臣雖風影傳說立論稍偏然皇
上中興肆赦海內加與維新弘勳必欲搜羅往事綴
錄罪文挑撥殺機尋釁泉埃檢君相克和之盛美傳
一已報復之私憾乎且自反得毋甚乎總之皇上所
欲聞揚者列聖之慈孝弘勳所借攻擊者人臣之
私隙若非聖主覆載爲心門戶株連之禍將又有不
忍言者臣第於願皇上堅持聖志採臣前疏申論
臣無以有用精神耗之無端口舌疏奏人服其諫正
高傑爲許定國所殺劉良佐欲併其衆公上疏言與
平有可念之勢各鎮力爭太子一事公亦疏言太子
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託王舅原係富族
高陽未聞屠戮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疏轉到南
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涉遣人踪跡召奉許冒從
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宗
室享萬平之福時左良玉提兵南下欲肅君側奸黨
錄至九江公舉騎出見左抱而哭勉以忠義良玉此

太子密諭曰大德劫請將靈公正色曰肅給從何來
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不可負良玉唯唯約不
破城公入城登陴淚泣集請將堅守而部將張世勳
郝勳忠陰弔左兵夜入城縱火荼掠二將遂劈門出
與左營合公肅冠帶將就死御史黃爾立勸止之公
出城面責良玉時良玉病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余
負臨侯余負臨侯吐血死其子夢庚率兵趨蕪時
清兵已逼揚州諸鎮降而偽逆公入江寧為後嗣遂
乘風往距澤二十里則清兵營在焉大帥勸之降
良肅辱美 卷七 二集
且以良臣擇主而事為言公謂此為末仕者言也獨
不聞忠臣不事二君乎乘間投水又自縊俱不得死
尋至京館內院終不屈乃後之有衣帶詩曰
月晦江風吹黑雲貪人忘國恥橫議喧晨蚊前星蔽
海上龍蛟末可分春秋與綱目大義胡弗聞徐桓書
作亂音陽比狼君乃盜首止盟蟻附而羣飛蜂蟻
江下所過名城焚鬼神斯赫怒如燕死王敦我豈偷
生者小貞以濟也泣血明忠孝中途為夷騎云何
號鑒子失其作欺童肆邪說名教委泥淪述有南

陽志東吳不得奔其類真一老一死爾至尊從客
山節誰招燕市魂
論曰當弘光之南渡也玄黃互戰門戶橫分臨侯先
生以一代羽儀終為宵小所抑弗得竟其大用終于
觀其平時素秉直節而不愛官爵不長獨樂其隱
也寧肯隱忍以貪生乎彼所謂仗節死義之士須于
犯難直諫中求之有以也

路中丞傳

公名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母夫人夢虎入室而生公
廣額豐下動止凝眸尚論古人以范希文文履養自
許中天啓乙丑進士授溧陽知縣革火耗簡獄訟間
有勾押民抱木皂隸就訊已事而去郡國咸頌青天
避閭建祠遍省直撫按邀公款語陝下地惟溧陽宜
公大聲應曰獨如溧陽今不宜何流賊入縣界公
馬攬稍馳射擊却作散夥歌傳播賊中有感泣竄
者考滿召拜御史極論閩臣周延儒溫體仁森同
國事閩洪宰持祿僭私東撫劉宇烈余大成破獲
封疆皆宮賄金虎人莫敢指者朝右翕然稱公出按
福建建陽令貪黷無狀重賕得首存屬吏振見英爽
然呈身自喜公叱令剝衣冠反縛下獄列上罪狀劾
監司並錄爲奸閩人譁呼曰天眼開矣海賊劉香勾
紅彝入犯公與撫臣鄒維連部署鄭芝龍黃斌卿諸
帥復之于小埕于廣河于料羅再按蘇松條上賦役
五弊一布解二白糧三漕兌四糧收五差役三百年
盤根墨穴臆陳勾踐父老嘆周文襄再生也無何錢

卷七

元

二

瞿之獄起先是烏程以聞訟逐幾侍郎議益既大拜
未嘗頃刻忘殺之也有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京師
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
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議益并及瞿給諫武都
烏程查筆票嚴旨逮問公疏申救特旨降謫及北兵
大入中外交紅燕齊淮泗烽火頻仍盜賊竊發道路
多梗上知公才遂有督漕之命公至則遣兵破犄土
賊張方造王道善程繼孔等及逆閩勢益賜張公還
金聲桓等十七將率兵分道防河又令鄉里團結義
勇各保村坊千里淮壩金湯孔同尋聞京師陷公
憤幾絕當是時人心崩潰所在望靡憐夫懲將素誠
奔京相繼接踵渡河如林而賊日南下磨牙漕艘亂
且岌岌福周崇崇諸藩咸以避亂未集境上屬王倫
序當立南京諸大臣謀奉迎或謂公意篤以入可仰
危疆且有弼賊功公不許曰我是一勳則淮不守淮
不守則天下之大事去矣乃與巡按御史王燮爲死
守計議派督師激偁大義糾集文武矢誠此而朝食
賊遣僞食事呂爾周偽遊擊王樂吾至淮公生擒射

卷七

卷七

三

二

殺之。又新銳將趙洪順、逆官潘遇、等件，偽防禦使武修、獻之京師，偽制將軍章學龍、擊臨宿遷、公遣兵追擊大破走之。軍聲大振，復備糧糧，設兵衛崇禧、淡淮、掘土供糧，徒者露布一日三接。賊聞遠，竄功不。小類朝局紛然，以翻逆案修前陷爲事，爭媒孽公而用。用卿代公撫淮，初高傑之南也，鳳陽馬士英欲倚以爲重，遣人迎之，公謂大將宜禦寇門庭，不當入內。地阻之不得前，卒取道鳳陽至揚州，及士英兵船入百餘道，淮而南，公整兵列兩岸，禁舟中兵不得上岸。侵掠又留其火器禦賊，士英不快。撫寧侯朱國弼職在護漕，聞賊勢急，卽離巢，擅取福建解京銀十萬，餘寄淮安，庫者以行，公與力爭，而通政使楊維垣、久戍淮安，公其梓里，又待之不以禮，國弼維垣俱卸公及士英當國，維垣秉政，與國弼等其謀排擠，誣公貪功，糜餉而趙宗朱統，繼又待公不法，且許鳳陽天子氣，意屬何人，勸解任，會公亦母喪，流寓蘇州。明年南京不守，公入太湖，居洞庭山，而閩中詔使至，先是公至鳳陽，謁陵，識南陽於高牆，因疏請恩卹罪宗，至是

念公有德，特召掌院公廕，季子澤灝，開闢入闕，遂蒙領關部之事。澤灝授職方郎。公於時議多所不合，凡三疏辭，不允。在政地僅兩月，及仙霞關潰，公航海趨廣州，廣州陷，又航海至順德，咸疾而卒。贈太傅，謚文貞。廕子澤溥爲中書舍人，澤溥兄弟俱負志節，能不墮家聲。云論曰：公歷仕多政蹟，而尤莫著于撫淮。云夫當甲申之變，地裂天崩，而公以一儒生居江淮之衝，爲南北屏衛，與王侍御聯絡氣志，修傳職守，豈猶才智足以辦賊亦忠義之性，動人者深也。乃劉念臺先生疏，公以淮北一塊地拱手而授之賊，倡逃應斬。劉先生試失言矣。聞先生旋自悔，云爲道路之言所誤。謝罪不已，可見聖賢之過猶如日月之食，而二三小人，功績能必欲摘去，國而後已，獨何心歟。昔張許生難，陽賊陷身死，論者猶謂其守一城以捍天下，有功焉。况公以一身保障江淮，使逆賊不敢南下，收馬東南半壁，賴以保全乎。夫人臣事君，內思盡忠，盡忠之謂忠，外思盡職，盡職之謂功，公亦惟盡其爲臣

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公真安社稷臣也哉。侍
御名榮。號雷臣。光平人。今。祥符。多善政。三保危。萬
考功。舜仲。官爲子。丞。稱之。

王俞事傳

公名恩。任字季重。號遠東。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知
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鎬降。稍遷
刑工二部。出爲九江僉事。罷職家居。放浪林泉。詩酒
間。顧公負文章重望。稱一代著作手。尤工書法。秀媚
娟好。選荒僻。得其手筆。如獲拱壁。居恒通脫自放。
不事名檢。性好譁浪。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噉遠達官。
大吏疎放。絕倒不能自禁。好以飯諧爲文。做大明。陳
制。奕律。錢宗伯謙益稱爲必傳。乙酉五月。兵渡江南。

顧野乘

馬士美。率所部奉弘光。母妃王紹興。紹興人士。猶未
知。以光所在。公上疏勸士英。或主候國。布權亂政等
罪。且謂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
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駕。一味欺蒙。滿口說識
請立斬士英。傳首各省。以爲悞國。欺君者戒。仍下哀
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猶可振。而國事尚可
圖。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
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頤之謀。酒色達君。門
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

策○疎○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危○殆○開
 下○謀○國○至○此○卽○碌○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
 莫○若○明○木○一○孟○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
 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纜○權○授○之○才
 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俾○望○中
 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
 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語○渡○江○吾○越○乃○報○仇
 雪○耻○之○國○非○歲○振○納○汗○之○區○也○職○當○先○赴○胥○論○乞○素
 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
 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縱○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頸○以○待
 鉞○磨○輿○論○翕○然○稱○快○會○江○東○監○國○羅○公○掌○詹○事○府○詹
 事○尋○晉○禮○部○右○侍○郎○未○幾○錢○塘○不○守○公○以○年○老○不○及
 扈○隱○居○祖○塋○之○旁○題○其○茅○舍○曰○孤○竹○菴○足○跡○不○入
 城○市○竟○以○受○疾○不○食○數○日○而○死
 論○曰○遂○東○先○生○固○一○代○才○人○也○文○采○風○流○掩○映○一○世
 及○其○大○節○凛○然○世○稱○文○人○無○行○其○言○然○與○否○耶○一○疏
 兩○書○儘○堪○不○朽○而○其○女○玉○映○之○論○先○生○也○有○云○先○君
 享○年○七○十○有○三○尚○恨○其○少○而○正○命○遲○此○數○日○又○規○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三

二集

多知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三

二集

徐進士傳

公名復發字漢官號雪潭錢塘人祖大余五經舉進士四傳生公大母陸早寡四歲口授毛詩章句九歲屬文年十一通子史百家言崇禎癸未成進士明年查入京師烈皇帝崩公居家辭賜曰臣不獲從皇帝地下顧乃顧面苟活忘大仇不討賊耶即日赴南京授刑部員外時定逆臣罪公多所拔治每以死諫會大比命公主試滇南公就道與父母訣行數十日南京失公闕屏左右泣兼程至滇竣會典禮安依前恩奉

卷七

七

二

公目尚張父曰見得死所矣作詩弔之乃廢論曰或言三代以下無全才豈定論哉如徐公者道德則宗孔五語文章則本韓歐語則兼之則此其為信好學守死善道公真不辱養及也已

徐進士傳

卷七

天

二

盧贈公傳

公諱如鼎字呂侯。朔廣新州人也。家世自吳徙楚。父南槐公諱楷以爲學。厲行起家。公少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筆如長江大河。華名首宿儒。亦退避三舍。南槐公築館於溪上。穿池植竹。養魚龍鳥。疏窓綠几。晝書其間。招邀郡國。僑秀俗公。橫經鼓篋。弱冠入賢宮。每試輒冠。曹偶頗多不利於夢屋。危得而復失之。陳子被與殺。發憤下帷。四書尚書手註箋解。文義如指諸掌。如千二十亦熊熊然角。書聲亮亮。四方學者。

盧贈公傳

卷七

七

七

來問業。解匡顧而折鹿角。無不厭志去。貪不見現。年者假館授徒。所居如市。斯黃之間。推爲大師。崇禎丙子。結舉於鄉。爲斯令龔公鼎華所得士。闈廂開。世咸目爲精錫選。題聲價滿貴。郭里爭以爲榮。而公顧猶薄。寧靜不改初服。自此遂絕意進取矣。公素篤孝。南槐公治家嚴多所誨。訶公白髮垂頰。扶服呼。如兒子狀。居二母喪。哀毀骨立。一如養父時。分財產。悉推長兄。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言家風者。歸焉。公居平忠厚。荒服粟。病施藥。死。子惜言。現行。知不苟。

死。不好徵逐。襲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蕭然如出。秋中。鄉人有爭訟者。不之宮。而之盧氏。片言解。若幸。神符寶印。人以太丘。彥方目之。里民。魯某暴卒。而蘇。連門。得額。稱謝。公怪而問之。曰。某疾亟。見鬼卒。辱至。閻羅王。所。王命曰。汝文籍惡業。少算。未盡。里中有正直人。盧某。得渠。保任。方釋。汝鬼卒。押赴公門。若於庭。執公。帖于還報。乃得。蘇公知之。平公笑曰。是哉。汝自當活耳。於我何有。里人傳語曰。勿慢盧某。能於閻羅王所作。保人也。其爲鄉里。傾信。靡期。

盧贈公傳

卷七

七

盧如。此。癸未。春。寇自廣濟。乘夜。襲新公。被執。賊中有識者曰。此善人也。縱之去。寇退。集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公守南城。督守陴人。殊死戰。寇少却。舉他城樓肉薄而入。從後剽乃遂。及於難。子敏。挺神。挺勇。親親。孫晨初。及諸婦。楊氏。袁氏。死難者八九人。時統方赴公車。越五月。歸陳園門。殉節狀。泣血請旌。未及上。而有甲申之難。不果行。建中順治己丑。進士由邑令。屢擢。藩臬。廉辦。肅給。蔚有公望。累贈公至大中大夫。王寅。督糧。蘇松。戢軍。惠民。舉賢。下士。吳人頌之。

論曰常山駐馬。齒芬千古。然彼皆爲國守土。不計
以死固其宜也。先生自有一經身無一命之奇。既被
執以害人。故冤在他。人鮮不以幸離虎吻。竄伏不
矣。而顧復登陴守。且死。戰固及於難。可不謂古之
烈丈夫歟。蓋由其平居讀書明道。確乎有定力故
能致命遂志。若是不變。舉也。生而正而。殺爲明
觀里民入冥事。其亦可以感矣。

顧孝子傳

孝子名振。字千厚。太倉人。世居雙鳳里。幼稟至性。年
數歲。出後其伯父韓。字鄂生者。崇禎戊寅。孝子年十
五。韓病急。醫禱弗治。孝子憂怖。不知所出。念古有割
肝救親者。乃顧天引刀自吮。以下割至腹。卒不得肝。
急封。皆肉。治糜。延病立愈。壬午歲。大飢疫。顧氏門以
內咸疾作。孝子獨以身拮据。汲漿浣滌。皆躬親。晝夜
不辭。帶不交睫。其純孝過人類如此。鄉父老上其事
四明侯。侯肅樂給額。候題旌。禮部張公采爲立傳。蘇
州志至今。創處俱。瘡痕墳起云。
論曰。割股不令旌典。懼傷生。且恐有所爲而爲也。結
有情由中出。誠可格天者。必其親生。否亦血抱。鄂生
故無子。于其弟之子。而後曰有子。是無胥家之屬也。
數歲而後。父子定。是無襁褓之愛也。鄂生又先富而
後貧。左琴右書。外此蕭然。是又無固藏之觀也。而能
毅然忘身。以救卒之。父生而身亦不死。豈非天之所
相者。至歟。吾見世之爲人後者。不遇。據其堂。享其產。
瓜分其帑。藏如是。而嗣子之事已畢。喪葬大。且不

不刊之書

楊文學傳

公名墀字親蘭無錫人少明敏落筆驚人年十七
學御史元公瑋拔冠諸生名籍甚兩試棘闈不售
太學潛夫公期許至篤公亦厲志揣摩思得一當以
顯揚家乘不謂艱於數奇兩罹大故嗣遵滄桑公
慨然曰人貴自監耳科名遇合天也既不獲及親
存邀一命爲堂上解頤而猶役役蠅名躬修弗立
若讀書行義以俟後人乎自是遂絕意進取以處
其身嗚呼鼎革之初少年銳進之士爭以獵科
擢青紫爲榮龍公獨於壯盛之年蟬蛻粉華澄思
道以文中之纂述而兼子方之高蹈清標雅量大
乎食名倖進者之所事予是以服膺乎公能爲人
所不爲也謝公生平以誠敬律身以勤儉範家以寬
仁待物志紹濂洛之學而躬行實履在人倫根本之
地其生平大畧如此至其好施樂與凡邑中同善除
賑育嬰放生諸會捐貲公助而郵袴夫給綿衣施棺
木贈吉壤葬遺骸贖俘婦汲汲力行嘗有里人以宣
通鬻其養女詢知出自舊家卽代爲完賦仍以女

馬秀才傳

公名純仁字朴公六○合人爲諸生年甫二十○
日○名○士○難○傲○必○扶○名○聲○立○名○節○才○爲○不○獨○谷○士○者○
訂盟結社○驅逐名場○吾不取也○無○立○志○卓○犖○如○此○乙○
酉○兵○至○公○泣○數○行○下○發○秘○帙○作○四○版○一○上○尊○人○告○不○
克○終○子○一○遠○策○踰○其○善○事○鑒○白○一○遺○妻○貞○烈○事○
古○賢○難○之○婦○人○當○早○自○決○計○一○遠○外○父○屬○其○妻○能○
節○則○盡○之○不○則○義○爲○之○所○并○事○所○遺○孤○書○畢○宣○
潛○具○儒○巾○服○至○龍○津○所○梁○柱○上○友○曹○自○鑄○入○句○未○
語○云○一○時○還○士○萬○古○身○隨○地○斯○辱○沉○於○泥○
中○伏○千○歲○龜○每○聞○落○水○聲○即○踈○沫○露○背○食○人○無○厭○
主○浮○屍○起○者○明○日○得○公○屍○之○衣○履○盡○蕭○顏色○如○生○
里○人○異○之○
論○曰○公○自○錦○爲○迂○士○蓋○以○天○下○皆○徑○不○得○不○迂○惟○其○
迂○斯○得○全○也○嗚○呼○世○之○爲○名○士○者○其○缺○膚○矣○求○如○
公○之○迂○焉○可○得○哉○

果溪鄭 游流將甫著

百歲胡節婦傳

婦易氏漢上人。幼即介烈。嘗待父聞。雁聲有喪。苦待其者。問父故。父曰。此失雄不再合耳。氏領之。適日家。其姻再譙貴婦某安人先至。母趨迎。氏獨避。母曰。安人未。安何避耶。氏曰。昨聞父語。雁失雄不再合。安人不知。雁兒不願見也。父母奇之。爲擇婿。得胡某。某冠補。甫生。卽食餼。運舉兩子。胡適天氏時年九日。吾其向日孤鴻雁矣。吾曾語吾母。差見彼安人以泪。一老婢灌園。偶交得幾金。奔告氏。氏曰。掩之。其父母致詰。氏曰。見寒兩孤稚。一旦金多。反重薄。人孽且討。里人謂得之非義。未便也。孤長父欲爲延名師。氏曰。寒婦子識字足矣。毋令從知名士。恐效彼。盡動易張而難。駭爲單門累也。其有潔又如此。奇百歲乃卒。兩孤以至孝。稱郭文毅。譚元春皆有詩節于李詩載本集。

論曰人惟名利兩關不能勘破遂致改操易節耳觀婦掩喪金而謝名士宜其貞心勁骨久而彌彰也百年介壽兩孝承歡天之報施良不薄矣然則世之遇交植黨腹民膏以豐宦橐老望其懷忠許國得乎卒之朝菌易零析薪寡荷冥冥之中有奪之者其得失爲何如哉

劉烈婦傳

烈婦胡氏河南信陽人也。祖諱秉性。仕明。巡按御史。父夢栢爲諸生。婦幼姻家訓儀法。夙成。適同邑貢士劉公孫芳。劉公年少。負盛名。落拓不問生產。縱情詩酒。交遊間。婦勉支吾。脫簪珥。具甘旨。相夫子。式禮母。慈持身持家。一以勤儉爲法。躬親織紡。晚寢早作。閨闈之內。規程井井。注撲素。更嚴。紫首不飾。終身不御。純綯。戚屬觀之。困乏者。歲時必爲周恤。事孝。晨昏定省。十五年如一日。或有抑鬱。輒自解免。未敢有野乘。卷八 三十一 一集

未。卑。賊。將。至。婦。遂。赴。城。南。河。以。死。劉。公。後。任。武。進。知。縣。仁。明。善。吏。治。子。繼。進。士。以。詩。文。名。于。世。性。至。孝。有。哭。母。詩。數。章。纏。綿。沉。痛。見。者。哀。之。論。曰。凡。賊。至。而。刃。者。不。遇。曰。被。殺。而。非。抗。節。也。所。謂。抗。節。者。必。先。有。主。于。中。而。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斯。則。難。之。吾。觀。國。家。無。事。藉。紳。先。生。陸。往。其。族。忠。孝。一。旦。遇。變。智。不。及。謀。勇。不。克。試。卒。變。易。其。生。平。而。烈。婦。以。一。女。子。毅然。持。正。始。幸。免。于。賊。氛。終。卒。殉。夫。兵。燹。其。英。風。烈。操。有。遠。過。于。杞。美。伯。奇。者。非。其。斯。也。夫。成。有。野。乘。卷八 四 一集

平日讀書明理。能如是乎。母有令子。珪璋特達。先河。后海。推本慈附。昭垂懿範。夫何待于予言。予特舉其大節。排積壅。附著于家傳。聞由顯微。所謂史夫而求諸野。聊比于負年採樵之意。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也。夫

吳賢母傳

母姓黃氏名文貞字仲芳秀水人曾大父憲副錦太
父學士洪憲父都御史承玄並兩廡史冊母生京邸通
毛詩戴詁孝經通鑑諸書歸大學士吳亮名御史
贈光祿卿弘濟子也篤行好修爲人偷師表宰後門
人私稱賢素先生母奉姑諱子以孝敬聞值甲申國
變憤鬱如烈男子季子統特欲上書南闕母止之曰
奸相竊柄汝輩何爲乙酉金陵破永城鼎沸或催統
持刃母曰父老黨論使繁安所憑藉也令霍石佛劫
辰廟事去
得免會東南徵書至母易覓統特使闕道人關已統
統持慶事不可爲遂懷歸清兵凌鏡江趨閩嶠母
已成病一日統特忽馳至母張目視曰汝逃耶統特
具道不受官狀母始慰明日卒初母夢飛鰲舉月輪
入懷覺帶而生統特呼曰野鶴萬愛之四五齡即以
授毛詩稍長就塾猶爲筆燈講通鑑并國朝典則及
年十二無父課尤嚴以故統特弱冠有舉名人清
賣卜遠引曰母氏遺意也母卒以丙戌八月
論曰古所謂賢母能於倉卒忠難去爾彼此之則

錢烈女傳 附下氏

女錢氏名淑賢，鎮江人。父述古，事賢以醇厚，郡寓揚州。無子，止一女。女生而聰慧，柔婉性至孝。年十六，未字。人與外家下氏女比隣，節相親。乙酉，兵薄揚州。女在園中，日紡績自若。及歲，被下女遇害，相要死。離女曰：「是矣。」初，自剄，父奪其刀，繼積薪將焚。火又抱持之，已而結縊。繩斷，復墮地。父立地傍，徨不得已，乃授以縣曰：「見姑視，緩急可也。」頃之，兵入大索，女時潛下，兵以刃戮刺，輒抵其腹，乃去。時女已吞藥矣。

嚴蘭野乘

卷八

七

二

謂我屍當火，毋葬此地。父知其言，兵又至，父被縛，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母下附病，亦受刃。久之，復甦。人謂女之陰助云。南昌王猷定、寶應王天爵為誌其墓。而海內士大夫咸賦詩歌，弔輓之。清花梁以樟有烈女行，白揚城崩，江北傾揚，城守藩鎮走揚城。紀督師死，揚城墮烈女火，一揚城死者死如堵。烈女一死，不亡死，且五哀哉。皇天燭予心，苦予將上從帝。后報父母十六年，母我女，解兵未入來，義執徘徊我。必則推胡單我，乃胡彼我，我則灰引，履履絕。嚴蘭野乘 卷八 入 二

不可數計有如女之抗情願義遂至一而再而三
三而至於七凡劍溺幾擬一死而五物備焉則日
中不再見者烈哉此女可以追古可以耀今可以風
遠當與奉天二女並芬史冊矣

揚州女子傳 附瓜州女子

揚州女子遺其姓聞兵至投入河中而死有遺詩一
首曰生長閨門十九春豈期今逐塞塵奔殺身無補
君王事死節難酬阿極恩江靜猶堪沉弱質月明誰
與弔孤魂潯山終日像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又有
瓜州女子已將嫁矣而兵突至據其室搜得女逼之
華女給以收放人內譽語其兩兄曰妹脆弱不能違
斃幸兩兄絞死我無為門戶辱兄從之兵疑其偽死
也拔刀刺斷女喉而去

論曰揚州之變死者八十餘萬人如烈女者不少然
有傳有不傳女傳矣乃傳其詩而不傳其姓氏亦可
悲也雖然烈女精靈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又豈
以傳不傳為重哉

韓烈婦傳

烈婦不拜其何氏歸於韓居揚州之大橋年將及二十矣麗異常裝破爲兵所得韋刺其衣將汚之婦弱不能制上體已標止存一棍婦知不免乃始之曰若必欲於衆人前辱我雖死不可易至丙室隱僻處當無不從命耳兵喜隨之行漫不爲備婦故迂遁至塞宮遙即躍入害中自戕其首兵以爲不可復進大怒亂箭射死之

論曰投井投河縱曰不堪猶死清流彼洞中豈易忍

韓烈婦傳

卷八

十一

二集

婦益汚其身而潔其志臭其體而芳其名者也若失節之耻卽芬芳數人聞之欲嘔矣

丹陽婦傳

附荆氏二女

婦丹陽人歸民家有姿色被擄夫訪至將贖之貧無多資婦曰汝止此三歲兒可先贖歸吾圖贖也兵方惡兒欲殺之聞贖大喜道聽擄去是夜婦卽自盡是年劉花馬紫營中峰有同邑荆氏二女被擄長年十七次年十五皆擅姿色兵欲汚之長持挺與關力不勝爲兵擊死次則羣羈之面目浮腫越五日被營去女父往收屍時秋熱尚酷屍猶香潔無腐敗即葬于中峰墓今尚在

虞南野乘

卷八

十一

二集

論曰其忍辱殺死者數存此兒也若今之人何所存哉此亭正與余聞見相反陸竺僧爲余言方得可宗至郡時有兵杜某住領孚尹家乘江陰同兵以銀四兩買得一婦孺幼兒可四五歲初至私語人曰吾夫黃秀才已被殺止此一兒吾之忍恥偷生者以兒故也塔爲殯子亦秀才乞寄聲來贖我不數日婦與杜偕好甚篤杜少年精悍日在淫婦忌兒旁擾壓苦之婦卽甘心殺兒杜不忍與姜姓者抱去久之音聞得達塔鄉果持銀來贖婦杜初索二十金鄉許十

六金已允矣。婦奴作難。教杜必需二十金。已更三之。已更四之。鄧皆不惜而婦故始。婦曰。卽四十金終不放我歸。徒損財無益。不若懷金連去。婦益懇杜。不忍。創也。杜尋惜婦年且四十餘。又半面青黥。遂千金貨之。五里頭。農家周姓者。周頗康強。但力作之人。不能遂婦欲。居三日。遂還歸。向杜涕泣。杜憐之。復收婦。後以事件杜杜。揮刀斷其臂。婦不恨。曰。與有臂而苦。無臂而樂也。又予寓吳門。親見隣家有兵。婦得一大。倉婦妾亦平平。年約二十。矣。而相愛特甚。宜淫。

康肅公集

卷八

三

二

宋劉婦傳 附子實錄

婦葉氏吳縣人。世居洞庭。宋子堅直也。生而端靜。聞不苟言笑。歸於朱敬事舅姑和睦。姊妹似相夫子。讀書致行。鄉里推爲名德。舉子三長名實。稱中辛卯經。恩博學。宏詞人。脩師表。即海內所稱爲既庭先生者也。乙酉閏六月。癰髮令下。潮寇乘間起。城內外火光。燭天。東面所以避兵計。歸。亂然正色曰。春秋美伯。不避火也。火尚不可避。況兵乎。且丈夫各爲國。可以明哲。身吾婦人也。遂安之。某辰寇及門。數人舍皇拒敵。門未啟。婦同。子實。李先赴井。而仲子實。年僅十七。號世井旁曰。吾母既已死矣。兒又安用生爲。且兄從父。弟從母。命。須臾亦發井死。未幾。母去。實。積。負。母及弟屍出。顏色如生。時方盛夏。經兩日始舍殮。殮者不近云。而實友及幼女長媳伏井中。幸無恙。僕婦一貧二女從井死。僕宋壽爲。所殺。論曰。凡兵至而刀者。不過曰。殺耳。非爲抗節也。所節者。必先有主于中。而或慷慨捐軀。或從家。

○義○若○宋○烈○婦○之○死○義○自○其○前○勝○避○其○時○已○定○七○義○
○義○國○家○無○事○無○義○先○生○在○往○有○義○節○義○忠○孝○一○旦○有○
○變○智○不○及○謀○勇○不○及○武○事○變○易○其○生○平○而○烈○婦○以○因○
○房○弱○質○義○能○信○其○中○之○所○守○死○如○歸○與○其○仲○子○
○揚○手○也○下○此○其○節○孝○有○過○於○杞○姜○伯○奇○者○以○至○後○
○腹○後○盡○奉○無○貳○嗚○呼○壯○哉○

義國春秋

卷八

主

徐烈婦傳

烈婦張氏蘇州人。居膠閭。父弘謀。爲附生有聲。烈婦
髮髮素額。明眸。口盈盈。長弱不勝。羅綺。玉秀花
明。絕無脂粉氣。然又端嚴莊觀如山。如河許字同縣。
徐其徐忠。壯體。人決其不壽。或謂姑遲嫁以俟之。
父佛然曰。萬難一施之死。靡他。忍利其死。脫吾文。耶
曾死吾門。有再字。女耶嫁。益速。未遇而徐果死。婦長
哀苦。形毀骨立。遺腹生一子。自念年少。伶仃不
堪。處歸與。婦母居茹。茹食蔬。怡然委順。惟審光。辨
車婢子。課經。織以佐子。延師。費乙酉。兵至閭。烈婦家
結同。小兒匿密室中。先是烈婦恐不免。府佩刀自
防。至此卽潛解所佩刀。勸其。喉刀小。勉欲深入。喉搭
搭作聲。兒駭而啼。因爲騎。獲林血汗。而淋漓衣襟。間
仆不肯起。兵視其足。跪投以兩朱。履烈婦怒。麾之地。
日我寡婦人耳。安用此。遂殺我。速殺我。未幾。師至亦
露刃。脫烈婦論以從。則富貴否。則死。烈婦泣且罵。奮
起。拿刀欲刺。兵乘其起。曳之行。烈婦倒地。罵益厲。兵
怒。費刃。張之。前年三十有一子。被擄。百金贖歸。年

第十一善讀書聰慧絕人婦死其姪張龍爲之傳
論曰女過變以烈傳卽女不過變亦以節傳其大節
晶瑩其於日月允矣而予尤嘆服其父之善書明大
義爲不可幾及也往吾鄉一巨族緒綽其女未嫁而
寡有富家郎求議婚父利其所不而欲更字之百方
窘迫女卒不從絕食以死聞張翁語不汗流決背耶

荆楚書

志

湖南女子傳

女子不詳何姓氏年可十三歲湖南人也甲午春爲
兵據是時被難者不可更僕洪經略承時欲捐金以
贖之卒不果獨女子慷慨幽吟抗志不辱行至鷓鴣
洲伺間投江以死時爲夏五月其屍至第三日兵盡
始逸流而上有輜縛左臂題絕命詩十首藩司某憐
而命差之詩云家鄉一別已經春此日含羞到漢城
忽下將軍樓拈令教人尚敢惜餘生征帆又說過
結掩泪聲聲聽夜烏奉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
故園屋裏
卷八
子骨肉離離弟與兄依人千里夢常驚歸魂疾送
來圓路報與雙親已不生厭聽胡兒帶笑歌起勝
斷嶺猿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費人間設網羅遮身
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作伴深
深遙拜兩靈妃生小伶仃書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
海聲夜夜悲何極猶憶挑燈讀楚詞影照江干無限
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說泰諧晉死後相逢綈
未知生來弱質未簪身身沒狂潮嘆不齊河伯有心
憐薄命東流直遠洞庭西雪時問閨情如珍何事流

離逝水濱。奇語變。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固史
當年。強記親殺身。自古幾成仁。釋釋。愧青男子。猶
勝王。朝共事。臣楚人。競相傳。誦云
論曰。楚自三閭大夫。不得志而行吟。澤畔投江。以死
至今。洞庭瀟湘間。猶多伏烈之風焉。女子不過一弱
齡。斷參耳。而能慷慨幽吟。從容就義。有遠遊於烈士
夫者。女固以一死。規天下之婦人。更規天下之男子
也。異矣哉。讀其詩。一字一淚。一句一血。不楚腸斷。而
皆裂矣。

改訂野乘

卷八

七

二

桃烈婦傳附汪女等

烈婦姚氏。宜興人。父爲竹工。婦年方二十。道南郭下
山村民某。平時與諸村婦。結遊成嬉。戲。莫知。履
範。便婦不苟言笑。動有繩度。騎既渡江。諸婦相。聚
言。倘冠至見。婦即奈何。婦曰。非刀上。即水中。一死。便
了。何議之有。諸婦曰。恐汝說得。未能。彼得也。婦曰。彼
出。便見。未幾。兵猝至。婦不及死。被獲。縛置馬上。行。數
里。過一橋。婦瞰橋下水深。可死。奮身投下。復牽出水。
已垂死。恨之。速刺數刀。仍投之水中。而去。時婦女。以
丘死者。又有汪氏女。漂水人。原籍徽州。年十四。兵至
泣弄。父母。皆不爲辱。投石。相湖中。死。聞中林尚書。欲
揖一妾。色甚美。帥欲辱之。即取。陣亡。首刺。陣死。割其
首。出營門。被獲。隨自刎。死。浙東諸暨。翁家。梗某。刺。其
年二十餘。被擄。至偏門。賣銀二十兩。自縊。死。
論曰。做出便見四字。舉世婦人。能言之矣。獨婦所。知
刀與水。竟兩符焉。其亦健健之君子與。

廣濟原委

卷八

千

二

徐烈婦傳 附孝意香

烈婦楊氏父爲武進諸生楊兆徵。適府庠生徐安遠。少年豐美而尊嚴若神。姊幼間咸敬之。乙酉夏安遠。遠勝之避兵洞庭。以舟爲家。男女各處。忽兵至。揚航無及。安遠與父叔美皆投水死。婦婢蕙香貌莊潔。因安遠無子。納爲副室。方有娠。遙聞前舟。即大呼曰。事急矣。惟有死主母。幸速自裁。間不容髮。吾先行于地。下符主母。倉皇號慟。叩首者四先。取安遠平日所與。藏金帛細軟。盡行投水。即躍入湖中。婦方欲隨之。兵。遠登舟。連止。痛致而壞。獨烈婦不從。且婦貌都。兵九屬。意百計。曾過終不少屈。至三日。夜輒苦拷掠。身無完膚。猶堅持如故。最後拔刀相恐。婦卽引首就刃。自斷其頸。兵亦嘆爲貞烈。乃奠酒羅拜。既而舍舟登岸。復曰。豈可使烈婦泯沒乎。取其頭懸之。村坊皆爲。八月念九日。尚陸者。至九月初四。已六日。無。蠅蚋不近。顏色如生。而貌尚可識。認有近地操舟人。附。葬之。

論曰。以諸悍兵。制一女子。此亦甚易。卒之九死不回。

敬顧野乘

卷八

五

人固在立志耳。非威武所能迫也。顧爲烈婦難而爲。意香更難。觀其數節。深相勉勵。且又從容有禮。見幾。期與彼素。婦夫人娘子者。猶曰彼小我。大何爲哉。

幾塘女子傳

女子不詳何姓氏。身將至清波門婦女咸奔避。一女子行稍遲。身已過矣。乃障密室自藏。為清波門得勢悍之文。語音不通。作手勢。給以浴後始可。兵喜。索浴。初暴溫水。浴沃而別。貯浴湯二桶。遠從頂淋下。兵痛。不能動。女即取其利刃刺死之。女呼集隣人而謂。官曰。寧以法死。不受辱。且無相累。時撫民者聞殺。人。應抵將置諸刑。而督兵者至。曰。兵淫合死。正可。事後文遂得釋。女曰。吾為一女子。奈何待男人。幾塘女子傳

幾塘女子傳

卷八

三

二

侯烈婦傳

婦侯姓。其兄為南京衛指揮。家單微。父母早世。指揮夫婦病危。一子方三歲。拜而托其婦曰。吾祖父功德。應襲職。惟此一兒。幸善視之。婦恐身字人不能保。其姪致不得襲。誓不嫁。守姪長而娶。娶而襲。終身處子。及。兵至。有某弁聞其賢。欲委禽焉。婦不從。弁迫之。婦閉戶自縊而死。論曰。此女可與托孤。寄命。不徒以一死了事者。余又聞史相國有姪婦。質上。妻依史夫人。寡居一弁傾慕之。以三百金求聘。夫人却甚嚴。婦從容語曰。如拂其意。恐禍將及。夫人聞言不解。姑納聘。越數日。有鼓樂親迎。婦請于前堂坐。欣然理粧。少間。竟以刀截其鼻。與兩耳。置托盤中。越弁并驚愕。數惜疾馳而去。夫人命以原聘。擇還。婦曰。汝不從則已。何自苦。乃爾婦日本當一死。明志。但念太夫人年高。無人奉養。非此無以絕其念耳。其激烈如此。以未蓋棺。不立傳。姑附識之。然其心固已辦一死矣。

侯烈婦傳

卷八

三

二

松江五烈婦傳

楊氏松江人歸陳君秀產三夕猝聞兵至與夫訣曰君先事豪行吾姑待此如不至幸也至則死耳未幾突至婦奔戶外遇見兵婦怒為所擒投河死又有張烈女金山衛人兵至同母嫂匿生牆中比兵覺張芳厲聲曰若出免死否則骨吾刀母嫂俱相携去女獨不出時兵發矢不已女更言且哭卒不出兵怒積刃刺之絕而復起益言不止兵愈怒諸牆中又有將敬交妻顧氏兵至從刺戶適所蓄蠶掠去兵竟歸不得歸然行至牆上突遇婦追之婦罵曰爾掠吾財又欲污吾節吾寧以頸血澆若刃耳爾刀死又有女兵國郡時匿述危樓比見勢迫料不免從窓間跳出投水死一女新嫁以色厲為兵所迫女厲聲曰吾有夫矣遂故迎新倚門婦所為而欲倚門我耶罵不絕口竟被殺二女不知其姓與張蔣同為松江人命曰遂故迎新倚門婦所為然並倚門婦哉讀其言為之懷然

金烈婦傳

游沈氏戚氏命氏

婦不詳姓氏平湖人歸生員金鐸兵至殺婦起火鎗視起兵鎗鎗殊幾懸於馬上燦然也誘之曰若隨我行與若共耳婦欣然握手若利所有者乘間咬兵一指碎血如雨婦且哭且言曰願以吾頸償爾指足矣兵不勝痛以刀刺死又有生員林鴻妻沈氏兵至挾姑同匿禾中投養兵將殺姑婦以身翼且求代兵曰若無苦吾行若若耳婦奮身赴水髮浮循髮牽出婦伴作慘懼狀曰吾入水良苦當從爾意若甚點其兵信為然也乘其防懈投水又被牽出終不能脫婦乃大罵曰何不殺我以魚腹為葬父恐汝無葬葬地耳兵大怒婦身被數刺死又有生員陳錦妻陳氏鉅食而嗜讀每夜讀婦必篝燈與偕且歷所讀常曰爾素士也當卒業經史若治詞論婦紛置几前過鴻鵠乃心耳乙酉夏聞兵南下撫父柩長號且語婦曰吾死此矣亡何兵至鎗亟携婦登舟難猝遇兵幸得脫至何家塚何回鎗母放也俄又傳兵至相與田禾中聞兒啼聲遂被縛婦知不免出與鎗訣曰

君自爲計水清甚予願奉此語訖解帶授劍曰願
結同心遂蹈水時髮尚片水隨兵引佩刀截之撈歸
去初婦未死時夢衣紅乘輿云改過覺語歸曰此不
解也吾將訣若矣果驗又有生員孫錦妻俞氏兵至
覓夫不得時人言洵洵訛傳錚錚婦痛矢恐才身爲
兵辱曰吾往從夫矣遂赴河死金威俞三婦皆平潮
人也

論曰李小有云友人曹達山爲言近有一婦寡居無
何忽聞某婦擗失聲曰妾薄命妾薄命無行哉彼
就廣野乘
卷八
士大夫厥家居寂寞廣求充容苦恨不借牽羊爲
雁以遣一秋者獨何心歟嗚其鳴矣求其友聲此婦
其雌友矣婦徐氏松之華亭人

張氏降女傳

女姓氏不詳居江陰縣治前張書辦降乳女年十五
六姿貌殊美聞城破奔出投河南及門與兵遇被擒
曰吾從若必矣特吾父有客銀可入取之兵喜謂既
得麗妹而兼獲厚鏹也縱之行意其無所逃繞入內
則女父母已舉火闔室自焚兵問銀在何處曰卽在
此第二層屋須急取趨近卽墮身躍入烈焰中俄而
火熾焚死

論曰嗟乎齊葉貞義執踐不渝之義輕處弱草同
就廣野乘
卷八
易盡之思以死節責之婦人難矣哉自內華以來齊
姜宋子養種酷以承歡趙女吳姬醉開氏而獻笑恩
鄉毫妻夜月望夫石化朝烟悲夫能殺然死者有幾
不意此女倉卒中能之投身烈焰義不受辱此其識
力有百倍丈夫者吾蓋低徊哀之不能已也

吳孝烈女傳

女吳氏名兆麟，武進人。父仲宣，羽志節，遊戎幕中。女早喪，母仲宣教之讀書，知大義。年十七，未字。人乙酉六月，避亂，親村尋，劉晏令下，仲宣以女欲行，不能。欲死，不得，歸。嘆息，女聞之，曰：「世變方殷，女貞難保。久欲決計自盡，恐重傷親心耳。」取以弱息累，吾父使迷，退不得，自如。未幾，仲宣作，臨流自，弟，女逆知父志，慷慨而陳曰：「大人將赴，波濤，晨昏寂寞，兒願裹巾，荷以從。」仲宣壯之。十一日，賦別世詩，有「父女同歸，萬里流之句，吟罷投江。」女一躍相隨，潮落而屍見。里中諸生丁大來，撈救之。仲宣復娶，女竟死。仲宣叩之曰：「吁！嗟兆麟，瘦貞後身，女伴父死，父葬女生，完貞盡孝，取義成仁，斜陽芳草，鶴侶波臣，腸遇月，碧血化磷，重泉相見，實懣我心。」堆山米和尚，挽以詩云：「浪結波粘，撥不開，幾人撒手下，泉臺雲鬢，子蓮香，拍龍女親曾授記來。」

論曰：女丁亂世，而預保其貞，成父志而不遺之累，其烈孝允矣。觀君父一也，父死，女隨君死，臣當何如耶？

崑山兩烈婦

婦陳氏，崑山人。清兵破城，夫被殺，將攜婦去。婦曰：「須達夫方行耳，不則死。」兵如言，遂決之。登舟，婦曰：「若欲婦我耶？」曰：「然。」婦曰：「果如是，當以禮耳。」兵致酒與飲，婦曰：「暴成，婦婦，何然奉觴？俟其潦倒，從容曰：『爾若刃利，殺我人如刈草，然否？』」一觀，兵醉解，與之婦立刺，兵死。即以其刃自裁，同邑又有王氏，被兵繫，求死不得，託病延醫，醫至，女乘間泣請，妻蘇醫以信與之，遂密置食中，與兵同食，兵死，女亦死。

論曰：兩婦一用剛，一用柔，總皆存一必死之志。本殺兵以自殺，又非徒一死者可比也。謹附吳妹水，性極花耶。

王貞女傳

王王氏名貞，無錫人。父明舉，爲諸生。當生貞女時，母夢氏夢神人授一無瑕白璧，因名曰寶女。生而敏慧，四歲能誦孝經。周南及長，端妍靜好，雖盛暑不御羅綈。性至孝，侍父母疾，經月不臥，間作言笑，未嘗露齒。平居靜處，一室女工，服惟事書史，視世俗流水游龍，數枚治服，尊頭不用也。幼字同色，何氏子何故無賴，習爲盜事，敗繫獄，請釋，婚女，聞遂不食。父母勉勸之，甘惟飲茶，一盃會有媒灼，挾富家郎來議姻者，女爲慘慘哭，遽投于井。父母惶救起，自此井棄粒不入。日越數日，竟死。周身衣服縫紉成片，三日後驗，顏色如生。詩中得絕句一詩云：願作貞松古，羞同芳桂榮。招魂留節義，撒手夜臺行。閔者哀之，御史某疏請旌於朝。

論曰：凡貞烈之死，投擲起井，人得防之，惟一餓最便。然乃繩之苦，只在俄頃，餓或充轉，數四尤所難堪。此首陽之風，所以高于于古也。貞女自聞變，絕食幾二十日，初則迫于憤激，不知餓，既而飽乎理義，益不知

俄矣。所謂民到於今稱之而下都未覩生，僕有現存，寂帶德不彰，可風化者，亦何何與。

劉烈婦傳

婦周氏，寧波人。歸劉一然。家雖揚生二子一女。乙酉城破，婦先與女匿重壁中。婦自經不得死。次日穿壁而出。謂一然曰：妾待中櫛二十五年矣。不幸遭亂，壁間不可恃。萬一被污，即死不足贖。不如留清白身死。君前因與二子永訣。女秉彝已及笄，哭不已。婦視之曰：略無益。須從我死耳。先作一綴繫女頸。大作一縊自繫。對懸之。俟頃而絕。移時兵果搜至壁間。婦幸免。妻免辱云。

廣惠集

卷八

二

二

論曰：此與崑山陳氏諸女皆孝。心水先生所輯十烈也。先王讀書教古，留心節義。其小序有云：予以乙酉季冬，遇李竹西居閒步庭，砌翠色可把，俯而視之，章也。嗟乎！烈風嚴霜之下，青青何必竹？後凋何必松？指詩所云：何草不黃，聞見耳。夫以繩樞離流，寧死無辱。賢脆而幹堅，雖矣哉！其孤青猶草也。顧誰為竹與松？抑耶？因取見聞所及，彙而梓之。嗚呼！彼皆婦人也。而先生蓋稱婦人以愧男子。予亟錄之。而先生微尚，可想見矣。

王烈婦傳

婦莊氏，武進人。父為諸生，名先登。父族故富，所歸王生翼事貧甚。處之若固然。王遊學，繼年不返。婦紡績養其舅姑，無幾復怨色。他日王歸，携一席，欲自縊。婦曰：舅姑亦無庸而厭吾。兩人安得享此乎？因持厭乙酉七月，兵至其鄉。王方館外，婦抱一切女復携一女。年十餘歲者，將投河。女曰：女尚未至，待其至死未幾。婦曰：兵必至，及今不死，更待何時？必欲見舅而死。遂赴水死。十歲女亦從之。若有神托出波土族，獲其屍。

廣惠集

卷八

二

二

王歸感其事，遂兒髮為僧。論曰：婦即不遭變，且以賢孝稱。說其早見定力，從容就義如此乎？較之彼據而死者，又遠過之矣。

烈婦傳

鄭氏居武進宜興界永定里一鄉望族也乙酉秋
官兵逼遷永定鄭氏男女閭閻悉避獨一書生以母
病不能行急遣其婦去婦年纔二十餘有姿容謂其
夫曰我去離為侍後者書生曰設留此受辱速我死
矣婦曰必不辱但情不忍令君遠去耳頃聞兵至
搜得夫婦二人即欲殺其夫婦號哀懇曰明知大兵
至而忍死不去者以夫病故也將軍獨奈何後病夫
以立威殺兵曰若肯從我即饒汝夫婦曰幸甚幸甚

卷八

二

後兵至吾夫終死其手○後兵過壘方可兵欣然生
其門首○後隊盡去始入室○欲殺婦○婦曰吾夫在○豈可
為此過○橋即予母家○彼中虛無人任若所為也○兵從
之婦抱遺歲幼女就道行至橋頂即躍入水死○兩日
後屍浮起手猶抱女顏面如生
論曰此女不獨貞而且智○吾欲焚香而禮拜之

烈婦傳

烈婦會稽人有殊色戊巳間同夫某起鄉兵事敗俱
被執夫坐新婦應給配兵丁婦瞋目大聲曰吾夫起
義實始於我夫罪應剛妾堂當獨生耶遂並挺凌削
婦從容就戮面不改色剛及下體惟以兩足夾緊而
絕兵某惡其不從配戲以刀扶其陰而罵之未幾突
見婦珠冠雲佩從數人以杖擊其首頃刻喉血
升死山陰女史王王映為紀其事

論曰予往在武林沈大匠年伯為予言○兵初至時
宮有一空室○羣婦悉匿其中○咸備備無人色○獨一婦
視妝麗飾手抱胡琴坐紅氍毹上○洋洋自若○未幾聞人
馬喧嘩聲婦忽撫琴彈弄○眾止之不得而兵已闖入
被牆入矣○兵見婦貌都爭欲得之婦獨愛一少年精
悍者抱持之而去婦曰須帶胡琴走○此是吾與若之
媒也○不可棄去○少避當操一曲為君侑觴耳○一時婦
女貽害者百餘人○其廉恥表遺一至於此○嗚呼婦甚
貞淫相去何霄壤耶

卷八

三

陶烈婦傳 附傳氏

唐氏會稽人。幽朔敬順年二十一歸諸生南士章。章家貧力學。婦曉警。孤佐夫子以請事始。惟謹。中外稱義。及已聞。紹興兵起。歸行劫掠。官兵至。衆咸不避。婦以身不及。爲兵搜獲。見其姿美。欲快上馬。婦大哭。以頭觸刀。而花同時又有傳氏。同縣人。亦爲兵得。挾至趙聖橋氏。遽躍入江中。其夫痛哭求尸。浮起。顏色如生。

乙酉以來。婦以兵而受辱者甚多。以兵者亦不少。特門之旁。隱而弗彰。近在吾鄉。前有逸者。况稍遠乎。趙中諸烈。皆本之王玉映。玉映表章節義。與予千里同心。此固李易安所掩面而避席。蘇若蘭之敵手而執鞭者也。彼世之人。語及節義。非毀謗不言。卽詆訶相及。視玉映何如哉。

徐貞孝女傳

女名純懿。定遠人。父長胤。爲副兵馬指揮女。幼字馮廷棟。無何。棟夭。女年十四。聞喪往奔。哭仆地。誓不飲生。乃盡焚其色衣。終制始以女少。勸再醮。女聞。雖經救復。更遂毀面矢志。謝絕親戚。遇霜露墳祭。哭極哀。未幾母卒。父亦所病。女孝養備至。遺第亮工九齡。亮未幾。遇女撫養。教誨。爲擇婚配。兩弟相繼。屢於庠。凡父母舅姑喪葬。皆極哀盡禮。感動閭邑。守節幾四十載。始終內外無間言。士大夫爭爲詩歌以紀之。文學

徐貞孝女傳 卷八

二葉

陸度詩曰。士未登科。女未嫁。不更不事。德由人從。夫已矢捐生志。撫弟姑存死。後身兩姓。綱常悉弱息。側名作遺孤。臣眼前多少膠庠彥。縫掖能無愧。帽巾又太史。楊廷鑑詩曰。帝鄉奇女子。未嫁守堅貞。投燈銀半結。羞鸞鏡掩明。四喪裏大事。兩弟振芳聲。試問

婦者何人。彷彿小名。論曰。女稱孝而冠之以貞者。何惟貞故。孝使以身從人。便非父母有矣。古孝子多不仕。其此義也夫。

王烈婦傳

烈婦王氏天台人妻於呂質桂三之屋以居有伯婦
雙諸妯娌皆同舍烈婦親好年纔及笄居恒視諸
北有不戒其容止者切諷之夫呂以賢出烈婦與伯
婦偕嘗歎曰一日將夕矣桂三過其門伯婦招之嘗
解桂三入纔坐定烈婦遽趨去伯婦囁喏曰盍勸我
離茶事武叔何疾遠乎桂三俯罷卒卒入內室烈婦
疾呼之不出反偃而趨匿其卧內烈婦窘迫走呼
於市乃始逸去烈婦私念是欲瀾我我躬迫不可治
矣將死之其父母皆來勸不可烈婦長號痛哭伯婦
視之喟喏曰汝無是事便休喬作何爲烈婦心不能
平死志益決閱五六日父母既辭歸烈婦悉封識所
有篋篋諸物以待其夫呂而自着嫁時衣乘夜遂遁
桂三之閨而親焉時戊子五月也里人聞於寨令今
躬自往驗烈婦內外衿裳皆聯綴成一片竟一容指
隙處不可得捫其胸有物硃然擾繞視之則皎然懸
鏡當心也令爲泣下抵桂三以死桂三豐於貲所以
營脫者百端令終無變意台人賢之

論曰烈婦之死卓矣而嚴密其身至於殫析密察如
此尤古所謂慷慨易從客難者歟夫天下皆婦人若
烈婦者謂之丈夫可也

故野史

卷八

七

郭烈婦傳

婦朱氏太倉人歸處士郭澥居劉河婦有殊德相夫
子有聰事姑孝飲食動息必以減求溫清定省必誠
必恪姑死哀慟持至幼姑寡迎與同居愛敬不替撫
舅及甥女如已出待下以寬無疾容色如甲申春聞
閨變戒其夫曰若事若此何敢復以富貴相期得與
奉事老親終身焉已矣其卓識如此乙酉九月猝傳
兵至婦時將坐蓐矣語澥曰妾不祥應早計死所須
吏騎至婦與夫踰牆沿海東走甫三四十步婦惻然
感顧野矣

卷八

甲

二

日我婦人耳豈能迷曠野而尋求活耶復仰天長嘆
謂死何恨但未知老親安在用是悲耳先擲其幼女
於海聞躍入巨浪而死溺從之幸援者至得甦感其
事遂削髮爲僧

論曰吳門費所中留心節義採訪甚多姑誌其一見
海隅中樞中未始無人也雖云骨埋滄海實則名重
丘山畏友如所中孝卓予奉教最密而陳太僕皇士
近又示我名信予踴躍隨翁幸與三君子同心矣

二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二續表忠記卷之一

郭文毅公正域唐文恪公文獻合傳

戶部尚書李公三才傳

四川殉難諸忠忠合傳

巴縣令段公高選灌縣令左公重合傳

遊擊龔公萬祿傳

貴撫李公密傳

貴州殉難諸忠合傳

冢宰張尚書周達傳

士續表忠記田象

侍郎王公之象傳

光祿卿徐公如珂傳

陳清寔公道平傳

戶部尚書汪公應蛟傳

工部尚書程公維傳

孫文介公慎行傳

歲輔諸忠合傳已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一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皇 宜彙輯

郭文毅公唐文恪公合傳

明光宗在東宮其諸讀各官皆極一時之選而郭文毅正域唐文恪文獻尤稱方正其翼贊之功為多正域字美命江夏人文獻字元徵華亭人正域於萬曆十一年成進士文獻於十四年狀元及第皆入詞林為皇長子講官三遷至庶子故事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敘寒溫而退惟兩人不变一言皇長子聞而益嚴重之兩人臭味尤投咸以成就儲德為已任其後正域陞南京祭酒正域博通典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畧而自守介然不受人請託然見困阨者必竭力救之以此為人望所歸及履祭酒任即條申監規師範其肅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于魏國公徐弘基家一日蒼頭騎馬過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須臾呼其儕踴躍門思是弘基亦至正域語之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奈何人臣而走馬廟門事若上聞將何

辭以解且公侯子弟入學演禮亦國子生耳非以學錄扶都督也令交謝而罷旋晉少宗伯掌翰林院印時礦稅內監四出正域抗言世宗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及珠池貢物監擾驛通者遣戍不償備載實錄實謂皇祖不難盡革本朝之弊端陛下何難更新近月之稅政疏入報聞三十一年署禮部事兩淮稅監督保請給開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正域爭之力次轉沈鯉亦持不可或曰勅中多訓誠語可無慮也正域曰今文武奉勅者勅內孰無訓誠語能一一奉行否

非恭王則乞養與姓混冒天黃當日保舉勸給各旨罪且支蔓為害匪細意欲稍緩其獄而正域執之愈堅大與首輔忤忤科道中迎合首輔者獲勅正域塞闕群議私庇宗人朝端紛然聚訟帝亦以年遠無據遂罷楚事勿按而首輔與正域忤其意終不可解正域因四疏乞休許之儼舟將行而妖書事起小人誦附一貫者謂書無欠輔沈鯉名而正域新罷怨望為此書弟與楚徹並治則賊可得無何東廠獲妖書獻生光下詔徵求盜益急荆門州故尉知胡化告妖書出知州阮明卿手明卿給事中錢夢皋也夢皋怒曰化與正域同鄉又同舉必共為之授意法司追化引正域及鯉化大呼曰阮知州我仇也故許之正域自舉進士後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公等奈何殺人婦人歸德鯉所居地名也獄上帝以為枉置之賢人沈令營常往來正域家康不揚奏請逮治而夢皋即欲煇煉以成獄復以楚事為言帝乃令回籍聽勘嚴衛又獲毛尚文云為正域家僕錦衣都督陳以忠稟訊黨謀殺卒追正

王莽傳卷之十一

域於楊村盡捕婢媼及傭書者十五人與生光雜治
 無所得爾忠又會東廠陳矩面訊生光妻妾及十歲
 兒以針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至死不承生光仰視
 楚皇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首相意矣
 引郭侍郎於是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乃斬解然猶
 不能其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
 講官諸人聞之皆懼稍稍欲述不敢誦言攻正域實
 是時正域雖與一貫忤一貫實無意殺之而旁人附
 相若者必欲百方撻詈正域以迎合一貫於是唐文
 獻方為詹事府正詹昌言于朝曰吾與郭公同事久
 其為人光明正大我所深悉豈肯作此曖昧事貽羞
 衾影耶乃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
 文獻直前致詞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吾
 四人特來丐郭公命一貫酌茶于地若為誓者曰我
 何為欲殺郭侍郎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
 省方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說此獄亦何辭以謝天下
 一貫唯唯望齡見朱廣不為申救正色責以大義願
 棄官與正域同死而楊道賓周如砥助望齡亦交口

鳴冤而李廷機又力為之地獄益解遂坐生光
 而正域得免方獄急時獄卒圍鯉郎舍環伺之籍紳
 皆引避不敢及其門又圍正域舟楫拆達且聲言且
 逮正域迫令自裁正域屹然不動曰大臣有罪當伏
 尸都市安得自盡於郊野草草畢命手歸三年寔按
 御史史學遷勘上王所許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請
 召還正域不親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奉
 昌卽位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諡文毅文獻以爭正
 域忤政府意遂不得大用後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
 院事初文獻會試出趙用賢之門以名節相砥礪同
 年生給事中李沂以劾內監張駉被廷杖文獻援之
 而出資給其湯藥是具荊州府推官華鈺以忤稅監
 下詔獄文獻力為周旋得毋死生平尤慎持清議掌
 院日常考察政府欲庇一詞臣適文獻在告趨至臥
 內強之竟不許後贈禮部尚書諡文恪兩人皆民譽
 一時以公輔相期而正域十年僱卧文獻年甫五十
 遽卒咸不竟其用人甚惜之

林時對曰二公侍講性同官雖久若利害所關掉
 臂不顧者多矣乃文恪甘犯時忌卒自文毅之起

所云霜雪零而不論其色者其文格之謂耶然文
衰平日之信乎朋友少有其道矣

戶部尚書李公傳

理學與經濟不必相兼也而當多事之時則經濟爲
尤亟吾得執此意以論李尚書三才云三才通州人
明萬曆二年進士雅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
化龍以名世相期允貞言事件執政三才抗疏直之
坐謫東昌府推官稍遷南儀曹承平久士大夫好以
文酒自娛蜀都尤養望地不屑屑繁心吏事惟三才
與允貞化龍同鄉元標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篇甚出
爲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白日探先推埋爲奸
利三才至廣設方畧悉擒厥之比戶安堵頌聲大作
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而學政權貴罕腹
無敢至其門者屢晉大理少卿再以僉都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諸郡時權稅中使四出而在三才部內
者尤多礦稅則徐州陳增儀真駐蘇鹽課則揚州魯
保蘆課則沿江那隆碁布千里間好徒地棍倚勢搜
牢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奪而增更恣睢數窘辱長
吏獨三才以盛氣凌之廉得其爪牙肆惡者密令死
囚引以爲黨三才輒遣伍伯捕之奄聞死囚所引不

敢○庇○匿○至○則○與○四○對○簿○必○展○轉○敵○林○脂○骨○糜○爛○而○後○
置○之○於○死○無○一○倖○脫○者○增○為○奪○氣○蘇○人○程○守○訓○檢○粟○
官○中○書○為○增○案○隨○恣○於○其○里○起○第○建○坊○曰○帝○心○簡○在○
所○至○用○鼓○吹○盛○儀○衛○許○人○告○落○刑○拷○及○婦○孺○惟○畏○三○
才○不○敢○至○淮○三○才○聞○風○勃○治○之○得○其○奸○贓○數○十○萬○增○
懼○為○已○紫○獲○其○僭○用○龍○文○服○器○輪○之○官○閣○臣○沈○一○貫○
亦○具○揭○力○言○守○訓○一○無○賴○尤○棍○再○不○辜○問○成○何○政○體○
於○是○守○訓○及○其○黨○皆○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才○乃○特○
疏○陳○礦○稅○之○害○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
食○自○火○首○內○訃○呼○拜○外○叛○而○費○用○倏○矣○朝○鮮○貢○獻○之○
邑○也○無○端○墾○租○席○之○赤○子○勤○瘠○海○之○遠○矣○勞○師○六○萬○
費○財○六○百○萬○於○中○國○毫○無○裨○益○也○楊○應○龍○三○殺○其○妻○
苗○蠻○之○性○中○國○不○之○治○也○而○殺○之○以○法○議○勦○護○撫○又○
勦○又○撫○更○啓○其○狡○焉○之○志○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
費○財○六○百○萬○而○天○不○厭○亂○黃○河○又○決○一○徙○子○里○治○之○
而○不○必○復○故○也○如○河○且○不○足○特○如○河○漕○運○可○憂○治○
之○而○必○復○其○故○也○百○萬○之○費○數○百○萬○之○夫○將○焉○取○之○
今○太○倉○無○一○年○之○蓄○九○邊○有○終○歲○之○饑○試○一○思○之○尚○

可○當○此○礦○稅○乎○疏○入○帝○不○省○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為○
盜○浙○人○趙○一○平○假○妖○術○聚○眾○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
妄○稱○宋○後○私○署○偽○官○期○以○明○年○二○月○諸○方○並○起○未○幾○
謀○洩○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
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
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
亂○者○苟○及○于○亂○則○珠○玉○等○于○糞○土○數○年○之○儲○不○足○
驕○之○用○悖○入○悖○出○誠○可○畏○也○且○天○下○欲○為○趙○古○元○者○
何○限○在○朝○廷○有○以○蠲○其○心○耳○今○乃○故○驅○而○避○之○臣○恐○
小○民○之○不○復○為○朝○廷○有○也○亦○不○省○萬○曆○二○十○年○帝○有○
疾○因○念○及○礦○稅○擾○民○將○盡○撤○諸○奄○與○民○更○始○旁○一○奄○
亦○力○加○懲○惡○甫○傳○旨○而○疾○瘳○帝○深○加○悔○恨○遷○怒○于○奄○
惡○之○奄○將○手○办○之○幸○前○旨○追○回○不○發○怒○乃○止○三○才○復○
言○國○勢○將○危○請○下○前○旨○終○不○聽○清○口○水○涸○阻○漕○三○才○
議○濬○渠○建○歸○口○費○不○過○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
侍○郎○趙○世○卿○力○言○不○可○三○才○遂○引○疾○帝○惡○其○妄○避○竟○
許○之○千○是○巡○按○崔○邦○亮○巡○漕○李○思○孝○給○事○曹○于○沐○御○
史○史○學○遷○交○章○乞○督○而○學○遷○言○尤○切○謂○三○才○今○之○管○

夷吾也。鎮嚴疆。荷國事。非三才不可。年來中使四出。海內鼎沸。所恃二三賢臣爲之維挽。其間若正人去。國豪杰解體。百姓無所歸命。大是可憂。聞淮上軍民。以三才之罷。欲甘心於增增深。匿稅署不敢擅出。果爾。則三才之賢與不當去益顯而易見矣。疏亦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請代而代者終不遺二十一年九月復疏言。邇者迅雷烈風。洪水昏墊。天變疊至。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族梟於毫。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心離散。亦已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少曰內府。二才去。是謂之。是社稷之禍也。所謂貌瘥而。天下肥也。其責不然。陛下云。匱乏之者。特黃金未遍地。珠玉未賒天耳。嗟此小民。災荒屢告。重以征求。折楊滿路。官惟可罷。民惟可死。毋謂臣禍亂之言。未必然也。若已然矣。將陷陛下何地。終不報。末幾陳增死。以稅務歸有司。明年喪祿亦卒。三才復請盡撤天下。歲稅。內使疏雖不行。然命得保兼攝。鹽祿所轄。而不復另遣別。亦可見三才屢疏之回天也。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三才與之深相結。憲成亦傾信不疑云。

才疏請補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件。今乃假天子之威。以錮諸臣。復假件至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蓋爲憲成與鄒元標趙南星而發也。件旨不報。三才官愈顯。名愈盛。忌者亦日益衆。會內閣缺。人議者謂不宜純用詞臣。當與外僚相參。蓋爲三才也。也。而忌三才者更詳起。而譚胡端蒙。遂數月不止。三才亦力請罷職。疏至十五上。終不得命。竟自引去。帝亦莫之問也。三才既家居。黨人慮其復起。四十二年御史劉某劾其盜取皇木造私第。至十二萬有奇。工部侍郎林如楚言。三才實與商大市。易不當目之爲盜。且數亦不若是之多。宜遣使覆勘。乃詔御史李徵儀給事中吳亮嗣往徵。故常劾三才者。欲文致其罪。多方鈎訪。實無所得。第如劉御史言。還報三才遂落職。爲。且天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詔廷臣集議。久不決。至三年乃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上。而卒。三才志揮霍。負經濟大畧。既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疫。請蠲賑。詔馬價。

淮人深德之。剪髮用機。惟不能以廉潔自持。又性愛
 賓客。酷嗜古書畫器。以此爲樂。口所毀其後攻三
 才者。咸以誦附魏奄麗名。逆案而推數三才。若顧憲
 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名臣。諸人之邪正
 既分。而三才之人品益定。故世更以三才爲賢。
 附記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起工。卻侍郎李化龍
 總理河道。與淮陽巡撫李三才開河抵夏鎮計
 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漕運便之。後崇禎
 元年三才孫疏訟其功。謂計便一時。永賴後世。至
 今未蒙敘錄。勳所司核奏。從之。
 趙吉士曰。龍芝岡李道甫。二公所謂國家有數人
 物。尙可措枉危難。而旋賊之禍。亦未少戩。要汪氏
 乃一死子。則一處於家。從使後之。讀史者。其
 小人之懷。而卒無救於禍。不亦深。

四川殉難諸忠合傳
 蜀難酷於張獻忠而發其變者。則奢崇明也。崇明世
 襲永寧宣撫司。明天啓初。徵兵援遼。給事中明時舉
 御史李達。皆蜀人也。奉命往督其兵。與巡撫徐可求
 並蒞重慶。時舉達頗責備。趙諸土司多不服。又悍子
 長征督之急。崇明乃令其將士目樊龍等率兵來會。
 而志在冒餉。兵不如額。可求以餉乏。議汰之。相擯。聞
 月龍等含怒未發。至九月。聞兵演武場。可求復諭以
 簡汰意。龍抗言。兵已久集。汰之將不利。可求猶存疑。
 二集奏忠記 卷一
 邑參政苑雄孫好古。見衆情洶洶。力請毋汰。可求
 領之。復欲核實其數。龍率諸亂兵蜂擁而上。挺刃擬
 可求。可求屬聲叱之。甫脫口。刃已抵胸。死。好古及副
 使惠安驛日升。南昌李繼周。並被害。重慶知府章文
 炳亦以罵賊見殺。總兵黃守魁。時駐城外。聞變。亟督
 兵入討。道狹。民居稠雜。圖不利。爲群賊所刺。妾閭亦
 赴水死。同時被難者。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世科。
 叙州同知熊嗣先。遷義參將萬金等。惟時舉達。踰城
 得脫。可求浙江西安縣人。由進士歷至今官。爲政嚴

明屬吏畏服其殺也人咸思之文炳長泰人由進士
歷官重慶知府治行廉潔吏民愛之賊後知其賢大
悔○覓其屍厚爲棺殮送之歸喪出江上夾岸哭者皆
失聲事聞各贈廬有差時衆送被逮就幸

戎式弘曰苗性不馴徐公驟然以威鎮之宜其激
而致變也孔明丁苗逆必七縱七擒之後乃曰南
人不復反然則苗豈易服也哉草公身死而苗亦
悔之厚歸其喪送者皆失聲哭死猶生矣

四川殉難諸紳合傳

蜀紳與奢崇明之難有姓名可紀者二日董盡倫合
州舉人知犍昌清水縣調安定咸有惠政秩滿安定
人詣闕奏留加犍昌府同知仍視縣事久之以同知
理甘州軍餉解職歸奢崇明反率衆薄城盡倫傾貲
募士偕知州翁登彥誓衆固守賊遣使說降盡倫大
怒手刃賊使挾其睛啖之屢挫賊鋒賊不能克率衆
援銅梁復有功尋被徵討賊重慶孤軍深入伏兵四
起遂戰死事聞贈廬建祠崇禎初論全城功復加恩
卹一日李忠臣永寧進士官松潘參政舉君陷賊散
所畜資陰募死士約總兵楊愈懋令以兵合圍已爲
內應事洩閭門遇害二日高光瀘州人嘗爲應天府
判城陷剃髮爲僧與子在昆潛募壯士圖恢復殺賊
百許人賊怒追至大葉壩光被執罵賊不屈與家衆
十二人同被害一日胡纘承寧舉人預策崇禎必奏
上書當事陳狀請嚴爲之脩後賊起執纘叱之日使
上司從若言吾輩無噍類矣加以嚴刑錮諸獄中弟
傾家營救獲免乃糾衆禦賊數有新獲潛結賊將張

令等執偶相何海若部勒行陳自當一面賊長之
僞火藥被焚燒死蜀人莫不哀之他若富順舉人
黃繩昌毀家募義勇戰死瀘州監生吳長齡率衆懷
復瀘州尋遇伏父子戰死與文胡一薨仕爲龍陽縣
丞里居禦賊被執不屈死

唐 宜日忠孝源本性有屬節寧騰峻峭六月
天半何品望山川鍾靈秀所誕多奇英奮身新
使一口咬雙睛肝胆已崩潰壯氣摧百城家
國幾滅死甘如飴今古英雄羨節風使盡忠
流不願遺恨照丹青

士樂義忠

卷之十一

七

七

巴縣令段公灌縣令左公合傳附知縣王孫

蜀中職官與者崇明之難者又得兩縣令焉一日段

高選雲南劍川州人由進士知巴縣以寬厚得民不

事鞭笞而政遇人和邑以大治明天啓辛酉徵入鄉

闈分房南竣聞樞院徐可求以徵兵赴其縣亟馳歸

佐可求召募督以入省而樊龍等變突起高選全在

演武場亟遣吏歸印于署見可求被刺續聲叱賊賊

識之曰此巴縣賢令也戒其下不殺而高選罵不絕

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氏妾徐氏及一子一女聞之

士樂義忠卷之十一

皆自盡僕冒死覓其主屍亦被殺事聞贈卹父母與

妾一體旌表崇禎元年于廔授張振德例建祠謚茶

節二日左重雲南蒙化府舉人知灌縣卓偉尚第節

聞奢首圍成都名士民諭之曰灌去成都近成都若

臨禍必及灌吾當守死無悔第不忍聞邑父老子弟

坐受奢酷惟率壯士出不意重奮賊壘底圍解而灌

亦全此千載一時也果從之鼓行而前賊悉衆迎敵

重奮勇力關以馬蹶罵賊被殺從子廷阜請卹得如

高選例其一時先後殉難者有長寧縣主簿徐大禮

初興文知縣張振德署長寧豪時與大禮善興文告
 急大禮集騎從來迎振德以守興文爲正帥之振德
 竟死至是長寧亦開大禮慨然曰吾不可以負張公
 一家四人仰藥死又有南溪知縣王頌輔城陷自盡
 不殊破賊支解梓童知縣洪繼翰城陷賊欲奪其印
 堅持不屈頓語典史黃啓鳴曰失節辱身失印更辱
 朝命也俱罵賊死耶縣訓導趙愷率衆擊賊被賊刺
 死遂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遂義司獄蘇
 模威道趙歷袁修皆義不汙賊陞城死失足主簿張
 志春典史宋應皋集兵奮戰力屈死其後咸遂贈卹
 趙志士曰應受難而應葬然之變爲尤難徐公之
 徵校實清恤也不能深出萬全而徒以盛氣折諸
 苗亦思諸苗豈不可折者耶既值國事復貽害
 及身且令諸君子身膏賊刃其責固不可得而辭
 矣

遊擊龔公傳 附指揮李世勛等

四川武臣死奢崇明之難者推遊擊龔萬祿爲最云
 萬祿貴州人目不知書而體貌魁梧饒膽智膂力過
 人常隸總兵劉綎麾下劉綎者南昌劉大刀也夙負
 重名每左右顧偏裨林立無足當其意者乃獨喜萬
 祿從征楊應龍應龍踞老巢海龍圍壁立于仞萬祿
 攀藤葛先登克之由此名動一時以署守備戍建武
 所所故九緝蠻地明萬曆間蠻平入版圖素號難治
 副使陳禹謨器萬祿屬以捕盜萬祿又善玉鈞表
 發捕輒得群盜聞風遁徙地方賴之及崇明反雲
 推萬祿署遊擊事指揮李世勛名位出萬祿上亦深
 服萬祿才聽其調遣相與協力固守崇明謀犯成都
 慮萬祿解其後遣部目張令說降令雖苗種雅賢忠
 義心知崇明必敗思早自投盡以賊情輸萬祿兩人
 深相結令歸說詞誑崇明崇明喜備稍弛萬祿每戰
 輒勝前後殺賊無算乃微服走叙州說副使徐如珂
 曰賊之精銳盡在成都其營守故巢皆悉老弱也賊
 假萬祿萬人直搗賊巢彼必遣兵自救乘其遠來力

禁中道設伏越而擊之奇功可奏也如珂善其計而
不能用賊憑衆來攻萬祿禦之十里外衆寡不敵而
敗城遂陷世勛具衣冠再拜率家屬自焚萬祿手刃
兩妾而孫自刎不殊縊稍馳去大呼曰我妻萬祿也
孰能追我者賊素聞萬祿名愕視不敢逼走至鎮州
乞師巡撫朱燮元還攻建武會官軍敗于江門城四
面雲集萬祿苦戰三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
事聞贈廕立祠同時武臣與難者成都衛指揮翟
振騰龍泉驛都德備指揮韓應泰趕援成都遇害
草堂寺小河所鎮撫柳聯若盛戰城西茂州百戶張
羽救援郾縣皆力戰死

盧宜曰龔公不特勇力可貴且善審形勢使徐
撫果用其言則成都之圍固可解即龔崇明父子
之首亦拉朽耳無如蜀難方始謀既不行卒戮力
戰須身誠可哀也已

貴撫李公傳

巡撫功全省會而謗起不根迨後雪其謗終不叙其
功則賞罰失其平矣巡撫者四明李樞字茂與由進
士歷官撫貴州性清執不肯苟同於時俗以此亦不
爲時俗所喜明天啓中四川土司奢崇明友其胞嫁
嫁貴州土司新寡有子曰安位未替父職童而慈土
目安邦彥用事桀驁負不臣心崇明誘之同反事成
則以貴州一省界邦彥使邦彥世有其地邦彥大喜
過望勸位起兵而身率諸苗圍貴陽府貴陽縣省會
工務擾攘也卷之十一
城中山多烟戶少且備畜匱乏樵薪知邦彥跋扈恒
嚴爲之備隨以他事被糾將回籍束身候代先是邦
彥爲位請襲冠帶署藩司泰政卻應禎以年歲不合
格之不與申請是事在藩司與撫院無具也而金益
之謗胎於此矣邦彥猝起襲貴陽築長圍守之飛走
路俱絕油控關乃貴陽咽喉相去僅十里關以外聲
息杳不聞將俟城中食盡自潰樞與巡按御史史永
安集官吏兵民誓以死守閱十月鼠雀俱盡剝皮革
煮而食之城破積骸如山樞勞瘁拊循兵民感其誠

迄無變志。當是時朝廷方以邊事爲急，不能專注。貴陽又郵驛久絕，意黔省已淪陷。後知樞不死，孤城猶在。始推王三善爲貴撫，率兵來救。先發龍里，以五騎馳報直抵城下。官吏軍民咸慶更生。乃圍解而誘與樸拂衣竟歸。初御史蔣允儀給事中許譽卿夙與樸忤，永安在圍城中亦不協於樸。樸許列疏上聞永安從而和之。御史毛羽捷不平其事，疏言者安骨肉厚親同惡已久，逆謀者實取成都作家安邦彥取貴陽作家因令烏蒙烏撒從霜益取雲南爲安撫伯榮形。成鼎足四川。而流而下荆襄。旗際合力以出備。元非李樸堅守貴陽則湖南湖北久被蹂躪矣。若夫金盆之說既係風聞何得指爲確據。其非所以慰勞臣而伸輿論也得旨下無按勘議鄉紳士民馬文卿等通省將士章有功等皆爲樸刻揭鳴冤署撫事貴督朱燮元疏言李松全益一事經臣再勘實屬子虛雲南巡撫趙弘範亦以查勘無跡代爲伸雪下部院嚴加察議咸以無妄賄賂臺事具覆再命廷臣確核蓋臺省皆聚黨求勝而樸事行一意置毀譽於凌郊外

無。強。有。力。者。亟。起。而。援。之。而。永。安。已。起。歷。京。卿。縣。三。邊。總。制。御。史。毛。羽。捷。又。特。疏。上。言。督。齊。先。寇。蜀。位。始。冠。黔。畢。非。啓。於。黔。也。貴。陽。一。線。爲。滇。黔。門。戶。非。李。樸。忍。死。以。守。則。滇。黔。動。搖。西。南。半。壁。不。可。復。問。臣。謂。樸。之。守。貴。陽。可。方。張。許。之。守。睢。陽。然。雖。勝。卒。破。於。十。許。而。樸。堅。守。十。月。人。相。殺。食。比。至。解。圍。十。萬。之。衆。止。剩。數。千。尉。中。之。衆。不。滿。升。合。城。社。候。密。籌。議。謂。功。過。古。人。可。也。按。臣。史。永。安。共。處。郾。城。樸。先。去。不。可。得。及。卽。黔。黔。不。及。三。年。卽。歷。總。督。近。且。以。樸。爲。主。樸。猶。然。一。老。巡。撫。開。泉。石。奈。何。以。守。城。功。事。罷。李。樸。猶。然。一。老。巡。撫。開。泉。石。奈。何。以。守。城。功。事。購。永。安。而。莫。之。割。也。金。盆。之。說。發。自。臺。臣。蔣。允。儀。被。旨。詰。責。亦。自。認。風。聞。督。臣。朱。燮。元。回。奏。之。言。固。已。分。疏。詳。悉。臣。素。不。識。樸。直。以。忝。居。耳。目。不。忍。使。功。罪。不。明。致。勞。臣。終。於。素。語。也。疏。上。事。乃。大。白。而。樸。功。竟。不。叙。亦。竟。不。復。起。後。數。年。終。於。家。

盧。宜。日。黔。難。王。公。死。之。公。守。之。朱。公。定。之。蓋。亦。三。人。成。好。事。也。乃。王。之。大。節。屈。然。朱。之。勳。業。屬。然。雖。公。不。言。功。功。亦。不。及。且。加。誣。詆。焉。迨。事。久。論。定。復。得。毛。御。史。之。昌。言。而。公。之。功。乃。與。王。朱。二。公。同。然。

貴州殉難諸忠合傳

貴州古鬼方地。明初乃設爲郡縣。兼置衛所以禦塞之。至愍帝時。土司奢崇明友于四川。其黨貴州苗安邦彥起兵。遂與相應。圍貴陽城。支屬府衛被破。陷死官守者。蓋歷歷可紀。焉。楊以成雲南貢士。初授貴陽通判。理畢節衛事務。滿加衛同知畢節亦苗地也。民多犷悍。不馴。以成以柔道治之。比戶愛戴。如父母。天啓二年。安邦彥反。畢節去雲南稍近。以成遣人告急于雲撫沈儼。舛請兵來援。而賊黨已抵城下。以成勸兵出戰。却之。賊來益衆。以成知勢不敵。遣吏懷印從間道走貴州。而身督吏民乘城拒守。日印信者王命所寄也。吾得全而歸之。即身與城俱殉。亦復何憾。會援兵入夜。潛遁有衛吏爲內應。城遂陷。以成徐皇投繯。賊執之去。乃爲書逆賊中情形。貯竹筒中。囑其弟以恭再赴雲南。行至中途。遇賊搜得其書。弁以成殺之家屬同死者一十三人。其子舉人興南請恤如張振德。例免之以恭附祀祠中。同時孫克恕字推之。馬平舉人。歷官貴州分廵。恩右道。以禦安賊戰死。有虎

守其骸不去。群苗嗟異。殮而產之。事聞。優卹王循昌。加興舉人。長編名爲思恩府推官。遷貴陽同知。分理永寧衛事。崇明父子據永寧。循昌被難。其子監生世駿疏言。賊賂永寧臣父刺血草三揭。繳印上官。再拜自縊。賊恨之。焚其屍。二孫居易居恒一孫女瑞英及婢僕朱氏王貴等十三人同日被戮。卹典乞照以成例免之。

○○ 旣天成日。按長編又云。或言循昌陷于賊。遂病死。其家人以殉難報達。家賄即然。道遠莫能詳也。○○ 謂一人之死。或可支俸。○○ 景十數人。少不能盡。一時之耳目也。又何樂焉。

徐朝綱雲南普定舉人。明天啓元年。授安順府推官。至卽署府事。明年安邦彥反。遣兵來攻。朝綱督率兵民。憑城固守。土官溫如璋訓導周國光開門迎賊。國光時守東門。持賊幟麾士民降。朝綱尚在城外督戰。爲賊所執。脅之降。不屈。賊索其印。厲聲曰。吾頭可斷。朝廷印不可得也。賊怒。刀斧交下。大罵而死。其妻聞之。登樓自縊。長媳急舉火焚其舍。挈十歲女躍入火中死。其孫應魁年十六。環甲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子天鳳甫中進士。卹

三續表忠記卷之十一

歸奔喪服闋起官戶曹刺血上書言臣家一門臣死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至此從來未有之節烈乞加優卹兄之立祠建坊從死者皆附祀國光降賊後被獲伏誅妻子為奴又有廣順知州鄭林字爾調龍溪舉人安邦彥有異志林策其必反上書宣事陳狀州故無城督民樹柵內實以土為守禦計無何邦彥果反遣其黨畧地至廣順林激厲士民誓死固守或言賊勢盛當保印走定番州避其鋒林曰吾守土吏也後當與城為存亡及賊入同土官金藻守土吏也後當與城為存亡及賊入同土官金藻坐堂上不動並為賊所害婢僕鄭懿等從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統亦被執不屈死時天啓二年六月七日也巡撫李樞上于朝于舉人崑貞援例請卹許之崑貞後中進士歷御史尚寶卿

汪希治曰忠孝出于學校而國光獨開門延鼓堂

任貴撫器其才名置麾下與籌軍事所發多中聞者崇明反策安邦彥必與同逆力佐樞招兵積粟為固

三續表忠記卷之十一

守計已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歸省泣語樞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効良為世仇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逾月邦彥果反圍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食盡外援不至遂陷良相自縊死同官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皆遇害同時武臣死節者普定衛指揮王明重聞安順順仰天慟哭自縊咸清衛指揮丘述堯平壩衛指揮金紹助皆以名兵拒賊為賊擒戮父子俱死壩陽把總簡登率眾討賊與賊戰死賊陷壩陽壩陽吏民逃或降獨訓導劉三畏及坐齊申檢會原任宗備劉舉與賊格鬪眾寡不敵其子景武聞難赴救重死之人稱龍里三劍

吳立曰起桓干城士義處借前導有苗防賊恩

過龍里猶聽說三劍

果宰張尚書傳

○手○定○官○庭○三○大○案○持○法○明○允○而○卒○爲○群○小○所○誣○搆○者○
○則○吏○部○尚○書○張○問○達○也○問○達○字○操○允○涇○陽○人○萬○曆○十○
○一○年○進○士○歷○知○高○平○濰○縣○政○聲○起○徵○授○刑○科○給○事○中○
○二○十○年○有○咥○拜○之○變○寧○夏○用○兵○請○編○全○陝○通○賦○從○之○
○歷○工○科○左○方○營○建○兩○官○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
○力○請○停○止○不○聽○神○宗○久○不○視○朝○百○務○皆○弛○所○好○惟○草○
○草○言○利○給○利○柄○者○皆○屬○奄○寺○搜○括○遍○天○下○奄○寺○及○括○
○納○亡○餘○爲○康○牙○利○柄○後○臣○操○縱○官○於○重○爲○吏○民○
○之○害○問○達○痛○言○其○弊○謂○臣○監○一○朝○卿○命○輒○敢○彈○劾○群○
○守○甚○且○糾○及○撫○按○重○臣○以○清○介○絕○俗○之○魏○允○貞○而○孫○
○朝○敢○肆○誣○詆○若○不○加○懲○創○長○此○安○窮○所○携○羽○黨○程○守○
○訓○陳○保○輩○筆○殺○命○吏○段○人○墳○墓○室○廬○萬○姓○號○冤○惟○亟○
○加○推○按○庶○民○困○稍○甦○典○試○山○東○疏○陳○道○中○所○見○饑○饉○
○流○離○狀○請○悉○罷○天○下○鹽○稅○皆○不○經○巡○視○庫○值○僉○報○
○官○商○攤○厚○貲○者○率○賄○近○倖○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
○爭○執○又○兩○疏○極○陳○程○守○訓○罪○並○不○報○三○十○年○進○禮○科○
○都○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其○變○尤○大○

○而○星○象○又○復○告○警○是○時○朝○廷○之○稅○政○頗○多○其○最○爲○民○
○害○者○莫○如○礦○稅○爲○甚○問○達○之○啓○事○屢○登○其○不○憚○苦○口○
○者○莫○如○礦○稅○爲○多○節○日○食○星○變○諸○疏○中○亦○歷○歷○痛○言○
○之○而○無○如○帝○惟○置○之○高○閣○既○不○允○行○又○不○批○發○盡○臣○
○志○雖○忠○愛○終○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三○十○六○年○由○常○
○少○陞○僉○都○巡○撫○湖○廣○所○部○罹○水○患○問○達○力○請○蠲○賦○卹○
○災○咸○報○可○將○營○三○殿○採○木○苑○中○計○費○二○百○四○十○萬○有○
○奇○問○達○多○方○拮○据○民○力○稍○甦○四○十○二○年○陞○刑○部○右○僉○
○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而○張○差○提○挈○之○差○趙○訓○選○
○內○官○龐○保○劉○成○皆○鄭○貴○妃○心○腹○也○而○事○實○如○弟○國○
○泰○爲○之○司○獄○得○情○問○達○卽○據○實○以○聞○帝○心○動○名○對○慈○
○寧○已○命○并○磔○二○監○選○官○意○復○變○命○先○修○差○而○再○訊○二○
○監○于○文○華○門○問○達○復○爭○之○言○奸○人○開○官○事○關○宗○社○臣○
○等○安○敢○含○糊○結○案○今○差○已○死○二○監○易○於○抵○償○文○華○門○
○尊○嚴○之○地○不○敢○刑○訊○何○由○得○情○差○雖○死○所○供○之○詞○故○
○在○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供○在○案○孰○得○而○滅○之○兄○慈○
○寧○名○對○面○諭○並○決○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鞠○安○肯○輸○
○情○既○不○輸○情○安○從○正○法○二○監○倖○內○臣○法○行○自○近○尤○甚○

置之重辟。奈何任其展辯而不與天下共棄之。是時帝心知二蹇所爲實本鄭氏付之外庭。情且益露。乃潛鑿之於內。以創重身死。聞而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使坐流配事。遂止。尋遷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兼署刑部。再進左都同受光宗。傾命。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內外二計。又萬曆中廷臣建言獲譴者分別已故。現在咸加卹錄。銓政。其平孫慎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討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鑲。疏言李可灼先見方從哲。臣等初未之知。及奉詔進。乾清候於丹墀之下。從哲始言其事。俄宜臣等至。官內跪御榻前。先帝曰。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官并論輔。陛下爲堯舜之君。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祇逆二字。豈臣子所敢言。諸臣固信從哲無是心。卽慎行疏中亦已相諒。但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病。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失帝而服中。

外之心。宜擬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投以京戮。罪亦當誅。請并下法司。與可灼並案。從哲則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又言臣等初入臨闕者。阻不容人。臣等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駕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乃始具揭奏。請然與論。猶憾從哲之奏不能毅然爲百僚倡耳。使非諸臣共執大義。則乾清何地。倘得僞竊。恩柄。誰歸。帝謂從哲本未自明。不當輕議止。遂可灼下吏。崔文昇已安置南京。弗問。然自問達之疏出。而紅丸之案定。卽移官之案亦定矣。問達端方。廉靜。歷更大任。皆號稱職。舉紅丸移官三大案。並經其手。處之不激不隨。並協情理。故時望益歸之。三案既定。連疏乞休。至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逆奄亂政。御史周某劾問達。力引王之宗植黨。害公遂削奪。御史牟某又誣問達。賍私下吏。按問命捐資十萬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而問達家已。

○被○黑○頑○初○贈○太○保○子○一○子○官○郎○典○威○脩○雨○御○史○威○以○
○誦○附○忠○賢○麗○名○逆○案○

居○幸○義○日○爲○大○臣○者○處○危○幾○之○卒○必○有○定○議○兼○有○
定○方○而○後○能○固○家○子○磐○石○之○安○蓋○有○定○議○則○遇○
事○卽○判○而○不○爲○足○非○利○害○所○移○有○定○方○則○雖○歷○風○
波○震○撼○之○中○而○確○乎○其○不○可○拔○焉○若○非○溫○陽○公○其○
孰○能○與○於○此○哉○

二續表忠諸

卷之十一

三

五

侍郎王公傳

○挺○擊○一○案○得○其○情○而○秉○議○不○同○者○則○刑○部○郎○王○之○宋○
也○之○宋○字○心○一○朝○邑○人○由○進○士○授○清○苑○知○縣○爲○畿○輔○
劇○邑○之○案○以○強○幹○得○名○陞○刑○部○主○事○明○神○宗○臨○御○久○
專○寵○鄭○貴○妃○其○子○封○福○王○者○欲○立○爲○皇○太○子○而○帝○母○
李○太○后○堅○持○立○長○之○說○太○后○性○嚴○重○帝○不○敢○違○外○廷○
諸○臣○又○持○之○堅○太○子○亦○醇○謹○倚○子○職○故○終○得○無○廢○然○
貴○妃○與○其○弟○鄭○國○泰○厚○結○中○外○用○事○者○謀○危○太○子○甚○
急○至○四○十○三○年○三○月○已○酉○而○挺○擊○之○變○起○皇○太○子○居○
○慈○慶○宮○侍○衛○軍○疎○僅○數○龍○鐘○老○內○侍○是○日○一○克○徒○手○
持○棗○木○棍○重○約○三○十○斤○擊○傷○慈○慶○守○門○內○侍○直○闕○至○
殿○上○內○侍○韓○本○用○等○共○死○持○之○乃○就○執○皇○太○子○遣○內○
侍○向○乾○清○告○變○恐○傷○帝○心○僅○曰○皇○爺○可○憐○而○中○外○籍○
籍○已○知○事○由○貴○妃○與○國○泰○視○四○十○一○年○小○枝○王○日○乾○
所○告○同○一○逆○謀○矣○次○日○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取○供○
上○奏○言○薊○州○人○名○張○差○語○無○倫○次○視○其○貌○實○係○黠○猾○
按○其○迹○若○涉○風○癩○於○是○袒○鄭○氏○者○說○和○之○刑○曹○山○東○
司○各○官○會○訊○亦○如○廷○元○言○之○案○造○值○提○牢○心○疑○其○詐○

飯差兩日置飯其前誘之乃得其情因侍郎張問遂以聞鄭氏及其黨咸自危神宗亦知謀出鄭氏特嫺於私愛不欲深竟其事留疏不下廷臣屢請悉不聽刑部會十三司再鞠供內官龐保劉成與其事逆情益著是日會鞠者十八人惟陸焚龍馬德澧傳梅議與之案同詳薛夢餘皆力庇鄭氏者先是王曰乾告變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以故神宗益知謀出鄭氏論貴妃善爲計貴妃害親乞哀于太子明其無他太子亦恐終傷父皇意力請毋究此五步之內矣而卒未嘗正其罪嗚呼此日之父于夫歸誠何如哉

光祿卿徐公傳

明天啓六年冬光祿寺卿徐如珂爲逆奄魏忠賢所殺如珂字季鳴吳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浙江司郎中二十八年主事謝廷瓚疏請建儲神宗怒除廷瓚名一司官盡貶三秩調極邊一官言事而一司蓋貶此從來所未有帝意在懾服京朝官杜後來言者之口如珂遂得雲南藩司照磨十年不調稍遷衡州府推官再歷南京禮部郎中天西洋人王豐肅等以其國中天主教炫惑南都如珂力請驅逐肅宗人冒盜藏祿如珂嚴加核實浮混頓肅宗人請名屬內守備需索賈餽貧者老死不可得如珂憫之請歸禮部衆咸稱便而爲嶺南道香山澳者嶺南道所轄也番人詭言紅毛番將入寇請木石築垣斯如珂曰此計人嘗我也垣成將作逃避大爲嶺南害卒不許番人憶前事喟曰此嚇我王豐肅者不可犯也自是有跋扈逆羅貢使饒通天犀角二象牙四如珂却之通事曰却之恐失遠人心如珂曰長吏納番人重賄輒以柔遠爲詞蓋假此以文其貪耳果爾請任

其咎卒却之番人驚服謂二百年來所未有迄北歸未嘗攜嶺外一物也遷川東道永寧宣撫耆崇明反其黨樊龍園重慶崇明自率衆圍成都如珂卑躬入夔門抵墊江策之曰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擣重慶以解成都之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佛圖關重慶之咽喉也先奪佛圖關咽喉塞面聲援不通足以制賊之死命乃以二年正月誓師從間道直走關下擊斬數百人軍聲大震是月成都亦解如珂謀奪關益急女將秦良玉兵亦至守備金高廉率師先登呼聲沸江水遂克佛圖四月二十四日也崇明發兵自江津來援鋒甚銳如珂令七營將士逆之而檄同知趙其杰以所督馬湖邊義兵蹙賊後夾擊賊大敗投屍於江水盡赤賊勢益窘監軍僉事戴君恩指之將執撫復叛去如珂督諸軍急攻富康賊將張彤首焚龍死於亂軍遂解重慶圍俘諸渠獻之闕下帝大喜爲告廟頒賞其冬謀擄賊巢而合江於陸路最要巡撫朱燮元以委如珂乃分兵三道先規取土城泰將羅乾象以爲非計如珂毅然曰蘭州之有

土城猶重慶之有佛圖關也泰將自畏賊敢阻撓大計耶退一步者斬諸將悚然而以乏糧爲慮如珂禱于神大丙灘水驛長運舟邨尾而進軍心益壯明年四月他路監軍閻楚得等攻克永寧崇明及其子竄走洪崖大圍復攻克之賊走舊蘭州借水面兵來援竄于將單懋勛復敗之官軍乘勝直抵蘭州城下五月十三日克之焚偽官閣發其先墓碎而虜之崇明父子遠竄水西方議進攻面如珂已陞太僕卿乃謝事入都四年轉左通政如珂性方嚴疾惡如仇值逆黨竊柄逐楊廷麟歸應山如珂餞之郭外吏奔告天子御門當引奏如珂厲聲曰嚴譴國法也飲殘私情也卽皇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成禮面別忠賢聞面銜之明年遷光祿寺卿蘇人以周順昌故擊死梟騎逆黨謀發兵討之如珂楊言于朝曰吳中財賦重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晨揭竿反矣又走告首輔顧秉謙曰公居政府可坐視鄒郭糜爛耶秉謙不得已言於奄事得少解忠賢聞之益甚如珂修公廨竣疏報而於奄無所頌笑其黨激之日光祿內署也彼

敢無一語及公耶。忠賢積不能平。六年九月延推如
珂南京工部右侍郎。遂削其籍。歸舟次靜海縣。夜有
盜入帳刺之。幸不死。蓋忠賢所使也。抵家三月。知忠
賢恨不已。聞遣校尉行逮。一日治具。召親故。歡飲。夜
分客散。卒蓋服毒。云。崇禎登極。以原職起用。已。蓋棺
歲餘矣。尋錄破賊功。賜祭。進秩。滕子御史劉聞詩
訟其寬。謂有功。嚴繼聞。逮。自盡。宜加優卹。章下。所司
議行。

盧辰日以舉朝士大夫之身命而盡懸于建卷
一人之手。徐公之仰藥。借之迎卷之手。乃。徐公
爲親忠賢所殺。而斧鉞無所施於千古矣。

陳清義公傳

明天啓時。部院大臣合九卿。而以公疏劾逆奄者在
南京。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也。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
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歷南吏部郎。同里鄧以讚。袁貞
吉亦官南京。並砥屬廉節。清絕。一塵人。號江右三清。
丁內艱。歸家。燬于火。僦屋以居。冬月床無幃。妻猶御
葛裘。或有贈遺。固却不受。三十六年起湖廣大叅分
守武昌黃州地。多劇盜。條防禦十二事。剽劫盡。遊舉
治行卓異。還山。左臬使進右藩。轉福建爲左所。至斥
賊銀奇。奏以佐公費。不私一錢。四十六年陟副憲。提
督操江。操江者。防禦大江上下。以杜奸宄。竊發蓋東
南之重鎮也。額兵萬五千。船四百有奇。迨萬曆之季
真保四千。船六十。猶多影目。江洋大盜橫行。莫能堵
遏。迨寧嚴加整剔。以兵六千。船一百八十爲額。又構
營舍以居。陸兵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罪不貸。
自是操江一軍。改觀地方。藉以安堵。泰昌立。進工部
右侍郎。總理河道。漕渠額夫苦爲勢家佔役。道亨行
視河堤。按籍嚴核。夙弊俱杜。天啓二年。賊賊徐鴻儒

作亂謀先據齊寧道亨急集壯士爲守禦計而以聞
 執殺其果魁賊知有備不敢犯乃攻郾城關之道亨
 策賊必掠漕舟亟請兵防護賊果隔夏鎮出彭家口
 掠四十舟去會沙溝營將姚文慶等兵至連敗之奪
 還漕舟賊乃棄夏鎮而遁道亨獲過事平增俸一級
 再賜銀幣三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營軍素
 驍悍道亨先嚴將帥陵削之禁徐下令約束之衆皆
 服明年楊述及諸諫臣羣擊魏忠賢反蒙譴責道亨
 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述奏疏忽擊案奮腕曰
 國家安危誠在此矣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爲言者即
 日出署合部院九卿具公疏以上指陳剴切乃道亨
 筆也疏言先帝嘗命述等輔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
 在耳述受顧命除奸報主以其聞見之真者入告正
 趙忠於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今觀忠賢罪狀
 假令十有一員已足勝損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
 博林就中十無一虛陛下若念其勤勞舉魁柄而授
 之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足酬勞抑何視寬監
 之太重視天下之太輕耶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家法

者祖宗之家法太祖首定律令內臣止供洒掃違者
 罪無赦今忠賢懷亂若此而不問如祖法何疏入不
 報道亨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
 爲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室自隨惟一蒼頭執爨而
 已其歿也稱貸而後殯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
 子弘緒字士業由保舉爲晉州知州以文名
 宋鑑曰君子之仕也難進而易退豈故爲獨
 以明高安兄大校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人之
 明訓也若清襄公者庶幾不愧此言矣
 附記大學士劉宇亮於十一年十月奉命督察
 謝王兵甫抵保定聞督師盧象昇發大恐急趨
 晉州爲規避計知州陳弘緒開門不納士民亦
 血誓不得延入一兵宇亮傳令節或納師否則軍
 法從事弘緒傳語曰督師之來爲禦敵也今敵且
 至奈何避之爲辱不棄有司是責若欲入賊不取
 國命宇亮驚走物之有旨速治州民詣闕訟冤
 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錫教用帝自是疑宇亮不
 能任事徙提民矣

戶部尚書汪公傳

○西○比○能○用○水○利○而○大○興○屯○田○不○特○可○紓○東○南○之○民○力○
○併○以○壯○天○府○之○軍○儲○此○汪○尚○書○應○蛟○之○第○一○經○濟○惜○
○乎○謀○國○者○之○憚○於○慮○始○竟○置○而○不○用○也○應○蛟○字○潛○夫○
○葵○源○人○由○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再○陞○南○京○禮○部○正○
○郎○四○遷○至○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礦○稅○擾○民○上○言○陞○
○下○私○利○幣○藏○而○不○顧○閭○巷○之○傷○殘○少○娛○目○前○而○不○慮○
○將○來○之○隱○禍○及○今○勿○圖○馴○至○民○窮○變○起○天○下○事○尚○何○
○可○言○因○陳○礦○使○黃○虎○食○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
○二○機○表○為○疏○
○天津二十六年以食都代萬世德為巡撫屢上兵食
○事○宜○稅○使○王○朝○死○請○止○代○者○忤○旨○切○責○朝○鮮○事○竣○移○
○駐○保○定○歲○早○蝗○饑○民○待○賑○者○十○八○萬○人○應○蛟○請○救○甚○
○力○又○再○疏○極○陳○義○民○困○敝○請○蠲○礦○稅○適○奸○人○柳○勝○
○秋○等○妄○言○畿○輔○括○稅○可○得○十○有○三○萬○應○蛟○力○此○其○妄○
○因○言○京○西○四○郡○非○舟○車○四○集○之○地○小○民○日○中○為○市○其○
○貨○不○過○布○糴○米○支○其○人○悉○皆○村○農○婦○孺○豈○忍○以○斗○尺○
○之○贏○橫○加○括○斂○奸○人○譁○聚○為○幻○宜○加○流○放○之○誅○不○報○
○又○三○疏○力○爭○乃○得○減○半○當○是○時○爭○礦○稅○者○章○滿○納○言○

○築○置○高○閣○其○且○獲○嚴○謹○惟○應○蛟○獨○得○減○半○之○旨○則○是○
○應○蛟○之○積○誠○有○以○格○帝○而○帝○亦○深○信○其○無○欺○也○三○十○
○年○春○旨○停○礦○稅○官○民○忭○舞○載○途○俄○復○中○止○應○蛟○又○再○
○疏○切○諫○帝○報○以○溫○旨○謂○國○用○未○充○終○無○件○也○先○是○應○
○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處○田○盡○汙○菜○詢○之○土○人○咸○
○云○地○斥○鹵○不○可○耕○應○蛟○謂○地○無○水○則○蠶○得○水○則○潤○若○
○營○作○水○田○則○蠶○氣○消○而○所○獲○自○饒○乃○市○牛○具○治○渠○將○
○募○人○墾○藝○得○田○五○千○畝○為○水○田○者○十○之○四○畝○牧○至○四○
○五○石○田○利○大○興○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
○二○機○表○為○疏○
○加○欵○于○民○餉○軍○則○民○日○告○病○恤○民○則○軍○苦○不○給○惟○有○
○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
○規○以○為○田○可○得○七○千○頃○頃○可○得○穀○三○百○石○以○七○千○頃○
○計○之○則○二○萬○餘○石○矣○附○近○營○伍○俱○可○兼○資○非○特○天○津○
○之○餉○足○以○取○給○也○得○旨○允○行○已○而○請○廣○開○其○利○言○臣○
○之○境○內○易○水○可○以○溉○金○臺○潭○水○可○以○溉○恒○山○唐○水○可○
○以○溉○中○山○澄○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約○
○常○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山○下○之○
○然○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

盡發軍夫一準南旁水田之漲行之計臣願部
 可得田數萬頃歲可得千萬石農民從此饒
 早潦之虞卽或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糧
 垂國家無窮之利工部尚書楊一魁並稱其利
 報許迨其後卒不能行者則助成權要以採買
 者梗其議也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
 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丁艱服滿亦卒不召
 起爲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都時東
 驟加正賦甚重應蛟方在道卽
 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
 何失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城楚如
 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催科勢不能緩然不
 養民力而惟竭其脂膏則民窮而變亂益起安可
 預爲之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三方
 之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之
 應蛟請置李可灼崔文昇於重典而斥方從哲爲
 侯時以爲兄應蛟亮直有守居官視國如家校楚
 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魏忠賢已竊柄應蛟無所附

麗亦無所頌美德心斯之帝保姆扶龍求墓地應蛟
 以爲非制持不予益見作奄黨迎其意欲据撫應蛟
 無所得乃言其年老不堪任事應蛟卽力請休致詔
 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陞辭疏陳聖學引朱儒語以宣
 官宮妾爲戒久之卒于家應蛟學宗誠敬不希頓悟
 其出處一軌于義里居屏絕塵事粗袍蔬食不異寒
 素鄉邦稱爲名德
 趙吉士曰大臣報主不必言言事事有裨于國計
 民生而後其人乃堪不朽也但使一言一事足以
 副計民往承久之計當時卽未能舉其言行其
 事迨至千百年之後始有舉而行之者則從
 水利屯田之說是也豈非仁人之言與利濟

士部尚書程公傳

封疆大臣而能不以貢符獻瑞媚於天子斯臣道昭而其人之臣品亦由斯而定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進士官至江而右落紹登萬曆十七年會試榜授汝寧推官執法不同吏民畏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修養正等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戎政肅然朝鮮再用兵山東浙江方議防倭而保礮中使四出重爲民累紹力請撤還疏凡四上皆不報遷吏科左三十七年大計京朝宿御史許某夙以廉潔聞

權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令忤已奏調之倅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紹爲民當是時帝亦深知礦稅爲地方累特以志在求利若不重懲言者無以杜廷臣之口故於稅監則朝奏而夕報可於請停開採并奏劾稅監者或置之高閣或緣此而反膺嚴譴也紹家居二十年光宗立乃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巡撫河南宗室惟洛陽爲甚盛而窟穴劫盜推埋爲奸利者亦最多居儀封者尤甚紹乃列上其狀廢徙高墻民獲安堵是年九月臨漳民耕地河漢得玉璽

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沐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
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並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
不能汲致明廷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
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蠶
之真偽安足計哉時逆奄方斥逐耆舊見之不悅命
資表官進之迄不頒告天下則以紹先逆折其萌也
中州故無武備自徐鴻儒倡亂以來有楊桓楊從儒
者鳩聚千人私相部署僞稱懿德元年潛布潁州礪
山永城之間事覺獲其底餘黨解散緝因此大變
脩中州乃有保墮逆奄勢益張排斥正人紹遂引疾
歸崇禎六年起工部右侍郎以年老四疏乞休未幾
卒贈工部尚書

盧宜曰自古奸逆之妄希竊命也必先修言符
瑞以愚天下之耳目而奸黨亦每先事以迎之是
時嘉善計公元勛為山東參政道所屬之地產六
驢隨幾巡迴在宜也欲誇其事將以上聞令計
公具文申報公愀然曰麟已死矣妖也非祥也即
日掛冠而歸嘉善人今猶稱之

孫文介公傳

挺擊一案持大義而昌言朝右者則太宗伯孫慎行
也慎行字聞斯別號淇澳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
試一甲第三授編修累官左庶子前後以艱歸以冊
封歸以請告歸歸即鍾戶息交覃精理學不通一客
西曆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篆當
是時明神宗靜攝久郊廟大享不躬親者二十餘年
東官輟講至八年皇長孫已九齡尚未就外傳獨鍾
愛福王不遺之屬福王年已二十三歲尚奉選婚
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未經改正群臣章奏
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必取盈至四萬頃大抵所開多
秩宗職掌慎行念東宮閑諱皇孫出閣繫儲德匪淺
疏至七八上得請乃已又念代藩事正與東朝相類
至正之以杜小人窺伺楚宗擊殺巡撫為首六人已
論死餘幽帶者尚數十人蔡真解網他若慈聖李太
后崩號上貴妃載王諸王選婚諸典禮皆守正力爭
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之輿論尤允又請祀李
廷一羅豫章于文廟兩縣千秋曠典一朝而舉福府

莊田自請減額以行諸所維持調護行力爲多而秉性方嚴凡權貴有所請託輒行屏絕以此益與邪黨忤乘其請告竟中以察典賴帝諒其無他得旨照舊調理天啓初召爲禮部尚書遂首論紅丸事劾首輔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奪從哲一官而戍李可灼邪黨益鄂之泰王某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都下厚賄近倖遂得俞旨輒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謝病上無何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盛以弘次之逆奄方用事却而不允而別命顧秉謙等四人朝論大駭百輔葉向高連疏上請竟不得命已而奄勢益熾楊忠烈連劾其二十四大罪奄恨甚諸修門戶隙者大起詔獄忠烈既拷死慎行以論紅丸坐戍得寧夏極邊合挺學移官成三大案竊旨纂三朝要典布告天下移宮以楊連爲首挺擊以主之案爲首而紅丸則以慎行爲首坐諸臣以閉上不道之罪禍且不測慎行方里居聞報即坦然就道郡太守曾櫻留之公廨稍俟長途昇退慎行以既奉君命應亟赴戍所乃送至鎮江而天啟崩崇禎登極頒遺詔得解戍歸

里未幾以原官協理唐事府辭不就崇禎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閭閻者廷議復首推特名慎行時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潞河而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介學者稱淇澳先生慎行賦性嗜學初喜讀佛書既而曰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乃一意宗儒年四十六始受易又以中庸慎獨與易相表裏作慎獨義百餘章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即變化氣質之說猶以爲出入荀孟間未之許也慎行爲唐順之外孫沾濡有素故其學一軌於正如此又詳歷代史作事編以才節數今者爲上具次節勝才或才勝節又其次則節不足而才堪世用者亦荆川之餘緒也與慎行同名者林鈺同安人由進士高第初授編修再遷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庵祠于國學與先聖並列詔許之萬齡遂置籍藏金蘭鈺題其首鈺憤舉筆塗抹卽夕掛冠徑歸庵大怒繕旨落職崇禎時爲禮部右侍郎召對稱旨命兼東閣大學士補政五月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憲

馮建日士君子出處當念以君父爲重進則體國而求公退則憂時而慮主故必明乎君父之大義而後可以言學問言事功彼世有讓公引許世于之事爲過者是亦爲臣子而未嘗讀春秋者矣

畿輔諸忠合傳已

大兵於己巳十一月長驅入畿輔連下諸郡邑若文武諸臣之捐軀死事者其節固不可泯矣初入文安縣克漢兒庄副將葉應武戰歿於陣其妻趙氏盡節殉夫此死事之第一人也繼破遵化縣巡撫王元雅太原進士澁任甫數月推官何天球督理兵餉在遵新任知縣徐澤字兌若襄陽進士澁任甫七日與舊任知縣武起潛字用潛進賢進士初令武清一年有廉幹聲調繁遵化緣事解官咸與於難保定府推官李獻明字思皇壽光進士查盤在遵或謂之曰此邑非君所轄盡去諸獻明正色曰莫非于士安敢見危而避請守東門城破與守備徐彥芳皆不屈被殺此繼應武而死者也當遵化告急時總兵趙率教赴救中途戰歿另有此繼元雅而死於陣者也庚午正月破永平府先一日有伏文廟承塵上者農出登城守將楊春時左右之爲兵備副使鄭國昌所覺出不意手斬春兵民咸奮而勢孤援絕未幾城比樓火起遂陷國昌與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副總兵焦延慶

中軍程應奇守備趙國忠鄉紳中書廖汝欽諸生龔洞原等皆死之應奇妻赴告道署應昌妻與之同死援遼副將官維賢遊擊張奇化陣中流矢而殞另有此皆死於永平府遵化縣者再破遷安縣濠州聞之洵洵不能設守知州楊濂憤而自殺此濠州之繼永平而殉者也北直提學御史霍鏐疏奏興州衛掌印指揮陳以忠管操指揮李承爵千戶蘭知龍何秉忠百戶李廣生員孫耀祖等十六人武舉陳義勳節婦朱氏任氏等十七人死難請卹北直巡按御史趙翥疏奏去年十一月初六日總兵朱國彥孤城死守城破于後宅牆上大書二行一朱國彥死忠一張氏死節夫婦同難另有撫院中軍彭文炳母子兄弟守節同殉請卹又巡按御史張學周請卹遵化陣亡參將張福安力戰殞身又覆松棚路叅將王純臣大凌衛千戶張雲馬車左營千總程三提陣亡慘狀俱准與優卹

大兵至庚午五月自永平西北旋師樞輔孫承宗又疏報楊武營中軍呂鳴雲守備趙養忠城上中箭死

車左營羅峻與其弟力戰死盧龍縣教諭趙允禎率諸生守城死武舉唐之輔與妻冠帶西向再拜死東勝衛指揮張國翰同妻死鄉兵中軍房應祥城上守禦死經歷薛敷寬奉差未回其妻宋氏并二子至僕七人俱縊死永平守備張繼光禦敵死生員周祚新等俱全來自縊深州生員郝冲同妻劉氏城陷投縊還安縣逆案郭肇妾石氏自縊鄉民有姓名可紀者高應魁妻侯氏劉聲道妻楊氏劉承教妻張氏王惠民妻沙氏俱不受辱死新確查優卹咸荷命卹

二續表忠墓 卷之一

張鳳翼疏報豫陽營遊擊王振達陣亡遵化守備劉聯芳力竭城陷夫妻母子閤門死者二十三人請賜卹旌以慰忠魂亦皆允之帝深念文武吏民爲國捐軀甚而閭閻家列難尤堪憫惻故已之冬兵部兵科請卹陣亡總兵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及泰游李檀彭守印等嚴旨謂桂等于去月死戰所司久稽報卹着削職方郎余大成籍隸都給事張鴻雲秩一級特予柱等祭墓立祠祀之禮禮部侍郎親祭滿桂於保定府推官李獻明以其無地方之責而守城抗節特加

祭一壇贈光祿少卿詹子給勸合歸墓於永平府兵
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以其全家殉難忠節尤爲可
嘉于贈卹外行原籍建坊以旌忠烈贈楊何天球
光祿少卿羅成功徐澤光祿丞各廕子賜祭墓又吏
科之疏抄泰守城殉難香河知縣任先裕良鄉知縣
黨還障另有子以祭墓贈以光祿丞差足慰其忠魂
矣然猶曰縣官有城社之責與民守死義無所逃若
典史史之諫驛丞楊其禮教諭安上達職官李廷表
皆散官冷局乃甘心同死是卽破格加恩予以崇隆
諒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虛名以勵將來之忠義乃健
贈以良鄉主簿國子敎職似于優卹之意尤未合也
疏上卽命更議從優府尹劉宗周亦疏言上達死得
其正請特予官坊禮部覆言安上達一門死節於教
職中尤爲希親應給勸合以歸其喪又良鄉千百戶
蕭如龍等官階雖異死難則同均應准附祠祀生員
武舉烈婦一體旌表建坊列名宗周又請收埋遠近
遺骸事竣疏言中有陽和游擊毛國華密山黎將李
勝松守葡萄材等尸骸卽給柩其家安葬并請各予

卹典俱卽允行又原任副總兵周世祿合家殉難原
任南贛巡撫蕭毅中抗節捐軀永定路副將張邦鉉
血戰身殞皆佳優卹又贈陣亡參將孫懷忠爲副總
兵于其子襲陞副千戶惟遷安縣運案郭鞏進入京
師於事平後自陳有劄聘書錄呈兵部尚書梁廷棟
劾其書詞非法下獄論死久之減等遣戍廣西皆載
在崇禎長編中班班可考者一時殉節亦云盛矣
盧宜曰予覽長編載湖南苗匪被桂陽縣崇禎以俠
氣聞名謂敵至城破殺去城存何恢復之有惟崇
禎去京師近而帝之耳目亦周凡死難諸臣皆具
而且確故報忠之典與卹死之心雖易代後猶得
想見之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文文肅公 震孟傳

督師袁公 崇禎傳

大學士錢公 龍錫劉公鴻訓合傳

趙公 奉教朱公彥國南總兵合傳

刑部尚書翁公 允升副都御史易公應昌合傳

總憲曹公 于沐傳

巡撫梅公 之真傳

何文瑞公 如鑑傳

御史李公 日椿傳

蒲城御史王公 道純傳

太僕卿李公 世碑傳

總兵黃公 龍傳

賀氏三忠合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續

四明公卿廬 宜彙輯

文文肅公傳

明崇禎中葉閣臣負聲望者首推文文肅公。震孟而兩月綸扉遽被鐫責蓋值君子道消之候也。震孟字文起吳縣人曾祖徵明祖彭皆以耆年長德爲東南魁舊震孟生而穎異年二十一舉於鄉十上春闈不售勵志讀書學日進名日益起至天啓壬戌以狀元及第。肅傳之日朝野慶得人震孟正直剛明削除岸谷故學者咸尊而信之時魏忠賢漸竊朝柄外廷羣奸附之震孟乃上勤政講學疏畧言陛下昧爽臨朝羣臣靡輟於政雖勤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陛下之聰明何由開暢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學雖講而講學之實未見也。侍臣進讀鋪叙文詞第如蒙師之誦說無所開悟則陛下磨智何日周通精神既與羣臣不相洽治則退入內庭耳目所屬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

中涓常侍之流。彼帝王去遠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更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副憲馮從吾杜門矣。首揆袁宰相率請去矣。此皆三朝所遺之老臣。一旦以誹學。故使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園以逐名賢。唐宋未季。可爲前鑑。至於尚書王紀。削籍歸農。人謂策蹇出都。快於馳驛。破帽蒙頭。華於蟒玉。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入。忠賢大怒。屏其疏。不卽奏。侯官中內事。爲偶人戲。畢因進。曰。前日新狀元。以偶人戲。萬歲罪不可赦。帝曰。渠言云何。對曰。疏中所言。傀儡。偶人。也。帝曰。何故。比。我對曰。渠見聖躬短少。上下金臺。皆奴才輩扶持。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竣。事忠賢。矯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蔣爌。力爭。忠賢意不可回。橫顧諸講官曰。此大事。諸君可共來一言。於是侍郎鄭以偉。盛以弘。同爲救解。奄意少沮。閣擬罰俸。內批竟貶二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之尤力。俱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坐顧同寅獄。斥爲民。崇禎改元。時逆奄雖誅。其餘黨猶布津。要力持殘局。知帝意。獨用震

孟。黨魁楊維垣。誣以不備力。扼之。見帝意不移。兵部尚書霍維華。又借薦韓敬。以隱肆詆誣。謂震孟因逮言。被處家門。不幸何足。以累賢者。人方爲韓敬惜。豈復爲震孟漸衆。咸謂維華比擬不倫。總欲尼之。使不再起也。幸清議已明。得名補侍讀。尋進爲左中允。充日講官。而豪宰亦係奄黨。爲帝所寵任。力詆東林。思翻逆案。震孟特疏攻之。言其窺伺之工。機變之巧。有出尋常思慮之外者。今爪牙已布。羽翼已成。深籌密算。無非積崔魏之游魂。斷高楊之正脉。其憑私逞臆。三。會有一念。從君國起。見召耶疏。入不報。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三年五月。復疏言。臣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圖之愈急。夫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棒殺名賢之呂某。且藉與援而思雪。又見羣宰王某。爲六卿之長。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之奸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莫敢訟言。此豈國家之福。帝令將殺名賢及年例考選指

賀震孟同奏呂某慘殺名賢者乃故吏部周順昌也。年例則御史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積中書陳士奇潘有功是也。且言呂某常語人曰：「象宰不去此案必翻。」故象宰倡邊才之說而呂某辯免之疏即遷之。此非交關合謀之顯証耶？不然則通政司乃喉舌重寄也，非有大力者至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敢封進哉？當是時大奄王永祚夙與象宰厚，陰爲之地。請士奇出，姚希孟之門希孟震孟甥也，故代出此疏。帝疑之，不究其事，而於象宰疏得旨頗優。然呂某終不能起而擊小翻案之謀亦由是沮。則震孟之力有以持之也。震孟在講筵最爲嚴正，常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開示，帝卽出尚書齋召升侍，卽胡世賓于獄。又一日見帝加足于膝上，遂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帝卽以袖掩之，徐爲引下。一時稱爲真講官。以與權要忤，因冊封益府，便道旋里，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六年始入都。七年進少詹事。八年三月流賊犯皇陵，上疏陳致亂之源，言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兵

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有司惕功令之嚴，不得不取鵠面鳩形之赤子而笞之，桔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冤痛之聲下徹于地，而兵無紀律，淫汙殺掠慘不可言。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績。故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語。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增乎？陛下宜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先收人心，以遏盜源。毋徒竭澤而漁，則國事其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獨廢春秋，帝謂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故春秋名家，烏程慮其譏切時政，或常帝意，遂宸眷隱而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烏程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名上進講。果稱旨，帝亟稱之。六月，將增置閣臣，召廷臣試以票擬。震孟以疾不與，烏程亦得疾，在告。至七月而選入閣之命固辭不許。先是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奄亦以是報之。震孟獨否，是時曹化淳掌司禮，故出王安名下，雅有意東林，以震孟外已令安從于官中書者，轉致震孟，卿人盛稱化淳向往之意，且曰：「若循例往來外廷，有事當爲致命。」卿人以語

震孟○震孟不可曰竭○人之力○不過使我不爲執政○
耳○一時功業有盡○千秋名節無窮○卒不往化淳以爲○
恥○時之震孟既入直○烏程疾亦愈○每擬旨必商之震○
孟○有改必從○震孟喜語同官○何吾驥曰溫公虛懷乃○
爾○吾驥曰此人伏機甚深○何可輕信○震孟不以爲然○
越十餘日○烏程窺其跡○所擬不當○輒令之改○不從則○
徑自塗抹○震孟大愠○以請疏擲○烏程前○烏程亦竟不○
顧○無何吏部尚書謝陞○劾都給事中許譽卿○福建布○
政使申紹芳○營求美缺○語侵及震孟○以紹芳乃震孟○
二子○奏劾震孟○卷之十二

心不可移也○疏入○震孟落職○閑住○方震孟之初拜命○
也○卽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謂帝聽震○
孟言○於是有新泰居功之譴○帝意遂移○其在綸扉止○
兩月○函震孟剛介有古大臣風○而爲同列所沮○不竟○
其用○天下惜之○歸甫半載○會其甥姚希孟卒○哭之慟○
越十五日○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始復故○
官○十五年乃賜祭葬○官其一子後諡文肅○二子秉業○
俱有學行○爲時所稱○而乘死於兵○

三○
趙吉士曰○公以光明磊落之襟期○而遇當日之○
臣僚友○吾知其多所枉也○雖然○此亦爲同輩○
許耳○若夫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於公又何處焉○

督師袁公傳

明崇禎己巳六月督師袁崇煥奉賜劍誅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十一月京師戒嚴下崇煥于獄庚午八月亦死於西市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知御武縣慷慨饒膽智好談兵恒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京御史侯恂薦其經濟遂擢兵部職方主事廣寧師潰議守山海關此職方專責也而司中忽不見袁主事詢其家人亦莫知所向一部諸司皆大駭已而還朝歷指關上情形升山川扼塞在廷二續袁公記卷之二

益稱其才擢泉監關外軍務尋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奉符即於黑夜馳虎狼荆棘中四鼓叩城而入將士莫不壯其膽經畧王在晉深倚任之題爲寧前兵備議築重城於八里舖內閣孫承宗行邊駁之更議所守崇煥獨主寧遠當承宗意遂以入告令崇煥同滿桂往大興版築閱五月訖工桂固良將而崇煥勤於其職又善拊將士樂爲盡力商旅集而播遷歸遂爲關外重鎮遭父憂奪情視事進參政五年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盡撤錦右

諸城守具殺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倬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復懼播遷已得之封疆再遭淪沒榆關內外更堪幾次退守耶崇煥首肯其說力爭不可而第意不可回欲并撤寧前崇煥曰我寧前監司也官于此當死於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連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民入關委粟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號哭震野民怨而軍聲益以不振崇煥乞終制不允十二月進接奏使二續袁公記卷之二

視事如故六年正月大兵渡遼河直抵寧遠崇煥集將士刺血爲書誓以死守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以餉士見者爲之墮淚盡撤城外居民入城清野以待城中亦不得私自往來間謀盡絕又移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潰逃至者悉斬以徇人心始定大兵臨城百道進攻不能克乃退營是時朝中聞警咸震懼本兵催提莫知所出集廷臣議戰守迄無成策經畧高第總兵楊麒假護關爲名擁兵不救中外皆以爲遠必不能守及捷書至

若出意外舉朝大喜得旨立擢崇煥會都御史桂等亦進秩有差第與麒麟祿官去遷土多故以來文武將吏固敢挺身任體事者自有此捷而士氣漸奮中朝之議戰議守亦自此始叙功加兵部右侍郎世廕錦衣千戶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其冬巡歷錦州大小凌河將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魏忠賢方用事兵部因以爲功刻爵五等崇煥亦廢指揮會事崇煥復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祗有憑堅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亦當修理松杏諸城從之崇煥銳意圖恢復乘大兵渡鴨綠計朝鮮因遣使議和將以其間繕治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使旣往然後疏聞會朝鮮毛文龍俱告急咸言議和所致崇煥疏辯七年五月

大兵再圍錦州分攻寧遠旋亦引去時中外章奏無不頌忠賢功德崇煥疏亦及之而終不爲忠賢所喜因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難鼓崇煥引疾乞休七月遂免其去而以王之臣代之八月崇禎卽位廷臣咸請召崇煥擢爲兵部添註右侍郎元

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副都督師薊遼兼督登津軍務七月崇煥入朝召見平臺對以五年全遼可復帝退而少憊給事中許譽卿請以五年之說曰聖心焦勞姑以是相慰爾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沒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無然自失頃之帝因奏東事本不易竣臣爲五年之期必須兵馬錢糧事事奏手帝叩名戶兵二部申傍如其言又奏臣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之肘亦能見亂臣之謀帝起立聳聽曰朕自有主持

關臣劉鴻訓請收回王之臣蒲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允之崇煥之始受事也卽有誅毛文龍之意疏請遣部臣赴島上理餉文龍抗疏駁之崇煥滋不悅而誅文龍之意益決二年五月中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謝崇煥接以客禮復坦懷待之文龍安之不爲意六月五日遣文龍觀將士角射設帳山上文龍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煥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其冠帶繫縛復數其有十二斬罪遂請尚方斬之帳前衆股栗

不敢仰視乃諭之曰所誅止文龍一人餘皆無罪不相及也命棺殮文龍次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日斬爾朝廷大法今日祭爾僚友私情爲之下淚乃四分其兵令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泰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轄之發十萬金分犒將士盡除文龍苛政釋所繫無罪商民始還鎮具疏上聞帝驟見此疏甚爲駭異念文龍已死且欲安崇煥心優旨褒答傳諭暴文龍罪崇煥又上文龍一匹夫耳何遂不法至此則以茲甚海外固易於爲亂之地也倘再設一帥文龍之後豈無文龍此官宜停勿補即以陳繼盛攝之於計爲便又核減舊餉一百二十餘萬兩帝嘉獎之咸報可十月大兵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即督諸將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帝聞其至甚喜溫詔褒勉發帑金犒其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趙率教戰殺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崇煥懼急引兵入衛京師營沙河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賜御膳粥裘時大兵所入隘口非崇煥所轄聞警卽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而都人

驟遣兵革怨紛紛謂崇煥故縱長驅擁兵不朝士素惡崇煥者因其有通和之議誣其引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不能無惑又獲間諜訛言崇煥密約通款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傳下詔獄方崇煥初受命督師時閣臣錢龍錫問進取之策對言當從東江始龍錫曰舍實地而就海道何也且毛文龍未必可恃對曰可則用之不可則殺之易易兩龍錫謂其漫言不爲意及崇煥誅文龍報疏中亦云與龍錫商過及崇煥將通和修好龍錫亦嘗賂書止之而二機奏應詔崇煥卷之二龍錫故東林也於是魏奄遺黨謀與大獄爲逆案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至和議尙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法司竟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崇煥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初議流杭州得旨罪督家屬阮氏等十九名不應流徙善地駁行浙江撫按改徙雲南廣西府雜摩州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林時對曰法傳錄載毛帥於天啓四年獻俘十二內功童四幼女四婦一此豈臨陣所獲者則其冒功殺良也可知又長編載毛帥死後孫補闕貢其兵冊報一十五萬僅得四萬二千人則其虛伍侵

餉也可知設令不齒賜劍亦終成海上之漏卮於國事又何裨焉若袁督之信而見疑忠而被撈則又自古爲然矣

大學士錄劉二公合傳附劉開學子孔和

明崇禎朝兩閣臣一則詳定逆案而使無所遺者華亭錢龍錫也一則判叛逆黨而使無可匿者長山劉鴻訓也龍錫字維文由進士授庶常至天啟五年累官南吏部右侍郎時逆奄亂政內外機要官咸隸其門下銜龍錫不附已六年九月吏部會推邊才列其名削籍而歸崇禎嗣位以見在閣臣皆忠賢所用不足倚信詔廷臣推列十人名以上帝念所舉未必當訪古枚卜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探之首得龍錫又次得劉鴻訓咸入政府帝好刺民間事遣旗尉四出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恐違則難信帝納之海寇犯中左所總兵棄城而遁當誅帝欲并誅巡撫龍錫言巡撫非同城相去遠只應革職不當同罪禁脔實錄將循例遣監生分採事蹟於外省龍錫言實錄所採盡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適增繁擾宜行停止需益土官欲兼攝烏撒上官地龍錫言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宜令其子承襲議汰冗員將及教職龍錫言此輩皆數十年老明經使皓首不得一

官情甚可憫。且祖宗之意。一則師儒造士。必須老成。一則俾士子於科目外。尚有此一官可冀。將終身死。死而不取。爲非此聖主約束天下人才。俾消磨非分之志氣也。帝俱納之。帝之定逆案也。雖命閣部大臣。六人同事。而議多出於龍錫。龍錫亦不憚恩仇利害。悉出帝所發。御前紅本細加詳定。搜剔無遺。常曰。此天下萬世是非所由判也。吾敢稍有顛倒。爲信史之罪人乎。諸奸黨以此恨之。尤刺骨及袁崇煥殺毛文龍。其報疏內有云。輔臣龍錫往復商榷。臣得奉行無二。續表忠記卷之二。至是年十二月。失帝方顧崇煥厚。聞其言不爲忤也。至是年十二月。京師戒嚴。帝中譴下崇煥於獄。黨人遂力攻龍錫。疏至再三。帝意不能無動。龍錫引疾。旨卽允其歸。然以兵事正旁午。不假竟崇煥獄也。三年八月。黨人復上疏加誣。且誣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數萬金。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帝益動。勅刑官五日內具獄。其實龍錫固未嘗受賄。卽崇煥亦未嘗行賄也。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帝令廷臣大議於中府。謂斬師雖龍錫啟其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於

專殺。則殺之自是崇煥過舉。至講款則倡自崇煥。龍錫未嘗繼承。故始則答以在汝商量。繼則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要之軍國大事。皆自爲商度。竟不奏聞。何所逃罪。遂遣使逮之下獄。龍錫疏言崇煥自知斬師專殺有罪。故借無心問答爲分過之地。講款則前後兩書未嘗輕許。因悉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稿。進驗帝不隱。令侯部逐黨人遞遞案者。日爲翻案之舉。苦於無隙可乘。而龍錫爲東林領袖。可藉此以轉移宸聽。宜與以會推閣臣不與怨。龍錫抑已而烏程方與東林爲難。黨人乃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別立一逆案。與前奄案爲偶。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從。乃止。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議獄。務得其平。龍錫無逆謀。不應立決。且心知黨人所構。隔達令長繫石中。允黃道周心甚不平。乃上言曰。罪輔錢龍錫所坐昏庸疎率。爲罪督板築耳。閣臣選度邊事。輕爲附和。此於兇薪城旦奚加乎。且疆場之事。最爲難料。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誰復敢任邊事者。後邊臣有

事且據關臣片終爲實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爲異域也自古宰相無大過而伏斧鑕者止漢之劉屈氂及世廟時夏言耳今巷議咸云殺罪輔爲毛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閩臣權細殺一閩臣爲毛文龍報仇固不可爲東江叛將劉興治樹幟更不可且借一閩臣爲政府異日設後阱尤不可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相而挫折至此乎疏入忤旨責令回奏者再四年正月三疏入道周貶秩調外而帝意終爲感動

二續奏忠記卷之二
之漢劉清

其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請清獄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詔所司再讞職入命遣成寧波之定海衛久居戍所至十二年兩遇恩赦皆不原高渡後復官旋里未幾卒年六十八其與龍錫並命之劉鴻訓字默成父一相由進士爲吏科明神宗時以直言爲政府所忌外擢副使鴻訓亦成進士授編脩神光二帝相繼晏駕鴻訓頌詒朝鮮值遼陽陷遼人洶洶鴻訓宣布威德從海道還沿途收載難民舟重而駭急跳淺沙入小舟泛波濤中三日夜不得

泊亦不得食僅而獲濟抵家連丁內外艱天啓六年冬卽家起少詹時魏忠賢勢大振欲羅致鴻訓於門下遣兩要人來謁鴻訓識其意故待之落落其人不得去會內閣以鴻訓資深題陞忠賢矯旨責其久候門戶斥爲民拜官甫旬日也明年崇禎卽位與錢龍錫等並入閣參機務三辭不允以崇禎元年四月入朝當是時帝雖銳意除奸而奸黨猶列朝端諸執政皆常與共事且有由奄而進者凡遇奏本票旨多模稜無所別白公論大鬱鴻訓至始毅然主持凡諸君

二續奏忠記卷之二
之漢劉清

子受禍之始末及奸黨媚奄以呈身朋謀以害正者咸於帝前剖判其桀於是遺黨若某某輩進斥殆盡又力請毀要典豁誣賊人情大快其餘孽猶思代爲報復相與合謀攻鴻訓誣之者百端而帝已洞悉其隱特遣鴻臚慰諭入直將攻鴻訓者或褫職或遣戍雖有一二遺奸亦自知無所容皆不安其位去朝寧清而公論亦俱大白帝恒御便殿召羣臣詢時政鴻訓應對獨敏嘗言民生困敝由吏治苟且諸帝久任責成咸當帝意諸閣臣中帝甚向之至九月而有勅

書之事。舊例督京營者不兼巡捕軍至是命惠安伯張慶臻督京營勅內有兼轄巡捕字提督鄭其心論其侵職且謂必係賄改奉旨查覈中書舍人田佳璧下獄給事中李覺斯言稿具於兵部職方司是兵部當問也兵部送稿於輔臣輔臣審定而後令中書繕寫訖輔臣復審定而後進呈則輔臣亦不得辭其責也。因令廷臣劾矣而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其事遂不可解御史田時震復言鴻訓受田仰金用爲四川巡撫給事中問可陞又言鴻訓受賈毓祥賄用爲副都御史群言籍籍帝意遂不可回竟謫鴻訓成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苗思順並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先是鴻訓居政府矢心任事遇事有所不可輒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而深銜之及是欲置之死賴大臣力救乃免七年五月竟卒於戍所南渡復官鴻訓有子孔和字節之邑庠生工文章尚氣節聞閩賊犯京師募兵勤王繼知失守南渡謁福藩又與馬阮不合還駐桃源忿總兵劉澤清有異志誓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於桃源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十七 劉訓受賈毓祥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之東關及除命下授爲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盧一宜曰人或謂二公在政府亦非辭乎其辭者然一則詳寔逾案一則剖判逆黨終帝之世雖有九首百足之知究不能鑽皮出羽則二公之功又易見少哉

趙朱兩總兵合傳附總兵官官維賢趙聚飛

明崇禎己巳大兵南下平邊將軍趙率教入援至遵化歿於陣破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亦抗節而死率教陝西人歷官延綏參將屢著戰功巡撫劉敏寬器之令典中軍為巡按御史畢懋康所劾罷遣事赴軍前立功受知於經畧袁應泰擢副總兵復典中軍事一軍之耳目也偏裨而下咸稟成焉而率教兩司其事名日起天啓二年王化貞棄廣寧關外諸城悉空率教請於經畧王在晉願收復前屯衛三續表忠記卷之二城在晉不子兵自率三十八人往前屯去山海關七十里已為蒙古所據遙總兵魯之甲以樞輔孫承宗令救難民六千至前屯率教倚其兵威驅蒙古於郊外即編次難民為兵剪荆棘招流亡軍府漸立已而承宗復令裨將陳諫以川湖土兵來助兵頗助由是前屯之守如固流亡來歸者五六萬人擇其壯者從戎餘悉給以牛種大興屯田身自督課至手胼足胝而士卒亦無不練前屯遂為關外重鎮承宗出關閱視大喜贈以已所乘輿備以語較事者時帝欲悉關

外情形遣使日隨軍奏報故承宗語之蒙古大酋虎墩兔素款塞就撫其部下抽扣兒者善為盜即蒙古亦苦之率教乘間連斬其尤黠者四餘皆誓服遠遁關外人畜以寧承宗分關內外為五部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祿分中左右而令率教與副將孫諫各領前後部部各萬五千人率教仍駐前屯加銜總兵視事如故五年承宗去高第來代於孫承宗所置諸將多所更易而獨委信率教六年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葉間入犯平川三山堡率教急勦兵破走之提聞二續表忠記卷之二實授總兵官代楊麒鎮山海關論功加左都督世廕本衛副千戶雷是時滿桂守寧遠有盛名與率教深相得及寧遠被兵率教分麾下銳卒援桂怒其稽緩兩人遂相失而桂又與督師袁崇煥不和帝乃召桂還令率教盡統關內外兵移鎮寧遠七年三月崇煥議築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將以漸圖恢復令率教移鎮錦州護其役帝念其勞特加左都督五月大兵乘土功未畢大舉來攻率教與中官紀用副將朱梅固守相持二十四日圍乃解桂亦復功於寧遠

因稱寧錦大捷逆奄緣此冒封其兩歲兒爲伯父臣
自閣部以下進秩廕子賜金者至七十餘人而率執
以不附逆奄故但加太子少傅廕錦衣世襲千戶而
已率教既有解圍功於逆奄始終無所依阿羣奸乃
詆其屯田啓鑿議將罷之會天啓崩崇禎卽位元年
正月督師王之臣叙其功乃命留任八月移鎮永平
兼轄薊鎮八路踰月掛平遼將軍印再移鎮關門明
年十月大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急督兵赴援三
晝夜馳三百五十里抵三屯營欲入城稍休總兵朱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國彥登陴遠語率教曰京師望救亟矣赴援之兵如
救頭燃若稍遲時刻致有失事咎將誰歸吾城不可
入也率教遂策馬而西十一月四日進於遵化交綏
率教奮勇力戰爲流矢所中歿于陣一軍皆殲帝聞
痛悼賜卹從優立祠歲祀不絕率教爲將勇而廉樂
與士卒同甘苦勤身奉公勞而不憚與諸桂並稱一
時良將兩人死後無復有能繼之者國彥以崇禎二
年四月爲薊鎮中協總兵官勵志捍禦誓以身報國
十一月三屯被圍副將朱來同等率家潛進國彥憤

甚榜諸逃將姓名於通衢以所積俸銀五百餘金及
衣服器具盡分給麾下士卒服冠帶南向稽首與妻
張氏並投縊死又有官維賢者爲鎮番叅將屢獲首
功調爲山海北路副總兵崇禎二年京師有警率師
入衛三年正月戰于遵化城下惟賢與遊擊張奇化
等奮勇陷陣惟賢中矢而殞奇化亦戰死惟賢膽畧
絕人勇冠諸將人咸惜之其後俱遊師與

盧 宜曰赴援之客兵不容輕易入城朱鎮之意
未可盡非也乃趙鎮卒烈其身不見有伯仁由救
之根追後堅守三屯空城出走而卒夫婦同殉食
不負國又殉負於趙哉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刑部尚書喬公副都御史易公合傳

明崇禎己巳刑部尚書喬允升以陳防越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讞擬從輕皆擢嚴譴兩人清執有品輿論多惜之者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由山西太谷知縣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風采三十九年大計京朝官力持公論鐫劾不檢無敢干以私者羣小乃騰播蜚語爲被察者稱冤允升具疏爲帝剖別黑白咸允察典迄竣事終不移歷陞府尹會朋黨論與朝臣各立門戶爭持朝政而齊楚浙三黨爲尤橫允升恥與其列移疾歸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允升議獄平允嘗言小民犯法者衆由教化不先請勅監司守令嚴保甲以詰奸申鄉約以勸善上官卽以奉行勤怠定有司殺最報可逆奄執柄以威福自睢首逐冢宰趙南星廷推代者衆以允升名上奄悉其剛介必不爲已用目允升爲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旣而給事中薛國觀復劾其主盟邪黨詔落職閒住崇禎初召復故官時訟獄繁與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十

三

刑部尚書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十一

三

刑部尚書

多所平反舉朝賴之三年冬京師戒嚴刑部主事高斗樞言於允升曰獄多巨盜宜請營兵防其軼出允升曰守城兵尚苦不敷何暇分兵守獄耶不聽無何因劉仲全等一百七十人果破城而出欲踰城走幸城守嚴相繼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年主事放榮繼於獄欲置之重辟副都易應昌方署總憲事以允升等罪不至死無律可援帝益怒并下應昌於詔獄鎬同讞者食都高弘圖理卿金世俊級今再讞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西徵言其年老可念帝亦以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戍邊世賞頓杖爲民榮繼竟論死允升端方廉直敎歷中外有聲至是遂獲重譴而去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臨寧知縣徵授御史出督漕儲奏陳時勢危迫天下兵食人心三者無一可恃請帝信任仁賢蠲免新增違餉一年疏上而神宗已升遐寢不行天啓卽位遣官代禮南郊講筵早徹皆切諫元年三月言近日中旨屢宣羣情猜惑陛下之魁柄未嘗旁落也天下竊竊焉懼其有旁落之漸閣臣之行徑未

嘗中通也。天下竊竊焉懼其有中通之漸。所永停中旨歸票擬于閣臣以監先朝之成憲。杜後日之疊端。報聞出視上江學政進大理少卿五年十一月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以私憾誣爲東林邪黨逆奄遂削其籍。崇禎卽位起僉都奏取吏五事咸允行再進副都及允升等下獄事屬都察院而應昌遷掌院事言律載司獄之處分榮繼當從杖徒而尚書侍郎不載脩念允升歷事四朝恩可推於老馬世賞夜傳三賊過可贖於焦頭此則出自特恩耳帝駭擬至再意在從重而應昌執奏如初帝大怒曰越獄一案關城守軍機允升奏對面欺應昌堅請無罪登祖宗定律時必註明敕在城外囚出獄中一款耶遂除應昌名命下詔獄以閣臣成基命等力救乃改刑部應昌與榮繼俱論死四年四月以久旱求言免死遣戍邊衛金陵復故官遷工部右侍郎後數年卒於家崇禎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惟胡應台居職五年後再召不赴鄭三俊兩任尚書亦曾下獄後改吏部餘皆視其官如傳舍多則年餘少則數月輒以望誤去內

有甄淑持法最苛一時諸曹卽無不深文者後其子鬻獄貽禍於淑下刑部諸囚先被煅煉者爭欲獻之提牢官力捍詭詈數日乃止其得保名位以善去者亦不多觀云

趙吉士曰大赦臨城而重囚反獄帝之嚴加處分未可謂好用重典也帝曰豈祖宗定律時必註明赦在城外囚出獄中一款耶數語足以服兩臣之心矣

總憲曹公傳

讀有明紀事至左都御史曹于汴而見古大臣難進易退之風焉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丰裁峻整軍民肅服輒潛最而聲績大起徵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皆不奉詰戎之任又劾雲南巡撫鮮威重不足以彈壓苗蠻咸以為免趙邦清為吏部郎被言官所污蟻抗疏直之謂告歸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巡視內庫見所貯匱之力請遵舊章杜冗費繼改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巡青商人納錫豆者被中官抑勒多至被家甚而有自盡者于汴聲言其弊而帝方靜攝俱不見省直房災謂今百官闕故上天示警宜急補續官脩廢政選左有警廷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三歲一遭科道開選必查核錢糧兵馬咸稱足額無虧且盛誇邊臣功伐勝衣金幣之賜鐸絡道途今竟銷歸何處宜重加按問追罪從前蒙蔽庶幾可懲將來若違道趨還更當閱其實績毋徒循資養俸坐取建牙開府之榮旨是之三十七年進吏科都給事中奄人陳永壽掌內官

監與其兄邦彥表裏為奸給事中胡嘉棟發之永壽反許嘉棟以自解于汴抗章極論奄乃奪氣故事凡章疏入會極門竟送御前至是中官必先啓視乃進凡關機要與科劾封章咸得先期竊探預為之地于汴謂華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明年典外察去獨惟公又明年典京察凡朋奸害政者黜落殆盡其黨群起力攻而于汴黜陟咸當卒不能奪以久次擢常少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俟命歲餘移疾竟歸光宗立召改大理少卿遷詹都命佐家宰趙南星協王京察力扶善類事竣進副都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正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之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出已上義不可越四辭不允復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辭不拜當是時魏忠賢已竊大柄群小爭趨附之緣此即報復恩讐萬曆中于汴佐察會出某某於外其後兩人咸入忠賢幕必欲害于汴屬御史某以東林領袖劾之忠賢亦不問其為何人但聞東林二字即于汴劾奪于汴遂獲職崇禎元年名拜左都御史忠賢雖殘其黨猶散布朝列力護殘局明

年又當京察期。京察總憲蒞責也。于汴先已三典內
外。察雖黜陟維允。而府怨亦多。至是仍一意澄汰。奄
黨刊落殆盡。益爲小人所側目。先是詔定逆案。帝取
官中紅本。凡關涉贊頌附者。槩發大學士韓爌錢
龍錫李標刑部尚書喬允升同于汴。以六等定罪。于
汴與閣部皆平心泰決。不爲已甚。奄黨百方求脫。而
紅本有名者終不可解。小人益恨之。舊例凡御史起
官者。必由都察院咨取。有兩御史素爲清議所損。家
宰力薦之。于汴惡其入久而弗容。兩人竟以部疏起
官。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大賈之。于素無積
敢於許。以市面先符。劾閣學韓爌。於是羣小復鼓之。
再劾爌。與于汴并尚書孫嘉相侍郎程登南府丞魏
光緒目爲西黨。以五人皆山西籍也。得旨嚴飭。抱奇
遂爲仕途所擠。而工部主事陸某復爲先年被察者。
代劾于汴朋奸六罪。帝素信于汴。黜陸某。而于汴卽
具疏堅請。謝政去。卒贈太子太保。子汴雅崇正學。操
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其去也。咸惜不竟其用。云
陳時臨日。明時重六科吏。垣尤矜貴。若儻厓以居
不藏風雨者。惟公一人。讀史至此高山仰之矣。

巡撫梅公傳
貨戢亂之長才。而政府不能大展其用。此秦誓所以
思一个臣也。悔之。與者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慎之
從子。甫羈。卽具膽。夙以豪杰自許。年十四爲諸生。
值御史行部。閱武之。與騎馬。爰入教場。御史怒。命與
材官角射。之。煥九發皆中。長揖馬上。徑去。御史不憚
詢知。乃國慎從子。爲名諸生。又大驚。喜宗老聞而誡
之。且勉以讀書。之。煥謝曰。銘經鑄史。固書生分內事。
也。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者。又豈天上人耶。宗老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閱其文。果豪健。另見頭角。益加愛異。國慎每顧之。輒
曰。此吾家昂昂千里駒也。萬曆三十三年。成進士。爲
太常七年。尋授吏科給事中。明神宗之季。皆腐尹用
事。李浚坐東廠。尤橫。誅商人盜。磔金妝拷幾斃之。煥
抗疏劾之。尋上封事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
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
下盡爲虛文。所束縛。乃京營士馬。八衛班軍。戶曹錢
穀。亦皆實去。名存動稱舊例。有作意振創者。不曰生
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

芥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於不可為也請嚴綜核以
實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庶幾有
濟又奏故相張居正所以整飭初政督課名實者欲
上毅然力行之而無如神宗方好言解攝疏屢上而
終不省也當是時朝中惟黨部角立互分左右袒日
尊權調而付國事於不問之疾心甚非之兀然中立
始終無所附麗而性又嚴峻判黑白不少假黨人
咸忌之四十三年出為廣東副使分巡惠州所部多
滯獄之獄立行決遣積積一清好摘發奸免無所
二續表忠記卷之十一
舍家民沉烈女於水捕得就其地立撲殺之姪烈女
於蕭烈女墓傍刻碑志焉海寇袁進掠潮州非之煥
所部也自請往勦練火器簡甲械身坐樓船截其出
沒之衝進倉乘夜遁降於閩撫他若劇盜李魁奇鄭
芝龍劉香老皆不敢犯其界內移視山東學政行部
至登州值遼事亟進帥舟師往援取道過登人謁之
煥笑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何緣到此進懷
然謝曰畏公之威是以遠遁耳之煥文吏乃為劇盜
所畏服如此天啓元年召為通泰再轉太常卿擢金

都巡撫南嶺以毋艱歸先是之煥鄉舉時與楊健為
同年生臭味甚投及連以糾奄被拷死之煥每語及
輒涕泗橫襟奄黨深忌之煥鑣鐐後日役必為連
園報復給事中陳某遂劾之煥當連被逮過麻城之
煥與盤桓流涕有詔削奪其資連被逮時未嘗過麻
城也之煥聞之欣然曰大英檻車北上不得一與握
別成千古恨事今以此罪我實獲我心矣無何御史
梁某又誣以賍私詔撫按逮問復賍側邊是時從騎
四出諸君子被鎖鑰北上者踴躍於道之煥自分必
二續表忠記卷之十一
不免每頓足大呼曰王少國危男兒當刺血書奏
承天門櫺哭達之九重因引殿刀自刎北闕下肯自
沉回葬中耶馳至信陽得邸報但命有司即訊乃歸
崇禎收元以故官巡撫甘肅套賊合他部入犯之煥
偵知之為覆以待而遣肅卒牧牛羊於邊垣內以誘
之寇果爭入總兵官楊嘉謨以精卒當其前寇驚欲
遁而覆發之煥率所部夾擊大破之斬七百餘級生
得酋長數人降六百餘人三年春復大入候而病痢
枕簟大黃山下諸將請掩捕之可獲首功以千計之

煥不可遣。諭令無恐。踰月病愈。望邊增將額。辭位而去。閣訟起之。煥貽書中朝。多所別白。遂爲提足者所銜。其冬都城戒嚴。有詔八衛之煥偕嘉謨簡精卒三千。卽日啓行。而西部乘虛入犯之。煥遣兵伏賀蘭山後。邀其歸路。腹背掩擊。斬級八百四十有奇。遂引軍而東。悍卒憚於遠役。鼓衆而譁之。煥斬其首惡。亂乃定。三年五月。始抵京師。而解嚴已久。兵部議甘肅於九邊最遠。又西部入犯。新奏戰功。令帶罪俟秋防。再議。奏上得嚴旨之。煥啓職。侯勛嘉謨。職罪並功。蓋政府脩前閣訟之隙也。之煥工騎射。善用兵。雅以將才自負。威邊固多。故思欲有所樹立。以上報當寧。既廢無可表見。乃縱情詩酒。自娛遠近。客子慕其名者。重跡而至。鄉曲有寬抑事。雖小大。豎子咸爲平其曲直。慰遣之。縣阻山多盜。之煥親率蒼頭。搜牢至盡。十年春。流賊犯麻城之。煥用軍法。節勒其邑中子弟。授兵登陴。賊知有備。引去。十三年。叙甘肅前後功。始復官。廕子然。終不召。明年卒。

范廷幹曰。麻城之梅氏。科名門。實乃侍郎與撫軍。又皆以武功顯。應何其盛也。若撫軍者。始則置之。

極是。總乃聚之林下。顧使歸。觀之。素文。虞總理七省。而欲獎銖勲。于指顧。其可得焉。否耶。

何文端公傳

明崇禎朝閣臣中之難進易退者。蓋有何文端如龍。云如龍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齋。由恩貢生爲棲霞知縣。有惠政。如龍與兄如申同舉萬曆二十二年鄉試。又三年如龍成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庶子。故事。詞臣官五品。歷三載無不遷者。如龍與左庶子趙師聖皆歷考滿。人服其恬靜。云等遭如申喪。乞歸。家省親。踰年起園子祭酒。不赴。天啓初。卽家拜禮部右侍郎。以母年九十。復辭。不赴。四年母服終。召起。故官協理。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唐事府五年正月。廷推本部左侍郎魏廣微惡其方正。尼之。廣微甫與逆奄深相結。言如龍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逆奄爲光斗所叅。聞廣微言惡之。六年正月。廷推本部左侍郎逆奄矯旨奪其職。閒住。如龍拂衣竟歸。再次德州。忽有人從旁舟來。密告如龍家人曰。我錦衣緝事人也。魏公命我來跡公舉劾。今見公杜交遊。却書幣。蕭然讀書如寒士。我何敢厚誣正人。君子行將歸報魏公矣。如龍抵家屏處西嚙。口不談時事。人罕覩其面。朝野益重之。崇禎元年召拜吏部右

侍郎。未上。旋陞禮部尚書。時天潢繁衍。凡婚嫁命名者。例必請於朝。而事隸宗伯。吏胥得賄。乃與凡行其貧乏無資者。卽輒留滯。自萬曆末。年以來。積疏甚多。有白首不能完家室。更有身死尚未命名者。如龍洞悉其弊。督所司悉爲題請。奸蠹無可上下。其手貧宗完婚嫁者。六百餘人。請命名者。朝奏而夕報。頌聲滿長安。道二年冬。京師戒嚴。都人之榮顯者。請以私財聚衆爲朝廷守禦。計如龍力言不可。恐開內鬬。帝名問之。對如初。帝出片紙。指示之。則得之偵事者。與如龍言合。帝喜。語如龍曰。老成之見。與衆自不同。越十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袁崇煥下獄。帝將行門誅之典。如龍力解得免。籍其家得尺牘一篋。如龍請付閣中。已而問及從容。對曰。焚之矣。如龍固未嘗與崇煥通問也。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劾宜典爲會試總裁。事竣卽乞休。疏九上。乃允。陞辭疏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觀資治通鑑。以察古今。理亂忠莠之端。語甚切至。皆以優旨報之。六年。宜興罷。帝心眷如龍。名爲首輔。輿望甚

治如寵以烏程方得君恐不能行其志疏辭不允
行人敦趣已就道矣度其終不相容再以疾辭疏六
上乃許之然帝終不知爲烏程而辭也未幾刑科黃
紹杰因亢旱發其隱言自周延儒去位天牖聖衷名
舊輔何如寵爲首揆中外臣民懼忤以轉石爲泰試
目可期乃如寵徘徊道路而終不至者蓋君子小人
不能並立有所疑畏而不前也若寵體仁而甘霖不
降請卽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怒紹杰降級調外烏
程遂爲首輔如寵衆行恬雅與物無競而遇大事則
一裁以義確乎不拔焉世以是稱之十四年三月卒

郵典咸備後贈大保謚文端如申以戶部卽督餉達
東力持清操不私一錢從軍士請復犒二載兵民戴
之終浙江右布政使

馮廷日易云知我其神書云知人則善維帝其
難之益後臣無形而人之情不一能辯之於
早斯焉難耳公之再出也既已延司奮顧而終
以疾辭科臣進食之而帝終不悟秦之何哉

御史李公傳

明崇禎初卽位愍逆奄亂政盡撤監視內臣甫四年
仍復其故舉朝起而爭之李御史曰輔言尤切直其
得譴尤重曰輔字元卿南昌人舉萬曆丙午鄉試授
成都府推官土司奢崇明反據重慶都御史朱爰元
以曰輔才堪辦賊深倚任之乃身率銳卒取佛圖關
擒首逆散餘黨解釋無辜曰輔與有功焉崇禎時擢
御史四年九月間連遭大瘡分出行邊曰輔疏言
過者一日而遣內臣者四人又一日而遣內臣者五
人或提督京營戎政或監視各鎮兵馬錢糧邊境撫
賞又遣張爰憲總理戶工二部各皆鑄關防給勘合
廷臣交章論列以待如環之命不謂登島陝西又有
兩塘之遣陝西查茶馬苑馬登島核兵船糧餉海禁
因是而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
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資委卸之口近奉明旨謂出自
睿裁毋庸疑揣不知此乃內臣用陛下非陛下用內
臣也所謂乘其高明也臣思漢之季也宿衛卽兵宦
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軍內侍主之勢重難返大

爲國禍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在本朝亦有王振竊弄神器以致已巳之變大駕蒙塵是猶往事也若魏逆之禍發在旦夕若非皇上神武安有今日猶且需時日而用機權然後執大慙而殲之蓋除克若斯之難也何也近習之人處地偏而結根深也地偏者密移根深者不拔而又委之以事權假之以威福後欲收之斯不易矣且陛下卽位之初不常盡撤內臣哉昔何以撤今何以遣豈以內臣果賢於外臣乎現今長山之敗玉應朝履驗入關託病卸事賢者固如是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乎今在朝羣臣皆知不可六部等衙門六科宋鳴梧等太常卿彭汝楠等皆具公疏言之矣其各具專疏者南戶部則侍郎呂維祺也六科則熊開元等十人一人一疏也御史則姜思唐等七人亦一人一疏也部曹則杜麟徵馮元慶金鉉亦一人一疏也可爲章滿納言矣而惟有二三閣臣一言不及皇上必謂密勿之臣且無言矣諸臣何知此分遣之使所由頒也夫揆地一言勝諸臣百喙願閣臣發期期之口作桑榆之收若再不言閣臣又何以白解哉疏上帝怒特

鑄三級調外日輔卽日偏舟去官解帶贈座師之王歸養惟聞書教卷而已未幾兵科魏呈問參爭總按胡良機不當發原內臣王坤究明奏奪應聽彈駁於部院之手不使仰鼻息於中貴之門得旨惡其黨庇亦降三級調外與日輔同一處分於是戶部與南顏疏言言官無他職言卽其職也譬如人身有喉舌宜暢不宜替也使出納之間多所結轡則一身血脉必有壅滯之患況內臣之遣皇上亦以爲權宜使二臣從此被鑄責書之史冊謂崇禎某年某月以謫遣內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臣譴言官某某等不幾爲盛德之累乎不報工科馬思理疏言內臣典兵非制朝廷漸微當防近見監視馬聖程有議設標營之疏關寧既比例撫鎮各鎮又比例開寧提兵增餉長此安窮同官魏呈謂御史李曰輔一鳴數斥舉朝救之無一得沾賜環之典兵權舉刺悉歸內臣固非防微杜漸之義亦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御史姜思唐疏言臣觀兩臣章奏大抵皆治亂得失之原忠臣憂思棟迫之意也皇上無事不法祖宗而獨於內臣干政一事偏靳轉環乎士大夫患

勇之氣。逆。奄。時。磨。耗。已。盡。至。今。言。及。中。官。輒。恐。禍。且。不。測。昔。肅。皇。帝。時。伏。闕。爭。大。禮。者。數。百。人。雖。雷。霆。之。下。不。爲。少。却。而。今。則。遠。巡。退。縮。此。非。其。心。不。忠。也。氣。奪。於。有。所。鑒。也。然。則。皇。上。之。得。有。二。臣。不。可。謂。非。言。路。之。幸。矣。刑。科。吳。執。御。疏。言。二。臣。口。雖。鹵。莽。心。實。無。他。爲。上。之。抑。內。臣。關。係。甚。小。二。臣。言。及。內。臣。而。被。抑。關。繫。甚。大。臣。實。不。爲。二。臣。惜。而。深。爲。國。事。惜。也。乞。勅。二。臣。照。舊。供。職。爲。壬。申。春。王。第。一。盛。事。御。史。蕭。奕。輔。亦。以。二。臣。直。言。被。降。疏。請。寬。宥。俱。不。報。旨。是。各。二。續。表。忠。誌。卷。之。二。邊。皆。新。創。公。署。稱。監。視。軍。門。督。撫。總。將。皆。所。稟。成。追。至。八。年。八。月。帝。亦。深。悉。其。斃。方。諭。撤。回。而。時。事。已。不。可。爲。矣。日。輔。既。被。降。調。不。復。候。補。竟。歸。隱。西。山。與。二。三。苦。行。頭。陀。其。晨。夕。自。持。一。瓢。取。飲。食。訖。卽。危。坐。聲。頭。如。是。者。十。餘。載。日。輔。雖。隱。神。寺。而。所。誦。皆。濂。洛。之。書。君。而。語。友。人。劉。同。升。日。吾。於。毋。自。欺。之。旨。終。身。行。之。不。敢。稍。有。間。斷。也。歿。後。同。升。卽。以。其。語。銘。諸。墓。石。居。孝。義。日。敗。儻。之。介。卽。與。進。之。分。也。公。能。行。之。終。身。此。得。曾。子。慎。獨。之。心。印。者。湖。山。林。可。潛。可。踞。矣。

蒲城御史王公傳

聞賊入秦。破蒲城。原任山東巡按監軍御史王道純死之。迨純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崇禎三年遷御史首陳政資格之疏言國家設科取士與收實用原非限以甲乙也。自資格拘而甲科重舉貢之豪杰無聞矣。夫甲科之賢者固多。謂有不肖輒自負曰我甲科也。前途遠大取清華如拾芥。卽退步亦不失郎署也。自許如是而人竟如是。許之乙榜之不肯者。毋論卽有賢者亦自限曰我乙榜也。前途幾何。視監司若蓬天。卽郡守猶絕頂安敢作清華之夢。自待如是而人亦竟如是。待之此吏治所以日下也。臣以爲莫如公銓除吏部設籤本以示公乃甲科則任其揀擇不願者俟之。次月名曰扣選舉貢則俯首惟命自今宜除此弊令吏部以缺若干配人若干先呈御覽而臨期循次掣之。如仍前攘卽許科道題奏則選法稱平矣。次莫如公舉劾。近來撫按之薦劾首甲科次乙榜而貢途則寥寥矣。至彈章所及先貢途次乙榜而甲科亦甚寥寥。自今宜以才品爲主。果賢則舉貢亦登。

不肖卽甲科亦黜。則人人爭勵矣。又次莫如公考選。統計天下守令甲科當其三舉。貢當其七。及平考選。則甲科居其九。乙榜居其一。且有道而無科有南而無比。自今凡賢能推知無分甲乙。悉得行取考授科。道則賢才日廣矣。帝以有裨吏治。命所司卽行。於是時甲科勢重。竟不能返也。流寇竄關中。道純以草賊無幾。大抵皆饑民。聚請急行賑濟。毋使支蔓。四年三月。劫家宰有當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聽等。巡按山東領李九成。孔有德以援遼。故叛於吳橋。賊兵南下。道純時在平原。移書巡撫余大成。令發兵討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以疾告。登萊巡撫孫元化遣使招撫。道純以爲非計。亟具疏以聞。請勅二撫速行勦定。明年正月。賊陷登州。元化被繫。大成猶主招撫。具疏上聞。道純憤抗疏力爭。御史金蘭亦言。叛兵萬無可撫之理。帝卽命道純監軍。而以徐從治代大成。謝璉代元化。時元化先被賊執。賊用李九成計。送元化等。浮海至天津。帝命縱騎建元化。弁大成俱下詔。獄登賊圍萊甚急。佯言我等日欲求撫。無如萊城內兵日

出砍殺不得已。以兵自衛。贊書主事張國臣信之。特致書城中兩撫。想勿出兵。以成撫局。而保帥劉國柱。津帥王洪及山東諸郡援兵去萊一百五十里。皆遠。巡不遑。萊城告急。諸軍若不聞。川兵衆將彭有謨。至引兵從海路突圍入城。協力守禦。人心始固。道純復遷津。保精兵六百。命參將李景遊擊張汝行率之入。守城中士氣益壯。兩撫旣被圍於內。在外惟道純調遣策應。賊又僞向道純乞撫。道純焚其書。執其使斬之。馳疏言。賊日以撫愚我一撫而六城陷。再撫而登州亡。三撫而黃縣失。今四撫而萊州破。圍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時首輔周延儒中樞。熊明遇皆主撫議。道純反被責讓。及國臣入城。招諭賊。佯許之。而攻圍如故。部議乃以兵部侍郎劉宇烈爲總督。進兵沙河。道純仍監其軍。而宇烈中情實怯。頓兵八日不進。日遣使議撫。道純屢諫不從。賊見宇烈之易侮也。仍用故習。求撫以愚官軍。而潛兵盡焚糧餉。八百車無一存者。宇烈聞之。膽落。遽棄軍而奔。猶以撫請于朝。帝屈意許之。道純復請兵。速討不納。無何。巡撫謝璉出

撫被執撫事大壞帝震怒以宇烈違旨撫逆輕損國威提騎解京究問并召道純還都明遇亦罷去宇烈既下吏引道純與分過道純具疏駁之命所司併案道純又劾明遇國臣交通誤國十罪於是御史王象雲言志在殺賊之王道純指撫賊者爲非而心主撫賊之張國臣亦以勦賊者爲非此是非之不明有以悞之也兵科馮可賓亦言山東督按臣王道純等盡討逆力主勦議見之章疏者歷歷可紀今以主撫下所司看議道純仇賊如此而尚獲罪矣恐失任事之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十一
李自成攻蒲城道純與縣令竭力固守城陷道純抗節而死

太僕卿李公傳
科道以糾劾大臣被禍責而連及舉主之選司於明懷宗朝見諸刑科給事中李世祿云世祿字壽生青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垣四年正月疏言今日疆圉未靖解甲無期養兵取民勢難偏廢然養數十萬虛冒之兵曷若養數萬眞實之兵使兵力精而民力即可漸省然其事不可徒貴之將領也提挈在督撫指授在監司分任在郡佐別營而較計日而閱逐人逐騎親爲比試務期訓練有方振二續表忠記卷之二十一
作有法則養數萬人可當數十萬人之用計無便於此者又陳大計之當定者二大弊之當釐者三日六曹之弊在積習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五月以帝禱雨未應疏言客歲畿輔被兵青熾徧野今瘡痍未起愁嘆未息感念天災咸以此故但天心難料人事當脩散人間之禍結即可迎造化之休和因列恤餉旬議催科聚儲脩三事帝並嘉納之又言登兵之變屢破名城秦賊之橫至殺道臣縣令臣爲登計不難干定其變而難於得其力爲秦計不難於

勦其命而難於安其生何也登兵非登人即遷人之
餘孽生長海外不知國法其壯悍可用其性情亦難
馴今用海既無實着則登撫可裁以一道臣統之且
時其訓練束其身心則登兵遠兵咸可得其力以爲
我用若夫秦地饑荒已極不爲饑萃卽爲盜賊故有
可盡誅之奸究而無可盡誅之饑寒况此中不獨民
饑而兵亦饑不獨兵饑而賊亦饑使本處抄略已盡
勢必蚕食鄰省凡山西河南與秦爲唇齒者皆當合
助其勦非爲秦也卽所以自爲也又今邊臣所奏呼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者惟士馬兵甲火器而於遠偵探防禦要害練現卒則
寂然不講有何實着可恃以無恐其崩弁貪婪扣剋
固爲可恨而致此亦有其因今皇上於諸將不必驟
貴之而在陰富之莫若遇有功將弁緩其陞磨而惟
優以賞資彼財用既饒則剋剋自少且名位未極則
爭奮求前亦且易於控馭亦鼓舞之一法也章下所
司初帝新卽位德逆奄之禍盡撤監視內臣中外欣
欣望治至是復疑外臣欺蔽於九月內既遣五內臣
分布京邊十月中又遣五內臣於山海薊門諸鎮十

一月再遣兩內臣於陝西登萊監視兵馬糧餉邊境
撫賞復遣惠進舉守備承天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
紛紛奏討官軍馬匹勘合等項皆蒙俞旨又命鑄督
理監視太監諸關防中外大小臣工相顧失色世祺
疏言祖宗立法掌錢穀者不轄兵馬掌兵馬者不司
錢穀分其事權所以防其專擅也今內臣入奉天顏
出司兵食內庭之意旨既得入而陰伺之外庭之事
權又得出而顯操之勢將何所不至卽如魏忠賢盜
弄神器諸方兵馬錢穀之地盡置私穴將圖不祀非
二續表忠記卷之二

聖天子踐極害何可言奈何躬自剪之纔三四年又
復蹈之而輕以機權委之此輩也當是時諫遣內臣
者或具合疏或具專疏毋慮數十上帝梁置不納且
任諸奄之播弄皆信之不疑始而秦副總兵陳之彥
既而秦巡按御史胡良機再上而秦及首輔周延儒
肆口猖狂毫無忌憚而王坤之監視宣大也自言清
出遣年侵欺金銀幾至百萬其追完何日現存何處
帝竟付之不問而坤之所云清出者亦僅託諸紙上
空言而已帝焦勞求治而日親細務任察爲明廷臣

建言者多被譴謫世祺上疏曰江海爲百谷王以其能善下也今諸臣言或未當蒙嘉詰責甚而貶黜隨之故言者惟恐忤旨而以依阿爲得策夫言而當固宜獎許卽不當亦宜優容使群臣舉欣欣以進言爲樂而言無不則政亦無不舉矣從來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惟清明無欲以觀萬化之源而謀其功千百執事不曠其職亦不侵其權而太平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上言今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一

三

核夫地水屬陰宜靜而動宜順而逆皆陰干乎陽之象也天心示警深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庶天變可回帝以借端演奏切責之六年夏蘇州大水世祺言時諠不能盡竭請每歲帑銀十分之二不從七年正月疏劾首輔謂其得君專行政久矣而封疆日益殘破賊盜日益充斥民生日益困瘁乃獨智之貽玷黃扉何爲乎皇上見其出口傷人似若不顧情面不知窺其戶若無往來問其心實多謾壑所當亟請罷斥者也又及次輔謂其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再及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三

太

中樞謂其一味模稜全無成算驕兵儒帥利祿之女玉帛而不能問人行黃河任賊之往來出沒而不能守今日報大提明日報失事聽各將之欺罔而不能詰豈封疆重任皆地方之責而於樞部絕不相關耶疏入帝大怒貶福臬簡校并追罪文選郎中吳鳴虞考選非人亦貶三秩御史龔廷獻疏救不聽久之起世祺行人副屢遷太僕卿後隱於家而卒

虛寅日利道言事一不當而輒連及于舉主是明朝後錯天下之口使之胥化爲寒蟬仗馬也哀職何由而克補民隱何由而上聞國祚治其可得乎

總兵黃公傳附遊擊李惟賢等

大兵定登海諸島。總兵官黃龍力屈死之。龍遼東人以小校從軍立功。歷陞至副總兵。又如都督僉事。崇禎三年十一月。登撫孫元化以劉興治亂東江。請龍爲總兵。與元化恢復四衛從之。先是毛文龍死。袁崇煥分其兵爲四協。令副將陳繼盛、蔡將劉興治、毛承祿、徐敷奏主之。後定爲兩協。仍用繼盛與治二人。與治克狡好亂。與繼盛不相能。其弟蔡將興祥已陣亡。繼盛誤聽譏者言。謂興祥未死。與治益憤。三年五月。上續表忠記卷之二
三 繼盛與祥設齋。請將來吊伏兵出執繼盛。并理餉經歷等十一人。繼盛愕不知所謂。興治即以徇于軍。謂此曹同謀害已。不得已誅之。而僞爲島中商民盛稱與祥報國之忠。與治行檄之妙。請優卹興祥。卽令興治鎮東江。奏至朝中大駭。以其在海外不能詰也。興治遂與諸弟放舟至長山島。縱兵殺掠樞輔孫承宗以聞。兵部議令副將周文郁往撫會。永平四城皆復。與治聞之稍戢。始自長山返東江。而龍乃浚皮島。愛事與治。猶桀驁自如。四年三月復作亂。杖其弟與基

三十殺蔡將沈世魁一家。明日世魁謀復仇。率其黨數人潛入興治署更深殺之。而取其首亂乃定。四年四月。獲通洋船三隻。搜出蟒緞湖絲違禁諸物。龍詰之。則登州委官王舜臣、李梅所爲也。龍禁之。獄其黨假以索餉爲名。圍龍署。劫取所獲禁物。與千總王應元謀作亂。將士不從。縛應元出獻龍。戮之。而餘黨孔有德等懼誅。俱反。五年正月。隔登州遣使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應時、廣鹿島副將毛文龍、養子毛承祿、蔡督同起。龍分行安輯人心。稍定乃躬巡六島慰籍商民。有高成友者。操旅順爲賊阻遏。關寧天津援兵龍遣將擊敗之。成友遁去。聲援始通。其冬賊久困登州。謀泛海遁去。龍遣副將龔正祥率舟師四千。遊之於廟島。會颶風破舟。正祥陷於賊。後居登州。謀內應爲賊所殺。龍所遣舟師既失利。賊先分兵據各島。爲潛逃計。六年二月。果棄登州浮海而去。初高成友之去。旅順也能卽移駐其地。治兵繕舟楫。遇中流有德等數用計招之。不可得。拘其母妻及子以脇之。亦不顧。至是往襲旅順。龍督兵禦之。大捷斬敗魁李應

元生擒賊魁毛承祿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六人獲級一千有奇奪還婦女無算有德幾獲而復還獻俘於朝帝大喜琛諸俘而傳首九邊復龍官賊舟尚泊鴨綠江龍遣水師勦之旅順空虛有德等段欵引大兵來攻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語部將譚應華曰吾力竭矣今夕城必破速持吾印送登州吾受任封疆有死而已復率遊擊李惟覺等力戰知勢不能脫拔刀自刎惟覺及諸將項祚臨金聲運焚化龍張大猷俱死焉帝褒其忠賜祭墓于世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三續表忠記

廢建祠曰顯忠惟覺等並附祀焉龍既死以沈世魁為總兵官代之後亦陣歿島中數經變亂壯士死傷殆盡兵力日衰牽制益無功朝中舉知當撤慮其後無所歸姑設官以慰之至十一年夏中樞楊嗣昌策盡還其軍民于寧錦諸島乃空

盧宜曰東江之設兵為牽制也然國家卒未嘗收牽制之利徒糜金數十萬而已武陵毅然撤之此舉差快人意惜當午之早不及此也

賀氏三忠合傳

明崇禎時總兵官以父子兄弟死國難者於保定府有賀虎臣云虎臣以將才起家天啓中已歷天津衛海防遊擊再進登萊叅將六年遷延緩副總兵當是時天下漸已多故虎臣思以功名自見督騎射飭卒伍井井可紀七年河套賊大舉入犯從楊肇基協擊大破之加署都督僉事崇禎二年階州卒周大旺等作亂捕誅之虎臣功最擢總兵官鎮平寧夏關中羣盜大起盜魁王加引尤兇悍憐民附之攻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進隔府谷其黨李老榮應之府谷在極邊深山中前臨大河東西皆峭壁北則萬峯插天僅有狹徑可通于延安諸縣中稱天險賊倚之為巢賊聚益衆旁攻合水總督楊鶴檄虎臣赴討遇於盤谷俘斬六百有奇已又擊斬賊渠劉六虎臣威名甚震四年正月盜神一元隔保安據之延安告急撫鎮皆東援河曲陝撫練國事亟檄虎臣與副將李甲援之虎臣等進圍保安二月一元勾引河套數千騎突至虎臣軍合總兵張應昌擊敗之賊始棄城去虎臣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三續表忠記

先後獲首功一千九百級明年七月盜可天飛郝臨
巷劉道江李都司再圍合水將犯鎮原虎臣偕臨兆
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原楊驥四鎮連營進擊大破
賊于甘泉之虎兒凹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有奇賊
大困六年五月神漢酋虎墩兒合河套五萬騎自清
水橫城分道入寇各守將多潰逃遂薄靈州虎臣急
率千騎人守旋勒城中兵出戰次大沙井虎臣奮勇
直前而兵無後繼遂歿於陣子積扶五十騎突重圍
得出事聞贈卹有加積勇敢具父風舉武進士積官

二續袁忠記

卷之二

至京營副將

十七年三月間賊薄都城京軍六大營
分列城外無敢與賊戰者或且棄甲而降獨率所
部迎擊中流矢死弟誠身長七尺美鬚髯爲諸生以
忠義自許誠當承應副千戶讓其弟詮及賊陷保定
家人勸其易衣而遁叱曰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
見先將軍於地下偕妻女投井死

遺賀氏之一門暨何其盛郭至其季亦不肯降難
苟免以辱其親家之孝子即國之忠臣忠孝兩全
且與天壤同壽矣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大學士蔣公德瑛傳

總督漕公文衡傳

副總兵艾公萬象傳

幾輔諸忠合傳甲戌丙子

葉弘毅先生蔚廷傳

工部尚書曹公珣傳

大學士錢公士升傳

冢宰鄭公三俊傳

二續表忠記目錄

王氏雙忠合傳

馬介騷公從壽傳

都諫傅公蔚傳

幾輔諸忠合傳丙寅

山左諸忠合傳

御史成公少卿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四明公廬宜彙輯

大學士蔣公傳附同直黃景昉

明○啟○順○間○福○建○兩○閣○臣○葉○尚○高○等○因○事○就○功○蔣○德○瑛○
等○因○事○立○言○乃○言○行○而○功○亦○就○其○相○業○人○咸○頌○之○德○
察○副○使○德○瑛○十○歲○作○狀○元○紅○賊○稱○奇○童○天○啓○乙○丑○成○
進○士○選○庶○吉○士○傳○聞○強○識○冠○絕○一○時○談○古○事○則○廿○一○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史○如○黃○河○瀉○水○談○近○事○則○十○三○陵○之○遺○蹟○五○府○六○部○
之○典○故○九○關○十○二○鎮○山○川○形○勢○險○要○之○區○兵○馬○錢○穀○
新○舊○之○額○與○夫○河○漕○也○必○鑿○築○水○利○曆○律○刑○法○諸○要○
務○皆○悉○其○源○流○究○其○利○弊○又○嘗○一○日○應○閣○中○諸○勅○二○
十○餘○文○皆○與○核○同○官○僕○其○政○略○癸○酉○至○應○天○鄉○試○一○
榜○中○得○李○青○吳○貞○啓○陳○名○夏○會○元○稱○極○盛○歷○禮○部○
侍○郎○會○有○遊○擊○諸○臣○人○對○德○瑛○抗○言○練○兵○乃○第○一○急○
者○太○祖○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難○道○二○三○百○年○
來○並○無○一○兵○到○皇○上○纔○要○設○兵○並○無○一○餉○到○皇○上○

要餉只是有兵不練致糜餉日多皇帝起立而拱
應日聞所未聞由此謂農者恨田議起德璟言民所
自有之田無放奪之勢不行今欲足食莫如務農
貴粟痛懲游惰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土田聽民盡力
開墾三年不起科植桑棗脩水利常平義倉悉輸本
色如此行之公私自足時不能用十四年冊封田貴
妃爲皇貴妃大端違儀詎長公主行四拜禮妃坐受
德璟引會典爭之因曰榮昌長公主乃皇上親姑而
忽克班首行四拜禮于前恐亦未安且權天子議禮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宗伯守禮未聞內官講禮者報可帝以寇亂設齋醮
召天師張應京入都賜宴德璟言會典宴法王在寺
則宴真人應在宮觀爲是遂以德璟一語而定國學
新脩帝再臨視應京請賜坐德璟議斥不許又議進
朱儒周卽二程張朱六子爲先賢而躋本朝名儒羅
倫蔡清陳真晟章懋羅洪先顧憲成於兩廡時以爲
允耕籍禮成請帝戒餉恤民謂頻年旱蝗百姓父子
相食死且不葬何從開牛種是不能農也三餉查
徵總一舉犁得皇催呼耕集誰不望御走是不敢

農也富者以逋末爲利貧者以充兵爲利甚而投賊
爲利而最窮最苦者莫如農亦何利而必爲農乎是
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無兵此非急
核蠲餉量除加派不可帝深長之召對言邊臣須當
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帝
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不稱而更何如慎之於始又
問天變如何消弭對曰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
分卽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民何以堪祖訓
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設副將數十人蓋餉既多且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
深領之王午以宗伯兼東閣與吳姓同入直當是時
周吳二閣臣並爲東林所推戴又各樹門戶惟德璟
無所偏比宜與皆摯柯故其門多謂子興化尚氣節
故其門多爲上德璟好文章學問頗優拔後進故一
時名下多附焉而德璟性復讎而於帝前時有所論
諫若患世馬以會言帝嘗感張南言以收折發部
議處德璟皆指擢申救爲故作郎陳子壯顧錫時故
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堪任機要又於講筵力請釋黃

道周且曰道周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乞寬其永戍許以自新帝不爲忤于壯等旋見錄用總憲劉宗周以救姜埭熊開元章職刑部議罪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委曲開喻乃削去議罪四字貶巡秦晉兵備置議汴城撈銀德璟言撈銀二字不便傳於四方但汴城既陷版築宜興當借脩城之名收助餉之資帝喜得旨如其言又有議各王府助餉者德璟言藩封失陷已多存者亦皆貧乏如責以維城大義傾資練兵自守其國則名正言順德璟不從而所以佐餉者已在其中似爲允協又有議行鈔法可代加派者德璟言民難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高皇帝時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用也帝不聽贊鈔局請勾鈔匠於畿內八府採桑糶於杭嘉湖三郡德璟上言鈔匠五百現在可用若再加二千五百名須銀米萬兩恐得不償失俟推行有緒以漸議之且北直山東河南自遭流寇樹已無之於何得獲浙江三府雖宜桑地若驟責以四十萬觔即盡行剗削亦不能數且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帝俱從之

召對文華殿德璟奏北直山東河南採買米豆甚爲民害既拘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脚力之費衙役需索之擾窮民實妻鬻女骨爛皮穿困苦甚於各省而思亂亦甚於各省誠探臣言但屬召買一萬卽免窮民數萬之費目前救民水火此爲尤急臣不敢避禍不言疏雖留中後下詔罪已悉行蠲免實自德璟發之也越日發科臣練餉殃民疏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僕國民深帝不悅面詰曰卿言聚斂以爲練餉二續我忠諫卷之三帝曰朕非來欽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欽但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所練兵馬今皆安在又一經抽練將原額通不提起并抽的也不會練御增了七百餘萬之餉民生安得不困帝曰今已併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併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併而不蠲百姓何曾受得實惠帝因德璟言頗直而怒責以朋比問部大臣代爲求寬乃解德璟還仍具疏昌言其

害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以抽練之說抵塞明旨而全鎮兵馬素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有司每借練餉之名追比如火致元元困苦遇賊輒迎甚者未到先迎惟恐賊之不來雖三餉並急而練餉尤甚甚至外無兵內無民且併無餉安得不推咎倡議之人臣冒昧愚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三疏請告帝雖慰督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編脩高爾儂備計傅鼎銓等交章乞留閣臣魏藻德亦具疏懇請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七

不報賜馳驛歸北都既陷金陵特名不赴上中興三策恢復八款入闕病廝嗟得請去丙戌年絕粒而殞與德璟同日並命入直者爲黃景昉號東厓亦德璟同縣人天啓乙丑進士以庶子直日講崇禎十一年帝御經筵畢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以推官成勇朱天麟之清廉雖行取而不得與考選司寇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下吏久繫諸講官亦助其言三俊旋獲釋勇等咸改官因召對言近撤還監視中官高起潛關外輒聞警報疑此中有隱

情帝詢其故對曰臣家海濱見沿海將吏每遇上司詞發卽報海警輿得復留觸類而推其情自見帝是其言拜命後操江故有文武二大臣其時武操江則誠意伯劉孔昭也傾險而無才畧惟善於逢迎權貴與近侍貂瑤故得時譽帝惑於言者將去文臣而獨留孔昭又惠世揚陞副憲久不至命削其籍景昉皆具疏力爭帝不悅遂疏引去家居久之卒

三續表忠記

卷之三

八

而京師豪戶專以國米名買爲利黃景昉待渡而左右帝惑於其說竟略不行
萬曆末給軍時軍士但欲得銀不顧給米諸者謂每石亦銀八錢公私皆便可省民間之憂後戶部倪元璐面奏以開德璟亦力贊退復具揭爲請
景昉曰言雖不盡用或用之不早然老臣憂國之心固已鞠躬盡瘁矣

總督曹公傳

○前○遼○重○鎮○也○總○督○重○臣○也○而○阨○於○腐○尹○卒○使○不○安○其○
○位○去○則○當○寧○之○暗○於○大○計○矣○前○遼○總○督○者○直○隸○唐○縣○
○曹○文○衡○也○由○進○士○天○啟○時○歷○官○充○州○知○府○性○強○項○不○
○肯○折○節○權○要○而○以○慈○和○得○民○又○能○辦○大○事○負○才○吏○名○
○地○值○徐○鴻○儒○亂○後○文○衡○加○意○拊○循○瘡○痍○感○所○部○泗○
○水○鄒○二○縣○有○遺○賊○倚○山○爲○窟○時○出○剽○掠○聞○文○衡○威○信○
○皆○就○撫○境○內○悉○平○五○年○舉○治○行○高○等○陞○副○使○爲○充○東○
○道○刺○開○州○賊○賊○其○賊○首○餘○黨○潰○散○崇○禎○元○年○遷○此○東○
○二○續○我○忠○誌○卷○之○三○
○右○藩○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江○南○惟○漕○儲○最○爲○
○民○累○所○轄○十○郡○居○天○下○之○半○賦○常○缺○額○文○衡○善○於○催○
○楚○皆○如○期○而○集○四○年○四○月○召○爲○兵○部○右○侍○郎○七○月○代○
○張○鳳○翼○總○督○前○遼○軍○務○新○議○分○遼○撫○關○撫○順○撫○而○俱○
○轄○于○總○督○文○衡○以○任○重○難○勝○疏○言○邊○塞○延○長○兵○機○呼○
○吸○以○二○千○餘○里○之○嚴○疆○盡○責○一○人○之○調○遣○恐○難○長○莫○
○及○况○任○關○內○極○西○之○密○雲○轄○關○外○極○東○之○寧○遠○能○無○
○憤○事○時○臺○省○咸○以○爲○言○欲○移○總○督○于○前○遼○遼○中○之○地○
○不○當○僻○陋○寄○雲○端○任○西○協○四○路○帝○皆○不○應○西○分○遣○中○

二續我忠誌卷之三

○官○四○出○監○軍○監○西○協○者○爲○都○希○詔○尤○桀○驁○不○馴○文○衡○
○不○肯○依○阿○詭○隨○仰○其○鼻○息○於○希○詔○視○事○日○故○出○巡○口○
○外○回○鎮○又○不○往○答○拜○且○不○屑○叙○盃○酒○通○殷○勤○蓋○有○意○
○抑○之○以○此○積○與○希○詔○忤○希○詔○方○欲○假○監○視○作○威○福○意○
○大○沮○喪○明○年○正○月○希○詔○言○蒙○差○臣○監○視○西○協○意○以○監○
○者○如○監○察○御○史○視○者○如○巡○視○科○道○是○非○利○病○皆○得○糾○
○彈○何○意○督○臣○曹○文○衡○偏○見○自○專○挑○選○舉○劾○皆○不○關○會○
○因○歷○舉○其○乖○張○十○事○文○衡○抗○言○希○詔○欲○臣○事○事○請○裁○
○於○彼○臣○素○矢○礪○理○恥○爲○謂○婚○因○列○其○致○怨○十○六○事○且○
○言○最○神○廟○時○內○臣○在○外○遇○慶○賀○大○典○皆○就○本○署○行○禮○
○接○詔○則○伏○謁○檻○內○側○立○龍○亭○之○旁○昨○聖○節○行○賀○臣○議○
○希○詔○先○於○檻○內○行○近○臣○禮○然○後○臣○率○監○司○行○出○使○禮○
○希○詔○不○從○必○欲○與○臣○同○班○踞○臣○上○首○不○知○朝○廷○之○上○
○聖○明○之○前○果○有○內○監○同○班○否○祝○釐○大○典○肩○越○跋○扈○而○
○反○輿○臣○誣○臣○惟○聖○明○裁○察○帝○於○希○詔○疏○則○責○文○衡○意○
○見○泰○差○令○和○衷○共○濟○於○文○衡○疏○則○云○總○督○監○視○各○有○
○職○司○不○得○彼○此○爭○執○報○聞○而○已○不○責○希○詔○也○嗣○後○希○
○詔○復○侵○及○首○輔○周○延○儒○文○衡○又○劾○其○欺○君○十○罪○帝○終○

兩解之無所處。分于是給事中黃紱杰李春旺並以
兩人不和必悞邊計乞罷文衡撤希詔使封疆國體
兩無妨悞御史高倬亦言文衡負航離之氣豈能聽
願指于希詔而希詔傀儡猶存何能化城府于文衡
悉文衡全副精神徒為憂讓畏讓所耗貽悞國事匪
淺願速撤內臣以安文衡之心或另簡賢能代之臣
因希詔而慮及各邊鎮為希詔者不少矣督撫諸臣
何所措其手足臣因文衡而慮及各督撫為文衡者
亦不少矣若以性端為高倬以封疆為戲邊事決裂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三

咎將誰歸惟聖明自為封疆計帝怒降一級留任文
衡自陳當罷六事帝復慰留之文衡又以積勞成疾
請帝以文衡不思貨心傍倚屢疏託辭殊為溺職姑
准冠帶間任卒於家希詔後以內應事露發密撫趙
光升確查回奏太監鄧希詔其肺腸實不能知捉獲
奸細梁四供云攻城內應希詔實有密約得旨斬于
西市陳刑罵不絕口而死

盧宜日督監不和猶之經撫不和也乃熊王之
覆轍在前希詔不知聖祖之意一似袒鄧而抑曹
者監手因家業一本特爾孤雛腐鼠耳乃聽其玩
封疆於掌股亦何術何哉

副總兵艾公傳 附副將梅國鎮

明季秦中盜大起米脂李自成最狡黠而諸將中殺
敵致果者有艾萬年亦米脂人云萬年初由武學生
從軍積功至神木參將隸總兵曹文詒麾下文詒愛
其才勇每出征必挾萬年與俱四年四月從文詒收
復河曲賊點燈于縱橫宜川韓城間以七月渡河入
山西萬年從文詒追及于桑落鎮大敗之又敗之於
花地泉霧露山軍聲大振萬年列前鋒屢戰功最多
五年四月又從監司樊一衡破賊魁不洛施其參旗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六

西告警督所部千五百人仍隸文詒渡河東討所向
摧破一月五捷又與賀人龍敗八大王掃地王諸賊
明年六月又破賊于陽城再破之亢義村賈寨村諸
處擄副總兵初山西度中流寇其土賊亦乘間起三
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擁眾橫行殘破
郡邑後見賊勢衰投款然心懷反側每思乘隙而動
七年正月七日迎春新撫戴君恩召王剛賜宴令萬
年伏力士斷其首并殺通天柱王之臣即豹五與其
黨領兵王亦為萬年所捕戮他若流寇翻山動姬開

鎮掌世王三渠萬年皆生得之獻俘闕下晉中巨盜
畧燭當是時萬年威名幾與曹文詒叔侄相埒給事
中張第元力言諸賊蹂躪之慘請錄萬年功尋加署
都督僉事是年二月疏言臣自伏劍從戎七載於茲
孤軍一旅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家難顧聞父母妻
孥俱染重病憂奄奄思許歸養而洪督徵調又至不
敢不力疾上道但減賊之法不外勦撫兩端而今日
之勦與撫似皆未合機宜向來勦賊不患賊多惟患
賊走蓋層疊疊嶂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此其
所以難滅也誠使扼險設防截其去路多設兵多措
餉用止用奇用伏用開而賊有不卽時殄滅者乎再
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于死地然後可以言撫蓋
賊衆相隨攜妻帶子暮楚朝秦餽食中土以剽掠爲
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
既不能因糧於野衣食易盡置買無門生理一絕烏
驚鼠竄然後還精銳據要害以擊之誅其巨魁散其
脅從庶爲撫勦良策帝深嘉之三月授孤山副總兵
率所部戍平京時督師洪承疇迫于六月滅賊之期

後漢書

卷之五

三

急於進戰而賊衆兵寡諸將咸知非計卽承疇亦自
悉其不可然而不敢不出師者則以師期爲君命所
臨而京師科道方濡筆以伺其隙也六月十四日合
兵至寧州之襄樂遇賊大戰斬首數百俄而伏兵四
起圍之數重萬年與副將柳園鎮力戰不支並歿于
陣事聞贈卹如制

馮建曰王爾諸賊未經大創豈肯弭耳歸誠所
謂賊未化伏風一起卽舉條而屬者也蓋撫乘
勢微之最爲得計而科道之局外者猶以殺降爲
黨無咎豈儒敗乃公事良可三太息耳

畿輔諸忠合傳 甲戌丙子

大兵自己已而後至甲戌丙子連歲入畿輔再紀文武諸臣之死事者保安知州閔生斗字文瀾汾西人崇禎中由歲貢任性廉介持法嚴吏民畏服七年甲戌七月

大兵驟臨其城生斗鎗猝集吏民登陴竟以力不支城破被執生斗死判官李師聖聖日王本立訓導張文魁皆相繼抗節同時大同靈丘知縣蔣秉采字衷白全州人以乙榜任律已廉明字民平易有古循吏三續表忠記卷之三

風是年八月縣忽被兵上下惶駭秉采慨然曰吾當以死衛吾吏民亟募健兒固守無何力屈衆潰秉采投環閤門殉之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彥武馬如夢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並赴闕而死順義知縣上官盡宇衷亦曲沃人亦以乙榜任地近京師多家貴莊田侵擾編戶益守廉而執法不撓士民悅服治政三載薦剡十餘上九年丙子八月縣被兵盡偕遊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憑城拒守城破盡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咸死之先是七月

大兵踰天壽山入昌平攝州事保定府通判王禹佐巡關御史王肇坤

另有傳

督餉主事王一桂

附聲坤與傳尾

守陵中官王希忠總兵巢丕昌分禦而守降丁內應城遂陷丕昌出降禹佐希忠及判官胡維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吉弁禹佐子亦從父俱死之丕昌出降後卽差家人送印入城令其妻妾無死家人不信及城破妻縊丕昌入署括其家資捆載而去未幾破寶坻知縣趙國鼎與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俱死之國鼎山西樂平三續表忠記卷之三

人以解元登崇禎七年進士榜在官著有聲績破定興教諭澤州熊嘉志慷慨盡節破安肅知縣陳清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靈壽耿三麟亦死俱邀贈卹此載在明記忠義傳中者

虛 宜曰吾讀明紀忠義傳而不禁慨然三嘆也諸君子身任封疆舍生取義固其宜矣若夫師儒本無民社之責雖職豈盡讀書之倫而皆視死如歸亦曰所欲有甚於生者在也嗚呼所以激發其心者果何脩而臻此歟

熊弘毅先生傳

熊氏楚之著姓代有聞人明崇禎間以諸生捍賊而死者是爲孝感之弘毅先生名祚延字所公幼而沉默能竭力事父母弱冠補博士弟子讀書不事章句務求聖賢義蘊嘗曰孔門顏子早卒惟曾子獨傳聖道而以魯得之故知學不從篤實而入者終涉浮夸茫無邊際也乃集曾氏生平言行爲一編曰希曾錄朝夕步趨必以爲宗於是四方學者翕然歸之又嘗曰二氏妄謬百家支離病在不弘不毅耳能弘毅則步趨自正因作弘毅傳以示學者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几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書靡不通曉又究心世務所籌不爽毫末崇禎甲戌流賊四起楚北震動避地白雲山中父老奔告曰公邦人領袖誠信風者若果義旗率父老子弟戮力保障以待官軍桑梓可無患也祚延慨然任之布部伍申約束旬日間軍事大備賊聞相戒毋犯數年中鄉人得安堵如平時無何爲旁近豪惡所忌勾賊大至祚延卽率衆與戰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

田馬陷被執因仰天嘆曰予老縫掖本不知兵且平日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惟患閑越不幸遭亂世落賊手然成仁取義孔孟訓也夫復何言乃罵賊不輟遂遇害

陳鼎曰先生學宗曾子曾子守身者也然當亂世深遁山谷視養生塗炭而勿顧者此揚子守身之道非曾子守身之道也先生爲桑梓慷慨禦賊而死得曾子守身之正矣讀日弘毅不信然耶

上卷表忠記

卷之三

工部尚書曹公傳 附兄副使瑣郎中璉

六卿欲存國體而不屑與奄侍相競於口舌間此曹尚書珖之獨見其大也珖初名珍字用韋以避廟諱改今名益都人萬曆間與兄瑣璉先後皆成進士號東海三曹初授戶部主事督皇城四門倉是時京衛軍率貸子錢於羣瑤家而以應領餉米聽羣瑤自赴關支前負未結後通復增京衛軍有充伍數年而未嘗一踏倉門者珖廉得其弊羣瑤局期開米珖諭令藏其息以貶軍因羣瑤大譁珖曰如此當并私券奏聞聽上處分而已羣瑤懼請如命遂洽爲例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司歷職方郎中京營將張承憲大瑞私人也求爲大帥珖不可曰此三軍司命也吾不敢私尚書復言之終不可瑤大恚珖亦不之恤也四十年一出爲河南參政引疾歸潁行語尚書王象乾曰鄭國秦厚養死士意欲何爲吾懼刑誅之發於肘腋也今東宮侍衛單踈萬一奸人闖入變生意外此樞部事也公可不加之意乎未幾果有挺擊之事久之起南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卽涉勞勤何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一月之間便爾殂落三十年來廷臣受杖受竄者止以先帝冊立一事耳此曹當謀已久陛下爲先帝愛子何可不寃垂殺之事以報九原之恨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九廟幸甚報聞天啓初叙職方時邊功歷陞太常卿與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講學於首善書院四年進大理卿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諸君子勢且岌岌珖調御史審士良曰諸君藉手中貴盡屠東林東林盡卽非東林者亦及矣螻蛇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木亦噬之吾恐諸君異日亦螻蛇之草木也又語侍郎張鳳翔曰楊左數公將逮至若請於聊城未廷幸得下法司猶可存其餘息已而竟發鎮撫珖頓足曰已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所憂者豈僅諸君子一身耶汪文言死詔獄許顯純自爲供狀誣逮趙南星等珖語都御史李宗延曰供狀稱李若星賄趙南星五千金得甘肅巡撫不知推若星者乃冢宰張問達於高邑又何與耶公若能藉此雪其冤此一日千古也宗延終不能用珖栖栖奉常不卽引退者異隨時隨事或得默施幹旋以爲正人地耳繼而見

時局日非。知不能挽。乃請告歸。奄黨恨其潔身而去。也。構飛語。劾之。落職。閒住。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詆玃。狎主邪盟。遂劾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督錢法。轉左。三年。拜工部尚書。以陵工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凡十三萬。玃曰。寧可議處水衡。不可輕飲民怨。浙江通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玃謂一入正額。後且爲無窮患。其慮事周詳如此。不第陰師民瘼而已。時大瑞張爰憲奉總理戶工兩部事。勢張甚。欲設公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座於兩部之堂。且踞尚書上。玃持不可。右侍郎高弘圖。屢任爰憲。將共設公座。玃與弘圖約。故先其時刻。比爰憲至。已竣事。徹座。爰憲垂頭快去。恨之刺骨。及主事金鉉。馮元。與交疏。勸爰憲疑出玃意。日招提其隙。無所得。及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料價一萬五千兩。辦鉛五萬。勦工部無給銀。劍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爰憲故取粗鉛。進呈曰。庫鉛盡。然欲以爲玃罪。傾收鉛。非玃任內事。得以免議。而嚴旨盡。鎔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爰憲乃

糾巡視科道許國榮十一人。玃疏救。件有詰責而發。意之。却終不解。又指閭工冒破。薊訖之。玃念身爲大臣。而日與奄寺爭。非國體。累疏乞骸骨。歸。言者屢薦。卒不起。玃亦無意出山。家居十四年。乃卒。兩兄瑣璣。並知名。璣字子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西安知府。墾荒田。植桑。衆多爲民興利。商洛藍田間。產葛。民不知治。求漢中民善治葛者。教之。秦民始知採葛。咸受其惠。礦稅病民力。爲調劑。以清望。權湖廣提學副使。有聲終。通政叅議。璣亦舉進士。終戶部郎中。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中

趙古士曰。帝遣張爰憲監督戶工兩部。將以釐剔夙弊。盡洗欺蒙之習也。究之諸臣之正直者。使受其折挫。而究無益於國家。奴操主柄。甘以身殉。亦理勢之必然者矣。

大學士錢公傳

附御史詹爾題任精任

錢相國士升以諫阻搜括忤當寧遂致致而歸其後事卒不行斯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士升字抑之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以狀元及第授翰林脩撰天啓初謁假侍養四年丁母艱士升未第時顧憲成常延之家塾因得從高攀龍錢一本安希范諸先達遊故庵黨列其名於東林同志錄士升於趙南星之誦成也多所營護而於同年生魏大中萬璣亦力爲扶助不以瑣細少沮時人義之崇禎元年起詹事掌南翰林院印克實錄副總裁謝病歸四年起南禮部侍郎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泰預機務士升故出舊閣學錢龍錫門當袁崇煥殺毛文龍事連龍錫後獲解出獄周延儒先詣之極言上怒甚龍錫救殊艱龍錫深德之去後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曰非公等力救安得再生體仁弟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不悉體仁之巧擠延儒而遂謂延儒狡體仁直士升信之亦歸心于體仁體仁見士升醇謹無圭角喜其易與遂引入共政府帝以久旱清獄輕者得邀恩

二義表忠記

卷之三

三

二義表忠記

卷之三

三

復刑部方具招列名以請未得旨而冢宰謝陞遣欲登啓事士升曰公意固善曷俟刑部政下先釋罪而後起用使恩出上裁爲受陞不聽疏上帝果怒事竟中止陞復再請終不行當是時帝以操切爲政而政府復以刻深佐之上下皆然士升疏曰臣聞帝王之道寬則得衆非一切縱舍之謂乃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之謂也法不期重輕期於服人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則重法之不足恃明矣臣聞南面臨民道在於簡夫一日二日萬幾堯舜何常不兢業卒能無爲而治若刺閭投籤太細似吏終不收勵精之效則行簡之宜於治又明矣人心惟虛而後能靜惟靜而後生明若意必一起欺蒙轉甚皇上誠能靜觀坐照白無遺情又何欺蒙之足慮乎洪範曰王道平平臣謂平平二字深可玩味不必其極重也即矯枉稍過而所矯之處還爲不平之端秦亡於孤立漢矯之盡封諸王而卒釀六國之憂宋亂于熙豐元祐矯之盡更新法而竟成紹聖之禍向使當時損益適中未流必不至此因作寬簡虛平四箴以獻帝優旨

報之然意殊不憚也。未幾武生李璉請搜括江南富戶充餉。士升惡之。擬下法司提問。帝發改擬體仁逢帝意。曰上欲通言路。必以所擬太重耳。改輕以進。士升曰此亂本也。吾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臣惟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憔悴。懲吏治貪殘。因陳啓新之言。擬置省闈。豈真謂其言爲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礪百官。勸其戒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如李璉之誕肆者。疏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袁世亂政載在史冊。目不忍睹者。而敢陳於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眞所謂譏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其言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在。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祇以對大率百計者十之六七。千計者十之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而乃動稱敵國之富何誕妄也。且所懸於豪富者謂其兼併小民魚肉鄉里耳。然都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凡富家必有佃戶有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輸納糧稅。固收其餘以

二續袁忠諫

卷之三

三續袁忠諫

養八口。至於田作方興。青黃不接之際。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厚資者。亦以質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遊觀之費。工師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源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糴以濟饑荒。一遇寇警則令率集庄客鎗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卽因糧輸餉亦惟富民爲多。賴州士民李相章謙皆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家者不獨小民倚以爲命。亦國家元氣之所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今以兵荒之故而歸罪富家之股削。議括其實產而盡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寡婦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耶。今土寇竊發西北已無寧宇。未蠢動者獨江南數郡耳。若此議一倡。在生心是使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也。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爲窮民也。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大亂之階必自此始。伏望皇上鑒臣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則

三續袁忠諫

卷之三

三續袁忠諫

人心定而亂萌消矣。疏入李璉雖下法司逮問乃奉
嚴旨前發改擬原欲飭通政何相疑至此卽欲沽
名前疏四箴已足毋庸汲汲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
卽許之體仁聽其去不一申救人咸少之歸後際
興華於景德寺中構一放下菴披緇以終士升去國
時有御史詹爾選疏言臣取大學士錢士升與李璉
之疏觀之而知輔臣之不得不言亦不容不去也夫
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只緣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
亦肯去矣隱以去就悟明主顯以臣節諫百僚臣實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榮之而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李璉不識皇上
爲堯舜之君而導以從來庸主不屑爲之事此關一
錯大亂將興輔臣憂心如焚不覺抗章汲汲皇上顧
以爲相疑以爲沽名夫人臣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
全不敢疑謂吾君萬舉萬當以是爲尊其君者只容
悅之惜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于沽名義不敢出也
乃人主不以名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身家之
謀保無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今
輔臣之去也以言後將以言爲諱所日與皇上言者

惟詩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導皇上以一
切苟且之政天下事尚忍言哉帝得疏大怒遍召廷
臣并爾選於武英殿親詰爾選聲色俱厲爾選從容
不爲詘帝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有且
也侃侃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陛下幸聽臣事尚
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爲爲後日之驗帝益怒欲下之
獄爾臣申救良久命繫之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
議上止罰俸以議輕命將主稿御史張三諛與爾選
一併削籍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附記 錢相國有弟士晉號康侯以進士仕至雲
南巡撫先卒長子梅字彥林癸酉舉人江南授
方郎後與其督夏完淳戮髮爲人所舉死於金
陵委徐氏赴水死梅次子點字不諱中癸未進士
痛父死難髮爲僧投黃山海錄院名智庵著釋士
詩以見志戊子遊山陰卒於顯聖寺號無知大師
戎式弘日人謂溫錢之交始合而終離不知始之
合者溫見錢之渾厚蓋引而近之錢其爲已厚也
此乃溫合于錢而錢固自如也溫後見錢之彈厚
中實有介于錢者存因推而遠之知其終不爲已用
也此乃溫離于錢而錢仍自如也然錢且學溫
之揣摩迎合以固其位矣其官抗疏攻李璉遂子
終然去國而義不返顧哉是錢與溫始固未嘗合也
終又何所離哉

家宰鄭公傳

附大學士程同祥

老○臣○歷○事○四○朝○而○以○清○嚴○端○亮○著○者○明○崇○禎○時○首○推○
家○宰○鄭○三○俊○云○三○俊○字○用○章○號○玄○岳○池○州○建○德○人○萬○
曆○間○成○進○士○初○任○元○氏○縣○遂○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爲○
歸○德○知○府○持○身○廉○潔○刑○不○妄○用○而○吏○民○畏○之○若○神○建○
范○文○正○公○書○院○遠○九○邑○士○六○十○餘○人○教○之○後○悉○登○科○
第○君○五○年○遷○督○閩○學○較○閱○公○明○請○謁○路○絕○以○親○病○乞○
歸○待○養○閱○七○年○起○督○浙○江○糧○儲○天○啓○初○召○爲○光○祿○少○
卿○改○太○常○極○陳○中○官○違○制○侵○冒○六○事○一○中○官○每○傳○內○
旨○私○取○商○人○物○料○但○以○片○紙○報○寺○既○無○印○記○安○辨○真○
僞○一○進○奉○器○皿○例○應○給○還○今○自○正○月○至○五○月○不○及○半○
裁○進○至○三○萬○五○千○皆○有○入○無○出○一○寺○中○歲○用○有○額○近○
偶○一○傳○取○逡○執○爲○例○而○演○佛○祠○神○等○事○供○億○不○貲○一○
監○局○匠○役○已○多○至○一○萬○七○千○人○司○設○監○舊○設○八○百○人○
外○更○增○七○百○兵○仗○局○舊○設○一○千○四○百○八○十○人○外○更○增○
三○百○五○十○一○御○馬○監○之○馬○不○及○三○百○而○養○馬○者○多○至○
六○千○人○一○司○牲○局○之○羊○止○二○百○八○十○歲○徵○羔○羊○二○百○
毛○四○百○六○十○觔○易○價○入○庫○僅○九○十○餘○兩○而○設○官○役○軍○

及○飼○秣○之○費○歲○至○千○餘○百○金○請○亟○行○釐○正○以○汰○虛○冒○
當○是○時○客○氏○與○魏○忠○賢○離○間○后○妃○希○得○見○帝○三○俊○疏○
未○有○爲○厚○三○宮○妖○冶○不○列○於○御○語○忠○賢○怒○命○二○監○到○
閣○擬○旨○嚴○譴○閣○臣○雖○力○解○而○調○旨○不○敢○忤○忠○賢○乃○以○
先○朝○故○事○爲○辭○三○俊○不○悅○復○疏○言○近○日○廢○濫○茶○毒○無○
諭○中○璫○而○閣○臣○悉○指○爲○故○事○何○曲○意○阿○徇○至○此○今○封○
疆○大○壞○天○下○已○亂○如○處○漏○舟○之○中○不○知○托○命○何○所○古○
人○有○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內○連○外○結○已○有○其○人○
所○恃○者○獨○有○閣○臣○潭○壓○之○抑○損○之○爾○閣○臣○所○望○在○於○
調○旨○當○擬○議○極○妥○如○臣○此○疏○自○應○正○擬○以○進○卽○聖○意○
不○從○仍○應○爭○執○至○爭○之○不○得○而○後○有○詞○於○天○下○安○得○
惟○中○璫○之○言○是○聽○而○漫○無○可○否○耶○疏○入○忠○賢○益○怒○以○
語○侵○內○閣○留○中○不○下○四○年○由○副○都○拜○戶○部○右○侍○郎○楊○
漣○之○劾○忠○賢○也○三○俊○擊○節○稱○快○隨○亦○上○疏○極○論○且○曰○
忠○賢○之○惡○天○下○知○之○無○一○人○敢○言○之○連○獨○奮○不○顧○身○
摠○忠○入○告○輔○臣○當○力○爲○主○持○何○以○憲○臣○之○疏○未○下○而○
忠○賢○之○疏○反○先○見○褒○答○耶○廷○臣○既○盡○發○其○奸○鬼○神○必○
陰○奪○其○魄○乃○不○聞○赫○然○震○怒○而○令○畏○罪○賒○死○之○人○候○

疑入待其害胡可勝言至客氏者禍福官闕亦宜重忠賢並逐不報尋署倉場事十一月忠賢大翻朝政盡逐趙南星等三俊遂引疾去五年忠賢黨請毀天下書院并劾三俊與鄒元標等合汙同流褫職間倖崇禎元年起南戶尚兼掌吏部事二年掌南都京察時忠賢遺黨尚多在位三俊澄汰一空疏言逆璫竊柄釐下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有建逆祠者有拜逆祠者有頌逆功德者有代逆驅除者有受逆薦引者因有借逆速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詞

二續奏忠議

卷之三

三

而身與視聽之列或未奉謫秦被革之責而猶假畫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踪在異日恐翻雲覆雨之計若僅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肅憲典也於是復斥逐二十四人再合之南御史陳必謙等拾遺所糾二十人皆逆黨巨孽南中仕路乃一擴清天下快之其冬京師被兵被永平諸郡縣帝憂勞特甚大臣獲譴者十餘人三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因言凡天下損入神明者憂勞爲上嗜欲次之益入智慮者師友爲上載籍次之今聖主憂勞少過

人情鬱結未宜職廢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煩隱慮此臣瀕行欲吐者耳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有司積玩久有十餘年不輸者積欠至數百萬而兵部增兵不已三俊始至倉庫不足一月之餉力復舊章祛積弊糾有司尤怠玩者數人屢與兵部爭虛冒自是輸將漸至士得飽初萬曆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徵銀六七萬兩至泰昌已停科臣解學龍見度支日絀請增天下關稅南京宜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爲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徵

二續奏忠議

卷之三

三

之蕪湖坐買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關徵商三俊大戚諸罷徵請併於工部分司請計舟輪課不稅貨物皆不從復抗言蕪湖之稅貨與船並徵戶與工交賦人情殊大不堪夫一貨不兩稅如貨物桶箱之類既稅其貨不應復稅其桶箱及成熟諸器已爲貨矣不應戶部徵之工部又徵之今一貨而戶工兩徵又徵其船料一商之船凡三稅矣較之瑞稅之害有何分別得旨一船三稅凡屬病商已有明旨着卽遵行然而時軍需正匱仍困循如故也又言鹽法壞於

私鹽錢法。焚於私鑄。鹽法尚有引以防之權。在朝廷而利亦歸焉。錢法則不然。鑄錢必需銅。今南北鑄廠並開。需銅益多。而銅至愈少。蓋有荊州九江二關。隔截上流。稍難需索。以致各商裹足不前。臣請照行鹽之例。設立銅引一法。關給引目。使公私各有稽查。不獨採買易而私鑄亦將自少。至銅鉛開採。從來不禁。凡見開者。聽引商採買。未開者聽其自行開採。地方官惟嚴其稽察。不准官吏借端苛求。商民貿易聽其各照常值。官吏一無所問。則買銅解比等弊。自可漸而

三

本部買銅之專差。亦可不遺得旨。議行。蘇湖及淮安杭州三關。皆南戶部所轄。所遣司官若貪聲皆劾罷之。三俊雅甘淡薄。無所嗜好。人不能動以利性。又好直而惡諛。左右無敢妄進一言者。雖終日侍立不問不敢對也。居七年。部事大饒。移南冢。辛八年正月復當大察。斥罷七十八人。咸服其公。流寇大入江。北。南都震動。三俊偕諸大僚。屢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十年三月。考績入都。留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錄囚流

二續表忠諫

卷之三

三

徒以下皆減等。三使以文武諸臣。緣註誤而多久繫者。特請令出外候諭。因言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事者。必黜。總爲培養元氣。收拾人心。兩通者。告許漸開。株連日盛。朝端旣已不清。民俗何由得安。乞勅內外諸臣。務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無俾小民有不自之冤。奸宄懷犯上之志。內而五城訊鞠。苟非重辟。不必參送法司。外而撫按行提。苟非眞犯。不必盡解京國。其下刑部者。以十日爲期。逾期不結。論罪。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乾象示警。請舉寒害之典。帝命核實。三俊稽歷朝實訓。得祖宗冬月錄囚。致事以奏。卒寢不行。前任尚書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一矣。三俊憫之。懇乞釋還。侍養。不肖明年二月。三俊亦獲譴。先是戶部尚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帝欲加重罪。三俊屢諫。不稱旨。譴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令。帝已入譴者言。會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至者。罪三俊亦從輕。典帝大怒。就職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疏救。日講官黃景昉於經筵講畢。稱三俊至清。請乞寬貸。明日景昉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又疏言三俊清脩學道四朝元老以七十之年困匱
囚困齒髮久衰血脩未立若虛先朝露不得終邀帷
蓋於國體皇恩所傷匪淺帝切責之黃道周於名對
後亦具疏救帝復責其牽附偏私宜大總督盧象昇
亦請有清品老臣帝猶未允至五月輔臣孔貞運等
復公奏申救得旨鄭三俊老髦無子歷任清白惟與
配帝深知三俊操履純潔所請又係公罪非贓濫
者比故三俊雖去終思之不置十五年正月召復故
官學辭不獲乃就道官民懼忭稱慶未任復改戶部
尚書值考選外吏多假繕城壘荒諸名得減率行取
京官亦多陳乞者總憲劉宗周疏論之諸人復錄宜
興囑中樞以知兵薦帝即召對三俊曰考選者部院
之事天子且不得專况樞部乎請先論定再候上裁
帝不悅召三俊責之對係祖宗舊制帝意未回宗周
曰家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定別其政績優劣品行純
疵然後恭請欽定在朝廷固總攬大權在臣等亦不
失職掌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真品帝終不從由
是倖進者衆奉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慶陳士奇四人妻採熊關
元言事下獄及劉宗周獲嚴譴並上疏懇救常感寒
疾乞休溫旨慰留遣太醫視疾中官賜羊豕酒米食
物三俊初入都既奏罷不職司官二人復覲別在籍
者奏罷四人十六年正月甄別京卿且以大僚缺人
列上施邦曜胡世賞曹珌高弘圖馮鳴世等五人猶
不足用又薦蔣允儀南君益孫鼎相畢懋良范鳳翼
許學卿章正宸張有譽陳洪謐方岳貢方震孺侯峒
曾等十二人皆民譽也刑部尚書徐石麒獲罪率同
官合疏乞留文選缺正郎儀制郎吳昌時欲得之首
輔周延儒力薦於帝且囑三俊朝臣亦多稱其賢三
俊遂請調補帝特旨問具以實對帝允之昌時欲外
轉科四人道六人朝中大譁連章力攻昌時并詆及
三俊於是力請休致詔許三俊乘傳歸家居十餘年
乃卒三俊久歷仕途始終不與奄侍作緣先被魏忠
賢褫職閒住崇禎時宦官復用事廷臣潛結之久而
不以爲恥曹化淳之喪父也大臣與臺諫多往致祭
王之心慈母大臣亦多往送九卿不往者惟三俊暨

程國祥而已。人益以是多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由

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以廉惠得民。陞南吏部郎

家宰。趙南星知其賢。調爲已屬。逆奄既逐。南星并除

國祥名。崇禎二年。起官。至四年。大計稱公。模歷陞南

京戶部侍郎。時南倉積蠹爲祟。運糧至者。先飽索厚

賄。乃得收。否則守候積月。解役苦之。國祥悉加釐剔

以到日之先後。定收倉之次第。宿弊一清。九年冬。召

拜戶部尚書。時用兵。四出需餉。益置四方。又奏報水

旱。國祥念加派。屬民已極。無可再增。而都城實食

二。貴戚與奄宦。詔議收一季之租。可得五十萬。稍佐

度支之急。帝卽允行。而國祥緣此得以柄用。未幾拜

東閣大學士。泰輿機發。國祥素醇謹。既貴而布衣疏

食不改。其常然。未能有所建樹。甫一年。卽乞休去。

范。彥曰。公以南京宣課司。督稅病民。而欲分其

牛。欲之無湖之坐。賢惠非不答也。乃宣課不得減

半之利。而蘇湖緣此仍復設開。且敢三稅並徵之

端。甚矣大臣之謀國。其立言不可不長慮而卻顧

也。宜曰。逆奄時。義子乾兒。四布朝列。固不待言

矣。卽崇禎之季。不入宦豎之室者。能有幾人。建德

固表表矣。若上元者。正夫子所謂才不足而守有餘

者也。思狂而及於捐要。亦聖人之所節取耳。

王氏雙忠傳

兩關巡按御史王肇坤。戶部督糧主事王一桂。皆於

明崇禎丁丑。死昌平州之難。稱一時雙忠云。肇坤字

亦資。蘭溪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刑部主事。帝用法嚴

藏獄者。多以刻深迎上意。肇坤獨平恕。多所平反。從

此得名。七年。改授御史。流賊破鳳陽。肇坤上言。今日

用兵之弊。不在餉價。兵軍在兵。不用命。將不受制。蓋

兵不能殺賊。止善避賊。不利賊去。反利賊來。民遭賊

難。尚有剩餘。民遭兵難。斯無子遺。此今日兵難之弊

也。將不能馭卒。止知畏卒。不能救民。反好殺良。督撫

檄之不應。天子詔之不聽。歌舞行間。逍遙河上。此今

日將悍之弊也。蓋必督撫有權。而後法紀能行。於將

亦惟將受制於督撫。而後有一意進。勤乞陛下。假以

重權。大將犯軍令者。卽便宜行戮。庶偏裨畏威士卒

用命。得旨申飭。出巡山海。居庸。二關。時流寇四起。帝

特命陳奇瑜爲五省總督。以勦之。而奇瑜意專主撫

興安之界。有地曰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閭

王高迎祥及李自成。李過。李平。俞彬。白廣恩。李雙喜

顧君恩高杰等皆陷在其中居民從山巔發大石擊
 之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俱絕春夏大雨兩月賊弓
 矢盡脫馬死過半乃詐降於奇瑜奇瑜大喜輕心謂
 數十萬之衆一朝解散大功可立就詎意賊出峽即
 叛不可復制聲坤追論前事糾其主撫之悞謂賊當
 坐困之時盡殲毋欲自分必死困至十餘日糧盡草
 絕斷無生理斬草除根正在此時奇瑜豈不知賊勢
 窮極借撫求生乃明知而故縱之道路流傳謂奇瑜
 受各城買路重賄數千金若無此事何故作此怪舉
 二續表忠堂 卷之三
 若果有之乞立正大法警勵疆臣得旨看議未幾奉
 命出按兩關駐劄昌平州而戶部主事王一桂亦以
 督餉來一桂黃岡人由乙榜性慷慨肯任事與聲坤
 相見臭味甚投七月昌平被圍分門拒守一桂以南
 城最衝身往守之聲坤亦登陴協力有奸人內應城
 遂破聲坤身中四矢二刃而死一桂被執不屈死於
 城上妻妾子女家屬二十七口並投於井無一免者
 戶部主事趙悅以公事赴昌平亦與於難禮科馮元
 誕疏請卹典且云王聲坤死忠最烈今發婦孤男流

落京邸得旨從優並贈京卿各廕一子

唐李義曰陳督安親大功縱虎出柙此明亡之一
 大關鍵也自後賊勢日熾因事日非以馴至於鼎
 沉社稷哉云其何能淑數晉及溺其陳督之謂與

二續表忠堂

卷之三

王

馬介愍公傳 附吏部員外郎張嶺

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兵破靈壽在籍兵部右侍郎馬從聘死之從聘字起莘萬曆十七年進士初任青州府推官央獄有聲以治行高等徵授江西道御史二十四年勦衛李宗城本統袴于往封日本平秀吉甫入境恣爲威福聞兵至震懼失魄入夜卽棄勃而逃其父言恭方督戎政宗城被逮按問從聘抗言子既辱國其父不當仍握兵柄覲顏將士之上疏雖不行時論避之明年出理兩淮鹽課疏言近日泰山崩拆裂者一里有餘端由開礦掘斷地脉所致泰山位在東方盛德爲木義主發生而忽然開拆所關匪細不可不速罷以培地脉不報奸人田應璧請聖賣沒官餘鹽以助大工帝卽遣中官魯保督之從聘以兩淮向無餘鹽極陳欺罔狀帝命與保會勦從聘勦上執愈堅帝亦不從網連大擾而諸商德從聘歷久不衰復命改按浙江又按蘇松咸著聲績三十三年疏言前者有詔開市米薪一槩不稅今以小人言增蘇松常鎮四郡之課至五六萬兩且爲歲額將安取之

朝廷既有錫卹之令而所司遷延不宣臣等義所不敢商旅已沾寬恤之令而仍欲歲額無虧亦臣等九所不能若稅使劉成拘于原數仍議包賠是減之行旅而加之本地寬之商販而派之閭閻將小民李代桃僵豈肯心服乞推廣仁恩速賜減免不報以久次擢太僕少卿四十二年秋拜僉都巡撫延緩明年閏八月河套賊大舉入犯三路敗剽兵部議鎬兩級其冬諸將出擣其巢頗有斬獲又明年春火落赤沙計猛克什力等復擁衆寇邊總兵杜文煥督將士出擊斬首三百餘級從聘旋以疾歸從兵部叙功加兵部右侍郎家居二十年屢薦不起崇禎十一年冬靈壽破從聘北面再拜面其三子曰吾大臣也義不可辱爾曹則無害于生也三子不忍其父獨死相繼同縊從聘年八十二贈兵部尚書諡介愍官其一孫同邑耿脩模字璇極天啓中進士授臨淄知縣民俗剽悍歲歉卽相聚爲盜有金冠道人者倡邪教集黨萬餘將謀不軌脩模勦破之亂遂定久旱步禱因服暴烈日中自刎罪狀訴於壇兩立對時兼攝壽光事父老

諸臨淄諸禱猶樓爲文牖之雨亦隨應兩縣皆呼爲
耿公雨崇禎中入爲兵部主事調吏部員外乞假歸
及城破偕子參匪死之贈光祿卿

五、經濟學

馬

四

鄧陳傳公傳

王懷素家記

卷之三

2.2.2

1

100

Q.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10

1994

100

補授兵科在垣中啓事侃侃傳撿朝野而最爲人所
稱頌者尤在先後所叅首輔周溫二疏皆宸春正優
時也其叅周輔疏曰延儒陰擅威福明禍忠良以機
城愛許之心選列名督責之術見伎則加之膝結張
道藩等爲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劉宗周等于草莽
傾陷正士日上意不測也竊竊明旨曰吾意如此也
陛下因旱求言而彼恐揚已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
下慎密兵機而彼用籍人口故挫直臣以怵衆而且
用知縣曲布列要津豈大臣之道當然耶忤旨切責

及延儒爲中官王坤所誣朝佑大爲不平上言曰陛下用王坤監視宜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也乃一疏再疏侵及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是幾於輕朝廷矣縱使閣臣有過上有典章下有清議乃使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何以示子孫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爲延儒咎矣當遣內臣之茹舉朝力諫使延儒官以去就爭之陛下未必不聽奈何坐視至此也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矣當票擬王坤之疏曷不以大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而昭公論奈何修補不以諾也臣言非特愛朝廷愛世道并愛中官夫中官權盛亦豈中官之福哉不報六年冬同官章正宸莊齊獻言事獲譴抗疏救之屢遷工科左八年四月疏陳當務十二事出封益藩事竣旋里明年卽家進刑科都還朝愆期爲吏科陳啓新所科貶秩調外番是時烏程已進首輔矣劾之者疏滿納言帝盡屏不聽而信之益專朝佑將出京慨然曰吾雖去國然此人之用舍乃天下治亂之所關也吾亦何惜餘年不以報國耶乃疏論其六大罪且曰願陛下急去之母以

天變爲眞不足畏毋以人言爲眞不足恤毋以體仁之督責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已之精明嚴密爲必可恃毋以李汝燦之忠言爲逆耳毋以許自表之直糾爲沽名卹天下死難之忠節以鼓士氣復天下削奪之冠帶以收士心體天下大小之臣僚以課實功聘天下道德之高賢以咨治道大赦天下逮更苛政省刑薄斂布德仁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也帝怒除其名下吏按治中官杜勳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職朝佑不應士一年冬以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因圖至不能容朝佑乃從獄中上書請寬恤而語過於激曾有邊警未報然帝怒終不解明年二月解嚴後忽憶及前疏責以顛倒賢奸提亂國是恣意誅劾命廷杖止六十棍而朝佑已死杖下聞者莫不哀悼或云錦衣迎帝意故殺之踰月體仁亦罷八年正月降王坤爲南京淨軍發更鼓旁打更以流賊連陷諸州縣責其扶同坐視也

貽記崇禎長編 體仁者表帝曰臣若生不知兵事凡命將出師戰守機宜皆如侯府斷惟票擬一以故失節失地皆不答體仁

科臣黃緒杰奏恤仁秉政久窺伺其工體仁憐日
臣生平雖無他長而敬畏小心歷數年如一日每
每票擬未中款曲一經御筆批改相與頌履瘡順
之不暇何所容其藐伺乎
科臣何朝佑奏體仁票擬王坤科閣臣周延儒之
疏不能大義責坤體仁辯曰臣是時謂以中官而
泰閣臣事既出於朝閣體仁歸於閣斷姑照常擬
仰聽睿裁未嘗非人臣格恭之道也臣既而皇上溫
留首臣與切責王坤之旨同日慈下大學人操縱
在手何容臣等置喙
臣言曰烏智立言甚捷用意甚深始終只是通
謝雖勢而不若故得君專行政久始終邀帝寵眷
而不喪其愛也猶得文忠之美帝蓋始終在其
懷中馴至亡國而究不覺悟也悲夫

畿輔諸忠合傳 戊寅

大兵於戊寅十一月入畿輔紀文武諸臣之死事者
初破高陽原任在籍大學士孫承宗被執乘間自殺
男婦子女內外親口俱死止遺六歲一孫與其母弟
六子婦兩人而已戰於賈莊總督盧象昇身自陷陣
兵敗不肯突圍而出竟死陣中另有傳承宗雖家居
而風負威望望象昇方領兵以捍衛畿南兩大臣於一
月內接踵捐軀遠近聞之大震隨破任丘舊任知縣
白慧元鄉紳投察使李頑宁死之另有傳破興濟青縣
知縣張文煥錢珍死之再破慶雲鹽山知縣陳斌陳
誌死之破吳橋訓導劉廷訓死之廷訓北直通州人
由歲貢任間警知縣欲遁廷訓邀與共守及外圍將
合知縣竟絕城走廷訓急奔城上語守者曰守死巡
亦死毋死於守為忠義鬼乎堅拒三晝夜廷訓為流
矢所傷猶束胸自奮又中六矢乃死踰月其子啓棺
更驗面色如生此皆河間府所轄也總兵侯拱樞率
兵二千人堵截南路遇於邯鄲衆寡勢殊不戰而潰
拱樞與中軍剿尚任俱死之此廣平府所轄也破堡

鹿教諭唐一中死之一中全州舉人此順德府所轄也禮科解學尹疏報破深州知州孫士美自刎城頭父子殉難另有傳駐防深州千總劉運勦髮創血戰而中兩刃而死其母白氏不屈被殺破新河知縣崔賢死之賢代州舉人破靈壽知縣馮登鰲鄉紳兵部右侍郎馬從聘吏部員外耿引樓二公另有傳死之登鰲廣施舉人破臨城訓導張純儒新安貢生率諸生守城城破携二子端坐明倫堂曰此我盡節處也兵大釋之樹身被數十刃居民扶至學宮乃卒

另有此見於工科范士髦查核死事諸臣之疏者鄉傳梁士濟疏奏鄉紳原任戶部員外青縣舉人李崇德倡義守城與城俱殉原任鄉平知縣高陽縣舉人魏克家在官以循良著績在家以捍城殞身恭將杜桂林亦以堅守血戰闔門四十餘人同殉均請表揚優卹以昭激勸此又河間保定所轄者也是歲畿輔諸郡悉破兵長吏多聞風先遁失亡城郭者四十有八及事平論定凡棄城者皆坐大辟其真定府元氏縣知縣以獻縣迎降身獲妻子入官爲奴父母兄弟流二千里而死節者並獲贈卹

附記 深州知州孫士美青浦人由乙榜先任舒城教諭崇禎八年春旱盜未犯公遠出士民南濟士美慨然代城守中賊有方破城而士美隨機應之自被圍迄解嚴凡七十餘日城賴以全明年以守城功擢知深州州大而將領兵數百皆市人不習兵事士美至力爲保衛計及被兵集士民悉城同守而糧餉無具力不能支城破兵到於角樓前父泣亦自縊一家與難者十有三人任在原任知縣白慧元清湖人父宗榮由乙榜歷任蒲州興陸州有聲慧元第崇禎七年進士來知任丘事性遇夷鏘倭去盡吏民畏之九年縣被兵慧元堅守有功命減俸行取部內有大奄置酒座陳寶玩誇示於慧元前慧元西人性梗平語飽之大奄怒密擴大城床水清苑定典諸縣之不職者而置慧元于內以聞帝方信諸奄聞言不察悉命逮治而嚴實撫按之失察者撫按亦知慧元廉而

被誣然大方乘勢恣睢不敢櫻其鋒以此禁元
 留滯任丘不得去及歲南戒嚴家居原任按察使
 李禎宇現任給事中李士規之父也合諸紳共詣
 見任知縣李廉仲議城守事宜衆謂舊令白慧元
 丙子守城城無恙其條約可遵廉仲不從自立
 新約刻而募思免棄慧元者不用十一月初七日
 攻城勢急廉仲於黃昏時脫險投地擒數人從東
 南角絕城逸去城陷鎮守率家丁張餘等二十餘
 人格歸力竭身被數創而死闔門祇餘長子生員
 李士燁身被重傷昏伏廳內達見此昔年拒戰
 難與日識此人召門舊令也大譁曰此昔年拒戰
 趙北口者遂見殺并及其一家事定廉仲弟芳仲
 來縣認他人腐尸爲兄異得莊佃士掘力此其偶
 乃震芳仲奏而贈慧元按察司僉事并予祭葬
 臨城縣鄉紳喬若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遷禮部主事崇禎元年春逆奄羅強而奪
 猶布朝列思力持殘局若雯兩疏劾兵部侍郎蔡
 某御史陳某張某智某備原其傾邪狀導言
 其罪惡滔天致先帝冒桓靈之名忠賢肆十常侍
 之毒而其徒某某等爲之鷹犬專噬善類是故輔
 之罪不下忠賢某某等之罪不殺彪虎乞死者制
 其官階生名授之荒裔帝責其誅殺先帝而某某
 下所司行遣二年遷吏部郎三年出爲兗州知州
 時帝欲重郡守選命與監司道稱方面而體統完
 惡絕不能方就並駕齊驅雲集快與之官則除積
 弊豪傳斷手與學育才張庭仙早咸有實績後以
 疾歸士民遮道泣留及臨城失守若雯按劍端坐
 以待兵入遂死之後子即典贈太常少卿
 吳阿衡河南裕州人由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爲
 人豪邁俠節性嗜酒崇禎十一年冬
 大兵薄地于碭是日值監視中官鄭希詒生辰阿
 衡及總兵吳國俊等往賀希詒置酒大宴嘗報疊
 至阿衡大言曰吾與鄭公飲百盃爲百壽之祝飲
 畢倉皇會賊薛不能軍阿衡躍牆下路城拒守五
 日力屈城陷與中軍副將魯宗文俱被執斷膝及
 腰而死國俊戰敗走蒼雲後定罪正法希詒亦於

他案伏誅阿衡於金陵請得卹典謚忠毅按阿衡
 貪中官之孟爵而悞國家之封疆死亦僅蔽其辜
 耳若中軍魯尚文之力戰而死者是則可哀可卹
 也矣

士燁其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五

山左諸忠合傳

大兵於戊寅十一月既連下畿輔諸州縣。乘勝直抵山東。紀文武諸臣之死事者。十二月初一日破丘縣。知縣高重光死之。重光字秀恒。保定貢生。先為栢鄉訓導。歲凶饑民。殍聚白日行劫。有司惶迫無措。重光有荅頭勇敢。善戰。率鄉兵迎擊賊。大敗。城獲全。當事薦于朝。擢知丘縣。多惠政。及被兵。吏民欲負之而逃。重光不可。城破。抱印投井死。教諭黃廷觀被傷。訓導王希隆被殺。當是時。東撫顧繼祖。方奉樞部楊嗣昌令。率其標下兵赴德州堵禦。而大兵已由他道疾馳抵濟南府。濟南山東首會也。城既遼濶。所餘備守禦者。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皆孱弱。不足與守。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丘。聞警。馳還。與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運。使唐世熊等議城守。而飛騎連章告急于朝。樞部楊嗣昌無兵可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擁重兵而藉口守臨清。聞莫肯分助。大將祖寬倪龍等又親望不前。學朱等晝夜不解甲。分門死守。外面益急。圍城翹首以

望援兵。而援兵竟無一至。官民之力俱竭。已卯正月初二日。城遂破。德王由樞被執。藩司與副泰運使及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循通判熊刻。獻歷城知縣韓亟宣等。歷城舉人劉化光與子舉人劉漢儀皆以城守死之。領班都司甯致忠與妻王氏閨門俱殉。濟南推官陸燦教授孔文王訓導郝善張祚昌教諭林茂先訓導陳熙運。經計志仁庫官陳楠皆同時被殺。恩縣進士李應鵬為御史以附魏奄列名逆案。至是捐資募士佐有司同守。及城破身被數刃而死。亦蒙恩卹。秉文號舍之桐城泰政淳之孫也。由進士初授歸安縣。歷陞至福建右泰政與平海寇李魁奇再陞至山東左布政。居官廉所至稱職。安方氏巡撫方孔炤之女。語文舉者有聞秉文殉難與妾李氏相率並投於池之訓。黃岡人由進士歷福建提學副使舉卓異。備兵濟南復薦賢能未陞而親難望闕再拜與妻劉氏閨門同殉。議孝感人由進士授評事歷山東督糧。參議戰于城頭與季父有頑偕死。毋莫氏區民聞不食死。族戚僚從死者四十餘人。世黨灌陽舉人由富

川教諭累官永平知府有能聲來爲運使分守西門
被殺好善禮衆人由進一知長治閭陽二縣擢南京
御史出知濟南被難列獻黃陵人由貢生初任與二
子俱死承宣蒲州人大學士燬之侄孫由進士初任
與妻妾同死皆建祠贈卹廖朱長洲人由進士歷御
史後廷議卹典以不得疑疑未實獨格不予其子訴
於朝不許南渡再訴乃贈大理卿有劉大年者江西
廣昌人父仲以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大年亦登崇
禎丁丑榜爲兵部主事奉使金陵還朝遭歷城亦抗
節死贈光祿少卿時州縣失守者一十有六縣令殉
難者又有臨邑宋希堯博平張列宿荏平則黃建極
武城則李永芳皆蒙贈卹而尹亮知高唐不能守以
所寄餉銀十萬兩爲獻求免攻事覺論死他失城者
亦俱論死其後東撫顏繼祖總兵祖寬倪寵皆以失
陷藩封論斬卹會官處決惟高起潛議罪不及兵科
張作楫特疏奏起潛得旨切責作楫而起潛終置不
問

附記 兵部疏言倪寵山東總兵也題令統兵防
剿乃託聞警入衛疾趨德州而不顧後又奉臣疏

三續表忠諸

卷之三

忠臣列傳

運饒山東之丈而反同徐宿謔黨聞濟南被圍遣
劉陳三捷往授倪寵不惟不援且同之還回東萊
以致濟南不守此倪寵之罪狀所當立斬無疑者
也
兵科張作楫疏言高起潛爲皇上最親之近臣而
復受與兵之重寄如果修力行竭故民水火被望
振州縣方不啻爲禦食之迎乃辱放利以殺兵開
門以拒兵屢見起潛科誦中則以高兵不放兵而
反虐民也且起潛南去後不出一矢相加其頑不
靈如罔未爾漢高帝人豈馬不知弱於何處用之
此臣所大不解也
初二乃破省城相距尚一月也據鎮誠于此時及
顧根本則德州去省城不過數日程耳而昔若爲
弗聞也者後之驕首臣市又何說之辭

御史成公傳

武陵相。奉情南。御史成勇。專疏攻之。遂擢諫。竊迄不復起。勇字仁。有山東樂安人。舉天啓二年鄉榜。明年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魏忠賢新用事。主司得其卷。目爲狂生。棄之。又三年成進士。瑞燭益熾。同年生邀勇往謁。持不可人。咸怪之。授饒州府推官。聞鄒元標講學吉水。攜衣請益。多所印可。遂執弟子禮。唯謹。中使至饒州。百方需擾。知府以下俱如迎。勇獨不往。而以供帳不備。詳知府僚屬咸走匿。勇獨捕其從人痛笞之。中使踴去。曰。歸必訴諸上。公會忠賢敗。獲免。運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所至講聖學。以敦本善俗爲已。任冬月或獻貂裘。峻御之。流賊攻歸德。集官民固守。獲全。警額大起。丁丑行取人。都視選司落落無所干求。亦無所附麗。至者故抑之于南曹。即勇亦不以爲意。甫數日。即辭朝。竟去。輿論大譁。上聞於帝。乃授南御史。疏言。曹郎例不受民詞。而南都獨否。不肖者遂借此以漁獵小民。訟事未畢。生罪已罄。請嚴加禁飭。非奉通政司通狀。不得受理。并

禁趙告趙。提刁風頓息。時楊嗣昌以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文章阻之。咸獲重譴。勇憤上疏曰。禮莫大於倫紀。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嗣昌疏云。古者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予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鹄。否則既爲今日之賊。子必爲他日之亂。臣其貽禍尚可言哉。帝得疏大怒。命削籍。提諫既。至下獄。刑官擬杖徒。不許。竟遣戍寧波。衛自是中外薦者十餘疏。皆不省。最後左都御史劉宗周言。銓選人才宜。褒恬抑。幾今考選臺省。即署中有自行陳乞者。推知中有減俸行取者。以至賑濟防河。皆得減俸。呈身如此。速化如此。求日後之建豎。必不可得矣。必若袁愷成勇方。無愧言。路帝是其言。命吏部議。覆閣臣合詞請擢用。又命刑部核奏。部臣請復故官。不許。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金陵起福建道御史。不赴。後披緝爲僧。越十五年而終。

虛宜曰公至寧時宜方攝州公寓來誰園宜
者極鳳軒怡與相對屢得驛仰半采見公長身疾
立滿面勁骨颯颯下營義義于丈松也乃山陰以
爲必若某方無極言路帝旣是其言矣而猶惜
耶一字不于厚職何帝之護前雖歷久而終不化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給諫姜公球 考功姜公堉 合傳

行人司副熊公開元 傳

原任通政使李公夢辰 傳

巡撫丘公其郊 傳

劉國龍 李萬慶 兩副將合傳

虎大威 猛如虎 兩總兵合傳

吏科左給事中范公滋泰 傳

侍郎余公應桂 傳

太常卿宋公師襄 傳

參政田公時震 巡撫張公鳳福 合傳

總兵姜公名武 傳

沐陽令劉公上瑞 傳

庶子徐公沂 傳

黃岡鄧秀才雲程 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四

四明公弼盧 宜榮軒

給諫考功兩姜公合傳

虎丘千人石畔新建專祠春秋祀姜給諫探考功堉
歲歲不絕蓋出

本朝特恩云梁字如農坡字如須山東萊陽人父馮里

號漢洲為諸生文行兼優負盛名推岸中祭酒而賦
性激昂逆璫建祠趨附者如蟻馮里獨危言侃侃為

里吏所睥睨或且跡之為搗家入山避姓名為人備

璫敗乃歸有子四次曰梁又次曰成以名節自砥

操年二十一丁鄉試聞中已中式四登萊嶽試宦

官至司權禍相勿錄庚午辛未乃聯捷出倪文正元

祭門初令密雲調繁儀真儀真故淮鹽所聚凡舉鹽

引引令多受佩洽為側探嶮節之又置大慈董奇等

於法高訪之宮經誓不受遊繫于牘至者往往垂藥

去迺其館壁曰愛民如子疏釋若仇邑中頌廉明崇

十五年以治行高等入為禮科給事中堉亦於庚

辰成進士授行人兄弟同宦京師葉甫蒞任首疏劾罷陳啓新繼言提騎需擾之害請中外刑獄悉歸注司曰爰書平反掌之司敢豈必歸於詔獄始成鐵案臣今儀真時值東撫余大成就述舟次江干儀真既非大成本籍又非屬縣坐飽大成多金可以已矣無端凌轢及臣不曰抗旨卽曰欺君需索萬狀臣所身受如此其在他方可知不請亟罷貽害無窮報聞而已帝以寇氛未靖民權鋒刃建齊南城每子時偕周后往誦佛經移時乃返探諫曰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願以九重之尊而乃下崇西域之教不報又疏言原任給事中章正宸公道遠戍士論免之請釋罪起用亦不報初烏程在事興復社之獄七年未結採爲帝開陳諸生開明經史非有他故且張溥一代著作手賁志以殺宜賁名之典疏上值宜興嘗國雅爲復社所推許事乃大解先是烏程與韓城當國力主推抑東林建言者率蒙譴責及是宜興悉反其所爲一時清流多列要地所上封章亦多得優旨由是言路漸起論事小人深忌之乃造二十四氣之

說取東林在位二十四人配之直達御前上因申諭言官近來忠讜固多而挾私偏執者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南顧意猶面諭已明俱着祇奉遵行壬午冬採疏糾首輔已忤上意及見帝申諭疑帝已入小人之說乃上言曰諫語鵬楮必有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若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盡蔽天聽而上諭代人規卸爲人出缺果何所見而云然或於章奏知之手抑出聖心之懸揣乎猶是時所申論蓋舉廷臣積習而告戒之採疑帝已實有所指遂倉卒拜疏帝方憂勞天下至熙告上帝茲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讀者莫不感動而採憤反得詰難若有深疑于帝者帝大怒曰採敢詰問諸官藐玩特甚而行人司副竊開元亦以面科首輔與補題詔不相應於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叩兩人出班親論旗尉俱縛下詔獄拷訊其時採以病在籍卧即中家僕偶出見旨役奔走如驚傳報給事與司副以言事觸上震怒被逮禍且不測急歸自採竭力

疾○徒○步○往○視○道○逢○簡○討○方○以○智○亦○徒○步○來○相○慰○述○上○
意○嚴○切○爲○其○目○擊○自○御○極○來○所○未○有○錯○愕○投○春○肆○立○
談○主○者○揮○之○出○曰○毋○累○我○輩○該○股○慄○不○能○行○其○僕○被○
之○一○步○一○揮○涕○急○赴○北○寺○門○至○則○校○尉○數○十○擁○塚○於○
鹽○背○來○校○尉○呵○該○不○使○前○塚○曰○塚○得○罪○于○君○雖○死○不○
怨○但○此○吾○胞○弟○也○生○死○亦○須○一○決○乃○墜○驢○步○至○諸○獄○
語○該○曰○首○輔○貪○婪○壟○蔽○主○聽○且○欲○汲○引○逆○黨○我○不○言○
誰○復○言○之○縱○死○不○恨○獨○恨○二○十○四○氣○多○海○內○人○望○若○
坐○以○黨○錮○則○厨○顧○後○及○交○罹○禍○毒○天○下○清○流○一○掃○盡○
燭○盡○矣○又○曰○二○親○衰○老○一○子○幼○穉○皆○弟○之○責○也○慷慨○
激○烈○觀○者○壯○之○死○司○例○入○獄○者○不○得○攜○戚○僕○投○獄○之○
頃○該○與○君○頭○趙○登○長○號○求○入○獄○卒○棍○杖○交○下○獄○門○已○
開○一○櫺○欲○絕○而○已○塚○初○入○獄○尚○未○就○理○抵○暮○見○旁○有○
關○械○以○木○爲○之○似○榻○而○臨○但○可○仰○臥○於○上○身○不○得○左○
右○轉○目○角○各○以○鐵○釘○刺○之○不○得○開○閉○有○獄○吏○顧○塚○言○
曰○此○黃○漳○浦○到○任○之○所○君○知○之○乎○值○天○寒○水○冽○飛○砂○
盡○晦○牢○屋○有○垣○而○無○門○壘○土○爲○障○越○日○尚○無○勺○水○入○
喚○典○獄○者○入○夜○約○十○八○人○爲○一○隊○擊○柝○揚○鈴○繞○屋○四○面○

凡○經○一○門○呼○星○內○囚○各○一○過○羣○答○之○伊○復○應○聲○高○喊○
乃○去○越○三○日○始○詣○獄○所○一○櫺○一○夾○上○下○獄○敵○各○五○十○
撻○三○十○名○曰○一○套○櫺○則○自○十○指○至○兩○乳○攢○擊○一○震○萬○
刃○刺○心○夾○則○足○如○剛○目○如○扶○腦○如○迸○出○昏○暈○不○復○知○
人○間○事○次○日○再○詣○獄○敵○又○各○八○十○撻○三○十○噓○吸○氣○息○
不○相○貫○屈○賴○一○廣○陵○囚○以○湯○糜○活○之○主○獄○者○欲○得○二○
十○四○氣○姓○名○塚○恐○流○禍○蓋○莫○甘○受○全○刑○死○勿○承○二○日○
名○衙○臣○駱○養○性○司○臣○梁○清○宏○面○論○塚○與○開○元○一○則○顯○
指○大○臣○一○則○隱○斥○秘○密○汝○等○爲○朕○獻○實○卽○是○忠○良○否○
二○將○表○忠○誌○卷○之○四○
則○自○貽○罪○矣○明日○再○訊○司○臣○畏○禍○聲○色○變○動○謂○汝○死○
何○足○惜○但○皇○上○必○欲○得○二○十○四○氣○姓○名○塚○仍○恐○死○勿○
承○被○刑○尤○酷○塚○大呼○高○皇○帝○數○聲○氣○欲○絕○惟○以○指○染○
口○血○書○死○字○司○臣○退○置○塚○墻○下○半○日○乃○甦○復○獄○如○初○
終○勿○承○爰○苦○入○上○大○怒○猶○謂○其○緩○責○清○宏○等○徇○私○更○
嚴○獄○速○奏○忽○軍○卒○起○報○塚○寓○有○嚴○旨○未○識○何○若○是○父○
風○雷○交○作○對○面○莫○辨○塚○請○長○安○右○門○聞○係○封○付○衛○司○
二○臣○御○批○賜○死○矣○蓋○是○日○有○上○諭○一○小○紙○固○封○付○錦○
衣○駱○養○性○曰○姜○塚○熊○開○元○並○取○畢○命○只○云○病○死○養○性○

樞○不○知○所○爲○私○叩○之○親○知○曰○不○可○不○見○田○雨○耕○許○顯
純○事○乎○此○可○鑒○也○養○性○乃○堅○持○之○不○敢○奉○命○而○上○意
亦○稍○移○會○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
退○上○怒○謂○宗○周○執○拘○韋○職○僉○都○御○史○金○光○震○又○願○以
身○代○宗○周○上○益○怒○并○誅○光○震○幸○兵○部○侍○郎○馮○元○覽○都
給○事○中○吳○巖○徵○曲○爲○解○釋○乃○密○諭○衛○司○繳○前○旨○於○是
移○兩○人○於○刑○部○獄○故○事○凡○下○錦○衣○者○移○刑○部○得○結○案
多○從○寬○政○該○乃○命○蒼○頭○昇○獲○與○伺○之○未○幾○塚○從○詔○獄
出○髮○覆○肩○血○凝○緒○衣○四○肢○如○柴○面○若○黃○沙○疾○呼○不○應
王○維○手○而○已○自○閏○十○一○月○二○十○三○日○迄○十○二○月○初○四
日○十○日○之○內○幾○死○復○生○舉○朝○薦○紳○亦○痛○二○人○必○無○生
理○而○終○於○得○生○誠○異○數○也○帝○一○日○問○罪○相○附○逆○案○已
久○定○朕○自○不○用○何○故○言○路○展○爭○且○朕○亦○知○二○十○四○氣
細○半○皆○清○流○也○寄○回○未○盡○錄○云○崇○禪○時○大○僚○不○預
不○肯○參○贊○其○指○倪○元○壽○爲○致○氣○實○王
盛○爲○逆○氣○徐○沛○爲○逆○氣○者○後○皆○死○難輔○臣○吳○姓○黃○景
昉○以○名○亦○在○內○請○罷○斥○因○言○東○林○之○號○起○於○無○錫○高
攀○龍○顧○憲○成○二○人○脩○建○宋○時○楊○龜○山○東○林○書○院○以○講
學○有○志○節○者○多○歸○之○四○明○閣○臣○沈○一○貫○因○與○憲○成○不

協○附○一○貫○者○乃○有○浙○黨○之○目○至○逆○奄○亂○政○孽○小○婦○結
所○稱○爲○東○林○者○屠○戮○殆○盡○在○高○攀○龍○等○理○學○名○臣○原
非○有○心○於○標○榜○而○一○時○臭○味○同○趨○者○亦○非○有○心○依○附
持○不○肖○之○人○強○而○名○之○曰○東○林○黨○也○上○聽○之○默○然○嘉
悅○塚○既○送○刑○部○該○得○隨○橐○鑪○而○入○兄○弟○執○手○悽○惻○曰
夢○裏○相○逢○也○塚○杖○瘡○潰○膿○血○淋漓○呻吟○床○簣○間○塚○撫
摩○久○之○飲○泣○而○出○下○三○日○早○朝○畢○傳○諭○旨○責○官○之
申○救○者○十○四○日○刑○部○具○初○讞○引○軍○民○以○建○言○爲○由○挾
制○官○府○例○遣○成○終○身○帝○以○所○擬○未○足○蔽○辜○著○再○議○
且○以○刑○官○不○據○指○定○罪○奪○尚○書○徐○石○麒○郎○中○劉○沂○春
官○二○十○一○日○忽○傳○塚○已○縛○送○西○市○塚○魂○魄○俱○喪○同○也
黃○道○晉○在○座○被○挾○左○右○肘○疾○走○西○曹○塚○已○出○黃○城○前
劉○金○吾○紅○棍○數○十○行○次○捧○官○跨○馬○上○最○後○則○塚○與
熊○開○元○也○塚○捶○心○頓○足○衛○士○呵○逐○不○得○近○或○有○持○木
耳○灰○和○酒○以○進○者○衛○卒○疑○有○毒○逐○之○塚○先○自○飲○一○盃
衛○士○不○復○疑○塚○乃○得○飲○而○入○西○長○安○門○置○精○微○科○廡
開○元○與○塚○相○對○但○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在○例○廷○杖
金○吾○主○之○中○使○僅○下○員○執○事○而○已○是○日○帝○怒○甚○時○命

司禮東廠二大瑞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
位刻午門外西輝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
旗校百人皆衣襖衣執木棍分東西立二臣北向跪
捧青官西向立宜讀各杖一百宜旨畢一旗校持麻
布兜一具自肩脊及兩肘束之左右不得動一旗校
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塵滿
口中遙旗校二十人人各五棍紀數者高呼着實打
羣謀而和之凡五棍又一呼諾如前杖及半司禮王
德化以其輕也更督旗校加重後五十棍棍元三
三續奏處詩卷之四
折杖畢微卒用布兜昇歸刑部塚昏絕不復露聲息
塚口含童便吐塚口中初不得入後乃漸受而咽各
醫呂邦和曰凡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刺患處
七日而痛爲若賀矣如期果痛半月去敗肉斗許乃
甦邦相曾活黃道周廷杖者君子醫也亟遣僕歸報
父母母痛不已父謂母曰子官言職子不言負職子
不職負君負君負職非吾子也吾子若此不喜而悲
何也未幾榮陽被圍或勸爲里徽服從竄出不可佐
縣官守禦甚堅城小力不支遂破瀉里猶率親丁巷

戰刃中於臂被執索金帛以贖厲聲曰吾兒好宜清
廉人所共曉吾受國恩死卽死爾安所得金帛以乞
命耶遂以身殉閨門男婦亦多遇難計報至京塚方
囊頭繫獄中塚乃與血上書臣父姜瀉里爲諸生三
十年臣邑被兵臣父率親丁老幼死守城隅不屈死
臣季弟坡臣嫂王氏妻孫氏弟婦左氏仲姊之歸於
左者同日盡節僅臣母得免尚未審存亡臣兄塚以
狂營獲罪幽囚從來以言得罪者未必家嬰屠僇之
禍而殺身原野者尚得相保子骨肉之餘未有父
城頭身爲俘戶面不得見骸無可收如臣家之慘者
也伏乞以臣代兄歸家葬父卽或臣兄罪在不赦俾
得暫一省視勒限自歸夫法之難償者豈衆臣所敢
邀而情之所最苦者亦仁主所垂念也得旨姜塚着
刑部卽行問擬姜塚不必求代七月瘞上命刑部清
獄註二人名於籍上面名司寇張所以墨筆又其名
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有新泰請釋三
臣者帝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卒不許塚乃陞辭
別塚東歸奉母往維揚未幾復以大疫清獄司寇仍

將二人發保終不許於是三八貫城甲申正月闔賊
 彼猖閭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帝御正陽門行推轂禮
 建泰請釋二臣上允之謫塚戌宜州衛而贈瀉里光
 祿卿子祭泰賜祠謚忠肅塚抵家一慟其父遂赴戍
 所金陵起故官以守制不赴丁亥流寓徽州祀髮于
 黃山佛寺後以僧服寓文肅震孟之菴聞曰我宜
 州一老兵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名其
 堂而自號敬亭山人敬亭者宣州山也復乞高士徐
 枋畫荷戈圖以見志且曰死必葬我敬亭之麓至
 癸丑開血敬升卒子安節貫節遵治命不題故官
 不作佛事卒於敬亭山同志者私謚爲貞毅先生塚
 官行人時甫人署見題名碑呈秀阮大鍼與魏大
 中並刻憤之立升疏請去二人各以風厲臣節報可
 朝論避之及塚下獄終夜傍徨未嘗一夕安寢而口
 含童便灌其兄尤爲時所傳訕及阮大鍼得志必欲
 殺塚乃亡命走天台雁宕間久之奉母來吳門授徒
 講學間開數年而死學者私謚爲貞文先生

本朝江蘇湯撫軍斌題諸祀塚兄弟於虎丘而以春

秋二仲府縣正官趨祠下親奠焉後宋撫軍韓繼湯
 撫蘇從諸生請復祀其父忠肅公瀉里於祠右

宣宜曰宣州老兵守臣節號受前驅夫不失忠
 義家國同傷心夜夜城烏啼不眠兄爲君父誓捐
 軀弟爲兄兮叩帝閭當關虎豹莫不遠空瀛海臣
 滿腔血故豈肯泰已離離斯民直道今爲烈魂來
 點淚對寒山知應淚濕千人石

行人司副熊公傳

明崇禎壬午以建言與姜給諫採同受廷杖。○額死。乃得遣戍。是爲司副熊開元。後竟披緇以終。云開元字某楚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初授崇明令。調繁吳江。賦重而地廣。爲江南劇邑。首開元勸諭有方。課既登。民亦不擾。以最徵授吏科給事中。初帝懲奄禍。盡撤監軍內臣。崇禎四年九月忽遣太監王應朝救援新城。開元上言。閹以外邊臣任之。闕以內廷臣任之。至於庭除洒掃。左右服勤。則內官監諸臣任之。各服其勞。以故責無他譏。而事日有功。今陛下旣任邊臣。又使內臣參之。豈內臣果智過孫吳。勇冠衛霍爲邊臣所不逮乎。若謂內兵精而用之營兵不精。而不問內臣能而遣之邊臣不能。而不問忌王事而獎軍心。臣竊懼焉。不報。又言。今天下政事。行往寬於大者。重者而嚴於小者。輕者如用大小吏之選除。考核必嚴。舉其生平而督撫大吏則有推必允。甚且爲繭絲不爲保障。京堂臺諫止以酬催科之能。吏而往歲遵永之變。以孤城抗大敵者。覺仕籍無一人焉。天下於是無

實才矣。如生財晉撫請開採南司農請給銅引禁私銅。言官請定民間服色。驅遊惰歸農。皆不聽。而革優免裁驛。遞加孤小民則朝奏而夕卽報。可天下於是無固志矣。如典禮顯忠斥欺尤帝王風世之本原。乃發大奸之周宗建尚屢一易名急大難之劉之綸。尚未酬駿骨死大凌河節張春妻霍氏尚莫闢幽芳。而恭媚逆璫者反加官廕。子龍即有加天下於是無節義矣。如明刑一杖一徒。遠年陳案何關於治亂之數。而必往復平千嚴牽累以數年至情罪之當核。莫如二。構美惡譴卷之四。邊吏乃耿如杞劉策受法獨嚴而喪地之王化貞。賄之孫元化置之不問。天下於是無畏心矣。如鳩工議生不如議節。小省不如大省。今關稅虛課匿班事例必南比互爭。王壓費之大莫甚於得已之工役。及諸方之織造其間可併可裁者歲省不下百餘萬金。祇因估計之冒鋪墊之浮處處皆窟穴連相沿而莫敢問。天下於是無責政矣。臣目擊一時上下日孜孜於簿書期會間而于百年必世之計未嘗一寃心焉。故不憚忌諱爲陛下陳之。帝不能用。罪撫王化貞以

久繫不決。妄覲復用。乃賄奸徒。張應時等。投疏頌其功。且謂。邊兵拒叛。必須化貞安輯。請身代其死。使化貞得戴罪立功。開元大駭。疏駁之。言化貞之罪惡甚重。不旬日。而以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一十三萬之士卒。河西數十萬之生靈。拱手棄之。而猶從卧內簡行。李四箱。以駱駝負之出走。卽此已見其但顧身謀。國恩國恤矣。雖立赴藁街。從熊廷弼於地下。未足蔽辜。應時何人。敢妄爲舉主。化貞之殺與不殺。不足論。使存一化貞。而致天下謂死刑亦可倖脫。則國法不行。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三

矣。臣聞化貞家貲巨萬。錢可役鬼。每赴朝。密輒賄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見熊廷弼。則投以瓦礫。見王化貞。則嗟嘆不休。異以榮惑。天聽今復敢爲此伎倆。請立肆市朝。帝命核其章奏。抵應時罪。化貞卒。以伏法。新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與考選。給事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諭之外。命如豹比者。悉以名聞。于是開元及御史鄭文元等三人並降二級。以外省幕職用開元家居。久不出。至崇禎十三年。乃起山東臬司。照磨。明年入爲光祿寺監事。十五年遷行人司。

副科道左降官。率驛遷。而開元獨久淹。頗觖望。會光祿丞缺。或勸開元一詣宜興。必可得開元。如言往而門庭方旅進。雜選辭不見。隨之乃入。開元甫述已困頓狀。延儒遽起。不得竟其說。大愠。嘗識於心。必思乘間以報之。會十一月初五日。帝以議輔被兵。廣求諫言。詔臣民欲言事者。報名會極門。卽日召對。開元久欲論延儒。次日請見。帝召入。文略。開元言軍事不可不密。帝顧左右退。惟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前密計。而出。十九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五

開元入奏。請輔臣晉退。延儒等皆引身。帝不許。開元乃奏言。陛下求治十五年。而天下日亂。者必有其故。帝詢其故。安在。開元跪奏。移時展轉。折辯至數百言。皆擊射宜興。而終以其身在帝側。不能暢所欲言。故語多含吐。帝頗不懌。命之退。諸輔請令補牘從之。當是時。宜興繼烏程。秉政見烏程。日與廷臣爲難。卒不安其位。去。故着意延擱。聲望而性多欲。不能如烏程屏絕苞苴。又狎昵小人。以此訾之者半。而附之者亦半。及聞開元將補牘。附宜興者慮其必有所指斥。乃

羣聚而苦禁之。選郎吳昌時者，開元令吳江時所拔士也。與開元久，放於宜，與亦甚。雖即請開元日時事，固當言，但須置身君子中，不可爲小人所借。因請開元詣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慶，寓當有嘉言相告。開元詣元慶，卿晉亦在，兩人責之曰：「君所言，當但留君子在朝時事，尚可爲君所奏對皇上。」上雖謂首輔不賢，別用一番小人，國事何賴？兩人皆京朝官，領袖交口，議開元開元意不能無動。俄而大理卿吳履中繼至，亦以開元所言爲嘆。既選昌時復職，昌時曰：「鄙言不足採，孫馮吳三君之言得毋可思。」開元感其語，補殿中，但述奏詞不更人宜，與他事帝方信任，宜興又大教，未退，焦勞特甚，得奏大怒，令錦衣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同鄉也，頗庇之，次日即以獄上，但錄口供，不加刑也。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便彼行私。」此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寬問，殊爲溺職。其再嚴訊，以聞時科臣姜埰亦以言事下獄。輔臣及九卿科道並有疏論救，皆不聽。總意劉宗周上數力爭上，怒其執拗，革宗周職，僉憲金光宸請以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吳昌時

身代帝益怒降光宸三級調外，而別旨下養性置二人於死。養性驚懼，不敢承，乃以十二月朔嚴刑詰問，令供主謀。開元堅不吐，而盡發延儒之隱。帝怒亦稍移，乃諭養性繳前旨。養性又請付刑部定罪，而馮侍郎元慶吳都諫麟徵復開陳大旨，不激不昂，乃從養性言。發刑部尚書徐石麒擬予輕比，贖徒三年。帝責其不覆訊，但看擬成招，令自陳，而逮開元塚廷杖一百，奪石麒官。主事劉沂春等削籍，有差令刑官再訊。十六年六月，延儒獲罪放還，言官多救開元者，不獲。部擬贖徒五年，不許。擬遣戍杭州許之，抵戍所，開元母已前死，金陵起吏科守制，不赴入闕，後遂棄家爲僧。釋名正志號漁山隱於蘇州之靈岩，嘗住黃山之擲鉢峯，下示寂時，遺命歸葬於黃其徒乃迎而塔於永相原之陽。

盧宜曰：以疎遠之臣事倚繫之主而欲指斥左右大臣於主，春方歷之日，內令披肝瀝膽言之，尚恐其信而見疑也，而猶乃遂移書編致于宸，詎此誠貽貽伊戚也於人乎？何尤。

原任通政使李公傳

流賊初起如蟬毛繼而盜名輩者十五家或就擒或互相吞併最後惟閩獻二賊稱雄而羅汝才與成鼎足崇禎十三年破睢州在籍原任通政使李夢辰不屈死夢辰字元居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四年春改兵科給事中時盜起三秦流入于山而而山東曹濮間亦多竊發道梗三百餘里河北則有水峪村回賊之患夢辰歷陳其狀因言秦之保安攻圍已困而兵將忽散晉之河曲變值荒置而士卒不而汾可以西

晉相應則腹裏之人素不知兵其禍尚可言哉乞勅按撫急為設防帝納其言又備陳中州情形言鉛礮久市價值未償漕米歲輸貽累無極宗祿之件徵不已南陽之加派頻增河決則千里成渠歲歉而三秋失望郵傳苦私賠之累催科患火耗之多生計日憂不支急難誰為用命合機兵磁兵新舊不滿七千一有警報防禦何資况公私重貲安能枵腹而待今日急務首在防河次則繕城池備器械練鄉兵皆當預籌其本尤在收拾人心則額外之徵不可有禁不三續是難難之帝命所司嚴飭又勅東撫余大之需不可不緩也帝即命所司嚴飭又勅東撫余大成續冠貼患登撫孫元化債事偷生皆廟謨也十月以大寇盡萃河北勢必南渡請勅河南諸監司急防渡口巡撫移住衛輝與山西保定二撫相為犄角方下樞曹議賊已從渾池潛渡自是中州郡縣無日不告警矣遷不利左給事中又言年來將驍兵悍將之令不能行于兵將將之令不能行于將未與賊遇則望前不剿尋無戰既與賊遇則有退無進非叛則逆安可不亟加處分以懲一而警百帝咸採用其言

九年冬進史料都陳計吏五事言大計鹽園諸郡舊有定額倘若一郡皆賢必求如額則賢者亦遭貶斥一郡皆不肖但求及額則不肖亦得優容法之失半莫甚于此請自後毋拘舊例從之唐世濟薦逆案尚書在維華夢辰率同官特爲駁正維華廷不得登用福親巡按御史應喜臣薦通政使周維持亦麗名逆案者夢辰疏糾之喜臣遂下吏遣戍再進太常卿至通政使中書王陞彥代人行賄於首輔薛國觀爲廠衛所緝獲詞連夢辰削籍歸至長垣聞鄉郡被兵從二續表曰

者勸稍留以觀變夢辰不可曰睢州吾父母之邦也可坐視其陷而莫之計乎疾馳而入州中缺正官方苦無主卽推夢辰任城守事夢辰乘城晝夜不懈而賊從他門入城遂隔牆夢辰見賊渠羅汝才卽賊中所號曹操也汝才問曰汝何所欲夢辰曰我大臣但欲死爾汝才遣其客說之降且進酒食夢辰擲盃於地賊慮其自盡命守者謹護之家人亦以母老勸母死夢辰不從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聞之慟哭不食死後羅汝才卒爲李自成所殺

趙吉曰以猜容如後宗韓城捕敢乘間以納賄是欲因聖龍之卧而探其珠也卽無風監王德化之寃何其能終免于禍焉否耶

巡撫丘公傳

同與松山之難而獨捐報國之編則遼東巡撫丘民仰是也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間舉於鄉中會試副榜歷原武寧晉二縣教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剔夙弊無遺河壩隄岸旱蝗爲災民仰咸虔禱於神河他徙而蝗亦爲大雨所淹死政聲甚起甫八月調繁保定府之新城縣崇禎己巳縣被兵晨夕登陴守禦城獲全時四方勤王兵畢出其地民仰支應有方民不知擾四年以治行高等入爲侍御史侃侃敢言

二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丘民仰

衙內僧道建醮未完遂令禁報遲遲不發先日舊遺臣謝理轉達賊于大成之前大成以人性皆善一槩釋去致地方有狗子佛性之謠今叛兵敢於肆橫明知大成非殺賊之人耳乞速斥二臣另選賢能二人亦皆被逮議罪明年流賊亂山西巡撫朱統殷樞柱專以撫白愚下令殺一賊者償二命日招賊而賊四出割城益無所忌內煽愈張名城屢陷民仰亦抗疏劾之并論吏部尚書閔洪學所用失人亟請放逐帝皆聽之洪學與統殷旋皆罷去尋乞假歸里

二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丘民仰

其乙榜也外轉爲河間知府民仰意亦安之曰人能克自樹立雖下僚亦足以表見况知府四品官儼然方面大吏耶屢任勤於其職百廢成舉吏民愛之政聲大起居三年遷天津督餉副使調大同十一年監軍汝寧明年春以右叅政分守永平五月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不憚冗繁所至輒著治績故當事類移之要地十三年三月擢僉都代方一漢巡撫遼東當是時遼左連歲用兵運籌轉餉皆無軍事也膺其任者多以不稱職罷去民仰按行關外諸營堡於

士馬甲仗錢穀多所規畫兵戰而民亦安堵地方賴之下四年春

大兵圍總兵祖大壽於錦州徵兵督儲備著勞勩七月錦州圍益急民仰偕總督洪承疇進至松山

大兵既破錦州旋即移師攻之八月二十一日總兵

王樸擁兵不救臨陣潰奔馬科吳三桂白廣恩李輔

明唐通繼之一時六鎮聯逃外援既絕松山勢不能

守其與督撫效死勿去者總兵惟楊國柱一人而已

堅守半年餘糧俱竭標將夏成位開門迎降民仰與

督師俱被執或勸之輸款不失富貴民仰慨然曰君

恩不可負也願就死乃見殺事聞與楊國柱各予祭

六壇卹典咸脩再諭將近日死事文武大臣通建祠

于都城內帝將親詣致祭以慰忠魂後聞言者而止

中樞陳新甲緣此被誅而唱逃之總兵王樸立即棄

市傳首九邊重臣既殞失亡士馬器械無算疆事遂

不能復振

附記 前督張福孫疏松杏戰亡總兵楊國柱已

與蜀石都司王成皆當四國柱之餘故者也又督

師標下都司柳城等疏言臣等二十六人之東也

二編忠誌

卷之四

先松山戰歿蘇倫等十餘人又松山殉難馬大梁
師進孝等十餘人不死者僅數人而已此皆與賢
應同殉有姓名可考者并計之
宣 宜曰按倫師史之摺疏言當松城被圍四面
待望科道松樞共先進諸鎮相繼潰散從此松山
馬多集連人以解松山之圍自任及至馬與兵俱
得頭級松樞已失蓋謂既失不須復救也且樸呼
京果日督自奉津用金銀兩京又運銀兩於揚州
餘工匠打造金銀器皿分送長安津要處無虛日
若不早處分則松山更不可守觀此則謀之罪
雖傳首九邊與衆棄之猶不足以蔽其辜矣

劉李兩副將合傳

歸○正○人○而○能○捐○軀○報○國○亦○忠○之○屬○也○若○劉○國○能○李○萬○慶○者○當○表○而○出○之○矣○國○能○與○李○自○成○俱○延○安○府○米○脂○縣○人○少○同○里○從○師○習○武○相○厚○善○自○成○去○而○為○盜○國○能○起○而○應○之○自○號○國○塌○天○與○其○黨○李○萬○慶○隨○李○自○成○由○秦○入○晉○轉○掠○河○南○北○并○畿○南○荆○楚○間○同○困○於○車○箱○峽○已○復○逸○去○再○擾○陝○西○入○河○南○躡○江○北○官○軍○逼○之○乃○屯○聚○商○雒○山○谷○中○得○勝○則○不○笑○而○前○敗○則○崩○潰○四○出○文○督○如○洪○承○時○盧○象○昇○武○將○若○曹○文○諱○艾○萬○年○皆○皆○二○機○表○忠○諒○之○臣○也○於○決○機○制○勝○者○亦○奔○命○不○遑○蓋○遍○地○皆○飢○民○即○遍○地○皆○賊○黨○聚○恒○易○也○八○年○春○賊○七○十二○營○頭○目○老○回○回○馬○光○玉○等○盡○會○于○榮○陽○議○所○向○乃○列○閭○而○拈○之○賀○一○龍○蘭○養○成○南○當○楚○師○馬○進○忠○橫○天○王○西○迎○秦○卒○羅○汝○才○惠○登○相○分○屯○榮○汜○間○綴○開○歸○汝○雜○援○兵○自○成○獻○忠○嵩○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于○女○維○均○光○玉○偕○九○條○龍○為○游○徼○往○來○策○應○慮○西○軍○不○敵○則○以○萬○慶○與○許○可○變○益○之○部○署○既○定○殺○牛○馬○祭○天○遂○分○道○寇○掠○九○年○與○竭○子○塊○等○十○七○股○擁○衆○窺○潼○關○以○守○禦○嚴○不○能○入○十○年

正月將起江北官軍數道邀擊乃不敢東下還走黃陂入木蘭山休夏其秋轉寇河南將逼開封見援兵集南走黃麻當是時總理熊文煥新至為賊所憚又見下招降令群賊頗有意歸正面國能作賊久心亦厭之曰人一入賊夥則面目全非且重為父母親族累又先與張獻忠有隙慮已勢弱為其所併乃于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撫于隨州別股李萬慶等六部竟遁去國能頓首文煥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載賴明府涵洗更生願悉其衆隨麾下盡死方文煥大喜署為守備謀左良玉軍前國能自是受約束不復有異志已西張獻忠羅汝才亦降皆據邑自固獨國能從軍征勦敢有功十二年二月從左良玉勤王有詔還師討流賊樊鵬國能授副總兵四月會左良玉擊賊李萬慶於南陽萬慶亦延安人所稱射塌天者是也先與國能同反往來馳忽萬慶頗雄黠流而入楚總理熊文燦擁兵德安不能擊賊西走而文燦反東萬慶等勢益振初賊在豫楚者稱十五家國能獻忠降稱十三家萬慶與馬光玉馬進忠羅汝才惠

登相賀一龍蘭襄成及順天順義王九家最著自成
 以在關中故不預八月進忠光玉大挫于潼關九月
 諸賊分踞郿襄者又大敗於雙溝賊勢漸衰十一月
 汝才亦降自成又大敗於關內賊勢益衰諸家中惟
 推萬慶光玉一龍及順天王四部而萬慶爲勳左良
 玉安插別部賊馬士秀杜應金等八千入於許州郊
 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皆寄孥焉二人利其貲夜
 半假良玉軍號入城盡劫以投萬慶萬慶益號富強
 十二年正月與官軍戰不利而諸賊多叛官軍敗
 順天王已死一龍養成潛伏深山不出登相又達掠
 秦蜀萬慶勢乃孤退保唐縣有降意良玉遣國能往
 諭之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官軍抽矢欲發萬慶下
 馬拜國能而言情遂遣其副朱國強見良玉口陳久
 欲歸命有干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惡見誅倡異惑衆
 願縛之以爲信良玉許之果反接汝虎以降縛於四
 鄉城下者四十人漸次解散歸農五月獻忠復叛汝
 才率其黨九營應之寇復大熾而國能與萬慶迄無
 貳心國能守葉縣十四年九月自成破其城尚欲降

之用好語撫慰國能瞋目而罵自成遂殺之後贈左
 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建祠祀之萬慶既降願從征自
 効比國能支月餉文繁從之授爲副總兵與國能並
 守郿陽十五年總督汪喬年出關討賊檄萬慶隨征
 至襄城軍實同喬年入城固守五日城陷喬年死萬
 慶亦不屈被殺後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與國能共
 祠於襄城春秋祀之不廢

附記 李萬慶退保唐縣時官軍分三營合擊釋
 將王倫政勇力起人乘勝趨利挾雙矛馳進丈五
 澤馬陷於淖賊攢槊刺之傷胸而墜獨手刃敵士
 人乃墮

虎猛南總兵合傳

榆林衛有兩色目人一日虎大威一日猛如虎皆死忠者特作合傳以表之大威勇敢嫺將署積功至山西泰將崇禎三年冬從總兵尤世祿擊大盜王加引於河曲力戰被傷功第一五年從總督張宗衡勦賊陽城路安沁水間連勝之六年三月從巡撫許鼎臣擊賊介休令大威合泰將猛如虎出賊不意殲其魁九條龍如虎亦死毅饒勇力崇禎五年十二月以遊擊敗賊邢紅狼于高平六年正月禦賊黑山大捷賊二鎮委焉正德四年四月

姬關鎖全營藏焉二月六日從總兵曹文詒追賊于西堰十三日追及于碧霞村皆力關殺賊魁混世王十五日再破賊于來達寨二十二日大破賊于范村又與虎大威由皇落山勦東犯賊並有功兩人在軍驍果善鬪勇相等所向摧鋒陷堅功亦相埒由是賊中咸畏此兩人七年巡撫吳桂至察諸將中惟大威與如虎忠勇可屬兵事尤加委任焉其冬賊在河南乘水堅將渡河掠山西兩人謀曰賊一渡河則全晉皆不可保此吾兩人事也集兵力扼之賊不得濟顯

追神高加計據奇嵐四出剽掠八年三月二將追至忻代山中加計猛甚用棗槌重三十觔長九尺馬上旋舞如飛正臘日大呼出陣大威迎射之一箭而殲餘黨潰奔山西賊漸至牲力薦二人於朝皆進副總兵署都督僉事自是連歲防河及援剿河南賊勢績甚著九年歲輔被兵率師入援明年六月代王忠爲山西總兵官疏言江淮以北數千里無地非寇村落皆虛此非賊之難平也由歲月耽延將士玩愒有貪功賞而竊零級者有利生口西緹殘寇者有藉藉出境而盡地自限者以臣愚計零級不可貪也生口不可利封域亦不可限也帝採納之十一年詔兵部甄別諸方大將大威如虎皆以稱職增秩冬京師有警如虎督兵勤王解嚴後如虎提薊鎮中協總兵官當戒嚴時總督盧象昇統大威等入衛象昇歿于賈庄大威等潰圍得出總督孫傳庭力言大威等曾身入重圍殊死決戰非他將退縮者比帝乃令解任從軍立功自贖十三年三月如虎亦坐事落職發邊方立功督師楊嗣昌惜其才請于朝置之麾下從嗣昌入

蒙古西歸關外所恃止此一旅而已而大威之奉朝命從軍立功也亦於是年正月從保定總督楊文岳拔開封先率五千人渡河李自成已解圍去已而與賊戰於鳴皋大破之又與監軍道任棟掣賊于平峪八月陝督傅宗龍出關討賊文岳大威以兵會之九月次新蔡孟家莊明日將戰秦帥賀人龍軍先潰大威軍亦潰十五年七月沐國益急左良玉軍救汴者先潰大威亦奔汝寧出攻賊寨中砲死乃免其罪如虎在蜀追賊于開縣遇諸黃陵賊獻忠登高望官軍見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三

三

無後繼者抽壯騎乘高大呼馳下諸將與如虎千先捷並死之如虎猶率親兵苦戰部將扶之潰圍而出尋移駐南陽十一月李自成攻破之爲賊所殺前集

南陽諸忠傳內

盧宜曰傳稱虎帥爲偏裨最有名及爲大將值賊勢益張所將不過數千人故不能大有所挫折身經數十戰卒死王事論者賢之而痛帥之父于但殉亦與同烈矣

吏科左給事中范公傳

大兵破兗州府在籍吏科左給事中范淑泰死之時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也淑泰字通也兗州附郭滋陽縣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垣懷宗治尚威嚴廷臣端徽淑泰首言爲帝王者貴無違以作所執簡以御素苟思致太勞或反傷明作之體細務必按或反稽違大之圖今回奏必至再三行罰不貸纖屑臣工救過不暇恐綜核益密補苴益工規避之端未必不由此開又言凡生財須講大道今臣職處明日捐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大臣爲君腹心小臣亦君手足且而廟堂父而行徑實於國豈有傷問刑之官一案而延歲月游移無至苟情罪果真卽當據爲鐵案若情有可疑亦當明爲論奏卽如草場失火之科道馬思理高倬不過爲法被論有何情理難明乃淹禁踰年生命莫必天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今宰相不能施回天之力諫官不能効補衮之功臣節日輸職業愈墜皆關時政之要唯陛下下加之意焉復極陳刑獄繁多乞亟勅刑官疏理帝

咸納之中官張鑒意言天下遺贖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督徵帝大怒令撫按同奏淑泰言民貧盜起之時通賦斷難追督不特不能弭盜安民勢且驅民爲盜但徵現賦尚苦民困莫支中官惟顧目前何知大計給事中莊簪獻章正宸以言事下獄抗疏救之七年八月少宰疏薦道黨謀翻欽案淑泰力斥其謬疏終不行巴縣用其私人巡撫兩川淑泰疏指其失後果償事十一年冬言今以餉匱之故至搜括借助卽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復行乎治不現其則也

二續奏忠記

卷之四

三

三

二續奏忠記

卷之四

三

三

以致人心思亂延盜開門加派至二千餘萬必師行而糧從猶復取給於經過之州縣奴辱長吏鞭撻小民則前項所派費在何處請皇土名審勿大臣亟圖馭將戢兵安民攘寇方畧亦優納之其秋出典浙江郵試事竣還家十二月兗州被圍淑泰與地方官竭力固守已而城破死之詔予卹典如制

侍郎余公傳

總理熊文燦始終以撫賊自愚其不爲文燦所愚而終爲文燦所陷者則楚撫余應桂是也應桂江西都昌人明萬曆已未進士歷知武康龍岩海澄三縣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禎四年徵授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殿試讀卷取陳于泰爲第一首輔周延儒至戚也應桂劾其朋比行私十一月遂力攻延儒奸貪諸狀并言納孫元化貂參則事皆曲庇受楊鶴重賂則力主撫議河南布政何應瑞已推巡撫貸千金不獲則仍還故官通州授將高勛已經論罪五百金一投則調旨免議使家奴周文郁冒功驟躋副將爲嫡兄周素儒僉錄濫官錦衣皆干犯國法之大者疏入人爲延儒危甚幸帝眷正淫時責應桂詆詆延儒亦懼罪兩疏力辯應桂復駁之詞益厲帝以其挾私求勝切責之已而賊陷登州應桂復劾元化身任巡撫賄禍封疆實由延儒曲庇所致帝惡其屢瀆貶三秩視事應桂既屢擊延儒慮反爲所中引疾歸七年還朝出按湖廣絕私交逐貪吏飭武備風紀肅然流寇方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德安黃州應桂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乃遁入大山

擾其境內盡捐贖錢脩城治械至十餘萬金傾囊急公不私一錢八年賊漸逼承天承天者獻皇弓劍所藏之地也應桂懲鳳陽之禍日夕棄城守禦賊不敢逼常聞而嘉之期滿當代命再巡一年常足時虛象昇撫治鄖陽善用兵遠近倚爲聲援第鄖陽在萬山中地荒瘠士恒苦饑一日正值糧盡應桂賂以贖銀萬五千軍聲大振及象昇改撫湖廣應桂稱其忠謀碩畫若早昇重權必能蕩平羣賊象昇遂有總理之命已而象昇親大軍赴汝雅賊老獬等數節直走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德安黃州應桂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乃遁入大山又時出竊應城雲夢孝感黃陂諸縣焚戮甚慘應桂具以實聞而巡撫王夢尹多所隱蔽止報孝感焚民居數間賊至漢陽者亦僅二三十騎帝深惡夢尹之欺切責之而應桂於凡所奏報不張皇亦不諱飾調兵遣將又合機宜遂爲帝所倚信期再滿又復督之至四月夢尹罷印擢應桂右僉都御史代之且將大用應桂矣先是應桂爲巡按不與行開事故得傾其贖緩以佐軍興及爲巡撫例歸代者巡撫賞功獨士

諸費友無所出而湖南之賊又起江賊李瘦子等煽動興國大冶山中諸亡命肆掠旁近州縣臨藍山賊入湘鄉以窺衡州湖南大擾賊氛旁見錯出應桂幾窮於四應而左枝右梧卒保無虞皆應桂之力也其冬熊文燦至廣佈招降之令劉國能先降張獻忠亦爲降文燦自謂大功可立就乃檄諸道兵合擊他賊于茶山賊逸出他走適在應桂所分地文燦遂劫應桂疎於堵截日赴軍期爾後揚嗣昌正掌中樞恨應桂曾劾其父乃借以快其私遽逮之應桂乃陳撫劄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始末謂正月初文燦與臣議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六七部叛去合馬光玉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於時文燦與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爲兵勢全集正宜乘此追勦會信陽報賊馬進忠漸逼文燦盡調諸將赴信陽臣謂勦賊當先其大者進忠小寇不足先也文燦不聽此機一失賊西走而文燦反東李萬慶等勢復大振追賊西潰之後選餉上聞爰報斬殺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名死亡載道然而終不見其一試也文燦又曰先撫後勦

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第見招撫之旗綵終于遣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餽鹽椒運魚肉以與之通市賊反因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之無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屬縣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皆空如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活掠欲焚其官署始踉蹌而走夫麻城文燦之壻家也賊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新水其兵殺鄉民報捷百姓環哭於其前竟不敢懲治一兵夫新水文燦之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賊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日張寇勢日熾即今十三家之賊殘破南陽汝寧諸州縣如履無人之境文燦任範雖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之勦法乎張獻忠之踞穀城也今已半截招納亡命買馬置械人人知其巨剽而文燦反薄官兵爲不足用急欲借之爲前矛舉動輕妄致使全無畏忌三月間委孔通判調之不應反拘光化知縣王棟於營中半月始釋五月間文燦以萬金爲餉而調之非惟不應且解餉通判徐志進勒其請爲湖廣總兵欽降關防今已是浮橋跨漢水行徑益異文燦

前既誇張而叙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奈何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類斯之輩夫臣不知其可也時帝方信任文燦不以應桂言爲然不聽竟逮應桂至京下獄如文燦言勅部議罪燦忠之初降也應桂慮其反覆貽書文燦言燦忠惡已有端可先其未發圖之而書爲燦忠通者所得燦忠久懷反志特以朝廷待之厚無詞以自解及得書佯怒移牒鄖陽巡撫戴東晏言撫軍應桂欲殺已語甚悖東晏聞之文燦文燦亦慮燦忠後必反正恐無詞以解已罪得二編奏應桂總之叩書大喜卽具疏再糾應桂私書漏洩貽誤封疆帝怒下法司并按其罪應桂疏辯言燦忠布賊孔道敢邀劫公移總理諸臣不惟禁不敢問反據賊口誣臣則自今以後必可告諸燦忠者而後可入於郵筒乎帝旣先入文燦言亦終不聽應桂竟議遣戍已而燦忠果叛文燦伏誅廷臣交章薦應桂十六年召爲兵部右侍郎十月潼關陷帝召問諸大臣陳演曰賊已入關必憑子女玉帛如虎已入阱不足慮也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威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何云虎

已入阱大臣懷詐面欺陳演之頭可斬也演股栗失色叩頭引罪十一月知孫傳庭已歿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應桂以無兵無餉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募行給御用銀萬兩銀牌緞匹爲賞功之用而已應桂將至山西賊已入境鋒甚銳應桂所率千人不能前進帝怒責其逗留奪其職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前也京師陷應桂家居不出其後卒死於難

趙古士曰崇禎時若盧九台孫白谷諸君子皆足當大任而奇折衝乃應桂一言遂舉七省之關二編奏應桂總之叩計民命付此檢夫是亦信用內臣之害也嗚呼呂強張承業千古幾人哉

太常卿宋公傳

闖賊入秦。破耀州。明在籍太常寺正卿。宋師襄死之。師襄於萬曆間成進士。歷官至廣西道御史。天啓新卽位。不樂御講筵。近詩書。惟好習武。內侍劉朝等勸上於宮中開內操。及朝緣事屏南京。師襄言劉朝盜竄。應死。百計貪脫。借內操爲固寵計。及兵柄在握。遂謀行邊。幸天牖聖聰。卽行斥逐。朝不過一腐監爾。其敢毋忌憚者。以抬權結黨。引類呼朋。交相應也。今朝雖去。而所畜三千虎族。將安歸乎。此皆朝腹心。派牙二續表忠諫卷之四

常卿呂純如不當來而來。敗官常而混仕籍之顯行。罷斥亦不聽。四年三月。巡按河南陸辭言。近日章蒲公車。皆治平要務。皇上亦既批答如流。必謂膏澤下於民矣。然四方之災異未息。禍亂未平者。豈非以徒託空言。漫無實事之故哉。如終日籌邊務矣。而士馬之積弱如故。終日商國計矣。而度支之匱絀如故。終日飭吏治矣。而守令之廉幹者有幾。終日計民生矣。而民生之安堵者有幾。終日彈盜賊矣。而盜賊之蕩平者有幾。所以然者。臺諫以進言爲責。條奏一入卽云盡職。而行之行否置弗問矣。六曹以題覆爲責。題覆一上。便稱竣事。而事之行否置弗問矣。內閣以票擬爲責。票擬一定。卽爲明綸。而肯之行否亦弗問矣。上下相諉相蒙。養成此口舌世界。至今日而民怨極矣。夫怒深矣。災害遄然並至矣。良民不得其生者。甘於以死。博生而相聚思亂已十有八九。臣恐今日之患不在遼左。不在黔蜀。而卽在數百年休養之赤子也。報聞。既抵任。懲貪舉廉。政績甚著。明年復命。薦部內人才。首及尚書盛以弘時。逆奄勢熾。素惡師襄。忤

已責以徇私降一級調任師襄遂歸票順元年復官
屢遷至太常卿致仕十六年冬閩賊陷耀州師襄被
執不屈而死有張國紳者素無士行首請自成僭大
號與作相以故太僕文翔鳳妻鄧氏知書能詩進之
自成自成雅重翔鳳責國紳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仇
儼反以媚我引出斬之而叱鄧氏仍歸故夫之家
盧宜曰國紳之夜氣慘亡久矣自成斬之猶斬
一禽儼也何足異哉彼鄧氏者登車徑去被叱旋
歸不得一齒賊亦誠千古恨事耳

二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三

參政田公巡撫張公合傳

明崇禎十六年冬流賊李自成陷富平連破城固在
籍山西參政田時震江西巡撫張鳳嗣咸以不污偽
職抗節而死時震字青陽富平人鳳嗣字健冲城固
人皆陝西籍亦皆於天啓中先後成進士時震歷知
光山靈寶二縣崇禎元年行取授御史時奄黨猶未
擴清時震入臺卽劾南戶部尚書某與順撫某御史
某通內有微宜治以交結近侍律豈容久玷朝班而
忤璫諸臣已蒙貽雪猶有故御史夏之令所坐誣騷
二續表忠記
應亟與豁免並從之十一月劾輔臣劉鴻訓納田某
二千金蜀冢臣用爲四川巡撫疏入而某之爲巡撫
者卒行罷去明年四月劾兵部侍郎某貪位可鄙乞
速行放斥時震啟事侃侃皆不避權貴學朝憚之六
月又言人臣立身之道止有去就兩途欲就則就不
得借去之名以文其僞欲去則去不得據就之實以
飾其奸如冢臣者人皆以去效規始而曰大計在即
也今察典報竣矣繼而曰方澤肇舉也今殷禮告成
矣尚復何待哉詞臣以廷推不與忽發幾千秋科場

大難日正犯原未到官也。今則著衛赦還矣。曰：此事
原未結案也。今則爰書可據矣。種種誣人而媚璫之
詩乃謂人誣已。何其不恕之甚耶。臣謂二臣原非欲
去一番請告一番慰留直以去之一字爲邀寵固位
之計耳。忤旨切責御史某與奄黨楊維垣比力持殘
局。被糾罷職。票擬出鴻訓手及鴻訓敗具疏辯時震
言當日皇上之眷注鴻訓與諸臣之推服鴻訓者正
以處分奄黨諸奸其票擬差快人意安得借此爲翻
案之端。設令其御史之疏行則奄黨某某輩將乘間
三續表忠記卷之四
抵隙爲捲土重來之計。害有不可勝言者。時震既屢
糾奄黨又復與冢宰忤。三年三月遂以年例出爲江
西參議。道再轉山西參政。罷歸。流賊陷富平。欲以僞
職授之。不屈死。至時張鳳翽崇禎中由太常博士轉
御史。極論川撫某庸劣。請召還給事中章正宸。俱不
聽。出按雲南。還言陛下從諸臣之議均輸。再徵一年
洵非得已。但使百姓之脂膏盡供士馬之騰飽。誰其
議之。乃玩愒之積習未化。虛冒之故智猶存。數年來
嚴綸屢下。撻伐何時。沓沓泄泄。支吾年歲。坐糜此數

百萬金錢。爲憂方大耳。帝納其言。勅兵部飛騎勒熊
文燦進兵。而張獻忠已叛。撫剿事兩無所就。文燦雖
下吏伏法。而流賊之勢遂不復可制。鳳翽旋出督南
畿學政。十五年擢江西巡撫。爲給事中韓如愈所劾。
罷城固陷。賊脅之。仕不從。遂遇害。其後與時震同荷
卹典。

應一。袁日田公。丰平復。殘罔足爲殫。片生尤矣。若
其公。雖有事不多表。見然皆不。可。仍。厥。者。公。爲。一
信。又何。軒。詎。焉。

三續表忠記卷之四

史記

總兵姜公傳

開封三被圍。圍左良玉軍潰於朱仙鎮。諸路援師從之。惟總兵官姜名武與賊相持而耳。以身殉。是誠得其所矣。可謂忠矣。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編鈐騎射。皆冠其儕。偶崇天啟二年。武進士授大同。厥遠守備崇禎。勅遷大水峪。遊擊當是時。東車方亟。遼瀋相繼失守。山海外。衛單疎。經略議築城杏山。以遏其衝。慮為必爭之地。諸將觀望不前。名武慨然請行。曰。城此亦不難。惟出於不意。猝然而往。百堵並作。以一月記二績。姜忠記卷之四。兄。姜。公。傳。工比其來爭而崇禎。慨然可無患矣。如期工果竣。還藩屏山海。獨鎮制府上其功。陞宣府西城泰將。遷方旱蝗相繼。群盜蜂起。盜魁王科尤桀驁。名武擊斬之。地方以寧。獲守宣府右衛張家口。開互市。名武勅兵巡緝。皆膺其威名。無敢譁者。蒙古部落。伏塞乞撫。監視中官。將殺之以邀功名。武堅持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縱不為身後計。若使邊關從此多事。咎將誰歸。中官怒。及捏詞劾之。總督楊嗣昌力白其誣。獲免。後蒙古卒就撫。聞名武曾以此被劾。望關擢。賴曰。姜

二續姜忠記卷之四

公實生我。世世子孫。敢忘厚德耶。尋擢通州副總兵。值遼警崇禎。起督師。孫承宗於家赴通。堵禦承宗。以昌平陵寢為重。亟議加防。且曰。吾知諸將中。惟姜名武可當一面耳。專檄守昌平。解嚴後。論功。晉秩。楊文岳任保定總督。求與督標中軍者四。願難其人。名武方領忠勇營。團練適入謁。見之大喜。曰。非子莫與我共功名者。即日題授總兵。官督標中軍。事時。標將如林。而名武忽以偏裨得之。威大驚。既而知其才略又大服焉。十五年。閩賊圍開封。甚急。嚴旨趣諸將救。汴文岳令名武督標下兵先馳赴開封。壁朱仙鎮。當是時。諸軍壁鎮上者。毋慮十數萬。左良玉最驍。諸軍方仰其旗。鼓為進止。而良玉心異。自成名。難收汴濱。膺胸不敢前。見嚴旨屢趣之一。夕其軍大譁。內突諸營。乘亂掠其馬。驅去。諸營隨良玉悉奔。獨名武一軍堅壁不動。或語名武曰。賊鋒銳矣。左鎮兵最多。亦最強。且有諸營張其左右翼。猶胆落霄奔。公以羸卒數千當數十萬方張之寇。是驅群羊而禦猛虎也。願公熟思之名武曰。吾固知之。然此君命也。亦將令也。戰

固死於賊退亦死於法與其退而死何如戰而死之
爲愈乎侵晨賊大至率麾下血戰後數百人力竭被
執大罵賊怒繫之麾下皆陷陣而死無一降賊者亦
無一逃去者事聞優旨議卹贈特進光祿大夫左都
督世磨錦衣百戶甫奉命告而京師陷矣

盧 京師也安廷學館編起紀吳越附國鑾鑾名
文伯孫徐壯而山矣獨孤周郎今子帝子惟爾惜金
文伯孫徐壯而山矣獨孤周郎今子帝子惟爾惜金
長望望方次矣休其日猶未已天子南顧念於類
愧獨一胡抱頭學賊足刀斗聞寂寂聲死狂奔擊
思思吳前望遠白口流都絕當時惟有姜將軍堅
三衛表忠忠 卷之四 主 總纂
望英靈猶若乘其逆汁水 孤忠填腹豈朱仙鎮上

沐陽令劉公傳

淮安府有支邑曰沐陽。遼處大河以北。故流賊蹂躪
及之。其令之殉節而死者曰劉士璟。字崑白。遼東復
州衛人。明崇禎間。以貢授江都訓導。時寇亂蜂起。戎
事倥傯。士璟慷慨多略。入課生徒。出佐守禦。淮撫
史可法聞其勤於職業。也會興化縣連歲大蛟。前令
以可欲激民變。被劫去。命士璟署其篆。單車到邑。持
所服袍帶。踵富人王紹卿門曰。微君莫活吾民。邑中
數十萬戶。旦夕填溝壑。君雖有粟。不得高枕而卧也。
三衛表忠忠 卷之四 主 總纂
紹卿感其誠。卽出穀麥數千斛。奉袍帶歸之。士璟又
多方勸諭。復得錢穀若干。屏去輿隸。不蓋不乘。親歷
比戶。給賑百姓。扶老攜幼。望其來。歡聲雷動。是時候
碑載道。或仆巨室。傍好民。輒呼噪而入。傾其貲立盡。
人不自保。士璟嚴爲之禁。無敢犯者。又立義塚于四
門死者。令保甲卽瘞之。民大悅。服。擢令沐陽去之日。
百姓號泣攀送。城爲之空。沿沐亦多惠政。流寇突至。
邑陋而無兵。士璟環甲登陴。率民固守。力盡被執。不
屈而死。七日。淮撫史可法過其地。親視含殮。面色如

人之歸曰南半壁今賴一吏公摧拉其間卒之
人各脫其人力河海其只劉今日我死恐不爾若
一之知謂日下誰持衡之難堪也迄今讀此
一十千古興衰

木湯合

寅多小月計廿五日奉差南歸諺禮甲申之變駢赴

金陵晉侍讀學士汧與人甚和易而獨於邪正之介分別不少假先是曾出揭討同鄉之降闖賊者已爲人所側目至是復疏言從賊諸臣應從重處分又上封事數千言訖切時弊且以宗社之喪由朋黨相傾所致惓惓以化恩仇去偏黨爲言大與馬阮忤而大鍼仇汧尤甚乙酉三月十九日弘光命築壇祭先帝祭畢班未散聞呵道聲甚厲冢宰張捷曰此必阮大司馬也須臾大鍼至內衣紅蟒袍外籠素服拜于地大呼哭先帝且曰致先帝殉社稷者皆東林也不盡誅此輩不足以謝先帝徐汧學謙自許東林巨魁今皆降闖豈法所當宥耶士英急步出班曳其袖曰徐九一現在如何全不檢點大鍼語塞時將起大獄修隱東林安達侯柳祚昌應募參汧朝服謁謁藩於京口別圖擁戴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好張采華允誠楊廷樞顧杲狼狽相倚結黨禍國乞置汧於理并除廷樞杲名先行提訊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疏出善類咸懼幸廟堂不欲興大獄乃寢其奏汧知大鍼不能容引疾歸金陵先守汧傍徨號泣誓不欲

生聞六月十一日作書戒二子肅衣冠北向稽首白沉于虎丘之後河新塘橋下一老僕躍入同殉子二長曰枋字昭發壬午舉人善書畫承父志挈家堅隱靈巖山絕跡不入城市惟日與山僧談苦空野老課晴雨暇則適情吟咏放廢山林泉石間本朝蔡總漕士英募撫軍天顏高其節遣後通殷勤不納湯撫軍斌驢門候之卒不獲一見嘆息而去時而絕糧則畫丹青一幅以易粟然必慎擇其人否則雖大紳貴胄出重資以購之不得也劉泉副果督學至吳命長洲學傳執文焱特金相贈往叩其門一婢蓬髮歷齒從門隙中窺之覺其人有異踰牆奔人不復出學傳候久而歸因作問門行以紀其事暴客不知其屏絕不見也疑有厚餽夜半挾鎗而入索金無有火炙其軀遍體焦爛有僧憐而瘞之得不死其介節如此死曰柯亦有文名

宜曰九一先生文章走海內節烈冠天壤不必作傳而人自千古若公子節後非吳江趙雲圖不能悉其詳也喜而至序之趙名中初康熙甲子乙榜萬曆丙辰會魁趙鳴陽之嫡孫

黃岡鄧秀才傳

士能心存大義雖不得竟行其志至於鬱抑而死而其耿耿者自不隨陵谷爲遷徙也吾讀黃岡杜濬字茶村鄧子哀詞而重有感矣鄧子名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弱冠補博士弟子治舉業周規折矩務宗先輩爲詩有爽致駕其儕偶兼使勇力負膽智相以報國自矢當事咸耳其名時聞獻二賊倡狂至尊肝食文武諸臣大都爭門戶連黨羽爲重至無能以實心任國事而居政府爲天子所委信者其材尤多下劣

三續表忠記卷之四 三出 鄧秀才

雲程大書榜其門明肆醜惡見者恐其鼓禍勸收所榜裂之雲程笑曰渠方賄貨揀擇金珠無虛日或在僻偶中屑屑思快尋報復奚暇及我聞者皆笑之宋幾賊逼黃州游騎至外郭守令懼名與計事雲程嘆曰平時備禦全無而欲猝辨於一旦是猶持空拳冒白刃也獨有不肖此身可以塞饑虎之蹊耳誠不敢自愛其死守令壯之而難其隻身勢不敵倭然憫之雲程揮手去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觔長五尺絕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賊之謀者

諸賊城中有一偉丈夫持四十觔鐵鞭所向立糜爛又善設伏出奇賊遂引去然雲程終以不得一當賊意殊怏怏閱三年甲申賊陷京師懷宗殉社稷雲程北望號吼嘔血數升幾不欲生怏怏忽狂走竟寄死於洛南之橫谿

盧宜曰明懷宗之失天下也與古來亡國者大不同矣惟刻待羣臣而執持過其寵信奄侍而湯藏而多此其所引耳若懷忠表節朝奏夕可辭衣非食不遺穀也亦有足以維繫乎人心者故雖鼎沸社屋而草澤間尚多效死之士也豈偶然哉

二續表忠記卷之五

侍郎左公禁第傳

閩部史公可法傳

侍郎張公伯鯨傳

楊州諸忠合傳

職方何公剛傳

浙西兩忠合傳

劉城黎遂球兩徵君傳

湖撫宋公一鶴傳

大理寺少卿姚公思孝傳

大理左丞李公清傳

漳海黃公道周傳

戶曹葉公廷秀傳

含山張秀才秉純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五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侍郎左公傳

附司馬陳用德趙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曉

天子之論士也。首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蓋行人有

詞。國體所繫也。况當造次顛沛之時。死生止爭一字

而卒就義如歸。恥委君命於草莽。如左侍郎懋賢

之夫子。必所深許者矣。懋第字仲及。號蘿石。登州府

萊陽縣人。身長不及五尺。面赤膛目。而談天下事。頗

二續表忠記卷之五

時卿法

輻欲動。安一龍南京刑部郎清。約有名。早卒。哀毀廬

墓三年。不入內寢。蔬茹。不出蓬。以自死。母陳喜。讀書

好談。儒義。嘗見李給諫清。請師。還因諸臣疏。擊節稱

善。懋第生平行。直得之母教。於冬。懋第二年。妖人

童天威。劫略邑。聚懋第。舉砲擊之。砲裂。幾自斃。再舉

砲。中賊首。餘黨遁去。三年。以春秋中山。東鄉試。第二

名。字不出。陳文莊仁。賜門授。學。城令。縣城古少梁地

又名陽夏。詩所稱。父交梁。山是也。多名賢古蹟。漢司

馬遷所家。與程嬰。杵臼。蘇武。墓。咸在。子卿墓。拓數百

本校皆南向。尤著靈異。懋第抵任。卽具羊豕趙奠。復捐貲脩墓。其祠自爲文立碑。紀其事。歲旱。禱於城隍。又檄山神。驅虎皆親製。祝版所祈。必應。民有冤抑。得竟前白。事地方德之甚流。寇渡河。入秦。薄韓城者三。入其境者再。懋第設機。應變賊不能犯。關中言保障者。推爲第二。宰相薛國觀亦韓城人。也能陰陽其術。何人王喜怒。傾動中外。懋第獨不與通。人咸服其骨鯁。十二年六月。考選戶科給事中。首疏陳民貧兵弱。臣工推諉。國計虛耗。四事。慧見停刑。懋第慮遠。方未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二

許御法

年三月。洛陽襄陽相繼報。幅輿論。楊嗣昌虛快。飾罪嗣昌。方曰。張獻忠精賊。已勤殺殆盡。瑪瑙山盧功甫報。而錦。敗。旋。聞。方。曰。九。股。之。中。已。無。其。八。而。中。州。之。兵。火。燎。原。方。曰。十。分。之。中。已。靖。其。八。而。洛。陽。之。親。藩。染。血。然。猶。日。身。在。蜀。也。近。又。有。襄。藩。之。報。矣。夫嗣昌固入蜀勦賊者也。乃獻賊出蜀。嗣昌何爲獻賊。被獲嗣昌安在。且賊之狡猾。由熊文樂招撫所致。文樂實嗣昌所薦。今用兵將及兩載。用餉三百三十餘萬。兩時不爲不久。餉不爲不多。而夾裂至此。文樂既

三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

許御法

此極陛下豈不動念及之奉旨清理刑獄疏言窮簷之小民既蒙矜恤則建言之臺諫宜賜漸除如科臣姚思孝何楷宋學顯李化龍張作揖王文金臺臣成勇李模屠蘭選林蘭友李右黨編脩楊廷麟部郎葉廷秀以言得罪懲創已久請賜旨還得旨令所司核議朝野聞之稱慶韓兵科左察核江北兵餉未復命北京失守南都晉太常少卿巡撫安徽聞母喪乞守制朝議遣大臣使北營崇禎山陵并經理河北連絡山東諸軍懋第自請北行冀得歸塋墓母作書與所知姜埰曰一歲之間寧弓不及於龍蟠蓼莪族廢於烏私懋第更何惜此七尺不為君父用耶已請北行得叩頭先帝梓宮之前以報軫核之命死且不恨嗚呼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遂陞兵部侍郎貴國書金幣行副之者都督陳洪範職方郎馬紹倫兵部司務陳川極等預行懋第疏言望皇上刻刻以恢復為心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為念瞻高皇帝之松楸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現有黍離之悲撫江左之遺恨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恐有陸沉之禍更望皇上嚴

諭諸臣時時整頓士馬勿以臣此行為必不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不可恃必能渡河而戰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此一定之理也願皇上加意焉渡淮而北時政府舊有不協於懋第者議曰彼敢以疎經奉使大不敬請殺之內院洪承疇前在關中知懋第有壯志欲得其用請延入以觀其向背於是傳諭臨清知州禮送入京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趨之入懋第曰勅命先謁陵後通好今未叩梓宮不敢見往返再三不可通祭而入館於鴻臚寺議廷見禮洪範曰欲全國以全身非屈膝不可懋第以勅書內有不稱膝即為不辱命請持之甚堅用極口我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濟則天地祖宗之靈不濟則以死報國何言屈膝哉內院取國書去九月十八日遂放歸洪範紹倫先已輸款行至滄州而政府之不恤者復以養虎遺患之說進乃迫執懋第北去獨令洪範紹倫南拘於太醫院懋第題其門日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勸之降不屈比七月間全陵破慟哭嘔血誓以必死翌令下懋第大呼曰我頭可

斷髮不可斷也中軍丈大還有貳心懋第數以大義
手○辦○之○時○用○極○與○遊○擊○王○一○城○部○司○張○良○佐○王○廷○佐○
守○備○劉○統○五○人○皆○同○志○執○送○刑○部○懋○第○已○七○日○不○食○
勸○降○終○不○屈○遂○引○出○道○降○臣○勸○曰○先○生○改○念○則○轉○禍○
爲○福○若○執○迷○不○悟○刀○鋸○在○前○寧○不○懼○乎○懋○第○曰○無○間○
我○懼○不○懼○試○問○爾○蓋○不○蓋○至○市○曹○飛○騎○復○傳○呼○曰○
出○一○降○字○即○免○終○不○屈○人○問○道○言○曰○臣○子○盡○忠○報○國○
復○有○何○言○顧○五○人○曰○爾○等○與○我○同○死○得○毋○怨○手○齊○聲○
應○曰○願○從○公○地○下○用○極○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懋○第○
二○續○表○忠○記○卷○之○五○

名臣言行錄曰公在太醫院有一降臣末謁公掩
面言曰此鬼也渠已斃死在松山杏山間先帝賜

薨○加○祭○十○三○壇○今○安○得○更○生○慙○而○去○又○一○降○臣○來○
公○曰○汝○受○先○帝○寵○儀○未○命○出○師○不○知○報○恩○甘○心○失○
節○有○何○面○目○見○我○凡○漢○臣○投○謂○者○無○不○被○罵○攻○惟○
僕○人○皆○欲○殺○之○
北○朝○奉○命○往○說○之○奉○命○爲○公○毋○治○喪○者○公○健○戶○不○
納○和○於○門○內○耶○謂○曰○謝○爾○治○喪○之○德○勿○他○言○懋○第○
無○降○北○之○見○也○幸○不○一○面○懋○第○泰○然○而○去○
石○殺○身○成○仁○歸○爾○安○宅○用○極○抗○禮○規○彼○市○囑○後○夜○
附○說○同○遊○紫○陌○康○恥○以○行○不○望○宿○裕○
宋○相○王○欽○若○所○善○也○公○令○韓○日○一○見○即○刻○去○之○復○
於○後○而○不○可○得○則○亦○烏○用○其○倭○哉○先○民○有○言○東○坡○
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氣○
常○垂○天○壤○耳○由○此○觀○之○則○世○重○廉○黃○之○書○與○文○臣○
獨○以○其○書○與○文○之○入○涉○哉○公○以○使○臣○病○難○大○節○藥○
王○續○表○忠○記○卷○之○五○

然○疑○今○當○年○初○有○賊○顧○則○飲○若○於○地○下○不○且○掘○而○
笑○之○乎○是○知○公○忠○義○之○志○蓋○索○定○也○

閣部史公傳附錄吳馬應奎家人史書記等

江左之立也。羣仰史閣部可法。支持半壁。不意當今之內。小人而外。君子也。可法號道隱河南。祥符人世爲錦衣百戶。遂入籍大興。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嘗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娠。夢文信國入其舍。生可法。中崇禎戊辰。進士初理西安。持法平允。一受讞。咸俯首。審舌無敢譁者。乙亥五月。由戶部郎出知松江府。遷安池道。可法短小。不及中人。而周身精悍。而黑目閃閃。有光。持身廉與。士信。值流賊大起。蹂躪及江北。殫心堵禦。提兵駐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街恒坐。卧風雨中。或遇寒。夜踞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往往成冰。欠伸起。憂有聲左右。以慕進御之日。我何忍獨煩也。士威感奮。所募健兒。皆得其死力。雖東堵西截。疲於奔命。而精神益奮。所向輒有功。乙亥丙子以來。賊家笑盧鳳桐。將英霍諸郡邑。卒不能越安慶。順流下。陪京者。則以可法之扼其吭也。會邊關有警。兵部移制府洪承疇於薊遼。虛衆昇於宣大。而以熊文燦爲總

理文燦畏賊不敢戰。一意招撫。賊易之。勢益橫。十二月。賊復由麻黃至潛山。將攻安慶。可法盡撤江上艤。糧不得泊比岸。賊知有備。乃分掠桐城諸近縣。可法與賊大戰。救回被掠男婦數千人。面連鄉列堡皆賊騎充斥。近山之民。逃入深林叢薄。天雨多凍死。或困小兒啼聲。搜捕無倖免者。於是人多自殺其兒。所過村落皆墟。可法躬自吊死恤孤。不憚勞勩。復奏免被災田租。其城垣繕甲仗爲戰守計。丁丑閏四月。賊復自英霍出畧潛山。可法屢戰十餘日。賊乃走。廷議安慶重鎮。宜特設一軍。以可法爲巡撫。創楚之黃麻。豫之光岡。江右之德化。湖口皆謀焉。當是時。豫楚諸撫皆以空名得節。賊可法無與共功名者。賊勢愈不支。八月。與賊小窺。營過天星等戰於六安。再戰於太湖。賊大隊笑至。圍可法數重。火器已盡。可法斷梁柱如炮狀。臨高向賊。欲擊之。賊乃卻。可法日圍而出。登舟。陞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掖之出。乃榮澤太二城已陷。春以外艱歸。壬午服闋起爲淮揚巡撫。晉戶部侍郎。總督漕運。漕運至崇禎時。已成漏卮。歲以三鐘

致一鐘京師粟日湧貴山以東旱蝗相仍消艘勝不
可動漕卒皆不逞之徒羣起爲盜可法撫緩安輒心
力俱枯而鳳泗係專轄陵寢重地羣盜出沒尤爲棘
手篋中不蓄一錢食租被絀甘之如飴出入策蹇驢
從者不過一二或獨行數百里自負一囊神書一編
間遇古廟或野店便欣然托宿或道傍少憩卽正襟
執卷否則詢百姓疾苦與中人善惡人不知其爲
督撫也而吏治民情無不周悉淮揚人雖處閭閻常
若有一史部院立其前者以此策術遊跡境內安堵
晉兵尚泰督都軍事獻賊破襄陽督師楊嗣昌所貯
輒重盡失聞報自裁賊將乘勝順流窺江左可法奔
馳調發坐席不煖而忠勤體國威望日隆甲申春聞
京師戒嚴將率真勤王已知國變可法大慟以頭觸
柱流血被而會諸臣議推戴倫序應神宗孫福王而
諸王常訪神宗姓也夙負賢名於是立賢之議起兵
侍呂大器右都張慎言詹事姜口廣皆王之貽書於
可法謂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食酒不孝
下不讀書干
預有惟諸王賢明應立發難可法可法亦以爲然而

福王自失國後卽依鳳督馬士英逆黨阮大鍼素與
士英比且心與熾灰貽書力誦士英已定計立福藩
矣士英故以書咨可法可法卽以七不可之說答之
王間懼有他變召南嶺總兵高杰及黃得功劉良佐
劉澤清協謀擁王至南京可法知大勢已決始具啟
迎九月初三日王監國越三日晉可法與馬士英高
弘圖姜曰廣皆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士英仍
督師鳳陽定京營如北都制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
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
英旦夕與入樞及命下大怒卽以可法七不可之書
密奏於王而擁兵入覲拜疏卽行可法以士英入勢
不兩立請督師淮揚馬阮方利其去福王漫無可否
遂允其請兼命祭告祖陵十五日王卽位次日可法
陛辭士英卽以是日入直弘光沉酒酒色本童懸心
德士英立已聽其撥置士英亦無遠畧專倚大鍼爲
左右手大鍼呼引匪類布滿朝刻日以翻逆案爲事
置國政於不問可法雖名督師而子然局外無可參
一察可法去士英與其黨阮大鍼劉孔昭諫意
輩益

無所憚可法領彛卒三千駐揚州感憤時事上疏言
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
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
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先帝崩於賊蔡皇
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庶民之家父母見殺
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膜置國家
遭此大故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
功之足錄今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
極以後似宜慎重以待真正戰功兵行權從宜將內
庫本折樞行奏濟軍需其餘不急繁費一切報罷即
事開大典大禮亦槩從儉約賊一日不滅即有官室
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
人情向背所關伏乞皇上留意疏入不省已而聞李
自成爲

大兵所敗棄京師西走山東各郡縣皆殺賊所置偽
官據城自保猶未知南都建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
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之心從之八月閣臣高弘
圖乞休請召還可法不從蓋馬阮尼之也可法祭告

祖陵禮畢上言陛下踐祚之物祇謝孝陵哭泣盡哀
途人感動使親尼鳳泗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蒿
萊滿目鴛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畧盡嗚咽悲憤又
不知當如何也願陛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
爽所依處深宮廣廈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
享玉食大庖則當念西北諸陵麥飯之莫展膺圖受
錄則當悚然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視危亡早
朝宴罷則當標然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墮大
業則國家庶幾有賴若安處東偏遽忘遠畧恩施太
濫臣工生僥倖之心告密新開宵小啓敗亡之禍賢
奸不辨威斷無靈老成慨時事而投簪賢俊望國門
而裹足竊恐祖宗之制怨終結在天士庶之離散聚
首無日陛下其何以慰九廟之靈而副四海之望哉
疏入雖優前答之終不省時四鎮各有分汛總兵高
杰得揚州黃得功劉澤清皆欲得之發兵來爭而杰
兵先至大肆淫掠城外死者無算得功兵繼至城中
人畏杰殘虐固守不納詔命可法和解之可法先詣
得功營諭意即聽命次詣杰素憚可法威名聞

其來頗懼盡哀城外暴骸之升帳之日太詞色俱
變備備不自安及庭謁可法坦懷待之即偏裨亦接
以溫語一軍遂安城中人亦安杰乃赴徐州渡河經
畧開歸事聞詔軍中一切調度皆先發後奏然就請
多格又號令不行於強藩每繕一疏循環諷諭聲淚
俱下傍觀者亦皆感泣而馬阮終不惜可法無可奈
何動身盡瘁而已自爲督師夏不扇冬不裘行不張
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一
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
夜半身倦索酒未至呼其僮曰禮賢館諸士當與共
飲但夜已深可資酒者分饌之酒至庖人報有肉已
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
斗不亂白至軍中叩絕盃酌至是進數十觥念及思
陵潸然淚下凭几而卧比明將士皆集轅門外門不
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不易得
也命鼓人仍擊四鼓且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
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進謁連民育意鼓
人獲免倆久不至軍中無以卒歲是歲元旦可法遂

斷聲酒疏食茗飲而已日治事務每至夜分即嚴寒
盛暑不輟恐勞苦從人不令侍衛嘗子處鈴閣或舟
中有言警備者曰有命在天人謀何益後事益冗以
監軍郎中黃日芳老成練達欲令同舟與商確辭曰
日芳老矣不能常侍左右公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
少事繁踰前人轍且發書走檄幕僚僥爲之役兵間
餉則有司事耳公但當總其成何必晝夜損神躬親
庶事乎可法笑而不答乙酉四月朔將移鎮泗州防
護祖陵會左良玉稱兵清君側手詔召可法入援即
日發兵渡江撥燕于磯良玉已爲得功所敗詔速還
防禦可法謁陛見不允又不獲入城省母南面八拜
慟哭而返十一月馳至天長檄名諸將救肝貽車騎
直前不避風雨俄報高杰爲許定國所敗肝貽已降
泗州援將侯方嚴全軍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江都
集諸文武議分陣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
之屢疏告急且以血書請救竟無一卒渡江而可法
所率以守揚州者仍此孱卒三千也四月十五日
大兵薄城下諭降不應可法知大勢已去草遺疏又

侍郎張公傳

大兵下揚州。明在籍兵部侍郎張伯鯨死之。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曆丙辰進士。初除會稽令。改調歸安。伯鯨性高亢。不肯俯仰。隨人。邑紳有居政府者。弗謂便也。再調鄞縣。扶植良善。挫抑豪強。吏民懷之。又與司理不協。天啓中大計。再調簡廣。其常是時。逆奄盜柄。凡考選給司科道。非出其門下。必不可得。稍剛直者。輒罹苛禍。或謂曰。時勢如是。由此則銓司由彼。則比司將安從。從乎伯鯨。終孤行一意。屹不爲動。崇禎

二續家忠記

卷之五

大

二年。陞戶部主事。管理章奏。尋出督延綏。寧夏二鎮。軍儲延寧。流寇所自起。由黃甫川西抵寧夏。一千五百里。吉囊等部落。往牧。切近其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給內地。自賀蘭山沿黃河。漢唐二渠而東。沃花馬池。則素稱沃野。饒精兵。勁卒。年來亦荒蕪。滿日空城。遠戍一望。悲風朔雪。寒心銷骨而已。伯鯨疏陳其狀。乃通商惠工。轉輸菽麥。以稟皖代省民。運又倣邊商中。擅意立官市法。以招徠之前。後俱報可。而官民亦皆稱便。又佐巡撫張福壽。俘該賊渠。不沾泥。擢兵備

二續家忠記

卷之五

九

辭

僉事韓榆林中路爲帝所屬意。且大用。癸六年。擊賊賀思賢於青湖。破之。又擊賊一座城。金翅。於延水關。斬之。河套賊入犯。長樂堡督將士。職其首領。敗之。巡撫陳奇瑜上其功。進階右叅政。七年二月。奇瑜選總督。擢伯鯨爲僉都代之。甫視事。揅漢都合河套賊。入犯雙山魚河二堡。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邀擊。大破之。斬首三百有奇。獲馬四弓刀。稱是由是。嚮服。終伯鯨任。不敢動。伯鯨滋延綏。久視民若子。民深德之。明年三月。忽中蜚語。謂其殺降。以拾遺論罷。民咸失望。尋論延綏功。有詔起用。曆子錦衣千戶。十年七月。樞輔楊嗣昌議。大舉討賊。以戶部侍郎一駐池州。當理兵食。明年侍郎傅淑訓以憂去。卽家起伯鯨代之。其秋。撫事敗。嗣昌自出督師。移伯鯨駐襄陽。當熊文燦之被逮也。自知無可委。卽姑託言勸餉。不至者六。十萬。將藉此以迎死。伯鯨遜貶秩。視事後。嗣昌討賊無功。賊益猖獗。帝焦勞甚。數詔廷臣。舉知兵者。衆謂伯鯨久歷邊疆。屢著戰功。以其名上。十五年六月。召還。十一月。調兵部爲祿設。左侍郎。明年左侍郎。卽萬元

歷晉尚書郎以伯鯨代之元。歷故爲東林晉日久得時譽亦小心謹畏帝甚信之元。歷見帝猜祭即位以來中樞誅謫相繼又新新陳新甲益震懼不敢任事視事去幾輒移病求歸章凡十數上遣官及太醫院驗病者咸云病且篤上不得已久乃許之而以伯鯨掌部篆伯鯨矢志在公不憚勞瘁冬月召對萬歲山步行中寒足疾大作伏地不能起命宦扶掖而出乃許告歸京城陷福藩立馬阮亂政伯鯨家居不出明年乙酉士英盡撤江北兵禦左良玉伯鯨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徒令我遲死無以見先帝于九原耳揚州被圍或勸伯鯨避去伯鯨正色曰此吾死所也將焉避之及城破伯鯨冠服端坐自縊年六十有一將授命時語其妻韓氏令自爲計韓曰君能死國吾獨不能死夫乎遂先伯鯨而縊于婦郝氏投于井中伯鯨僅一子名雅度先赴行都謁選得不死

盧宜曰公理楚時延撫張福孫以兵多月餉徵核實一軍盡甲將爲變獨抽刃相戒曰毋犯部司張部司如新嶺何敢犯之公楚趙撫慰來逆輯杜詩云僕射如父兄其情其景猶想見之其令吾郭獨處氏也百姓立專祠于府城隍廟儀門之左塑其像祀之至今香火甚盛云

揚州諸忠合傳

與閣部史可法揚州之難諸職官子矜有姓名可紀者二曰任民育字時澤山東齊寧州舉人善騎射嘗捍衛鄉井同里徐標巡撫真定薦其才用爲標下營畫經理屯務明年真定陷南還授知濮州兵燹後民死亡幾盡而征賦如故舊額田一萬九千餘頃荒者過半乃併八十里爲四十里止徵現戶民大德之甲申冬以才起擢知揚州府其爲可法所倚信及是戎服守鎮淮門城陷馳歸易冠帶絳袍持印坐堂上曰此吾土也吾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某侍兵至欲擁民育出署不肯行又諭降不旬被殺妻子投井死陸亦自縊以殉先是民育試士以事君能致其身命題諸諸生曰士當以節義爲先文學其次也願與諸君共勉之果不媿其言二曰曲從直字完初遼東舉人爲揚州同知與其子守東門城城破俱死之一曰周志畏字一畏鄞縣人癸未進士知江都縣少年初任英鋒穎銳能不憚辛勤亦不避嫌怨果於任事可法深器之與高杰將士不協屢被摧挫不勝其憤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續表忠記

堅求解職會新喻羅伏龍至可法卽命代之伏龍先由舉人爲梓潼知縣代志畏甫三日城卽陷兩人皆死於兵由志畏閨門妻子僕從皆死無一脫歸者二日王續爵字佑中鄧縣人以祖尚書佐詹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濠水篆清介剛直因忤上官投劾歸乙酉起爲揚州監軍道一日可法謂爾書生不知兵事吾爲奏請改補京職何如續爵對曰下官世受國恩無以爲報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之城破遂從死焉一日盧渭長洲人爲諸生有聲可法與馬阮不協因請督師揚州渭抗言乞留可法有李綱在外宋終北轅諸不納可法既開幕府設禮賢館四方之士多趨之既無拔萃之才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吾輩齊門瑟也稍稍引去乃於四月初二日發策試之可法得渭卷欣賞不置列之特等又拔歸昭等二十餘人甫二旬揚州陷渭分守鈔關投河死昭字爾德崑山人分守西門亦死兩淮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餘姚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俱死焉一日韓熙宇文適原籍臨汾父賈於揚補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續表忠記

邑弟子能文又善書法精於臨摹甚得時譽可法延至軍門徵官之辭去城破謂妻蕭氏曰時事至此吾讀聖人書當守義而死不可苟且求活若等自爲計可也易巾服役并妻語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死蕭乃結縊於梁命長女就縊視其絕乃抱幼兒親自乳之既乳置兒於地頓首於老嫗辛曰韓氏惟此一塊肉如不存則韓氏之鬼倭矣惟極善有之此子也立則韓氏不絕吾夫婦在九原受賜多矣老嫗號泣攜孤去蕭乃就縊江都諸生高繼孝衣襦衫大書於衿曰首陽志雕陽氣不貳其心古今一致至縣庠自縊於先聖座傍饒餘字吉人生平孝友親死家貧祭葬不能盡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問京師破憤不欲生至是竟自縊他若諸生王士琦汪應坤子銓王廷佩廷璉呂家齊金應仰伯諸生張映發劉應達指擇高一麟皆抗節若姓名者其戰死武臣則劉聚基馬應奎等又三十五人

盧寅曰和闐溝上溝磨明流不盡千年紅雨肩二十四橋蕭管清吹不黑指天爲我引東望一位

支斗豎挽不轉磨數有歸習勇備花領下寒食節地不得野老從頭說理奉透爪氣何烈縱使形銷神貨戒備堪鑄金和氣猶堪晴水和雪

職方何公傳

與揚州之難者又得何職方剛云剛字愨人上海人也少負才略名馳吳下崇禎庚午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日講求經濟之學有志用世好交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嘗語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也昔戚少保繼先鎮九邊恒思用浙兵浙兵者東陽義烏兵也今流寇鼎沸子歸能練一旅以備朝廷緩急乎都諾而去十七年正月疏陳選練減賊諸策帝褒納之又言國家設制科以約束智勇之士此第可以弭亂非所以撥亂也今日救民生匡軍國莫急於治兵之才然生平未嘗習父師未嘗教而遽畀以兵戎重任誰能勝之願陛下親簡士之英敏強壯者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誦鈴練筋骨拓膽智時召而試之俟實學既成優其祿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讀戚繼光書數言東陽義烏兵可用臣親歷其地見其人忠義自許勇敢善戰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就中推擇將帥一如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將大寇可平中原可復因薦東陽許都及錢塘進士姚奇循桐

城諸生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皆堪錄用帝壯其言卽擢剛職方主事募兵東陽時許都作亂已前死霖亦爲賊用剛不知故薦之然二人才實可用其作亂與從賊也由地方官激之使然而非剛之賄於知人也剛奉命甫出都城卽隔剛亦馳歸故里友人陳子龍夏允彝聞流寇逼京師聲援其舟捐資召練水師由海道直抵天津爲京師聲援其兵已集而煤山信至不果行及子龍入爲兵科因言防江莫如水師請廣行名募委剛訓練其議雖允尚未舉行也時馬士英當國置疆事於度外剛雖仍在職方備員而已憤時事日非因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脩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猛者禦敵爵祿賞賚不出此三者然後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御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悠游歲月潤色偏安銅豪杰於閒散迫奸雄爲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爲國用而議論亦省英分遣重臣羅草澤英豪

三續表忠記

卷之五

天

方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五

天

方

使皆致力封疆而盜魁亦鮮矣東南人滿宜徙之江北或贖罪或賜爵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調叅督師史可法軍事可法得之甚喜多資其籌畧剛亦以遇知己誓同生死馬士英惡可法并惡剛明年三月出爲四川遵義知府可法聞之垂涕曰子去吾復誰仗剛亦泣曰某誓與此城爲存亡安敢違公遠出踰月而揚州被圍佐守禦甚力城破可法死剛亦死之

楊喬年曰士處亂世負才者往往新馳自喜若御之不得其道每足以致變蓋自古爲然矣寧獨一

許都也哉

卷之五

天

方

劉黎兩微君傳 附黎弟送洪

明崇禎八年下保舉之令。其舉而不就職者於江南貴池得一人焉。曰劉城。於廣東番禺得一人焉。曰黎道球。皆名下士也。城字伯宗。少負才品。與同邑吳應箕齊名。尤好拯人於厄。不爲生死禍福所動。史閣部可法知之。獨深。凡有軍國大事。每借箸焉。城翔。黎戴。聞建白侃侃未嘗有所阿附。公卿益重之。當懷宗時。念天下多故。民生憔悴。卒由守令非人。特開非常之格。冀得公忠體國者。以靖內外。而奠民生命。保舉二難。委品。記。卷之五。元劉城。冷傳。才能之士。與甲科一體擢用。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以誠應諸。致趣再四。乃赴銓司議。以知州用。俄輒引退。其友人以書賀之。曰。今滄海橫流。君豈能晏然袖手。手城答書曰。罔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且環伺於左右。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况進士之勢。積重難返。我非甲科。而強與爭衡。徒自困耳。若夫言利以媚人。主誣大臣。用事者。舞口舌以得官。又我所不爲也。時淮安吏陳啓新。武康知縣朱錫。以言利及指斥文臣先後得吏科。故城言若此。卽策塞南旋。不數年

而北都隔諸。以保舉得官者。終不聞有所樹立。他若桐城蔣臣。以言事得罪。潘州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城功。得罪。綿竹幾隔。不測。新楚徐世傳。亦以論時事致烏程間之作色。有屬詞。並以諸生。纔達姓名於天子。而三宰相已忌之人。乃服其先見已。而史可法出鎮揚州。議分地。駐高杰。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因鎮各圖。進取。城深惜其非計。亟上書可法曰。四鎮多盜賊之餘。非有恩義聯絡。至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皆弱。則專制自爲。而互相兼并。內無老臣宿將。足以彈壓其心。又在廷推公防守。維揚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四人者。防江是使。銀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後。必悔之。史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城見馬阮用事。知勢不可爲。自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謂。畢羽之髮。所南之心也。又聞吳應箕。死益無所向。遂棲隱山澤。費隱以終。遂球字美周。傳學。工文章。天啓七年舉於鄉。聞星藋爲人所傳誦。四方赴公車者。爭求識面。名噪益下。歸丁外艱。益肆力讀書。管下第。過揚州。適江都鄭元勳。子

爲平山堂大會賦黃牡丹詩懸金叵

難以潤筆遂球卽席賦十章諸詩伯咸退舍一時稱爲牡丹狀元保舉法行侍郎陳子壯舉遂球以母老辭明年郡中大饑條陳賑救之法甚悉多所全活後間北京陷慟哭連宵如不欲生甲申夏金陵建國子壯又薦之不果行閩中起爲職方主事督廣東兵赴援贛州城破與弟遂珙並死之著有蓮鰲閣集盛行於世

二新表忠記 卷之五
 所上史閣部書中極廣又見一班吏要豈章句之徒可得而竊議者則玩運疑閣部以彼其才而竟以兵死則又美然若夫矣

浙西兩忠傳

吳爾璉字介子崇德人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德與海寧壤相接兩人皆負才名先後赴公車晤於長安邸舍意氣甚相得感流冠禍支蔓慨然有澄清志癸未爾璉成進士端仍下第督邸中甲申春寇難亟大學士范景文薦爾璉才可用名對請拾西邊土司假以重職使牽制賊兵以待援師未及行而京師陷兩人徵服南歸爾璉舉孝廉主司印衛符文也時在揚州參閣部史可法軍事史方開幕府控制江南北爾璉因衛見史與之語合請從旬與淵夾酌酒津亭慷慨話別拔佩刀斷一指歸遺父母泣語淵曰國仇未雪誓不還矣可法命爾璉招撫河南北土察協擒自成所置僞官跋跣剝棘中聞揚州被圍重駢馳還見可法相對飲泣可法嚙指血具疏請援兵馬阮方遏上遊左良玉沒不省可法知揚州必破語爾璉曰君無封疆之責可亟去爾璉曰某成進士已受國恩豈必問官守方圖報稱乎卒不去城陷與可法同死於亂兵屍皆不可得爾璉嘗輯史傳死節諸臣曰仁書

至是卒成其志。家人以淵所攝歸。一指招魂以葬。淵聞爾壘死。設位爲文。哭之。先是左都御史劉宗周爭姜埰熊開元下獄事。被斥。淵上疏乞留。宗周等甚切直。上怒。下部議。淵停會試。然是時淵實未識宗周也。南歸抵潞河。追及宗周。舟執贄。稱弟子。甚謹。明年上中譏者。怒未釋。復奉旨追寃。主使遣緹騎逮訊。淵方卧病。束身就道。吳越好義之士。陳金爲橐。值費及代修年牘。求援於朝貴者。槩御之。十七年正月。下詔獄。考掠備至。詰至使姓名。淵詞色不撓。慨然曰。死即死。爾身爲男子。寧肯聽人穿鼻耶。王者無以難乃移刑。部定罪在獄。惟日誦周易。不報曰。聖人處憂患之道。盡是矣。二月。奉詔省釋。甫出獄。而京師陷。過吳太常驛。徵寓訣別。旋視爲殮。含經紀其喪。幾於柩旁者旬日。乃扶其柩回浙。金陵給諫陳子龍特疏推薦。時馬阮亂政。不許劉宗周方掌御史臺。卽告休淵復隨之。山陰問道。益力所造。益進。嘗有過八曲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至流涕自掘。其省躬嚴密如此。乙酉閏六月。

三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續表忠記

三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續表忠記

大兵抵浙。淵已得疾。卽卧榻。自經。其弟泣解之。語以堇母有期。甫畢。作絕命詞。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學道有年。粗識仁義。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遂卒。得年三十五。監國道賻檢討。監宜曰。吳進士以已既受國恩。甘與吾師。史忠靖同死。觀其斷一指歸於父母。其折軀之念。九死不圓矣。祝淵上疏。指總憲劉宗周停會試。彼視一第不已。則於鴻毛哉。或云。兩地新授庶吉士甲申三月。隨同館。卒。賊及賊敗。南還。其父之屏方爲福。建監司車爲知人所話。爾地自恨。可法諸從軍。隨罪。遂泰軍。事辛與史公同死。能賈矣。亦論人者所節取也。

湖撫宋公傳

附永天贊守洗奇崇

乙榜而屢著討賊之功數年而卽棄節鉞之重於以鼓勵勞臣其盛典也而御史猶有肆詆訾者此小人之所以能禍人國也宋一鶴宦平人爲諸生偶懷不羈見四方多故卽究心兵事思以武功顯崇禎三年舉於鄉以會試副榜授教諭上官薦其才擢知立縣彈盜戢奸聲益起上官復薦之如同知仍知縣事御史禹好善行縣考績復薦其諳習軍旅可當封疆大任進兵部員外郎明年六月擢天津兵備諭年再歷江鎮表忠記卷之五

信陽當是時流寇大擾澤楚間一鶴布置方畧咸合機宜地方賴之熊文燦奉新命出撫羣盜一鶴亦廣揚恩信盜魁黃三雄遂解甲詣一鶴降又有順天王者與張獻忠羅汝才輩同亂中州是年冬其黨劉喜才中夜殺之搦其首亦降於一鶴計先後勦境內劇寇得級七百餘因始賊爲副將龍在田所敗一鶴置毒酒中誘之復得千餘級軍聲大振十二年四月官軍大破賊李萬慶乞降其衆數萬屯於舞陽舞陽在一鶴所轄治內一鶴善於撫輯民得安堵文燦屢薦

於上叙其功進副使調之鄖陽河撫高名衛以汝寧不可無一鶴奏留之帝以鄖處萬山中流賊所出沒尤爲衝要不允蔣張獻忠羅汝才已叛一鶴防禦尤力及楊嗣昌開府襄陽甚倚任之十三年正月方孔炤罷嗣昌薦一鶴堪膺其任詔擢僉都御史代之賊爲諸將所逼多竄入蜀地一鶴以雲南軍移鎮當陽中官劉元斌以京軍移鎮荆門與相犄角及瑪瑯山奏捷一鶴亦叙功增俸七月羅汝才等五大營自蜀轉至興山一鶴遣副將王允成等大破之豐邑坪斬二千餘級嗣昌大喜薦爲荆楚第一功是歲楚中大饑疏分三等請蠲卹每以襄陽地震引罪乞罷溫旨慰留十四年二月獻忠臨襄陽大掠而東與其黨輩裡眼左金王等盡集於黃州汝寧間一鶴屢調諸鎮會勦皆不至乃以四月初移往蘄州偵賊欲渡江南犯捕斬其間謀數人焚舟禁渡嚴爲設防賊乃移營而北一鶴又於橫江設關稽往來行舟令江防監司日親督壘當是時賊之間諜散布於遠近或經商或賈卜或假堪輿或冒醫術或扮秧子羽流甚而道途

乞○巧○賊○謀○俱○混○入○其○中○言○兵○凡○有○征○勦○賊○已○豫○知○得○
 早○爲○之○備○自○水○道○之○稽○察○既○嚴○而○陸○路○之○盤○詰○益○密○
 賊○由○是○不○敢○窺○渡○而○郡○邑○百○姓○乃○得○稍○息○其○殘○喘○追○
 虛○賊○却○軍○符○被○襄○陽○副○昌○聞○報○自○裁○賊○益○肆○彼○猖○一○
 鶴○招○集○流○散○緩○撫○錢○黎○十○月○督○參○將○王○嘉○謨○等○追○賊○
 左○金○王○爭○世○王○治○世○王○於○燈○草○坪○大○破○之○斬○一○千○八○
 百○餘○級○奪○還○人○畜○無○算○十○五○年○六○月○賊○犯○桐○城○舒○城○
 遣○步○將○陳○治○等○合○江○北○兵○夾○擊○斬○首○四○百○六○十○有○奇○
 一○鶴○俾○力○行○間○甚○著○勞○績○延○臣○以○其○起○家○鄉○舉○不○十○
 年○驟○乘○節○鉞○不○能○無○校○於○是○御○史○銜○某○具○疏○醜○詆○一○
 鶴○不○與○之○較○惟○連○疏○引○疾○帝○下○所○司○嚴○核○十○一○月○許○
 解○官○候○代○千○二○月○李○日○成○復○陷○襄○陽○連○陷○德○安○荆○州○
 一○鶴○以○獻○陵○爲○重○急○赴○永○天○守○禦○賊○驟○至○燬○享○殿○歲○
 暮○日○攻○承○天○明○年○正○月○初○二○日○城○陷○一○鶴○自○經○督○守○
 沈○壽○崇○知○縣○蕭○漢○俱○死○之○漢○另○有○傳壽○崇○宜○城○人○崇○禎○元○
 年○武○進○士○歷○官○興○都○留○守○忤○巡○按○御○史○被○劾○而○罷○未○
 行○賊○至○佐○一○鶴○城○守○不○屈○死○後○俱○贈○卹○
 處○宜○日○宋○公○驥○聚○戎○行○心○力○兩○衰○而○猶○有○不○解○
 事○之○御○史○肆○其○醜○詆○可○謂○方○寸○俱○亂○者○矣○其○勦○罷○

沈鶴守者諫亦卽此御史也兩公死而御史獨生
 其顏甲可幾十重耶

大理寺少卿姚公傳

流○賊○之○智○惟○以○撫○愚○我○而○我○之○爲○封○疆○大○吏○者○亦○卽○
以○撫○自○愚○其○時○不○爲○賊○所○愚○者○省○垣○中○若○姚○給○事○思○
幸○亦○其○一○也○思○孝○江○都○人○崇○禎○四○年○由○庶○常○改○戶○科○
給○事○中○六○年○冬○山○永○巡○撫○楊○嗣○昌○受○遼○安○縣○逆○案○廢○
紳○郭○輩○所○囑○假○邊○民○爲○詞○叙○葦○悅○城○有○功○希○雪○前○罪○
思○孝○抗○疏○劾○嗣○昌○庇○逆○事○訖○不○行○七○年○爲○左○光○斗○周○
起○元○等○請○謫○言○諸○臣○與○魏○大○中○周○順○昌○同○一○受○刑○同○
一○追○贖○同○一○條○死○而○易○名○之○典○有○及○有○不○及○似○非○聖○
主○歸○忠○之○意○且○諸○臣○不○惜○一○死○以○報○朝○廷○廷○又○何○
厚○一○益○以○光○泉○壤○因○言○嘉○宗○實○錄○未○成○不○可○使○總○裁○
要○典○之○人○仍○與○爭○衡○蓋○指○宗○伯○曾○楚○卿○也○楚○卿○疏○辨○
思○孝○復○力○駁○之○謂○光○宗○實○錄○乃○楚○卿○所○脩○未○幾○崔○魏○
矯○旨○重○脩○令○與○要○典○相○符○者○亦○楚○卿○也○今○總○裁○嘉○宗○
實○錄○者○又○係○楚○卿○一○人○而○忽○後○忽○忠○一○事○而○修○彰○倏○
奪○何○以○信○天○下○而○垂○萬○世○哉○疏○雖○不○行○然○楚○卿○終○此○
卒○亦○引○去○八○年○春○帝○以○皇○陵○震○驚○議○肆○赦○刑○部○尚○書○
馬○英○因○以○逆○案○魏○黨○混○入○於○內○思○孝○力○駁○其○非○且○曰○

自王光邊才一薦遂致許鼎臣之叙功自章光岳
代言辯誣遂致張捷之無忌今英復敢逞其邪謀請
立貴重爲大臣附逆戒其議遂廢十月劾左都御
史唐世濟濫推登萊巡撫世濟疏辯誣思孝供他人
願指思孝再疏極論迄不果用干一年屢進兵科都
給事中時獻衛多不習武惟解目前虛坐糜軍餉
思孝力劾其弊請令世出未襲職者先令隨營操練
已襲職者亦令演試弓馬俱不許借端告假倫安部
議從之四月疏言楚賊劉國能既降河南守臣亦報
渠魁馬進忠等欲回關中乞撫信如斯言過地投戈
不勝宗社之幸竊恐有未必然者聞江北之賊因青
黃不接無可剽畧故避入山由候秋初再出果爾則
大江南北未得安枕也此猶爲未指者言也若熊文
岐之招張獻忠亦既予之官予之餉予之田宅似無
可慮而臣不能不慮者獻忠狼子野心既無戰敗披
膚之勢復無生死感泣之忱何一旦傾心若是在督
撫諸臣迫於勒限剿滅之期將謂撫一部卽靖一方
但恐認賊作子慶陽漢中之覆轍復見於今臣所以

經深慮也。當是時中樞楊嗣昌力主撫局。且欲於總理熊文燦之說。謂大功且夕可立就。而帝所倚信者。莫如南京戶部參贊尚書范景文。亦專疏力言撫賊之失。謂治盜之法。不出日勦日撫二者。權可兼行。勢難偏廢。勦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可操縱自如。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日矣。此撫使叛。前撫後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變也。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也。今理臣初疏。謂賊忠正切輸誠。今乃人不敵。賊械不去。身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謂者顧勸理臣着意于此也。疏上亦便。後嗣昌或于文燦在帝前修言其事。帝又惑於嗣昌意。謂廷臣未嘗身歷行間。所言亦屬過計。而不之信也。未幾河南賊寇十萬果假撫潛逃。思孝勸河撫常道立募謀縱兵諸罪遁立。雖罷去撫局之敗已露其端矣。而湖廣按臣林銘球尚具疏請加嚴忠官。且欲令開鎮我陽思孝益憂之。歷陳三不可信。其詞甚切。當寧廷不納。未幾嚴忠果叛。所招別部羅汝才。印曹操亦叛。思孝極論文燦六錯言賊以二十萬之

衆不經大創。突就招安。給餉分糧。茫無定着。而欲使蟻附蜂屯之狡賊。歸我駕馭。其錯一也。入山窮寇。尚可招徠。據險憑河。軍從節制。其錯二也。戎索未就。散遣無期。其錯三也。差官屢入賊營。監軍招安未返。甚而理撫凝盼。懷音而十三營一夜中變。其錯四也。嚴忠既據穀城。汝才復屯房縣。兩地之招徠未見。遙應之聲勢可憂。其錯五也。局內局外。各各以撫爲慮。惟理臣恃爲秘計。忽降忽叛。且撫且勦。面目屢易。號令無憑。其錯六也。向者陳其瑜誤于漢南。苗匪土誤于襄陽。金應桂誤于黃麻。天威不少假借。何獨於文燦而寬之耶。思孝在垣中。論列最多。號爲稱職。而以東林故。不爲要路。所喜會盛輔州縣多所殘破。思孝據奏報備陳之。帝方以四方糜爛。邊腹皆被兵。焦勞安攘。無策思孝所陳。正觸帝忌。遂遷怒及之。謂其行間功罪不據實糾恭。乃以遊辭點綴。遂降三級出之外。十五年。起南太僕丞。以養親歸。乙酉。進大理少卿。金陵失守。思孝難變爲僧。久之卒於家。

趙吉士曰。流賊之禍。亦既屢拉屢叛矣。乃前後督撫諸大臣。諱斥相繼。無不以撫爲事。而未有以撫

爲夫家者蓋伴旦夕之苟安而毫不以國師爲念此誠諸臣之負帝者耳

二教表忠記

卷之五

四以理統

大理左丞李公傳

明懷宗時省垣中啓事變登皆軍國大計而無所阿
徇者則李給諫清其尤著也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
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之元孫大宗伯思誠之孫也李
氏世族鼎貴科第如林清以弱冠成進士初授寧波
府推官持法廉明豪猾屏迹崇禎十一年春特擢刑
科給事中時懷宗治尚猜察左右閣部大臣又多以
苛刻佐之番役遍布長安文武吏民播足輒觸文網
一時狂戶恒滿清甫拜命適司寇鄭三俊以誣賄情
二教表忠記 卷之五 望 狀經
就問曰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即欲
平反不過擬秋決耳清愕然問故曰此東廠緝獲者
皆倍嘗五毒煨煉成招囚不畏死而畏刑惟求速死
爲幸及參送刑部已奄奄一息時復矯首鳴冤者因
既無詞則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由及不數日伏屍西
市矣清得其情故最愍意刑獄嘗過刑曹勸以平反
昔愀然曰不敢一反厥指異日借端羅織官吏升命
矣一時刑獄之冤如此帝雖猜察竟茫然莫知廷臣
雖交章請罷嚴衛帝且以爲非此莫得外情終莫之

允也其年五月清因特疏請解積聚酌成案早結獄蓋深憫其災也○熊文燦招撫張獻忠清以爲失策疏言陛下調遣兵發禁旅捐餉二百萬以饋之者徒張其虛聲以脅之降乎抑將出其全力以貴之勛也○當大兵初集宜視賊衆所在合力勦除然後撫其餘靈斯爲得策○今未聞一戰止是逢賊輒撫彼不乞撫我自招之來撫耳○夫撫而散則爲成功撫而聚則爲益○竊宜嚴勸督撫已降者一意招安擇其橫行數大股○偷意勦滅無遺庶就撫者畏威永無叛志○苟日延一日撫勦兩便此蜂屯蟻聚者究將安歸○以○城○埋○土○比○之○草○莽○大○海○而○以○撫○鄭○芝○龍○之○故○智○施○之○張○獻○忠○哉○至○九○月○又○言○獻○忠○調○之○不○能○散○之○無○計○竟○舉○即○襲○上○海○委○其○也○在○文○燦○之○意○不○過○日○獻○忠○而○聽○調○則○我○之○功○不○能○或○幸○決○裂○則○加○撫○臣○余○應○梓○移○書○激○變○之○罪○吾○且○然○颺○去○耳○帝○不○納○未○幾○獻○忠○果○叛○帝○門○四○方○流○寇○遂○起○又○懲○羣○臣○欺○玩○方○用○重○典○閣○臣○擬○有○被○御○率○由○淺○之○深○於○是○諸○郎○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其○巧○者○則○留○一○等○以○待○駁○刑○法○無○章○人○情○益○玩○司○寇○

劉之鳳見先任馮英鄭三俊並獲重譴奏蓄積不結獄益留滯十二年正月之鳳亦坐事下獄召南京刑部尚書魏叔代之持法吏苛嘗語諸司曰但將應杖者提徙應徒者擬成遞增一等則上自不駁矣故一時司官無不深文者○秋九月清以朝審在即請勅法司加意詳慎毋得一槩由輕入重帝納之雲南裨將失職撫臣擬戍叔改爲辟而事關兵部楊嗣昌仍改爲戍清因疏言一事而愆重忽輕非刑部苛則兵部縱矣得旨令淑確核嗣昌方得君淑不敢忤仍改從成而所清刺骨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傅宗龍下獄入門卽索錢至中門錢盡徬徨不得入俟取錢至獄門乃啓又侍郎謝啓光下獄時半頭索錢不贖遂搥其面清以久旱疏請寬刑列二事于疏末言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足時兩提牢官皆內閣門生也票旨反責以把持詎復言清前疏應刺無顏就刑有復責清陳狀御史郭景昌素惡叔擬其陰私數十事令清上之清不可曰我初拜官卽自矢不許人陰私蓋諫官疏必傳播四方倘以莫須有玷人名節毋論公議難

容獨不爲其○人○子○孫○地○耶○乃○止○疏○自○理○竟○貶○浙江○
臬○照○未○赴○丁○憂○不○數○月○淑○亦○坐○罪○下○詔○獄○千○五○年○夏○
御○史○張○肯○堂○請○錄○用○建○言○被○斥○諸○臣○召○清○爲○吏○科○給○
事○中○周○延○儒○與○吳○姓○方○納○政○皆○引○用○東○林○一○時○干○進○
者○多○趨○之○且○藉○以○作○威○福○市○權○利○甚○則○陰○陽○交○構○其○
間○清○於○延○儒○爲○門○生○於○姓○爲○同○里○獨○無○所○附○麗○而○心○
疾○諸○人○鉤○黨○營○私○乃○上○破○門○戶○之○疏○曰○今○諸○臣○所○持○
者○爲○割○忠○別○佞○滿○議○獨○標○之○門○戶○臣○所○持○者○則○爲○防○
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蓋○必○封○疆○之○門○戶○安○而○後○
臣○僚○之○門○戶○安○也○乃○今○之○門○戶○始○猶○正○與○邪○角○今○則○
邪○與○正○混○其○尤○無○賴○者○愬○而○嗾○嗾○入○幕○忽○而○叱○咤○及○
戈○士○君○子○立○朝○無○論○食○如○嚴○嵩○專○如○張○居○正○不○宜○托○
足○卽○掛○衣○榜○之○門○亦○是○趨○炎○附○熱○故○臣○謂○門○戶○之○
壞○主○此○已○極○而○義○正○執○邪○亦○仍○辯○之○於○封○疆○而○已○果○
從○封○疆○起○見○卽○爲○貞○君○子○蓋○以○任○事○之○誠○僞○定○立○品○
之○邪○正○而○門○戶○之○同○異○不○必○問○矣○疏○入○指○中○書○是○時○
東○林○滿○朝○勢○處○極○盛○而○其○徒○漸○自○相○水○火○清○又○疏○曰○
白○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卽○君○子○與○君○子○角○究○竟○

何○利○之○有○宋○時○洛○蜀○朔○之○幟○標○而○熙○豐○之○小○人○乃○伺○
隙○而○起○問○曾○去○洛○蜀○否○又○曾○去○蜀○客○朔○否○蓋○至○威○
生○抱○憂○始○悔○向○者○同○根○之○前○爲○失○策○也○且○今○之○君○子○
豈○能○上○比○洛○蜀○朔○之○徒○卓○然○有○以○自○命○哉○不○過○二○三○
敗○類○此○分○門○彼○別○戶○遇○君○子○卽○能○爲○君○子○之○言○遇○小○
人○卽○使○爲○小○人○之○事○而○官○且○中○於○人○國○可○不○嚴○爲○之○
戒○哉○疏○亦○指○中○其○後○悉○如○所○言○尋○出○封○樞○府○道○遇○廷○
儒○被○逮○北○上○將○謁○於○舟○次○或○以○纓○騎○佐○側○爲○言○清○曰○
顯○赫○而○疎○之○急○難○而○親○之○吾○自○畫○門○生○之○禮○耳○客○何○
傷○及○入○謁○延○儒○曰○今○日○下○石○之○人○半○是○昔○年○掃○門○之○
人○何○也○嘆○息○而○別○金陵○初○立○疏○請○重○開○內○治○以○夏○少○
康○漢○光○武○爲○言○并○乞○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
又○請○起○謫○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正○德○朝○陸○震○
等○十○四○人○天○啟○朝○左○光○斗○等○九○人○削○大○學○士○胡○廣○益○
改○謫○都○御○史○陳○瑛○曰○醜○厲○並○允○行○北○都○之○阻○鎮○逮○侯○
領○進○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勛○臣○朱○國○弼○等○請○如○殉○
難○諸○臣○立○廟○京○師○清○言○聲○迹○等○或○禁○或○擄○半○皆○賊○刃○
非○殉○也○同○時○文○臣○若○內○閣○丘○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

揚禁死而復讞相半祠祭猶懸旌無生死之殊亦無先後之別何獨文武異施無已清附祀旌忠祠不必立廟從之又言定從逆諸臣案請做唐六等遺意然彼議于南京既復後皆身繫理官故得行戮今則強半名存耳惟有春秋一法以筆誅之蓋一身伏鎮血有時枯干戴懸毫髮無時洗顧今日司三尺法者無執此筆亦無輕此筆耳時以爲免復陳內治之說言子胥之描勾疑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能辛苦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嬖官瑤臺南金和費是也引以

規實時事詞檢切至明年二月進大理寺法丞四月遣祭南鎮歸老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盧 寅曰公手持三尺而務制之以平恕不特顧瞻公議而且爲其入子孫地其存心抑何厚也公雖不自爲子孫地吾見公子孫之門且與于凝尉並其高矣

附御史楊仁恩劾衛二害疏 臣待罪南越所見

附錄即假稱車駟悉假以閱者便已甚曉批語如此較事則則番役則考者得利挾仇首告平民爲惡族則斬者逐志人肆嗾惟恐首告平民而誅以意提則不卹罪羅網縶滿堂上泣罪之心惡又唯恐其不卹罪羅網縶滿堂上泣罪之心豈不傷哉願先寬厥臣之事件而罰事件以風示開下誰敢不遵若提騎一遣有資者杖財破散無資者地方官飲餽犬亦爲不辜如使其罪罪所贖

則醫德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
自非窮蹙亦奚足籍役其家哉就上掌東廠大監
王德化奏辯帝亦不問反勒其家就上掌東廠大監
附署禮部事侍郎王錫哀言東廠大監王德化奏
案承樂年間因藍藍胡二黨故設東廠於鑾駕庫
之東翰林局之西續於宣德年間又改於東安門
內今署中猶有提督東廠舊版兒大監木牌一座亦
係此時設立梁典閣奏復明祇下臣部臣等看得
東廠之設與彙雜開創永樂十八年立東廠命內臣
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而復註云按此不見
正史會典據大阜士萬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
廠正史內云東廠設自英宗皇帝今日設廠之意
與太監鄭寶西洋之遣尚論者以為別有淵衷謂
若是文希未易易窺斷而等考究未斷不敢輕以入
事也是在聖明之獨斷而已此青紫顧十五年正月
事也二月錫哀又專疏請停東廠不聽

大理李

御史聖朝更設官署有清鑑法司捕也商經辨似
依聖察更此鎮案諸因其見捕也或感發疑似
或仇仇板或賄出百數而詐財不已或交賄於此
而過罪司如出燭火之一體清察若夫都門四方
都處拿犯孔國通獄因造貽均者實多販衛處處
株以爲詞致士民多無辜受禍徵清刑獄必請先
奏以爲詞

大理李

又都內監局官制 禮部尚書札欽招疏言本官
古考司庫官有司庫官周官內藏不滿百人太祝於
監考司庫官有司庫官周官內藏不滿百人太祝於
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并預政典兵有禁惟於二
十萬以奉給之自北以外更無別河所以致清明
監肅之治聞萬世太平之基也至永樂中始有違
整外國及甘肅延祐末回討賊伐者景泰中
僞外國者正統中始有德兵討賊伐者景泰中
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給者然仍聽商書于謙等

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臣且令提督禁兵分
坐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宣德中總督
京通二倉正統中各省鎮守以及督工監器會同
法司審錄又如隆慶中蘇松織造榷稅開礦皆利
少而害多亦旋設而旋止至世宗肅皇帝毅然裁
革迨我皇上剪除逆璫一遵高皇帝勅諭內臣不
敢擅取外臣不得交結不使有功自無偏徇之患
常令農法實防亂政之源故委以腹心則威福易
假寄以耳目則羅織漸多邊陲則制早已及此臣
等竊察舊章與制則職掌等定內外肅則侵誅逐
謹將洪武中各衙門職掌若爲今甲可考見者上
呈御覽 此亦十五年二月事也

王續表忠記 卷之五

漳潮黃公傳

漳海與虞山文章聲氣直闕兩頭相望而一則永保
歲寒一意彼斜末路此則誠僞所由分亦人品所出
定也漳潮者黃道周號石齋鴻文博學標格方嚴爲
諸生家居講學已負龍門之目天啓壬戌登第入翰
林翰林故貯才地多高自簡貴詩酒是娛爲朝廷驕
子醇謹者則讀書習館課循資養度以浮沉取大位
又與宰執地近而偏間或上書游時政多不安其位
去甚而拜杖遠戍故皆動色相戒惟道周恥之稟頑
關文華延詞臣問理財用人策道周據古今條對甚
悉當宁亦雅重其各呼先生者三庚午主考浙江辛
未東事急言者追咎袁崇煥不應殺毛文龍皆由閣
臣錢龍錫授之意下獄道周爲中允疏救外謫藩幕
侍講倪元瑄上言道周以抗疏獲譴恐士大夫之氣
化爲統指柔道周既驪直承貶劉宗周又骭體投閒
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獻
者不聽壬申告歸丁丑起諭德分考會試疏言陛下
方求直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

願起批錄強項之臣。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更風。苦雨轉作。皎日祥雲。上不懼切責之。維時。冠禍亟。即家起楊嗣昌。爲本兵陳新甲。督宣大。皆奪情就職。道周謂朝廷。卽乏材。豈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慨然思論之。值熒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道周。謂所知馮元慶曰。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固守。以回天聽。稿已就矣。適奉旨舉開員。元慶謂枚卜無出道周右者。獨苦好言事。疏入。或忤旨。卽推且勿用。日守之。日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

謂不如鄭鄞。嗣昌力辯。道周常在。經筵力爲。鄭頌寬。帝心已疑之。及聞嗣昌言。責道周朋比。且曰。爾讀書。多年。祇成佞耳。道周曰。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政言。者爲佞。豈護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何以致治。奏對侃侃。聲徹殿陛。叩頭觸地。冠鉤然。陸帝益怒。嗣昌請優容之。帝曰。朕優容亦多矣。遂下道周於理。常是時。帝聲色俱厲。天威巨測。侍臣皆震懼失度。而道周進止從容。詞詳理正。於此益見其識力之堅定云。謫江西藩幕。巡撫解學龍薦道周。可大用。帝以道周

秀邊道惟道周已永戊遂瘳猶令再擬澤深疏曰諸
臣論死非封疆即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道周無封
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則得矣非
皇上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上道周在悲怡然一日
碑駕帖至人皆涕泣道周臣坐讀書辭色不變帝終
聽澤深言并戊道周次年壬午八月帝御經筵對閣
臣嘆息謂官寡學延儒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
則博嘉輔德瑞言道周貧且病乞移戊附近延儒曰
皇上無我之心同於天地既道周有學便當起用何
必移戊也帝笑而不言迨基和既退延儒顧同列曰
用道周矣吳輔才請揭薦延儒曰不可召用當出聖
裁帝還宮即釋道周復原職起用道周每具疏皆手
書上聞及廷杖繫獄猶日書孝經解及古今序贊人
爭購之賜環後乞假歸復講學於大嶽山南京晉宗
伯慎馬阮亂政奉詔祭禹陵事竣拂衣還故里閩中
非閩學兼大司馬唐藩初無大略國事皆決於鄭芝
龍芝龍惟知踞島輒擁金錢自雄無意圖恢復道周
憤師不前請身自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弟子臣在

必有應者願爲國家效死力芝龍不予一錢當宁惟
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號名門下得百餘人聞金御
史聲起兵徽州馳赴之至休寧縣界明堂里有許升
者嘗曾事道周爲迎於途執送金陵道周在轎車綠
袍方巾手一卷容止自如作白輓詩曰紫綸陽霞
我巽泰山石焚焚七尺劍溫溫半八壁化爲白板官
宛宛置路側南人一顧問北人太息蘭齊空自焚
瑚璉亦空擲燕雀巢深林蜉蝣噉白日寒從孝陵衣
襖從孝陵食孝陵何處淒風雨暗松栢至金陵絕粒
餓死四日不死者師勸降不答遂就義道周望闕拜
辭甫下拜刀砍於石刀折重換四拜已訖乃絕楚人
某收殮之即謀署巡檢守其柩數年後道周子扶柩
歸其人卽日去職曰吾隱忍居此爲謹讓公骸骨耳
豈甘心抱關者哉閩中謚文忠金陵已前破虞山同
析城伯趙之龍率先清宮投順後聞道周就義曰噫
漳海竟死矣
盧宜曰宜往在嘉善得公手書贈魏南園懷舊
賦乃懷鄭對主上以誠信遇士大夫所言行皆
可動天地贊鬼神而獨受戮於卿夫子日觀過知

仁公之謂矣。宜興一語。同天得君如此。惜見誤於
吳昌時。致百世下與虞山同類。而並識也。不亦悲
附記 鄭君號望陽武進人。與道周及文震孟皆
同年。同館天啟時。震孟疏請勤政講學。留中不報。
鄭上書爭之。削籍去。出此得時名。及道周奉母北
上。道過鄭家。鄭繼母大率士吳宗達之同祖女弟。
也。鄭僞假母杖。與承歡。而故令道周見之。道周素
事母甚謹。嗟歎為弗如。遂成莫逆交。鄭又舊視宗
達。宗達深歎之。遂發鄭枝母事。鄭固來林翹楚為
程欲借鄭以傾東林。遂批以入告。疏言庶吉士鄭
鄭居宋假貸仙談。父禮部主事。鄭振先無端拔刺
又毀其仙阿。伊母罪孽深重。天禍將至。道父杖之
三十。幾絕。而楚伊母係舊。吳宗達之女弟宗達
言及。即痛心疾首。以為人類所不見。得旨令錦衣
逮至京下法司。按問竟磔鄭於市。

戶曹葉公傳 附徐仲吉

以教官詹黃道周而下詔。徵者蓋有戶部主事葉廷
秀云。廷秀。澧州人。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南樂。衡水。獲
鹿三縣。有聲入為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維賢謀奪
民產。令其家人具牒。屯田御史謂嘉靖初有田四十
一頃。皆膏腴之產。為里民所侵。據御史下之。廷秀廷
秀躬親驗問。授受有憑。斷歸於民。曰。惟有勲衛奪民
產耳。豈有百姓奪勲產者。惟賢怒。囑御史駁勘。御史
意右維賢。廷秀執如初。報御史不能奪出。返歸民。頌
聲冠畿輔。崇禎四年遷南戶曹。丁內外艱。十二年二
月入都。即疏陳吏治之弊。謂陛下登極以來。亦既無
法不飭矣。乃法仿而法仍不行。如催科一事。正項之
外。有雜派。新增之外。有賄加。額辦之外。有賄助。民窮
莫訴。安得不起為盜。賊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始。
不澄其源。流安能潔。至保舉之令。行已數年。實實稱
職者幾何人。其以資緣得者。率以地方為取償之地。
且藉舉主為護身之符。此連坐之法。尤不可不嚴也。
帝納之。仍授戶曹。五月又陳吏治三要。緩催科。以威

天和發倉廩以全民命。明大法以消亂萌。報聞傳永
淳爲累。宰廷秀言長安輿論皆謂冢臣之推祇循資
俸。初無素望。統均何地而可徒以資俸相求乎。臣言
其不堪之實。亦但曰。財而已在。聖主當釋人而使在
冢臣亦當量力而任。不聽。甫四月。永淳果敗。十三年
八月。黃道周被逮。下獄。廷秀救之言。憲宗成化朝下蔡
絃於獄。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憲宗閱視
嘉嘆。良久。詔釋絃獄。且賜鈔萬錠。今道周之廉久爲
皇上所知。縱跡堪寓。見其蕭蕭衾影。不加番索。亦異
事也。帝怒。方盛并責其誇詡。竊救杖一百。爲民創重
傷。頌李名醫。以相以金。膏敷之。付不死。仍發詔獄。
至明年冬。乃遣戍。福建。廷秀受業劉宗周之門。篤志
正學。及門以廷秀爲同首。與道周初不相識。重其爲
人。故冒死論救。既遭憂患。處之恬然。又明年三月。給
事沈遂疏。請召用。不聽。及道周釋還。御史李瑞和蔡
門書交章。請釋廷秀。不聽。迨後。給事左懋第。御史李
悅心。復相繼論薦。乃下所司核擬。已而閣臣復薦。至
十六年冬。特旨諭吏部。葉廷秀已經輔臣面舉。何故

不登啓事部議。乃起原官。舍都城。臨未赴南渡。初兵
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及廷秀。命以僉都用馬士英
惡其爲東林也。但授光祿少卿。閣中拜少司馬。事敗
被緝。爲僧。匿迹山寺。後得危疾。其徒問姓名。取片紙
書示之。鄉黨而逃。同時以救道周而拜杖者。又有章
州徐仲吉。字幼安。名臣。通政使。涂一榛之子也。聞郎
報知。道周被逮。痛哭。徒步上書訟冤。亦被杖百。拷問
至使與道周同繫。經年始遣戍去。國變後。視髮荒山
竟以憂死。

道周字仲履。號龍溪。浙江嘉善人。幼失怙。事母至孝。年
長。解學龍薦爲嘉善令。有盜。悉擒之。民安。嘉善令
學而思力之。臣特起黃道周士林。致辭當口。論救
道周之黨。廷秀徐仲吉並出公義。稱爲當道。不許
御史蔡鵬霄言。謂臣黃道周既經釋用。期當日列
爲道周之賢。學龍申救道周之成。勇於廷秀。作
時。請品常。賢。臣復言。道周之成。勇於廷秀。作
愚。按。道周既已起用。而爲者救者。不特起用。無期
始。則帝歷之後。復部稽之。方正之不容也。始此

含山張秀才傳

士○有○以○身○殉○國○雖○生○平○無○所○表○見○即○其○臨○大○節○數○語○
足○以○不○朽○如○含○山○張○秉○純○所○當○亟○爲○闡○揚○者○秉○純○字○
不○二○縣○學○增○廣○生○讀○書○好○古○甚○得○時○譽○常○曰○士○所○藉○
以○自○立○者○惟○於○忠○孝○二○字○認○之○真○守○之○固○乃○爲○務○本○
之○實○學○若○從○事○何○難○餼○矜○苛○譴○毋庸○也○順○治○乙○酉○
雞○髮○令○下○輒○不○食○友○人○貽○書○解○其○意○謂○可○以○無○死○秉○
純○報○以○書○曰○髮○膚○受○之○父○母○無○以○全○而○歸○之○則○不○孝○
青○衿○制○自○朝○廷○不○能○違○而○守○之○則○不○忠○忠○孝○既○虧○何○
以○復○存○視○息○與○世○人○遊○乎○必○欲○名○名○如○畫○地○作○餅○
不○可○啖○也○如○以○爲○無○益○則○古○來○忠○臣○義○士○捐○軀○於○國○
破○家○亡○之○後○有○濟○於○事○者○幾○人○哉○延○至○五○十○四○日○乃○
歿○未○逾○月○妻○劉○氏○亦○以○痛○哭○其○夫○而○死○

蓋○是○日○士○之○死○也○易○前○有○言○以○爲○無○濟○於○事○製○
之○也○豈○知○事○無○濟○而○以○一○念○立○千○古○之○太○剛○其○
所○濟○者○又○何○可○量○耶○

二續表忠記卷之六

大學士高公弘圖傳

大學士姜公日廣傳

冢宰張公慎言傳

戶部尚書張公有譽傳

總憲劉公宗周傳

禮部尚書顧鸞時傳

總憲王公道直傳

巡撫解公學龍傳

禮部黃公鼎伯傳

都督翁公之鼎傳

大行陞公培傳

錢塘令顧公咸建傳

臨安令唐公自彩學訓過公俊民合傳

天台陳公原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六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廬宜彙輯

大學士高公傳

金陵爰立四相馬士英以庸奸執國命遣置史可法於江北高弘圖姜曰廣相繼去位甫一年而明祚遂移弘圖號硯齋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泰昌元年擢山西道御史次年天啓改元疏陳時政八患曰封章下部覆奏稽延此脉絡之患政府被輪頭鈍不去此心膂之患六垣之長半毀琅石此耳目之患遼左之餽盡付漏卮此脂膏之患三輔二東加孤獨苦此患在偏枯宗室名封題覆多緩此患在壅隔通賢若鄒元標趙南星登用不逮此患在底滯罪臣若李繼喻楊鶴刑戮不如此患在萎廢疏入報聞奉差巡視都城國制專察豪暴得補治如漢之司隸惜薪小黃門爲奸利痛惡之無敢逞憲臣楊漣以爭移官事爲群小所側目引疾去弘圖疏請召還以維風紀劾本兵崔景榮庸劣誤國直聲大起出

按陝西秦王貳於太監張清瀛。宗民弘圖疏清罪狀。請斬清以謝諸宗戚。雖不行。然張清緣此稍戢。宗民迄皆安堵。韓城奸民劉買得妖言煽眾。部署爲亂。捕誅之。澄清吏治。風裁肅然。代還移病去。繼而蓮春竊柄。其黨以弘圖素獨立。不附東林。召起故官。五年六月。入都。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詔獄。備嘗諸楚毒。弘圖雖與東林左而心憐楊左諸君子皆正人。端橫受咎。詰大見不平。因抗言負罪諸臣追奪誥命。有傷國體。詔獄多人宜聽司寇王恭廠火。又疏

請寬刑獄。停工填票。旨數事已許。忠賢意尚未發也。未幾天啓遊內苑。忠賢與客氏從方在大船酣飲。帝與小黃門高時明時明年少而妓官中呼爲高小姐同駕小艇。爲樂而大風忽起。舟覆。帝與時明皆溺焉。帝幸而救免。時明竟淹死。弘圖又疏引漢元帝乘船事爲戒。奄益銜恨。六年閏六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貪汙狀。先是應甲爲秦撫。醜穢不堪。有被盜者請捕之。應甲不捕盜而反索失主千金。由是盜發不敢言。後秦紳薛國觀等復追論應甲乃籍其家應甲本奄黨。忠賢見弘圖疏亦惡其取

益。迄獲罪。內閣缺人有欲推戴崔呈秀者。弘圖力言不可。呈秀及其黨皆不悅。相與廉其罪狀。無所得而止。弘圖性剛直。有觸即發。不以利害動心。故屢擢臺黨所排間。然而奄雖御之亦未有以中之也。至所司擬順天巡按乃不許。弘圖移疾。勅令閑住。面去奄敗起故官崇禎元年疏論劉詒等言彪虎輩之于逆增不過濫叨名器。殺人如人。遺千古之臭名。而止未有傾危社稷搖動宮闈顯借權衡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若劉詒等此三臣者。惡實浮於彪虎。而天討未

加。幸欲叩關而不能。須臾緩者也。其強項有據彷彿耿如杞之一班者。一日知府王堯民以不拜逆祠且不肯仰面崔文昇李明道等而甘被泰論。一日道臣梁廷棟方當逆祠釐祝之會而拂衣竟歸。一日縣令毛九華以不肯呈詳建祠而被倪文煥所糾。惟乞以處呈秀者處三賊臣以旌如杞者旌三直臣。庶乎賞罰明而勸懲立矣。從之。隨擢太僕寺少卿。四年進副憲司寇。喬允升與總憲易應昌以罪四越獄事。下詔獄。天威臣測羣臣莫敢申救。弘圖力爭之。帝叱爲朋

此輩臣皆失色弘圖免冠謝曰臣來自田間不知有
黨但兄升平日識決明凡人咸服其無私而應昌素
志有介節且所比實公請仍照原擬帝亦不之忤也
五年二月進工部右侍郎方入署而總理戶工太監
張發志來弘圖趾與共公座疏言臣部有公座尚書
居中侍郎分列左右此祖制也臣入部蒞任而張發
忽來臣不勝駭異公座之設止列三人今忽益以
內則則臣之爲侍郎也侍尚書乎抑侍內臣乎祖制
不可紊故僅與後堂成肩主而升堂公座臣寧已之
即大拂發意不顧也然發雖存國體亦損今總
理既別建公署宜于公署設座見朝廷特遣之恩榮
臣部公座仍還之臣等千以正名分閭內外豈不兩
得哉帝命如舊行弘圖終以共事爲恥七疏乞休堅
卧不起帝怒削籍歸家居十年聲望益重十五年東
省失守弘圖破家募士克保故里有司列狀以聞帝
深加獎勵會廷議起廢言官交薦十六年三月起兵
部侍郎七月陞南京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五
月福藩即位於南京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

陳新政八事並褒納焉六月馬士英疏薦阮大鍼弘
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若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
弘圖曰此祖宗舊制衆議僉同乃更光明士英曰臣
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時姜曰廣亦力持不肯擬旨
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假冠帶來京陛見大鍼歷陳
冤狀以弘圖不附東林引之爲証藉以助已弘圖殺
然曰此小人之尤首殺楊左諸君子者吾若附九鍼
不特得罪於清議又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耶乃抗言
逆案不可翻大鍼爲逆案魁尤不當起用九鍼意大
鍼爽而士英亦若無所容乃交根弘圖力阻之弘圖
遂乞休帝慰留之金花白楮諸賦愆期將遣中官督
之以弘圖言改命撫按七月中旨用戶部侍郎張有
譽爲尚書弘圖封還御批卒以廷推簡用迨後馬阮
亂政時事日非中官謀設東廠弘圖爭之不得復乞
休不許請召還史可法亦不許弘圖日坐政事堂仰
屋嗟嘆而已弘圖入閣先於士英而士英既得志必
欲出其上乃加太子太師爲首輔弘圖亦不與較也
甲申十月弘圖去志益堅四疏辭上乃得請自是朝

無正論關中大權盡歸士英矣弘圖既謝政無家可
歸乃流寓會稽次年金時杭州相繼失守託其幼子
于友人薛野寺中不食而卒

宜曰鼎湖泣聲而後江南非堂乏才也大臣
則高弘圖史可法姜曰廣張慎言徐石麟劉宗周
和龍佳張國維黃道周陳子壯何楷左懋第指不
降屈也言路則章止宸李清沈震全孫嘉猷熊汝
豪陳子龍夏允彝等可謂知維艱者矣與劉孔昭
朱純嘯之三門正類嗚呼誰為為之天高莫問良
可嘆息而已

大學士姜公傳

南渡閣臣以與權奸馬阮忤而率先去國者則姜曰
廣是也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新建人萬曆末進士以
庶吉士進編脩天啓六年偕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
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受朝鮮一物歸清望大著鮮人
造卻金亭以表其廉還陳海外情形有裨軍國者入
事所司多與議行預脩萬曆實錄語同事曰作史正
如寫生初年須得明作而後有操切之意末年須得
倬大而後有廢弛之象使讀者展卷洞然乃得史臣
之體時謂名宦奉旨視學歸還省邑文龍焚報不
無謬誤然收斂人心不可謂其竟無功也亦以為允
通奄竊柄素重其名舉劾傳應星繙交於曰廣既不
為所又令其尊親樞民倍語良堅拒不納奄怒因推
置坐以門戶削其籍崇禎初起右中允庚午主應天
試一榜得人為最盛若榜首楊廷樞陳子龍尤以名
著九年屢遷吏部右侍郎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
原南祭酒掌翰林院印引疾歸十五年用薦起詹事
仍掌南翰林院印甲申聞關變與史可法高弘圖等

議所立曰廣以序應福王而素無令譽意主路藩迎
鳳督馬士英擁福世子至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
周左右之又外倚四鎮爲援贊周出一彈令百官署
名曰廣言不可草草須先祭告奉先殿爲正諸勳臣
語校可法曰廣感此之於是內外皆側目於曰廣
矣福王之立本非諸大臣意恐脩鄭貴妃舊怨禍且
燎原特以倫序應及無敢明言阻執者詎意王亦無
心報復惟耽酒漁色且德士英立已朝政悉聽其裁
決而已更推閣臣先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再推
復聯曰廣與王鐸可法督師揚州鐸亦里居未至日
廣與弘圖協心輔政府望甚孚而士英挾擁戴之功
內結勳臣劉孔昭趙之龍等外聯四鎮劉良佐劉澤
清等專擅朝權深忌二人守正及沮阮大鍼進用益
爲所嫉且爲大鍼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比曰廣
弘圖諸人於所受而登之曰先帝原無成心也於所
忌而網之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再
具疏言前兄文武交說既漸無術調和近見逆案重
翻又愧不能靜鎮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委逝

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官未冷增龍馭
之淒涼制臺未乾驛四方之觀聽先帝之善政因多
而以堅持逆案爲第一先帝亦間有害政而以類出
中旨爲亂階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
中仕進一見指于公論遂乞哀於內庭于是平臺召
對演習舊聞言中竅立談取官此乃近日之秘方
實同登場之戲劇尤可恨者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
旨之名四維掃地決離恥之大防利口覆邦長便佞
之惡習願陛下取資治通鑑觀之如周宣漢光何以
竟使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徂偏安武侯之出師何
以慳慳於親君子道小人李綱之受命何以切切於
信君子勿問小人及覆思維則中興可得而期也夫
笑罵由人臣生來無此骨性今鬱鬱於此病所不免
但恐求以病死亦不可得耳疏入僅得優旨慰留而
大鍼竟起羣小日夜聚謀翻逆案頒要典竟置邊防
國事於不問矣誠意伯劉孔昭迎馬阮意劾曰廣譴
謗先帝宗室朱統鉉劾曰廣五大罪且久懷異志謀
立陳藩總兵官劉澤清假四鎮公疏力攻劉宗周并

及曰廣以三案舊事迎立異議爲言請下法司正謀
 危若父罪內而勲臣宗室外而總兵官咸得操白簡
 以糾閣臣議者已知金陵之敗可翹足而待矣曰廣
 既連被誣城屢疏乞休至九月乃得請入辭士英暨
 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但
 臣歸後陛下還當以國事爲重帝曰先生言是士英
 勃然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請言臣從滿
 朝異議中撫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
 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皇上以
 親以序官立諸臣何功且擁戴豈人臣君功之地耶
 士英曰汝謀立潞藩絕意奉迎故成臣之功耳帝曰
 潞王朕之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既出復
 於朝堂詔旨而散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
 臣風而扼於懷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歸里後二年
 江西總兵金聲桓叛欲劫曰廣與同曰廣見其狂悖
 不從被拘於城內及城破自投于僕家池題絕命詞
 於壁有讀書九世纔今日豈謂偷生是吉祥之句聞
 者哀之

<p>三才圖會 卷之五 十一 士英</p>			<p>廣宜曰士英本蜀鄙夫惟聽大城爲操置君臣 俱在迷夢中若乎羅給事萬象泰疏有曰士英屬 用大鎮而大鎮實不知兵恐燕子焚春燈徒即枕 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舉朝大噱疏竟得中</p>
-----------------------------------	--	--	---

家宰張公傳

登政掌於吏部至金陵而權奸互操其柄於是家宰張慎言不得其職而去慎言山而陽城人祖昇以進士爲河南泰政慎言亦於萬曆三十八年提南宮初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曹人故少儲蓄值歲豐粟賤請於上官出庫銀數千金糴粟備不虞已而連歲大稔平價糴之雖荒而民不知饑治績爲通省冠入爲侍御史當是時明神宗久倦於勤百務叢勝而驛遞爲尤甚經費沒於官司其支應則百姓承之凡縉紳權要以私事往來道路者咸得以情面請乞一符入手惜馬折乾口糧供給與夫額外多支非分橫索諸客蠶出甚而鞭撻驛丞細縛胥隸官民交受其困慎言入京卽首陳其弊帝爲嚴禁又劾京卿諸不職者罷之晉疏論三案謂神宗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須明正典刑所以申君臣之義至崔文昇投原劄於前李可灼進紅丸於後法當斬首恩反賜金誰乘國成一至此極若夫罪湖再出宗廟之匕鬯爲重則先帝之簪履爲輕不卽移官計將安

符其持正如此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典濟間沃野萬頃皆可爲田近見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疏濬之方犁然具備可倣而行因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資以牛種聚無家之衆墾不耕之士不特可以裕儲蓄并可藉以撫流移於計甚便請發臣部內剩積銀四千兩付觀象並理墾田多者計功授職從之逆毫竊柄慎言管疏薦趙南星并劾逆輔附奄者逆輔斬之五年三月慎言已乞假旋里逆輔勸其門生曹某誣慎言盜曹縣庫銀三千兩下撫按徵贓編成肅州崇禎卽位遇赦而免元年起故官時際京察疏言聖主御極之始乃權奸濁亂之餘媚諂諸人實繁有徒若繫律以考功八法與諸臣情罪不同縱有極貪極酷之徒終非無父無君之比請先正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從之旋歷太常卿二年十二月拜刑部右侍郎甫視事以嚴耿如杞獄不稱有并尚書韓繼思下吏耿如杞者先以不拜逆祠爲奄誣以死崇禎初

獲。歷官晉撫。以是年執兵人援而津復。復重擬辟。而慎言錄此。落職十一年。名爲工部右侍郎時。流寇起。歲又大旱。國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也田鹽法諸事。皆力贊舉行。內閣楊嗣昌用總兵楊德政議。將改天下府通判爲守備。州判官縣主簿爲把總。召募民兵。專統訓練。府千人。州七百人。縣五百人。慎言恐更制擾民。後卒不行。十四年。遷南戶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福藩立命爲吏部尚書。於時大起廢籍。慎言首舉吳姓鄭三俊以原官起用。誠意伯劉孔昭大譁於朝。劉孔昭者。誠意伯劉基之裔孫。素無賴。爲勳衛所不齒。崇禎時得養。鎮伯爵晉南京操江事。阮大鍼先以附逆。遭戍。時論撻之。乃流寓南京。無聊其借辭妓自娛。而孔昭臭味逆與之合。日夜爲大鍼謀起用。不可得。及馬士英擁戴福世子亦思樹黨。自周鳳與大鍼厚。因進孔昭于士英。及福世子立。三人誓爲死黨。而首以抑東林。翻逆案爲事。見慎言持不用。逆案之議甚堅。又見慎言所舉吳姓鄭三俊皆東林領袖。孔昭援身甘爲戎首。初則以惡語置慎言後。竟拔小

刺刀。殺害殺。好慎言。於人叢中。展轉相避。此咤聲。徹殿陛。東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大監韓贊周亦以此孔昭者。見其狀。亦不平。大呼孔昭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見贊周怒。乃袖手垂頭。而止。給事中羅萬象出班奏曰。慎言平生其在。姓與三俊素有猜望。何得指爲奸邪。孔昭爲贊周所禁。不敢再譁。乃與其黨伯起之。龍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爲辭且謂慎言當迎立時。原懷戒心。慎言疏辯且乞休。象又言。今日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潛又如。慎言何嘗不用武臣。耶年來。劫掠之法。先帝於武臣獨寬。乃武臣之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奏駁略言。路不聞。兼勳臣以糾劾也。使助臣得糾劾文臣。國事尚可言。耶更司法。開之疏奏。慎言啓事未爲不當。即諸臣知其不可。自當平心入告。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使驛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耶王屏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失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

諸臣有此也。御史王孫蕃亦言用人係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家臣。書之青史。何以示後。閣臣高弘圖等亦以不能和哉。文武各疏乞休。不允。慎言力請罷去。得旨。加官保。歷一子山西。盡臨。慎言流寓蕪湖。宣城。閭乙酉秋疽發于背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喪二親。鞠於祖母。及爲御史。聞計請服三年。喪人咸重之。子履旋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義不受辱。嘆曰。吾父決不隨馬阮爲亂臣。吾豈從閹賊爲賊子。投崖而死。事聞。贈御史。

趙士日昔孔昭之祖。現爲閭門使。明太祖特授以鼻簡。今其孫。其裔孫。乃甘爲奸臣。以刺刀鑿除。正真使死者有知。是顯是孫。更何面目相對耶。

戶部尚書張公傳

明崇禎十六年。大計外吏。家宰鄭三俊等。舉天下大廉能官五人。冠其首者。則四川按察使張有譽也。有與子謙。與江陰人父復正。以兩榜歷廣信知府。天啓二年。有譽亦成進士。初授南戶曹。力持清操。尚書令權。杭州力辭不赴。改督浦口倉儲。祛除積弊。獎倉政一新。復令權揚州稅。辭之不獲。乃受任。揚州故有小關。便民舟往來。相沿以久。後司權者。慮商貨之闌出也。閉之有譽至。即令開通。無阻。商民權呼。稱便。而誤額亦無所爲。次之料正額。將足。命舟係五尺以下者。不復輸鈔。頗聲載塗。巡鹽御史建魏瑞祠。道近畢集。有譽獨不赴。御史遣人邀之。竟以疾辭。崇禎元年。出知饒州府。居官多惠政。尤留意刑獄。嘗曰。此皇帝清問所必及也。爲吏者。敢不敬民之命耶。每遇朔望。必親閱囚籍。徒罪以下。悉令保候。遇矜疑者。必加意恤之。且省視疾苦。除其饑寒暑濕之患。治行爲全省冠。而性復恬淡。不肖干進。閱七年。始遷江西督糧道。有譽治郡久。深知漕弊。及是釐剔一清。兌軍外。歲有羨。

餘一無所私。民爲立祠以祝焉。運艘過淮卽出驛馬湖。湖水倚風爲患。議築緣道而苦於無土。有舉議令每船攜土十担交卽湖側。緣道以成。遂爲永利。九年歲輔被兵而還。艘過抵天津。漕卒多逃。有譽令退出海口。晝夜警備。迄以無虞。十年大計卓異。陟漕儲道。盡獲七省漕糧。往來董率克副。程限事竣。所屬文武例有饋。曰謝薦有譽不納。巡漕御史語之曰。此舊例也。卽院中亦有之。何嚴卻耶。有譽故辭。應曰。御史一歲卽代。受之可。監司則今歲竣事。明歲復運。一爲所

部以戶部無人仍攝其事。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舖墊費。踰舊例數倍。至薨解戶於杖下有譽連疏劾之。命收其符徒送獄。虛談稍息。帝因名對言統計一年經費得千餘萬。而所入僅八百萬。不敷所出。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而行之。當自宮中始。願聖明躬持節儉。爲天下先。得旨褒納。八月傳旨。用爲戶部尚書。廷臣以有譽才望堪任。而內降不可開交。章論諫。迄以廷推。用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休。不允。明年五月

金陵失守。歸里至八十一而卒。

趙吉士曰。公自官二十年。所在無赫赫名。而其居官治家。咸可爲後人法。蓋張淡海以特身和平。以按物善氣。所感人自化之。此先正之所以不可及也。

總憲劉公傳

王文成倡道於越。甫歷百年。世未造而居相近。上紹見知之。統者爲總憲。劉宗周。字周子啓。東甌念亭。越之山陰人。父坡號秦臺。早卒。母章年二十七在。稚五月而生。宗周幼端肅。稍長。卽以聖賢自期。家酷貧。冬無衣。棉外家爲製緩袍。落拓如襤長。猶衣之。嘗從外祖章公學於壽昌。走烈日百里。攀一足。二十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丁內艱。服闋。授行人養祖里。居至十餘年。間德清許敬菴。孚遠講性命之學。往從之。遊得其印。可歸而研極理。境以致良知爲宗旨。而入門下手處。則在恒獨著節。要一書言恒獨特詳。竊丁祖父憂過哀。得疾。邑令趙士諤造其寢。見紆帳百結。徹食。敗絮爲貧士所不堪。深嘆服。焉起復克冊封益藩副使。復命陳宗藩六議。四十一年疏請脩明正學。明有謝病歸。祖德疏食夫人躬自紡織以給。餽粥出入洗步。時而吹烟。幾斷泊如也。天啓元年起儀曹。受事甫九日。卽疏糾魏進忠。客氏進忠乃忠賢未改之名也。故事天子冠則保姆出。居民間。客氏既出。天啓

涕泣不食。復召之入。實忠賢默助之時。言者惟攻客氏而進忠之糾實自宗周始。既而豪省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等俱以攻客魏降。謫宗周疏言。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豈知前後左右又且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矣。傳旨廷杖。福清力救。改罰俸然忠賢意終未釋也。三年歷陞太僕卿。告歸。四年補右通政。力辭不赴。內批矯情厭世。革職并追奪誥命。歸而舉證人社。于嶺表。是年卷之六。三。於塔山傍之古小學。執經門下者。稱諸人徒。遠近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宗周危言危行。自視益微。然也崇禎元年起應天府尹。聞報卽策蹇就道。一子隨之。徒步而已。至京冠服不備。假友人金市之肆中謁文廟。大台師儒示以爲學之要。延三老。客地方疾苦。置奸吏於法。捕治勲貴家人。秦橫者。頒朱子四禮於鄉。鄰遇中貴梨園什具責而焚之。輦轂一遺。首疏陳堯舜之道。因曰。陛下求治太急。布令太繁。用法太嚴。進退天下士太輕。方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

今京官各舉所知不必皆甲科而地方事可次第舉
矣一指撫流民宜捐內帑遣官慰諭新至者待以粥
廠失業者予以牛種仍捐租三年以優恤之則流民
聞風自歸矣一肅除道路自經邊警地方不逞者盡
起爲密應於通衢處所設兵巡哨有發印榜仍令佐
武官不時巡警以防竊盜者之身自爲盜至驛遞
夫馬宜早還原額此項錢糧朝廷原借以惠養貧
民而此項役夫南北原借以流通血脉若使貧民無
所賴藉勢必化而爲盜近時西飽之督撫濟寧者至
數十日皆以裁驛藉口此則尤其明驗也至於嚴衛
雖至格好而告密之門一開則詭詐之風轉熾目今
人心叵測正當處以鎮靜備累及善良未必不滋他
變又前者皇上申久任之令愚臣亦常言之今臣自
到任以來屬官遷去者問其休止三五月更何職業
可稽視官如傳舍豈復精神流注且迎新送舊費復
不費如順天府一官到任亮大二縣額供不下五七
十金孰非取之民間者今請力行久任後則繼以超
遷使人情倍生鼓舞得旨以俱係要務即與議行又

依口給爲才請又安得賢者而用之且夫王之案之
爲國本死也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誣未歸則邪
正之辯幾何而不混淆乎擬擊一案與楊左移官高
魏紅九同一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
宜死而逆璫之誅殺且有功而無罪矣侃侃正論帝
敬憚之其後之案贈尚書賜祭葬廕子入監皆自宗
周之疏啓之也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請龍九門稅以
通煤水爲舖房以處貧民爲粥廠以濟老疾嚴保甲
以弭奸宄適中旨辦布囊八百中官咸進馬騾宗周
曰是必有進遷幸之邪說者亟疏言請以安人心爲
要一日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土心四曰安大
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其本尤在皇上
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安并請御皇極門召見
羣臣以杜異議候疏跪午門自卯至酉不去上諭遣
之解嚴後奉旨委瘞城外戰亡將士自德勝門涼水
蘆溝共三萬餘宗周上地方善後事宜一慎選守令
守令不得其人平日無以拊循其民民無圖志聞警
自潰應亟令撫按考選屬吏庸劣者悉與更置嗣後

請行保甲之法先臣王守仁以撫南嶺安時寇逆
三省積有餘年守仁遣巡檢先行李家牌以清
盜源乃固兵於民因餉於稅署有司爲師訓練三
月所向克捷當日治兵治餉不過以保甲之法經緯
其間今使實貨遵行效可立奏從之時帝好於英察
思慮不測樞輔大臣稍不當意輒下詔獄拷問新政
初懲逆奄之禍盡屏宦寺不用繼又疑外朝聚黨蒙
蔽不足稱任使復寄耳目以何察廷臣監軍四出張
蔡憲坐戶工二部鈎管錢糧尙書虛左聽指揮勒司
官登堂行屬禮而政體日壞時事日非宗廟深痛之
因抗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臣以
爲陛下亦當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惟
盡化猜疑而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駁可
督否歸言官不稱則從而更置之庶可責其後效乃
者文武皆不足信而專用一二內臣自古無有宦寺
典兵不悞國者今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每
當發急必委以大任三邊有遣逼津臨德有遣又重
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而名爲總督將置總督於何

地是以封疆爲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
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
黨庇中官之君子皇上欲用君子退小人而復以中
官參制之是明示以左右袒也惟皇上以親內臣之
心親外臣更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可坐而
致矣又効本兵張鳳翼大帥馬如龍皆切直忤上意
復陳祈天永命之要謂法天之大者首在於重民命
而最傷國體者莫如詔獄卽近者副都御史易應昌
以治越獄一事過於平反遂將風紀大臣亦處以詔
獄詎尋鑒楚下同奴隸若平反爲欺罔必煖煉爲忠
直恐天下從此而重足也願陛下首除詔獄罪犯梟
下法司處分仍寬有易應昌是一道也法天之大者
莫過於厚民生而最爲民害者毋如貪官汚吏遇者
御史蘇某巡按貴州以輻重行李被許于監司廵力
而載貨違問下吏之操守今貪汚既見于下而加派
復行於上腹心已潰肢節難支恐天下從此而側目
也願陛下首除新餉俟酌定賦役全書以節省之物
力抵之而有餘是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

開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而殺機先發于內閣。又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而機德亦先聞於內閣。尤願體一人好生之心則所以祈天永命者。閣臣實與有力焉。疏上宜興烏程見而惡之。因擬旨詰宗周除新餉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從何措處。宗周必有便計。可卽上聞。將以窮宗周也。宗周卽日回奏。謂今天下所不足者非財也。國勢之強弱亦無關於軍需之足不足也。以遼事言之。袁崇煥倭口五年恢復。以此啓鑒。封疆今請置恢復二字不道。而專言固守之策。則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一鎮之餉儘足以養兵。將新兵新餉亦安所用之。又何取于二百萬之多。况又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臣近於順天一府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約一萬六千餘兩已足抵積派雜項一萬三千兩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總之清賦之法清其隱于民者不過什一。清其隱於官者大槩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冒於舊者不過什一。清其冒于新者大槩什九。於節省之道思過半矣。更有請者。今

日聖明在上。斷宜以收拾人心爲本。卽國計邊防亦在所後。未有人心豫附而四方猶多反側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疏上帝以爲迂報聞而已。遂乞休去。出都門所攜僅兩竹籠。中官見而嘆曰。真清官也。八年召爲工部侍郎。疏言皇上銳意太平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自廠衛司譏察而告許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愈甚。自事仰承獨斷而詭譎日長。自三尺不伸於司敗而犯者日衆。自詔旨斷獄以千百計而好生之德意深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責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先錢殺而吏愈貪。賦通自嚴刑與重斂天下交困而盜賊遽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樞。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儒兵驕而朝廷之功令并第於督撫。自朝廷勸限滅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愈塗炭求治愈殷而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使市井雜流反得操其邪說以希不次之榮。而國事愈不可問。又言以張

鳳翼之翊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冠指家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疏上見者皆縮舌上素諱其忠誠亦不之罪疏中市井雜流指陳啓新也啓新乃淮安衛武舉流落京華敢爲大言而不齒於鄉評無聊甚輒伏闕上書頗切時弊上異之驟命爲給事中質樸然無濟聞者狂駭故宗周及之又陳聖學三篇詳明愷切爲朝野所傳誦優旨下所司會烏程以馬價匱乏請令羣臣捐助宗周疏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補於萬一而肩肩以利爲言臣不敢懷利事君請并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去既就道復具疏極論烏程先是烏程與廬山爭校卜摘發錢營私植黨諸事於帝前錢猝不及備諸多誦帝意不直錢而溫則緣此受知既入給屏鏡帝憤廷臣苞苴無狀惟杜交遊屏鏡遺斥片自守凡有票擬不敢專決聽上裁帝亦憐其爲主府怨且不殖貨賄尤中帝之所喜故意獨擢之

而性實陰狡然同排異甘與舉朝爲仇帝終以其歸誠於君父信之不疑開宗周言震怒準爲民十四年復起吏部左侍郎先是宗周雖去位而帝心眷之適少宰缺廷臣會推者帝意不屬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及既退避文書官論吏部用之宗周上疏懇辭帝優詔敦趣乃拜命十五年二月遷左都御史疏請崇體範今之號爲尚書侍郎者朝升堂而受事夕繫囹圄矣方伏謁而趨承倏從煥煉矣則當其在事之日人人繫囚視之繯梟待之此臣所爲寒心也請自今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會九卿會議乃付司寇坐殊死者方收繫其餘卽以其罪行遣于修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此正所以尊朝廷也又請飭吏治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卽爲蕙徽之謀地方行一事則一事卽爲科歛之藉百姓視上官如讐一旦獻城從賦計不返顧然亦有可原者一令也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卿紳而在京之權要四應不給至於督陞謝薦處方尤甚豈無皎皎自好者有司已送至其家趨方亦不及問但使巡方

不要錢則巡撫而下誰敢染指請執此爲回道考察
例并乞罷職俾行取行久任之法則吏治自有起色
帝是其言卽行申飭未幾申救姜琛肅開元云皇上
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德有傷且云嚴衛
不可輕信昌言於朝聲微殿陛帝大怒曰吾固知開
元之疏必有主使也宗周免冠俯伏謝罪廷臣代爲
宗周謝會都金先宸申救帝怒甚目爲朋比降光宸
謫外次口有海寧舉人祝淵者因赴公車在京具疏
指宗周帝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吏議宗周已批刑
部擬罪賴閣臣力救得免宗周掌憲僅六十日復疏
職歸里時疏指宗周與金先宸者六卿科道曹郎共
二十餘人帝皆不聽當閣臣之救宗周也退過其寓
顏色喜宗周不爲動惟讓諸輔其事錯某事不做媿
媿不已諸輔答以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
更有何人可做諸輔有愧色甲申四月聞煤山之變
赴省請漸撫張秉貞倡義討賊卽日發喪秉貞遠巡
不果議欲待哀詔宗周曰今日哀詔從何來當此國
破君亡時爲臣子者惡容藉口不知優遊啓處卽不

發喪亦當行哭廟禮於是易縞加帛同撫軍以下詣
道院士民會者數萬哭聲沸地金陵起原官卽上討
賊疏言今日大業舍討賊復仇無以表渡江之心而
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忠義之氣又疏言逆案不可翻
案累數千言中外聳動會阮大鍼以內傳陞兵部侍郎
宗周復言大鍼進退繫江左興亡乞寢成命又章
疏屢規切士英士英怒與總兵劉澤清等合謀誅之
宗周既與時忤甫一月卽告歸臨行復陳五事皆關
時政之大者報聞而已乙酉六月
太兵及杭州宗周絕粒至二旬餘聞六月初六日乃
真命臨詞曰留此旬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朝
死了我生平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投筆後更
不復言卒之日士民聚而哭之宗周通籍四十五年
八仕版六年立朝四年特用者三請告者六革職者
三難進易退負朝野之重望以一身出處卜世運盛
衰而宗周惟斯夕孳孳以開正學成君德爲首務尤
精於人倫之鑒和彪佳嘗問一門戶要人於東林鉅
公曰此君子也鉅公固長者彪佳風所欽信擬登薦

贖而心似有未極者復詢於宗周宗周曰此小人也
吾夫子所云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彪佳細察之信遂
露章糾之人咸服彪佳能尊信宗周益見宗周之特
立獨行不徇於門戶如此

第 約日劉先生蓋學通人也嘗遇於何容道上
布袍敝屣行李一簪成不知其爲總憲也難進易
退取義成仁卓絕今古矣
宜日公行已事上無一不本於至誠故可以
矢齒濁者部可以對大疑試取其章疏觀之何莫
非至誠所流露即世始先生以爲公之章疏出而
名臣奏議可以不讀知言哉
虛 寅日夫子有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先生
者可謂衆之矣先生平日謹說聖人必不可爲始故
第二等人便是自棄後說聖人必可爲仍做第二
等太便是自棄後說聖人之旨命仰如哉

禮部尚書顧公傳
盜殺有明禮部尚書領錫嘯於温州府之江心寺錫
嘯號瑞屏崑山人生而穎異軼倫年十三以諸生應
省試魏國公一見稱異以女女之登萬曆己未榜改
母吉士授簡討天啓四年瑞燭大熾值鄉試奄黨借
題獻媚莫不尊親一題五省並出舉朝若狂錫嘯與
給事中董承業主試福建於程策中大有所議刺奄
黨指兩人皆東林降謫去官燭奄者更削其籍繼而
楊左諸公皆下詔獄人咸代爲號咷錫嘯處之怡然
也崇禎改元召役故官歷論德擢祭酒明祖時監生
與科目並重凡郡邑優等諸生貢入太學行積分之
法六堂通轉而率性堂居其最凡名卿顯宦多出其
中迨後科目重而貢監輕肆中肄業者率山納粟
奏名官不過丞簿而止人亦競以貲即目之而積分
之法久廢錫嘯力請復之時不能行已而請正從祀
位次進士就教陞國博者得與考選並見施行明年
省親歸請終養許之毋服除即家起少詹事十年十
月拜禮部侍郎明年署部事嘗召對詢理財用人錫

聘退而補廣列陳用人五失且曰必先使用人之地
一清其源精心鑒別而隨才器使一善也救小過而
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盡責成功三善也按異
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獎勵而寬其咎責五善也
未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于用人帝善其言時楊嗣
昌等情爲不兵錫時心非之與嗣昌行違言已而流
賊大誣嗣昌猶主撫不至勦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
戰服上刑之語錫時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
且保天下者謂取此愚夫韓嫣而保之非併取虜臣
賊子而保之也不然則文武之一怒安民爲不足法
與語益與嗣昌忤未幾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疑
錫時與聞其事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時擬從輕
典嗣昌搆于上前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起爲
南京禮部左侍郎福王立進本部尚書秉經守正於
典禮多所裁定又請補建文帝廟謚景帝廟謚及建
文朝忠臣贈謚並從之景禩廟謚思宗錫時請更定
後雖不行時以爲允焉程之卒也特謚文忠而文震
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人皆不獲謚錫時言體

仁得君專行政久而其負先帝也最重乞將文忠之
謚改謚震孟諸臣朕天下知有勸懲從之蒙宰張慎
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錫時攝之疏糾從賊諸
詞臣列上二十餘人請法司定罪值馬士英當國錫
時素與不合而其掌銓也權要干請多不行達羣言
其不協人望錫時亦知時事日非乞祭南海而去明
年春御史張孫振力訟體仁功諸復故謚而詆錫時
持議偏頗若官狼籍宜褫奪遂勒令休致闕中命以
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會總兵賀若竟捷
辱諸生錫時大見不平將昌言其罪爲君竟所覺乘
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溫人感其意竟之三日乃得
棺殮而免卒不能伸諸生乃羣聚而哭之而歸其視
于崑山

盛宜曰賀弁姓名不著功業無聞而敢於捷辱
諸生罪已不勝誅矣乃竟侈及宗伯重臣而毫無
顧忌不幾令猛獸噬人乎噫此君子所以貴儉德
避難也

總憲王公傳

總憲者總百職之綱維使協於成憲也若王道直之
守止不阿克其前位矣道直字履之楚之漢川人天
啓二年進士授保定府推官魏奄初竊柄勢煽黨灼
建生祠以獻媚者始於浙江而連染遍天下在畿輔
尤衛宇相望保定僚長亟欲舉行道直曰身爲王臣
而奉奄監視長生將置此鬚眉於何地堅執不可已
而奄敗名大起崇禎元年入爲御史奄已伏法其黨
猶有踞朝列者道直昌言攻之又發張慶臻擅改勅
書事帝嘉其敢言增秩一級三年出按蘇松潁行疏
言今大奸距脫而餘孽若某某實繁有徒彼自知
負天下之大誅而君子之莫我容也將日夜聚謀耽
耽思逞其伺隙最密報復最工倘防之不愼禍復中
於國家願陛下剛斷而力持之得旨褒納既抵任獎
廉懲貪風采甚著復命值亢旱爲災大臣繫獄者繫
繫人情愁鬱四年四月疏言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
治國用輕典陛下初年手鋤元兇旣用重典矣嗣後
正宜養以和平今讞獄者於輕重出入之間往往不

準於律而以例爲緣非所以承天意也臣竊謂議獄
緩死乃今日回天第一義且今之三木囊頭者非卽
昔之股肱大臣與熟審在卽諸可矜疑者或予以維
新或量從寬減如是而天心不響應者斷未之有也
尋出視居庸山海二關疏陳固圉十策嘉納之時大
凌新城被兵總兵劉澤清等往救以中途尅餉致士
卒叛逃道直疏劾其罪又連劾副將劉邦城張斌貪
劣狀劾總兵吳襄宋偉失律偷生兩人坐遣戍大凌
之破副將何可綱死之長山之戰副將楊廷樞張耀
綏蕭偉汪子靜秦將滿庫遊擊吳漢臣力關陣亡皆
疏請旌卹副將孟道榮烽臺於賀家山以深入致敗
道笑固而出身中四矢止亡士卒十人道直言其人
可用宜責令戴罪自効從之自山海關至保定延袤
二千里道直巡歷所至設炮臺浚城壑勦虛冒邊備
多所脩舉還掌河南道事八年由僕少遷南京右僉
都提督操江時大盜蔓延江北破鳳陽和州含山
盱眙將渡江窺金陵列城震動道直綱繆防禦甚著
勞勩十一年名爲兵部侍郎十三年轉左都御史道

直素負清望脩舉憲綱居職甚稱故事御史初試者期年悉予實授十五年夏帝以御史職任重令道直嚴加考核分爲三等疏出朝議稱公而被抑者大志盡語上聞下道直核實道直盡摘試卷統繆語以奏且口某御史出臣門牆某御史亦臣鄉里此而不徇誰可徇者若指權納賄臣砥礪二十餘年輩下共知亦無待剖白也因乞罷斥帝慰留之而令有司重議諸御史罪凡與輩語者俱落職道直亦不與較也禾幾引疾告歸閱數年而卒

趙吉士曰帝所最疑者與最恨者惟大僚之指權納賄乃公能自信其無他而帝亦察其無私且慰指之君臣相信如此在崇禎時亦空谷足音矣

巡撫解公傳

經臣循例薦舉一及選滿之募吏而遽受廷杖且下詔獄尚論者不禁於江撫解學龍而重有感矣學龍號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金華東昌二府推官大著聲績天啓二年擢授刑科給事中遼東難民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請帑金十萬賑之多所乾沒學龍發其寃竟寃罪以去司寇王紀以竹庵削籍學龍言紀亮節鴻臚置之廟廊必能表正百僚失奄意不聽明年三月劾川貴舊督臣貪淫漏網三續美惡記卷之六
新督臣縮胸卸責亦不聽學龍通曉政務所陳皆軍國大計嘗言遼左舊額兵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耳今關上之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何相懸至此遼兵盡潰關上不得不新募若新募則舊有額兵乃亦召募給以厚餉舊兵以其餉之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滿厄何可勝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廟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至爵者誠有悉心計度冗者汰之

可得餉數十萬。衛所應襲子弟無才可用。但募職而
不給俸。以至裁冗吏。核曠卒。又可得數十萬。不憂貧
矣。從來問國之強莫若民富。問民之富莫若粟多。亦
常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益乎。夫京邊之
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
收與之。不啻二倍。是國之一民之三矣。今關偏一石
抵銀肆錢。易錢則米奸者每斗不過百文。惡者止三
四十文。又其下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
食與之。又不啻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總而計之
民賣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亦未嘗利也。况
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司。官司作奸
以欺天子。展轉作奸而米已化為糠粃。為沙土。兼濕
熱所蒸。米色俱變。食不能下。明是又化有用之六
無用之一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以為莫如脩之。
屯政脩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其
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者。日地網
數。曠不能逞。今畧倣其制。畢力圖之。溝之界。則樹
土所宜。木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難

強何所施其技乎。帝亟下所司議行。亦竟。格五年
四月。請勅天下撫按嚴行保甲。從之。尋巡視庫奏
行。獲獎八事。時言路銳起。擊東林。而奄黨與東林勢
不兩立。擊東林。者遂為進身之媒。九月。御史智某劾
學龍與翰林侯恪為東林鷹犬。逆奄矯旨。削兩人籍
學龍。林。老。兩。年。崇禎即位。起歷戶科。都二年。以民貧
盜起。請清吏治。尋劾撫。撫剋餉。激變。又上足餉十六
事。皆採納焉。歷太僕卿。五年。以僉都巡撫江而疏言
臣所部州縣七十有八。而坐通賊降罰者多至九十
餘員。豈功令如此其嚴。而違玩如此其甚乎。良由數
歲之通併於一。羣數人之通併於一人。故正賦終無
及額之日也。臣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常徵之法。庶官
民不致交困。凡之時四方盜賊蠭起。而江西獨無重
兵。學龍以為言。乃增置千人。九年。以部內災傷。疏請
賑卹。緩徵明年。袁臨吉。額復旱。亦以學龍言。獲卹宗
室有糾奸民為暴者。奏真之法。都昌萍鄉盜發。並討
平之。封山妖賊張普徵等。擁眾橫行。奉命合閭兵夾
擊。賊走。殄。滅。十二年。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將

解任循例薦舉屬吏日講官黃道周以爭楊嗣昌奪情謫江西臬司知事學龍素重道周首刻其名以上帝得疏大怒以道周邪說亂政學龍不行糾正反明肆抗藐使威令不行俱削籍令錦衣衛鞫解究問八月下獄責其黨此行私廷杖八十仍繫獄省刑部擬罪戶部主事葉廷秀疏救亦廷杖一百爲民尋以尚書李覺斯具獄從輕削其籍且移兩人入詔獄竟坐道戌至十五年八月釋黃道周於戌所役其官詔云道周清操力學既經懲創當改悔自新貽朕獎廉尚學有過惜才至意於是御史李瑞和衛周循蔡鵬霄咸請因道周而并釋當時論救薦舉道周之葉廷秀涂仲吉成勇解學龍等與建言得罪諸臣章正宸張瑄等皆不聽卽道周赦還行道亦疏請放回同時得罪之解學龍葉廷秀亦不免于七年五月金陵乃召學龍爲兵部侍郎十月進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之似馬阮以斯爲出入故案久不定學龍乃做唐制以六等定罪是時馬阮意在殺周鍾而學龍欲爲之緩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誣籍在告上之且請停

而鍾卽擬命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已無及大賊暨其黨楊維垣等聲言欲勒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固公未吾獨等力詆其曲旋行私遂削籍四月大賊既平與光時亨卽將餘罪通赦然學龍所定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未獲此法也學龍事見史記其學尹學科給事中皆先後成議士

黃忠節公傳

西○州○淚○盡○懸○甲○鵲○聲○斷○續○啼○殘○照○干○戈○動○地○腐○金○
陵○錦○繡○坊○連○野○火○燒○千○仞○壁○立○黃○先○生○董○狐○之○筆○口○
中○鳴○圖○篋○簇○霜○根○冷○劍○鋒○過○頭○風○過○影○幾○許○衣○冠○
受○鬼○車○衆○人○皆○醉○我○獨○醒○成○仁○取○義○象○坑○埽○一○道○長○
虹○天○上○白○卽○今○京○口○望○忠○魂○怒○擁○紅○濤○高○萬○尺○此○四○
明○董○司○農○守○論○哭○黃○海○岸○先○生○詩○也○先○生○諱○端○伯○字○
元○公○別○號○海○岸○江○西○新○城○人○父○九○德○建○德○令○端○伯○生○
時○有○赤○光○滿○室○長○而○志○欲○出○世○不○屑○科○舉○父○強○之○乃○
就○試○成○崇○禎○戊○辰○進○士○初○授○登○波○府○推○官○庚○午○分○教○
南○關○所○拔○榜○首○楊○廷○樞○及○文○德○翼○楊○廷○麟○皆○名○士○等○
以○病○去○官○甲○戌○補○杭○州○寧○興○杭○皆○東○南○劇○郡○端○伯○聽○
受○明○允○多○所○平○反○而○賦○性○慈○祥○不○矜○擊○斷○酷○好○釋○氏○
語○官○轍○所○至○民○咸○喜○曰○黃○佛○子○來○矣○又○甘○淡○泊○昇○絕○
州○縣○一○切○僥○道○皆○曰○貪○吏○之○害○比○酷○吏○尤○甚○酷○吏○以○
威○福○自○侈○然○意○在○尊○主○庇○民○鍾○豪○附○而○積○善○良○初○未○
嘗○有○所○私○於○已○故○漢○時○禹○湯○周○之○後○多○貴○顯○者○豈○天○
之○報○施○失○其○平○哉○若○貪○吏○溪○壑○無○厭○必○取○盈○而○後○已○

雖○頑○運○其○父○母○與○其○妻○孀○而○不○顧○是○酷○之○害○止○及○
人○之○一○身○而○貪○之○害○遂○中○於○人○之○一○家○也○且○大○貪○之○
夫○未○有○不○大○酷○者○蓋○惟○酷○始○能○濟○貪○昔○高○皇○帝○待○羣○
臣○之○祿○養○甚○優○而○懲○貪○吏○之○處○分○尤○重○故○昔○矜○名○節○
而○遠○貽○害○全○川○門○之○變○蝶○機○隨○義○者○二○百○八○十○餘○人○
誠○出○上○之○所○風○厲○者○深○而○化○之○所○漸○摩○者○厚○也○迨○至○
神○宗○之○季○惟○夢○華○以○利○爲○言○羅○天○下○之○財○賄○而○盡○人○
內○帑○之○中○自○謂○可○以○貽○之○子○孫○王○下○萬○世○而○不○隕○矣○
豈○知○宴○駕○甫○數○年○過○奄○出○而○蕩○靡○無○道○大○命○因○以○中○
頃○蓋○盈○虛○聚○散○故○乃○天○道○之○本○然○而○專○利○封○殖○亦○鬼○神○
所○深○惡○朝○廷○尚○如○此○况○於○仕○宦○者○乎○問○者○咸○服○爲○名○
言○再○丁○戮○去○南○都○爲○禮○曹○參○政○失○守○百○官○咸○報○名○無○
敢○後○者○端○伯○獨○高○卧○不○赴○開○刺○令○下○不○從○或○勸○公○蒞○
爰○歸○江○右○又○不○可○日○臨○難○毋○苟○免○聖○訓○也○可○藉○口○釋○
氏○偷○息○人○間○耶○存○停○懼○禍○及○乃○聞○於○官○時○有○大○僚○爲○
宗○伯○者○身○先○清○官○輸○款○趨○勸○端○伯○降○端○伯○厲○聲○叱○之○
曰○昔○爲○我○堂○尊○今○汝○已○失○節○乃○敢○來○汚○我○大○僚○恠○恠○
而○退○繫○於○江○寧○獄○端○坐○如○平○時○一○老○僕○納○藥○顧○書○名○

隱匿不報之驢。放任深痛其斃。嚴加整刷。遂平海盜。陳虎商民倚以爲重。甲申聞北京之變。集海上樓船。從泰將黃斌卿勤王至南京。入覲授總兵官。掌靖國公黃得功中軍事。得功既忠勇無前。之驢亦乃心王。室籌酌機宜。兩人者甚相得。左兵南下。之驢率師伏大砲。盡羣中誘之。至荻港。砲發死者無算。復擊於陸。又破之。提問官左都督鎮南將軍太子少師加蟒玉。南都隨駕爲湖。得功隨同東。瑞從內河建浙之驢。與爭之。日東。瑞則始。嘉湖數十郡縣盡爲魚蟹。二續表忠記 卷之六 無民何以立國。乃止。及得功自刎之驢。驢踊長號曰。黃公死矣。我獨何爲。亦投於板子磯。胞弟燁求之三。日乃得其屍。面色如生。衛樞由海道還浙。經崇明徐。廖港遇盜舟中人咸竄。空舟漂至崇明縣之劉家沙。土人視其靈旒異之。扶殯高廟之左。之驢子駿方髫。年數出入波濤。中日夜號哭。求父視後得於高廟。乃歸。葬人以爲忠孝之報。之驢丰神英秀。狀貌魁梧。善屬文。亦好談兵。恒矯矯自負。爲諸生受知於御史郭。必昌。郭守岳虞。繼卒以節著云。

虛宜曰。南部之建。若靖南與公。固寒寒匪。窮者。卽其他各鎮。誠得英主。撫而用之。何遠皆。跋扈。不可折。雖而使。裁。惟。君。旣。危。沉。而。執。國。命。者。又。皆。驚。駭。下。驢。聽。人。穿。鼻。此。野。衙。時。事。者。不。禁。目。眦。之。欲。裂。也。

二續表忠記

卷之六

四

郭必昌

大行陸公傳

錢塘陸氏三鳳兄弟鼎足馳名猶之箕間二陸東西兩頭相望云三鳳者長曰威鳳名圻字麗京次曰旃鳳名培字觀庭季曰白鳳名培字梯霞皆高自標置各以鳳名其堂培年甫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富是時陳大樽子龍以史漢之學建標南服艾東鄉南英以傳註之功領袖西江而陸氏兄弟又以駢麗辭詠之文異軍特起四方競趨之號曰西陸陸培年十八父選昌以甲戌釋褐令承豐趨倚衙舍兄弟隨書至丙夜銀燭清樽研硃浮白每送一難霞起飛雁以書下酒夜闌涌永聲徹牆外擊柝者遲於聲循牆驚聽及遷吉水亦然年二十二舉己卯鄉試嘉興司李文德翼得其卷奇之至考衡循文疑爲宿儒及榜發知爲少年又名下士益交重培陳子龍署杭州司李與培相得歡甚嘗曰吾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群間矣蓋選昌與太倉張薄同心興起易學先後偕兩弟連舉孝廉名動京師黃宮詹道周常語坐客曰此錢塘三陸也而選昌亦曾識子龍於童子中故其言若此

庚辰成進士明年選昌以內艱解任歸卒於旅次培徒號奔喪手捧其額顙盡腫更以齒嚙臂血淋漓與淚俱下哀感左右莫能仰視甲申年二十七矣培早授魏科不屑簡貴自處好引掖後進以名教爲已任昔冠我冠冠被覆肩背廣額豐顙踞胡床端坐手稜峻整間披鶴氅行大雪中望之儼若神仙而性復方嚴矜慎名節曾過虞山虞山方以蚤貴竊據清流執文壇耳天下士雲集其門獨向培傾倒欲邀致門下培已覩其色取之隱竟不屑也鼎湖泣擗哀慟不自勝數月至金陵始拜行人未幾貴陽懷寧鈞黨竊名器度曲宣淫培威憤時事恒燕居仰屋貴陽慕其名格之培怒罵其私人曰鴛鴦若要陸生一見須烏頭白耳十月副熊黃門汝霖冊封益藩聞道歸省乙酉金陵不守浙省文武納款兄弟奉母避居監官培命其子繁陪從而身入橫山之桐塢過友人居握手流涕曰行將別君友人勸止之大聲曰死亦無益於國聊以塞吾責耳晨起冠帶北面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縊繩授二僕曰若屬知通公意可便相成遂

上大床坐從容就寢。計培成進士凡六年。年僅二十。有八其長兄圻亦竟披緇行道以終其身。另有盧宜以先生以英年與諸先輩相頤頤而皆推重先生其臭味所投自有不謀而合者若虞山相對操觚蓋引先生爲重耳虞山豈足以重先生



錢塘令顧公傳

乙酉五月大兵定金陵。下浙江。巡撫張乘貞總兵陳洪範奉藩藩率文武百官脩降表迎於臨平界上。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之。咸建字漢石。崑山人。登癸未進士。授錢塘令。時東南連歲大稔。米價騰湧。民創樹皮採野菜爲食。而邊警與流氛交迫。三餉疊加。司農以催科爲殿最。外解先至者註上考。諸縣徵比如東濕。值里甲者戶悉懸磔。無可控訴。往往雄經倉門外。猶捕其子弟抵償。乃已。人心益惶。咸建下車分兩稅爲十限。令同甲自相曉諭。終不以官符勾攝。委諸胥隸。民以爲便。且曰。使君愛我如此。我何可以逆謀負使君。咸依期輸納。課最反出。諸縣上京師。隔人情洵。咸建戢奸究。嚴警備。一以鎮靜爲務。巡按御史以貪殘激變。顧咸建調護事寧。而民免株連。浙西數賢令者以咸建爲第二。揚州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望風南遁。緣道劫掠。未幾馬士英自金陵擁兵至。方國安亦率兵趨錢塘。士民震恐。咸建苦心調劑。兵以少戢。

大兵將至。巡撫張秉貞。恒。擾。不。知。所。爲。總。兵。陳。洪。範。先。已。輸。誠。首。倡。迎。款。咸。建。不。肯。薙。髮。棄。官。竟。去。追。及。於。吳。江。執。之。還。抗。詞。不。屈。將。就。刑。西。市。士。民。聞。之。徒。踴。躍。奔。者。滿。街。市。咸。建。勞。苦。士。民。謂。咸。建。死。無。所。恨。或。有。勸。其。委。曲。圖。存。者。正。色。曰。身。可。殺。髮。不。可。薙。也。遂。見。殺。懸。首。於。鼓。樓。上。時。方。溽。暑。蠅。蚋。不。集。顏。色。如。生。士。民。經。紀。其。喪。聚。而。飲。泣。揮。涕。者。千。餘。人。康熙。十。九。年。錢。塘。令。梁。允。植。據。士。民。之。請。轉。詳。奉。批。祀。於。名。宦。祠。

三續義書卷之六
江陰宜日當浙撫降時太小使屬皆俯首服誠無人記於名宦猶見三代之遺直也

臨安令唐公學訓過公合傳

錢塘顧令抗節死。踰兩月。臨安縣知縣唐自彩。儒學訓導。過俊民。亦死之。自彩字西望。四川人。兵部侍郎。階泰之從父也。崇禎末。由明經授杭之臨安令。其司訓。則無錫之過俊民也。自彩居官。廉多惠政。尤作與士類。俊民亦由歲貢初任。兩人者。相得甚歡。臨安故饒佳山水。士民醇朴。敦古道。易治。自彩政暇。恒與俊民。踰陶情。兩人者。皆不言而躬行。惟以名教爲己任。士民愛而信之。如依慈母。如奉良師。焉乙酉夏。大兵抵浙省。城大吏皆迎降。閭閻人情洶洶。自彩嘆曰。吾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耶。臨安彈丸地。無兵無餉。欲以螳臂當車。輪事究無濟。徒苦我百姓耳。不忍爲也。我惟局印信圖籍於署。聽邑中父老之所爲而已。遂攜家居坎上梅塢。俊民間自彩去。喟然曰。唐公既遜於荒。吾將安歸。以嵒嵒雙鬟而僕僕投款。不舉其生平而盡棄之耶。亦投袂入山。士民遂責印冊赴制府。制府故閩唐令賢。臨安士民服其教。不忍遽兵之及。印冊至。詢令所在。益重之。論士民勸唐令來富。

還汝百姓仍使爲令不然而加兵士民亟歸縣敦起再三自彩堅不出當是時干戈載道自彩既不得還鄉井而臨安歸命已兩閱月猶不設新令蓋以待自彩也八月兵乃至入山執自彩全家去是日值下下俊民先一日語其鄰黨諸生曰吾爲舉博猶廟祝也身在何可使聖人大興不祝忽諸乃覓牲醴於夜分入城仍以明制祭服行禮甫初獻執唐令之兵突至見先師堂上三祭者我冠袍袖執笏而前也詰之不信因縛之繫於馬後走至功臣山斷臂聲不絕刃而

之命席地坐西向其任行人者名階豫坐自彩下一妾坐自彩後一乳媼擔襁抱妾所生子立而待制府曰昔大宋受命錢王納土此臨安故事曾未之知乎今天命人心久有所屬吾所以不加兵於臨安者知汝廉得士民心故懸印以待將大用汝汝可不知時勢耶慰諭百端自彩終抗辯不少屈且曰人各有志安川和強制府曰汝終執迷不悟有

興朝之王法在汝縱不自惜如少妾幼子何自彩曰

夫不以一死易大節吾志已決勿復言遂與其侄俱收縛制府憐其子幼欲寬其妾自彩曰家鄉萬里少婦將安歸妾亦大呼曰至死妾亦死大人若憐吾幼子自有乳媼在不須與妾相關也延頸受刃顏邑不變其子獲免後遇蜀人竟得攜歸故里而俊民第三子森善後食臨庠充貢家於武林

盧宜曰王陶南下浙西大吏皆如迎後惟顧唐過二君子從踰義爲彼林於福福之端而安於顧通之說者未幾而皆已枯矣嗚呼爲君子者不可擇地而居也哉若制府之變轉於全則又仁心可質矣

天台陳公傳

丙戌夏西陵師潰監國禮部侍郎陳函輝死之函輝字木叔號集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靖江縣孤峙江心如海島地僻而俗儉函輝素好客諸生時交遊已滿吳越間及爲令客來益衆城中所見皆令客百姓或有繁言謂令愛百姓不如愛客也乃客在地方者函輝亦不聽其居間涉他事客坐食久率垂索去又不理於客口以此政聲不揚時帝留心吏治許科道風聞言事桐城左御史光先按浙道連吳會飛章彈許開至事不法牽連及函輝謂其以縣奉客也罷官里君好客如故客見其以官徇客也益推重函輝凡稿文賦詩談兵說劍以及丹青歌管六博蹴鞠之流無不集其門一邀色笑輒自詡寒山以我爲上客函輝才筆又妙天下四方客請乞詩文者如蟬函輝揮毫立就人人各飲其意客且稱其詩文淹潤枯蘢以此求請日益多客集者比令靖江時益衆而函輝之好客亦始終無倦容是時寒山子之名幾滿海內紹興監國授禮部侍郎江干不守徒步抵

台城城門以銳兵抄擾閉不啓痛哭入雲峰山僧寺

作絕命詞六言十章於六月初八日自縊函輝死今已五十年客過台城無不開寒山子者

盧宸曰明時進士有才筆者類皆遠屏膏膩惟飲酒賦詩以仙令自許諸大吏亦寬其衡轡以優客之若公一掛彈文反有蔭直始爲司察者嗚呼一時風會更何如哉

二續表忠記卷之七

冢宰徐公石麟傳

巡撫祁公虎佳傳

給諫章公正宸傳

東陽張公國維傳

給諫方公士克傳

司理溫公瑞傳

周貞靖先生齊會傳

高淳吳秀才古樓傳

新城涂氏四忠傳

嘉定兩侯生合傳

汪觀美先生鳳傳

南州徐徵君世清傳

給諫韓公如愈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七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廬 宜彙輯

冢宰徐公傳

附子爾穀子熈孫氏僕祖敏李昇

忠○孝○之○性○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徐○冢○宰○石○麟○死○藏○

於○槨○值○交○暑○經○二○旬○餘○而○不○變○蓋○其○冥○中○有○默○相○之○

者○非○偶○然○之○故○也○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八○歲○通○經○史○

敏○天○文○律○呂○兵○陣○之○書○冢○貧○而○骨○傲○偃○仰○童子○中○年○

至○三○十○始○入○泮○登○天○啓○壬○戌○榜○授○工○曹○督○餉○庫○

未○竟○又○興○三○殿○費○不○貲○石○麟○屢○疏○止○之○奄○黨○格○不○行○

旋○事○內○官○歲○支○輟○料○浮○冒○甚○多○時○借○借○薪○司○金○錢○已○

得○請○石○麟○固○持○之○拂○奄○意○輟○而○大○微○起○曼○引○鈞○連○道○

路○以○目○石○麟○倡○同○里○為○魏○大○中○憤○所○坐○又○為○房○師○貴○

尊○素○稱○債○典○出○於○獄○奄○益○怒○遂○以○威○晚○王○昇○攻○價○不○

全○給○矯○旨○奪○職○崇○禎○初○復○官○轉○考○功○即○佐○尚○書○鄭○三○

俊○晉○八○年○京○察○潯○沐○至○公○時○議○翁○服○徑○例○察○竣○即○擢○

京○卿○政○府○以○黜○其○私○人○卿○恨○久○之○始○還○尚○寶○卿○轉○應○

天府丞其地僉報馬戶應郵傳最爲民患石麒麟力召募嚴杜僉報且鈎剔胥吏所乾沒者克費有餘積年之害一旦而除大司寇鄭三俊以議戶部尚書侯恂屯葦事干輕擬忤旨下獄石麒麟於十一年春入覲具疏申救言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皆承順風旨以鍛煉爲能事非復皇上慎獄之初意而三俊以清直大臣歷事四朝備著勞勩官至尚書故烟臺斷今因執法久繫將母上累聖德乞特從寬宥或許在外席藁候訊於國法無所傷而聖德有如天之度帝得疏意解猶嚴旨詰責越數日三俊果釋石麒麟官南京十餘年始入爲左通政十三年五月因名對陳邊計甚悉言兵餉驟增至一千五百萬百姓輸納無資苦若倒懸而兵又衰弱如故將此加派不知作何歸着乞日與秉鈞大臣講求強兵節餉之策俾我元氣充足卽威賊可期帝領之其年遷光祿卿十四年二月進通政使十五年正月擢刑部右侍郎六月會推閣臣石麒麟與馬帝召對便殿獨石麒麟不起席先入人言疑家宰李日宣等有私乃併所推房可壯

等俱下獄人始服石麒麟知幾進左侍郎署部事辟上以威刑馭下諸司引律多深文附會繫從重比石卽櫻嚴認固敢議矜恤石麒麟奉旨清獄推明律意多所寬減而陳新甲之下獄也光時亨與其同垣不肖者倡議必殺之及入其重賄又代爲奔走百方營救於石麒麟大臣自宜興而下亦多救之石麒麟持之堅擬失福城也律上令改擬復引失誤軍機者辟刑也初疏且上天下詰朝再疏上得旨卽決之西市一時爲新甲地者力無所施皆大恨石麒麟孤行一意其執法不阿又如此十月擢本部尚書中官劉元斌以縱兵淫掠伏誅其黨大瑞王裕民欺隱不舉下獄帝欲殺之付刑部定罪石麒麟擬成烟瘴奏內仍署院寺名以進總憲劉宗周等不知也帝怒其失出先召宗周詰責以不知對帝益怒宗周徐曰前下法司臣未受事後改刑部臣不與聞然閣石麒麟詞已曲盡情事似未可指爲失出也帝乃釋顏曰此奴錢神有靈如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宗周曰刑部所執者法耳法如是而止刑部非私於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實甚卿

等不知耳宗周曰若是則內庭隱微之奸自有聖斷
在非臣等所知乃令石麒麟改職詞竟棄之市禮科差
操行人副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總憲劉宗周爭之
力并奪職石麒麟申救言皇上欲求變通過時之臣舉
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
與歸矣不聽及二臣改下刑部石麒麟薄其罪又不具
指但據原詞開元曠徒塚造戍帝怒責令石麒麟對簿
罷其官家宰鄭三俊等公疏乞得不聽石麒麟蕭然一
肩即日出都門途人莫知其爲大司寇也金陵進家
宰條奏七事與政府不合又以年例出戶科陸某御
史黃某於外二人交章許石麒麟爲吳昌時報復又言
殺新甲以敗教局石麒麟歷陳主款之悞且言先帝之
誅新甲也口屈我七親藩夫七親藩之中恭皇帝居
其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疏入帝心動土英
票旨極嚴帝曰家臣猶家子也當以禮遣命馳驛去
計石麒麟在途僅三月耳明年金陵失守嘉興城將破
石麒麟在外至城下呼曰吾爲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
存亡城上人喜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

石麒麟從容自縊二僕祖敬李昇從之時閏六月二十
六日也年六十有八家人違違藏石麒麟書櫃中城破
人跡皆絕越二旬有五嗣子爾毅冒死入城求得其
屍顏色不變鬚髯戟張扶昇從水關出驗於楊林之
村舍木人思石麒麟者作我公來之語以葬之爾毅字
似之石麒麟無子以姪爲嗣幼習趨庭恒以忠孝自許
乙酉家宰入屠城中命殺翁白亭村別業及家宰引
義自裁賊求得父屍覘驗甫畢兵至衆皆潰散殺無
棺不去曰吾父在此避將安之主兵者謂得其故嗟
嗟而去卒免於難丁亥九月同夏考功允釐子完淳
死於江南人稱兩孝子先是穀被逮去寄書於繼室
孫氏孫方飯得書閱竟微笑婢詢其故曰來書無非
述我死我已早辦一死但緩須臾者欲俟彼中消息
耳今復何言夜分伺燭發熟睡潛啟旁扉負其所生
三歲兒赴水死死後植立水中不仆人咸異之
宜曰宜初得徐孝子傳載節婦有幼女在襁
中僅十有一月將赴水囑乳媪買糕餉之使得
平潮倪公長軒所招傳譽則負子同死與他傳異
倪爲公門人又姻婭至戚所傳必不誣嗚呼臣爲
君死子爲父死妻爲夫死僕爲主死忠孝節義萃
於一門流芳千載矣

巡撫和公傳

乙酉夏金陵失守。

大兵長驅下浙江。越州。精神從容。踴義者又得食都御史祁彪佳。云。彪佳字幼文。號世培。山陰人。會祖清官。陝西右布政父承燦。初知長洲縣。有惠政。官至大叅。皆由進士起家。兄熊佳。勇佳。先後亦登甲乙榜。于姓。咸風流。蘊藉。追擬烏衣。彪佳咸名尤早。年十七舉於鄉。二十一歲。天啓二年。進士。丰姿秀雅。度奕然。初授興化府推官。屏僦遺析。疑枉。鑄鐸稜稜。強宗猾吏。無敢以謾語相欺者。最爲全省冠。崇禎四年。入爲侍御史。疏言。近見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固有救過不遑。景象如憲。臣陳于廷。以四朝元老。遽被重譴。恐諸臣怵於嚴威。競爲揣摩。迎合。未得振刷之效。反致悠忽之圖。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監司守令。多因望誤。降級停俸。臣于精神才具。必使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迫之以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起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情竅。特遣內臣監視。若撫按之事。多

令會同。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情面習熟之後。馴且至於扶同。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昨旨譴責。尋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云。纔有事。便言募兵。乃兵募而餉又苦於不繼。緩用兵。便請發餉。及餉發而兵復苦於多。諱因舉策。開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贍秦晉中州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直閩廣之海賊。滇黔湖蜀之土司。爲四大勢。極言駕馭之略。而歸本于裁兵。士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之法。下所司。勸議又陳民間十四大苦。一日里甲之苦。條編之法。行里甲久。華乃解邑。遐陬依然。食派歲節之饋。送過客之供應。新官之鋪設軍戶之起解事。無難易。聚令支當。至於解銀一差。發領之際。吏緣爲奸。兌收之時。賄折無算。河南按臣李日宣有官牧官解之請。中州便之。當亟行之。天下者也。一日虛糧之苦。易知則側小民多未見聞。第據縣符便爲實數。貧戶及溢數倍富室坐享餘租。此飛洒之弊也。近來苦盜苦荒。遷徙載道。丁糧缺額。里甲代償。富戶化而爲貧。土著化而爲客。此逃亡之弊也。又有戶產已廢。戶糧猶存。買產之家。視若

隔體代納之戶。慘於剝膚。此脂墊之弊也。一曰行戶之苦。上自印官下及佐貳。殊累一紙百物。咸輸累月。經年十不償一。又有供應上司名曰借辦。每物有行。每行有簿。苦累不堪。亟當釐剔。一曰搜贓之苦。窩主盜之腹心也。皆隱而不供。所供者多鄉里富民。一唆於捕役。再唆於獄卒。有司未加詳訊。捕役飽詐。金錢到案。旋即剖明。家資先已蕩蕩。况一番審鞫一番嚴刑。並楚之痛堪憐。今日起解明日發監。顛蹶之狀。誰憫。一曰欽提之苦。作奸犯科之輩。自知罪在必討。久已遠舉高飛。乃原籍搜提差。撒下旁及族姓旁及親隣。候訊候詳。淹沉獄底。代賄代解。顛蹶道途。正犯之憲條未正。無辜之波累先多。急於納贖。納贖不問。供拔伏指。一曰被拘之苦。沿海居民出港採捕。一遇巨賊劫入賊舟。及至官兵掣擊。其賊駕離先逃。號救之。婦黎反作陣橋之。兇首武弁邀功討賞。槩爲剪髮。剃眉。其偶無憑。驕首就戮。即有貽雪已多。更死獄中。一曰隔提之苦。與詞徒訟冤。民少奸民多。嘗見被訟之家。黨戚托言營求。訟師聚而餐食。淹留歲月奔走。

官衙曲直未分。生涯已盡。且一詞而撫按並行。一人而守巡兩告。此方結案。彼復行提。前贖未完。後追還至。念此情景。寧不潸然。一曰詞訟之苦。訟以平情。尚不若使民無訟。乃有司碍前官則寬抑。不與申明。避嫌疑。則富室反多推抑。奉上意則理直偏在原詞。護己私則嚴刑加於越訴。甚且借名捐助。濫罰嚴科。自鋪堂掛審。以至行杖。何處無鼠狐作祟。自抄狀買差。以至發落。何時非阿堵公行。又或方脫虐官。旋遭勢僕。寸椽尺地。亦被投收。半子一妻。皆爲債估。何地訴此冤誣。一曰窩訪之苦。夫造訪之人。卽應訪之人也。乃應訪之人。竄入造訪之中。睚眦之仇。可報也。富厚之利。可貪也。有司不察而報之。撫按不察而行之。榮僑受罪。豪猾長奸。莫此爲甚。一曰私稅之苦。大江南北。凡貿易之家。官爲給帖。下至雞豚。亦無免者。至隘口渡頭。有少年無賴。借牙用爲名。橫加剝奪。蠅頭未獲。虎吻先吞。真有冤徹九天者。一曰私鑄之苦。私鑄爲錢法害固也。而南中爲甚。每錢止重七分。每百不盈三寸。更有私鑄奸民。控官請禁。小民畏罪去之。惟

恐不達此輩一鑄一賣一禁一收利五六倍民何以堪一曰解運之苦丁○紅女拮据耕桑布縷方成食解隨及一切正價原足供辦解戶困累實因官吏侵分子是有一聞食解而舉室潛逃有身命俱傾而交納無日莫甚于臣鄉之浙西也一曰馬戶之苦有僕馬有差馬僕馬自有原額又復僉差富戶屏息衙門屈身書吏方能半領官銀加以包請需求印烙使費一半官銀復付烏有中之產無不立敗差馬間歲一僉爲禍益烈預畜多馬方供一馬之用公差驟至撲地嗥而折乾恤馬畧違所求倒斃立致興言及此良足悲矣一曰鹽丁之苦祖宗朝旣予以場地戶蕩再給之工本鈔米或四百觔給鈔二貫五百文或二百觔而給米一石恤之倍主故餘鹽皆爲官有私販不至盛行今鈔法不通官米無給于是強梗嘴聚湖潮高橋大船吏不敢問貧弱垢面蓬頭刮泥汲海淫雨陡作化爲波濤欲輸無課欲掣無鹽窮苦之狀筆不能繪又安可不亟加撫恤耶帝善其言下之司而錮弊已久亦不能盡行也巡按蘇松常鎮四

郡爲財賦輿區而俗喜夸詐豪紳悍族項背相望茲特設巡按以彈壓之顧酸醜異嗜優假衣冠則小民被凌轢若有意培養其抑強橫受事未幾怨謗騰起多快快贈徇不得竟行其志彪佳單車行部詢訪利弊民有冤抑咸得竟前白事吳中無賴自署天罡黨噴涕鄉井彪佳廉得其狀捕尤稔者四人械於通衢集鄉三老并許途中老幼縱觀立榜簽之橫屍道上積日方許收殮遠近震懼宜興邑紳陳某縱奴客漁肉里門徇家刑往警衆焚其廬舍發其祖塚彪佳先捕諸奴客正法輒三人成五人盡追其所僭畧田產男女奏奪陳氏兄弟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爲亂者斬七人成三人徙四十三人羣奸股慄相戒未幾宜興奸民袁文正等五十七人發首輔周延儒祖墓焚其庄君彪佳均捕治如法而於延儒亦無所徇彪佳威信旣行復定徵解法爲長洲置役田清吳縣通租平準松常正供及四郡清兌歲省耗羨十餘萬金又上三疏首言有司剝閭閻膏血飽桑梓親知或故鄉情面或權要竿牘原非許告袖詞求批格之不來

令官押送復有託名關節實則瓜分份子弟作知交
假奴僂爲賓客地方受累無窮百姓含冤莫訴二疏
言有司或託新濫或借急餉飛券分投名帖踵至稍
有遲滯禍患立生無干犯之罪忽而破家擄居積之
資莫保旦夕但見有借無償何異操刀行劫且豪強
借徑通關纖夫饋遺求免遂使居間判貪富於舌尖
奸胥操盈縮於掌上民間有限錮錄何堪層累腹削
三疏言督餉催漕胥差四出監司行守提鄉兵管勾
攝舟車蜂擁叱辱橫加一役方來全家盡駭頃首日
重買牌價高索賄云百千帶差動至十數曲直未
判家已罄懸訴狀方投催差復到吳人至今誦之八
年請告歸十五年起河南道掌察典召對賜茶餅彪
佳一乘虛明無敢以尺帛寸楮及門者在何科道內
陞外轉必由都察院列名咨送是年選即吳昌時破
計典任意出入總憲衙門竟不與聞彪佳遇於朝面
折之即具疏奏其素制弄權昌時素懷叵測彪佳又
以疏留掌院劉宗周拂帝意人人代爲危悚恐疏太
重得罪賴帝英明獨是其言而親訊昌時於中左門

至折脛露髓真之重辟銓政一清時流寇充斥勢已
燎原中州西北蹂躪俱遍未幾北京失守彪佳方爲
南畿道與尚書史可法等策立福藩首言監國名
極正先發英而後登大寶示無利天下之心從之又
疏陳致治大本乞申論羣臣典制益當遵守勿以多
事開紛更之漸名器益當鄭重勿以乏才啓倖濫之
實人才不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決不可開官爵不
可不優崇而驟遷之階必不可有恩賞固宜薄當爲
可繼之地勿生無厭之觀觀開釋固宜速當依可原
之條勿素妄貸之刑章然後輕權薄賦以收民心舉
賢錄才以收士心信賞必罰以收將卒之心而嚴下
一心尤爲紀綱法度之本念念敬天則天庥必臨至
念念法祖則祖澤必靈長念念勤民則民情愈推藏
矣識者謂新政之名奏議也尋以蘇州民變朝臣咸
推彪佳按吳時風有威望命賁詔安撫旌權劍都巡
撫蘇松常鎮四郡彪佳開節腹士設筭求言御兵恤
民恩威兼濟揭榜通衢毋借鋤逆報私讐毋假勤王
造亂本斬丹陽亂民魁三人以徇又蘇民初聞北京

願以邑紳某從賊剽其家室毀其園亭又常熟民被
邑紳時某宅毀其三代四棺之未葬者而暴其陳死
人於塗彪佳皆捕為首者斬之而嘉定華生家奴客
為亂合他姓者同時起縛至杖之踞坐索身契所在
毆發彪佳盡捕之斬數人餘悉繫獄中令曰有為原
主所保者貲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膝行裨額句原
至救免又疏言詔獄之弊緝事之害廷杖之慘畧曰
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
凌虐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移刑部管理是祖制原
無詔獄也後乃以煅煉為功羅織為事雖曰朝廷之
爪牙實為權奸之鷹犬口詞從逼勒而來罪案皆指
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慘酷等
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初改鑾
儀司為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之緝事
也迨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之端飛誣多及善
良亦棍立致巨富招承皆出於吊拷懲罰充塞乎畿
內欲絕苞苴而苞苴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益多此
緝事之害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

之本及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敗
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朝廷
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當夫血戰玉階
肉飛金墜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後雖錄隨頒光已
魂驚骨碎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諒此
廷杖之慘也諸皆關切時政彪佳雖奉差出外其乃
心王室如此興平伯高傑踞瓜步其兵渡江覆丹陽
市錢物浙兵勤王者不平其事嗣而反傷彪佳馳斬
傑兵傑怨陽言移兵丹陽為啊喝狀彪佳移牒約傑
會於瓜步之大觀樓傑疑彪佳必不至期日風又陡
作賈之隔江片帆駕葉舟瞬息抵岸傳呼曰初都堂
至矣傑大駭衷甲出迎及門見彪佳管巾單衣攜書
役各一人傑手揮部下勞彪佳且拜設席饗之起指
大江語曰公鉅人也公在敢越尺寸以涸公者有如
此江成禮而別當是時蘇常四郡百姓咸倚彪佳為
命兵亦訖無譁者先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
斗同懷弟也左氏與阮大鍼同郡而臭味水火光先
恭逆奄并醜大鍼大鍼恨左氏刺骨光先又勅馬士

英二耦交怨。遂有東陽叛賊許都案欲指以激變。隔之彪佳中雪甚力。且云。變起一月元兇授首。有功無過。不可泯沒。於是大賊弁彪佳。嗾其黨給事朱統。鎮御史張其誣劾彪佳。奸貪且定策。有異議。弁及吳姓鄭三俊等彪佳。遂移疾去。吳人板鞍號泣者以萬計。乙酉。

大兵至杭。趣各郡名紳往見彪佳。與焉夫人商氏。蒙宰周祚女也。彪佳故爲好語曰。此非詞命所能御。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可得免耳。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家人信其治裝不爲意。閏六月初四日夜分潛至所構別業。寓園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端坐而死。書於几云。某月某日巳。治棺寄蕰山戒珠寺。可卽殮。我語不及他。蓋彪佳知江南勢必不支。成仁之志久先定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遍覓之。見柳陌淺處露巾角。群號曰。公其死矣。計其年僅四十。有四時所徵給。郡諸大僚。惟公以水死。劉總憲以不食餓至二旬乃死。餘皆遵命渡錢塘。

虛宜曰。公年華科分。親蕰山相去懸絕。公素而善下。與蕰山講學交甚篤。常問人於死。生。勤不被。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蕰山答曰。若就生死。破生。死。如何。彼得只就義利。辨得清楚。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這。後。蕰山不食死。公赴池水死。誠。同。心之言。其吳如蘭矣。

給諫章公傳

張山劉宗周舉證人。社行道脈於東南。其高足弟子。章給事正宸。能以直言敢諫。爲不負其師云。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之道墟里人。宗周母章氏。則正宸之祖姑行也。正宸幼而好學。以洛閩爲宗師。事宗周唯謹。明崇禎四年。舉進士。選列庶常。六年。改授禮科給事中。首疏言。陛下深懲欺蔽。以察爲明。求治愈急。失之愈遠。惟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鄰呼嘯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謠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判。則太平弘業。自可坐致。報聞。十一月。廷推閣臣。禮部侍郎巴縣王應熊。以望輕。不與。忽有入閣之命。舉朝大駭。蓋應熊夙與溫體仁厚。喬揭薦之。帝方信體仁深。故遂用之。然於輿論殊不協也。正宸疏言。應熊見擢。廷推何緣得膺特簡。天下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臻上理者。蓋順情與徇情不同。振作與操切亦異。應熊剛愎自張。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今日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報復恩讐。盡失人心。大傷元氣。復乞收回。

成命帝得疏大怒。下詔徵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宸。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八年六月。給事中何楷發應熊家人漏洩旨意事。徵具家人王心良成邊直日中書降二敕。應熊不自安。引退。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以親自特拔。不欲因人言輒貶。應熊去。仍許乘傳賜道里費。遣官護行。然而帝因此思正宸不置。九年冬。有詔起廢。仍召爲戶科給事中。疏言。漕政八害六要。又極陳白糧輸納之苦。因列上禁約有司十條。事帝咸飭行。十一年四月。嘗從古求治。莫先用。人請令大小臣工。五日一輪對論事。考言以觀其才。庶收用人之效。六月。火藥厰災。壞公私廬舍無算。言火於五德爲禮。禮教不脩。火災乃見。因歷舉數事爲規。且曰。朝廷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使非科臣奏駁。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豈非無禮之甚乎。帝是其言。將嚴衛羅織人罪。有入無出。而巡捕武弁亦從而效之。冤獄日多。正宸言。滿獄已奉俞旨。臣見京師之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虛。

死○視○四○方○又○獨○迷○今○郎○不○敢○遽○希○刑○措○但○求○少○緩○其○
死○申○諭○厥○衛○以○好○生○之○天○意○感○動○其○良○心○并○飭○巡○捕○
之○官○以○禁○夜○緝○盜○爲○職○毋○得○借○端○株○連○使○京○師○有○西○
廐○之○號○帝○令○巡○捕○者○回○奏○勢○爲○少○衰○十○四○年○屢○遣○吏○
科○都○一○日○名○對○帝○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何○得○
吹○毛○索○瘢○正○宸○對○曰○設○臺○諫○本○以○求○言○寧○使○言○有○不○
當○毋○使○畏○而○不○言○願○陛○下○勿○生○厭○薄○宜○與○之○再○相○也○
蓋○反○前○政○獨○祖○起○廢○撤○監○軍○清○滯○獄○中○外○羣○仰○其○丰○
采○而○門○多○雜○貨○性○復○好○貨○正○宸○乃○其○所○取○士○也○恒○語○
其○同○門○生○曰○吾○輩○當○夾○持○相○公○成○就○其○功○業○毋○徒○以○
將○順○爲○臧○氏○之○美○疾○也○正○宸○每○進○謹○言○宜○與○不○能○從○
以○迄○於○監○十○五○年○正○旦○朝○會○帝○命○閣○臣○東○向○立○帝○起○
兩○向○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上○言○陛○下○優○待○閣○臣○爲○
閣○臣○者○必○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
君○心○可○格○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
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足○起○天○子○之○敬○信○
其○意○益○爲○宜○與○發○也○宜○與○欲○起○江○陵○知○縣○史○某○正○宸○
以○鑽○刺○止○之○又○欲○以○守○城○功○起○故○相○復○其○冠○帶○正○宸○

與○金○先○宸○固○爭○方○中○森○故○終○正○宸○在○朝○宜○與○有○所○俾○
不○能○大○縱○皆○正○宸○之○力○也○三○月○山○東○大○盜○李○青○山○伏○
誅○其○謀○主○王○鄰○臣○東○平○諸○生○也○正○宸○以○盜○賊○出○於○學○
校○極○言○朝○臣○廉○恥○不○立○忠○孝○無○聞○不○於○此○時○召○還○直○
諫○遷○逐○之○流○厚○恤○死○綏○膏○野○之○章○亟○誅○掃○門○倖○進○之○
陳○啓○新○以○維○風○節○追○斥○李○情○誤○國○之○楊○嗣○昌○以○植○綱○
常○遣○還○左○道○惑○人○之○張○應○京○以○端○好○尚○是○使○學○校○無○
由○觀○感○而○人○心○習○俗○日○卽○于○媮○也○又○糾○本○兵○陳○新○甲○
奉○職○無○狀○力○薦○范○景○文○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蔡○懋○
德○可○代○且○云○罷○事○之○表○由○于○司○馬○堂○之○賄○賂○不○絕○情○
面○不○除○推○委○不○屏○欺○蒙○不○破○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
淆○帝○下○所○司○核○議○及○松○山○師○覆○請○正○中○樞○被○壞○之○律○
然後○正○行○罔○失○罔○之○條○新○甲○迄○獲○罪○六○月○以○會○推○閣○
臣○失○帝○意○與○冢○宰○李○日○宣○並○下○獄○謫○成○均○州○歸○而○侍○
宗○周○講○學○於○證○人○社○四○方○學○者○雲○集○正○宸○首○嚴○義○利○
之○辯○和○正○之○防○學○者○聞○之○多○所○興○起○金○陵○詔○復○放○官○
條○上○銓○政○十○二○事○中○旨○用○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正○宸○
請○閣○臣○繳○還○御○札○又○疏○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

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有量賢者未必卽受是用之途以斥之也。後竟以廷推擢用時奄黨見伏已久至是乘馬阮亂政戚繼光勦衛薦績以進正宸皆具疏力爭不聽未幾用爲大理寺左丞實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錢江失守棄家爲僧不知所之。

王清惠公史
卷之五
上
翰林院
五

東陽張公傳 附字道子穎
舊清撫朱大典 公子世恩

○房○山○上○喜○生○福○行○久○立○一○平○光○之○皆○孝○言○

○白○草○寒○輝○清○不○可○問○竹○張○撫○院○國○絲○和○與○像○自○明○送○

今如魯靈光巍然獨有近且荷湯撫軍矧

恩春秋歲祀不絕矣國維號玉笥東陽人

由進士令番出入爲給事中時長垣任篆宰舊與奄

比國維勃其一媚足以藥平生干壞何以持鉉政爲

人所傳頌又言錢糧不可不清而清之當有次第考

成不可不核而核之當近人情與其不能應手而民

東陽張

受急徵之苦曷責之以漸使民力易措而我得緩征

之名先須分省分次須分項款再須定程限若期之

不應然後從而治之則民不怨而官亦無辭帝是其

說下所司卽與核議懷宗中葉奄寺漸竊朝政國維

太常卿曹當喪父小王當喪母大臣與言路多往

政祭卑單據分舌不叩鬼九○即○大○秦○不○主○皆○佳○國○惟○

三
交
宗
周
程
國
羊
范
文
余
其
兒
元
洛
至

其作樂月者曰新舞土之行者不廢作云琅邪

弄其要人而曰以此益我工人所倚賴十年矣推溯

天淵兄所處圖相有鑒陪京之勢終事中樞人孫晉

遇本兵某於朝憂之答曰公南人何憂賊爲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間者大噍安慶素無兵勢更岌岌國維率吳淞總兵許自強提南兵三千救桐北至而圍解奏請增兵加餉專官操練於是院爲重鎮賊不敢犯十二年海寇犯崇明福山設伏擒其渠國維爲治惟感人以恩信不專用擊斷吳中兵民愛之甚戶祝者比戶一口明年總督河道山東亢旱久人相食連艘南旋者膠不能移尺寸漕卒糧盡益洶洶大盜李青山乘機起變且不測國維以便宜出青山不意擒之并殄其餘黨又設法賑饑民多方撫漕卒東省獲安堵者皆其力也十五年晉兵部尚書時邊臣多冒首功以零級報捷遼薊督趙光抃疏叙戰績末云例當告廟以張天討國維疏駁之云二東多事以來名城大邑萬姓肝腦塗地者不可勝計皆是一百三十一級之捷爲功幾何而遽請告廟使鎮將聞之將見行間皆佩護身之符三軍頓灰必死之志帝得奏卽與飭行山東淮北所在被兵明年春首輔周延儒親出視師不能有所堵遏朝議蜂起而

國維以病請爲言者所糾下獄十七年春特旨赦罪以原官督餉浙直甫出都卽有煤山之變南京授戎政憤馬阮誤國知勢不可爲乞假歸葬金陵破國維在東陽與紹興守道于頔密圖興復疏迎監國起事以原官入東閣爲首輔馬士英阮大鍼亦相繼至國維疏劾士英十大罪兩人見爲公論所棄乃不敢出關中頔詔至越監國將反初服國維急入奏曰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協力共圖恢復成功之日人關者王矧值人心奔散鳩集爲難攀鱗附翼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若老臣豈朝秦暮楚之人哉由是文武之心定而監國之勢亦安國維在行間身繫重甲蟻登叢生亦不之覺嘗曰老臣旣以身許國遑恤其他越中豪帥擁兵大柄旁落監國僅守府而諸帥中方國安王之仁尤橫縱兵四出掠財物嘗縛縉紳馬權奇於國安甫中索金身負匪鍊顏死馬士英阮大鍼日執望伏國安軍中以國安爲市陰制朝政殺閩使陸清源使閩越相怨則國事不成丙戌五月砲中國安府碎其獲國安賊甚曰天奪我食矣兵遂

濟諸師亦皆瓦解監國離去國維不及從走歸東

陽六月二十五日義烏破國維召邑中父老曰若等

去勿以我累若衆曰公奈何國維曰當江東起義時

去擇二年所豈不知有今日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聊盡老臣之心而已遂作絕命詞三章赴圍池死維

時太夫人尚在堂年八十餘矣語諸子曰善事祖母

毋使我負痛九泉可也國維既死太夫人尚不知成

子三月病篤見國維盛車馬來迎太夫人詰其孫曰

汝父已死耶目遂頓長子世鳳後亦坐事見殺于午

二續表忠臣忠之化

道賴爲黃冠行遁以終兵部侍郎朱大典亦金華人

聞越中迎立監國因起兵遥奉正朔爲聲援江上潰

金華堅守不下城破大典闔門自盡

名孝義曰公仁心爲賢思信交乎故臣職所至思

之有久而偏爲忠易代之後猶速

恩崇祀則公之人品政績可云沒世不忘矣于朱二

公各行其志於臣節皆無缺云

給諫方公傳

有明之季臺省勢畸重其強有力者則把持要挾以

爲權利惟兵科方士亮孤行一意不屑樹黨營私

爲僅見云王亮歛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嘉興福州

推官所至咸建風績十五年行取入都帝臨軒親試

士亮得兵科甫拜命即疏陳時弊言自法度久弛陛

下意在振飭而諸臣悞以操切行之深文周納貫索

滿城此何象也自財用不足陛下意在生聚而諸臣

誤以培克行之加派搜括脂膏此何象也自官

守多壞陛下意在明作而諸臣誤以撓折行之沮上

進之途塞諫諍之路此何象也所陛下奉若天道薄

賦省刑親賢遠佞勅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實爲國家

籌兵食守法度安民生有陳苟且之謀懷陰陽之術

者與衆棄之可也疏上報聞時關內外並建二督而

昌平保定又設兩督臣千里之內四督並建又有寧

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

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而事權反不歸一

士亮劾罷劄督張福臻諸移督師范志完於關內則

勸督可裁迄如其議薦松江府知府方岳貢蘇州府知府陳洪謐皆以得民久任宜不次優擢以爲循良勅又論總漕安慶大同諸督撫之不職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奉詔起用乃投揭吏科自謂好色好酒好財出語大不敬無人臣禮乞嚴賜處分多見施行而陳新甲至欵之罪亦自士亮發之疏上候旨屢日不下頭顱盡白帝性褊執臺省言事偶不當意輒下詔獄或執送刑部入犴狴者前後趾相錯又不聽諸臣申救憂愁鬱抑半化微燐士亮深憫之九月疏言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楨張焜芳李機詹爾選李右諱林蘭友成勇傅元功或囚禁已久或罷斥有年今屢薦薦章宜卽叙用他若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咸登恩錄宜蒙恩卹帝頗採納焉議與屯田疏言典屯宜先清荒地以杜爭競專任縣令不必更設多官多官則多役多役則多費工食不特節浮冗而且杜擾害再令素封之家及有罪者開墾若干或命以官或免其罪人自踴躍趨赴得肯看護當是時邊腹皆用兵帝待文臣甚嚴峻而於

武帥每多優叙其中跋扈者漸進止自如不受督撫節制邇事益偵士亮歷舉王佑禹楊德政許定國薛敏忠劉起諸悍將罪請崇督撫事權納之其冬疏論中官出鎮之弊言罰不私近自古難之皇上因御史王孫蕃糾內臣劉元斌東省淫掠立置大辟中外肅然此大聖人作用也但諸武臣生長戎馬諸文臣閱歷艱危竭智畢能尺寸罔効諸內臣甫離承明亭遂賣出墓之智能任中外所不能任乎臣聞邇化道臣李挺之言曰中貴臨戎強弓健馬悉以自衛不肯分給戰士而士之黠者悉竄其中則悞在行伍卽陽撫臣王贊永之言曰禁軍未嘗臨陣每有零殺賴其張皇每有失事賴其掩覆故文武將吏心甚樂之非特其謀勇恃其私庇也則悞在軍情且軍中一有內臣則文武大吏日趨候其顏色語戎脩備了不關懷如鄧希詒生辰督撫鎮將盡行燕賀致邊關失守非明驗乎夫內臣統領禁軍不知其所自始漢中常侍黨錮之禍毒流天下然兵柄未歸也唐明皇始用楊思勗而李輔國魚朝恩相繼接踵至北軍之勢戾天

子○搖○手○而○不○敢○問○矣○宋○用○李○憲○童○貫○卒○致○貽○禍○封○疆○
 至○於○本○朝○王○振○江○直○劉○璉○趙○楠○潘○天○卒○駢○首○就○戮○則○
 以○兵○權○不○與○也○乃○今○日○孫○茂○蘇○鄂○希○詒○王○坤○輩○兵○權○
 且○過○督○撫○矣○夫○付○以○閫○外○之○權○旋○置○三○尺○之○法○此○皇○
 上○神○武○之○妙○用○然○而○非○可○常○用○也○當○取○漢○唐○宋○之○已○
 事○而○為○殿○鑒○者○也○帝○是○其○言○明○年○周○延○儒○出○督○師○士○
 亮○乃○其○門○生○請○令○資○肅○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下○獄○
 久○之○釋○歸○南○渡○後○乃○卒○初○與○士○亮○同○拜○官○者○吏○科○朱○
 徽○馬○嘉○植○戶○科○楊○校○起○廖○國○達○禮○科○姜○塚○倪○仁○順○刑○
 三○科○表○忠○堂○卷○之○七○
 科○光○時○亭○皆○號○敢○言○為○朝○貴○所○憚○後○多○屈○滕○闕○賊○麗○
 名○六○等○定○案○中○被○世○所○詬○厲○惟○士○亮○與○塚○稱○完○節○
 趙○吉○士○曰○觀○公○所○引○一○撫○一○道○之○言○指○示○羣○奄○之○
 弊○皆○亦○可○謂○深○切○而○若○明○矣○乃○帝○終○付○之○不○問○也○
 者○迨○至○八○驛○迎○闕○而○輿○揚○揚○得○意○曰○我○輩○富○貴○自○
 在○也○不○知○是○言○亦○會○聞○之○於○帝○否○耶○

司理溫公傳

附溫肅人茅氏并長女
再附府訓導吳士芳

烏程溫相國體仁有再從弟璜以進士授徽州司理
 未及暮年遂死國難璜初名以介字寶忠三歲而孤
 母陸氏以守節被旌璜奉母唯謹浮沉庠序最久生
 平好讀易鍵戶深研至崇禎丙子始鄉舉更名璜時
 體仁居首揆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遇刑名錢穀名
 姓之繁多頭緒之繁錯一覽便了從無舛誤致改駁
 諸輔皆服其敏練以此得君專而懷宗性猜忌恨朝
 臣朋黨膠固不恤國難時時命嚴衛糾察諸大僚體
 仁既心稟功令又與虞山閣訟後更畏人嫌黃門下
 不置一親故親故亦無足當其意者獨應就璜璜會
 試館於體仁邸第見體仁處危疑之際上事英主中
 與同列齟齬舉朝側目每取陰陽消長之機為體
 仁雖不能用然雅重璜心善其言自宅揆至歸里始
 終無幾微間歲時餽遺訊問不絕璜亦不待希脂膏
 自潤恒與體仁促膝款語皆軍國大計無幾字旁及
 體仁以此益重璜癸未年五十九始成進士體仁已
 前逝金陵授徽州司理履任未幾長江失守知府與

諸僚屬悉逐殲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諸
印誓衆爲城守計御史金聲舉兵績溪璜轉餉給其
軍猶讀易如故曰禍福如狂風驟雨常御之有道消
息如寒暑晝夜雖百計何辭此四聖人心易也宣城
既下力不支囑其家人曰吾老矣以死報國分也吾
將從太夫人於地下幸生二子爲我抱持去庶續先
人祀城破尋妻茅氏同死妻無難色急呼長女起女
時方寢告以故女即延頸就斃未絕復刃之妻整衣
卧璜取刀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絕璜書遺
命訖卽揮劍自刎喉未斷吏卒哀之傳以藥璜怒手
爬搔去之創甚七日而卒自璜起事迄殉難凡四閱
月府訓導吳士琇字君玉當塗人貢生少負逸才攻
古文詞尤賡駢麗之作當事咸重之乙酉六月金太
史聲委署祁門篆保輯城守大兵至有擒士琇自
釋者士琇挺然就縛至臂折而膝不屈與其子同死
門生章夜挈其僕負士琇屍於荒叢中醢錢殮之
盧宜日余得公傳於仁和林鹿菴廣寒堂集中
乙亥丙子兩過苔溪詢之公族諸亦相得公死時
年已六十餘矣賢者誠不自愛其死死得其所也
知存而亦知亡公誠善於讀書者哉

周貞靖先生傳

桑海之交士大夫枯槁捫拂以宰官身現比丘而說
法者若法幢林蔚林無可以方進士漁山熊司副諸公
不可勝紀又有逃禪而不囿於禪者是爲周貞靖齊
曾云齊曾字唯一鄞縣人世居西鄉之罌脰湖上天
才卓越自束髮受書輒立嘔嘶讀語孟治本經俱不
喜兼集註隋長習舉子業不喜爲揣摩場屋之文亦
不喜依傍先輩大家每信筆直書所得而浩浩落落
酷似偉蘊二公然亦未嘗刻意爲之也窺其篋中
惟南華經與首楞嚴數卷而已丙子舉於鄉癸未會
試吳太常麟徵批其卷曰自成一解遂登進士授廣
東順德令別其宗老曾官於粵者屬之曰慎毋得罪
巨室齊曾笑而頷之蒞任卽仿古社倉法制義田以
備旱潦又立弓箭社使人自爲衛比間議呵嚴密盜
一發卽獲政聲卓卓攝香山蒙時閭中立國首輔香
山人其蒼頭盧臣恣睢鄉邑犯卽痛治之積與之忤
自以不得竟行其志拂衣歸錢塘失守入剡源盡去
其髮爲髮塚銘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

以無淚惟鳥石依依可以無弔客又作詩曰愧不悉
 除鬚髻去猶留松下一閒身我來仍與松爲樹未必
 松呼我是人因自號無髮居士刻源故號佳山本林
 木舊慈因駕臉立瓢榜曰囊雲又自號囊雲道人時
 玉步雖改士大夫率與郡邑長吏通往來齊會獨高
 卧不脩牛刺同年生爲郡觀察指以書謝不答必欲
 見之值其母喪趨村居致弔一叩首謝起即遁去終
 不交一語大隱二十餘年杜足不入城市惟與山僧
 樵子出沒於瀑聲虹影之間於燒像爲爐割懸崖奇
 木爲養和皆出手裁規製甚古爲文章尤大節所繫
 未肯曲筆徇人若志某大司馬塞答王觀察書尤峻
 然者他或杖策出問賦詩獨稱或揮酒翰墨雲灑
 獨人競寶之然亦不多作也齊會難隱於禪而不肯
 寄其歸落諸堂頭咸欲付以衣拂笑而謝曰我自守
 我家風豈以把茅蓋頭失我本來面目耶康熙辛亥
 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隨俗棺殮同人謚爲貞靖
 先生以明先生蓋隱於禪而非終於禪者
 林弘珩日專多監皆以素紳爲腐穴先生搜牢窮
 治毫不釋狗犬與怒播央意賦迷初百姓聞之憐

邑攀轡製白布爲旗上書官去民亡字觀此則公
 之得民可知矣
 盧宜曰真真鴻達翩翩羽茅登一區峯松幾
 樹借此軍持寄我邦步崇崇禪門收拾得先生
 附記宜讀李某堂謝序曰先生集序曰先生
 半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所然無所附庸子
 時習以書治本經大書正文熙熙其義其讀
 書也蓋不附庸諸生說焉攝摩場在先生提
 落華蓋自出所得是其爲制義也蓋不附庸三
 吳名士錢尚標榜先生其爲制義也蓋不附庸三
 也蓋不附庸品目令順德與香山相伴即日解縣
 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庸大節蓋不附
 老雞髮入山不通謁和縣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
 一世諸老聯述沙門率受衣拂稱法嗣先生獨不
 肯依佛時歸村居猶入俗倫之室是其托跡釋門
 也蓋不附庸釋門間爲詩古文單詞隻句不附庸
 長其爲文章也蓋不附庸諸大家作者先生誠然
 無所附矣然宜觀景堂集中孫山人傳略雖辭
 文藝先生爲孝廉時偶過某寺見壁上句一橫
 喜起拜附口誦其詩初不知所作何人也後與山
 人遇發其情竹樓某是前所謂句更重起拜其虛
 懷樂善又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先生歟
 附記釋成顯號瑞山會王氏子名元瀚少補
 諸生有聲序崇禎末棄家學道得法隱空塔
 於雲岩寺過無名山登黃鶴樓題詩於壁日誰知
 如大南仍復又司登黃鶴樓題詩於壁日誰知
 大山南還大龍流楚王宮閑綢鞍恨仙客乾坤
 苗秋歷日著烟悲慨遺一紙歸掛亂雲頭茲爲時
 所傳補

高淳吳秀才傳

○桑○之○際○心○懷○舊○國○舊○君○而○甘○以○身○殉○者○蓋○云○多○矣○
○若○高○淳○之○吳○古○懷○亦○其○一○也○古○懷○字○弗○如○其○先○深○陽○
○蒲○村○人○有○遠○祖○喜○淳○湖○風○土○遂○徙○家○焉○古○懷○年○二○十○
○有○二○始○折○節○讀○書○或○惜○其○晚○日○顧○勤○急○何○如○耳○若○限○
○人○以○年○亦○偶○曲○之○見○也○乃○屏○棄○家○累○禁○足○僧○舍○師○事○
○同○里○邢○孟○貞○晨○興○半○一○編○至○子○夜○鐘○動○時○而○達○旦○無○
○寐○孟○貞○驚○曰○吾○門○下○士○多○矣○未○有○若○千○之○刻○厲○者○贈○
○以○詩○云○天○寒○皴○裂○肌○與○膚○擁○膝○兩○夜○繕○書○史○益○括○目○
○登○父○母○聞○而○苦○禁○之○乃○下○帷○然○誦○不○露○帖○單○聲○至○僧○
○疑○而○窺○其○戶○焚○焚○一○燈○就○卷○如○故○至○僧○高○呼○曰○居○士○
○何○為○盜○讀○書○徐○應○曰○恐○貽○父○母○憂○耳○三○年○而○學○成○至○
○十○而○入○泮○港○貫○經○史○旁○通○聚○吳○兵○法○著○將○論○兵○論○各○
○數○千○言○為○文○粗○豆○龍○門○次○則○寢○食○昌○黎○柳○州○每○興○酬○
○落○筆○滾○滾○泉○湧○又○念○邊○疆○多○事○敗○屢○屢○聞○欲○上○書○關○
○下○捐○頂○履○執○受○效○前○驅○既○而○曰○兵○凶○事○也○何○敢○易○言○
○之○若○不○親○歷○其○地○猶○耳○食○也○遂○以○百○金○市○一○驛○日○可○
○行○三○百○里○悉○屏○家○人○自○攜○襍○被○遠○涉○三○關○及○甘○肅○固○

原○寧○夏○延○綏○宜○大○薊○遼○諸○鎮○屢○視○險○隘○遇○老○兵○退○枝○
○輒○磨○地○黃○酒○擊○節○高○歌○詢○得○其○山○川○要○領○六○年○然○後○
○返○嘆○曰○地○險○盡○在○我○苦○無○用○險○之○人○耳○著○邊○險○圖○說○
○萬○餘○言○將○俟○秋○闈○竣○而○後○上○竟○不○果○當○是○時○東○林○社○
○學○復○興○一○時○名○士○如○金○壇○周○鑑○蘇○湖○沈○士○柱○貴○池○吳○
○應○筵○宜○興○陳○貞○慈○福○清○林○古○度○宣○城○梅○明○中○廡○三○衡○
○皆○開○風○造○清○訂○金○石○交○而○沈○潛○民○尤○稱○莫○逆○且○絳○烟○
○焉○桐○城○阮○大○鍼○者○極○黨○巨○魁○也○鼠○伏○金○陵○債○思○乘○隙○
○而○起○壬○午○省○試○諸○名○士○為○金○陵○大○會○酒○酣○皆○阻○爾○大○
○鍼○以○為○笑○樂○匪○為○南○都○防○亂○揭○以○延○之○古○懷○亦○與○焉○
○大○鍼○聞○之○恨○刺○骨○未○幾○北○京○破○福○藩○立○大○鍼○挾○馬○士○
○英○表○裏○弄○威○福○欲○假○從○通○及○鈞○黨○之○名○誅○戮○東○林○之○
○風○與○為○仇○者○于○是○沈○士○柱○周○鑑○輩○咸○被○誣○劾○士○柱○乘○
○夜○渡○楊○子○幾○葬○魚○腹○而○免○古○懷○則○挈○舟○迎○其○家○屬○蓋○
○之○甚○至○鐘○于○獄○中○勒○令○自盡○門○下○童○星○散○古○懷○特○紀○其○
○後○事○稱○古○道○聖○大○鍼○將○大○起○同○文○之○獄○欲○盡○殺○東○林○
○諸○名○士○古○懷○慮○及○沿○遼○關○粵○及○蜀○而○江○南○已○不○堪○
○遂○棄○制○舉○業○托○病○與○諸○三○湖○散○人○時○而○悲○歌○時○而○

驚悸時而獨語斜陽書空咄咄時而伴狂澤畔如醉
如醒人或問之但張目不答而已至而後嘆江
上之烟沉慨海門之潮落忽判刃于頸踐血滿地得
良藥救之乃甦嗣後諸子勸慰萬端終不省至

五月二十八日竟自縊而死

虛宜曰余前運國正氣記與表忠記所載靖難
非北半朝懷水諸臣或抗節而死或棄職而遁或
編諸戈鋌而終其身者不下千有餘人嗟何其多
也及觀諸道以迄宋迄元守死封疆與死巖澤
者義與國埒嗚呼其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若
屈吳先生為秀才者不沒其實所以深著其心也
先生季子超彥字季舒才能作賦所著玉尺樓諸
篇論人曰承父志不與考試竟以布衣終其身

新城徐氏四忠傳附義僕黃薛等

西江新城故家推徐氏為最至丙戌而得抗簡之兩
人焉且皆父子同殉尤為時所傳頌云二曰漳州府
龍溪縣知縣徐世名字仲嘉偉幹脩髯伉儷不肩矜
細行喜談古今忠孝事家故貧天啓丁卯舉於鄉當
事愛其才贈以金隨手用盡不恤謁選得龍溪南泣
任江浙皆失守鄭芝龍棄仙霞關赴軍門投款全閩
風靡世名獨不肯擁髮出降長子常吉從大常名世
名揮之主常吉日父在兒將焉往遂同時就義百姓
素蒙其惠又感其忠贈金殮之棺厝淺土不得歸每
月夕霜晨風寒雨苦兩發即長號不輟新任漳州知
府祝登元推官李毓秀知縣徐國章哀之登元指俸
六十金贖其二孫又捐三十金助兩發歸世名與常
吉柩以道遠費賒又手自為疏募好義者續成之旬
日得三百金乃植丹旌舉靈輜歸葬新城里中人或
言世名死甚烈見其柩多泣下者或言死事未必實
乃假以道去者世名甥孔引桂相隨在任實經紀其
哀因出視疏示之疏簿皆鈐以漳州府印即刻滿漢

字疎色爛然疑者乃信引桂又言世名僕四人黃薛黃楊王亨蔣三皆同日死其時有涂伯昌者字子期世名之服叔也幼穎敏長歷吳越從武林黃汝亨遊又讀書郭子章家皆得其指授家酷貧娶婦陳或經食者竟日或日同食一瓜啜沸水數盃而已時而臘婦猶苧布敝衣吟語伯昌曰他日富貴毋相忘一主怡怡也未幾督學蔡懋德試拔第一甚器重之戊午汝亨同學政索其卷不可得已而知其讀禮也試畢邀與相見謝不往或語伯昌曰向者求師不違千里今隔一關何憊然也答曰向者千里往見余師非見舊學也卒不往焉長子先春讀書山寺中每宵分膏盞拾松枝楓葉煮啜之猶講論不輟庚午錄科復以冠軍中式至考鄉道主深契之批其卷曰得子最晚賞子最深是必君深山遇異人讀異書者屢赴公車不售乃刻意爲詩名涂子一盃水雲間陳繼儒爲之序園中授兵曹改御史奉懷勳命歸新城旋趨廣昌歷寧都招募散卒先春護母妻往山中旋反而追其父至城下僕曰敵兵且至當速走先春日大人

在城索何僕曰已往廣昌矣先春以爲語已也僕泣挽之拂袖而入須臾兵忽至遂遇難伯昌展轉出萬死同守孤城支吾一載力竭寧都城陷大書於壁曰一生苦志一刻流水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也遂自縊時庚寅二月初十云

虛宸曰涂氏二孝廉皆以義死烈矣乃各有一子同壽不惟忠孝萃於一門而且萃於一族矣子死其父爲孝而後名可以作忠是孝亦忠也聖以四忠不尤見其盛哉

嘉定兩侯生合傳

大兵下江南。故通政侯。會起兵於嘉定。與其二子。演潔皆死之。後二年。弟岐曾亦坐累死。惟存二子。保其祀。岐曾二子者。兄曰汾字記原。老居秬園。固以其祀。弟曰弘字研德。學者所稱。寧亭先生也。侯氏居嘉定。世族鼎貴。高祖堯封歷太參。著有聲。賴祖太常。卿震。賜天啟時爲吏。掌科抗疏。忤魏忠賢。遭劾。奪生三子。長曰嗣。曾官至左通政。三世皆由進士起家。季子太學生岐曾。汾與弘之父也。汾弘幼皆穎異。太常家居。與子弟論紅九事。汾年九歲。侍側。進而請曰。楊。建。既與方從哲同被召在內廷。何不而靜而顧從衆。出宮門乎。太常大奇之。稍長。爲諸生。與諸昆弟從黃。陶。菴遊。陶菴者。癸未進士。黃淳耀也。澡身砥行。馳驟名場。陶菴每頌之。嘆曰。家庭自爲庠序。其侯氏之謂矣。諸子既研極理境。又講求佐王之學。汾尤潛玩大易。言多奇驗。嘗與友人論乾坤二卦曰。剛直二字。吾人須善其用。乾至乎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

以微。卽方外以義而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特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其能免於悔乎。其所得如此。弘亦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及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厚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進。每豫捕時事。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論學則本致知格物爲宗。謂物不格而達談至靜。則外強中乾。是集於枯也。若達談至敬。則方枘圓鑿。是具其限也。至於論詩論文。均出心裁。而君然中理。解雖儒林尊宿。亦折節焉。壬午汾應試北闕。以副榜歸。感慨時事。不復有經世志。請於王母欲得白塔田二頃。耕老菴之得震之剝。策者曰。未可行也。汾曰。否子進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無不利也。子爲長子。成卦者動宜與婦行也。變而碩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福。所謂不喪七也。也。又曰。吉大來互之曰。黃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父上承王母黃裳居尊正母當之矣。吾其行乎。既而俱如筮言。順治乙酉丙戌間。兩尊人先後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後又連染疾。學搜捕之日。長子汾與通政幼子潛適在他所。第。

語○汙○曰○覆○巢○之○下○無○完○卵○兄○其○亟○以○溺○弟○行○不○可○使○
 伯○父○通○政○公○無○後○官○司○吾○自○常○之○雖○顏○死○不○相○及○也○
 汙○遂○挾○溺○而○逃○於○支○硯○之○中○峰○不○移○日○果○籍○通○政○遣○
 產○名○捕○溺○不○得○執○泓○上○官○詠○以○好○語○脅○以○嚴○刑○求○溺○
 踪○跡○汙○倍○嘗○諸○楚○赤○堅○不○吐○久○乃○得○釋○而○汙○挾○溺○以○
 逃○時○訛○言○迫○者○將○至○溺○語○汙○曰○吾○歸○就○死○則○家○禍○得○
 紓○兄○亦○免○殞○尾○之○苦○汙○撫○之○泣○曰○不○可○吾○弟○有○成○言○
 矣○不○可○使○伯○父○通○政○公○無○後○汝○死○吾○伯○父○目○不○瞑○矣○
 汝○遂○行○毋○庸○為○我○計○懼○溺○亡○命○去○而○身○自○登○小○舟○携○
 酒○痛○飲○解○其○腰○間○金○子○舟○子○擲○之○去○乃○大○書○侯○藩○姓○
 名○於○袴○袂○躍○入○水○中○死○會○有○溺○而○拯○之○者○出○水○良○久○
 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曰○此○忠○義○之○家○也○徒○死○無○益○曷○
 不○棄○此○衣○而○逃○倘○追○者○至○吾○輩○得○以○投○水○誑○之○庶○可○
 脫○耳○於○是○易○服○夜○走○吳○山○匿○於○老○僧○所○居○又○之○老○僧○
 語○汙○曰○此○地○淺○而○逼○跡○且○及○老○僧○不○惜○餘○年○但○恐○為○
 公○子○累○奈○何○公○子○誠○聽○老○僧○言○艱○貞○用○晦○無○不○濟○也○
 乃○薙○汙○髮○更○其○名○曰○正○一○授○以○鉢○噶○曰○行○矣○吾○不○汝○
 洩○也○復○至○中○峰○僧○匿○之○而○溺○亦○間○道○渡○江○為○僧○

於○揚○州○之○天○寧○寺○當○是○時○侯○氏○禍○踵○至○死○喪○狼○籍○官○
 吏○繹○絡○於○門○親○知○驚○竄○泓○以○隻○身○獨○力○撐○拄○其○間○上○
 應○符○檄○次○謀○劉○益○兼○拊○孤○寡○溺○於○死○者○數○矣○其○室○孫○
 孺○人○疾○垂○革○亦○不○服○恤○也○迨○後○風○波○稍○定○或○變○姓○名○
 走○他○縣○又○或○匿○跡○村○落○中○不○恒○厥○居○三○年○始○還○郡○城○
 又○三○年○乃○歸○故○里○跡○知○汙○為○僧○所○在○貽○書○勸○其○返○初○
 服○汙○乃○謝○中○峰○僧○往○來○崑○山○常○熱○間○又○三○年○聞○溺○死○
 與○弟○泓○哭○之○慟○且○捐○膺○曰○吾○兄○弟○萬○死○一○生○以○保○吾○
 弟○為○伯○父○道○孤○計○今○願○至○此○極○乎○吾○其○欲○以○軍○持○老○
 不○可○得○矣○泓○先○汙○歿○得○年○四○十○五○康○熙○十○六○年○汙○還○
 疾○復○命○策○之○策○者○曰○是○為○出○於○死○門○汙○笑○曰○向○者○震○
 之○剝○所○謂○出○於○死○門○也○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年○
 六○十○四○述○者○以○為○知○命○
 肅○ 宣○曰○自○陶○菴○成○仁○後○諸○儒○稱○得○諸○傳○者○必○
 提○掌○亭○而○新○固○之○用○臨○而○問○亦○皆○不○愧○於○其○師○則○
 是○死○死○生○生○之○際○必○有○契○契○者○焉○人○謂○侯○黃○之○交○
 若○孔○穉○辭○來○世○而○無○忝○矣○

汪魏笑先生傳

西冷三孝廉皆於滄桑後不赴公車有監司慕其節
載酒湖舫屬所知延之惟汪風不至風字魏笑祖籍
新安客於浙遂爲錢塘人孤貧力學應諸生試輒高
等落筆奇恣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見一當事時人
號曰汪公年二十二舉崇禎己卯鄉試尚未授軍富
人爭欲以女女之且許贈千金爲公車費風不應里
中錢太守有賢女願字風既成禮從容語錢曰儒家
娶婦所望惟孝姑嫜和妯娌足矣簪珥綺繡毋庸相
炫也錢曰卿以觀夫子意耶孟德羅豈必獨步千載
耶即服大布衣操作而前風乃喜乙酉冬內嫗有強
風試禮部者以厚贖罷錢曰能勸夫子駕即昇汝錢
曰吾夫子非可勸者吾亦不須此金也其刑于如此
風故城居及遁跡郊野尚有老母在每思見風兄登
第亦亦棄諸生同心偕隱乃奉母徙城外風間來定
省然風自能來家人跡之即不可得或在孤山或太
慈菴或寶石院其出遊也或在黃山白岳陟雲海經
頂或入天台往石梁疊花亭禮方廣應真禪被半肩

錢書數卷或返或不返終莫能定其棲止也二日有
郵使遇諸僧舍見其舉動有異心疑爲風卒然問汪
孝廉何在風神色自若從容應曰遠在此今已去矣
郵使信之而不知應者即風也郵使頗好士終欲一
見風已而知其在孤山移舡就之終排牆過去羣都
魏叔子謫過湖上會於僧愚菴所抵足卧往往談至
鷄數鳴或更起坐遶床走不肯休至會心處風輒拊
掌狂呼曰汪冷不冷但不肯因人熱耳庵僧明孟即
三宜和尚與天界之覺浪靈巖之繼起並大隱於浮
屠間皆與風善三宜嘗爲風與禪設食食畢掀髯笑
曰但吃吾飯卧吾床吾不來相逼也問戶去廳常問
風曰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風曰吾甚敬愚
庵然世之志士率被釋氏牽誘去削其髮爲弟子吾
儒之室幾虛無人吾所以不肯也晚更好道能數日
不食飲有授以黃白術者試之驗輒棄去教以役使
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病痰咳一日晨起視日
曰可矣命于運具紙筆書五言詩曰大化無停軌道
術久殊轍往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

會不可說水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
遙從此別投筆而遊同里友等者陞培另有應揭謙
字嗣寅砥行立節亦絕意仕進學以洛閩爲宗授徒
著書里中奉爲大師年踰七十卒

附記 汪沐日字洪光歙人崇禎癸酉舉人甲戌
會試受知於文文薦拔武選主事勅讀書黃山
鼎革入閩爲僧已未偶遊廣陵遇天中節將示寂
集從學數人賦詩限死字韻至午同賦者尚未就
遂大書五月五日三閩死一章凡一百十六字至
晚間漏下幾刻待者以亥時對遂寂年七十五歸
骨塔於黃山
虛 宜日人皆祝魏美爲肥遯之士耳惟魏叔子
作傳曰於當世蓋熱中人黃太冲作墓誌曰應事
了不關懷其炳炳者自在此皆真知魏美者哉

南州徐徵君傳附烈婦朱孀人

新建徐世溥高士也石隱深山至順治戊戌年甫五
十有一不幸爲盜所殺世溥字巨源少司空若谷公
良彥之季子也良彥由進士仕至宣府巡撫以不附
魏忠賢錄入汪文言獄遣戍清浪即日買舟入黔懷
宗卽位起歷工部右侍郎世溥幼隨父任早慧父亦
絕棲愛之熊司馬明遇心奇世溥以長女許字焉兩
家卽舍衡宇綿聯世溥方八九歲時過熊翁所身短
而悍雙眸光四射便能談書史舊事別黑白咸有條
實從塾師課時我使意自爲開闢多驚人語熊夫太
聞其增之能文也益加珍重每必置果餌饋歸而
時時吟或取果何抑攤於地聽僕童小婢爭先拾
取以爲笑樂而學恒日益富筆路日益闊答亦日益
起未幾良彥以御史劾轉閩少參閱歲寄語熊司馬
曰阿溥殊有食牛之氣然輕弓短箭自是門風不能
如丈人行溥大也隨補博士弟子壬戌年二十三歲
受知於學使者當是時本省東鄉文南英以時文名
國中而南英頗從常熟錢謙益論古文聞世溥名歸

而約爲兄弟謙益與長洲姚希聲皆良彦令深水時
鄉聞所得士又與世溥通家相薦行三人者既推重
世溥於是里中若萬茂先陳士業御左之陳伯璣輩
宜春若袁臨侯江州文用昭吉州馬季房康小范輩
南畿若劉伯宗沈崑銅蔣楚珍陳百史萬年少諸名
士暨名士之及錢桃門者無不以斗歸世溥世溥
才本雄健少爲貴公子知名早無所摧抑落紙奮迅
之氣一往自達兼工書法求詩文與字者戶外屨踵
至而性又冲雅尅已善下益爲人所嚮慕在文壇不
帝癸丑首正之執牛耳者繼而學困頓終不樂以
牛鼻自炫壬午以後更感慨時風未幾而陸沉矣自
後遂匿影窮山絕意進取丙戌妻熊卒有子二已丑
長子元晟又卒僅存幼兒元景父子形影相吊意緒
益無聊辛卯壬辰間溧陽柄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
使者折節式問親戚間之多勸駕者世溥覺鎮曰吾
在前朝爲當事所強勉赴長安卽策蹇竟歸今乃老
髮婦也歷盡孤燈夜雨條而抹粉登車毋論爲道旁
觀者所嗤也卽清夜自思又何地可入耶堅謝不起

直指使者又作手書命司理持禮幣親往山中致之
堅謝如故答以一詩見意司理去後盜乘夜入室索
其禮幣無有而不知其未嘗受也盜不信穴桌爲孔
奔於頸上圖以火炙之至死乃去次子元景亦以病
卒家中落遺文散失至已已
本朝商丘宋撫軍榮來撫江西始訪得其孫於別邑
年近十四尚未授室乃捐俸爲之娶而卹其家問遺
文惟陳伯璣所評榆溪集尚存因摘錄其詩若干首
附於集尾以傳之而世溥死時其內兄熊御史人霖
著書序刻其詩文已矣所存不過什之三嗣至其七
言古法初唐者爲最佳竟不復可得
宜曰微君之死於盜也正與姑蘇徐昭發相
似蓋中徐蓋子傳內顧盼發雖受燭炙猶保其
生而微君竟以身殉嗟乎名之爲累也一至此哉
若微君者不求名而卒爲名累尤可惜耳
徐烈婦朱孺人傳
烈婦姓朱氏故明宗室謀蓋之孫女新建學廩生尚
赤之女也謀蓋丹青繪畫妙絕一時稱賢王孫而尚
赤旣工文章復善行草書爲庠中魁楚與新建之徐
九儀善徐出常侍後侍卽良彥之族孫世居而鄉

漢每際春秋花明月朗之後王孫造徐氏以詩酒交
歡必宿旬日乃歸九儀又時時招致尚赤談經論古
九儀有子曰文璠甫脫羈卯終日侍聽兩翁言臺
忘倦心竊奇之乃請於王孫欲以其女字文璠王孫
意九儀亦時過王孫邸第庭以內閣不聞聲少選進
簡儲雖尋常蔬笋既鹹酸適口亦咄嗟立辦詢之皆
出女手亦欲得此女爲婦遂締姻焉文璠長而力學
採芹郡庠王孫父子咸喜癸未歲納采親迎女年十
八矣結褵後布衣操作而前見者亦忘其爲金閨玉
賢也聞歲舉子應麟合親族爲湯餅會親族持竿酒
賀九儀翁王孫父子聞之益喜未幾而滄桑代謝丁
亥副將金聲桓以江城叛戊子五月南昌被圍遊騎
四出鎗聲問氏不及週迴之上馬不從大罵曰寧可
殺身不可失節兵怒剖其左乳罵益厲傷三刃復斷
其首而去氏年甫二十三歲詳載邑志遺孤應鰥後
能自立爲新建諸生

宜曰滄桑之際兵燹所及婦女之以烈死殉
多矣然烈者未必能盡得而稱者又未必皆烈不
足爲人之筆墨也蓋過南昌見唐太守必繫馬於
烈婦作傳又一老人談其死甚確故援筆記之

給諫韓公傳

有明崇禎甲申三月盜殺兵科右給事中韓如愈於
山東道上如愈字退如徽州黟縣人入籍於維揚之
興化崇禎辛未成進士謁選得貴州安化令明年甲
科必予善地稍或瘠遠例得陳乞改移銓司意其必
以易地請所親亦勸之如愈笑曰人之欲善誰不如
我慨然叱馭行民間新令係甲科邑中得未曾有咸
歡聲聳聽如愈至一以廉明平易治之民益大喜土
官與武弁廢朝陽爲仇剔其目因徧賄當事求免獨
如愈跳梁竊卒授之治未幾丁母艱舉輓轎起復
補榆次劇邑也如愈一以治安化者治之民又大喜
十四年擢工科給事中劾大將賀人龍臨陣潰逃致
秦督傅宗龍項城身死損威辱國乞立斬以肅軍令
人龍迄伏誅又劾罷江西巡撫張鳳翮丰采凜然真
人張應京爲帝所眷請故中官王裕民弟爲真人府
已得旨矣如愈言應京不過方外之士三年一覲原
有舊即乞令即日還山乃止繼而督江西糧運報
轉兵科右督十二國營嚴劾隱冒無所縱先是巡捕

營兵半爲豪門奴隸及巨奸猾猾窟穴其中在營者或羅織平民罄其資產京師苦之如愈陳其狀帝以示提督中官王之俊弊爲少息流寇日訖京朝官分南北黨務以門戶相特角不恤國事如愈忿之獨中立無所附麗大書一聯揭廳事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根不着東西方爲君子人咸服其方正同垣掌科會某險而役務以嘲喝弊其私初迎合武陵死卽力攻之請斷棺戮屍以謝天下繼附韓城敗卽勅其同鄉林御史株及之轉爲宜興巡探帝意一移卽詔爲萬壽舉朝雖側目然畏其巨測莫敢發其奸如愈欲糾之或言散員不當糾都諫如愈正色曰是恆倖友而欺至上也卒劾其反覆傾危雖雖留中舉朝稱快陳道暉者同籍且同門也由戶部卽出守廣平如愈以其非二千石才亦疏論之不以私情蔽公議也山東總兵劉澤清恣于聲色將畧本無所長常一渡河救片壁壘未成輒遁走如愈疏劾之澤清又屢遣人刺取兵垣章奏如愈發其奸密旨下其人于獄澤清益懼遣使賂以重賄而如愈呼使誚讓揮其

邸經之澤清邸恨已久尋未勒往督南浙稱至桃花鎮見澤清肆掠不使百姓逃道哭訴如愈復飛章劾之澤清恨益甚遣其麾下楊國柱狙擊如愈于東平州之戴家廟先見白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旣而遇如愈斫數刀挺挺不撓惟云幼于不宜殺却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如愈之奉命而南也有知澤清謀者密報如愈勸其微服迂道出不意避去如愈不可日死則死耳吾奉天子命西微服間行失人臣禮竟被刺殺時三月十八日也次日闖賊破京師帝崩于煤山迄未有人鳴其冤者如愈方直有節操座主周延儒同里吳桂並居狀府言路爭趨其門如愈一無所附麗劾澤清附同官李清曰澤清飛殿已久非白簡可制倘因疏激變言者必坐罪否則吾輩奉使往來道經齊地荆蕞之事須防也果如其言澤清常語人曰人謂我殺韓如愈我何爲不殺左懋第耶蓋懋第亦曾專疏抨之也後又欲殺御史蔣拱辰以他途獲免其凶悍如此

趙吉士曰殺如愈者總兵劉澤清也已得贖至名矣易爲而盜之盜之者絕之也兩時懷陵尚專制

於上面澤清敢于殺欽差之內府科是殺王官而
來王命于草莽也盜之無道竟至此哉語云盜亦
有道澤清更出其下矣

二續表忠記卷之八

員外錢公肅業傳

職方孫公嘉靖傳

給諫熊公改容傳

御史沈公宸恭傳

僉都馮公元慶傳

永嘉雙忠合傳

鄞縣趙秀才天生傳

清江楊公英麟傳

銓部龔公葵傳

南海陳公子凱傳

常熟瞿公式邦江陵張公同歲合傳

職方王公元勳傳

二續表忠記

卷之八

員外錢公傳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胤 宜彙輯

四明風稱人文興區而家學相傳。遵奉傳註者首推江東錢氏。蓋自科舉之制興經生皓首一編幾不知八股外更有何書可讀。惟錢氏必先究心性理綱目語類諸書後乃操觚課藝。故錢員外肅業雖顯達窮海而卒九死不回忠孝固由天性然亦得於學問者。肅業字希聲號虞孫鄞人祖若虞號虞隆虞辛未進士父益忠由歲貢司訓瑞安錢氏宦不舉顯至兩司輒止而性皆剛執恥媚要人不屑以脂膏自潤。若虞知臨江府不附江陵相煖鍊御史劉臺獄江陵怒甚會其治盜稍嚴目為酷吏當奪官又中以蜚語神宗怒坐辟繫南昌獄者三十七年。少子敬忠幼從獄中交經至萬曆己未成進士負冤狀言不敢明父之非酷但酷吏之罪不至於死泣長安道嘔血盈斗稱錢孝子。又二年辛酉天啓立更草疏白父冤若

唐如由獄抵家甫十八日而卒時年八十矣益忠家
素貧肅樂侍其父讀書食淡攻苦恒盡宵漏補博士
弟子天啓子丑時文氣日下大都摺據子史僻語梗
舌○茶○牙○一○望○茅○靡○諸○樂○獨○依○傳○註○爲○孫○醇○典○雅○之○文○
守其家學而不變然亦浮沉庠序間無識之者癸酉
學使黎元寬時取冠軍父亦第三名激賞時遜父前
列人以爲榮丙子丁丑聯捷出其間古篇行世於是
學者始知文章正脈而奉之如金科玉律焉初知太
倉州州故剽竊悍民擒治其魁百計求脫不得乃
施鄉閭易師吳鍾魯爲解吳至肅樂東帝立堂皇延
入上座伏地云肅樂壯此土爲朝廷守法不敢有私
老師之恩不可忘若其犯者州民咸切齒幸勿聽其
憂戚吳握手大笑云我來正爲此人今足下執法如
山何忍以私害公乎辛正其罪署崑山崇明二縣剪
惡扶良令行禁止吏民愛而畏之尚書某家居其子
璧一僕婦怒其僕有言積薪焚殺之肅樂廉得其事
遣健隸捕治尚書匿于不出而丐上官及其卿勢要
請○竊○百○方○堅○不○聽○尚○書○衣○衣○跪○請○開○門○外○求○見○又○

不許乃送其他僕助惡者正法再請上官爲言迄出
其子囚服對簿痛懲之乃已州紳張溥張采至盟復
社裁壇公卿肅樂未常依傍其門而臭味所投交口
頌之不置尤加意庠序凡經品題者必出頭地諸名
士仰其月旦不啻李翱張籍之於昌黎也歲大稷饑
徵惠民襦職以白衣視事民間竭蹶爭輸課稍最還
刑部副郎歸裝圖書數帙而已送者雨泣築道不忍
別丁內外艱乙酉閏六月寧郡已納款聞紹興兵起
十一日紳衿士民咸會於城隍廟肅樂方患喋血
不勝哀力矣而至拊膺慟哭百姓感其誠雖至蔡院
署推肅樂建旗鼓肅樂亦不醉是日林敷爲先生亦
爲宣言應募者雲集大帥王之仁亦自定海來有不
利其舉事者指爲庸妄書生肅樂漠然置之不與較
也於是墨纓從戎分汛瓜澨江魯監國擢少司馬當
是時諸豪帥握兵者皆額徵各縣正課而義兵則出
於募輸無專餉索餉於百姓旁見錯出彼營去而此
營又來富室有拷掠至死者又比歲大旱粟不登兵
以積饑解肅樂上書言國有亡亡而無一存民有

十死而無一生。陳其害而監國號令不能出國門。一步雖痛哭流涕無以救也。五上清從監國浮家入海。往依鄭成功。成功仍行唐藩號。鄭彩乃扶監國爲質。班魯三年。曆於是海上。又分爲二。而彩亦與成功。莫隱然。兩敵國。左晉閣學。楚中樞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允。乃入直。然兵機皆決於鄭彩。實無所事事。臣坐讀書而已。聞紳劉中藻起兵攻福寧州。州守陸於彩中。藻欲得其地。彩獲之。肅樂遺書於劉。不直彩悲憤疾作。嘔血數升。卒遺命以先朝員外冠服殯。成

子五月五日也。年四十。葉輔孫進晨捐資卜廣海寧義士姚其銘丹肅樂。健夫人董嫂周子姓等五。栢合墓於閩之黃蘗山。閩紳劉沂春立碑記之。卒後代有登科第者。獨推肅樂之文章節義爲砥柱。云聞督陳公錦題歷海徵厥其忠。設祭拜奠而去。盧宜曰。余嘗至太倉與父老。藉及公多嘆息。泣下者所著問古篇。是今幾六十年。猶生惜比戶。其衣被天下者多矣。雖然周整之文章。何以於不傳哉。附記。王之仁者。崇禎司禮監王之俊之弟也。聞賊破京師。南來黃緣馬院爲蛟關總兵官。乙酉施

本

州納款已渡江。繼刻仍令鎮定海。寧紹兵起復改轍。顧統兵前聖閣部。表國維建。議令之仁。駐勇與於是。是以崇禎團練。親師肅山。分路進兵。之仁自西興渡江。攻寧橋門。各師勢。既前進。之仁獨停。而還。此說。觀望不敢。近。并以致諸軍深入。敵。而還。此說。觀望不敢。生。禍。廣。五。守。成。春。之。仁。今。于。鳴。謙。進。泉。分。駐。寧。紹。五。守。成。春。之。仁。今。于。鳴。謙。進。泉。分。諸。師。東。手。特。龍。江。于。遂。成。正。供。亮。各。人。其。榮。四。鳴。謙。克。祥。尤。甚。時。寧。紹。比。歲。旱。斗。米。未。白。金。半。兩。米。包。數。道。王。四。日。維。持。按。富。室。動。取。辦。官。有。我。家。溺。水。者。一。郡。百。姓。皆。不。貼。席。心。聖。潔。官。甚。擁。厚。賄。也。忽。而。縱。兵。抄。掠。兵。在。馬。上。裹。抱。衣。褲。財。物。沿途。掠。奪。不。顧。謝。將。在。紹。興。爲。內。關。無。可。控。訴。依。恨。而。已。又。蒙。撫。之。使。變。其。命。吏。而。獨。小。民。官。司。欲。繩。以。法。即。原。名。亦。籍。兵。敢。誰。何。軍。帥。惟。知。有。王。

兵。不。敢。知。紹。興。有。監。國。矣。王。四。孔。未。乾。慢。無。畏。處。凡。潰。敗。於。北。航。海。南。來。者。悉。收。爲。羽。翼。有。遊。將。張。國。柱。統。兵。入。關。王。四。反。爲。所。制。之。仁。益。懷。內。顧。憂。無。心。控。禦。丙。戌。夏。江。上。潰。敗。兵。大。肆。掠。劫。節。定。三。縣。之。民。受。屠。慘。者。無。算。繫。婦。女。孩。童。數。百。口。揚。帆。出。海。去。皆。追。恨。王。四。之。開。門。揖。盜。也。仁。亦。從。終。江。整。丁。門。出。海。欲。往。舟。山。而。黃。斌。卿。從。閩。安。封。自。補。島。嶼。不。容。納。足。南。田。石。浦。又。爲。定。西。侯。駕。名。振。所。據。之。仁。轉。徙。海。中。者。年。至。丁。亥。春。自。芽。身。魚。腹。願。賜。一。劍。洪。內。院。特。爲。疏。請。遂。斬。於。金。陵。市。曹。益。之。仁。降。而。復。叛。自。指。下。口。稱。自。歸。就。義。先。沉。其。老。母。與。家。口。於。拓。賢。山。下。口。稱。自。歸。就。義。心。後。且。恐。其。之。仁。既。歿。崇。禎。鳴。血。死。鳴。謙。披。鎧。遁。走。或。云。爲。伯。於。姑。蘇。之。元。墓。山。

職方孫公傳

姚江孫氏系出燭湖先生應時後歷傳至忠烈公燧
巡撫江西死節之難長子同翰稱孫孝子季子陞
仕至宗伯證文格孫鑑解元進士至家宰謚清簡續
會元宗伯從南京少宗伯綜太僕寺卿曾孫如游大
學上謚文恭如法光祿寺卿如衡池州府知府各以
各進上逆縣而起兩浙稱門閥談節義者咸首推姚
江孫氏而嘉績則文恭之嫡孫號頌府少個儻負奇
不樂以門府得官丁丑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戊寅冬

二續委忠記

六

大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莫測其意嘉績曰此甚易知
待後隊至南下耳可乘其未集擊之大司馬楊嗣昌
日渠已傾國來安得有後隊越三日蒙古兵果從青
山口入即按營南下於是嘉績知兵調補職方時
邊腹交警羽書旁午嘉績早登司馬堂贊畫機密夜
宿署中凡章疏下部者皆手自題覆每夕篝燈至夜
分草十數葉呈堂皆軍國大計才既敏練而性又剛
果喜負荷大事不以瞻顧動心益爲大司馬所倚毗
已卯五月召對觀德殿問武庫軍器大司馬口吃不

能對嘉績數陳甚悉上喜賜綵綰二匹搜一盤嘉績
跪謝食之盡再賜再食之捧繪而出庚辰分較南宮
黃給事雲師林給事時對李給事如璧郭御史貞一
來奉常集之稱海內名士咸出其門高奄起潛以世
廢嘉績格弗予起潛怒會帝在觀德殿閱尺籍中
起潛跪下嘉績刑部獄當是時上魁梧獨獨思威不
測怒黃官詹道周而折欲殺之庭杖入獄被藥異
一切屏絕嘉績微已服用左右之甚謹稍間從而受
易曰昔黃霸受經於夏侯勝朝聞夕死又何悔乎諸
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殿訊諸與道
周往來者多詭詞白脫獨嘉績直陳無隱坐罪長繫
清獄詔下司寇徐石麒出嘉績以成監甲申南京起
僉事備兵九江浦東襲而金陵失守乙酉開刺令下
又聞除道爲馳馬地民情惟擾嘉績泣曰余家世受
國恩若抹一孟麥飯而伏節以死亦係臣子血誠使
必審利害審形勢謀出萬全而後圖之人笑文文山
陸君質千古幽冷矣遂偕熊給事汝霖舉兵蠶城寧
被義兵起應之監國至越擇嘉績兵部侍郎兼倉都

御史分汎龍王堂丙戌晉閣學總督軍務無如民困
兵饑朝不謀夕一籌不能展也五月方國安兵潰諸
營繼之嘉績不得已浮海至舟山萬蘆花鼻未幾疽
發背卒時年四十有三閩中追諡文襄子延齡奉母
歸姚江亦卒海禁弛其孫誦痛念祖概未歸羣老蒼
頭渡海尋舊室而真髮後草亡木卒茫無可覓慟哭
返歧關將其衣冠招魂以葬老蒼頭憶有庖人共襄
殮事今尚在水特然亦無從覓之與俱往也乃舟甫
泊而其人倅至欣然同往徧索於荒烟宿莽中久乃

二續表忠記

卷之八

方

得之甄石宛然落攢扶視歸僭陳夫人合莖於馬鞍
山祖墓之側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嘉績為諸生
應省試知其縣梁佳植夢嘉績坐上有狀元旗而嘉
績當兒時屢夢狀元來與偕遊私喜自負謂先代自
忠烈公後有解元會元而無狀元即從曾祖亦榜眼
耳應待已以其數既而不驗及其孫誦往扶祖柩
見有張信墓在所旁傍信滄洲人明開國狀元及第
後歸莖於此者蓋真數已前定云

盧 宜日浙東世臣明推孫氏死孝死忠祖孫同
志埋骨荒碑不沒蒿藜耿耿丹心天實相之

給諫熊公傳

寒○寒○孤○忠○拙○遠○窮○海○而○孤○鼠○悍○奔○遂○制○士○大○夫○之○死○
命○讀○書○論○世○者○過○舜○江○平○熊○給○諫○汝○霖○之○故○里○不○禁○
慨○然○三○嘆○也○汝○霖○號○雨○股○餘○姚○人○辛○未○進○士○初○知○福○
建○同○安○縣○負○強○項○聲○豪○猾○畏○之○入○為○給○事○中○時○流○寇○
大○起○邊○關○多○故○懷○宗○思○破○格○用○人○異○得○奇○才○異○能○以○
紓○國○難○於○是○市○井○白○徒○紛○紛○集○闕○下○咸○扼○腕○言○時○事○
吏○適○用○此○益○難○而○究○於○國○事○無○補○汝○霖○疏○言○破○格○不○
如○循○常○聽○聲○不○如○探○實○又○陳○用○將○之○失○言○今○閩○外○無○
殺○賊○之○兵○由○軍○中○無○取○兵○之○將○誰○同○樞○軸○坐○於○
至○此○從○來○選○將○之○法○必○自○偏○裨○以○至○副○將○歷○任○有○功○
方○授○節○鉞○今○則○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上○首○功○人○未○詣○
長○安○姓○名○已○登○御○覽○胥○史○之○徒○搜○軍○便○提○虎○旗○統○稭○
之○子○乳○臭○郎○握○兵○符○總○皆○與○援○得○力○莫○非○金○錢○有○靈○
原○未○習○戎○行○之○情○實○何○從○奮○敵○愾○之○精○神○請○悉○去○叙○
功○御○覽○之○名○一○切○於○武○科○行○伍○課○其○實○績○庶○倖○者○無○
所○邀○勞○者○有○所○勸○若○大○將○之○選○得○人○更○難○方○在○偏○裨○
猶○思○戮○力○一○朝○專○閫○便○慨○死○緩○蓋○富○貴○已○極○不○獨○是○

重○難○捐○抑○且○尾○太○不○掉○請○自○今○副○將○有○功○者○多○註○五
府○食○書○時○賜○召○對○親○擇○才○品○俾○以○鎖○鑰○庶○杜○債○帥○之
門○至○近○日○舉○用○大○帥○雖○曰○會○推○其○實○中○樞○爲○政○文○臣
保○舉○連○坐○武○臣○何○獨○不○然○請○一○如○其○法○毋○使○倖○免○得
旨○飭○行○田○督○上○江○連○賦○汝○森○深○恤○民○隱○凡○有○見○聞○悉
以○入○告○又○疏○糾○督○撫○之○不○職○者○臚○列○其○名○以○聞○略○曰
袁○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江○撫○以○例
轉○臺○員○而○職○還○是○爲○循○資○抑○爲○探○望○陝○撫○以○廵○方○小
臣○而○超○擢○既○非○軍○功○亦○非○久○任○試○加○詰○問○何○說○之○辭

帝○是○其○言○下○所○司○接○議○又○言○保○國○之○楊○昌○未○罪○而
難○之○盧○象○昇○未○喪○殊○挫○忠○義○之○氣○且○詞○昌○未○罪○而○爲
詞○昌○所○引○用○誤○詞○昌○以○誤○軍○國○者○正○復○不○少○總○之○近
來○銅○習○事○前○以○節○鉞○爲○兒○戲○而○濫○及○匪○人○臨○事○又○以
失○機○爲○等○閒○而○不○加○殛○戮○事○後○又○以○天○功○爲○已○力○而
概○施○濫○恩○安○望○其○捐○生○就○死○爲○國○家○建○功○業○哉○京○師
有○警○分○守○東○直○門○名○對○抗○言○行○問○諸○臣○去○敵○數○十○里
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
其○前○如○僕○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士○卒

一○聞○督○戰○使○洵○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
將○督○師○不○能○御○將○何○名○督○師○帝○深○然○之○而○東○解○嚴○廵
按○疏○奏○緬○川○廢○宦○孫○之○擯○楚○關○壯○繆○語○之○日○爾○等○安
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汝○霖○疏
駁○之○言○山○東○州○縣○十○破○七○八○而○獨○效○靈○一○緬○川○壯○繆
正○神○而○獨○降○夢○一○廢○宦○此○何○爲○者○且○其○係○逆○案○中○人
前○毀○要○典○時○某○爲○侍○講○諸○閣○力○爭○繼○以○痛○哭○士○論○棄
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假○神○奇○之○說○達○姓
名○於○天○聽○爲○異○日○燃○灰○地○縣○官○從○而○和○之○已○屬○不○經

服○其○如○見○肺○肝○也○又○言○禦○外○當○以○守○爲○戰○治○內○當○以
剿○爲○撫○今○皆○反○之○其○病○總○在○不○肯○戰○耳○邊○兵○有○戰○則
何○至○以○八○鎮○之○兵○而○盡○逃○潰○於○寧○錦○腹○地○有○戰○則○何
至○以○兩○督○之○卒○而○再○夾○裂○於○項○城○夫○在○外○原○不○宜○輕
戰○而○兵○將○之○畏○戰○更○甚○令○各○鎮○盡○歸○單○器○十○餘○年○慘
力○之○督○師○固○守○松○杏○而○不○聞○救○援○之○着○無○論○兵○力○宜
惜○抑○且○國○體○謂○何○若○禦○寇○自○宜○扼○定○一○剿○乃○邇○來○兵
將○不○與○賊○避○即○與○賊○通○戰○聞○中○州○之○潰○督○臣○畏○尸○馮

華而鎮將擁妓逍遙部議行誅之時又寬其死此聞
進言者復爲開門逃將仰求寬典誰復爲皇上捐軀
一戰係此封疆臣謂剿寇一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
地方官主行行間主戰若行間不戰而徒責有司以
守卽有張許無救睢陽之亡矣汝霖於朝廷舉動知
無不言言無不痛萎塚熊開元之下獄叢山全棧之
去位皆侃侃廷諍又抗言廷臣皆以情面賄賂斷送
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請明著功令自
今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
言此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而
朝州之破殺掠無多官軍繼之始無子遺是兵專以
殺民爲事矣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其
毒我赤子哉此九言之痛心者也帝惡其飲泣地下
語滿福廷按察司照應南渡起補原官疏言諸臣等
諒定策圖恤同仇處堂未已且爲關穴始之武與文
爭繼而文與交角殿廷之上無復人臣禮是猶盜起
入室奴且開庭主人俯首聽之天下事寧有濟哉又

言竊觀今日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卽備安尚未可成
孜孜討究止應在兵餉戰守今乃當在恩怨異同卽
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勳臣繼以方鎮惟舌鋒筆鐸
是務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矣俄以疎落參宰輔矣
又喧復厥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正直忠誠么
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結納出
於何途內外交通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可不嚴行究
詰用杜將來主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點者因而
俾利人人可爲叛逆事可作營求縉紳懷禍所不
招尤前事不遠後事之師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
逃誰死社稷官階授蓋是殃氏先帝隆重武臣而
敵愾死後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承先帝委任
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師徒爲寇藉先
帝傍寄內臣而小信小忠原無足取開門延盜且噪
傳聞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將撫誰爲捍禦超
遷宰執羅拜殿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卽知今日之何
以得矣又言北都之變臣傳詢南來者確知魏藻德

爲報名人朝之首梁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爲從逆獻策之首其他衆黨若若者莫不稽首賊廷乞憐恐後獨有湯文瓊以閭閻布衣乃能抗志捐生爭光日月賊聞其衣衿上二語以之責陳演卽斬演於市是文瓊之節烈卽賊猶重之倘不亟爲表章何以慰忠魂厲臣節又何以愧舉朝之事二姓者得旨贈中書祀之莊忠祠八月轉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鍼汝霖力言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鍼旣以知兵用自應置諸有用之地若止悠遊司馬樞輔已饒爲之何須增此一席不意賄月以舉使臣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楊武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皆詹端之席追駐定罪無煩司寇之章賡徑承出請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甘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爲可殺置國郵於罔聞是私圖而得志肝衡時務可勝痛哭當是時臺垣外轉者方詒晉家宰會有同官郊餞席上邸抄傳到展讀一字一擊節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斷相對默然汝霖微歷兩朝所上諸疏無慮百十餘理正

詞嚴成緊安危機鍵四方競傳之監國兵起晉右食都御史時江上諸營星羅棋布大將若王之仁方園安告領兵株守胎前不前獨汝霖號敢戰所部皆弱卒戰輒挫敵而氣益銳常身提孤旅從小壘渡札橋司先逃無如諸帥觀望中流無鼓勇從之者遂獨抵海寧而退其入海寧也召集士民激以忠義聲與淚併衆莫不感動拜轅門受約束者以萬計乃別營伍分汛地命進士俞元貝至餉指揮姜國臣至兵與定要約而返義聲所布多爲響應朝論推之尋進兵部右侍郎督師如故丙戌拜兵部尚書五月諸軍以食盡而潰汝霖從監國泛海至閩時諸務皆失於鄭彩汝霖雖晉閣學具官而已彩與總兵周瑞交惡汝霖惡彩暴橫擬擬恒右瑞彩積恨汝霖彩又以爭商船事與鄭遵謙相仇不解汝霖自閩安鎮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汝霖家奴角口元夕汝霖兩家同鄉相饋遺茂卽以合謀告彩汝霖遂爲彩所害暨幼子俱投海中

盧宜曰在晉巨浪中正時說得志之所公一書生耳欲以兼古備之其能指是相向否耶謹報國

之心九死不悔而有魄不返有魂無依惟有皇天后土其鑒其心而已矣

御史沈公傳 附從兄穀群

宋之亡也張浚制世傑以颶風死有明之季沈御史
宸奎亦死於颶一似海若波臣偏與爲難者此吊古
之士所以痛天高之難問也宸奎號彤菴慈谿人庚
辰進士壬午授行人分枝北闕奉使南歸迂道過章
州受業於黃道周道周門牆高峻慎許可又以廷諍
楊嗣昌陳新甲奪情下詔獄拜杖遣戍歸而講學於
大縣山爲菴小所側日畏禍者馳而造之宸奎獨執
弟子禮甚謹道周亦相得甚歡南都既建以大行候
考選時馬阮竊柄同邑有奄黨因宸奎負物望要致
之宸奎掉臂不顧又遣所親盼意曰馬相君方延攬
英豪能微服投一門生刺清華可立致宸奎正色拒
之曰某以微服見惡累相君且始出倖進相君亦安
用此離間人卒不往已而赴考家宰徐石麒總憲劉
宗周皆益其才品擢御史抗疏陳時政言數月以來
強敵之情形日變臣工之泄洩如常醜正黨邪喜許
惡直幾不知羈囿孔棘宗社貼危且麥飯不得灑山
陵何以錦衣玉食土字不得復舊貫何以廣厦深宮

今日西北風。摩尚有東南。託足倘若東南。烽火更從何處爲家。因以節儉之說進。不省先是。命以長至日。知天尋改來歲正月。天地合祀。後又改明年長至。宸筭以爲不敬。疏論之。語侵執政。貴陽滋不悅。又痛糾舊輔。舊督撫之降賊者。當冀極典。羣小胥恨。六月外。韓蘇松兵道。未幾金陵破。歸里。同慈谿令王玉潔圖恢復。分汛瓜遼江。進命都御史。江干不守。航海至滄洲。護監國人。閏戊子。晉閣學。兼兵部尚書。己丑。監國

棲止滄洲。辛卯八月。

大兵征海。當是時。張名振已殺黃斌卿。王朝先并其軍。獨擅滄洲。張舊爲石浦泰將。自負習熟形勢。且云蛟門天險。誰能飛渡。吾以逸待勞。坐而覆之。在掌握間。爾以此漫不設備。詎意樓船向滄洲。日天忽大霧。咫尺莫辨。及岸始覺。俱棄軍而遁。宸筭亦隨監國揚帆去。閏部張育堂。吳鍾巒。李向中。侍郎朱永佑。吏科董志寧。俱死之。都督張名揚。劉世薰。背城血戰。力竭死。壬辰正月。奉監國仍居廈門。宸筭父尚器故里。作思親詩見者。咸爲墮淚。性素伉儷。遇軍機得失。皆

直言毋所瞻徇。與名振滋不協。滄洲敗後。每咎名振。玩愒致播遷。遂大與之許。議舟南。日山一夜颶風發。不知所向。或云名振棄風覆之。得年三十七。從兄履祥丁丑進士。爲侯官令。拜御史。亦以不雋變抗節死。廣。當日公之死。於張名振也。與章彩沉。蘇關部。改從司大書。以勉人。過則非明哲所宜。然其志節則可哀矣。公爾。其皆無干人尤惜之。

御史沈

爲人所緩急每際計偕至司與分考見所取士來謁

爲人所緩急。每際計偕。至司與分考見所取士來謁。必詢其於兩馮先生有淵源否。如答以無則必曰。此當代正人君子也。何可不受其教誨耶。願行必以二緘付榜首。或房首令其率之投謁。到京緘入必見。見必傾倒。次日必報簡。隨必專席相款。贈卷費榜發已捷者。姑後之。若下第諸君。必卽日造其寓。慰勞有加。越數日又必款叙。間行止若何。或云將往某處求某官。竿牘無不應者。又計其道里之遠。近行纒之多寡。而捐囊中金以贈之。輒與幹僕耳語投意而去。小侯

固微服而過者不知何以爲元颺所覺固服其好士之誠亦駭其耳目之周如此癸未春元颺赴公車寓仲兄邸時懷宗焦勞求治日晏不遑而性頗猜察恒慮中朝官惟賄是圖不以國事爲急更慮本兵爲債帥之窟穴鑽刺者多命中官託其親屬持數千金私叩元颺宅求邊關大帥聞者聞於元颺元颺叱退之亦不以爲意未常聞於其兄也次早元颺入朝帝驟語之曰汝家好一三相公而不覓其說元颺驚懼失覲朝退有所善中官語以故且曰汝家果有一三相

金瓶梅

期元颺聞之乃知前之求太帥者卽帝所遣以嘗元颺者也由是三相公之名又幾與大馮君小馮君埒而帝之信元颺者益深癸未二月元颺亦以五經中進士元颺知時事不可爲堅以病告帝初不許請之再四遣大醫驗視云病已篤乃聽其去而以張縉彥代之元颺南歸養病於西湖之葑甲申京師破元颺亦浮海歸浙兄弟相對慟哭一月之內皆以病卒論者謂元颺兄弟一爲津撫一爲本兵受朝延心膂重寄使其兄弟歸謀以紓國難未必無濟而

一則揚帆竟去一則謝病遠引不可謂無負於知遇之誠亦駭其耳目之周如此癸未春元颺赴公車寓仲兄邸時懷宗焦勞求治日晏不遑而性頗猜察恒慮中朝官惟賄是圖不以國事爲急更慮本兵爲債帥之窟穴鑽刺者多命中官託其親屬持數千金私叩元颺宅求邊關大帥聞者聞於元颺元颺叱退之亦不以爲意未常聞於其兄也次早元颺入朝帝驟語之曰汝家好一三相公而不覓其說元颺驚懼失覲朝退有所善中官語以故且曰汝家果有一三相

旋卒於海上

宜日蒲馬先生以友生爲性命迄今猶有道其梗槩而客疾嘆息者此古人所以買絲編千原也留仙先生雖百積未詳而始則却金以見後則捐海以足節豈僅以五經表異者耶

永嘉雙忠合傳

大兵下溫州。故太僕寺少卿王瑞廟。永嘉學生員葉尚高。皆以不遵新令死之。瑞廟字聖木。天啓五年。適士初理姑蘇。民俗輕剽。務化以寬。大治獄。多所平反。不稱上官。意謫官去。思陵時有薦登廢事者。復理河間。其治一如姑蘇。民多德之。遷工部。轉兵曹。備兵荆襄。當江漢之衝。調荆兵。民不辭死。卒以丁艱去。所居雖無赫赫名。而地方寧謐。咸作去後思。及獻忠之叛。於毀城也。紹書於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由總理能

之瑞廟。故與尚高。善尚高才筆。超邁。猶偃仰諸生中。而抗慨好義。跬步必以古道為期。常曰。士必臨大節。而不可奪。乃為有用之文章。當

大兵渡江。悲咽欲絕。聞瑞廟死。益徃狂。或歌或哭。行市中。有郡佐見其神大執之。尚高笑曰。我能詩。可試以贖罪乎。許之。長吟曰。北風大和納。衆京怕。亂溫州。刺史賜。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郡佐笑而釋之。丁亥二月。上丁尚高持勺水。採芹為文祭於大成殿。畧曰。嗚呼。宗祏猶在今。恨離離之彼黍。嗚呼。

呼。我思今宰復作。不知春秋之楚。姑哀號。屢廢為人所傳。誦未幾。竟以不雄髮死。閱其家得遺文三十卷。

庶宣曰。朕郡江心寺。孤忠遺廟。存男。瑞廟。卓。步芳。庶宣曰。朕郡江心寺。孤忠遺廟。存男。瑞廟。卓。步芳。庶宣曰。朕郡江心寺。孤忠遺廟。存男。瑞廟。卓。步芳。

文信公亦有祠在襄陽其祠前有明三百歲
木漢江之報今爲祠

續表忠記

鄧縣趙秀才傳

傳曰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草莽之士身未結半
通祿未沾五斗值變起倉卒時而感憤激發視死如
歸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耶。若鄧縣之趙秀才景麟洵
爲宮牆生色者。景麟字天生誠心篤行然諾不欺食
貧惟讀書樂道歌聲出金石視里中封殖者遠之若
免也。丙戌六月錢江不守景麟忽謂其家人曰吾生
平無不了事惟貸某友金未楚彼難給我困乏不責
我償。茫茫泉路獨不內愧於心耶。家人聞其言不倫
疑之生委曲處如數持金還友人友人亦不知其
欲死也。念其貧堅卻不受生堅致之而歸即服諸生
冠服哭辭文廟候歷試草自沉於江江流湍急救之
莫及。次早浮起桃花渡離畔衣冠如故氣已絕而日
晴尚轉淦人駭愕生素閒修足不踰戶閭羣聚縱觀
無有識其姓名者。會友人過其地視而泣曰此吾里
中趙秀才天生也因述其還金事人益異之。亟往報
其家界之歸袖中繫出之則歷試草也。家人始悟
前語又有見其冠服哭文廟者始知其以義死是晚

鑄景麟目乃瞻

盧宜曰吳門許玉重瑛山陰王玄趾鑄者皆以諸生確固難乃許處通都而立祠屬額王爲名士而樹碑表閭人載傳之惟天生潛修獨行不求人知人亦達無知之者豈非庠序中之奇男子耶以視許王二生又何歉焉

清江楊公傳

附盧紫驥先熊義友彭士望

明崇禎時有三翰林上虞倪元璐漳海黃道周清江楊廷麟皆負文章重名而寒寒謬謬屢於上前爭天下大計倪忤逆璫黃楊與烏程不合又同論武陵嬰數譴卒鉤節以終於是而知君子之取義成仁其趣無不同也廷麟字伯祥別號機部幼穎悟執倫書無所不讀讀再過終身不遺一字崇禎戊辰貢入南雍庚午出黃端伯門辛未房考倪元璐以第一入薦宜興置第二入翰林宸眷甚渥嘗書唐人句當軒半落黃道周厚詞林故事三科以上者爲先達不有輕折輩行與後進講約禮道周獨被成格晨夕過廷麟寓同飽租櫛以學行相砥廷麟旋冊封蜀藩薛王歸歸裝圖書數卷而已流寇漸起廷麟慨然有澄清志屢陳時政戊寅二月帝御經筵問保舉者選何者得廷麟言保舉當嚴舉至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帝爲動起楊

嗣昌奪情筦樞柄廷麟首具糾疏復於經筵論之大拂上意嗣昌武陵人與父鶴先後舉進士鶴撫贛不附逆璫放爲民嗣昌以戶部郎亦引疾歸人多稱之暗敗鶴起梃三邊嗣昌巡撫永平父子咸秉節鉞而流寇已大起鶴不能討專意主撫不效上怒置於理未幾上以京朝官多闕緩未嘗習金革不足殄賊察督撫中惟嗣昌得時譽堪任使方以數歸卽家起本兵旋入閣辦事時張獻忠再叛悞於熊文燦之主撫嗣昌念常力薦文燦恐言者指摘上怒且及已不得廷麟言勿著也嗣昌見疏大恚思有以困之詭言廷麟知兵可用帝卽召見以編脩改職方主事贊盧象昇運盧與廷麟深相得投契如兄弟賈莊之役廷麟在真定轉餉濟師而盧以陷陣死廷麟馳還多方購其屍爲親洗頸血與栝侯命嗣昌聞報急問偵卒楊鶴盡死未卒以奉差在外對嗣昌不懌者久之部議阿嗣昌意請廷麟戰敗而逃將坐以軍法廷麟出原

文赴部按驗日月在事先乃得薄罰調外同籍需次江撫解學龍以薦黃道周觸帝怒逮至京廷杖下獄太學生涂仲吉跪救杖之百寃至使連及廷麟有詔逮治廷麟慨然就道刑科沈循培疏言黃道周一案俱蒙寬貸發落而楊廷麟尚奉提解無論人各有本未得槩指爲朋黨亦無論事隔數千里未可強扭於局中今首犯業已投荒拘牽向誰對質所謂赦過先矜無辜者此也戶科左懋第亦代爲繫獄請臣申請得旨聽首輔及法司從公清理時宜與再相爲首輔家殊寵方奉旨濟獄以徵言解免宜與故廷麟辛未庶主也頗知重廷麟欲援引還故官屬所知諭意廷麟曰被罪而入乃遂得官縱上不我鄙天下其謂我何世有肆筵召客而束縛以來者乎一夕出春明朝士問其去咸嘆息廷麟既落職歸里講學明宗書院十六年復起職方主事未赴甲申移居省城五月初國變與同官吉水劉同升及省中諸紳哭隱澹臺祠下南都州御史和彪佳薦陞左庶子辭不就而姜輔曰廣乃廷麟庚午主司初不附策立議爲同官馬

士英所持或以蜚語中廷○鑾○留○建○省○會○名○集○健○兒○猶○
爲○不○軌○以○日○廣○爲○內○應○語○絕○狂○誕○禍○洵○洵○不○測○南○都○
旋○失○廷○麟○枯○槁○行○吟○神○形○俱○瘁○每○書○手○札○自○署○兼○山○
蓋○兼○文○謝○二○公○以○自○况○也○江○右○郡○邑○皆○已○輸○款○廷○麟○
將○入○閭○過○賴○萬○元○吉○獨○支○嚴○城○遂○留○賴○共○治○軍○事○閭○
中○晉○閣○學○兼○兵○部○尚○書○戊○子○四○月○六○日○

大○兵○臨○賴○固○守○半○載○外○援○絕○城○中○乏○食○將○卒○饑○困○
不○任○嗣○十○月○四○日○城○陷○廷○麟○我○服○躍○入○清○水○塘○塘○內○
積○屍○將○滿○因○奮○槍○羣○屍○間○處○水○漸○深○長○轉○數○刻○而○死○

上○表○忠○臣○
清○江○將○

同○殉○者○泰○議○盧○兆○熊○閩○家○皆○沉○於○池○大○司○馬○郭○維○縉○
入○壁○峨○寺○自○焚○廷○麟○弟○廷○鴻○兵○科○萬○發○祥○進○士○符○適○
中○額○令○林○全○春○等○
有○傳○廷○麟○殺○後○有○獻○佩○刀○於○庭○將○

賈○熊○者○刀○鐸○及○室○皆○黃○金○舖○賈○曰○此○非○常○人○刀○也○親○

馳○往○視○議○者○知○爲○楊○閣○部○賈○曰○忠○臣○固○無○彼○此○乃○名○

畫○工○寫○其○像○趣○匹○以○四○門○扇○爲○棺○座○之○西○門○外○楊○秀○

亭○右○百○步○康○大○靈○王○廟○側○粵○中○贈○新○淦○伯○少○傳○謚○文○

正○長○子○璠○先○卒○次○子○璠○僅○七○歲○義○僕○楊○學○纘○城○出○之○

負○奔○數○百○里○寄○其○門○人○彭○銳○家○庚○寅○寧○都○破○銳○狗○難○

璠○爲○兵○掠○友○人○彭○士○望○傾○資○贖○之○後○歸○臨○江○故○里○娶○
妻○生○二○子○璠○設○二○子○並○殤○廷○麟○遂○乏○嗣○王○望○號○躬○巷○
亦○知○名○士○具○占○道○者○蔡○將○陳○烈○勇○敢○善○戰○其○弟○在○
大○兵○營○內○人○多○疑○之○乃○數○力○戰○卻○敵○明○無○異○志○及○是○
破○執○弟○勸○之○降○不○從○見○人○破○掠○在○旁○者○語○之○曰○今○
日○方○知○我○無○貳○心○也○遂○被○殺○

上○表○忠○臣○
清○江○將○

上○表○忠○臣○
清○江○將○

銓部龔公傳

西江南昌龔氏由科甲起家。已歷八世。至癸未進士。蔡能以死殉國。云蔡字建木。至性孝友。沉毅有遠譽。天啓甲子舉鄉試。與同榜萬元吉年最少。皆意氣嶄嶄。期任天下事。臭味甚投。元吉聯捷去。蔡獨偃仰。公車至癸未。乃成進士。謁選南都。時元吉以職方郎擢太僕少卿。與督師史可法治兵維揚。而逆黨阮大鍼驟起。至兵部尚書。與輔臣馬士英比。濁亂朝紀。元吉常就手客前。嘗大鍼歸。奴大鍼脚之刺骨。并恨輔臣。姜曰廣。陳宗室任垣中者。飛文醜詆。將興大獄。蔡適竊憂之。揣士英庸鄙易與。而大鍼包藏禍心。不可測。且謀入政府。士英意欲援之。而遲回未決。蔡乘間語士英所親厚客曰相君何愛司馬之薦也。司馬爲人何如者。若引入綸扉虎而附之。翼焉勢必噬人。竊恐兩雄不並立。相君亦曾慮及此乎。且相君於東林諸公。舊少嫌隙。何盡力代爲驅除。而反府怨於身乎。客語士英。士英果大疑尼之。大鍼遂憾士英。互相猜阻。以故其交漸離。而龔亦稍敢請公得免於難。蔡實與

有力焉。特以其事秘人鮮知之者。乙酉春選授廣州府推官。甫及粵。而南都陷。閩中擢銓曹郎。未及去。粵也已而。

大兵逼贛州。元吉與楊廷麟嬰城固守。蔡練水師。赴援。舟爲火燬。痛憤入贛。外援絕。城且陷。元吉語蔡曰。公無城守責。徒死何益。當出爲後圖。蔡唯無去志。丙戌十月初四。攻益急。元吉復促之。蔡佛然應曰。行矣。遂與二僕出。僕遙見騎來拉蔡。避叢棘中。蔡厲聲罵。罵忽上流有小舟。漂近岸。蔡亟登之。僕喜放棹。甫擁元吉至江。許見僕。號曰汝主安在。曰死於水矣。元吉慨然曰。此城吾塚也。龔公非其任。且致死。吾去將安之。敢愛一死。以謝此城百姓。遂赴水。死當蔡詣廣州任時。知大勢已不支。誓以身許國。語其子孟明曰。若漸長。寧俟吾訓。父有父事。子有子事。不相及也。遂行。

屠孝義曰。馬阮之交。外合而內離。非公啓其關鍵。則清流之禍。伊於胡底。談言微中。所全者大矣。

南海陳公傳 附錄觀生孝而竣

粵東僻處海隅。至有明而風氣日上。如陳白沙之理學。海剛峯之鯁直。丘瓊山之博洽。梁厚齋之端亮。皆彪彪炳炳。垂名國史。最後而得慷慨踴義之陳文忠子壯。號秋濤。南海人。由探花授編脩。陳爲粵東望族。曾祖紹儒。南河空祖弘業。孝廉。縣令。父熙昌。長吏。垣歷常少科第。顯聯。子壯。其四世子壯。英年貴介。而造次必於儒者。賦性嚴重。見繩附。道逐者疾之。若仇。天啟甲子。典浙試。時境瑞竊亂。柄禍。請爲首輔。漫無主。表忠記。卷之八。陳文忠。臣救子壯。以吾未見剛者。命題。源之又。諸獄漸興。忠良罹鉗網者。繁繁。蓋題以君視臣。如手足。寄慨。瑞竊之摘試錄。語。始旨與其父同。削籍至丁卯。至司以魏巍乎。猷謨。益思子壯之鯁介。云。崇禎初。進禮部侍郎。烏程柄國。盛稱上神聖。臣子但當將順。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助威之獄。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培張。桂但以將順而廢。臣救非善。則歸君之義也。大拂烏程意。流寇犯皇陵。上素服。名對子壯言。今日所急在牧人心。

宜下罪已詔。激發忠義。因條上。關祖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事。帝納之。時帝優禮宗藩。諸王遂紛紛奏許。地方各官皆奉旨逮治。子壯慮宗藩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論救。言周藩以郡王被辱。入告而按臣盧紀學臣胡爾提問矣。唐藩以申飭禮節上請。而知州孫澤盛知縣文毓初提問矣。繼以早辱王官。素錯文移。入告而知府陳振豪推官吳甲銓又被提矣。但宗藩典制方奉命。尚未頒布。諸臣得罪在先。且周藩所奏二臣視事方新。情罪似可矜原。而唐藩所奏典禮廢隆不知始於何年。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惡滿寬容。庶藩體官方兩全。不失不墜。乙亥。上援祖訓。又欲以天潢授守令。尚書李康先甫罷。子壯署禮部事。力陳五不可。謂宗秩收授。適開僭倖之門。且民生憔悴。或恃勢恣睢。臺使藩臬不敢問。反重其困。唐王貽書往復。相駁難子壯持之益堅。忤旨下獄。蒙幸。朝臣戶科辜朝薦。工科郭九鼎。御史徐之垣。葉初春。各具專疏。吏科顏繼祖等卿寺李日宣等。又具公疏。請釋子壯。俱不允。久之。遺戍而歸。羈而授官者多不法百。

姓苦之其言益驗十五年廷臣交薦起放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脂退歸原籍金陵晉秩宗見朝政糾紛不赴南都亦隨兩桂王常瀛避難梧州子壯謂王神宗子宜立與總督丁魁楚集眾議之會唐王聿鍵已立於閩參議湯來賀曰閩已有君毋復立一君不同室操戈耶議遂寢閩中既立趙老成列端發獨不及子壯以前在秩宗時禁錮高構風憾也隆武殲弟聿錚同蘇觀生浮海至羊城舊聞臣何吾驤布政顧元鏡立之改號紹武時廣督丁魁楚粵西巡撫羅式耜兼檄世等由梧州瑞溪改號永曆矣唐桂相持未下而李成棟已破廣州紹武被獲自縊蘇觀生死之吾驤元鏡皆降丁亥春張象玉陳邦彥及新會縣王興潮陽縣賴其肖先後舉兵子壯時在九江村念四世科第受國恩厚欲圖恢復而太夫人居五年恐先陷母為不幸隱忍久之將太夫人出以其年外月起與邦彥約共攻廣州故指揮楊孚觀楊象舉及子壯妹婿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謀內應子壯大喜先二日以水軍薄城其所謀者為城中捕獲

洩可觀等皆被殺子壯駐軍五年驛戰敗走還九江長子上庸陣沒會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縣迎子壯至其軍而以前主事朱實運攝縣事九月大敗於白岑潭嬰城固守成棟發大礮破其城實運戰死子壯而炫俱被執至廣州受極刑而死子壯母亦自縊而炫字章閣高明人崇禎四年進士歷上海安肅知縣閩中為御史至是與子壯同日死實運字子潔南海人舉於鄉歷德清知縣刑部主事家居佐子壯舉兵遂同殉難後贈子壯番禹侯諡文忠

名范從日廣之相聖賢五世相傳故而公之俱義也如以四代受國恩然而星隕崖山天意不佑忠臣義士廷國祚於懸絲要亦自盡其心而已

常熟瞿公江陵張公合傳

附金給事堡楊義士

常熟瞿文懿景淳有嫡孫式紹江陵張相國居正有曾孫同儼皆於粵西死國難云式紹號稼軒萬曆丙辰進士景淳既以文章氣節垂名國史子汝訢督學少黎汝訢生式紹三世並登甲科爲江南右族式紹初令永豐調繁江陵合邑攀留仍復原任崇禎元年擢吏科給事中首參大學士某爲宗伯時請罪樞父母祭喪奏中有在天之靈四字久已諠傳海內又見邸報河南按臣鮑奇謨一疏忽奉守正不阿之旨殊

駭聞及爲臺臣竊先上所參駁皇上查票擬洞人乃自認識見不明希與掩飾罪將焉護至於楊某在翰林在禮部三疏媚奄今忽有直陳要典一疏夫某卽要典之副總裁也乃蒙面轉身又欲自附於議戢之公論小人屢易其頭面君子如見其肺肝矣疏上直聲大振再疏言神廟初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綜核精明一時廟廟邊疆皆有鞏固之氣則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談相才者至今猶思之邇來相業大都主調停之說模稜兩可絕無主裁

諸司何以奉行綱目何由張舉臣謂今日當先論相骨論相才而後及相度輔臣而外首急銓臣次急意臣幸加之意又言年來賢奸倒置各執已見不肯去及以歸平如張差一案主風顛者雖仰成慈孝之深衷主挺擊者未始非保愛東宮之至意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吐半吞之詞觸怒幽囚今既追錄而保發東宮之上之案無望贈卹至今蒙蔽城外遺骨不能還鄉不平者一紅丸一案主弑逆者固屬偏見然先帝已當委頓豈臣子嘗試之日崔文升李可灼不

加顯戮足矣乃優旨放歸洋洋盡歸於疾惡防奸孫慎行尚推戴啓事而么麼可灼先登勅冊與廢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心不平者二移宮一案楊左一時激烈或過然擁護先帝未始非杜漸防微之意今必欲以爲濫罪幸遘有擊璫二十四大罪之疏不能抹其除奸大功耳果如諸臣之偏見且與王案孫慎行一同沉抑矣不平者三封疆爲重失事者罪無所逃矣乃熊廷弼泉斬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擅離汎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虛

且○以○化○貞○登○薦○願○何○以○服○廷○弼○之○心○又○何○以○嚴○邊○臣○
失○事○之○禁○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究○
無○人○敢○訟○言○之○者○此○公○道○所○以○至○今○未○白○也○不○平○者○
四○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其○有○無○然○其○意○無○
非○羽○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非○如○崔○呈○秀○黨○附○忠○
賢○為○不○軌○之○謀○也○今○乃○動○以○楊○王○崔○魏○為○對○案○不○平○
者○五○造○意○王○謀○之○魏○廣○徵○固○寵○建○胤○之○顧○秉○謙○死○不○
保○尸○生○不○使○奪○竊○恩○綸○而○誇○世○權○富○貴○以○樂○餘○年○
不○平○者○六○同○為○首○被○慘○殺○之○忠○臣○乃○楊○左○魏○先○後○選○
卹○六○臣○何○以○偏○遇○其○半○同○為○建○祠○奪○情○之○通○議○乃○李○
養○德○潘○汝○禎○等○同○罹○削○奪○而○朱○童○蒙○何○以○獨○寬○橫○殺○
削○奪○之○盧○化○繁○李○若○星○等○尚○懸○其○浮○沉○而○神○祖○朝○顯○
被○參○處○之○湯○贊○尹○反○為○之○推○轂○王○紀○宜○誼○而○不○謫○方○
從○哲○有○何○功○德○而○亟○與○之○謫○此○皆○屬○未○平○者○也○又○申○
雪○楊○魏○周○三○君○子○云○特○表○忠○中○之○忠○清○中○之○清○苦○中○
之○苦○畧○言○楊○漣○之○初○任○臣○卿○常○熱○也○鐵○面○冰○稜○吏○胥○
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卽○嬰○兒○婦○女○咸○得○自○盡○其○情○
被○逮○之○日○自○湖○南○至○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

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比○入○都○門○小○民○有○嘆○息○楊○
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於○此○詰○朝○而○嘆○息○之○人○已○斃○
命○於○嚴○衛○誰○敢○私○語○稱○其○冤○枉○連○死○於○薄○者○遲○四○日○
方○始○奏○聞○比○領○屍○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連○於○脛○者○
絲○毫○耳○迨○下○令○追○贖○傾○軋○數○椽○所○值○幾○何○老○母○棲○於○
城○樓○諸○孫○乞○食○以○養○地○方○官○因○欽○限○迫○無○可○奈○何○
知○府○李○行○志○手○書○蒙○疏○知○縣○夏○之○令○設○禮○四○門○進○近○
四○民○爭○來○投○助○應○山○非○富○饒○之○地○惟○正○之○供○猶○自○難○
完○而○爭○為○連○輸○則○萬○民○之○痛○心○刺○骨○誠○何○如○也○天○中○
為○孝○廉○幾○及○十○年○足○跡○不○一○至○鄧○縣○之○門○設○館○棚○
欣○然○自○足○由○成○進○士○以○至○諫○垣○猶○賃○屋○以○居○無○一○椽○
一○瓦○邑○中○縉○紳○凜○然○畏○如○嚴○師○而○獨○於○閭○里○小○民○休○
戚○相○關○事○事○為○民○造○福○被○逮○之○日○微○臣○與○南○京○某○主○
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黃○童○白○髮○無○不○皆○然○又○
覽○追○贈○之○疏○見○里○民○代○完○銀○若○干○士○大○夫○代○完○銀○若○
千○當○逆○煽○燼○天○耳○目○佈○滿○之○目○使○大○中○不○真○賢○豈○能○
感○名○士○民○代○為○完○贖○此○時○有○司○豈○敢○捏○詞○入○告○大○中○
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潛○然○淚○下○大○中○顏○色○

不變反慰櫻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百金託詞臣卹却轉致大中堅不肯受曰譬如娶婦孀居數十年垂死偶動一念便屬失節贊華而皖不敢易也嗚呼櫻固賢者大中尤不易矣至在鎮撫受酷刑未死獄中以藁薦捲其肢體倒豎於地如是三日啟而視之大中目睛尚微神死後逆奄猶令獄卒毀其屍故大中骸骨竟不得完全入殮長子學伊扶柩歸里號慟殞命于孝臣忠萃於一門矣顧昌賦性清嚴疾惡如仇及爲吏部請告歸里止

後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徹忠之至純苦之至極三臣尤覺振衣千仞揚連已蒙隆慶祭而二臣未流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比伏祈一體施恩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臣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典其後二臣並邀特謚皆式相疏有以發之也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再言附瑞者宜有區分請盡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帝亦採納式相侃侃建白多當帝意然擢擊權貴無所瞻徇大臣胥畏其口班行倚以爲重焉詔會推關臣禮部侍郎錢謙益欲預而同官周延儒方以言事蒙眷汪應龍兩人並推則必見齟齬沮之式相乃其同里又門人也亟言於當事置延儒不推而列謙益第二疏入帝見所推無延儒名且疑諸臣有私心不悅溫體仁夙與東林爲難謙益爲東林翹楚尤其所忌又前以爭枚卜仇不解遂發其隱謙益奪官閒住式相坐貶謫五年又以薦胡平表徇私再貶二秩遂廢於家十年常熟奸民張漢儒大猾也有夙怨於式相并及謙益值閭訟後溫錢互相齟

衛漢儒迎其機合同邑不逞子陳履謙王藩告錢居
鄉不法事併及式耜體仁票嚴旨逮問謙益故作太
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安門下不平其事從東廠盡
發三人奸狀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枷死長安右
門外迨兩人就獄體仁已去位得少解謙益坐削籍
而式耜得贖徒甲申八月金陵起應天府丞十二月
擢食部代方震儒巡撫廣西乙酉南抵梧州聞南京
變靖江王亨嘉僭號遣使來召式耜不應亨嘉提兵
親至梧州却之登舟竟返桂林幽之邸第而亨嘉爲
廣督可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耜令復佐式耜通
叛將陳國威中軍焦璉共執亨嘉閩中召式耜加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式耜不赴退居廣東明年九月汀
州又變乃同廣督丁魁楚立桂藩改元永曆晉閣學
時草昧經綸軍需甲仗皆取辦於式耜孤身締造拮
据萬狀未幾粵東又立唐藩第聿鐸改元紹武強敵
在前兩粵不能同心捍禦而先同室鬩狠自樹之敵
勢益不支及紹武自縊式耜率兵返峽口以遏要衝
而北奄王坤者最狡惡崇禎初用事至八年已發寃

淨軍於更敵房打更入威快之今復從閩中來乘同
禮筆尋永曆以內批進退百官式耜言糾封基勅不
可爲訓吏科劉森勳坤帝怒逐之御史董琳勸總憲
周光夏越序題差得旨杖琳皆以式耜救得免丁亥
三月定都桂林時湖廣武岡及長衝寶永尚未破王
坤又勸帝禮楚式耜言三年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
踴躍楚不可遂往粵不可輕棄不聽留式耜守桂林
已而平樂破桂林被圍城中震恐適總兵焦璉自全
州來迎得桂人心式耜素以國士遇之故得建死力
城獲全終保桂功封臨桂伯式耜辭不受璉爭勢
日促永曆乃移德慶抵梧州下給事中丁時鑾金堡
等於獄令錦衣拷訊式耜在桂林七疏爭之不能得
貽書司禮夏國祥曰上乃有此過舉殊非老臣爲祖
宗權戴之初意於是程源吳貞毓等譁然謂式耜謀
廢立矣既聞何總督騰蛟被獲於湘潭哭之慟曰君
去矣安所督吾吾惟舉吾留守而已庚寅
大兵薄全州破嚴聞諸軍潰散總兵戚良勳操四騎
至邀式耜退出爲後圖式耜曰我去不過多活數日

人誰無死但須死得明白耳揮之去總督張同敞式
相門下生也號別山曾祖居正殺後明神宗籍其產
削諸子官階長子敬脩由進士官禮部主事以追贖
迨自經於獄崇禎念居正能尊主庇民抑豪強課名
實有功於國而楚紳羅喻義等羣又頌其冤乃優詔
卹錄授同敞中書舍人復其祖敬修原職同敞負文
武才援筆數千言立就夙敦志節崇禎十五年奉勅
慰問湖廣諸王府因調兵雲南未復命南京相繼失
守走謁閩中再使湖南聞汀州變往依何騰蛟向執
二續表忠臣
贊於式相薦擢兵部在侍郎兼侍讀學士總督諸路
軍務同敞知兵饒膽略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
戰敗而奔獨能殿後爲軍中所倚毗迨嚴關破諸將
盡出走同敞自全州奔回聞桂林城內虛無人止留
守式相在同敞至隔岸倉卒無從覓舟楫泅水過江
直入語式相曰事急矣將若何式相曰封疆之臣知
有封疆今既失之身將焉往子無城守責可留此身
以圖興復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顧不許同
敞共死乎君恩師義無所逃也呼酒痛飲回顧左右

惟一老兵不去式相命名中軍徐高以勅書印劍付
之令繼行在張燈相向至天明有數騎挾弓矢將執
二人去式相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不須執我偕行
見孔帥諭令剃髮不可曰髮短命長我不爲也與張
南冠而囚賦詩倡和一日大帥親來說降同敞厲聲
噴其面而每一聲式相從旁拊手擊一節大帥怒令
槌同敞頰至爛式相神色自若十一月十七日復勸
降終不屈縛至城北隅見一磐石曰吾生平愛佳山
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張俱就義張
既刑屍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觀者駭異粵中謚式
相文忠同敞忠節金給諫璽已披緝上書定南王曰
故督師大學士瞿式相總督學士張同敞兩人者皆
已就義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
士殺之而後成名二公豈有遺憾於王者然聞遺骸
尚暴心竊惑之古來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
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歷代以來如出一轍此正王
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
恤張公無嗣益在哀矜並當付託親知歸骨故里則

仁義之譽王且垂於無窮如其不然亦許山僧領屍
隨緣榮華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
盜賊寇仇必殲其家很籍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於
是吳江義士楊父爲其衣冠視殮同瘞桂林北門之
南後各歸葬故里時庚寅季冬也式相遣有浩氣吟
行於世同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暉投水死平
樂故守將鎮西將軍朱冕如自剄旻如臨桂人起家
武科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庚辰進士釋號落籍竟借
筆封終其身

之若慨也倍嘗廢其之禍歷所目睹猶任其提
公諸滅其痛切處令人感憤悲歌相終始耶諸
淚交下故備錄之不厭其詳若別山之慷慨捐生
足以報懷宗而不愧其祖矣
附記 禮部侍郎羅翰義等言前張居正作相之
日其姑資理德訓進帝聖等國其調護聖躬則請
朝賀訓其明習政則請議進覽文書閣臣
在西廡房祇飲其恭飭大典則進郊祀新舊圖其
儲載皇儲則讀承天大志永樂大典修世廟穆廟
實錄大明會典書成獨不受賞其慎重代官則請
嚴成弘故事詞尚體要其裁抑恩澤則請緩三成
臣封爵及假世襲其教崇倫德則請修武英殿
學臣修軫學政載入勅書其綜核吏治則請奏
罷力洗更調太頌還轉太速資格太拘發舉失

諸樊造文武官屏風張於便殿以便省覽照映其
作率省成則疏陳責成以振玩愒其院防變運則
請開關加河衛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四萬兩其奏
各關興計八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兩其奏
將則使總兵戚繼光俞大猷劉顯各盡所長殲
忠顯其申嚴武備則區畫禁兵入衛兵斬兵補兵
志願軍山東楚蜀兩廣復兵苗兵民兵水兵番兵
機宜仍清息班軍輪作其刑盜安民凡地方失事
責成兵備有司衛所官申詳捕賊仍嚴巡撫以下
應監之罪其節用所官申詳捕賊仍嚴巡撫以下
成法清糧必限二月過淮清吏天下土田影射之
獎至萬曆二年太倉米已積至一千三百萬其明
罰勅法則請申明律例禁有司驚獄其振振風紀
則嚴禁杖私執法嚴持任事之民如饒商鵬海瑞
王崇古等其軫恤輿議即皇親亦禁乘傳其裕國
惠民則萬曆四年兩清折漕糧及本色雜料
四百餘萬石賑貸賑濟等部凡七歲漕糧共七十
餘萬石賑貸賑濟等部凡七歲漕糧共七十
萬此皆居正之功在社稷生民者至若總督嚴正
會款億答獲士遠也失若兩廣則授策總督嚴正
茂祿巨魁藍一清等圍寇林道乾等若四川則舉
會省吾爲巡撫保劉顯蘇林立功擢委署九條等
寨俘阿大阿二拓地四百里皆宣批告廟而還賞
不居此皆居正之功若邊疆者又考其同時與
諸大臣書曰居正受付託之重詎當以死報國時
遠雖避慈心有不忍又曰居正忠家殉國遂恤其
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又曰居正忠家殉國遂恤其
他難堪辦滿前東銀糧體不艱也夫殉國豈恤其
立若得失殺榮賜顯而不被天下事無可爲者此
又居正生前願破家負勞以殉之下身後奇禍尤
所以居正生前願破家負勞以殉之下身後奇禍尤
成官生繫木猶給其時如遼東二提寶錄諸書
歷一品三年考滿與夫廣東羅勞之提四川九條
之捷鎮西之大捷及日滿叙勞大婚禮成皆辭
不受實歷一品十五年升四考應承恩廕僅尚寶
中書一二人復被削奪一廢未沾少聖明所軫念

也得旨舊職張居正相皇祖十年有承勢德力振
紀綱有功可紀後以奪情蒙議過不掩功委當重
師所請贈諡該司酌議部覆奉旨給還二廕升應
得諡命原歷尚寶司丞降授中書舍人其後崇禎
十五年二月居正承慶會孫中書舍人張同敞為
故相敬脩陳情部復敬脩比居正諸子實多一死
跡其維經倉獄尉後懸書言善鳴哀皇祖亦傷其
張斯今宜復敬脩原官以風孝義使人知國家不
負任事之臣縶身故蒙詔而論定之日猶被容光
之照所風屬匪淺也得旨允行

續表忠記

孝之八

五

張合傳

職方王公傳 附陸宇燦陸宇燦

以諸生報養士之恩至殺身而不悔以儒者負俠客
之概至身歿而始彰是其人皆可傳也諸生者王職
方翊宇完勲號篤菴浙江慈谿人隸籍邑庠生平懷
慨好義籍籍子矜間紹興授職方主事丙戌錢江不
守感憤無聊招集義旅與滄洲遙相策應而義旅皆
起田間素不習行陣聞金華聲輒股栗又步騎之勢
懸絕雖鼓以大義終成噬臂敗卵被獲見兵使者席
地北面坐抗詞不屈而死有致命詞云談笑且從容
今朝得死所一腔忠憤血飛灑若紅雨辛卯七月廿
六日也先一夕忽有大星光芒四射如月墜於海聲
沸如雷久之乃息人咸駭異次早以被獲報矣首懸
西門城闕鄣諸生陸宇燦字周明大理卿陸公世科
中子姓好結納少與錢員外肅樂讀書友善員外在
江上周明實左右之及監國航海周明恒為內主複
壁柳車過賓雜選產中落時經城闕憫職方以義死
思竊其元俾得全軀以葬經畫久之計無所出閱年
餘日將入見有叩首其下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

子何人以漁人對周明曰子必有異倘不吐實將鳴
子於官其入泣曰余毛明山也會事職方於行間今
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故聞明山名聽其言亦流涕
洗刷兩人共計所以收其元者不能決明山曰此非
謀之江子雲不可子雲少時與周明同視席曾爲錢
員外帳下督任俠有智方失勢家居兩人馳往告以
故謀始定時城禁嚴不得擅登會中秋競渡城外遊
人雲擾子雲藏紅笠佩刀從者數人若營將然登城
至懸首所問守卒曰所懸者誰也卒以姓名對佯怒
曰吾怨家也亦有楚曰子視許久隨倚雄傑
驍望守卒既不敢呵之使下又不敢詰爲何許人置
不復問舍之去子雲拔刀擊其懸繩斷頭墜地亟
馳而下周明與明山預立城跌龍舟散噪甚人皆注
目外視無回顧者周明以身蔽明山畏其元而歸當
職方死後家已破碎匿跡他所鄭邑去慈谿遠達
訪之不可得頭竟無所歸因藏諸書室中家人鮮有
知者癸卯周明爲海上降卒所誣械至武林屢獻無
據獄中已病甚比脫械出獄門未及至寓而卒弟宇

燥字春明扶柩歸異時檢敗屨焚書堆伴得一布囊
縛牢固解視之乃人頭也家人咸駭甚幸春明常識
職方於家尚彷彿可辨潛悉諸郊外計藏於家者已
十二年矣春明亦能文明大義丙戌後棄諸生與方
外遊華亭張閣部有堂閨家殉難瀚洲道有幼孫茂
滋渡海來寧波禁於獄偕董司農守諭營救不遺餘
力以家口保出之屬友人范兆芝送歸華亭以延其
祀好義如其兄

盧宜曰余少時曾耳其事竊嘆異之然猶疑信
相參也及讀黃微君宗義墓銘與余所聞皆同其
余觀之非謬何以得奇哉

揚州休園志八卷首一卷

〔清〕鄭慶祜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視堂

自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休園志者歟長齡鄭生昉村既守其先人家園因錄諸先達所爲園記詳載其池臺亭館先後建置之由而並輯遠近士大夫遊覽識會投贈之作及有開先人懿行之文都爲一集以傳之家乘者也園在揚州郭內流水橋東本經始於生高大父水部公侯菴傳子侍御公晦中及孫比部公懋嘉以少孤幾爲有力者所攫幸比部用儒術奮起登仕籍遲久而後復之傳子若溪員外及生之身凡五世又以孤子當室一時強有力者爭虎視將謀襲之賴生能內泉慈訓讀書砥行力鼎新先業園以

易卜目三

圖序

是經百餘年終爲鄭氏物不壞予觀揚州古繁華

地當明季承平日久故家大族多占地爲園亭以自娛樂方其盛時高臺曲沼酒座琴歌意氣雄豪豈不謂子孫萬世之業歲月不淹風流易盡一轉瞬不獨富商巨室僅恃片時氣燄相誇詡者其入其地本不足持久即鄭氏水部同懷諸兄所謂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影園嘉樹諸別業何嘗不著爲故事傳美藝林不數十年亦復聲漸影滅莫可蹤跡則甚矣勦業之難而傳世久近之不可以預必也休園逼近住宅人跡罕到予因爲其家塾師

此葉上圖配補

得日夕園居者兩年復閣重樓金碧炫耀誠不逮近時園亭什一而脩篁古樹如倪迂馬遠之畫筆墨外自有烟雲則正以處於村不材之間不務爲極盛乃其所以不即衰也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生承累業名縉紳後幼孤露鮮兄弟能競競日抱一編間有餘閒唯鼓琴淪茗集朋好三五人以詩相倡和舉揚俗果果少年所爲聲色裘馬博奕蒲飲之好纖芥不以易其心則生所以承先故後者固自有在又豈獨平泉一草一本不敢毀傷爲足竟生之能事云乎哉時乾隆

揚州休園志

圖序

壬辰陽月白岳園昇序

三

此葉上圖配補

有明末年先高王父辭職歸里購朱氏汪氏園於宅後以先世潔潭公由歙郡奉母來揚辛苦成家昌厥後世思所以報者及我

朝定鼎海宇昇平遂合二園而新之顏之曰休園立祠於中祀遷揚歷代之祖遂初志也其後先曾王父高王父後先棄世園遂頹敗賴先王父歸自京邸重加修葺能不失邯鄲故步及王父歿先大人年纔一十有四比及成立而園已就荒乃復重新經理爰有三修休園詩文之刻不幸歲戊午大人見背余時方三齡耳迄今又三十餘載風雨飄

揚州休園志

自序

搖鳥鼠狼籍蓋人跡罕到之地摧敗零落往往而然年來因其舊基畧爲整頓非敢以是爲繩武以是爲肯堂第以園歷百數十年其間士大夫遊讌之作與夫海內名流道經邦上者無不以詩文投贈見於各專稿及名家選本中休園之名歸然比靈光魯殿矣若不急爲保護則先人勦業苦心與名人遊覽盛事將並就消歇有不免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者用敢敬承先人之意修舉廢墜一還池臺舊觀於是復廣加搜羅凡先人懿行外而文章諫草內而孝友節烈及文字筆墨有關係休園

此兼上圖配補

事實者都哀錄成帙釐爲八卷付諸刷氏名曰揚州休園志噫夫園亭之建不還爲耳目娛玩之助其盛衰興廢之不常者多矣斯園也經始於孝思守成於德業自子而孫延及於今歷有五世花木竹石之外別有清芬有久而勿替者也後之人有因讀詩若文而想見其園並想見其人以傳之不朽其在此志也夫乾隆昭陽大荒落歲律仲太簇月江都鄭慶祐自題於北山之念祖堂

揚州休園志

自序

二

此兼上圖配補

揚州休園志總目

卷首

序文二篇

凡例十則

繪圖二幅

世系八條

列景三十二則

目錄八卷

卷一

記七篇

揚州休園志

總目

賦二篇

書後二篇

卷二

壽序十五篇

卷三

序二十二篇

跋二篇

卷四

傳八篇

誄二篇

卷五

墓誌五篇

祭文十四篇

卷六

行狀十一篇

卷七

詩一百一十八首

卷八

詩一百二十八首

揚州休園志

總目

三

凡例

一是園建自先高王父水部公立祠奉遷揚歷代祖蓋孝思之意也故茲刻因園及人因人及大園記之外乃及雜著若傳誄墓誌行狀序文賦跋凡有關於先人事實者一並備載

一是集畧做志書之體繪圖列景於卷首園圖之外復繪祠圖以見園因祠重非徒爲遊玩而設也

一卷首列景祇就園中現在編次其從前所有後經改易如寒碧漱芳軒雲山閣一拂草亭諸額

揚州休園志

凡例

舉不列入

一先王父先大人存日先後經營樓臺亭榭到處相其所宜必類以類遠計三十有二暇日遷宴就景書事嘗記以詩今皆分梓各景之後不揣固陋間缺八景各補短句附錄於後以承先志若曰婉美前人則余豈敢

一卷首世系奉月塘公爲一世祖以深潭公由歙郡奉母遷揚遷家譜之例也至錄文則斷自深潭公始上世遠而無徵矣

一先人名諱統於世系下載以填諱之人其各卷

文後不另書填諱以省繁文

一文集依先人世系先後編次故撰文有前代之人而列於國朝人之後者至詩以重葦三葦四葦分載庶前後次序不致錯綜

一先大人舊刻有三修休園集一冊祇載園記詩章是刻廣爲蒐羅於舊刻既成諸前葦後贈續來之詩及近年名流遊覽譙會之作一並增入葦未蒙見贈者無從采擇倘有佳什仍希遠賜另輯續編是所深望焉

一代經七世年歷二百其間海內名流著述之文

揚州休園志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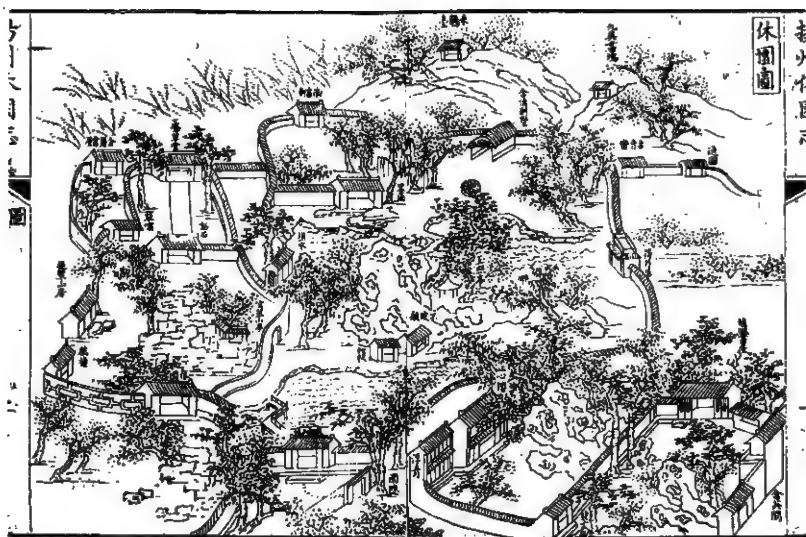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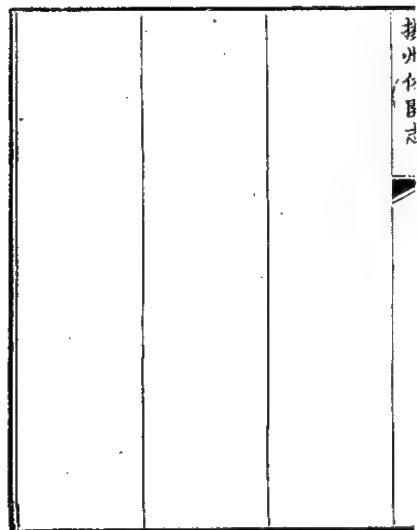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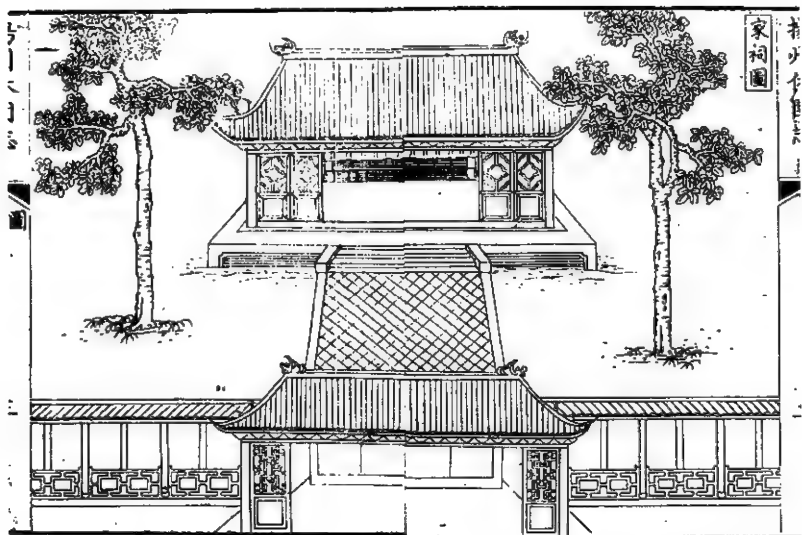
甚當不能全載第有一代之人而文僅一篇者則不敢刪觀者諒之

一歷來壽詩輓詩及題贈寄荅篇章佳者甚多因編帙簡監不彙登祇載休園眺覽譙棠之作至詩餘寥寥無多亦不附載

枋村鄭慶枯識

繪圖





遷揚世系

後學園昇填諱

一世諱良鐸字世鳴號月塘諱天健字宗乾公之

長子母程氏出隱居不仕享年六十有六以曾

孫元化貴誥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娶程氏誥贈一品夫人子三人景濂景洋景

淳淳字敬德

二世諱景濂字惟清號潔潭月塘公之長子由長

齡奉母遷揚隱居不仕享年八十有二以孫元

化貴誥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娶

汪氏誥贈一品夫人子四人國賢之彦之誠之

揚州依圖志

世系

一

晃晃字從周

三世諱之彦字仲雋號東里潔潭公之仲子由揚

州郡庠生改入成均文章德行爲世欽式得年

五十有八以子元化貴誥贈榮祿大夫右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娶張氏誥贈一品夫人子四人

元嗣元敷元化使如嗣字長吉敷字起宗明末

字天玉亦殉

四世諱侯如字士介號侯菴東里公之季子崇禎

已卯副榜工部司務爲建園之祖著有休園省

錄通言集句詩餘等集行世享年六十有四

國朝以子爲光貴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

士崇祀鄉賢娶汪氏 敕封孺人子一人爲光

五世諱爲光字次嚴號晦中侯菴公之子順治丁

酉舉人已亥進士 敕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

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奏疏于上切

中民隱多蒙 旨敕行有疏稿詩文等集行世

得年三十有七崇祀鄉賢娶汪氏繼娶程氏俱

敕贈孺人再繼雷氏以子熙績官中書 敕封

孺人子二人熙績從諫諫字聖臣

六世諱熙績字有常號懋嘉晦中公之長子母元

揚州依圖志

世系

二

配汪氏出康熙戊午舉人 敕授徵仕郎內閣

中書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重葦休園著有

含英閣蕊樓晚香詩詞等集行世得年五十有

六娶許氏 敕封孺人子二人玉珩玉璋璋字

出嗣聖

七世諱玉珩字荆璞號若溪懋嘉公之長子生母

仲氏出貢生國子監典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

三葦休園著有止心樓詩集行世得年四十有

七娶李氏子一人慶祐

八世名慶祐字受天號昉村若溪公之子生母

旌表貞節高氏出貢生候選布政司理問加四級又加頂帶一級四輩休園著有淳青閣詩娶吳氏

揚州衣園志

世系

三

揚州休園志卷首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列景

休園 崑山 徐元文書

聯 崑山 徐元文書 確齋周儀書

高懷李謝嘉公詩谷口傳佳驥依林結園林四
休園 崑山 徐元文書 確齋周儀書

空翠山亭 華亭王本祖書

聯 溪雲初起日沈閣 義門何焯書

依嘉樹登嘉公詩山阿增曲榭壁立似峴巖臺
揚州衣園志 列景

揚州衣園志

早參差物影空
綠樓 沈齊鏡題書

聯 且運請我書 白下王民書

紅光王父懸嘉公詩其懷知升少幽居與轉清幽
迎可憐折腰客 送新晴望久魚情樂機忘鳥解

把翠山房 晉林阮玉銓書

聯 青山綺結心 侯官林信書

琴嘯 秋湖汪濟書

聯 湘水曉波橋下生 孟津王鏗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曉足開烹茗高吟竹林坦
懷志世德靜息銘塵候觀辦樣中面誰雙下
琴揮鉅長清

金鷺書屋 半隱呂潛書

聯 入戶花香來別院松蓮鄭來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蒼桂環書屋斜廊草蔓封金
登香鏡觀玉先影溶浴快觀凌雲雁驚聞泣露
文史足三冬

三峯草堂 遂安方象璠書

聯 為仁由己華亭董其昌書

飛鳥一覽萬烟低頓覺無城小 第二峯詩步
未登其巔歷若神參看視山下培人樓北城市
科末第三峯詩

揚州仁園心 列景

映有山林志

語石 南昌王獻定書

聯 詞泰世傳平子賦白下王民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我愛忘形交傑期與世應
多因性癖情不為名譽曠達惟餘飲謀狂世應
禪寒山一片石對諸生語舉人致求不知故舊言不
詩道士語三生語舉人致求不知故舊言不

樵水 晉林阮玉鉉書

聯 春風雨暗漁書帶草深陽秋德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野鳥歸無輪線有待負來志無
淵漁魚通林空野鳥歸無輪線有待負來志無
獨宜若快源客

墨池 南昌王獻定臨來書

聯 天下聖人來雲門華亭董其昌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水閣新開錦前流來暗暗通
詩墨池遺蹟在香法德南宮先大人若溪公
去已吞 不遠千里來 不遠千里來 不遠千里來

湛華 華亭董其昌書

聯 一簾花影半林竹良常王澍書

衡書軒 雲間沈白書

桂州仁園心 列景

先王父恩嘉公詩開戶開書卷惟解傍几遊
軒何足羨銀羽自堪憐近玩詩凡鳥來鳴幾
詩直須歸隱下 寧年竹千何可一日無他
此間

合清別墅 江都許得齡書

聯 山谷先生來開秋泉汪士鏡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別墅浮杯學問勝管絃情
深哉短調性典聽鳴泉濯光清池出香蒲碧
遠將為然牧侶

定舫 志菴周漁書

聯 靜江印媒流水間雲閣陳繼儒書

處姑諷詩似射野無風波自來六

來鴻臺 畏菴張元貞書

聯 日清風雨開晉昌唐寅書

九英書 沈大入詩為稻梁謀朝朝自來去

聯 花開時不去半窗月影梅壺查士標書

古香齋 德清徐元正書

聯 臨池書於自昔錦經留帶草白下王民書

揚州休園志

列景

四

聯 穿池鼻石開從師空試經綸梅壺查士標書

何知休心自遠 種桑麻白日聽歌鳥清宵曉鼓

得月居 洛村楊瑄書

聯 北庭宜清雲客彭壠書

花嶼 雲客彭壠書

聯 寒來連柳市烟客王時敏書

雲徑繞花源 白下王民書

聯 池畔花深柳宿遷徐用錫書

先王父恩嘉公詩散步尋幽徑紅橋巨水猶愛

玉照亭 白下王民書

聯 柳絮吹花落金壇蔣衡書

揚州休園志 列景 五

不波航 吳趨陳言詩書

聯 老樹幽鳥當窗語華亭沈全書

枕流 竹香李無書

聯 清風流水花徑長洲文震孟書

城市山林 寺山劉都書

聯 雲開石門臣虎鄒之麟書

慶祐補詩四達千樹園天兀數
幸峻城中有山林到來客方信
園隱亦步吳迴書

聯守愚不覺世途
無事始知春日長臨河程兆熊書

慶祐補詩大隱在朝市小隱居
林藪隱跡城中國即此亦可守

浮青侯官林信書

聯前國後國從容師聖之間
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
烟起知有江南山隱雲烟裏

止心樓波齋錢規書

聯暨往行之得失
悟前賢之是非天都汪廣敏書

旦先大人若溪公詩乍晴月先後微明
華止晴窗開獨兒無藤樂清露

揚州休園志

列景

云

耽佳景張元貞書

聯置群高風代生俊逸
慶祐補詩把卷偶靜坐新詩自
吟出佳處定誰傾斜月在吾室

碧竹吳卷張元貞書

聯靜檢軒義
慶祐補詩班馬香潛菴湯斌書

植槐書屋
慶祐補詩小築傍溪屋除森覆
為木梧桐滿不測自可居無竹

聯得閒多事外
波齋錢觀書

先大人若溪公詩高槐大十圍是名
為玉樹間以定與蘭時復得佳趣

舍英閣白下王民吉

聯頻羣言之遊夜
華亭董其昌書
慶祐補詩地靈自鍾秀不指草
木華春風陵高原生處良復佳

揚州休園志

列景

七

揚州休園志卷一目錄

文

休園記

計東

重葺休園記

方象瑛

重葺休園記

吳綺

重葺休園記

許承家

三修休園記

李光地

三修休園記

張雲章

三修休園記

宋和

一休園賦

史樂津

揚州休園志

卷一 目錄

一

三修休園賦

朱驥

書三修休園記後

吳瑛

書休園圖後

鄭朱

揚州休園志卷一

文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休園記

計東 前草

同年鄭侍御尊公士介先生筮仕冬曹年未衰即以恬退解職歸田里卜築于宅之西名之曰休園索記於東或謂東曰昔孫昉自稱四休居士有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兩滿進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之語園之名蓋有取乎是東聞而歎曰休之字義有二曰止曰美美莫大于知止先生守正不回急流勇退之意見於斯矣雖然猶有欲休之見老存也飽即休將不能不休乎饑即休將不饑不休乎過與老亦若是焉若得休而後可休不得則時當休而不休甚且勞苦逐逐而不休休之義當不盡是求竊疑之再讀先生休園省錄載蘇子瞻語曰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末末思何時得至忽然悟曰即此間有何不可止者由是如脫鉤之魚無不解脫予瞻一休捷於孫昉四休多矣先生既錄其言則於休之義必更進是可傳也因書此爲之記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一

重修休園記

方象瑛 潤仁

休園在江都流水橋前水部士介鄭公之別業而其孫懋嘉孝廉讀書處也水部當明季時與兄長吉起宗贊可三先生文章聲氣重於東南各爲園亭以奉母長吉公有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王氏園趙宗公有影園贊可公有嘉樹園士介公年最幼閉戶讀書獨無所營後以司空解組歸始買朱氏址以娛老因名曰休園子侍御晦中公繼之園乃益盛兩公相繼歿懋嘉孤幼幾爲強有力所奪者數矣懋嘉心傷之英年攻苦焚膏繼晷一出而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二

捷北闌始復前人之舊而增修之其中曰語石堂曰漱芳軒曰雲山閣其右曰蒨栖曰花嶼其左有山山腰有曲亭顏曰空翠山亭其後培植小山叢桂森列顏曰金鵝書屋後脩竹萬竿有軒曰琴嘯由琴嘯而左經竹林長廊數十間曲折環繞曰衛書軒軒傍有塘塘植芙蓉數畝開時清香襲人衣袂顏曰含清別墅墅傍有臺名曰得月居中則爲墨池閣閣前壘石爲峯下爲池架以石橋峯之前後皆有亭榭曰玉照曰不波航曰枕流曰九英書塢結構蕭爽極園林之勝特以地經內宅遊人

多不得至余以一日之雅登臨而徧歷焉大約園之景臺沼而外有古樹有修竹有高柳長梧而石山爲於石勢突兀起伏不一約其大者有三峯焉登其最爲之巔望之維揚兩城歷歷鱗次江南諸山縹緲烟霧間余名之曰第一峯不異登吳山左江右湖烟火萬家也園之時宜春宜秋宜夏而余以仲冬至積雪滿天寒鴉叫樹時聞竹中鶯啾聲寂絕似非人境余賦近體二章并留題三峯草堂兩截句懋嘉復請余爲記夫江都繁麗之區故多園亭然自隋煬以來所謂螢苑迷樓竹西歌吹園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三

已不可蹤跡矣即如趙宗先生影園稱極盛當時黃牡丹盛開集四方知名士譙飲賦詩棠蔭盈寸絨封屬虞山錢宗伯論次以南海黎美周爲第一至酬以金危抑何盛也轉眄五十年間園林易生臺榭荒蕪近且不知其處而水部休園獨巋然於兵戈患難之餘豈非園之盛衰固賴乎其人歟懋嘉既登賢書文名卓絕江左槐廳柏府直君家故物耳何足爲懋嘉重繼自今益務栽培使堂構之貽子孫世守之永于勿替是則懋嘉繼承之大而亦兩公所陰持而默相之者也如以耳目之玩

丹雘增飾爲不墜先澤猶其小焉者已余之語懋
嘉者如此遂書之以爲記

揚州休園志

卷一記

四

重葺休園記

吳綺園

休園者余年伯鄭士介先生所營之菴也先生
雅慕仲連尚懷元亮官原水部不妨例作詩人論
袁山栖遂自稱爲處士開蔣家之三徑未出城中
得晏子之一區正當屋後迎門種柳幾年手植春
風繞合栽梅竟底頭蒙香雪樓中晴翠從江上以
飛來杖底寒泉向階前而流出余以潘楊之睦曾
見圍棋復綠孔李之交頻來問字會心非遠何殊
濠濮之間適意爲多不知晉魏以後俄而謬嬰世
網久玷塵纓鄙人既涉海而恒憂先生遂凌雲而

揚州休園志

卷一記

五

獨笑十年荏苒已作鳩巢五畝荒涼幾同馬廐慨
琴亡乎兩世痛筌折以數椽而文孫懋嘉幸新遺
構濟川識字重開六鶴之堂濠水支更別築五魚
之堰既儲花而待酒亦疊石以移雲甘菊成田有
金英之的芙蓉被沼列錦帳以重重於是近眺
唐昌若見玉勾之洞遠瞻隋苑如臨綺岫之宮月
有二分還能入室波涵九曲擬欲流觴則可以坐
擁書城閒披詩卷舞王郎之如意意氣殊豪惡晉
代之隱囊風流自賞園名衆樂披襟而時遇求羊
館號忘憂授簡而頻分枝馬樵山漁水類盤谷之

幽蹊修竹茂林兼蘭亭之勝樂於以休也洵不樂
乎而況賦擬廣平吟同茂叔方澄懷以攬勝將踵
事而增華也哉夫賦必有褒美難爲繼玉山既廢
不聞復有玉山金谷云荒豈得更爲金谷而慙嘉
心傷留硯意在肯堂見曲水之烟雲咸爲念祖愛
平泉之樹石不以與人匪直美乎遊觀實有當於
仁孝矣是由停車之暇遂爲濡筆而書俾後之君
子有所觀感也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六

重葺休園記

許承家

詞六

明崇禎末天下習於晏安士大夫爭馳騁好遊雖
宇內有寇賊之警若無足當其顧慮者於是家居
則謀金眺遊息之所園亭往往而盛而揚州尤昔
所稱佳麗地瓊花竹西水蘭諸蹟流風猶有存者
當是時鄭氏爲揚州最著姓蓋余母家也舅氏兄
第四人皆以詞章意氣傾海內車馬過者甚衆乃
各爲園以待客大舅氏待詒公則有五畝之宅二
畝之間及故國戚王氏園二舅氏職方公則有影
園三舅氏金吾公有嘉樹園惟四舅氏水部公年
齒尚少未有創造而鄭氏之園已甲於揚郡一時
公卿大夫士及縉紳來遊者莫不題咏壁上時黃
牡丹盛開嘗聚四方名人爲歌詩而廣米黎美周
詩爲虞山錢宗伯極賞旌以杯竿即影園故事也
乃未幾高傑兵亂揚州影園雕牆畫閣一刻廢爲
荒墟而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王氏園次第俱廢
惟嘉樹園尚在然亦頽敗不可收拾蓋園之不常
有如此入 本朝四舅氏始有休園之建園故朱
氏舊址舅氏重構新之有語石堂有空翠山亭有
微芳軒有一排草亭有墨池有樵水寒碧諸亭樹

而沿宋人舊名又有雲山閣其中竹石花木之類不可勝數登閣而眺近可收蒼蘆瓊花之勝而遠則江南之山色在焉蓋是時舅氏既謝官歸里日坐園中校史籍閒葺唐宋來名書畫以自娛樂其子晦中侍御時家居又於其中博習一切典制及古今理亂興衰之故于是來休園者皆宇內名人或相聚擊筑歌詩或與籌畫世務以爲普伯氏影園之盛不能過也然侍御不幸早世舅氏亦後數年遂卒一時强有力者且幾欲奪此園時侍御子懋嘉纔十餘歲綢繆拮据於陰雨搶攘之間始得

揚州休園志

卷一

九

三修休園記
李光地 序
維揚東南都會也地居形勝俗尚風華自唐宋及今士大夫之家於是者往往有園林歌舞之適然俯仰閒輒有室是人非之歎獨鄭君荆璞守其曾大父水部公大父侍御公及其父比部公之舊廬且能廓而新之雖其先世堂構之遺然亦鄭君之能賢有以承先人之志也君以余典比部公有縞紵交不遠千里謁余京邸屬再爲之記因憶曩與比部公會都中觴咏日夕爲余述其園中堂序池館之曲折巖壑樹石之逶幽與夫鼎彝書畫之奇

揚州休園志

卷一

九

古名人勝流之翕集春花香而秋月潔歌喉咽而絲管闌令人遐思不自禁既而出甫草計公渭仁方公蘭次吳公未菴許公所爲記然後知鄭氏三世之心力寄於是園初之難守之亦復不易也蓋鄭之先自新安徙維揚一時羣從科名接武皆以詞章意氣傾海內自前明時其園林甲第已甲江左逮兵燹之後而鄭氏之園燬及本朝定鼎木部公守止足之分未老懸卒爰有休園之葺追躡前人其子復起家名進士爲御史丰采著朝端惜未返休園而遽歿迨比部公復加修葺而又即世

乃今荆璞起推年奉其兩世孤嫠之親以保守其

先業不墜其詩書之緒噫亦難矣昔歐陽公記海

陵許氏南園稱其孝弟著於三世謂其園之草木

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

而栖不擇子而哺也而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

言園圃之興廢關乎洛陽之盛衰今鄭氏之園其

初於前者既如此而繼承於後者又如彼視歐公

所稱南園不啻過之他日有記維揚名園者吾知

其必以休園爲稱首且將推本於今之氏下席豐

亨慶豫大以江左第宅園林易人如傳舍者而士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十

大夫皆得述傳而世享之豈非承平之盛事哉然則余爲斯記固非第記鄭氏一園之盛而已也

三修休園記

張雲章

揚州天下之衝四方商賈之所輻湊而居以及仕

宦者既衆則爭治爲園林臺沼亭館之勝以自娛

而娛其賓然而盛衰倏忽聚散無常數經其地者

往往感慨係之矣求其世有顯人爲士大夫之指

稱而不替者莫如鄭氏而鄭氏之園構於曩時歷

久而彌新者莫如今候選員外郎名玉珩字荆璞

之休園休園之建始於荆璞之曾大父水部士介

公繼之以侍御晦中公比部懋嘉公以迄於今蓋

四世矣初水部上有三兄人構一園而職方趙宗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士

公之影園尤有名於時方其園中黃牡丹盛開集

數郡之名人賦詩賞之彙爲大編頗定甲乙又絨

寄牧齋錢宗伯推一人擅場成以番禺黎君姜周

之作爲莫尚焉職方復爲之開樽製二黃金罍以

酌之酌罷舉以贈之一時目爲牡丹狀元其事頗

與宋吳月泉之賞羅公福元饒介之賞張仲簡相

類而加盛至今人猶艷稱之然而影園之名最著

最先毀他如浦城令天玉公之忠義其嘉樹園僅

有存者已不及休園什之二三矣以是觀之物之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者理固如是乃其不廢不

殺而得數之久者必有以致之而然也鄭氏自水部以休名園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所以戒子孫者可知矣人之情至於富極貴溢而猶不知止至不自檢束以干天地神鬼之怒奈何其不及身而止也耶休之爲名止息之義也其所以能止息者知足之故也知足則常留之餘以貽其後之人有持盈戒滿之心是即易之謙道也蓋天地人以及鬼神之道莫不以盈爲病以謙爲福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推水部之意仕且不欲顯而況其他乎余嘗識比部君猶謙謙不欲尚人荆璞年

揚州仁園志

卷一 記

十三

甚少藉木冠之華胄絕無執袴帶履之習與余遇於京師欲然不足而執禮甚恭余以是知荆璞能守其家法而傳之未有父也夫人歷四世家越百年亦已難矣而況又久其傳而未艾者耶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久惟德者所以持盈成滿而恒居其位有其戚者也鄭氏自新安遷於揚至水部始顯今且七世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荆璞其勉之哉荆璞持其園之文成帙而更求言於子子弟於諸公之未及言者言之以見其所以長保此園林臺洛亭館之勝者良有以也若其登臨覽

觀之樂記之者詳矣又何待於余言

揚州仁園志

卷一 記

十三

三修休園記

宋 和 介三

園曰休地曰揚州流水橋氏曰鄭揚爲南北之交
人文舟車之所必由也鄭氏世爲文盟主凡名流
之著者莫不來集於斯園自鄭氏之有此園歷四
世故其林木皆歲寒而不凋石路踏莓苔而日厚
亦名園之最古者也此園爲朱氏舊址自今主人
之曾大父水部公有而更新之名之曰休寬五十
畝南向在所居後間一街乃爲閣道遙屬于園東
偏雖遊者亦不知越市以過也閣道盡而下行如
坂板盡而徑徑盡而門門而東行有堂南向者語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古

石也堂處西偏而其勝多在東偏然是園之所以
勝則在於隨徑窺窺因山行水堂之東有山障絕
伏行其泉于墨池山勢不突起山麓有樓曰空翠
山趾多巖穴即泉源之所行也樓東北則爲墨池
門聯董華亭書屏王孟津書閣右有居曰樵水者
亦墨池之所注也池之水既有伏行復有豁行而
沙渚蒲稗亦澹泊水鄉之趣矣豁之南皆高山大
陵中有峯峻而不絕其頂可十人坐稍下于頂有
亭曰玉照然江南諸山坐亭則不見坐頂則見以
隱于林木也此園一葺于其曾大父水部公再葺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記

十五

于其父比部公三葺于今主人主人字荆璞幼而
孤性而好學雖曰新其園亭亦背其堂構之志也
園既新板與其祖母太夫人遊之而太夫人春秋
高歷三代有其人而園代新之以視夫百年之
樹代謝不一家崇高之臺轉盼爲陳跡或局于城
邑而不能曠然林來安于園陋而不遊藝苑而未
夫人後人之賢何如哉此園雨行則廊晴則徑其
長廊由門曲折而屬半東其極北而東則爲來鶴
臺望遠如出塞而孤此亦如畫法不餘其曠則不
幽不行其疎則不密不見其朴則不文也此園占
地既廣山水斷續由來鶴臺之西而南屋于池北
如舟蘆葦水鳥泊之自是而西又廊行也則爲墨
池之北沃壤而多樹放翁有句云北向開門倒看
松開墨池閣北窗而背視之如此

休園賦

史樂洋 半潭

粵自隋苑香消蕪城雅故無論閭閻雞戲馬之臺蕪
嘶蘭皋之署瘦烟晨斷肥草寒傳彼夫雨爛花村
蕪荒芍圃誰吟東閣之梅莫問竹西之路歎勝蹟
之久湮渺前徽之已暮況乎曠觀百慮寓意四休
豈復櫻情於鵲角繫戀乎菟裘然情殷念祖志切
樂邱是則曲水之雲烟敷陳祖德平泉之樹石貽
厥孫謀者矣爾其日長飄絮春半飛花香凝綺陌
雲暗槐街砌繞播車之嘉畝分竊衣之施孝思維
則此笙歌之白華也至於紅泉春淺粉濃冬渴躡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賦

二六

鵲倚柱垂虹不波在庭多薜荔之草在水有菡萏
之荷孝子不匱此詩人之葉我石則怪同宿瘤
醜類病倭贏政難餘鵠皇煉就斯堂中語石之顏
卽薛家磨石之舊書則厨分甲乙卷別丹黃杜氏
垂裕之寶田惟茲駿烈康成小同之世業厥有墨
莊他如座列古懽嗜成性癖千迴機上之文四角
盟中之奕玉繡血蝕銅經默碧擁腫離奇屈切半
裂此又如苑喬株乃祖之遺硯嗣厥家聲陸機誦
先人之清芬歸休花宅者也由是緬茲庭樹瞻此
園廛家籍百年之宏業學承數世之源淵服食舊

德之名氏耕獲先畝之丙田能不景前脩而撫然
几杖興來軫而情深梧楸也哉乃集園林之勝而
爲之亂曰石壺爲孝山四爲谷數畝芙蕖萬竿脩
竹玉照山亭金鵝書屋慈棲漱芳映花與之軒琴
嘯枕流傍墨池之間得月空翠之鄉含清雲山之
麓倘恍於三峯之草堂逍遙于一拂之螭縮離塵
世之紛紜與天地其相屬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賦

二七

三修休園賦

朱 驥 曼仙

慨廣陵名勝之多湮兮匪獨難臺與玉勾即一邱
一壑之留連兮往往轉瞬而成邱惟谷口之佳構
令園三葺而名休此蓋水部曾孫之振古錄今兮
能以一簣而擴三世之菟裘日捧板輿於花下兮
效令伯以報劉爾乃振衣於落星之岡兮攀蘿於
寶華之頂躡天平以容與兮胸羅太湖三萬六千
之景朝遊于飛來之峯兮暮玩乎三潭之影抑或
驅車於泰岱兮觀日出於扶桑或引睇于金臺兮
面碣石而指太行自弱冠以迄登庸兮久矣乎總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賦

六

攬大塊之文章矧夫淹貫百家兮擅雕龍與繡虎
興醕落筆兮如驪珠之競吐此真胸中之邱壑兮
可與摩詰而上下千古爰庀材以鳩工兮萃風景
于輞川承高槐之夙蔭兮壘巨石以供黑甜構航
佳之邃閣兮蟻五步十步之蜿蜒步凌空而如棧
兮宛下臨不測之深淵陟層坂以趨陸兮紛古木
之糾纏徑曲折以鑿戶兮浥空翠之蘿烟山屹立
以明秀兮橋左連而波連參差榆桐之匝岸兮隱
米家書畫之船于是循迴廊越語石調白鶴倚寒
碧穿千竿之猗猗兮分草亭之半席辟紅輪之纖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賦

七

兮如掌宛列坐兮千人石雜笙歌兮非非想懸銀
鐙兮萬枝幻吳人兮來往既置身于羅浮兮傾巨
羅而幽賞迨月落而參橫兮又何有夢醒之悵快
若夫花飛六出兮碾白玉千枝萬枝兮舞銀鱗呼
童煨梧樹閒清尊藏闌戲刻燭吟望相如而下拜
兮愧校簡以爲文亂曰肉如城兮酒如澠隨時觀
化兮悟生生緒續一拂兮祖武克繩醉歌麟趾兮
侑昨臨

書三修休園記後

吳瑛光若

廣陵三修休園記之作當時賢士大夫所以頌鄭氏之有世德也夫以通門貴冑歌臺舞榭自昔偏饒况復爵埒崔河富驅卓室結構雖閭經營猶易彼一時也交口嘉賞矜艷欲絕豈徒踵事增華俾後世誇耀云爾哉聞諸黃河至廣發源天上太山至高下基平地其所從來遐哉遠矣意鄭之先莫不崇德累仁培植綿長故能延休奕世垂範後昆茲園之歷一脩再脩以至於三也特其仁孝之一端耳其他碩德懿行後先媲美想不盡述余與賢揚州休園志

卷一

書後

三

齊侯選員外郎箸溪先生忝附末交秋寓佳園撫今追昔援筆書此以求是正詩有之曰鑑其祖武於萬斯年誠能繩先人之世德將斯園也百修未艾又何止於三

書休園圖後

鄭來朋集

族父水部公年未衰即解組歸繼諸兄各爲園後而自築休園以娛老亭館臺沼樹石巖壑之勝甲於揚郡諸名園孫曾嘗再葺三葺之歷今百數十年蓋世守五世矣余於戊辰歲渡江曾一遊覽念遽便歸未一觴咏留題受天幼孤時方十三齡塾中出見余熟視摩撫欽歎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辛巳初春買棹歸里門展敬祠墓遍謁諸尊長謙恂恂執禮甚恭出其尊人倩王漢藻所繪園圖十二方裝潢爲大表請余爲作各家書錄諸先達所爲園記于上世保藏之余老且病畏近筆硯嘉其能承志世守先業不墜家聲乃不辭而爲之書復篆額於前至其家科名接武文學詞章代有聞人已詳諸記矣行見受天踵而新之當必有宇內名人爲作四葺休園記余大兒武頌亦能書他日歸來知復請武兒續書於後噫待諸公職方公金吾公諸族父名園或遭兵燹或風雨漂搖皆蕩爲荒墟又不禁興廢盛衰之感也

揚州休園志

卷一

書後

三

揚州休園志卷二目錄

文

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 艾南英

鄭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陳繼儒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王猷定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鼎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劉肇國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鼎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鼎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鼎

揚州休園志 表二目錄

一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許之漸

鄭水部六十壽序 龔鼎孳

鄭節母雷太君五十壽序 張玉書

鄭節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王校

鄭岳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張恕可

鄭中翰四十壽序 許承家

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張學林

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吳煒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沈德潛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沈德潛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官煥文

揚州休園志

表二目錄

二

揚州休園志卷二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文

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 艾南英

戊辰之冬歸舟泊吳門以衡文之役同趙宗璧如聚虎邱者三月予乃別趙宗而渡錢塘時與趙宗訂將以來秋朔吉踐稱觴之約蓋已七月之七夕實趙宗士介母張夫人六十之辰也既而于樓遲湖上孟夏始抵山舍兩僕留中州一留杭一留閩竟無將命維揚者然於湖上有代言以壽太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一

夫人知趙宗士介讀之心識爲予筆也仲秋自山居抵郡城壁如亦至止其地於是壁如以壽言專屬於予而致詞趙宗士介始得遣价修幣布武堂階達百年之祝予因與壁如商所以言以壽太夫人爲謂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經常者經常之理在聖賢爲學問在君相爲治統在吾黨爲文章其於婦德也亦然今言閭內之政不言無非而言其僕不言職臬治絲求桑葛而言聰明才智不言無成代終而言司晨是猶之聖賢以隱怪爲學問君相以刑名爲治統在吾黨以浮誕詭僻爲文章

也經常之理在婦德不過家人日用之常而以之

絕人雖聖賢不能盡予與趙宗士介交最密故知太夫人也亦最詳夫夫人之女於張也甫十齡輒能卻燕芝謝諸女使其歸於鄭東里公也事舅姑極孝謹既而東里公有聲庠序則佐公成學東里公總五世之家政則佐公賢勞東里公多豪長間遊則佐公治酒精問言蓄籌緩急其於經常之理盡矣經常之理如日月之升恒如松柏之貞茂如河嶽之流峙故以爲壽徵也壁如進而請曰是足以壽太夫人矣而不足以盡東里公不足以盡東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二

里公則不足以壽太夫人雖然經常立而後變化生百行備東里公排難解紛如魯仲連而太夫人不有其俠東至公操海王之策策其部伍佐饜使者備廷議而太夫人不有其智東里公急交游重然諾而太夫人不有其信東里公課子弟彬彬爲時聞今而太夫人亦不必有師友義訓爲聲稱然是數者非太夫人之德使東里公無內顧外顧以專志上下之交則東里公無所藉以有成是坤道也無成而代有終壁如曰是足以壽太夫人矣然則稱斯觴也以朋友之母進乎以同年兄弟之母

進乎不以朋友之母進則於貧交未有篤也不以
 年兄弟之母進則於尊榮未有光也然吾特舉三
 爵以觴太夫人太夫人召趙宗士介而問曰爾父
 秉五世之家政無間言今雖食指繁而析箸爲薄
 計爾能使分者如合使宦學者無私亦如昔乎趙
 宗士介悉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夫夫人舉一爵而
 怡怡矣又召趙宗士介而問曰向交游故舊視曩
 時何若卒有緩急以急窮交視曩時何若冠蓋之
 族屢滿戶外其間真偽交視曩時數孰多寡趙宗
 士介又悉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舉再爵也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吾知其忤躍而色動也然吾未交趙宗士介則先
 從其季父從周游從周質行而古心又常因從周
 而想見東里公太夫人三問而及曰爾父終身無
 二色家無歌舞聲伎之奉今叔父之典型尚在爾
 兄弟雖稍恬侈尚能如爾父躬行古道乎趙宗士
 介又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之陶陶而喜飲
 滿浮白未有量也朋友之義卻佞而受直故吾於
 趙宗士介其述稱觴於太夫人之辭也不獨以年
 兄弟之母進而專以朋友之母進焉以爲賢行遠
 備如太夫人者今寡其脩故述朋友之母以勗及

朋友易朋友而述其母則母之德信不可及矣璧
 如唯唯因次第吾言以爲太夫人壽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四

鄭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陳繼儒 仲開

世有方聞之士而無儒豪董元宰曰何謂儒豪余指太陽示之曰月與星有光而無芒故主藏惟卜其夜光芒五色惟太陽則然天去人八萬四千里太陽光芒一一而注射之人物之生氣貫通而乾坤乃得以不毀故卜其畫儒豪亦然有光芒之謂也吾遊于世其間見天下士不少矣而無豪于趙宗父子兄弟趙宗父東里先生歿人也其先遜國時有抗節殉難者遺命不讀書不入仕版自潔潭公卒寓揚子東里公始修其儒術見重于大司馬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五

汪伯玉始娶紹川張公女實惟太君然以儒起家而先世校鹽策稱江淮巨商故公雖未售而以其學授趙宗兄弟後先登賢書其長公長吉季公贊可入國學猶視煮海而趙宗士介則業儒以故趙宗之豪人謂其有父風云往已已張太君六十以東里先生新見背悒然不舉觴其新知舊交皆曰俟太君七十時合酌以效雞棋之祝今已卯七夕則其初度也或援故實獻寶鏡薦金梭樹五色花幡于五綵樓羅設瓜果飲食如上天孫禮以上太君太君曰吾奉古見王教無刑牲召客客有高文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六

大篇走水陸來壽者彙而錄之以爲鄭氏一代之珍妙天廚焉是以趙宗戚有史永巖先生等謀索余言爲祝余乃颺言曰長吉諸兄日來母訓以大其家疏素封可卜母德之儉勤其爲壽神保和持盈守餘可知已至若趙宗之聲詩一部鼓吹也之瞻客數萬甲兵也之擘畫戰守可以解兵戎患難之危之聯絡英雄可以資夾袋推轂之助才名赫然但恐無地可藏名耳昔陶侃聲名太達其母厚歆范遠剪髮到薦以及童僕駟車趙宗則何求人知而煩太夫人爲哉莊侍潔潭子媳僅婢資貧族不假貸而應葬外家不詭擇而具飲噉不咄嗟而辦供帳不沉掃而威難三疏燭再跋說劍論文太君出甘鮮佐之客退爲指其座曰某也賢某也貴某也壽餘則否否海內皆咄咄趙宗有人倫鑑而不知其末之母氏者縣奉遠矣初太君爲少女時不得權于後母雖固有花果未敢擎弄至是影園成太君親之如二十年前夢中事緩步扶杖率諸子遊撫極人生母子之樂獨趙宗猶以一第爲歉陳子曰不聞七夕之郭汾陽乎子儀入銀州仰視空中見一女于東車自天而下子儀拜祝畢女子

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上昇正七夕事項年賦
將勾兵頗類安史趙宗忌甚恨之若有汾陽美至
此陳子曰趙宗亦是子儀一輩人而長吉諸君又
不難爲助餉抒忱之舉南宮彈指克亂濟時圖所
優爲富貴所自有而先以壽考歸之太君不亦可
乎即帝女天孫當亦許可何以故長吉贊可爲月
爲星欲其光芒以深藏爲厚者也趙宗與其弟士
介用其光芒以注射爲豪者也趙宗之豪得東里
先生之大然聞之日浴于虞淵出于扶桑而後光
芒始著是又不得不歸之太君之毓靈矣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七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王猷定 于

已亥冬十一月水部鄭公士介齒登五十其配汪
史人季夏生先公五月如公壽余與公稱親友所
歷天下盛衰及友朋合散凡幾變以迄今日能無
一言初公爲諸生與其仲兄職方公起宗並有名
於時時袁公臨侯以御史出爲揚州副使忤閹人
遠嫌罕有至者公獨偕職方公往侃侃言地方事
於利樊罔不中袁公重之數爲余言余之知公自
袁公始也崇禎十四年袁公治郢以襄事被逮道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八

揚州至者益罕公獨操舟以迎左右見縫騎目攝
公公曰前袁公執公手曰苟不死當相見公歸語
史人夫人曰袁公易懼哉具酒食俾公送之余以
是知相德之賢不以死生禍福怵其中者不獨公
矣十六年天下苦賊余寬江淮間見公慷慨多論
列年方壯也明年春職方公舉進士歸國變隨羅
禍朝廷破格用人詔以六曹之嫻習者授京秩如
國初例當事疏薦公公傷兄不欲仕時東南新立
國門戶角立中原漸成瓦解乙酉黃樹趣左帥東
下興晉陽之甲劫總督袁公當是時阮大鍼督兵

傳江上舉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公獨毅然爭之曰
 安有不明春秋之義如袁公者乎已而袁公抗節
 死燕市人乃服公先是公授工部守鍾阜門築城
 繕甲凡麗譙敵堡蘭石渠荅之屬不旬日而具告
 夫人曰吾官卑不忠罪等今日與城存亡爾去毋
 亂吾方寸夫人曰諾攜其子去宛陵山中暑雨饑
 渴經百罹無愁歎聲噫難矣然則公之不以死生
 禍福怵其中非夫人執贊之歟居數月金陵又變
 大臣競鑽營戀戀不能去公獨辭主者不可固請
 泣血乃許當是時方帥領兵肆掠州郡夫人復攜
 揚州仁國志 卷二 壽序 九

子徙新安既聞公辭官喜相從以歸丁亥余赴袁
 公難自燕及與公握手廣陵俯仰悲歌忽忽十有
 三年而公齒五十則余衰可知矣今秋與公各避
 亂於湖之東西有傳鄭氏子登第且官翰林余聞
 而躍曰此豈水部公之嗣君同其母去宛陵而徙
 新安者耶比及余賃春無廬而公門閭既完且新
 因歎人生盛衰合散雖百年須臾事然自余知公
 以來及見公壯年慷慨論列時天下之變骨肉之
 所存友朋之相見有幾而公與夫人轉徙兵戈中
 若而年迄今春秋方艾見子之榮雖余衰且老流

離患難之餘猶獲從公歌咏以再觀其盛豈非幸
 哉豈非幸哉於是相與酌酒畧陳往事以紀歲時

揚州仁國志

卷二 壽序

十

鄭水部壁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 鼎 壽 序

乙酉予與鄭公同官金陵時楚帥欲興晉陽之師廷臣恐卿貳登陣子與鄭公皆有城關之後來南承平日久凡器若窳甲鈍朽而麗燕而營室而敵堡圯歟壁側皆冬官任也公受事赫赫業業士無缺望貨無闌出而弓人之弓函人之甲匠人之營連不崇朝而咄嗟以辦大司空稱爲江表長城而公口未言勞寧非長者耶中堂洪公來詢事考言甚重之欲刻爲大用而公乞歸甚力洪哂之曰老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七

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藏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子所以去咸無名焉乃公固以請卒子告蓋息流而勇退君子人也今未幾公與夫人並登五秩矣江南諸大夫屬鼎以執筆從事敢不拜命公於歛爲著姓自建文遜國遠祖同表雙忠祖潔潭公始抗讀書應舉之議再傳爲東里贈公竟用此亢宗則公父也公天性孝友生平侃侃多大節博學能文章與梟宗並著儒德已庚閒當寧破格求才詔六曹之淹習者授京秩如國初故典當事首舉公將不次用公泣曰予有老母未敢以身許國也

力辭歸寧以志養不即以仕養自是而居官廉出處慎國爾忘家皆孝也夫雙壽之義何昉予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皆雙義焉自丙戌以來鍵戶就閒四方孝秀秦蜀鬻戶下一以教兒爲事王珪母召兒所遊飲見房杜則曰汝友皆卿相才也其合一旦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人奉大悲教惟謹冥途著感應見數世未識之貽穆而告以疾休休祥異哉劉琨一嘯而台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惟其誠也其合二孔孝子之割目胡節婦之楚粒夫人勸公棹楔旌之萬茂先病子路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七

夫人則誠公曰于我館于我殯黃石齋哀臨候辰展就遠功令所展大人具酒食俾公送之彼僂負羈之妻親觀狐趙山濤之婦甚欽嵇阮有由然矣其合三有是三者而相得益彰非雙壽之徵與次嚴英年登賢書上臨軒四試特擢上等行且讀書中秘明德之後必達洵不誣矣是爲序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劉肇國

廣陵鄭水部士介公暨配汪夫人齒偕五十公之生辰以仲冬而夫人先公五月以季夏生姻族謀爲雙壽乞余侑爵之辭以余與公爲縞紵交而公之仲兄職方超宗公余同門年兄弟也其故以辭余少志四方喜與士大夫交竊謂知交之道升沉禍福存亡盛衰臨其前而不變者古道也東漢之季鉤黨連引一時名賢甘蹈其禍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至上書自言宋景祐間范文正公言事落職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四賢坐貶有不畏宰相出郊飲餞者當是時雖禍福存亡之變臨其前而志不挫不啻父子兄弟憂戚患難之相共其於知交師友何如也世俗道薄視所與遊泛泛然適相值亦有始得甚歡患難危殆之際悠悠途人不復顧問者古今不相及若此其甚也余嘗以此求友于天下求之不得則慨然思古之人既而得吾職方公職方敦篤知交如恐不及海內賓至如歸其未第也公卿以下造門請謁皆訪天下之士職方留心推引吾所謂求之不得者庶幾得之故喜從職方遊欲因職方以

時豪傑之士則又得水部公皆傾蓋握手定交梓白之間公好學能文與職方齊名幼以諸生入南乘安知倪鴻寶周巢軒兩公既以舉貢習六曹冠咸均當事知公才疏薦授冬官屬人皆歎職方之有弟然公敦篤知交無異職方其爲諸生傾心海內正人君子崇禎時黃公石齋袁公臨侯被逮微車所過門生故人閉門示絕及抵廣陵公獨無其友王築大等挈舟迎送慰勞慇懃提騎爲之感動道旁見者咋舌當是時禍患在前不顧也而大人蓋左右之萬茂先應聘入都道病公延館于家茂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古

先卒公家親爲含斂夫人捐服飾佐費蓋公敦篤知交如此比於漢宋之世卽皇甫規之恥不與黨王質之出郊餞送何必多讓而于我子館于我乎殯亦難古人有行之者吾所謂患難存亡臨其前而不變蓋乃於公見之益歎職方之有弟余亦幸得職方尤幸得水部也職方往矣公獨爲正人倚藉而公子孝廉次嚴交天下士與公等今朝廷加意用人三年會試外特開一科孝廉君應詔試禮部行冠南宮躋巍仕正人倚藉公父子未有艾也公太人之壽以是知其無疆矣公善行史

不勝書余獨舉交道之夫以壽公夫人亦公之志也夫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許之漸青

自古一代之興功臣名將不乏而所恃以定大策匡大難奠家國于磐石之固者其人非必有馳驅鞅掌之勞披斬荆棘之烈也非必蒙矢石犯鋒鏑出入戎陣之中者也往往從容帷幄置其身于若潛若見之間出則慷慨激烈趨朝陛恐後而處則高蹈遠引棄萬戶侯若敝屣或耽神仙家言或引其妻子日蒔花藝草以爲樂蓋自漢留侯唐鄭侯以來其風致往往不絕矣吾許與鄭爲世婚媾竊

聞水部鄭士介公不馳逐於朝不役役於野而間與其夫人汪孺人灌小園自適砥行折節有古鹿車風或曰公隱於官者也或曰公以處爲出者也或又曰公棲泉石學草木殆托黃老之術而逃焉者也而余曰不然以彼若潛若見所謂得留侯鄭侯之遺意而用之者非耶鄭自文顯公顯於宋入明居貞道同兩公殉靖難節至今廟祀不絕厥後子孫舍讀而耕百餘年逮東里先生以文章氣節傾動海內元錫趙宗天玉始相繼成名進士是時鄭氏之門朱輪而華轂者不知其幾而士介獨

優游田園著書史以自見已卯以貢舉應詔京師
在朝聞其才將不次擢用公力辭歸公生平恬靜
寡欲不屑屑與世競然多智畧有指畫悉中機要
汪孺人賢且能知公意在清淡而不以家乘一切
涓公凡往來典禮及賓客杯斝米鹽凌謀之類部
署如公意欲出蓋自是公益得放然自適矣甲申
高傑兵圍廣陵急兄趙宗以守城殉公仰天長號
悲憤不自勝即起汪孺人戒行李徒步走數百里
未嘗夜宿入金陵直趨闕下哀泣上書事得白賜
趙宗公卹戮惡黨渠魁三人公既白兄狀在朝疏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七

薦公才詔授冬曹當是時閭賊發難北都士大夫
讀書有幹濟者咸思奮發有爲得一官自效于是
公慷慨奉詔不復讓此與留侯之趨沛鄭侯之奔
赴行在意豈異哉居官一年政聲卓卓著人耳目
然性恬淡會廬政街道題差欲屬公公卒謝去之
大司空有興革必諮之公煤山者寧國之山也時
建議開山以爲國家大利無踰此者公毅然曰無
益徒病民生耳議遂寢其風節類如此無何痛仲
氏忠而被禍卒鬱鬱不樂一旦乞休解組渡長江
入廣陵舊里閉門不出居數年累石營小園種諸

異卉公芒鞋竹杖時偕孺人婆娑清泉翠樾間以
是心通意得于草木之性興里則援簫鼓而歌之
一時見者咸以公與孺人爲至樂而又以服公之
勇退爲有留侯之從赤松鄭侯之學黃老意也今
年公與孺人先後登五臺余叔氏仲容稱公爲內
兄弟而屬余詞以壽於公余故述公之出處未末
類于古人者以爲康爵先而又以見孺人之相助
有成如此若夫公之賑窮周乏表節闡幽以及孺
人推布操作和丸訓子等事則人人能道之而余
不必詳也公有子次巖爲名孝廉秋八月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六

天子重集四方之士試諸南宮次巖且將登著作
之廷而邀 寵詔以獻于其親則公與孺人之自
爲壽者宏矣夫豈獨以年也哉然則泛泛焉侈長
松芝草同陵頌禱之詞以爲壽於公與孺人之前
尤余之所不欲出也

鄭水部六十壽序

龔鼎準 孝升

余聞廣陵有鄭士介先生者博學好書負氣節不與世俯仰者也里居嘗率其同黨迎黃石齋袁臨侯兩先生於被繫時爲冬官則倔強朝臣之側時有建論開寧國煤山者下司空議先生在屬曹獨毅然不可夫袁黃故名臣方其被繫過廣陵城有健騎監于外宦官伺察于內冠蓋屏息不敢通姓字而先生乃率六七諸生請以師弟子禮見浩歌且泣旁若無人而及其阻煤山之議也又當舉朝言利事析秋毫之日宰執大臣皆猶豫持兩可而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元

而陳景畧捫蝨而議者余因奇之曰子官御史數月耳胡言事中機宜如是晦中顧再拜起曰此皆家大人教也余因愈服先生之爲人而歎古人之立身與齊家治國誠無二道也先生扶正氣子素黃諸君子道消之日建清議于鐵刀肆逐之時其節概蓋可觀矣而又勉其子以致于其君斯其身之教於而家與措於而國者爲何如哉今年先生壽六十晦中已不幸早逝世之觴先生者謂使晦中尚在必羅大官之奉以獻子其親而今則否余獨謂不然禮稱人子之孝在貽親令名耳晦中雖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辛

先生獨毅然爭之如此余故慨慕想見其爲人及遊廣陵留數月又悉先生行事凡恤人之貧矜人之節殫羈旅之無家者大畧可紀也雖然以余所聞所傳聞皆已亥以前事已亥先生年五十人之觴先生者既序而傳之矣嗣是先生子晦中成進士讀書中秘越二年改授侍御史當是時余官左都御史與晦中日相見因愈以知先生而晦中甫入臺班輒能爲朝廷任興革事勅法鋤奸與百姓以休息而其上書論田賦聞稅人材陞遷刑獄諸大政前後數萬言之見之謂不異賈生痛哭

往而鄉之夫夫士成舉其善狀請諸學使者而崇祀之今已四年矣夫數百年來有其子崇祀學官且歷四年之久而其親始稱六十者哉斯其令名之貽固已在千百世而非徒太史氏之覃封也矣然則今日者舉康爵以壽先生蓋未有盛於斯者也先生外甥許子念修力臣師六爲予素交孫太學熙績能讀祖若父書即念修之壻而力臣師六又向隨先生于家黃之側者也因馳書走千里乞予言壽先生子固素慕先生之爲人也爰舉其平生而約畧書之以授使者

鄭節母雷太君五十壽序

張玉書

嘗讀張子西銘之言曰富貴福澤所以厚吾生也然天之所以厚之者非概以施之者也其間有生而即得其全自始至終無一之不厚而無幾微之稍有憾焉此全乎天之事而無與乎人之功能者也有生而天未始不欲亟厚之以全而其間或有未即於全者則有待乎其人之功能以曲成之而卒至於無不全而後乃深歎天之所以厚之者其意至深凡所以貞其操著其德展其才大其福者如此其至也凡天之所以待豪傑有爲之人無不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然而於女宗內則者亦若是吾於姻母雷太君見之矣太君產於名族伯父伯顯先生暨尊人仲升先生讀書績學以理學名家聲重江淮間士大夫稱美雷先生至比之濂洛太君自幼濡染家訓舉止不凡及歸我晦翁先生閨閣高門名德作配鍾郝之禮法傳誦一時晦翁披日月之清華由玉堂而晉臺職感激知遇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切縉紳瞻望其風采謂旦夕且鹽梅舟楫覆露宇內乃未登強仕之年遽赴修文之召此不僅通德一門之所繫其亦世道民生之所繫者乎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太君咏柏舟而矢荼藥銜哀飲泣痛不欲生顧自念兩尊人在堂春秋高矣不敢以未亡人稍歎子婦之道凡所以承歡而將順者一如晦翁之存兩尊人幾忘乎其爲無子迨至太翁即世令嗣有常年方弱冠弟聖臣尚未成童一時外侮踵至太君支持門戶遺大投艱至有鬚眉大大所不能任者不憚以一身肩之務使兩嗣君得專精於問學未幾有常高捷北闕聲華茂著今且驥首皇路駁駁通顯太君克襄之力也不寧惟是廣設習俗淳薄加以族大口衆猜怨易生調停閨闈之間輟睦渝批名態其難十倍於禦外侮太君隻影熒熒綜理家政惟是將之以至誠行之以至正以禮自處即以禮處人寧爲其讓毋涉於爭寧守其默毋近於讎蓋其操心最苦慮事爲最周矣人弟見今日德門昌熾屢沐恩榮階下孫枝森然挺秀謂是爲太君福遇之盛而抑知夤夜焦思小心翼翼歷之三十年而始有今日也哉大而後方慨然於天之以富貴福澤厚太君者未始不全而特姑子之以不全此正天之所以玉成其全使其才與德並懋大有造於而家亦可以知天意之篤矣寒舍與

徒門世爲姻亞余第四妹爲太君姪媳太君淑女
爲余五弟韋存之婦余次男思默又爲太君之姪
孫塔故知太君之閭範甚稔今季秋之月爲太君
五十悅辰余能繫京師不獲從諸親友捧觴稱慶
特從遠道緘寄蕪詞有常其以余爲知言否也是
爲序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鄭節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王 拔 藻 撰

歲在闕遠敦牂之九月中濟廣陵鄭母雷太恭人
壽登七十恭人爲侍御晦中先生之德配侍御尊
人水部士介先生與家淵澄二兄爲已卯同年友
而余姻翁章存張君則恭人壻也恭人兩孫荆璞
崑貽將爲其大母介觴徵言都下一時賢士大夫
賦詩甚盛余久給婦節母儀其可無一言稍爵今
有具某壽母之狀者曰名家子嫁於世族之門夫
子爲朝名臣身以夫貴以子貴有孫稱其家兒年
今七十此固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則又有某夫人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語
者蚤喪所天中失子遭家多故年至者而憂勤勿
衰此則人生所值之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
蒙而今迺於恭人一身見之嘗聞天道無親恒予
善人大古今難能不易觀之行宜爲天所眷注而
博觀往牒以及耳目之所睹記反若彼蒼多嫉妬
而折磨之幾疑天之厚待庸人而薄於賢哲不知
凡天所未厭而佑啟者每不恤假子於賢哲以補
其缺陷此固未可責之中智以下也方恭人以名
家子相侍御官京師也侍御方蹇諤有聲迺二十
一歲而稱未亡人天之困恭人者一及代侍御事

水部以孝聞水部公一日在堂詭孤受一日之庇
即恭人尚可施一日之擔無何水部歿而外訖起
天之困恭人者二於是恭人以衿恭之身嘗膽臥
薪日望水部侍御之繼緒有人追長君一登賢書
再官粉署恭人謂可即安何天未悔禍比部一歿
而莫莫孀母遂不得不以撫孤子者轉撫孤孫而
心滋戚矣是天之困恭人者三今夫行百里之道
未嘗不少憩於半途涉長川泛大瀆起濤雪浪飄
檣勞敝之餘亦必予以淺瀨托足何恭人劬勞數
十載命擺在笥名圖在側曾不聞大母之道遠而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孝序

三

內外排擋唯日綱繆未雨豈恭人賦命實勞哉曰
此天之大有意於鄭氏而不得不藉手於恭人也
蓋鄭自潔潭公以來世有隱德故簪纓獨冠邦江
水部一支所積尤厚當侍御抗疏論田賦刑獄諸
大政數萬言中所裨於國計民生何限比部之服
官復能繼之譬如祖父有所種植其息蔭必享於
子孫而剝復絕續之交系條風雨其能不資護惜
之人天既欲昌鄭氏之後護惜之任遂若篤生一
恭人而畀之責恭人即欲同庸婦人之優游豈可
得乎然至竟世澤豐隆北堂無恙板輿彩袖綵繞

孫曾鳩杖盤匝承歡致養人間老福究何嘗不大
集於恭人論者樂恭人今日之樂政不必致疑於
前日之天也抑余尤有進焉周家王業八百詩書
樂陳報難管子有言願君無忘射鈞而子與氏獨
許曾子爲養志寄聲荆璞毘貽君子之孝務真大
者遠者從此侍大母而耄而期願其無忘祖若父
之舊德而繩武光大之是則今日報劉切務真恭
人之心也介壽諸君即以是誦於恭人之前恭人
必以余爲知言而快進一觴乎是爲序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孝序

三

鄭岳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張恕可

歲甲午九月既望岳岳母雷太恭人七十大慶恕可
羈於職守不克躬叩墀前捧觴上壽北望翹企久
之迴憶念年前甲戌太恭人五十初度維時以孝
節受旌各臺兼以內兄懋嘉貴晉封龍章寵錫
余獲隨內兄後拜舞庭階太恭人顧之艷然色喜
又十年甲申太恭人年及耆內兄以選人需次仲
夏赴都余時出守杭州六月中過邦上預祝而行
迄今又追過十年矣十年中唯辛卯秋叨蒙 欽
假往返維揚得瞻色笑倥偬別去又已三年今者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七

慶屆古稱壽域宏開斑斕繞膝賓從盈階笙歌競
奏衣冠文物極盛一時人莫不嘖歎太恭人得天
之厚膺福之隆而不知太恭人五十年來食荼茹
藥敢憂百端且自甲申至今十年之拮据焦勞尤
人情所難處苟非積德崇而推誠切亦未易能備
美如此也蓋自舅翁侍御公駢筮上升而太恭人
之任重思危暨內兄懋嘉赴召玉樓而太恭人之
任愈艱而思念苦美維太恭人律身以禮事上以
孝撫下以慈御衆以誠持家以儉懿行大節如棠
無不灼見昭知而起居日用之微飲食服御之細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余忝樂衛至戚獲聞門內之行有較他人而獨詳
且悉者鄭氏累世席豐履厚而太恭人膳無兼味
衣必屢澣也再遇 恩榮重膺翟郭而太恭人撝
謙自矢朽取常凜也食指數十供頤指使而太恭
人躬親瑣屑事必身先也長齋繡佛所自奉者爐
烟茗茗而已其操作刻厲之况若與單寒無異故
素羸多恙而獲以精強享遐算非其惜福格天所
致耶夫人之積之者厚則天之報之者隆太恭人
苦節勵行數十年於茲邇始以內姪荆璞昆季各
諧家室志願粗畢懷抱差寬以數準之則其享報
者正方來而未有艾也內子隨余杭署亦十載未
得歸寧茲率兒子千里赴祝與內姪輩同列進觴
一掌四世團圓猶宛如甲戌初度時象也太恭人
能母嚴然而色喜也乎且也荆璞兄弟循循雅飭
不愧家聲由此邇勉問學蔚爲國楨振振繩繩簪
纓世衍異日慶耄耄慶期頤其顯榮光大必更有
倍於今日者跋子望之矣謹爲序

鄭中翰四十壽序

許承家 師六

吾許與長齡鄭氏先世皆從河南遷歙鄭之遷自宋進士文顯公始入明居貞道同公殉靖難節世有忠聲吾許始祖則唐守隄陽遠公與張中丞抗賊同赴難者也厥後子孫多顯仕半留豫半居歙兩家皆守先世忠貞節義以爲家法無何又俱移家揚州時外王父東里公與先王父士樂公交善自求髮同受書黃世寧先生及冠同補揚郡弟子員同數應京兆試又同入南雍同見賞傳新德先生以故兩人深相結嘗語曰吾等皆忠貞後裔子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孫宜有結絲蘿爲婚姻者于是先君贈公遂爲鄭氏館甥舅氏四人與先母同乳尤相友愛四舅氏之子晦中公遜與余長兄念修公結爲婚姻其子懋嘉君即余家館甥也未幾懋嘉與吾兄昌齡又結秦晉凡三世姻云蓋兩姓婚姻之多殆未有如許與鄭者也猶記余少時追隨舅氏良久及長遂與表兄晦中公成進士入詞林爲名御史不十年已遍歷諸職恍如昨日事時君方數歲就外傳輒有神童目初搦筆爲文能髣髴蘇長公益其時以家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論取士故下筆追蹤古人如此由是博極羣籍凡周秦兩漢唐宋百家之書無不研習無事又好吟咏超戊午君早登賢書其珠墨行稿人爭購之一時爲之紙貴所刻詩則有含英閣全集詩餘有藥樓詞三卷此皆卓卓不朽者蓋其名已在天下矣已未後數上公車都中卿士大夫無不極口讚美折節相往未戊辰君卷爲通場所賞而車未還人多惜之然以君之才當如陸放翁所云極某之文弦歌而薦郊廟與冊而施朝廷然後曰空豈以一日之擯落爲君慮哉君孝友無與比遭怙恃喪哀毀異常及兩承重時葬祭如禮繼母今在堂而侍奉猶孺子待弟妹無爾我凡婚娶及一切酬應皆君主之及弟病亡君泣不止爲部署其家事如生時又性仁愛凡王父及父未了愿悉似續成之如有嬰兒賸貧乏修圯攝故禽畜之類皆先世行而未竟者君一一踵行所謂克終厥猷也近以某其以官欠陷重刑君解金代輸得不死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余故素重其人而于君四十之辰遂畧述平生以爲壽蓋君負不可一世之才而又有物我一體之意其博雅可接君家康成而慈惠亦不讓

君家介夫雖君今日已以孝廉拜中書而雅非其
意其必能繼先世柱史之業騎銀杏葉持菱猷草
制巨槐樹下無疑也聞之羅文肅公曰凡負一代
之才者必有一代之遇合而貽厚澤于斯世則必
享厚福于千百年余衰矣追思舅氏封太史公及
表兄御史公風烈猶在目前而今而後余與兄昌
齡及中書君亦惟有讀書砥行以承兩家先世之
澤且願子孫更結絲蘿以昌厥緒推而遠之雖百
世姻可也何必三世哉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張學林念

渭陽遂室仲太君表弟員外郎荆璞之生母司馬
崑貽之本生生母也歲乙丑年登大耋仲春上澣
爲初度之辰戚鄰躋堂稱祝以余爲鄭之自出熟
閨門內之行不遠二千里索一言以介觴余發緘
卒讀俯仰渭陽四世之盛衰而不禁喟然有深感
也鄭自新安遷揚于今百五十年矣外曾王父水
部公當明天崇間與兄起宗公齊名領袖東林聲
稱遠邇而圖書翰墨池亭館榭裙屐譙游復極一
時文物之盛洊遭兵燹門祚寢衰入國朝而外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王父侍御公起家甲第入玉堂改西臺文筆諫草
譽望赫然有加於舊迺未幾捐館舍舅氏比部公
昆李皆未冠外侮侵凌幾有風雨漂搖之患外王
母雷太恭人以未亡人辛辛瘡內外協贊門戶
於以復完迨舅氏登賢書慨先業授官郎曹暮昔
時園圃稱觴上壽於北堂觀者噴噴謂鄭氏有子
可謂世濟其美矣無何赴召玉樓荆璞以孤僅紹
緒崑貽出繼聖臣公後又失所繼母貧其弱息外
侮之壘至倍甚曩時皆雷太恭人一身擋拄之厥
後兩人授室獲有寧居登上舍需次銓曹三葺休

園復捧觴上壽如昔日節閤大人爲作記詠歌其事咸云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可不謂再盛歟何江河日下人情險巇雷太恭人暨舅母許太恭人相繼棄養蒙生骨月外紅內傷養至畢集荆璞抑鬱湮塞積有歲時遠頤厥躬年猶未艾而雛黃口孱弱零丁內無老成強近之援外之憑陵而魚肉之者猶日肆其虐而未已衰緒之一縷荼毒尤更倍于前其甚飭內政撫字遺孤繫惟太君是賴則太君之所處較之雷太恭人當日勢不恭難而心不滋苦歟嘗觀天之相有家也每不于其興而于其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七

幹于維揚綺靡艷冶之習毫不染焉識者即知其室有厚福余兄時從先太恭人歸寧外家調饌飽視寒煖太君於余兄弟憐愛有加余稍長讀書握鉞禦太君尤益喜每課荆璞崑崙胎動舉余以爲砥礪其侍雷太恭人也婉孌小心四十年如一日儕輩多前逝獨太君依奉之日爲長厥後余至通德惟太君爲尊行語輒及昔時欣戚之陳迹追惟先德向余雪涕其孝慈純一之懿美殆不學而性成者比年來調衆口而拒侮余亦由習見雷太恭人之已事悉有成法故其念深其天定是太君之壽繫于太君之一身者猶細而繫於鄭之宗枋者爲鉅宜乎戚鄰諸君斤斤謀躋堂之獻而鄭重于視徽之詞也荆璞遺孤二今已皆勝衣入塾能揖客矣崑胎有子二人俱有聲譽序雖名位富厚猶弗逮於前而兩門蕃育之宸昌亦數十年之所未有也休園亭臺未圯草木猶新當茲艷陽之辰崑胎率子若姪持卮長跪舉他年之故事上壽阿母之前如昔人所謂阿奴碌碌長依膝下者太君其顏之顰然而進一觴也乎余鉅繫一官俸雲南望而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七

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吳 煒 覽 陽

出揚州郭遠近數十間以園名者蓋亦不下數十若池臺林木不假雕飾歸然獨秀于城市中則無出吾鄉鄭氏休園之右者當前明天啟崇禎間水部士介公與兄超宗公領袖東南裘履文酒燕會無虛日往于客揚州讀書家侍御公存園以粉榆親串之雅學交于水部曾孫荆璞崑胎兄弟得周遭瀏覽想見昔時主賓文物之盛比年來鞅掌仕路舊遊蹤跡既強半浮沉即一二故交亦復墜兩秋蒂邈不可即讀藹藹停雲之詩未嘗不三復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致意也今年首春得從弟伊在書知荆璞母夫人仲太君以二月上壽稱八十鵬仲太君者前侍御晦中公子比部有常先生淑配也生子二長荆璞次崑胎崑胎出後叔聖臣荆璞雖蚤赴玉樓有子二人已嶄然露頭角與崑胎諸大大子金玉輝映聞咸欲得子言爲太君勸進一爵子嘗攷劉中壘列女傳載古來母儀若賢明仁智貞順節義之類凡百有餘人各繫之以頌繪之以圖不憚反復稱說以奏進人主蓋王政必自內始古人于女子之生所以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

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與教男子子無多異者誠有見於內治之理亂即家道所由盛衰其關繫不獨一時一事已也鄭既承累葉簪紵之後中更侍御及有常先生風木之變太君奉姑雷太恭人暨嫡許恭人以弱婦擔拄門戶手口卒瘞綢繆備至近十餘年來雷許兩恭人及長君荆璞相繼下世冢婦李恭人焚箕膝下藐孤孱弱風雨漂搖太君以一身肩之能使高曾以來尺草寸莖無致蹶踣至今客來南中問蕪城月榭風亭幾經銷蝕獨休園一邱一壑與昔年芒鞋到日風景不殊知太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君內治之修經感衰數四乘除能不失邯鄲故步其爲賢明仁智無愧母儀蓋未可更僕數也予既忝荆璞昆弟舊交弟伊在又于荆璞爲半子葭莩之戚其知太君宜詳故不敢擗擗祝嘏詠詞惟追述舊遊以志今昔之感亦以見太君之獲享長年爲天之篤厚鄭氏將扶植其子孫昌大其門祚而特于太君之起居飲食一一陰助而默相之也御板輿升輶軒太君周覽家園其亦可忻然而進一爵乎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沈德潛 稿士

吾讀春秋左氏內外傳言婦女以百數自魯敬姜宋共姬紀叔姬而外名節完好可稱道者曾無幾人此歷代高門世閥若王謝崔盧之屬男子子多聞人而中裏傳者絕少豈女德無極內行實有難能者歟抑婦人名字不出閨門即有之而未必傳與歲庚辰子爲受天鄭子序其尊人箬溪止心樓詩知鄭氏世有令德自箬溪曾父水部侯養與兄職方起宗兢爽幾社傳子侍御晦中及孫比部想嘉水本本源文章經濟皆確能專美一代之故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謂箬溪詩發源家學政如杜審言之祖孫庾有吾蘇瓊之父子非盡芝草醴泉比也及觀受天所葺休園志則鄭氏自潔澤翁以來家世相傳率優內政前此陳眉公艾于子王于一堵所爲祝嘏之詞各見于本集者固指不勝屈即近代侍御配雷恭人箬溪姚仲恭人清風亮節亦已足相繼無不朽此則鄭氏家政整肅之效能獨能古人所不能者今丙戌秋七月下浣受天生母高恭人五十受天列事實具書幣丐于一言侑壽觴書稱恭人年十七歸箬溪二十有二箬溪不祿恭人偕嫡李恭人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學問以就功業而史冊所載若漢雋不疑晉陶士行唐柳仲郢宋呂原明歐陽永叔率多成就于母氏教誨則閨中師表面命耳提即具慶之家恐父之尊有不若母之親者況未離繡襦遽稱藐孤如受天者耶方今聖天子在上宏開鐵網士但抱一材一藝無不可騰驥皇路受天承累葉通顯之後即不必吾伊佔畢與寒畯爭尺寸之階苟以其才効能一官于以上答主知下承先業其顯說揚名慰母氏數十年飲冰

醫雪之苦者豈獨區區張廷製錦已耶子故因復
鄭子書身自勸爲之計老人過藉之歲較受天
此日年齒不止加倍以長受天苟用吾說爲母氏
踴進一爵知必粹然有當于心爲老人言別浮一
大白也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堯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官煥文 觀臣

國初吾揚兩鄭侍御史一金吾公子方旦一水部
公子晦中以從父昆弟先後入臺垣奏稿成帙章
上輒聲聞 殿陛間至今數諫院題名及兩公後
進者面未嘗不洒然欲汗也先伯祖中丞公與鄭
世爲昏姻叔兄能齊妻方旦公女孫而兄女壻克
諧則又晦中公仲孫崑貽子也崑貽之兄曰蒼溪
承水部公遺構葺休園以居予前以庖 蹕迎
鑾兩過邦上間戚友遊讌數飲于其中園地薄城
闌夾民廛而水木明瑟儼然自遠揚州亭館三百
六此當爲其魁首惜箬溪已前逝今所稱園主人
即需次理問哲嗣受天丐予以文壽其母夫人者
也受天性恬退不妄交遊每旦盥櫛後即手一編
坐園中或與老蒼朋輩三數人賦詩彈琴煮茗以
相娛樂揚地酬應雖勢炙手可熱如受天束脩
自好不隨俗步趨者少年中蓋百無一二焉顧少
孤露生再期而失怙賴嫡母李生母高兩恭人左
右提挈以養以教纔一紀而李恭人又即世近十
數年來門戶支持風雨捍蔽俾其家和平安靜無
憂于內訌外侮者尤高恭人力也受天每念先人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四

登世未得盡一日饌醕酒醴之養遇歲時臘腰及兩尊人諱日若生年懸弧設悅之辰往往心悲蠢索以未能難豚逮存爲憾今丙戌秋七月高恭人五十初度方今

聖天子德化翔洽民無論男婦享高年躋老壽自八九十至百歲以上者所在多有有五大衍之數甲子未周非遠以是許多千人額受天念母氏十七而字趙五稔而婦中間送往事居飲米茹藥什倍于窮巷掘門蓬髮歷齒之苦者且三十年將備列其狀上之當事冀得援例旌表其門而先假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三

紳館之詞爲畧數其涯際故不遠數千里寓書京師丐予一言以爲請旌之焉矣是不可以辭也予惟近代風俗侈怵生日自四五十後但有力皆得製錦稱觴用一切不根之言托名于大人先生以爲榮昔裴松之嘗病當世碑版志傳多失實欲上言令諸立碑者皆列款上請俟朝命報可乃許予鄉嘗深蹤其言欲疏請禁民之無德而稱者毋許擅作家傳如見任官輒自立碑者比如養人清操亮節方將勒貞珉榮棹楔載國史郡邑志以傳不朽一言介爵表幽貞之德慰仁孝之心亦鄉

黨親戚之責也又多乎哉

揚州休園志

卷二

壽序

四

揚州休園志卷三目錄

文

兩世鄉賢錄序

鄭象雍

休園省錄序

許承家

休園通言序

杜濬

休園詩餘序

徐芳

休園集句序

周漁

休園集句序

計東

鄭太史制義序

許承家

鄭侍御疏稿序

黃與堅

揚州休園志

卷三 目錄

鄭侍御疏稿序

計東

夢鄭侍御詩序

周漁

和周太史夢鄭侍御詩序

吳綺

鄭懋嘉制義序

方象瑛

含英閣詩序

方象瑛

含英閣詩序

黃與堅

含英閣詩序

吳襄

蕊樓詞序

吳綺

蕊樓詞序

顧永年

晚香詞序

彭孫道

三峯草堂集句自序

鄭熙績

止心樓詩序

沈德潛

止心樓詩序

王藻

浮青閣詩序

俞桐

蕊樓詞跋

宗元鼎

晚香詞跋

姚士嵩

揚州休園志

卷三 目錄

二

揚州休園志卷三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文

兩世鄉賢錄序

鄒象雍 莊宮

廣陵鄭公晦中爲余同年友其士介先生則晦中尊人也歿而鄉黨念其德不衰爲請於當道先後祀之鄉賢祠中晦中子有常取請祀上下文移彙成一集題曰兩世崇祀鄉賢錄開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不禁慨然曰先生與晦中固采亡也憶昔丁酉歲余與晦中同舉於鄉已亥秋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一

世祖皇帝下詔復策士余與晦中又同舉南宮廷對後晦中擢高第讀中秘書余以候選還里邂逅間僅得一望顏色不數年晦中授侍御正色敢言朝野仰望其丰采未幾聞以勞瘁卒於京邸余時私念之未嘗不涕泣想見其爲人也方是時先生幸無恙迨今夏余以事過廣陵亟趨先生所謂不見晦中得見先生庶幾老成之猶在而先生於癸丑冬又作古人矣嗚呼何賢者天奪之速而終不可得見乎然今觀集中所稱懇解母憂及忍讎以進膳也則猶見先生與晦中之孝所稱沮利孔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二

飭器用及掄才察吏諸封事也則猶見先生與晦中之忠所稱休園之著作及臺館之文章也則猶見先生與晦中之才所稱屢疏歸田及爲後進推轂也則猶見先生之節與晦中之義所稱推解拯援之不倦及平反冤獄軫恤兵民也則猶見先生之長厚與晦中之仁慈其他纖行小節率皆歷歷可考則嚮之所想見其人而不可得者今無不於簡編中遇之故曰先生與晦中固采亡也抑余尤有感焉當三國時吳人紀亮爲尚書令其子鵬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雲母屏隔座中外莫不榮之

夫父子同仕於朝特一時之寵遇非必其人爲有德者流也當時已嘖嘖若此今一屢歷聞而先生與晦中煌煌並列千百世之下當有開風而與起者則以德榮於身後視以位榮於生前也其相去豈啻什伯而已哉余又思集中所稱先生蚤歲即杜門乞休晦中亦未竟設施而卒則將來繼祖父之德而昌大之者端於有常是賴而有常閉戶讀書能世其家學余一見識爲恂恂儒者今輯錄祖若父遺蹟而又序列前賢以附於末殊有闡幽表微之意余因以知賢者之必有後也則士介先生

與晦中之未亡不特於簡編中遇之而更於有常信之也夫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休園省錄序

許承家 師六

古經傳之垂於後世其旨不一大率教人爲善阻人爲不善而止然漢建元元光中經學大著一時棘固申公之傳卓然有所建白而禮官復勸學興禮以先天下空天下知所嚮風矣而其時風俗未盡厚邪慝未盡屏息一再傳而茂材通經之士且有奔父喪肆然而無所忌憚者則其他可知也宋熙寧後程張諸君子於經傳益多所闡發而朋比相傾浮薄好利之習當時亦未衰止何也是豈流風日下而古聖賢之經傳不足以救之歟非也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四

凡人聞善之名而喜與之言聖賢之實則畏而不敢任故其言行往往戾乎經且曰聖賢之書非爲我輩設也尊聖賢過甚而聖賢之教亦胥以亡不知聖賢恃以勸戒天下者止此善不善之兩途出乎善即入乎不善天下無中立之人心亦無不君子不小人學術於是士介舅氏憫世風之敝而作過言即人心喜善之意委曲巽順以導之天即其畏聖賢之意而示之平常無奇之說使三尺童子可以曉暢其義而其實乃爲古聖賢之所不可過而又懼人之潛入於不善而不察也復蒙古今

之逸說聞而足戒者爲省錄自聖賢及百家諸子
神仙釋氏之言無不採擇而卷帙無幾使人一覽
輒盡而不啻晨鐘之發深省者其救世之意蓋已
至矣且夫古之立言者與立德立功並重謂有裨
世道人心也今讀通言省錄二編可以爲聖賢
爲善人爲君子甚則爲愚爲魯而必不爲無忌憚
之小人夫人勿肆然而無所忌憚則道在此矣於
以大光聖賢之教而輔經傳之所不及嗚呼亦曷
可少哉

休園通言序

杜濬子皇

六經四子教人爲善至矣二氏之言因果罪福之
說雖近於詭放脅持要不外於勸人爲善即其流
既下靡曼卑俚其如元人以來之傳奇詞曲然其
於忠臣孝子誼友節婦雖遭逢不偶而死有餘榮
而其於寡廉鮮恥趨利附勢忘恩背義之徒雖富
貴薰天必涅其頰以示無面目蓋勸善懲惡之志
無往而不存如此然而世之爲善者常少爲不善
者常多何也風氣爲之也風氣之所爲能使人生
而數歲即知愛金錢習欺詐十齡以上即知奸權
勢走津要二十以往無所不至方是時吾意雖有
吾夫子懼而操觚日作一春秋猶將不勝也而況
其他乎雖然物不可以終窮而變通出焉有人於
此達俗獨立身修矩矱之行口道仁義之言用以
羽翼經傳陳述先正豈必求旦夕之效哉夫當其
未變未通也善言脫口則羣然竊笑其迂腐而及
其變通於一旦則舉向之竊笑者亦翻然勃然頓
覺其言之有味而梯航以求諸聖人之經蓋爲風
氣者天而留茲碩果以扶微陽修身立言之責在
人亦非小補也此吾友鄭士介先生之志也求之

古人若徐幹王通其庶幾乎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七

休園詩餘序

徐 芳仲光

予少固陋性不喜詞曲以爲吾儒之學自性命道德經史以外有古文諸體又復有詩詩又有歌行律絕古近諸體之不一其以游泳性情抒發胸次亦既足矣填詞音度柔靡多脂粉淫褻之氣士誦法孔孟以立言自命才情筆墨不宜用之於此也後讀蘇子瞻歐陽永叔兩公集而得其詩餘雖宋元詞曲所從出其韻節爽雋所以感人又有出於詩文之上者因歎聲音道微而時代遷移愈工而益侈雅頌之變而樂府也猶蝌蚪之爲篆隸也樂府之變而詩餘又變而詞曲也猶篆隸之爲今書行草也雖孔孟復起不能盡去以復其故惟矩其正無即於其莠於以見才而明所學亦無不可矣且以三百篇未有之先而擊壤卿雲謳吟既已代續其尤著者五子以昭其法誠拘幽以表其幽貞箕山以寓其清狂狡童以志其哀怨古高人逸士奇懷亮節托旨深遠而臨風慨慷固有吐字成聲不極其情不止者安見宋元人之必遜漢唐而詞之有戾於道也同籍廣陵鄭士介先生以詩文名江淮有年近進而爲性命之學治園旁舍藝花布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八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九

石盡謝塵事日匡坐其中名曰休園間以其緒餘寄諸翰墨所著通言省錄諸書皆足以砥柱頽流羽翼名教近復出其所製詩餘數十首示予子怪先生學道人乃更以才見也已徐而讀之則靜者可鑑狂者可銘秀者可餐珍者可佩或洪鐘鉤擊或遠鼓輕敲或揮塵清談或拈花微笑或猿鶴空山之寂歷或羣比廣座之方嚴或西臺慟哭之悲涼或蘇門長嘯之蕭遠蓋先生之學與所得於性命道德經史百家之微者畢寓於諸篇之中其感人誠深而其情之見乎辭者亦烏能以已也黃魯

直喜作艷語秀鐵面訶之而廣平梅花固不害其心之鐵石即宋初填詞首稱歐蘇兩公而其言其人固已卓然於千古矣詞何戾於道詞如先生道不在是耶嗚呼高人逸士奇懷亮節之鬱勃於世如之不能而吐之不可苟非讀騷痛飲與糜其情於名花怪石長篇短什之間亦安所置其胸次哉予既自愧所學之陋而又虞以才艷先生者之失先生也爲表而出之夫詩餘若休園者可也

休園集句序

周漁大西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十

詩三百篇古人多斷章以取意其所取不必與原詩合而與引言者之意則無不合讀休園先生集唐其得此意也與唐人之詩去今千幾百年其入其地其時事景物曠焉莫可追即而一入先生之采輯若預爲今日之人之地之時事景物而作今耶古耶斷章之妙固如是耶漁獨怪先生平日所爲詩已居然唐矣即目前所刻詩餘草雖本宋詞然往往能與青蓮憶秦娥烏夜棲諸曲相韻頽又猶然唐也夫以先生之詩則居然唐詩餘則猶然唐又何取乎唐而集之也哉先生蓋偶抱恙備於贈答而遠邇求言者更日以至於是出其胸中全唐摘彼成句發我新思如駕輕而就熟謂與平昔樵薪告索者較便焉未幾得百首又問易陶之五言古爲近體俾讀者疑爲王孟什曾不復辨其爲陶爲唐也得三十首詩從三百篇變而爲漢魏古至晉獨盛稱陶再變而爲唐唐又以制科稱獨或後有作者莫能及矣乃先生之詩與詩餘固久歎其以今人而超越古人而蕪復效斷章之意即取古人以超越古人豈不極盛哉漁過歸雲堂

而問疾焉受讀終其卷因得其意而爲之序

揚州牧園志

卷三 序

士

休園集句序

計 東 莖 草

晉宋間顏謝爲詩人之雄變古近律句取俳儷陶生同時雖志不在詩然風格矯然盡洗近體還之古風矣今欲集陶爲律繼子瞻而起難哉唐一代之詩自初而盛自中而晚日異月新難晚於初回易辨即雜中於盛人能辨之今欲集四唐人之詩若一人之作不綦難哉休園先生集句是已失古也律也初盛也中晚也皆作者有高自矜負之意變易格調欲成大名於後世故冥冥然入於風氣升降之中而不自覺若先生者胸中曠曠然無古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二

近升降之見率其所欲言見古人之言皆我言我亦不必自有其言也陸子曰六經註我知言哉先生之有得於心深矣詩云乎哉

余束髮從趙宗士介廷直諸舅氏遊見其慷慨論列謂士生斯世苟得攝尺寸柄舉平生所學措於朝如兵農禮樂政刑之類必得一節以自効即不然亦當如昔人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涉沅湘沒泗進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往思來庶幾無負所欲論著者矣無何趙宗舅氏爲世用不克終而廷直舅氏亦勞鬱未展厥志獨士介舅氏以冬官解組歸優游田間著書立說爲務而次嚴實能承父志以益大其業於周秦漢魏以來之書無不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精習條貫爲文奇正不一格大率發乎情順乎理浸淫乎韓歐曾蘇之氣而一軌於歸胡諸先正之體法又時出其餘力以博綜世務寂坐一室廓然有大志向與余兄弟讀書草堂酒後耳熱奮袂歌呼逞逞露發已意未嘗不如諸舅氏慷慨論列時過余才益拙遇益窮氣亦漸而平而次嚴負其英發不可一世之舉一出而舉於鄉捷於南宮今且充史官肆六書典文字矣於是次嚴自燕都馳其平生制舉業而屬余序以行余故爲書以貽之曰子亦知史官之重乎昔漢司馬氏以太史掌天官

天人事物之變洞悉於胸而且究天行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汲汲不少息如是故其筆之於書咸達於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指以及禮樂律歷封禪河渠之類如身歷其事而爲之說凡此皆史官職也今子制舉之文已見於天下由是而求所以稱是職者退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進爲朝廷備顧問皆於是在且使舅氏所爲述往思來不可卒得者續其志以無忘其所論著當不異司馬父子之於漢時而嚮之奮袂歌呼而有所發露亦庶乎其一慰也已嗟乎士驕囂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十四

窮年終老牖下而不得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以奮見於世固可勝歎乎哉

鄭侍御疏臺序

黃與堅 處表

順治甲午選博士弟子入太學丁酉 御試順天舉人已亥廣額擢進士六載中異數有三而皆蒙推擇者余與鄭公晦中二人而已公官庶常政御史補授者一年不四十而早世公之父士介先生持所梓疏臺示余余執之泣然曰此我亡友之遺牘天下所周覽而歎息者也余其能卒讀于已復喟然曰嘻余過矣凡死生之數類不能強而致之其爲齊彭殤一壽夭之說者亦疑於誕而不可爲矣夫人自有其所以恃而永垂者舍其已之可信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世祖皇帝特達之知侍從日久練習時事已爲國家摘抉蠱壞補塞罅漏甚該以備視天下疾苦如一身痛癢抑搔爬剔惟恐不至所論銓選賦役權征諸大事如鍼砭之起膏肓刀圭之解癰結忠亮剴切千百世猶見之其施行於今日者亡論已余讀鄭公諸疏並繫夫天下得失之數故揭管數息不敢言一已之私而詮次其大端若此吁世之覽觀者其亦知死生之說而思所以勉之矣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二

鄭侍御疏稿序

計 東 甫 草

鄭次嚴侍御既歿之明年見其中表兄許師六所爲行狀叙其諸上疏言事之故又明年乃得盡讀其疏稿喟然曰侍御真言官哉言官者以言爲職而已於是不顧其行之可安而惟其言之是快矜意氣則詭激之患生執成見則事機之宜失喜名譽則朋黨之漸起自古及今空言害實事不少矣若侍御諸疏言鄉國之所知則陳闢蠹鳳米之害糾加派私微之弊言職之所見則請寬贓證之法申酷刑之禁言時之所急則請廣掄才之額復推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七

陞之例皆平實無新奇而見諸施行則天下受其福豈意章僅十餘上年不得四十以勞瘁死於職也悲夫甲辰冬我師黃岡曹先生臥病廣陵侍御尊大人水部公時時來視湯藥每聞侍御在京師上疏言事水部公喜即趨以告師師雖病欬枕聽公誦疏草已輒助喜一笑大爲言官而使父與師交喜之鄉國天下必共賴之侍御之不以空言爲稱職若此是可傳也辛亥五月予再客廣陵夜再讀諸疏愴然久之遂爲題詞以寄侍御之子有常使附家傳之末焉

夢鄭侍御詩序

周 漁 大 西

壬子秋九月朔宿吳山樓下鄭侍御晦中見於夢予心知其死也不復顧忌而哭之哀晦中意若不懌者且數子曰與子別七八年竟無一字相及茲哭何爲者子曰誠不知汝所在雖有言安得達晦中曰何不就某寺僧方舟處焚之我即得取而觀也語畢別去握手送之哭益哀晦中愀然曰子勿哭子哭我更難爲情一脫手而予遂覺憶夢中語歷歷可述祇忘其寺之名捫枕上淚猶盈盈下也晨起詩以紀之嗚呼使他日者果得方舟其人乎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六

于當錄而焚之

分明是汝未能留有淚空餘枕上流長別八年燕邸恨權依半刻武林愁今宵風雨誰同聽明日湖山我獨游總把新詩千遍讀教人何處覓方舟

和周太史夢鄭侍御詩序

吳綺甫次

侍御鄭君晦中與予生同雄梓學共縞蒲鷺薦一經並入扶風之帳鱣飛六館皆看洛下之碑予以柔兆之年獲含毫於鳳沼君當屠維之歲亦射策於龍墀東閣吹簫曾分青硯西臺列柏獨佩皂囊既立仗而常鳴亦伏齋而屢進年如賈誼偏多痛哭之書氣等朱雲欲請尚方之劍都人爲之歎手天于因而動容方謂聚號蘭臺偉望自勝金馬豈意歌傳萬里靈符遽下玉魚朝野咸痛哲人歲月有同隔世山陽橫笛夕照淒然流水彈琴春風渺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元

矣慨靈光之猶在誰念三同悵遠志之無戚徒嗟一出茲解淮陽之綬過停下澤之車拜德操於牀前重披雲霧過黃公之壚畔已隔山河其尊人休園先生出新詩以屬和則好友怨菴太史紀異夢以銜哀讀未數行淚零雙袖人天迴別憑文字而猶通生死懸殊賴精誠而若過理原靈契事屬曠聞方在遷延未遑賡報乃素屏支枕莊周偶適於千徐而元冕垂纓元伯疑來於髣髴班荆論舊如看梁月之顏屬草陳辭欲寫江雲之作是可異也能不悲乎爰呼銀鹿以篝燈遂滴玉珠而走筆壽

陵顧影渾忘學步之非卽嶺望墳不禁拊心之切況乎先亡踐約祇一見於人間遠涉尋歌不再逢於石上而頻傳影響畧似平生白馬素車方待巨卿執紼長楊脩竹旋期越國抽毫眷戀鶯鳴留連魚素豈非名賢謝世終結習於修文才子生天難忘情於慧業誰其似者望虎賁而不來我所思今作驢鳴而竟去辭依四韻慟極千春

玉京故手暫相留轉眼俄傷逝水流七載未完君父恨兩宵分送友朋愁燈前起草傳遺事石畔聞歌憶舊遊我欲招魂空剪紙他生應傍鄂君舟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子

鄭憲嘉制義序

方象瑛 清仁

今天子稽古右文 命公卿百執事舉博學宏辭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余以虛聲濫膺故事秋八月遂奉 命分校京闈自揆鄙陋何能衡都人士且癸酉之役先少傳主畿試得人稱極盛其敦頤越爲大典羞入棘之日矢竭公慎蓋已窮極蒐采矣最後獲一卷博大昌明二三場復宏麗剴切余擊節稱賞意非老學宿儒不能辦擬首薦之會南卷已冠馬子嚴冲不得已抑居次及榜發則江都鄭子懋嘉也余方欲急見其人而鄭子已挂帆南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歸久矣夫以鄭子之才遠試都下詎不思一第爲閭里光寵乃輒然遠引豈誠有高脫不屑者乎已從其洞裏諸君詢知爲故晦中侍御令子年少負雋才誇修自好不屑執袴綺靡之習每念先世志業未竟中夜篝燈攻苦不間寒暑於書無不窺揣摩而外精心古學私心欣慰其人如此宜其文之博大昌明無美不具也冬杪鄭子來京師人馬風塵即謁余寓邸秀賢清安亭亭玉立余乃大喜向疑老學宿儒耳不謂其翩翩秀令乃爾也乃鄭子刻其全場闌卷并近稿百篇向余論次夫仕宦之

家逐於聲色貨利者多矣江都俗尚華侈竹西之鼓吹隋隄之歌舞其移人情者何限即不然而癖心故業少綜家計米鹽安穩亦復何心書卷乃鄭子簡練已至此始無論博大昌明何如古人即其揣摩之富已使人里洋而歎然則鄭子之志槩可見矣今

天子求才若渴一長一技皆得待詔 闕下使鄭子出其所長何難與諸君子爭能角藝然鄭子雖未被楊莊之薦而余幸於糊名易書中得之彈指春光卷對 大廷將益光前業程子曰語秀詞瞻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議論卓絕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而無愧惜之乎天地而不疑則傳世之大鄭子具博大昌明之才而又攻苦不易其志從此尤加意焉由應世而傳世豈直制義已哉鄭子勉之余且藉手爲 國家得人慶矣

含英閣詩序

方象瑛 渭仁

昔夫子論詩與觀羣。極於事父事君。夫詩三百篇皆古忠臣孝子所爲作也。忠孝之外別無所謂。與觀羣怨。此姑致思。几筵生感。以至聚居獨處。歎愉悌。鬱皆有纏綿悱惻之意。使人讀其詩。想見其人。蓋求忠臣必於孝子。非徒鳥獸草木工吟咏已也。江都鄭子懋嘉。年少負雋才。戊午秋。余識其文。聞中高華典則。藹然忠孝之旨。顧求嘗以詩名及罷春官。遂肆力於詩歌。樂府古文詞。即寄于數詩。駸駸乎唐人風格。余竊歎懋嘉年求三十。銳意詩文。如此其進當無已時也。乃披其全帙。一吟一咏。皆有纏綿悱惻之意。繚繞筆墨間。蓋自其大父水部公解組里居。勑休園以詩文自娛。尊人侍御公繼之。文行籍籍朝野間。兩公既即世。懋嘉孤幼。所謂園亭竹樹幾鞠同茂草矣。懋嘉過而傷之手。加整葺。與二三同志唱酬其中。於是休園之盛。復倍於前日。嗟乎。方水部公勑休園。豈僅園亭竹樹。侈游觀資。觸咏已哉。蓋將使子孫世守之。無忘先業也。使非得懋嘉爲之孫。且使懋嘉不能光大而式廓之。則雖園亭竹樹無恙於祖若父。無與也。乃懋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五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五

嘉不忘其先已如此是故攀條履石畢然興者先人之手澤也。堂楹書史觀感而不容已者。先人之留貽也。良朋佳客唱和乎其中。若者可以羣感舊懷。先悲從中來。若者可以怨懋嘉之詩。皆懋嘉之孝思爲之他日出而事君。又豈有異理哉。吾嘗登蕪城。眺望隋腰竹西諸勝。所謂歌樓舞榭已荒草迷離。無復向時名勝。而鄭氏休園獨鬱然不改其舊。盛衰興廢之數。固有待人而持之者。雖雖然。水部父子既並祀。替宗其名德昭然在人耳目。實有不止於是者。懋嘉益光大而式廓之。忠孝所感較園亭竹樹當必更切。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懋嘉其勉之哉。

含英閣詩序

黃與堅 庭表

余與鄭晦中先生少而投分同籍有三已與其父士介先生其子懋嘉往復二十年交好滋甚蓋已情盤景遠三世於茲矣比過休園不禁慨然追數往迹而水木清華適以增勝因復盡日流連意興纏屬深有歎乎懋嘉無忘所始而修葺之勤足以移我情也已得含英閣詩草讀之知復於堂構之餘悲感纏綿形於歌咏並歎曰嗜懋嘉之念其祖父若此而詩有不極工者予我觀古者鄭氏其盛於漢時鄭子游以家學顯迨孫康成擅詩學鄭箋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重

與毛詩並立學舍而觀其與子書追慕先人語意婉至以知詩學之興未有不本於孝道者晦中先生以讀論訂謨推重海內而未究其用懋嘉一俯仰間無不永念其先德而以推之甚深且述皆有至性淪浹其間故其爲詩含情篤摯抒詞婉嫵舉燕游翫賞之詩弗撓其素此詩之有本者也夫培塿不可以爲高澗洑不可以爲深其未微也名山大川雖有醴泉芝草難出其間不以爲殊異者其本大可以該末也以是論詩而又何疑於懋嘉哉先者趙宗臧方好延攬人士於邗之南郊卜築影

園士介先生復於宅後繼築休園四方至者驅車引轂相望於道固與漢鄭莊先後媲美者也今懋嘉天資卓邁家學淵深更出其性情從事於三百篇之旨假以追邇康成而追德之門不又代起乎噫此懋嘉所以求其志且將推行於天下而亦故人之所樂得而稱也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完

含英閣詩序

冒襄碑

憶前丁卯與鄭超宗、龍侯、梁湛至三公結社邦上後歸影園在城南水濱花藥分列琴書橫陳清潭秀空碧樹滿目余與超老絡繹東南主持壇坫海內鴻鉅以影園爲會歸庚辰園中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爲徵集其詩賦致虞山定其甲乙一時風流相賞傳爲極奇二十餘年後再過廣陵兵燹之後已爲寒烟茂草矣暗超老弟水部士介公相與感慨涕泣不能言未幾而水部公嗣君晦中侍御成進士蜚聲於蓬山楓殿之間經濟文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七

章海內共仰水部公葺休園以娛志優游泉石重與余二十年觴咏其間固自樂也又幾何時而公歸道山丙寅秋余年七十又六矣復過廣陵得晤懋嘉憶懋嘉兒時侍祖父英氣逼人今年未及壯已爲名孝廉賦嘉州花香之殿矣暇日飲余於休園曰某樹某邱吾先祖之所留也丹雘如新花木蔚秀則懋嘉修葺式廓之蓋無忘手澤而不徒事遊觀有如此者懋嘉賢矣哉夫通德之里代有傳人而懋嘉更能不振前人之業酒酣燈地低徊數十年事髣髴如前塵舊夢追溯當年歷歷在目

則余之老殘尤可歎也懋嘉日坐休園中抒情微事緣物托情製爲詩詞選各成集余愛而讀之上溯騷雅下倣唐宋兼庚鮑之長蓋蘇陸之致洵足以陶鑄古今矣而一往纏綿悱惻舉筆而不故忘其祖父昔人謂杜陵之詩原本忠孝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懋嘉之謂歟夫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情輪囷結轡於中而後發於言也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苟徒爲是蚓竅蛇聲儼花闌業也者即謂詩可不作而作亦何以爲詩哉懋嘉之詩可以觀矣懋嘉既負驚世之才而不充詘於富貴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六

聲利之途復懷先篤舊視余如痴日以影園休園前言往事相詢進而與之言溫溫踏踏如也而讀其詩金春玉應佩實咀華有嚼語曼易之思無流僻么急之態經云詩言志歌永言則他日立朝之業風灝乎始基之矣余耄矣歸營菟裘吾將老焉紙窗竹屋時諷花嶼之詩吟含英之句追三世之話言懷兩園之故蹟留連感歎當憶記手抄六十餘年事以志君家之盛茲先序其詩以述余懷而未育當也

蔡樓詞序

吳綺園次

名山毓秀代有奇人世德鍾祥恆生偉器挺毅夫之頭角家本觸邪似康成之手文里傳通德論交三世而並著文章作賦十年而早推名彥則慈嘉鄭于此其人歟鄭子學本超庭才推入室方成童而射策不讓蘭成常好客以知名偏如李固羣空冀此詞葩采絢七裏紙貴洛陽學海富傾三峽每下帷之少豫報染翰以徵吟五字方成即具元和之體千言工就如聞正始之音而偶賦小詞咸歸大雅華而有典五色爲組繡之文巧而不淫六律

揚州休園志

卷三序

三

是琴聲之響冷金箋紙堪題麗字於南唐漱玉篇章欲奏清音於北宋蓋詩詞異體而成本於性情正變殊聲而總歸於風雅若美人可喻君子則周柳近於導淫使將軍能代歌姬即幸蘇無嫌作達是以調稱蘭畹既鮮定評即使選似花菴猶非確論而鄭子雅有妙才實多麗製況夫東西南北見山水而移情兼之寒暑陰陽歷烟霜而換態百端紛錯意以時新四序連流情因境改莫不寫之青鏤譜以紅牙既與月以同清亦將花而比笑當尊前而點筆如君絕似小山在船上以吹簫似我猶

慙老石矣

揚州休園志

卷三序

三

藥樓詞序

顧永年 九恒

春風樓微誰能制有女之懷秋水蕭蕭幾使潮伊
人之美解芙蓉之並蓮鎮日香沉散端木之奇花
連天寒映則有廣陵甲族藝苑專家子忠定投簪
之第高擁槐陰歐陽華弱冠之年蚤工蟬賦聲更
清於老鳳桂先折夫一枝於焉下鴛簾之十二色
靜蒲湘擁繡幃之三千籤分甲乙風生清腋解醒
有七椀之當日近崇軒罷讀且五車之富燕子未
歸譜就秦三之句細桃如繡填來柳七之詞在崔
生之幃底好養花魂於羅氏之宅中珠鏡春事洪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園青拂玉齊冒水之枝紫澤香飄錦簇搖風之幹
王昌齡不乏水殿之吟杜子美乃有藥欄之語南
山即菊墅之前西閣出梧庭之側長從暖候標題
造物之奇旋入涼天補綴殘年之色此固云佳士
之言情名流之本色也矣僕馳驅止走休言得意
之馬蹄瞻睇南依每屬高軒之鴻嗣故園竹林之
下嵇子神留長隄楊柳之間江生意奪嗟乎地入
名都人來客邸蜀岡榮帶千門帝子之居瓊館岩
薨一樹名花之候剪苑中之彩艸景已成空揚江
上之錦帆事還可述方觀江城出綺麗之餘寧無

墨客動蒼涼之感然而情推西氣調落商音在我
固然於人多矣得未是集卷宜珍在懷中讀向今
晨不覺喜生顏上翰光彩溢本從才子拈來字體
珠圓好付雪兒歌去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晚香詞序

彭孫適 賢孫

己亥秋禮闈榜放余偕鄭晦中侍御同年釋褐握
手論詩相得甚歡侍御廷對以二甲第二人膺
館選讀中秘書聲韻之學心好之未暇專及也余
時需次南旋得以餘暇拈弄小詞遂成延露一編
過維揚持以謁鄭年伯水部公一見擊節命文孫
什襲藏之因出所著詩餘見余謂休園詞清堅
蒼老古雅沉雄直可自成一家年伯亦以余爲知
言後十年復過邗溝而水部侍御兩公俱已玉樓
召賦宿草興悲矣已未春余膺博學鴻詞遇懋嘉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言

年姪遇上公隼持所撰花嶼草藥樓詞奉謁余余
顧而樂之曰子非向之藏延露詞者乎何其年齒
少而詩詞工也鄭子謙讓謝不敏余益嘉水部之
有孫侍御之有子而多懋嘉之能世其家學也由
是懋嘉年漸壯學益進而遇愈艱懋嘉復殫心力
於詩詞若忘其進取者然以視夫馳情華靡游心
外好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耶甲戌春復以詩
餘二集乞余一言爲序余謂詞雖百家派惟三種
有以情勝者如李周秦柳是也有以氣勝者如蘇
辛陸劉是也有以雕鏤勝者如溫韋姜史是也子

能兼此三長融成一片真堪陶鎔兩宋媲美三唐
豈惟超軼近代詞家而上之耶子之遇雖艱而業
愈工盤根錯節未必非天欲老其才以大用從茲
冠南宮對大廷即以給君家忠孝之聲夫亦復
何忝鄭子勉乎哉振前賢未竟之緒繼先人未成
之志余雖衰老猶將於鸞坡鳳閣中拭目望之遂
書以弁其端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言

三峯草堂集句自序

鄭熙績有書

余年舞勺日就外傳暮歸先慈口授以唐詩三
編即能背誦先慈喜笑以兼秉每晚必誦二三首
率以爲常蓋自幼與詩近朝夕樂此不爲疲也稍
長侍先大父於休園間見集唐人句以爲友朋應
答之章心竊喜之然不敢做法恐妨制舉茲大課
之暇手抄所未見詩整師輒加戒勉曰詩與帖括
異俟異日成名後爲之尚未晚也茲非爾所急自
戊午忝登賢書始獲究心聲韻之學見舊所誦三
唐詩如逢故人第回憶堂庭口授時欲依依膝下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壹

聊不可得低徊嗟咏之餘輒不禁潸然流涕也嗣
是公車屢上輶軻多故雖五經呈薦猶踳躐無成
始恍然悟得失有命非戰之罪因自放山巔水涯
藉詩爲舒悲逢愁具遇有佳句錄而藏諸錦囊既
博採初感中晚諸詩更旁搜宋金元人之什或觀
梅繞南枝或逢荷香西沼或值菊綻東籬或遇雪
霏北阜既撫時以寄興復觸景而陶情藉題集句
共得詩百廿律非敢云比美前賢追蹤曩哲亦於
和靖妻梅濂溪愛蓮彭澤采菊襄陽冒雪之意聊
志余懷之景仰云爾若較諸先大父休園集句清

廟明堂之音與舒悲遺愁者有別觀者以康成丁
卯之孫相擬竊自愧祖武之未繩矣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六

止心樓詩序

沈德潛 確士

古來文人詩人每原於家學如王融之代傳文籍
庾肩吾蘇瓊之父子杜審言之祖孫皆是也論者
又謂謝康樂張燕公柳柳州之詩高出衆人得乎
生平遊歷則眺覽山川者貴焉二者分之固可名
家合之尤爲雙美以家學本乎淵源眺覽擴乎襟
抱也維揚鄭子荆璞代有令人曾大父俟菴先生
博洽卷軸以集陶集唐名家大父晦中先生以名
翰林爲侍御聲震朝野餘事作詩包含今古者慙
嘉先生著聲西曹東擅風維鄭氏一門水木本源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繩繩繼繼空荆璞之韻語蘊蘊者深厚發摯者先
明也昔維揚鄭超宗家開黃牡丹集名流賦詩錢
牧齋定廣南黎遂球第一超宗鵲黃牡丹狀元金
觥贈之藝林傳爲佳話竹西韻事有專屬之鄭氏
者歟荆璞藉累世之盛賦二十四橋之明月詠三
百六十之紅欄若山川之明麗萃於斯矣而其心
深不以爲足也於是由淮海詣吳越金焦九龍驚
水西湖恣其舉涉自越至豫章棲賢三峽五老峯
萬松寺無不窮其幽邃以青鞋布襪軍持漉囊爲
行裝以野人逸士高僧羽衣爲伴侶一已之性情

氣韻與山水之性情氣韻互相映發空其詩峯嶺
迴合濟瀾洶湧不求工而不能不工也予少嘗讀
晦中先生試作賦爲金和玉節昕夕咀誦未能追
逐又嘗慕黃山天台廬山之勝前者觀天都之雲
海與石梁之瀑布而於雙劍香爐徒縈夢想讀荆
璞詩既承先德亦遂壯遊其能毋艷羨於中耶因
嗣君受天請序序而歸之並望鄭氏後人之能述
祖能得江山之助者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三

止心樓詩序

王藻黃楊

揚州府城東北隅入徐寧門半里許爲鄭氏休園
其地喬木晏雲曲池萍黛奇石脩竹煥館涼臺皆
蒼鬱競古致蓋揚州園圖雖盛而蔚然深秀儵然
遠塵者獨推此園爲甲矣鄭之先自潔潭贈公由
歙郡僑寄於此以鹽筴起家而能好賓客重然諾
士林稱之陳眉公爲作潔潭翁傳傳於世自是以
後科名鵲起莢葉倚蘭遂爲揚州鼎閣焉余屢至
揚未獲交鄭氏一人去年春因于友注君懷永獲
交其內弟鄭受天茂才受天長身玉立篤學英年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竟

舉邦上豪右家子弟聲色狗馬官室服饌之好胥
不以纓其心惟日事閉門讀書敦守先業每春秋
佳日羣芳盛開輒邀其羣從昆弟暨同志之士數
輩識集團中相與擊鉢分題刻燭成咏信乎清門
之後麟定鳳毛不同凡格也受天招余雅集者屢
矣余愧無以益受天一日出其尊甫箬溪先生止
心樓遺詩屬予論定讀之音節數暢氣體純正質
者不惺直者不佻不拾唐人咳唾亦不落宋代窠
臼蓋止求自吐其胸所欲言與時流之藻績以爲
工鉅釘以爲古者異也先生既耽好吟咏居則擅

家園林壑之勝出則一瓢一笠問水尋山常西眺
彭蠡陟匡廬南遊吾吳抵錢唐城廐所居一泉一
石必有詩寫之蓋其勝情誠有不可友者余來嘗
識先生然讀其詩恍然想見其高風雅度焉考之
先生先世則水部俟菴公有休園集侍御晦中公
則有湛華閣集比部愬嘉公則有含英閣集而明
末職方趙宗公嘗築影園於城南召集海內名流
結黃牡丹詩社爲藝林所艷稱蓋幾於六朝王謝
二姓之人各有集矣鄭氏既世親風雅至今餘風
未墮則先生繼往開來之功偉矣宜其上溯高曾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早

之芳躅而下啟哲嗣之弓裘也已里於先生賦性
之孝友襟懷之澄曠則總憲懷寧楊公所撰箬溪
鄭君傳論之詳矣予無事蛾術而止序英詩如此

浮青閣詩序

俞 桐 秋 序

浮青閣詩雖揚鄭子昉村所著者也昉村守義儒宗踐詩妙齋先人官貴繡衣駿馬之尊公子才高畫省望郎之選班叔皮之篋裏既有賜書楊子雲之室中率多奇字胸羅星宿涵六華二酉之多才溢滄洲蘊七步八叉之勝況乎人居董相下惟之地擁萬卷而畢開家在參軍作賦之鄉期三冬於足用志原高尚心厭紛華雖類晏大夫之近市托意山林真同藩騎省之背城結情邁軸重治小國舊乃名園街距東西宅區前後豈袁太尉之池亭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里

閒若喬木徒存信李贊皇之閒閱蕭然平泉尚在粉壁與青垣競爽涼房共煥館齊輝欲揖青山不補牆東之角爲看紅藥小移池北之閒觀時物以流思對景光而結想烏絲閣畔漬芙蓉以研朱碧玉窗前映芭蕉而點翠而且竹西歌吹爭入篇章建業烟雲咸歸楮墨吳王臺畔泛一葉以聞鐘西子湖頭踏六橋而玩月吟篋隨身錦囊貯句久矣昔賢之好事豈曰今日之無人緣操筆以言懷每寓物而托興擬其體製小謝諸王之閒溯厥風裁建安黃初之表激膏腴於六藝則賈玉聯珠削陳

腐於羣言則敲金戛石琉璃硯匣飄何粉而恒香翡翠筆牀擅江花而不落洵可裝之寶軸真堪麗以金箱僕愧比歲幽憂頻年落彥升謨王公之集珍爲國華伯喈愛論衡之書私爲帳秘一編手授悉是高山流水之音數語心傾聊呈下里巴人之調深慚糠粃何當瑤瑤竊比卜商握管弁毛詩之首非同皇甫吮毫叙兩賦之前因屬諷詠之再三足誌掄揚於萬一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序

里

棠樓詞跋

宗元鼎定九

詞爲樂府競歌之餘原以被之箴鉉歌金縷唱柳
枝音取宛轉流麗厥春晏柳華一韻出而舌香一
調成而骨膩良有以也雖然詞備諸體有似文者
有似論者有似序記者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
難狀之情美人思君佳人喻友皆屬情文相生豈
止鵲脂銀粉故詞學至於今日作者林立皆能另
闢生面自成一家余恐其音調失真有乖古體特
爲花鈿集之選今讀吾友鄭子懋嘉棠樓詞標新
領異賈玉聯珠酌古準今銜華佩實信乎學有淵
揚州休園志

卷三

登

源名非浪得假今唱曉風殘月女郎倚綠窗按紅
牙曼歌一闋寧不令人魂醉色飛耶如必云詞體
纖弱壯夫不爲此種儻父真可罰向浣花溪上看
守柱工部祠堂耳

晚香詞跋

姚士嵩錄仲

琴瑟歲余渡江遊廣陵與鄭子懋嘉交稱莫逆緣
鄭子尊大人晦中年伯與先太史公有已亥同譜
之雅故也時值季秋鄭子招余譙集休園維時青
女降霜白鶴警露茱萸綻紫籬菊舒黃余偕鄭子
登山眺遠指點瓊花臺榭玉勾洞天其舊蹟猶隱
約在望中層折而下扳石磴渡危橋如行山陰道
上令人應接不暇轉入迴廊月桂含香冉冉襲人
衣裾倚欄留連不忍去俯瞰清池文鴛錦鯉往來
殘荷露蕩閒絡繹弗絕俄而夕陽西下明月東升

揚州休園志

卷三

器

暮霞拖紫晚峯含翠烟靄變幻萬狀鄭子復出近
日所構新詞見示相與就席間把玩不能釋手樽
前刻燭花歲論心意興甚豪耳遠聞松濤竹韻鳥
噪蛩吟宛然山林風景渾忘此身之在城市也鄭
子酒酣耳熱歛歛慷慨微有不懼之意余曰子方
負盛年讀異書潛與衆舞至足樂也窺子意若似
重有憂者何歟鄭子曰噫嘻婦母在堂歲不我與
秋將老矣其何以堪余曰子不聞韓魏公對菊之
詩乎莫嫌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矧今菊
尚未殘猶有傲霜枝也他年得意茱萸一朵映華

簪今日之集特紫艷半開時耳試記斯語余當於
蔡閣中翹足以待是編請以晚香名之以爲將來
之券歸客舍後明月在天勝遊可紀賦得五言近
體六章並爲書以貽之

揚州休園志

卷三 歌

望

揚州休園志卷四目錄

文

潔潭鄭翁傳

陳繼儒

太學東里鄭公傳

陳繼儒

鄭母張太君傳

姚思孝

侯菴先生傳

杜濬

鄭水部配汪太君傳

申維翰

鄭侍御配汪太君傳

繆彤

程孝子起善聘鄭氏貞女傳

陳克勲

一 箸溪鄭君傳

楊汝毅

揚州休園志

卷四 目錄

一

鄭母張太君誄

范景文

貞女鄭氏誄

王先魯

揚州休園志卷四

文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潔潭鄭翁傳

陳繼儒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鑒鬚眉公常遊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一

御史復與其兄微君泰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棄去自新安奉母遠廣陵年弱冠索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畧幹局坐籌貴賤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租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詬藉翁久之訟稍提漸拓饒資翁乃捐百餘緡封殖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姆翁氏之裔又擇

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於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於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黠貲貳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將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之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賈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藏金與腹笥孰多卓鄭王孫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養子孫斌斌庫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二

翁遠歲南歸車徒遠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背郎於獄不責償復以他事過其門貴郎夫婦望見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迫入崦澗中電光翁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崇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貴郎奔訪獲見翁且善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歎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

東於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第曰過雪擁不得前耳翁曾載與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礪偶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勞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如呼吸不待頃而至手足不待召而來天道佑義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空也豈曰偉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即聚雪燃燈吞花闌草以及紙鷲竹馬之戲悉與嬰難共之日偕汪攜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三

市德亦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故樂而爲之傳陳子曰吾往緝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歎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裔於雲間上之督學洪園揚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天知歛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

亦天不忍絕居貞之忠胃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
鄭氏之宗祊於永永也續運國紀者尚其有徵於
斯文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四

太學東里鄭公傳

陳繼儒仲薛

鄭公諱之彥字仲雋自號東里居士歛邑人建文
死節鄭居貞之支裔潔潭翁之仲子也潔潭翁舊
產爲族豪暴苦無營夫婦辭家行生五歲兒不顧
留祖母哺之公七歲扶祖母徒跣數百里凌危涉
險索母於池陽相見花持哭哀感路人潔潭翁移
廣陵公從季父煮海於場客貸錢季父不登券公
往往得之指屈腹記中秋毫無所誤季父喜曰是
兒大有慧可授書令歸習句讀漸學帖括言手錄
古今文成帙而好以蘇端明爲宗紹川張公欣然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五

許字以女攜之謁左司馬汪伯玉訂忘年之交既
娶裝遣甚腆張孺人盡出以佐公慷慨好施給如
也年十九補揚州郡秀才兩應京兆試鼓篋成均
見賞於大司成傅公博士董公多哀舉首甲午丙
午幾入穀而復蹶益艱心嘔血而季父以恢廓大
度不任撫算簡料歿後素若掃矣於是衆推公爲
家督繼時五世共炊掬指幾及千外侮如螟蚋穴
如鼠追逼警吏喧於堂索責豪奴噪於戶公從容
慰勞指揮寄唯唯應命而去不二三年百計支撐
償補子錢家萬餘金而又有神奸汪某傾軋實誣

許其季父於官公念季父已前死莫可辦乃率弟之冕挺白之詞色不撓必伸而後已官麗汪於法准靈爲之一清然公未嘗費寸銀尺帛也率賈樸公之才請膽識粹有大疑大慮不質之有司而質之公或難言之妻子而言之公者甚衆公爲反覆開論如是吉如是凶如是則禍可轉福如是則敗必害成若里中方氏程氏之構訟某叔某姪之爭產達公言大義厥貴聽公言立解禁結其後有感悔而思報公者贈鯁一無所受長吏聞而歎之曰此儒中魯達先生也虛左相延多有所咨決公指揚州休園志

陳利國通商之事鑒鑒明辨聽者屬耳洞心頒行惟恐後曰鄭生豈我欺哉公篤摯交情於筆硯交尤共緩急不責其償不憚其復藏書三十乘少暇即披閱不休積有纂述編說繪圖刻板流通之好青島家言搜討江南諸名勝殆遍舉藤附葛類燕父黻面盡足類農師晚得儀徵之陳公塘合葬兩親登者歎爲吉壤繼又殉宗人之請曰吾家五世共產江南號稱義門弟勢盛而本微食指多而闕閨起類聚羣分天之道也母獨累一人公曰善即出公私典記歷星衆目勾較出入之數畢餘羨金

三千僉議以此酬公公否笑而率割之居恒壯志未酬程督子姪不遺力初見元勳中甲子榜已又聞元禧中丁卯榜以病間擲躍起曰快哉吾三歷危險六歲陞龍潭中髮浮水上途人援之起而午駕一葉至焦山五里墩運艘衝突覆兵許友沒而我獨全又遇程君舟於風雪中解衣酌酒不僵死昨夏血數盆飲亦如故此三度皆從死法中得活今又聞元禧之捷音天祐吾鄭氏厚矣厚矣吾雖病不瘳何憾乎越三日談笑沐浴而逝公恭儉孝友事潔潭翁婉得其驩心母性嚴難勝冠猶蹠而受杖及以上壽終公獨力拮据喪事悉率先儒禮家言屯溪程氏棺暴於家紹川張公棺暴於村伊子明經問明客死於京輿棺歸暴於白沙公皆爲捐金封定植朧樹酌卮酒而還南都有大辟被寬者言於謝比部開釋之其他結社放生解鱗綴羽未嘗佞佛而實可稱學佛作家遠女遠內誓無二色未嘗求仙而實合導引尊生之正脉乃春秋僅得五十有八遠近聞而惜之公好談經濟自山川元塞星緯機祥以及九鎮之兵餉皆講求貫串無遺一腔熱血無可揮灑聊寄之於息爭急

難之間而世以鹽菜祭酒儒林丈人推公雅非公之志也故陳子有感而爲之傳

鄭母張太君傳

姚思孝永言

鄭太母歛之紹村人生秉至性寡言笑卻羅綺五六齡晚女子訓守閨範不與輩兒戲念父遠宦豫章私飲泣事後母得具歡及父解綬歸寬快壻是時東里太翁擅文譽汪南溟司馬曰雋才也坦腹無適此遂于歸翁翁以孺子扶祖母覓王父於廣陵道維持具丈夫氣及補諸生而文章德業奕奕神王聲氣交游踵相接也然一貧書生耳烏能支況復濟人之窮解人之難心力交棘無米靡炊母能耐甘苦時艱急躬親織紉以相夫子又不足

則竭其簪珥服飾以供所需而不之靳俾翁豁達文度曲敦信義以完好者母力居多焉既而家業中落五世東廬無所寄更兼時無事違如蹈荆棘伯叔亞旅咸聽命於翁翁爲左方右圓批卻導窳裕如也暮則以日所行之事與母籌其可否利害砥礪有成大約於翁慷慨擔持中一以靜鎮閑之二十年如一日也丁卯翁捐館舍母慟不欲生尋蹈諸于於庭而訓之曰爾父留有餘不盡之澤以遺後裔者非侈華美相尚也行正事建正言交正人不有先世之忠節可法乎設以富貴盈滿則無

如蓬戶癯牖天性喁喁足樂耳緣達祖居貞公以
泰政事建文帝靖難師起募健卒三千勤王所向
無敵後力寡就擒弟道士道同公爲御夫聞而自
經一時表爲雙忠云母與翁講求有素以故延師
課子及接名賢必躬加授餐間有不義必戒兒絕
之其惓惓相勉者尚可以世教計歟若夫撫激羞
供以事二人深體夫千隱衷終其身無疾言忤色
三舉外家喪封以吉壤燕居不來帛自食不腥溺
望誦佛號千聲通命猶云祭勿腥殮勿帛歲祔盡
力捐賑資冥福嗚呼靜正根夫神明元氣發爲慈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十

惠母可謂得人道之正者矣

舊史氏曰婦道多以節義顯而餘不載爲其幽貞
其肉政而班昭所云四行亦道還婦道之常無異
能炫也若絮其大者力佐夫君贊成經濟外庭食
其德而不之知且賺數世之和相好無尤垂清白
之訓至死未已是則鄭母之大過人者至瑞鶴降
於庭仙樂叶於夢世以母之所以死者如余獨
於其死也愈微其生惺惺去來賂昭令德而欲以
是仙是釋委之未可知之數也烏乎可

侯巷先生傳

杜 濬于皇

侯巷先生姓鄭氏諱使如字士介侯巷其別號也
嘗有爵於朝矣稱侯巷先生者從公志也公世本
歙人自祖榮祿大夫潔潭公始徙居江都父東里
公以儒術顯當世公爲人器識偉然以忠孝名節
自礪自幼即敏穎端重不苟言笑年始成童遭父
喪盡哀合禮母夫人憐公蚤孤成立未可必公則
跪白母所以克遵父訓不違母憂之道母夫人意
始安公行序居李有兄三人人事之惟謹析箸之
口不言財由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聲譽翕如也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士

尋補弟子員隨入南雍俱以文藝受知於鉅公碩
卿於時鄭氏鼎盛諸昆皆通顯負才望而趨宗職
方名尤藉甚自爲孝廉時已適交海內賢豪門多
長者車公方鍵戶讀書名亦與之相亞當時名士
若東鄉艾千子南昌萬茂先未遊廣陵莫不慕公
文行結研席交焉已卯省試中副榜是科特恩副
榜先正榜一日出謂之中貢赴成均考績分將復
祖制以不次用公年方三十意尚有待蓋是時制
科之重積久不可易雖有馬周種放之道不能如
其展布也公是以道之至歲甲申始懷慨立仕授

工部司務仕未逾年以家國故力以疾辭歸此既前事矣又逾十年所行以子爲光成己亥進士官翰林封如其官人謂其官工部也見公康濟之才及其膺肥封也又見公寧靜之養望其然乎蓋司務無部權維是言利之臣請開寧國煤山事下工部議部尚書侍郎以及司屬相顧不能決公獨昌言此牟利勞民斯時何時奈何重失民心乎言出莫能奪議遂以寢公之力也左帥興晉陽之甲都城戒嚴司屬推公守鍾阜門時守備久弛蕩然一城公至一夕而樓櫓烽梯蘭石渠荅咸捐資整飭

梧州仁國志

卷四 傳

三

無一不備人以為神信乎其有康濟之才矣人情當得意鮮不震矜而公處己亥之後愈恬愈淡絕不問戶外事更遷地結書屋以圖史詩賦自娛家有靈壁奇石長徑丈色如青玉扣之聲中宮商公爲構語石軒余每客邦江公輒置酒招同西江王于一飲於石畔嘗舉酒酌石曰我心匪石勝汝一籌矣晚年著述多有益於世間爲小詞寄興蘊藉多安指在閒遠信乎其有寧靜之養矣是其尤可傳者至若石齋黃公以建言被逮邇邦江公挺身周旋不畏遷者茂先萬于客死公爲之殯而歸其

喪此其於師友何如也又謬好拙作手錄成帙不以迂濶爲嫌此其於好惡何如也余忝與公已卯同籍相知最深故因其孫熙績孝廉之請爲錄其大節梗槩而爲侯菴先生傳其亦虞翻之知己歟荒史氏曰吾聞當革除時鄭之遠祖有居貞泰政道同御史俱殉節死故鄭氏世多好義而淡於榮利侯菴先生風骨凝然不替祖風而出之以豈弟樂易不矜不偽子孫繼之聲無不宜噫孰非雙忠之報歟

一書侯菴先生傳後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三

余作侯菴先生傳成或問余名傳之意余曰夫名莫尊於聞道記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先生取以自號聞道矣故以名傳先生之志也或又問傳中於先生之生平專識其大而於諸微行之小者姑在所畧蓋傳之體貴能裁當如是矣第先生常出粟以賑遠邑之饑又嘗創育嬰堂以育貧家舉子女之不能養者是二事似宜載之以勸善而亦闕焉疑有所未安余笑曰子學春秋乎春秋筆則筆人猶易知也削則削知者鮮矣大自世風利祿奸人之雄漁民之利以自封

爲患於世甚大而又多怨是懼時行小惠沽名
釣譽以籠絡愚民要結當路以余所聞爲先生
之爲者蓋亦有其人矣先生出於惻怛而若輩
出於矯飾迹同而心異吾不忍以先生之心晦
於若輩之跡也故削之此春秋之法也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古

鄭水部配汪太君傳

申維翰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前工部司務鄭公疏
侯菴先生之配鄭太君者廣東道監察御史鄭爲
先之母內閣中書舍人鄭熙績之祖母也姓汪氏
生而莊慧父愛之爲擇壻見公八歲能屬文許字
焉及笄而歸鄭氏時鄭氏東直公以德義聞海內
內則五世同居食指既繁外則喜爲人解紛難座
客常滿太君歸踰月代堂上主中饋不言勞公與
兄元勳弟元弼俱盛有文名嘗讀書攝山累月一
省觀太君孝養曲盡公用是得壹志於學太君性
仁厚尤知大義重氣節嘗出粟周閭里困乏不責
償又創育嬰堂乳貧家子女之生而不能乳者歲
以爲常所全活不可勝計前朝黃公道出表公繼
咸直道忤時被逮過揚州衆畏綬騎威莫敢近公
語太君太君曰二公正人也曷懼哉越公與同志
數輩往且爲治酒食送之公之友孫章蘇氏之庶
徵聘暴病主於公之館太君初爲調治藥餌尋爲
之殯而經紀其喪弔者哭於堂幾忘其爲鄭氏之
書室也公任工部有議開寧國煤山者太君曰此
何時猶興利擾民乎公乃昌言於朝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五

事遂寢時鎮兵驕悍公有城守責太君攜子女遠避寧國山中俾公無內顧憂及子爲先成已亥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太君遇 覃恩封孺人太君前以公忠報國勿替家聲入臺數月疏奏凡十上皆圖計民生切務里人至今猶食其肉無不知有鄭太君云

外史氏曰余與鄭氏稱研席交凡三世太君孫中書舍人熙績者與余同官友善嘗爲余言太君所以勗御史者輒彈指泣下蓋鄭氏自祭政治貞御史道同建文朝以兵入樓閣金川門失守俱死之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六

末季職方元勳御史爲虹又皆以身殉國故太君勗御史以勿替家聲斯言也爲人子者皆得聞之爲人臣者皆得行之者也熙績其以太君之勗御史者自勗焉可矣

鄭侍御配汪太君傳

繆·影·歌·也

古者王教修明內外豫順閨門之事皆可詠歌而傳道之其尤賢者必載之國史以垂芳烈而著美名於後世內德之茂誠重矣余在史館每欲編次一代名媛載之史乘素知吾同年侍御鄭公元配汪孺人之賢其相德淵懿爲子婦以孝爲婦爲母以順以慈竊幸公得賢內助雖國史所傳何以加焉食公奄逝未悉其詳越三十年孺人之子熙績追述其生平致書乞傳因得而屬筆焉孺人姓汪氏鵲臚汝爲汪公之女也生而端重不苟言笑尤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七

聰慧達人鴻臚公不欲以尋常女子待之與諸兒同受書家塾孺人聞昆弟洛誦聲即能暗記背誦如流鴻臚公顧而色喜曰是女不凡異日當爲士人妻也欲擇才士而壻之慎其選是時水部鄭士介公官金陵挈其子爲光讀書官舍鴻臚公以同官過公一見即深加器重曰吾女得嘉耦矣遂許字即侍御也孺人既歸於鄭雖居豐族依然儒素之風習勤執勞躬自操作事麻屨課紡績早起晚寢不以爲瘁寢門之內有倫有要人以爲有桓少君林下風馬事翁姑尤能就養無方水部公夫人

女宗也治家肅若朝典一頓一笑無所假孺人婉順承顏務得其歡心稍有不愜於意輒傍徨中夜俟其意解而後即安侍御公爲諸生潛心制舉之業篝燈夜讀漏下雞聲不寢孺人以箴管佐之嗉唔之聲與刀尺相和水部公聞之有婦如此吾兒無慮不成名矣至一切家務瑣屑孺人躬自摒當未嘗聞之侍御以分其志即侍御亦不知其有無也孺人舉子女十餘多不育僅存子女各一人孺人心傷焉逆淹煎成疾臥蓐不得遂瘳是時侍御方以恩拔應試入都孺人力疾起連執手流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六

涕曰以君積學此行必售惜不見君之衣錦歸也侍御以丁酉魁北闈孺人聞捷音而喜拊兒熙績曰吾辛勤十餘年佐汝父今幸而成名奈吾疾在沉滯尋漏之不保安能俟汝之繼武乎病榻中猶日投熙績以唐人詩句或止之曰兒習此他年庶免面牆誦耳吾嘗夢大士抱兒賜我今惟兒也爲吾嗣者異日幸無墮家聲吾當含笑九原矣翌日遽卒卒之日遠近親族無不歎息共言其賢而惜其不永於年也閱二年己亥侍御成進士讀書中秘又三年連臺諫公忠諫國名震天下連 覃思

贈孺人子熙績以戊午舉賢書注授部曹更以文筆妙天下方將以所進秩奉恭人封翟弗樂服以榮孺人惜孺人不及見矣嗚呼豐其報而壽其年天之所以畀之而復靳之吾不知其何也爲作汪太君傳

論曰昔孔子作春秋自以爲無毀譽而其所是是非非者不惟當世之名卿大夫至於莒人之妻泰山之婦皆私論而誌之況於世家之令妻賢母乎若汪太君者雖既於年百世而下音徽猶未沫也昔史公論內德而推之幽明性命之故吾惡乎知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元

之如汪太君者則吾所深知而樂爲表揚以傳於後世者也

程孝子起善聘鄭氏貞女傳

陳堯勳

鄭貞女歛長齡里人也水部士介鄭名俠如之女母汪氏女生有至性五六歲授女經開卷即成誦然所記憶者輒力行之幼最得祖母歡因擇同里程童起善遂字焉起善程實吾長子博學穎悟不事浮言善罵孝尤長於詩歌草書歲甲申北都告變士介與賓吾俱移家金陵乙酉春起善年十四以高等補江寧諸生時賓吾將爲起善請婚期以兵入雖揚米果行而士介命子爲光奉母攜妹取宛陵以歸賓吾亦登舟歸武林返里一日夜泊麗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二

州南關帷燈未滅延燒葦席起善從夢中驚起躍出救父竟死嚴江時季夏三日也賓吾既攜孝子柩歸故里爲光亦奉母攜妹歸自宛陵道通程門值孝子柩在堂汪臨哭之哀女悲淒失容迨家子戚人羅氏女即解綺縠卻珍膳及傅脂飾粉之事一切罷去日飲泣未嘗言笑女自是心傷成疾矣是時郵報兵阻又慮母憂父在金陵與兄朝夕謀將護母以是竟未敢言越半載道南通母汪始得率子女歸金陵父母方以重聚爲幸何忍遽問女以守貞事且女行事多隱忍又懷慙不能言居數

日父母微聞之然恐其童心激烈偏苦節不可貞奈何適年病日劇父母心知其故乃求外母汪孺人與連牀問疾所始女含悲對曰從一而終自女子事一絲既聘違問于歸哉且孝子死孝雖死猶生自歸途隨母哭孝子家即欲身殉以父遠阻金陵安危莫測母兄流離患難相依爲命故不忍遽死耳及歸南省數求諸母若姑母代明吾志豈嘗情相視不以告我父母致父母莫曉子意去歲冬于父及于翁甫相見哀聲徹戶內予中心如刺是夜覆欲自盡爲與嫂共起臥不得遂至於今有待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三

死而已豈醫藥能瘳哉苟得生入程門守孝子節俾爲立後於願畢矣語未竟父母聞而號呼即高其節而心實內傷女且慰曰是固有命當靜修安命我視一切富貴生死皆空無足戀意且女與圖榮華而生爲辱女孰若全貞節而死爲完女我志已決甘之如飴者三年願父母無再計於是父母遂許之女聞父母許我以節即欣欣色喜不數日飲食步履如平時丁亥三月其父士介馳書走新安其翁賓吾既得書備悉女欲爲孝子守貞狀即起裝未維揚具禮迎貞女歸行有日矣父母爲治

查具女堅謝曰女爲守節立後故苟延性命至此身且可捐何用是爲女但乞念珠一串布衣數襲足矣乃於五月三日殯於程門是日親族迎送以百計皆肅然起敬然多傷心頭涕者女獨從容與家人拜別畧無戚容越三日其翁爲孝子位預卜繼嗣女趨拜承服時病餘不堪哀毀家人方慮之多爲勉慰女含悲實甚而外固矜莊自持也且語家人曰今雖凶禮然承服撫孤自今日始此孝子百世事吉孰大焉何敢過慟其翁聞之返悲爲喜曰吾兒婦頗知大體命僕僕易服進拜賀自爲降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五

禮稱謝旬日其翁爲太君葬期迫欲倍道回新安時女病不任舟輿翁與父母不忍遽使歸女堅請行曰女願得親送太姑葬早侍姑拜孝子墓死且不恨何憚道上艱苦乎翁與父母欲成其志又惜其身數日不能決爲禱於神曰居則吉翁與父母復強留之曰及秋稍健當載汝歸女始勉留其翁既行女卒以不得速歸快病遂篤翼日汗下如兩形體雖憊而聲猶琅琅聞數十步母問有遺言乎女泣對曰兒不忍舍者父母翁姑耳前欲隨翁歸里以終兒素願爲翁與父母勉止今已矣遺痛

何極爲我謝翁姑曰生未得養死當得報且願父母翁姑勿以生死疎往來也父母聞之環牀而泣女好語曰兒以明日逝今尚有一日留願無過傷次日寅刻果怡然逝女生於庚午年十月初十日卯時終節於丁亥年六月初七日巳時年僅十有八

舊史氏曰女不幸著節猶子不幸著孝亦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激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異天地之性循常喜安而至於變生氣作則躍爲雷電激爲峯濤其固然耳今夫卓荦伊周非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五

必奇鬼而莫弘著其碧血伍胥馳其素車皇英晏如不謐靈妃而曹女沒而戴屍幸娥烹而湧鑒使近世儒者閉門枯坐讀足此書則必心疑以爲荒誕今觀程生爲父死孝移之莫伍自莫不然而鄭女以深閨未笄從容中道殉節以歸則豈有誕歟嗚呼生人正念不逮死得其所又誰謂有幸有不孝哉雖爲之今古爭光可也

第漢鄭君傳

楊汝穀石湖

鄭君諱玉珩字荆璞第漢其別字也本籍新安自六世祖贈君潔潭公遷居揚州遂爲揚之江都人祖諱爲光順治己亥進士由翰林授御史直聲震朝野父諱熙績康熙戊午舉人官刑曹事尚嚴正侍御伯諱元勳兄諱爲虹皆死前明國難尤世所艷稱鄭氏一門蒼桂之性忠鯁之氣水木本源所從來遠矣第漢生不好弄七歲就外傳已巍屹如成人性聰慧六經史漢三年悉能成誦與弟崑貽同業家塾算燈課讀互相友敬人以雙璧目之無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室

何比部公即世第漢年甫十四得訃哀毀殆不欲生崑貽又早奉父命爲嫡叔聖臣公後第漢童年隻影號號孤立侵凌日里而能內奉慈訓外禦強侮井然有條鄉人加敬慕焉時祖母雷太恭人嫡母許恭人俱在堂第漢奉養重閨皆得其歡心歲甲午雷太恭人年屆古稀第漢念祖母高年苦節亟宜表彰重跡數十里詣京師乞言於諸名公鉅卿主於外父中翰存田李公邸舍中翰爲吾師與化總憲冢君復與余稱同年友交中翰乃並交第漢時第漢年少而舉止端凝言論侃侃望而知爲

正士且居停密通朝夕過從詩酒流連大而益相愛重南歸後郵簡不絕第漢性孝友雷太恭人歿後許恭人相繼歿世檢閱遺貲初無厚積曩日之素封虛名頓釋然第漢不自有其有骨肉均得分沾俗情所難而或猶有不諒其心者爲可歎也尤痛者昔比部公終於旅次第漢未親視含殮抱恨終天歸櫬後經營葬事盡儀備物造丙舍爲廬墓計詎變生意外匹夫溝壑蠅營四起詭口中傷致陷文網第漢中懷激烈終始不撓賴弟崑貽出力衛兄乃得上聞於朝脫兄於難嗚呼以孝子之

揚州休園志

卷四 傳

室

苦心釀無端之奇禍君子哀之嗣見世路坎坷絕意仕進杜門卻軌日惜弟仲花底板輿奉生慈仲泰人戲彩爲娛極天倫之樂間買舟於西子湖頭或攜雙屐於五老峯側與會所至著爲詩歌哀然成帙披而讀之大抵歡愉意少悲憤音多屈平漁父之詞宋玉悲秋之作殆將彷彿焉丙辰夏余奉命祝釐衡嶽取道邦關第漢念故交勉爲一出執手欽歎而予以王事在身蒼黃別去今幸以衰老予告南歸方冀再過竹西一憩休園賞泉石之勝作十日之飲而不意彼蒼奪我友之速也嗚

呼若溪抱欒崎磊落之才負剛果正直之性篤孝親友弟之行言必求復義能勇爲天倘使之置身通顯投以艱鉅必能擔荷非常以上追鄭氏先人之遺烈而乃遭家不造憂憤林泉且至於死抑又何也嗚呼若溪生慈仲恭人已年踰七旬茲若溪所遺二孤長四齡幼再晬較若溪失怙尚少十年白髮衰親黃口稚子雪涕麻衣淒涼相向地下有知抱痛又當何如所幸難弟崑貽篤行長者雖出爲叔後而終切同懷向能出力以拯其兄知必能撫孤以慰其母他日二雛成立高堂色喜若溪固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五

可無恨即侍御比部諸公其亦含笑九原矣乎茲崑貽遣使走訃兼寓書於子請爲其兄一言子忝至交哀其志而悲其遇不能辭也援筆而書其梗概如此若溪生於康熙壬申年五月初七日寅時卒於乾隆戊午年八月初二日春時得年四十有七娶李氏子二長慶祐王氏出次慶祐高氏出俱幼未聘女三長適同里吳公湄係李氏出二幼未字傳氏出

石湖氏曰奕奕鄭君鯁質天成東身向道無櫻物情漸危履險無屈無驚如金如玉久益精瑩已孤

克立兒孤孰馮賴有厥仲義方可程君多愁懷時寄苦吟余每展讀感慨傷神將付剞劂以聞令名嗚呼鄭君雖死猶生

揚州休園志

卷四傳

五

鄭母張太君誌

范景文 夢章

崇禎庚辰十月八日鄭母張太君卒太君者廣陵鄭超宗士介之母也超宗以文章行誼爲海內正人所歸者二十年其弟弟子姓皆英英秀上有國士之目海內望超宗出而有爲以先太君今不幸太君已矣聞訃之日自閭里以達帝都奔走弔唁者半天下其爲弟弟子姓稱運思私者弔太君者也其爲文章行誼傷超宗聞達之不早謀養之永悲者弔超宗者也余以談廢儒家白門屬比年饑疫夭作死者衣薪不足喪者宜麻告空薛舍人敬溟漢之詞張燕公有國殤之弔此雖隨仁人君子之涕而運運適泰有時而衰豈與太君同年語哉予雖往者太君壽登七十超宗不以珠玉組珮悅其親惟知交以文章來者則拜而登諸屏軸況今爲太君計千古余安可以謝不文之辭予語云世德駿烈先人清芬太君母乎其當之矣敬爲作誌其詞曰江滋淮漬綺靡之鄉營原茂草金粉遺飾士專文弱女艷都芳我作誄詞幽貞用傷揚芬砥俗匪缺友朋嗚呼哀哉太君聖善誕英名胄超宗之母東里之婦花蔓藤蘿松雕寒復夏雲奇峯真

揚州府志

卷四 誌

六

七

揚州府志

卷四 誌

七

石者壽光儀不隳便房恒畫太君習俞母訓登捐形管無師中閨自嚴銅鏡窺容璫孟照銅家人終歲不聞聞言延明登座嬪於高門夫子名流志存天漢寓慨霜刀流腋寶翰相維太君百身倚辦良醢供遊華燈及旦出門有功臨事無歡雙轂在庭重錦薦之婦功方謝印瞻母儀周旋禮則警咳書詩五湖之楫千里之筮晨暮到門登堂攝齊仰子季千食草已歌家法未改里無鳴珂形儀敦素僕御不譁教厥子弟端謹靡他小過見察必達管訶大儒之生天意良篤好惡所指如斗斯北若超宗甫邦推司直憂國廿年未嘗君粟君子所依細人所目季則士介琳瑯擅聲研思鏤密抒慮因澄靈氣相輔機雲抗衡慕義千里酬知百朋殫喪周急思靡死生嗚呼哀哉太君榮問壁田醴源祝願方長猶輕百年神示不告龜笑不占蛻遺凋化莫知其緣盈縮之期豈不在天嗚呼哀哉賢淑淪亡慘動六宇馬避西州車臨汝水貴仕之公文章之子生拜牀前沒爲經紀景屈招此游商職禮辱車素旌言歸夜臺天地慘塞屯陰未開凝寒起序春潛不迴譽斯亞亞繞枝徘徊相彼孝慈達人用悲焉

呼哀哉

揚州府志

卷四

三

貞女鄭氏誄

王光魯漢恭

貞女鄭氏盡節於旌孝文學程君之內寢年十有八歲嗚呼哀哉攷之史書婦節代顯女貞不數昔南史所載渤海封卓妻劉氏一夕之婚也商文毅公之母爲子守也嗚呼貞女嫁於喪所殉以正命聖人復起以爲難矣吾用誄詞懼僭焉英詞曰疾風勁草板蕩誠臣語則有之誰爲其人遠者喪亂海沸陵沉嶽然大節如星在晨詩書澤亡吾慙薦紳彼君子女松柏有心女所自出廣陵之鄭蔭以世還孤芬成性有明盛衰四子授命於三百年丹揚州府志

青炳炳鶴雛鳴宵珠林自映女生其間後起爲勳時方總角字於程生程生俊少惠童英英掩卷讀就叉手頤成金革廢禮遲我親迎棄其僑居言廢戶庭道出嚴江孤舟夜驚風號葦枯祝融不戒孝子神清中宵破寐徒跪抱父衝波與會父脫于死英靈常在月白霜青陰聽曉霜梓里爲恭樓我靈轉貞女從母迴輪塔家低回素旄歟矣靡他御甘蔬糗粒卸鉛華大圭不琢本無疵瑕寒潭千尺不爲雲霞木雖連理托根則遐蕪城再聚隱志以明婦鄭歸程何有死生素車車衫如百兩行靜對靈

凡申百歲盟設爰虛左奉區升堂焚燈展拜禮合
婚喪永懷終天銜傷久瘡其麻既成骨支牀席同
穴踐期居諸何疾畢志爲歡捐生是力如共灘舟
投身不測命彼千秋輕此一夕易簀非偶謁以吉
時不泣不怖惘然自知身光滿室惟燈勿施再濯
再澣芬垢永難裳衣成削剝不可追世之不綱始
於帷帟教以古言屏棄如速喪亂蔑資仇雋何極
蔡琰笳悲明妃草宿天步艱難可勝歎息砥柱在
中狂瀾斯逆我來瞻弔稽首畫圖左共右曹施毛
爲奴廉頑並孺師百丈夫郡有表傳國有史書後

揚州休園記

卷中詩

三

操筆者知何陋儒存此諫詞用彰不磨

揚州休園志卷五目錄

文

誥贈榮祿大夫潔潭鄭太公暨一品夫人元

配汪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張玉書

太學東里鄭公墓誌銘 董其昌

鄭母張太夫人墓表 馮元颺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崇

祀鄉賢侯巷鄭公暨 敕封孺人元配汪

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徐元文

一敕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據廣東道監察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目錄

一

御史崇祀鄉賢晦中鄭公暨 敕贈孺人

元配汪太孺人繼配程太孺人合葬墓誌

銘 李天馥

祭鄭侍御文 魏裔介

祭鄭侍御文 梁清標

祭鄭侍御文 陳廷敬

祭鄭侍御文 黃敬璣

祭鄭侍御文 汪 楫

祭晦中侍御文 鄭 名

祭侍御鄭壻文 程 宣

祭內姪鄭侍御文

許明賢

祭鄭侍御文

許承遠

閩郡里民公送侍御鄭公長生牌位祭文

余起鰥

祭鄭年嫂程孺人文

徐元文

哭字程氏亡女文

鄭俠如

祭鄭姻母吳恭人文

汪孟翊

哭亡妻吳恭人文

鄭慶祐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目錄

二

揚州保園志卷五

江都鄭慶祐受天集

文

誥贈榮祿大夫潔潭鄭文公暨一品夫人元

配汪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張玉書 素存

新安鄭氏宋文顯公後也世居歙之長齡里明遜國時參政公居貞與弟御史道同公殉難死家人不更求仕廢書而耕於野者近百年數傳至潔潭公遷於揚迺復授子弟書遂多以科名顯公以孫貴贈榮祿大夫爲太公今子孫康多而賢居館閣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一

歷臺省成進士登賢書歿而俎豆於學宮者代有聞人通德之里稱右族焉太公歿屢卜吉壤未食厥墨久之兆域成太公之曾孫侍御爲旭率其弟文學爲樞爲寬猶子主政士炳孝廉熙績等奉太公葬於儂徽陳公塘之新阡元配汪太君附焉是爲康熙甲戌十二月之十日也先期具狀奉請銘謹按太公諱景濂字惟清號潔潭父諱良鐸生子三長即太公幼而失怙家中落母程夫人撫範諸孤食貧不給於鮮公獨慨然曰吾爲家督奈何無以奉母歟爰奉母僑於揚念鹽鹽可以振業於是

發貯嚮財以收倍稱之息尤饒幹局籌贏蝕如列

眉屢有建白鈎撫釐剔悉得曉政要領其曹耦咸

服之而貲亦少拓焉太公曰吾朝夕得甘脆以奉

母足矣以未致之可不以本守之乎率其子弟肆

力於大學曉宵夜燭漸多摩研編削之才矣太公

爲人寬厚持重內剛而外和篤於友愛既奉母居

揚兩弟漸長取次來居族中諸弟姪咸自獻來就

公公爲之畢婚娶謀居食同功共火終不餘力而

有私財同居五世食指近千人孝友敦睦人咸指

爲義門後太公以先人墓田遠歲時展省雖艱欲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二

奉母歸里未果公雖家於揚而春秋伏臘必過里門蕭掃松區修粉榆之社而還長齡祖墓歲久擬墜不修公親之辛楚引爲已任手自封植之迄今陵栢攢茂皆公獨力營繕者也生千剛腸翕熱遇事急病讓夷絕無譟譟人有曲直片語平亭令其意消與人交輸寫心腹急難憐才不假根柢之客同於雅故一時投分皆海內名士望之爲鉅公長者焉尤以仁心爲質好行其德嘗以歲暮南歸值同旅者爲幕客所掠公傾諸以資之歸又有貴郎以事繫獄出千金脫之不責報也後舟行隋甌淹

中蛟起水湧同時溺死無算而公卒免於難見者怪之又嘗載簪衣一衲過玉溪河達覆溺者百餘人凍且死公盡出其衣衣之咸賴以活至其尋常棄責析泰排難解紛扶喪施濟人利物之事種種威德又不可數舉矣公雖服賈而雅慕儒生聞人咿唔聲輒耳屬之時時延訪名宿爲家塾師宜其後人食讀書之報也晚年不問生產惟時飲醇醴蒔花竹遊名山水以自娛暇則偕汪太君誦竺乾之書論說因果不市德不沽名不希非分之福不爲無益之費終其身澹泊明志而已卒之日年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三

八十有二汪太君先太公卒子孫繁衍其遠遊四方因以爲家者不及詳其隸籍於揚者子三人長國賢次之彥次之冕孫九人元禧元禮元祉國賢出元嗣元勳元化俠如之彥出元亮元弼之冕出曾孫二十人距公來遷時來滿八十年而本支已百餘人多以科名起家致身通顯原其初皆肇自太公豈非天錫忠臣之裔篤生太公以亢鄭氏之宗者歟余與公曾孫太史晦中君爲同年又同史館而侍御晚齋君又世爲姻契同官於朝最又今來乞銘不敢以不文辭其子孫姻婭之詳不具

列爰爲之銘銘曰

粵稽天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必揚維前之晦後世其昌鄭之先賢大節琅琅屢世不官冥跡農桑爰及太公逌遊於揚詩書啟佑甲乙繩芳垂魚服勇世濟龍光綿延五代棹楔相望九九松栢鑾鎮之陽婉德維賢同穴相莊勒石幽窈山高水長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四

太學東里鄭公墓誌銘

董其昌 元華

歎有鄭氏者。魏國時。徧史道同。參政居貞之裔。蓋傷心殉節。立義不官。以爲家法者也。然商家義士。三紀風移。周誥。逋臣百年土著。列聖有生育深仁。累朝有昭雪公論。寧忍以逃。竟終乎世。宗朝有深潭翁者。始抗墳書。應奉之議。再傳爲太學東里公。竟用此亢宗而歎之。鄭與姚江之孫同爲忠烈。光也。公諱之。彥字仲雋。號東里生。而發慧有里性。稱孝。童彊敏博。記於書。好蘇端明集。爲文意特近之。勿作常語。弱冠以商籍補廣陵郡諸生。游南雅。傾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五

其名宿大司成傅公新德奇之。取冠多士。曰忠節子孫。即劣於戚施。推於僮父。猶當寵異。況落落國彥。激昂青雲。如鄭生者哉。甲午丙午秋試。幾得萬復失之。公自知數奇。頗意教子及姪。自是倦游矣。廣陵五方雜居。秦晉吳楚高貨貨殖之家。皆受鹽筴。臺使者周爰咨詢。謂賈人百輩不足與計事。望之文學。知名者衆。推公專對大見。采用於是。稟承決事者。輻輳並進。公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兄言。依於友。與人弟言。依於恭。排難解紛。依於忍。大姚方氏程氏用公言。得相保其終。訟者傾家一如公。

所預策而有神。奸汪某誣計公叔者。公復力發其奸。麗於法。兩淮之歲。以除當是時。公非不能忍。念忍之彼將以攻。忍爲招。必有望風而下者。周處驅蛟爲此也。公家五世不分產。公曰。此雖義門事。非長慮乃勾稽五世之籍。而析之。無偏厚薄。衆推羨金三千。酬主者公揮而羣剖之。餘中爭產之風爲一變。乃若振窮周急。扶喪封寔之類。歲不絕書。家無賸物。楚袁滄孺。衆知疏理。釐政有功。德於淮揚。謔人以多。耻中之繁。廣陵公心傷其冤。首倡義三日。內代上數千金。袁公竟有完譽。其節俠維國論。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六

如此公每服膺子友陳眉公惜福積德二語。勤行無厭。姜宗伯傳之曰。生平然諾無二言。閭閻無二色。皆實錄也。子四長元嗣。次元敷。次元化。次依。如元敷舉甲子經魁。與余交善。予以姚江孫文融期之。非謂一舉首足重鄭生。惟是人地家門足並重耳。生卒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列。銘曰。遜國之鄭。姚方與鐵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破。東存卯頭木。餘藥雷霆。摧折日月。朗徹司空。錫圭侍中。灑血執是天綱。可越而越。孰是帝絃。可懟而絕。不有雙忠。曷挺人傑。良玉溫如斗。先列缺以我書城。

傲彼金穴魯連排難倪說解結隱豹而文履虎不
啞俠掩荆高介如田薛壇宇其躬著蔡其舌千里
誦義一經胎厥孝秀鵲起家聲軒揭鬱鬱佳城綿
綿瓜瓞於萬斯年視此銘碣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七

鄭母張太夫人墓表

馮元臆 蘭菴

嗚呼此廣陵太學鄭東里先生之元配紹川張公
之女吾友趙宗之母夫人也夫人有賢子四稱趙
宗者余友趙宗然後知有母夫人也記曰知生者
弔知死者傷今將表夫人之墓敢忘所自乎歛之
鄭氏自叅政居貞公遜國死節流傳迄今宣代有
賢碩而戒子孫不得讀書子孫雖衆爲村農佑客
荒唐朴陋者二百餘年養其忠孝盤紆之氣久而
後發即安得不鍾名儒來女士焜耀家乘彰國士
報耶夫人生而慈孝兒時不妄嬉母氏早喪紹川
公宦遊豫章室中獨夫人與後母在後母不以弱
息視夫人夫人之事後母猶母也歛之村落屋廡
聚處溪山隔之姓相別故遊於溪山之間所遇皆
父子昆弟不知避女子亦然每春秋晴麗夫人獨
敝衣闔戶簾帷閒如紹川公奇之聞鄭氏有惠童
子懷童子文揭汪伯玉司馬司馬賞之曰此真乃
公壻矣及歸鄭氏東里先生方少高自標置視車
馬金錢皆長物無所怯惜散夫人奩貲充問達賓
客卮酒之費歸與夫人相對陶然咏歌無迭也先
是鄭氏五世不析箸產中落食措浩繁又先生性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八

慷慨好爲人排難解紛及來廣陵當事者方憂鹽
笑鹽蠹設專官下疏理之今先生儒者所言中理
又度當事力所能行者上之以故公私造門請謁
無閒晷中閨以內指顧不及夫人日爲供具雞黍
酒漿豐儉如禮童奴無厭倦之色先生教四子讀
書性嚴毅或課誦不及程式抱子而後一切長臨
與杖無假貸先生卒夫人守其家法雖不杖猶謹
訶也仲子元勳以甲子領鄉薦高第先生與夫人
皆及見季子俠如已卯副薦先生不及見獨夫人
見江右文士萬茂先過廣陵以著疾暴下困臥俠
如齋中夫人日趣兒子往視客萬先生佳士母以
病傷客心無何茂先卒俠如兄弟經紀喪事四方
來弔者鄭氏主之其豫章私親衣麻剪紙哭泣造
於門或不知者誤號鄭氏應事夫人高年聞之不
怪顧獨喜兒子能盡友誼其相夫命子必齊古人
非世俗閭閻所能知也夫人生隆慶庚午七月七
日卒崇禎庚辰十月八日葬壬午二月二十六日
享年七十又一子四長元嗣次元勳次元化次俠
如孫十人詳誌狀中余惟太夫人名婦而今子
母也東里先生余不及見長吉諸君聞其聲未之

交也若余文超宗則所謂著書能文交天下士者
歟超宗見事多識度閒詔與人言無回曲久而可
思至酒茗之間深談廣坐語及民社未嘗不咄嗟
動容若將有爲而不得也超宗雖數奇晚進而當
世衡鑒人倫討論天下事即名卿元老持論必以
爲歸今超宗兄弟且大用即用與不用其名字傳
簡冊垂後世無所疑他時讀夫者必曰父某母某
姓今葬廣陵西北原上者是也或歎羨惋惜至述
其篤行孝友則及來里公太夫人又無疑也超宗
及兄弟子姪皆好學他時必有貴且顯者其將廣
墓門代豐石而更爲之詞然超宗品行文業今以
始矣於超宗子無加其能加太夫人哉余是以信
余文焉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崇

祀鄉賢侯巷鄭公暨 敕封儒人元配汪

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徐元文 公甫

康熙癸丑十月十四日工部司務 敕封徵仕郎

翰林院庶吉士鄭公卒公之封也以子故子由翰

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慷慨論天下事

卒於官鄉人思慕之請於官司崇祀之未幾公卒

公德亦著於鄉鄉人思公如御史亦請於官司崇

祀之不數年父子相繼崇祀學宮實惟鄭氏鄭氏

世歎縣人至榮祿公始徙家揚州亦始教子孫讀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二

書應舉蓋鄭氏不讀書應舉者數世以遜國時參

政公居貞御史公道同一時殉難死故也再傳東

里公乃以儒術顯公東里公子諱俠如字士介號

侯巷性好學博極經史百家之書處事多仁愛尤

重氣節幼爲諸生有聲入南雍應已卯省試遂受

知司李廖公當是時朝廷窮科目之弊謂士既薦

而復阨者多在副卷詔先一日榜其姓字欲復洪

武用人舊制以不次擢用而公道中副榜遂貢成

均赴京師京師鉅公多器重之將請授職乃公終

不樂即試用急告歸越五年甲申始授工部司務

時舉朝言利風甚熾有阿執政意謂開寧國煤山

可獲無算利下其議工部公慷慨言曰時敵極矣

而復專利以擾民即桑孔笑之矣力請於司空寢

其議寧國之民多德公京城多故爲將者擁兵於

外多跋扈恐一旦集城下命公守鍾阜待之凡烽

櫓渠荅蘭石之類竄敗不用者三百年公至出金

重飭之不取公帑及民間一錢蓋其仁心爲質惟

恐擾民病國多此類會 興朝定鼎公遜乞骸骨

督師洪公知公才強留之不可於是公素負經濟

未盡展布抑鬱里居惟課子讀書日夕不少休子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三

爲光遂以己亥成進士及後官御史有嚴加派禁

非刑清關靈慾貪竇諸疏率有益於氏要皆公展

施未竟者而其子繼而行之人莫不以爲公教之

也平生尤重氣誼明末石齋黃公臨侯表公故名

臣也以言事及忤宦官得罪被逮過揚州一時冠

蓋多敏跡弗與通而公獨偕同黨號呼趨城外逆

而送之且賦詩言懷無所彈揚州和滿郝公死張

獻忠雖甚烈贈太僕卿其子白衣冠立富門道

富人大詬詈富人者公姻戚也公怒曰奈何恃財

辱忠臣之裔大不敬即召所知會諸生數百人公

討之富人伏辜然後已公瘁惡不避親如此西江
茂先薦公赴徵聘死揚州公爲之殯且開學舍停
其喪高郵孔孝子扶目救父事既久幾湮弗傳公
詳以上之有司俾載郡志凡此皆公未仕時事也
未仕而能崇尚氣節則其仕於朝可知矣公事二
人尤孝處兄弟最友愛配汪氏 敕封孺人歛縣
太學汪君季光女幼稱淑女歸于鄭稱賢婦有子
稱賢母相封太史公不一事凡公服官家居處事
接賓客及教兒讀書爲名臣皆有賴於孺人故鄉
黨稱公執及孺人孺人不曉字好佛書口授金剛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三

大悲諸經咒不數遍即背誦夢中嘗與神酬對事
載軍訓紀畧中先公六年卒蓋公生於萬歷庚戌
十一月十四日距卒之日年六十四孺人生於萬
歷庚戌六月初三日卒於康熙戊申十一月二十
九日年五十九公祖榮祿公諱景濂父榮祿公諱
之彥公兄弟四人長待詔公元嗣次職方公元勳
次金吾公元化公其四也子一即爲光爲名御史
先公卒崇祀鄉賢孫二長熙績次從諫公卒十餘
年至康熙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孫熙績葬公於江
都淮子橋之原而以汪孺人附先是以狀乞銘謂

余與御史同年又曾同史館知公詳也嗚呼公之
大節余既已言之矣若其育嬰養老拯溺救焚彰
彰人耳目者尤不勝書也故公之卒也國人號泣
思慕如御史死時羣願請以祀於學六年中父子
遂相繼崇祀云公著述最富有休園省錄通言集
句詩餘等集行世乃銘曰

愛物近仁處事近義惟仁與義所以明志和不黨
同介不厓異合介與和乃以成器率德忠貞貽謀
顯懿克相有人婦功並愧銘以傳之千載勿替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一四

敕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道監察

御史崇祀鄉賢晦中鄭公暨 敕贈孺人

元配汪太孺人繼配程太孺人合葬墓誌

銘

李天馥湘北

今上御極之三年甲辰以彗星偶見

天子下詔求直言凡內外臣工皆得有所建白當

是時公忠謀國之臣首先言事者二人曰省臣楊

公雍建臺臣鄭公爲光鄭公之言先後有十疏雖

未悉措諸行而盡職敢諫人皆想望其風采於是

鄭御史之名聞於天下公用是益盡瘁事 君不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五

敢言勞會風雨趨朝遂遘寒疾卒中外無不流涕

嗟乎以公精明強固之才遭鴻運而際盛年使得

展其所學濟歷政府雖古名臣何以加焉惜乎大

業未終哲人云萎甚矣其可悲也公歿於康熙之

乙巳年僅三十有七又三十年爲乙亥公之子熙

績舉公樞暨元配汪孺人繼配程孺人樞合葬於

江都縣淮子橋之原以余與公同年鄉薦復同官

史館而公子熙績與余子孚青又同舉戊午賢書

不遠千里求銘其幽石余忝兩世蘭譜諒何敢辭

按狀公諱爲光字次巖晦中其別號也鄭之先爲

宋文顯公後世居歛西長齡里明遜國時叅政公

居貞與其弟御史公道同併殉金川之難家人不

更求仕數傳至潔潭公諱景濂始授子弟書潔潭

公子贈榮祿公諱之彥並以儒術顯生四子其季

爲士介公諱俠如是爲公父官工部司務 封徵

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母汪氏 封孺人公將生之

夕孺人夢玉麟降庭火光燭天覺而生公遂以此

命名公生而穎異讀書不屑屑章句即究心經世

之畧由儀徵廩膳生甲午恩拔入成均丁酉舉順

天鄉試會 朝廷覆試盛京所貢士常式外又試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六

以時務古學公具肆應才 欽提前列己亥成進

士殿試 欽定第二甲第二人授翰林院清書庶

吉士卒丑改授監察御史 子假歸甲辰補廣東

道奉 命巡視中城中城在輦轂下最爲煩劇公

治以簡靜除苛解曉嚴誣告反坐之律而民鮮有

干文網者時京師錢法之禁甚嚴奸民多雜僞巧

以詭譎平民公發其奸風遂寢有殺人而尸諸溝

者所司具獄罪且死公廉得其辜平反之上 聞

乃按撓治之罪一時服其仁明又京師多遊民常

於歲暮集無賴什伯爲羣擊鼓弄毬陰爲豪奪積

年不可變公下令罷之不聽乃罪其魁衆望風逃遁蒞官凡六關月鋤奸剔弊不事煬成東濕之治而務爲休息白其仁心爲實錄飾經術以儒雅也所上章奏其關於國家之大者莫切於清賦役察關稅數事其論賦役曰國朝賦稅一準賦役全書而奉行逾額胥吏因緣爲奸正賦不已而勸輸勸輸不已而加派重之以水旱頻仍民不堪命有司徵科日急下益相逼揚州之江都爲尤甚焉一邑如此一省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

天子可其奏該撫按治之民賴以寧其論關稅曰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七

南北設立關津以稽察奸宄因以資其賦稅然立關有定所司關有常員徵稅有常額今淮安三關外有白洋河等處揚州鈔關外有邵伯等處皆設立關渡更置攢典官役橫索無忌以至負販道路者亦有征斂是一關有數關之費而司關無常人關稅無定額也疏上敕督撫嚴察之而商以蘇至於設科取士當廣其途以獎勵士氣於是有復檢才舊制疏議吏部推陞不當需以歲月之久於是有復推陞舊例疏論內外還轉不當止論俸序宜別才能事實爲次第於是有復陞轉之舊以昭

勸懲疏又以國家法令所以懲貪自律有與受同罪之條而受者日以肆與者益以隱則宜寬贖証以懲貪鳳凰米徵於江南以餉軍然遠近千里或數百至宜附近徵給以省道至之勞而免倉差之設二疏

天子皆報可馬公在臺班未一年封章十上皆切於民生國計利及桑梓者不計禍福不避嫌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發聲於寒蟬報響之時振采於威鳳鳴岡之會豈非盛世之霜隼歟而詎意其持忠入地有餘恫哉公眉目疎朗氣度冲和與人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六

交恂恂恭謹不欲上人而於寒素之士尤汲引若渴故士林迄今思之公事親至孝申酉之變士介公官金陵公年甫十四隻身奉母汪孺人還歛道值叛兵瀕於危者數矣公晝夜長號以繩連母裾而牽之得脫於難後官京師每思親則淚淫淫漬枕上假歸侍養猶孺子慕也家居竿牘不入公府至郡中事關利害者言之不遺餘力若兩淮賑政諸務瑣劇尤多郡東芒稻河導水入江以防壅潰漕隄者明末久堙公言於總河御史疏濬之至今數邑均受其利焉蓋公之生平勇於建白濬於聲

利居官不受身命而名實加於上下臨事不苟
笑而吹噓遍於朽枯此鄉人所以追思不忘歟
祭於其社也與元配汪氏繼配程氏俱 贈
繼配雷氏以子熙績官中書 封孺人子二長熙
績康熙成午舉人候補主事汪孺人出次從諫貢
生副室徐氏出孫二長玉珩次玉璋姻姪氏族未
及詳銘曰

鄭之先世文顯宗光岳氣合生駿容道臣大節貽
剛風列朝昭雪論至公抗志始自潔澤公枝分葉
布無終窮侍御鴻翔繼昭融西清東壁羅心胸廣

揚州休園志

卷五 墓誌

尤

履細旃連

帝聰民瘼國是憂忡忡皂囊蒼珮立丹楓鵷班蓮
羽成夔龍山頽木壞傾天中鵬啼猿嘯碧山空高
名嶽嶽琬琰崇芒寒珠斗輝蒼穹天門跌蕩致禮
終佳城鬱鬱淮子東黃麻丹旆多胞封我裁銘詩
追高踪豐碑貞石爭磨礪千年吐氣成白虹

祭鄭侍御文

魏裔介石生

名世之興實惟華胄邦水秉精瓊花吐秀年少登
車握蘭衣繡入珮紫囊封章待漏公昔起家冠冕
北開臚傳金馬草起給廂錦袍箭錫蓮炬星輝載
司身史糾愚弼違建言災異敬應天威條敷侃侃
萬言蒼莽仲舒嗣音敬與繼響鐵柱肅文烟流天
壤僚友寅恭與歌直強部按中城幾旬肅清豪猾
摘伏寬獄允平聲聞 朝宁望重公卿維公祿養
高堂色喜既篤友昆亦睦桑梓貂珥榮膺飭如修
士恂恂寡言持盈增美養儉謙和塵視金紫生平
不朽立德立言風儀獨立鶴翁高齋昭垂青史風
節勿護嗚呼秋淒木落星霜露薄虛饋餘錄孤燈
莫莫琴絲撫今諫草憶昨背絳闕以遙阻陟玉樓
而接譙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旋驥蹕足以
悲嘶車遲回而不轉泥哀音於蕭簫變樹色於長
安望薇溝之豐草嗟江波之急湍昔比閭而結珮
今人追而路難託悲心於酒醴饒遺蹟於琅玕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干

祭鄭侍御文

梁清標 玉立

惟我鄭公鍾秀榮陽世海其美以發其祥乃永忠節乃肯構堂盈滿是誠孝恭是將既修飾節復擅青箱蒲中鵲起日下鳳翔讀書中秘持斧嚴廊方祝上壽悅豫且康志存遺笏躬佐垂裳奉公執法疾惡鋤強何以喻之鐵面秋霜在家稱令在國惟良先澤彌茂後嗣克昌還金貽慶愛鼎流香雖懷麗質實秉義方清德素矢恩秋薄將再命三命公則尋常云胡不待溘焉帝鄉嗚呼人忌太潔物忌太芳哲人其萎真宰茫茫與善既與福謙亦荒

揚州休國志

卷五

祭文

主

正平俊天文秀才殤履聲如在書幌空張敞詞東

帛觸結悲涼

祭鄭侍御文

陳廷敬 子端

維斯人之榮粹類朝菌分塵常荷罔裨於當世國何有乎存亡迺哲人之云萎其疇不爲之壹鬱以增傷惟公孕奇姿於白嶽紹遠緒於紫陽方其年祇終賈賦擅班揚如海涵而河注若鳳蕭與鸞翔是用桂子秋風羣空千里之駿杏花春浪奏叶五雲之祥時

天子方臨軒而擢秀繁我公遂視草於明光校書則禁照紫微之署披藻則霞開白玉之堂已而筆底霜飛顧民間之疾苦臺端風振懽聲下之豪強

揚州休國志

卷五

祭文

主

與情與國法同伸秋肅並春溫皆道值言路之宏開殫忠忱而入告禁非刑則澤及圍扉廣輪才則恩流俊造釐賦則陳加派之難恤商則條關權之要蓋能爲寒謬者正直之氣而善於獻納者經濟之才朝野之期公者謂如義御之始振轡於扶桑方自福禍世之未有艾乃昊天不弔遽令赴玉樓之召而修文於夜臺敬等風叨葭草之情竊附金蘭之契高山在望識康成之可師流水空傳悵廣陵之難繼凡我同人其爲公一人惜者謂孝友如公而天之奪其年者何速其爲千萬人惜者謂

經濟如公而世之蒙其澤未既嗚呼公之存亡其
係於世之輕重何如耶而得不爲之銜悲而涓涕
抑松喬與殤子在達人而一視惟竹帛之所垂亘
終古其弗替則公之所不足者百年而公之所不
朽者奕世敬陳辭以奠觴庶散哀而舉解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三

祭鄭侍御文

黃敬璣

天人之際誰爲端倪惟人事之可必而天道則冥
漠而難窺蓋其可必者處則有其學問出則大其
猷爲而不可必者天道之與善人或此豐而彼吝
抑彼昇而此遺然後知物理之變現而蒼蒼者夫
孰得而推嗚呼余與公同爲御史奉持白簡論列
丹墀惟沈潛之相合庶金石以爲期乃公巡視京
城余奉命督饒淮海方入通德之里訪書帶之
帷曾日月之無幾而公遽一逝而不可追嗚呼哀
哉公器識渾厚學術淵微嘗讀書中秘未嘗一露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香

圭角而一旦歷烏臺肆鵲擊剛毅果敢之氣輒電
激而風馳嗚呼公之疏草瞭如列眉凡州縣之加
派關市之橫索賴公痛革其弊而一時傳其言者
謂不異景畧捫虱而建議賈生痛哭以陳詞嗚呼
以公利於朝野方意多歷年所爲他年之壽考而
豈其忽焉無祿令哀公者歟報施之無據而天道
亦可信而可疑憶余初承簡命造虛請教而公
則指陳利弊鑿鑿可聽余幸已盡見之茲施竊謂
可以報乎君而信乎友乃公已不及見而余亦
徒付之歎歎嗚呼自公之卒遠過震悼無論乎知

與不知矧余昔則同官茲忽岐路能不咨嗟而涕
淚則今日者追九原而不作聊灑酒以抒悲惟公
有靈尚其聽余言而舉此一卮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三

祭鄭侍御文

汪 楫 舟次

公之華胄代擅嘉謨史才仁表直諫毅夫恭文亮
績千濟謙孚公秉厥美矯矯天衢維公星降冠冕
東吳真州發軔興北騰駒南宮上客翰苑名儒吟
高紅藥奏對青蒲賈誼愷摯衛珍清腴駿望木天
鱣飛華屋寵以絲綸爰作耳目鐵柱星懸繡衣香
馥霜氣含毫丹心補牘星宇建言詞嚴義肅或綜
成憲成疏培有巡察中城輦轂澄清豪強屏跡寬
獄允明威名文紀事蹟方平公在鄉黨孝友傳聲
斑衣爛漫雁羽和鳴德星錦里通德高閣公之接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三
物執矩平衡溫恭卑牧僚友傾誠公舉今于岐嶷
雙呈琳瑯玉樹麟鳳金莖嗚呼鶴去燕臺龍歸蓮
島相顧遺書空餘諫草衣裾留芳人鑑失寶釋卿
不辰康成逝早萬籟悲秋寒風振槁春相不聞輶
車在道揖等夙同文學更佩德馨人琴痛感薤露
音沈瓊花零落玉案香冥俯仰長歎涕泗如零顧
公生平忠孝醇一立德立言史書載筆啟爾後人
爲度爲律江山光公其永謚

祭晦中侍御文

鄭名

榮陽世德厚以臧篤生君子邦棟梁其人如玉溫且良行則練要言端詳猗蘭爲佩芙蓉棠沐以春華浴秋芳少年卓犖工文章西冷之水湧繡騰筆若修牙麋龍荒千軍辟易萬馬藏月宮桂斧操吳剛儻若拾芥當秋塲五雲高麗紅日傍攜文賦詩傾玉堂

帝曰斯臣直而方簡作威鳳鳴朝陽臺栢千尺凌清霜唐則伏伽漢范滂本支管組等尋常貴在名德植大綱康成之後推君良兼以慷慨續鄭莊大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主

孝蒸蒸家孔昌親既克顯名克揚直木易折玉易傷邦國殄瘁善人亡堂前老淚濕雙縷二十四橋烟月黃二雛嬌若龍駒驥通德之門帶草香生非金石壽孰長惟有今名萬古翔金山我我海湯湯芳風澹蕤同未央少歌曰寒雲在天鶴飛野松泉路無親魂誰適從明如秋月有盈則缺其琴尚在其人獨絕嗟我戚單騎弗執之雖則執之愛莫起之我酒惟旨我淚惟泚誰謂兄歿兄在青史

祭侍御鄭塔文

程宣惟馨

嗚呼君之生也何來而其歸也奚之惟君英明純固諒惟山嶽之所降而精誠磊落抑亦列宿之所歸在君之文章行誼於生平固已無愧而辱託姻婭之末者終不能不爲君而悲惟君早歲才名煥發始寄泮水之一勺旋騰壁沼而奮飛迨乎釋褐而簪仕即居進山清秘之署此白頭老宿所企望而不克攀躋及乘聰馬而入栢臺則風采凝峻朝野之際所拭目而望其有爲惟君不屑爲立仗之馬與失展之難念丹宸之有闕必期補乎衮衣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六

諫書一上而再上當宁每爲動色而嗟咨憫閭閻之困弊則抗論催科之逾額而重軫其創痍親商旅之勞瘁則極陳關津之橫索而歸其職於有司念樹國以人爲本則請復取士之舊制以廣其登進之路而用人當收實效則請循陞轉之往例以合乎懲勸之宜至於省浮費有疏覈証贓有疏慎刑獄有疏其慷慨論列有言人所不能言與言人所不敢言者皆繫民生之利病而關國計之安危

主上方求賢若渴味其言而思老其才以大用執

知捐館於一旦而不爲天所憖遺直城署芙蓉虛席以待其至抑樓成白玉微文以爲之碑噫君之生也 朝右倚之爲柱石蒼生望之爲霖雨而四海之內欣覩以爲麟之祥而鳳之威君之沒也柱石傾而霖雨歇祥麟逝而威鳳靡然則所扼腕於君者甚大而愚父子之陳詞薦酒以冀君靈之一鑒者寧止爲兒女之私尚饗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文

祭內姪鄭侍御文

許明賢仲客

嗚呼人之既死云胡不悲況其人或死千里之外萬里之隅又況君之生也爲天下所恃賴則其死也豈猶夫閭里親戚徒歎息而瞻依嗚呼君性足以自正氣足以自壯而學術足以自持故接其容貌溫然如童孺而立朝梗槩則孤峯絕壁之不可移其行事不營度於身外而指揮家國雖薄海內外何一非其寤寐所圖維故其官御史也僅一載耳且其年未及強而風采畏愛遂爲老成練達之不可以幾蓋處常剛直不回誠足示百僚之彈壓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辛

而及其當日星之變則憂思憤激若以非天子之憂而實余臣子之責遂不禁痛哭而陳詞今讀君之疏用人田賦關稅諸事不下數千言一時若士若農若商賈無不食君之澤方謂君由壯至老可相恃以勿艾而豈其一旦奄逝在朝者悼蓋臣之遽隕而在野者痛哲人之其萎嗚呼君與余爲內姪而余長兄之女又許字君子也君卒京師甫三日猶手書寄余兒且以器具及脂香授余女孫遺迴月餘始至則君死已四十日矣嗚呼死生變現信不可知而況今日者親遺蹟之歷歷其

何能不悽愴而涕淚嗚呼君之建立舉世所思在
常情或以死爲君惜而余謂令名在世何傷於死
其居官行已之不如君者亦何貴乎皓髮與麗眉
於是既命兒爲狀以傳君之行事及君柩至復爲
文哭之哀者蓋非區區戚里死生之爲見而實以
斯世視以安危嗚呼尚饗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五

祭鄭侍御文

許承遠

嗚哲人之挺生今洵邦國之羽儀雖去來之不偶
今匪羣情之所窺靈樹幟於南宮今年猶埒於子
奇文雲蒸而霞蔚兮聲電擊而星馳
帝簡在於茹茅今儲變理於編章視花磚而獻納
今仍校籍於青藜試望之於民事今俾汲黯以拾
遺爰馳馬之方駕今旋痛哭而陳辭繪流圖以入
告今每虛唏於責絲乃息事而舉人兮切修敎以
靡遲凜靖共之匪他今敢退食其靈蛇朝封章而
洞達今夕藟屋而恬熙諫草方不勝焚兮矣聖德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五
於靡病惟丰采其堪畏愛兮奠白首以相依胡龍
蛇之見厄兮曾鵬賦之孔追其薄塵而尸解兮抑
修文之是推倘六宇盡春臺兮證勝果之崔巍迺
鶴駕不少延今致普天其同嘻獨遠風刃中表今
交既篤於招攜伯氏申之以婚姻兮誼益倍於頃
簣嗟勞瘁夫 王事兮臣有身且捐糜哀飯舍之
未覩今情與義其安歸引丹旒於河濱兮重雲黯
黯淒其對素帷於支提兮白日沉沉欲低痛喬歡
之既類兮豈私情之所悲謹澆酒以陳詞兮江河
同其涕洟

閩郡里民公送侍御鄭公長生牌位祭文

余起鰥

於惟我公淮海之英志熙溫飽幼學壯行巍科高擢侍從名臣正色立朝寔屬霜明直言敢諫悉達民情封事數上

帝鑒其誠朝奏夕可薄賦慎刑論撤攢典開政肅清特旨釐革四野歸心負擔米穀獲免橫徵澤流商旅遂及鄉人戴德家頌長生直天不弔山頽木傾仁言利溥國史具有懷莫報望靈悲鳴爰立木主以代貞珉奉安祠座時享嘗烝吾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五

儕銜結庶表內銘

祭鄭年嫂程孺人文

徐元史公肅

嗚呼吾年嫂今年纔十有七歲耳芳齡淑質歸吾鄭子尚襁褓之未更正新婚其燕爾綠丹書之忽下閨秋聞而求士鄭子負長才挾決策遵高堂之嚴命輒脂輅而北指自射策之見收遂淹留於帝里居玉署而觀書向金門而曳履人視之則亦曰榮焉而獨不念閨中之秀生離而久隔者已踰年於此嗚呼哀哉生離而久隔已不堪而更堪繼之以死也哉爰之月聞吾年嫂之病而詢之鄭子鄭子之言曰去年海氛方劇河隄忽圯挈家避亂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五

同處於水因驚悸而成病至今猶未脫乎參祀余等慰之謂古人之有相當不日其復起秋之初有客南來者傳鄭子之眷屬已登舟而來矣余等聞之方私幸清恙之既痊得迎聚於京邸嗚呼哀哉胡人言之不足信而訃音忽聞於遠邇人之生也何限而其死也何底生前之天壽曾不足易死後之臧否吾年嫂之歸於鄭也事翁若姑如事其父母而育前母之子如己子固已慈孝之足風而留懿行之芳美則今日之奇於數而短於年也豈久道之必有常抑亦人事之得其所獨是吾鄭子者

以數月之新人爲千里之遊旅病不能調一劑死不能訣一語老親在堂而無養幼子在室而無倚寧不痛巨浪之沉珠恨終風之落蓋而文等以九州之人聚一堂之上得與鄭千遊鳳池而同蘭譜既素重吾年嫂之特行又以悲鄭子之孤處聞訃之日致弔致慰而亦潛潛涕淚其不能已爰取嘉日敬陳薄醴采溪之毛櫛澗之芷用表微誠靈其鑑止尚饗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壹

哭字程氏亡女文

鄭俠如 介

嗚呼吾女遽以節終耶乙酉夏汝父方受事冬曾命光兒奉母挈汝取道安陵回新安自歸途哭孝婿家汝即私矢相從痛不忍去惟念父羈金陵安危莫測母憂父甚急若不欲生汝方永夜不寐謀將護母故不忍遽死嗚呼汝貞之極又孝之至也自家于戚人羅氏汝即卸綺縠謝鉛華蔬食布衣飲泣不輟一則曰恨不以身代再則曰願過門以相從嗚呼汝素不善病自是遂心傷成疾矣當是時汝父屢乞休未報既病阻金陵母雖微知汝意未免兒女于愛不忍遽割越半載新安平定道甫通汝母始挈汝兒妹重聚金陵時方幸更生未遑問汝守貞事而汝以母中懷戀戀又懷慚不敢訟言即私求伯母姑母代明汝志亦猶是兒女深情諱不爲達嗚呼豈意汝鬱鬱逾年遂病而劇劇而至於此耶去冬汝翁過吾家哀聲徹戶內汝是夜復圖自盡自非汝嫂同起以幾致命遂志矣嗚呼慷慨殺身從容就義丈夫猶難之不謂汝竟兼之也迨與外祖母連牀泣請守貞苦志積誠久而彌篤真是動天地而泣鬼神一聞父母許汝即欣欣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壹

色喜曰此愈我疾以至出閤從容拜別承服通達大體不爲兒女戚戚態嗚呼汝發乎情又止乎禮也前月望後汝翁以太姑葬期迫兼程回里海暑長途非病體能任因留汝汝乃堅請行曰吾得送太姑葬早侍姑哭孝子墓死且無憾遺恤途中艱苦乎翁與父母雖嘉汝志尤惜乃身再三勉留汝乃已方冀安居調攝可幸無恙于以上奉翁姑下撫繼嗣斯遂汝素志豈意孝貞念切一往不返卒以未得遽歸快快遂決焉歿耶痛哉初六之夕汝神氣尚旺汝聲琅琅遽告我遺言曰兒無他繫念惟父母與翁姑萬不忍釋耳前欲遽歸以終素願今已矣遺恨何極又囑謝翁姑生未得養死當冥報嗚呼數語叮嚀悽悽節孝絕不及他事何其生死以之篤不忘也又令焚香陳几曰有神人來爲我三薰三沐起拜復浣手自定永訣當在明日果於明日已時溘然逝其頂煖甚殆佛家所稱聖果生天而飄然長往仙家所謂尸解骨脫者與汝生有異徵病有異夢及此又多異驗自非善根夙慧節孝格天何以至此汝亦可以含笑九原矣汝翁去未十日已三寄書來諄諄以保身操孤望汝甚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章

切汝姑亦自新安遣使存問獎慰數千言又手製衣以示慈愛使者至而汝已歿旬日矣痛哉余令開書授衣如汝生與汝知慈姑之愛如此其勤懇也客慰我曰汝從塋地下適愜汝願建坊立祠死且不朽奚必慟然憶汝茹荼三年貞化一旦上有翁姑未能養之下有繼嗣誰其撫之雖大節炳如日星而余情實惻其能已於頓地長號而繼之以泣耶哀哉尚饗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三六

祭鄭姻母吳恭人文

汪孟翊 楷亭

瓊樓月缺塵埋寶鏡之光玉宇星寒彩失祥鸞之影悵女宗之淵謝林下誰傳悲壺範之云亡閨中孰嗣維我姻母吳氏恭人秀毓黃山派分泐水生而婉婉幼即端莊香閨著咏絮之名寧煩母教元日獻椒花之頌雅號才媛禮度無愆淑慎由於天授笑言不苟溫恭出自性成其歸我叻村姻翁也雞鳴戒旦羣高德耀之風鴻業相莊直婉少君之德全婦道而不忝甘旨常供盡內職以無慚蘋蘩克祀脫簪以助居常既善於相夫難佩相將一時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五

更賢於歎客珠擎掌上看來吐毓異之光鸞產女淋望去輝誕奇之彩姻親夙欽乎懿範閨里成仰乎芳型蒨寶樹之青葱花開連理鵬衾之燦爛帶結合歡方謂百年其偕老何期二豎之交侵遙望蓬萊無處覓返魂之樹編窺金匱徒勞鍊不死之丹淡淡明湖沉却矍矍曉月茫茫逝水淒同嗚咽流泉嗚呼塵掩粧臺弱珠聲咽絃孤錦瑟奉倩神傷秋月春花夢繞休園悲徑冷良辰美景魂消鵝杖痛人亡露冷芙蓉霜凋柳色望音容兮慘淡仰壹德兮悽愴胡辱叨姻姬久挹芳徽嗟賢淑之

忽終心傷夜雨歎金娥之頓逝淚灑西風邦水失坤儀寧僅粉榆是痛故山懷閨則尤深姻黨含悲所恨遺挂空懸徒進東蜀之奠庶幾雲軒來馭其辭絮酒之漿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四

哭亡妻吳恭人文

鄭慶祐受天

嗚呼吾萬不料恭人亡今日之變也我夫婦甫及壯歲生男固喜生女何悲況恭人素非不能達觀時命者第以逮壽先世之宗支近念高堂之晚景遂至抑鬱而病病且死也則豈非天哉昔我先祖考有言曰婦人之因坐蓐而死者有如陣亡信斯言也則我於恭人之歿夫豈尋常悼亡之痛所可同日而語者耶嗚呼我與恭人死生間隔月且週矣溯一月以前喜忽生憂賀轉爲弔當其時而我心固悲我心實亂蒼黃援挽之中曾未念十五年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三

畧爲恭人告也今而後吾將何以慰恭人於地下哉恭人之所不忍離者太恭人也吾修子職而恭人應默佑而相之恭人之所不忍釋者岳父岳母也吾較恭人在日而益頻過往以慰之恭人之所不忍忘者諸愛女也吾於長者擇快婿以配於幼者察能暖疴瘵以育之使天未絕鄭必有後人終莫爲恭人釋此日之恨也然而興言及此我情真不能堪矣嗚呼生即百年亦如長夢他時墓草茸茸松楸鬱鬱再得與恭人同穴而語焉恭人有靈知於何日也耶嗚呼尚饗

揚州休園志

卷五 祭文

望

揚州休園志卷六目錄

文

太學東里鄭公行狀

艾南英

先妣張太夫人行述

鄭元勳

亡妻汪孺人行畧

鄭俠如

先大父水部公行述

鄭熙績

侍御鄭公行狀

許承家

先妣汪太孺人行述

鄭熙績

鄭節母雷太恭人行狀

張恕可

先妣許太恭人行述

鄭玉珩

揚州休園志

卷六 目錄

一

先祖妣仲太恭人行述

鄭慶祐

先妣李太恭人行述

鄭慶祐

鄭室吳恭人行畧

國昇

揚州休園志卷六

文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太學東里鄭公行狀

艾南英 子

公姓鄭氏諱之彥字仲雋別號東里世爲歙縣人遠祖文顯登宋王十朋榜進士入國朝建文初鄭道同以進士官御史革除時遲其兄河南參政桓以兵入援靖難師既渡江金川門不守河南援兵潰江上因與俱死而遜國諸臣傳逸道同名獨爲桓立傳又以居貞字行然自是子孫相戒不讀書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一

仕宦至嘉靖時公曾祖天健始讀書知名健生良鐸鐸生景濂則公父也公生五歲而父廢書攜母汪賈池州獨留公與祖母居公幼聰慧有至性能得祖母歡七歲徒步從祖母就父於池州道傍觀者見其少純孝皆爲感動其後公父與叔父盡徙家廣陵叔攜之煮海場一日從叔贊不恭者數十人比暮忘其出多寡公從旁口贊各如其人所贊無爽叔大奇之乃使授尚書張敏博記爲古文宗蘇文忠公爲舉子業私淑馮開之袁坤儀兩先生歛有張紹川嘗尉安仁縣見公而異之是時海內

趙宗所謂汪司馬伯玉者因其文呈司馬司馬以爲才遂以女歸公年十九錄儀徵縣高等第二人入補揚州府學兩赴應天試不售改入國子監監祭酒傅新德傅士董應舉嘗取其文以冠於是時公名立矣知交皆一時賢卿大夫然公所與商度大計嘗以其間籌國事不私一錢爲利最大者一囚坐死獄公察其寃入言於刑部謝公廷諒爲平反竟不使知公既失父母又失叔父五世之薄計無所歸同爨食指百人衆相與推公公秉事儒而主其世業先時叔主計幾盡其貲公繼之不二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三

年完萬金通有大猾挾公以他事公與弟之冕抗聲言之上官立悟爲憊大猾兩淮人皆喜於是時諸商知公可任相率仗公爲庇而淮事自尚書葉淇變更祖制名色紛錯始病商而壅滯不行而諸遣病病卒歸之國雖強幹精敏者使主漕政終不能盡悉巡鹽御史司道嘗詢諸商以隱諸商所餘陳一屬之公公以其間利國通商事最多然公嘗以布衣裹有司事每歲排難解紛陰福人無算最著巨姓方氏程氏構大獄各破貲數萬金不能釋待公一言而平其寃處精詳比事竟吉凶必

如其言嘗有叔姪爭姪理長擁數萬全而叔挾之周急公謂其姪曰叔猶父安得盡求曲直不如厭其欲姪不聽竟費其產無何兵事興慨然考古今成政傍及占候象緯地形阨塞爲建州考九邊海運二圖乙丑書成大司農鄭公三俊讀而歎曰救時才也將獻之不一一年爲先皇帝七年丁卯時淮揚畿嶽以大獄株連者數十家衆人逢大奄意駭駭有所及公方與次子元勳謀歸嶽中若有所欲全者而病作凡一切寬政與民休息公皆不及見矣公大節最著者事親孝雖壯年嘗跪受母氏杖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三

嘗從龍虎山道士爲父母乞符籙錄軸隱隱有聲人以爲孝感與諸昆季友恭卒之歲取五世簿計而較析之無所私衆推羨三千金以償公勞公曰吾苟自私胡不取其多者羣從千指無聞言外家張氏後微落公既舉外父母之喪又葬外兄弟之客死於燕者又推及祖母之外家程氏爲之歛暴棺而封之與親友交通有無不責其償初娶張孺人即以其奩供施于族人某貧而才公以爲可任貸之不責券其人比賈燕市致數千緡卒之日賓親無不痛哭流涕者課子姪嚴謹奏一藝喜輒喜

元勳魁應天從子元禧咸辛未進士皆公手授經課生平瀕危者再六歲與羣兒遊隋龍潭中羣兒懼奔不以告家人莫知所之有頃途人見髮浮水上援之得起丙午渡金焦舟覆同舟友人已沒不救公入水如有以溫腹橐之上浮者立淺灘中公得天之厚如此公生隆慶庚午九月二十日卒天啟丁卯九月二日得年五十八子四皆張孺人出長元嗣監生次元勳天啟甲子舉人次元化監生次俠如崇禎己卯副榜孫七人為霖為霑為震元嗣出為星元勳出為虹為旭元化出為光俠如出

衣耳皆能約束其儔伍使無諍訟辨闢此與施于有政者何異予觀先生誠身以動物故宰五世之家政而無間言強宗悍族怨家朋仇有司所不能剖訊而折衷於先生拱手受約束東惟恐後誠使施之有政與古名臣何以異若史明察利弊佐通商利國之柄又其餘耳謹按趙宗所為先生行畧而節詳其事以上之太史氏

先妣張太史人行述

鄭元勳 趙宗

嗚呼不幸忍爲母述耶凡人之子之矢報罔極者不過顯揚其身名焉耳抑末也而矧不能徽一命養鼎烹俾之鬱伊縞綦僅充菽水兒罪可勝誅耶然親有善而不彰罪乃滋甚又不忍不爲母述也不孝原籍徽州歙縣之長齡里人在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自河南進居厥後顯仕不絕入我明居貞公以不仕元隱居與方正學講學龍王山下正學薦之太祖高皇帝徵辟不就建文帝復徵之乃起歷官河南參政靖難師入金陵募健卒三千揚州休固志

卷六 行狀

方

勤王至江上所向無敵攻龍江關甚力後以兵寡就擒與二子同棄市遺命于孫耕而勿讀弟道同以進士爲御史聞而自經遂有雙忠之目後子孫半逃入閩半留徽世廟時始復儒業先曾祖諱良鐸以童蒙師自遠方還于涇縣上方渡拾遺金五十乘時屆歲除旅寓數日候其人還之先王父諱景濂初服賈海陵載貨庫衣一舟進覆舟盡出其衣衣之活數十人所累數千金悉貸貧交不責償蓋世有隱德無聞達云先考東里府君諱之彥未十齡扶太祖母自故至覓王父子池州無何隨王

父遊維揚遂占籍爲揚郡弟子員屢試高等鄉闈兩入穀復失憤而入成均五十不成名乃棄去先妣張姓歙邑之紹村人早孤家素封父紹川公縣太學生謁選得豫章安仁二尹單卒就任遺之家後母少恩先妣事之謹村居兒女多喜出遊先妣年五六歲即堅守閨闈寡言笑日念父飲泣或目爲癡無何後母失乃依孀嫂婢其鍼紉嫂憐愛之外祖解綬歸博求快壻時先君食貧攻文章外祖以文質之汪伯玉司馬司馬驚賞遂委禽焉既歸贊先君修甘脆以事二人盡脫簪珥服飾資先君

揚州休固志

卷六 行狀

下

服貸貧族後先君座中落操正世家秉以其餘力條陳鹽法利弊諸當道奉爲典型一鄉就以排難解紛屢滿戶外食指浩繁展待紛錯皆先妣主中饋未嘗告勞憂人之憂凡二十餘年燕居不衣帛自食不腥視童婢如子女恤其勞苦外祖歿後家衰耗三喪未掩爲擇吉土封之與先君相莊如賓生平無戲言忤色丁卯秋先君捐館舍一慟幾絕既而欲編素蔬食終其身不孝凡弟慮高年七箸不健更迭苦諫乃月齋三之一性雖慈而訓諸子惟嚴一言一動之失勿之恕也嘗言不願爾等富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八

貴但勿忝先世忠節家聲足矣延師課子及接嘉賓必躬議飲食聞兒多長者游輒喜間有不義必戒兒謹絕之雖再至亦不出飲食庚辰夏豫章萬茂先客弟俠如書舍病滯下每旦促兒視之曰聞萬先生善士客途無依爾往視藥摩驗疾增減既死泣然出涕者竟日命諸不孝曰朋友之禮於我館於我殯諸子毋他委茂先之喪成禮歸葬實母教也晚年稍喜花竹之供不孝兄弟各爲小園怡之每令節良辰奉籃輿其中不孝兄弟四女兄弟五咸相聚樂則爲解頤或缺一未至必憮然不適

已卯七夕壽登七十先是受道家張真人符籙建大醮二十許日有白鶴翔舞之瑞設悅時康強怡悅四方名公鉅卿爭頌禱登堂而拜者數百人皆歎羨去不虞隔歲偶邁微疾脾傷滯重遂以不起痛哉痛哉卒之日家老嫗見仙衆數十人鼓樂幢蓋導迎以去又聞有道者言屬續後頂煖者上昇先妣亦然殆慈惠靜正通於神明歟遺命祭勿腥殮勿帛一切從簡值茲歲凶空盡力捐賑資予冥福不孝兄弟四人以一歲田租之入餽粥外盡以捐賑踰年復饑賑如故約米麥千有餘石賤者之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九

承親志如是而已先妣生於隆慶庚午七月七日午時卒於崇禎庚辰十月初八日酉時享年七十有一子四長元嗣監生聚余氏次不孝元敷天啟甲子舉人娶吳氏程氏三元化監生娶吳氏四俠如崇禎己卯副榜娶汪氏女五長適許明賢次選吳伯安三適吳維馨四適吳嘉美五適吳爾成孫十人爲霖爲霏爲寔爲寬爲粦元嗣出爲星爲路不孝元敷出爲虹爲旭元化出爲光俠如出孫女十二人茲卜兆於江都方家集之曹安寺南謹於壬午年正月廿七日扶柩發引二月廿六日移先

君合封承先慈志也不孝元敷四十無聞辱先莫甚乃承當代名公鉅卿里閭長者賜之寵莫名章鴻碩光被棘門若欲當三錫之榮也者而先慈素志貞退亦不以諸不孝之貧賤爲恨但諸不孝無以解於無田不祭之憾云耳

亡妻汪孺人行畧

鄭俠如 士介

亡妻汪氏 封孺人歙縣富場汪季光公女也幼莊慈有至性能得父母歡心父母愛倍諸子嘗顧諸子曰使汝似姊家其昌乎時余八歲學爲文汪公一見稱善遂以女許字是即孺人孺人既歸余日贊余供堂上甘旨先君東里公以德義聞海內間條陳鹽法利弊諸當道奉爲典型鄉人就以排難解紛者屢嘗滿戶外孺人歸踰月輒能代先慈主中饋中夜不就寢率以爲常丁卯秋先君見背余早孤嘗偕兄元錫趙宗弟廷直讀書攝山靈谷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十

間歲不數歸孺人代余事先妣張太夫人曲盡孝謹至延師課子及接待賓客則飲饌豐潔雖聲典簪珥服飾無所悔庚辰夏豫章萬茂先客余書屋忽病病且劇孺人經紀藥糜至死于我殯未嘗一事敢他委也庚辛間不齊黃公臨侯表公先後被逮道揚州緹騎悍甚無敢過而問者余偕同人操舟以迎孺人曰二公忠直曷懼哉具酒金俾余送之其知大義類如此乙酉左兵東下金陵震驚時余官工曹有城守責孺人攜子女避居新安曰俾若得盡心王室無內顧憂既聞余請告始相從以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士

歸孺人性仁慈而訓子爲光極嚴一言動之失未嘗少恕己亥光舉進士 欽授翰林院清書庶吉士後改監察御史孺人顧示之曰不願兒躋通顯但公忠報 國毋忝忠節家聲足矣及光補廣東道巡視中城疏十上皆奉 溫旨其生平建立差爲朝野所稱者不可謂非孺人教也自幼未讀書識字然事佛最謹余口授金剛大悲諸經咒不數遍能成誦素善病病歡瀕危殆皆賴神力得甦詳冥訓紀畧中先自小試至 廷對自服官至易簪事未形輒夢夢輒奇驗人以爲至誠感神云孺人

先大父水部公行述

鄭熙績有聲

先大父諱使如字士介號侯菴欽長齡里人明遜國初遷祖居貞公官參政道同公官御史俱殉難死崇祀表忠祠遺命子孫毋讀書出仕生曾祖榮祿公遷揚州始以儒術顯生子四長翰林院待詔長吉公次兵部職方司主事超宗公三大金吾贊可公四即先大父任工部司務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大父生而方正落落不隨俗步趨幼即穎敏過人先曾祖常以大器目之戊辰遊學臨安補仁和縣學生後以定省疎遠遊南雍已卯鄉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士

然辭之曰安有表公而不明春秋之義老乎已而表公抗節死燕市人咸服其先見左師既下廷臣推先大父守鍾阜鍾阜故留都僻門也三百年承平日久凡麗譙敵堡器甲旌旗悉廢敗先大父至一夕盡飭之其經費毫不取之公家大司空駭異目爲江表長城六月間督師洪公入金陵人百計謀逼身洪公素識先大父才欲超擢之先大父獨乞骸骨甚力洪公笑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子所以罷咸無名焉先大父固持不可辭至六七上始允蓋慎進進如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三

試受知揚司李夢符廖公已獲薦矣當事史檢舊例誤裁監額五名僅以副薦貢入京師時左朝諸公欲用洪武選擢法同進士出身先大父志在色養不顧也大司成鴻寶倪公愛其才固留先大父以待命先大父力辭還歸未踰年而曾祖母卒獨使羈留不即歸則終天之恨無已時矣甲申南遷後服闋始授官冬曹方是時有建言開寧國煤山者宰執大臣皆猶豫持兩可下司空議先大父以爭利擾民力寢其事乙酉有起左師與晉陽之甲劫總督臨候袁公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先大父教

此時先大父年未四十乞休後惟以杜門課子爲務凡先大人經義帖括無不從先大父口授及已亥成進士由庶常改侍御諄諄以 國恩深厚毋妄取一錢爲訓以至嚴加派廣掄才禁非刑清關靈復陞轉總貪實諸大議無不繼其志而行之迄今列祀學官爲閭里傳頌皆先大父教也先大父性尤孝友當曾祖易簪時年甫十六曾祖母執手垂涕不已先大父跪而泣曰母所悲得毋以兒幼故耶今惟父所可則行父所否則止兢兢業業不敢少有隕越以貽先人羞可乎曾祖母收淚慰之

內外親族無不噴噴驚歎至析產日諸伯祖皆長先大父悉惟兄命無異言會有巨璫視淮驪政怖其風者咸挈家徙遁去時曾祖母卷秋高諸伯祖適遠遊他所餘波將及家人無不震恐先大父以弱冠書生挺身而出母心大慰家獲全尤重節義石齋黃公臨侯表公先後被逮過邦變騎驕悍肆羅織故舊盡屏息不敢通姓字先大父獨率六七諸生往見浩歌且泣旁若無人豫章茂先萬公殲於維揚旅舍衣衾含斂皆先大父爲治具卒以其喪歸之高郵孔孝子應試扶目故父事久湮沒不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四

傳先大父詳以上之有司載入揚州府志此皆生平大節彰彰在人耳目者他若以衣衣人以食食人育嬰養老拯溺救焚行一事而遠過奉爲矩矱出一言而鄉黨賴以解紛又先大父之緒餘續等心識之不能一一縷陳也先大父元配汪太孺人富場汪季光公女封孺人子一即光大人順治己亥進士由翰林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娶汪汝爲公女繼娶程惟馨公女繼娶雷仲升公女女三長許字吳君運昌天次許字程君起善夫死守貞絕粒死三適吳君榮芝孫二長熙續康熙戊午舉人

娶許氏汪孺人出次從諫娶戚氏庶母徐孺人出孫女二人光大父生於萬歷庚戌年十一月十四日寅時卒於康熙癸丑年十月十四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四兩奉鄉飲大賓著有休園省錄通言集句詩餘等集行世嗚呼慟哉自先大人官京鄉即奉命侍大父母於家迨先大人見背續等不幸早孤猶及親聆祖訓且承歡繞膝即溫清之私或可爲先大人伸其萬一者邇戊申距此不六年而大母大父相繼永訣天乎天乎抑何使我至此極也所冀大人先生賜之鴻章俾先大父藉以傳不朽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五

佩於九京矣

待御鄭公行狀

許承家師六

公姓鄭氏諱為光字次嚴別號晦中世歛縣長齡里人自曾祖徙家揚州明遜國初遠祖居貞官參政道同官御史俱殉難死遺命子孫毋讀書入仕傳數世至贈公諱之彥始以儒術顯生四子長翰林院待詔諱元嗣次兵部職方司主事諱元勳次大金吾諱元化次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諱俠如是為士介公即公父也母汪氏封孺人公將生之夕孺人夢麟降於庭覺而生公公幼聰穎過人讀書不拘章句兼博涉當世之務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十六

年十九試入縣學明年食饌甲午恩過入國子監丁酉中順天鄉試會以他事朝廷覆取南北所奏士分四場御試經書論策表判外又試以防海靖寇機宜疏及重修資治通鑑全書序公操紙筆立就

上以為才已亥成進士殿試第二甲第二人公試策御覽特稱賞授翰林院清書庶吉士當是時上留心史局歲暑試諸史官太和殿上命盡敞殿門脫朝解衣無所禁幸南海子輒召公從令觀御射及禁旅軍容之盛賜書宴飲甚厚其

優異如此辛丑改授監察御史于假歸甲辰赴

關補廣東道隨奉命巡視中城中城踞京邑之

中最稱繁劇官判訟牒常滿案公治簡要無遺法

嚴誣告反坐律受事十日訟者日僅一二人京師

錢制禁嚴市通行官錢而奸猾強奪民官錢而難

以私鑄反指其人士告坐是破家亡身者不可勝

數公力發其奸風遂寢懷呼道道路尤慎斷獄時

有夜殺人斷其屍置溝中有司執數人銀鍊具獄

罪且死公獨察其寃為平反卒得其人伏法上

聞乃治誤案獄者罪時在朝大臣咸服其明且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十七

仁謂不得鄭御史則人之無罪死者不知其幾也京師多游手不事生業歲歲募連兵伍數十百輩擊神鼓弄石毬名為戲而陰行其劫奪然積數十年不可變公曰養奸長亂莫甚於此下令罷之不聽罪其首者數人不執之黨皆望風徙遁去治中城六月興革十餘事大抵鋤奸教法與民休息而止性剛直知無不言初拜御史即伏闕數奏事國朝田賦一準賦役金書而奉行逾額遂致胥吏弄法為奸正賦不已而勸輸勸輸不已而加派重之水旱頻仍民不堪命有司微催日急而下益相

適而揚州江都尤甚公慨然曰田賦者察吏安民之本也遂奏疏直糾其弊凡即一方以禦天下而曰一邑如此一省可知一省如此他省可知

天子可其奏下巡撫案治其事民賴以寧南壯故立關津既稽察奸宄往來而因以資其賦稅然關有定所司關有常人而司關之稅有常額公初自揚溯淮由黃河達都所至輒廉察其弊謂如淮安三關外有白洋河宿遷夏鎮等處揚州鈔關外有揚子橋北來寺芒稻河仙女廟邵白鎮等處私立關渡更置攢典官役甚衆橫徵苛索無所顧忌是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六

一關有數關之設司關者無常人而司關之稅無常額也以至負販道路米穀出入皆有征斂小則折閱大則傾覆商賈無所措其手足爲禍匪細公慷慨直陳其害疏上

天子敕督撫嚴察釐革關政遂清公之利於農商若此至計畫一切皆不瞻顧目前成法嘗論朝廷設科取士當廣其途登進使士豫附以合於天地陽長陰消之道於是有復掄材舊制疏又議吏部推升不當需以歲月之久於是有復推陞舊例以收實效疏又以爲內外還轉論薦紀有無不當

止論俸序而紀錄又當別其材能事實以爲次第於是復有復陞轉之舊以昭勸懲疏而國家重法令本以懲貪自律有無罪同罪之條受者日益肆而與者益隱不敢發於又又有懲貪空寬証贓疏江南徵鳳米餉軍餉遠達千里或數百里公以爲附近地徵給民典兵皆道里之憂而朝廷亦可無倉差之設於是又有直陳鳳米之害以省浮費疏公治中城既平反殺人狀因論諸酷刑不在律典者禁勿用又當掌之官府勿使番捕諸役嘗試枉大於是又有慎刑獄疏當是時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五

天子以星孛地震下求言詔凡外內臣工皆得有所建白而論事多而有濟於時者在省臣推揚公雍正臺臣則推公雖其言未盡用而聞其風者莫不服其直言敢諫而無所隱也然公用是益自任馳驅國事勞瘁率以爲常會風而甚趨朝得疾未幾遂卒卒之日舉朝震悼中城士民無不爲涕泣者公事二人最孝甲申北都遭賊李自成變江南洶懼時士介公官守金陵公年十四隻身奉母還欽適值叛兵至崎嶇寧國獨山荒棘中母數不飲生公晝夜長號侍母自以絕縛腰達母裾得無

恙嘗數日忍饑奉母食山中老人亟以杯羹遺公
公卒跪進母歷二十年寧國人猶傳其事官京師
每思親淚漬枕上自辛丑予假歸依二人輒如
童時又稟父誠閉戶博覽羣籍一切請謁竿牘悉
罷然與人愷里士之貧有才者極口薦之有司辛
不告其人郡大事繁利害安危者悉言論極切兩
淮嵯政壅備陳興革十餘條雖觸忌諱無所憚去
郡二十里有芒稻河閘初時具蓄洩護漕隄溉民
田利甚普明季以來增高閘底且閘不使放水既
溢隄傾田不可救公力言於總河都御史開闢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辛

底以洩巨浸疏支河以省隄障郡民賴之公容貌
寬然長者而其處朝野大議知勇過人如此公卒
於康熙四年七月初四日得年三十有七元配汪
氏繼配程氏俱贈孺人繼配雷氏子二長熙績
汪氏出次從諫副室徐氏出女一汪氏出雷氏有
遺腹未產余與公為中表兄弟又少壯相習因得
悉其居官行已本末而約畧撰次其事將以獻之
史館冀垂編錄謹狀

先妣汪太孺人行述

鄭熙績有常

嗚呼痛哉先孺人棄熙績而逝也三十有八載矣
追溯先孺人見背時熙績年甫八齡重釋沒聞無
所知喪祭之儀鮮克中禮不能有所陳述及稍長
畧知屬大雖列賢書自揣學識淺薄每道數奇不
獲早博一第以顯揚其親不欲遠有所陳述非敢
緩也蓋有待也孰意音容日遠歲序星流三十年
浮沉淹蹇蹉跎至今尚無所成負咎懷慙與日俱
積今據青島家言舊山之巔卜云其吉又不敢緩
於營窀穸將奉先孺人柩與先大人合封於淮子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壬

橋之原兆域既成尚無一言追述生平之母儀壺
範求大人君子傳誄以垂示永久是先孺人有子
而無子矣熙績不孝之罪尚可容於天地間哉因
追憶彷彿濡淚和墨撫拾一二大節以備採擇焉
孺人姓汪氏鴻臚寺序班汪汝為公次女外王父
為新安望族生子六人女二人皆命就外傳孺人
最聰慧諸舅父同塾所授經書耳聞不數徧即能
記憶歸而誦之外王父顧而喜曰是女不凡也年
不為士人妻必為士人母既得掌珠安可暗投乎
因為擇壻甚難其人先王父士介公方以工曹宣

金陵挈先大人隨任讀書外王父一見稱奇謂先王父曰此君家千里駒也願以弱息字之由是汪鄭遜聯秦晉歡先孺人性端重寡言笑熱嫻閨訓舉動悉循內則及歸先大人晦中公綦縞自安恪守儒素家風先大人篝燈夜讀先孺人必織紵紡績習女紅相佐馮三四下無倦容先王父聞之喜曰有妻交勉如是無慮吾兒名不成矣先大人弱冠補儀徵弟子員未一年食餼從師遠館於外誦習經史一切家計置不問大父母之定省滌澣以及供祭娛賓鉅細諸務皆先孺人躬任其事先大人揚州休園忘

卷六 行狀

堂

猶日授熙績以唐人詩午夜不少輟或勸其休息曰欲吾兒將來旁通於詩庶免面牆之誚也歿之前一夕撫熙績歎曰吾事翁姑頗竭力夢大士齋吾以兒今不永於年惜不見兒之成立耳他年當勤學勿自暴棄以隳家聲吾雖不及見亦爲含笑於地下翌日遂卒當是時熙績年方幼穉雖知此言之悲亦未知其悲至此極也迄今每追念之輒不禁涕泗之滂沱矣嗚呼慟哉先孺人生於崇禎己巳年七月十二日申時卒於順治丁酉年十月二十九日丑時年僅二十有九迨先大人己亥歲遠士館選庶常恭選 覃恩贈孺人後改壺諫欽假歸里程第象服未及躬膺 鳳詔龍章僅得遷墓焚黃之榮而已子一即熙績康熙戊午舉人候補主事娶許氏女一適張衡孫二長玉珩次玉璋孫女三俱幼熙績今需次銓曹猶公車待上讀書之志未嘗須臾忘者不敢違先孺人之教也至孺人之恭儉慈讓事上接下之間小善不勝述謹述生平諸大節雖古之今喜賢母不是過也伏冀當代名公鉅卿不吝珠玉錫以琬琰俾壽之梨棗勒諸貞珉則母氏嘉言遺徽得以傳諸後世熙

卷六 行狀

堂

續不孝之罪庶幾藉是少逭而作者錫類之仁子
孫世世感當不朽矣

鄭節母雷太恭人行狀

張恕可 韋存

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冬十二月之十有七日
廣陵鄭節母雷太恭人卒越一日訃至予小子恕
可盡室蒼黃急渡江奔唁卒哭其承重孤孫玉珩
稽顙以行狀請伏地不起嗚呼予小子何能狀我
太恭人懿德之萬一哉太恭人苦節純孝近代罕
觀廣陵婦紳家久已艷稱至於自少至老勞心焦
思一言一動悉合矩則所以撫孤禦患有大功於
鄭氏者恕可雖肺腑至親而家隔一江又宦遊南
北亦未能盡識謹據素所習知者列諸簡牘以備
揚州休園志

將來史氏之採擇焉太恭人原籍陝西之涇陽世
有名德從高祖望我公業徙淮南祖國學仰龍公
始占籍江都而太恭人之伯父伯顯公遂以商籍
食餼於揚之郡庠理學著聞江左所著有父陵文
集行世歿而崇祀鄉賢伯顯公同懷弟仲升公是
為太恭人之父仍籍涇陽縣學每年大比猶赴西
省而歲時親省肄業皆在揚州與兄伯顯公及南
州王君于一白田王君築史楚陽李公小有映碧
廣陵鄭職方公趙宗水部公士介諸先輩俱為直
社冠冕諸公既以大章聲氣主盟壇坫尤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會水部公爲外舅侍御公求繼室甯鄭氣誼既親仲升公遂以太恭人許字焉太人幼而淑慎稍長濡染家學愛讀孝經小學諸書每與傳姆言婦女節義事輒娓娓不倦其他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擅其能于歸侍御公卒十九康熙癸卯歲也兩尊人在堂太恭人事之克盡婦道前汪太恭人有子熙績側室徐有子從諫太恭人撫之如己出恩訓有加甲辰隨侍御公京師公諱爲光字次嚴別號晦中世歛縣長齡里人由儀徵遷廬生甲午恩拔入成均丁酉中順天鄉試已

雖姻親族黨喜慶大事未嘗以奉亡人一與坐席也既扶侍御公靈輶回里兩尊人哀恻非常太恭人忍淚勸慰悲戚不敢形於色尊姑汪太君終以哭子過傷成疾太恭人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年餘及疾篤終夜悲號求減算益姑而不可得自是事水部公躬代子職益盡誠孝揚州爲水陸之衝冠蓋萃止水部公夙負人倫威望貴游名彥之過揚者爭識公面太恭人內奉甘旨外應賓筵皆手調精潔無不如意乃承歡未幾而水部公又復捐館太恭人哀毀如喪汪太君時熙績從諫幼年失怙所恃以育以誨者獨祖父耳一旦頓天老成親族中若某某者以孤雛可嘆遂乘間搆隙肆行橫逆甚者使人遮熙績於道欲得而甘心太恭人泣而言曰未亡人所以忍死至今者徒以兩孤在耳今弱肉強食若此吾復何賴吾爲命婦何難匍匐公庭訴此冤苦於是奮不顧身而出強橫乃稍戢焉熙績因益發憤下帷文舉日起戊午遂登賢書而太恭人喜可知已熙績年踰強仕奉有子嗣族人窺伺百端太恭人日夕憂慮爲廣置側室次子從諫不幸復夭亦未生子族人爭以子嗣之

議論盡起太恭人正色謂族衆曰繼嗣先親後疎從諫親兄現存安知其不多男也壬申乙亥熙績果連舉玉珩玉璋連以玉璋繼從諫焉熙績屢困公車甲申冬方補西曹未半載而卒太恭人驚痛之慘倍於失侍御公玉珩年甫十四玉璋年甫十一外侮且復踵至無可如何具牒於當事親房其五君力主公道奈請託相持幾無全理最後賴署篆廉明片言而折之其事乃寢太恭人每仰天而呼曰未亡人賦命不辰一至於此撫兩子垂四十年幸有成立何期皆先我而逝我老矣精力大不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三

如前哀此兩孫安能再見其成立耶十餘年來兩孫以次授室且見孫曾太恭人則天時時稱說祖宗創業艱難後人守成之不易兩孫服膺慈誨依依膝下以圖報劉而太恭人不能待矣世之稱節母者幸以撫孤爲難若太恭人撫兩世之孤則尤難之難者余妻爲余言在室時太恭人嘗因積鬱症發於背痛楚呼號勢甚殆醫者欲一視患處子女環跪以請太恭人堅執不可死則死耳背豈可令外人見耶屬有天幸疽亦良已居平足跡不履戶外即與婢子語亦款款無疾聲惟遇有不利於

夫家老則不惜挺身任之詞氣勃發不直不止非明於大義而能然乎天生太恭人所以相鄭此鄭氏所宜百世祀者也若夫縮食節衣以周恤貧乏寬仁逮下察僕婢之疾苦而矜憐之此於婦德亦有足稱而在太恭人則猶爲末節耳太恭人生於順治乙酉年九月十九日卯時卒於康熙己亥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五以子官封孺人 贈恭人子二長熙績康熙戊午舉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娶許氏汪太恭人出次從諫候選州同娶盛氏側室徐安人出女二長適張蘅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三

次即太恭人遺腹生適小子恕可孫二長玉珩娶李氏次玉璋繼從諫後娶張氏即恕可女孫女四俱熙績出小子恕可謹狀

不孝承重孫玉珩

幼而失父自髫髻迄今背賴

我大母辛勤顧復不孝恨生也晚於大母四十年前之苦節純孝未能目擊既哀請姑丈張韋

存先生著之行狀以備史氏之采擇而過念近

今十數年玉珩稍省人事朝夕見聞於大母猶

有至親所未悉而不禁追憶而心傷者其忍視

爲瑣細畧不一記乎不孝六七歲就家塾每歸

見大母子一筐錢或佛誦我父輒侍左右大母於不孝極恣含弄之愛而待吾父則恩禮並至吾父亦怡養益恭時幼愚初不經意今見人家前子後母多隔膜不相親然後知我大母無我父孝慈如一日有由然也大母得不孝晚珍惜有加每遇事輒教憶方授論語鄉黨侍大母食即曰爾知蔬食必祭之不忘本乎風當之夕又曰聞汝父業師王先生築大當此便正襟危坐即所謂必變者也小子不當如是耶嘗曰某事某語出小學不孝因請小學辭關佛氏大人誦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李

金剛經何為大母曰予豈佞佛求福要使此心常清淨耳甲申五月吾父就選入都大母遂總家政一切制節謹度無巨細必登記先是叔父聖臣公歿叔母居止馬橋宅是年冬叔母不幸下世大母為經營喪事攜玉璋歸與不幸同就壘大母老年不親中饋獨於先生酒食供饌纖細必點檢致敬盡禮凡以於不孝等有厚望也明年夏聞吾父假歸中途捐館舍撫膺大慟至氣結瞠視不能作聲大母素形臞而神健至是一歲之中兩罹骨肉之戚觸緒悲來精力遂頓

衰矣迺天不悔禍內訌外侮更接踵而至大母感憤號呼未亡人賦命不辰祇此兩孤孫耳何堪曩時橫逆復備見今日蓋從前曾祖見背我父叔歷歷險阻賴大母而難定也於是扶病理直一如曩時有以高年珍重請者則曰不如是何以見舅姑地下其居平舉動守禮一跬步必依矩則性至儉絕意矜飾衣必屢澣食無重味記我姑丈守杭十載二姑母念母甚屢欲督為迎養俾覽勝西湖大母堅謝不往以游觀非婦女事且不欲以舟車累廉吏也不孝生二十九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李

年從未見大母戲謔一言簪花半朵暫遊尼寺一與華筵蓋秉禮謙退出於性生由少至老數十年如一日也屋後休園者先曾祖水部公所子創吾父嘗擴而新之以奉板輿三十年來日就頽圯當甲午歲大母登七十不孝將集親友奉觴大母命曰爾盍節諸浮費一葺此園此三世手澤可念也過者稍加葺治間或過從歷覽而喜曰吾老人豈欲為游玩地哉先業之勿墜當如此園矣大母明哲能知人喜料事幼承父陵公家訓多讀書議論輒援古為據既閱歷久

益知世變險夷有以鄉黨中之行事告者則曰
某言動合禮當師某言動踰禮宜戒某事必底
於成某事必至於敗指陳義類或驗之旬日之
近或決之數年之前率一一無毫髮與良以不
孝不更事茫無所知故不憚分別告誡欲其
知所取舍也至慮不孝學殖荒落或有細人導
之倖進則屢以安分保家爲訓歲戊戌或不孝
得選一官都門故人寄聲相促不孝念兩世養
秋高猶豫未決大母特止勿往益慕戀之情與
止足之義素志然也其教吾弟玉璋亦大率類
此又嘗立不孝等於庭援祖德而太息曰吾見
董宗伯撰東里公誌銘述鄭之先衆政居貞公
御史道同公死明遜國之難後嗣相戒不仕至
榮祿公徙家揚州始教子孫讀書應舉自是簪
纓絡繹迨我朝授科第入贅序者如某某猶
數十人吾皆及見之何近今二十年相率零落
家道亦復中衰其能僅守此業者惟吾水部公
後汝兄弟二人而又苦孤弱昔人云物咸則必
衰有隆還有替此汝家衰替時也汝兄弟其可
不念創守艱難去奢警情日夕危懼以庶幾長

有此乎吾老矣七十古稀況逾其數其能常課
汝曹耶汝曹與日勉念吾言勿負我五十年守
節撫孤之意吾近見汝等食指繁多入不敷出
竊自懼也大母雖篤於同氣而於外家慶弔錙
遺一依先制無一錢尺帛之私嘗曰宋宣仁太
后之風吾甚慕之且欲爲子孫立家法當如是
耳至於御藏獲婢媼嚴而有恩察饑寒恤疾苦
遇有微過不孝性卽急發之或驟必徐解之今
日白頭黃口莫不環伏靈座之下慟哭失聲者
遺愛在人可知已去冬遺疾危殆不孝舉家蒼
黃二姑母亦渡江來省與吾母奉湯藥視廁踰
者十餘晝夜邀天之幸疾亦漸瘳其他時偶抱
小恙恆自耐戒婢媼勿言不孝等間以參藥過
常不悅其薄於自奉皆此類也今年春夏之交
精神轉健九月間玉璋次子晬日肩輿至其家
宴坐至夜分不倦顧謂不孝吾六十時疊過汝
父汝叔母之變百憂攢心不分得有今日寧知
七十又五見孫曾繞膝意興增佳回憶十五年
前攜玉璋回時蒼涼素況能不感天地祖宗之
默佑耶維時家園桂花大教值大母誕辰二姑

丈來稱觴與不孝等導與花下盡歡累日不孝竊私自幸從此期願可必春暉寸草稍盡此心豈知臘月中旬偶爾不豫暑無痛苦遂捨不孝等而長往耶吾父棄我於前大母復棄我於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我大母節孝大端久爲梓里咸黨周知畧見之行狀至家庭欄語瑣屑之務極知於大母無關輕重而情有不能已者敢敬附於狀末既妄思君子行遠之言亦以備家乘之遺漏云爾 不孝承重孫玉珩泣記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墓

先妣許太恭人行述

鄭玉珩荆璞

吾母姓許氏爲不孝曾祖姑太給諫仲容公長孫女外祖中憲念修公女也念修公昆弟三人均以寒家宅相至親少長密邇而外祖獨長才遂駕常能贊先曾伯祖待詔公以碩畫且自綜家政俾力臣師六兩外叔祖得大肆力於文章早從先曾伯祖職方公曾祖水部公往來直社當前明末造壇坫東林者黃石齋袁臨侯兩先生聲最著曾以勾黨被逮先後過邦上綏騎驕悍肆羅織故舊屏息不敢通姓字水部公獨率兩外叔祖送之浩歌且泣旁若無人吾母幼時每聽說兩家舅甥往事已能擊節想其風采年十七歸我府君是壬寅歲我祖侍御公由庶常改臺諫予假歸初爲府君納聘府君爲侍御公元配祖母汪太恭人出汪太恭人先侍御公卒侍御公赴闕補廣東道亦得疾卒于官時先府君幼賴曾祖父母暨繼祖母雷太恭人教育之至戊申服闋乃娶吾母我外祖父母止生吾母一人外祖母張太恭人推不忍以膝前離朝夕仲容公乃商於先水部遂特爲府君治宅完婚當是時兩姓家道豐隆吾母又外祖母最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墓

鍾愛及廟見後不獨綺羅驕貴之習絕無且孝奉尊章愛敬備至曾祖喜謂祖母雷太恭人曰新婦自幼吾已知其克家今益信矣他日相吾孫守成業又何憂乎越六載曾祖父卒一時外訖內侮盆至祖母外禦訐侮吾母則內襄家政謹飭有體先業之弗墜與有力焉吾父奮志書香素懷遠志吾母既夙給夫家舊閱而又目擊兩外叔祖之科名騰上其所以篝燈佐吾父者益用勤懇迨吾父登戊午賢書膺內閣絲綸職乃稍稍慰藉吾母止生二女府君年強仕尚艱嗣息屢後娶生母仲恭人

揚州依園志

卷六 行狀

始生不孝兄弟兩人吾母撫愛教誨不啻如已所出府君雖以孝廉授中翰然公車頻上父困南宮甲申始就選刑部敝歷未幾即以病告歸卒于山東之堂邑縣雙聞倉卒吾母當呼天搶地痛不願生之時即亟命不孝迎父棺運至念上有嫡姑強忍視息親營喪葬事無纖細悉中條理時不孝生十四年矣雖驚駭昏亂中今一一猶能記憶則吾母之心酸于仰事俯育悼亡撫存者為何如哉繼又天命不孝玉所曰吾遭家不造吾姑守節幾四十載止有汝父吾今亦止有汝吾欲汝朝夕侍我

顧姑老矣今不幸以汝父之故重傷高年心吾又不獲朝夕侍養汝但爲我日夕而祖母前即汝父有知應勝而之日夕于我也以故不孝二十年來兩地承歡計侍祖母時多而奉吾母之時恨少然吾母雖不獲與祖母共舍其晨夕之間還形神之關注實不異吾父之日夕于祖母也迨前歲祖母棄養吾母終喪感泣觸緒悲填及今年逾七十自我府君銳意功名家事悉累總理數十年毫無差謬幸不至以有無龜勉爲憂在外人或代爲慶幸殊不知期功內外何一非其注存米鹽瑣屑何一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不勞綜核甚至衣裳浣濯事事皆留餘惜福之心藥裹檢藏在在有書端持盈之懼痛此不言之隱不過欲爲不孝子孫計耳嗚呼今不孝存而吾母獨安往乎慟忍言哉慟忍言哉吾母去夏即示疾疾旋復痊可嗣後雖常舉發猶自強支持今年七月十二玉璫弟婦生日尚欣然往譙笑移時且預期八月十六日家園賞桂豈意十三日臥牀遂爾百藥莫救耶慟哉慟哉易簀時執不孝生母仲恭人手泣曰吾與若四十年未有間言念今當永訣即吾死後若任益重應爲我門戶久遠計專此累

汝隨呼 不孝夫婦 近前以管鑰授媳且指 不孝玉

所 燭舅父吾兒恐少不更事喪葬大禮弟爲我酌

豐儉得大體而已其他遺訓種種固非治命 不孝

玉所 而今而後真無見母期矣吾母生於順治九

年四月十二日卯時卒於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

五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一 勅封孺人 贈恭人

爲康熙戊午舉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懋嘉

先府君元配子二長即 不孝玉所貢生國子監典

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娶李氏次玉璋出繼叔父

聖臣公後候選州同娶張氏俱生母仲恭人出女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四長許字許道章天次適王之珣俱吾母出次許

字允寧時天庶母孫孺人出次許字周朝舉天生

母仲恭人出孫男孫女俱幼伏念吾母一生之孝

慈至性勤儉苦心 不孝 草土中意滿口重亦不能

殫述惟冀大人先生矜哀而錫以銘誄則泉壤生

輝 不孝 感當不朽

先祖妣仲太恭人行述 鄭慶祐 受天

祖母姓仲氏上世籍山東自明季來遷於揚父母

並早世育於兄年二十二來歸王父比部公方是

時叔祖父監州公年二十九無子卒王父年四十

配許恭人未舉子置側室數人皆不孕或孕輒不

育王父憂之見於辭色最後得吾祖母氣體凝重

相合貴乃大喜謂是當延鄭氏百世祀也越五年

壬申生吾父又三年乙亥而叔父生當監州公之

歿也以無嗣可立殯不克葬者七年至是乃奉雷

太恭人命以吾叔出後叔氏時祖母得子方再索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吾叔尤絕小弱取懷而予人情所難祖母顧念叔

早喪婦戚安人青年茹苦謂向隅之泣不忍見於

行路也況同氣乎即從繡幕中未與之至吾父終

不祿 不肖 有兄 慶祐 以下殤夭千鈞一縷不絕如

然祖母迄不以割愛故稍怨悔有後言蓋明於大

義如此祖母性孝謹事雷太恭人數十年自起居

服食至疾病疴瘵時無不先意承志者至嫡庶娣

媵間古稱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蓋叮嚀之

見雖男子不免斷斷若婦人又亡論矣祖母自來

歸後遇諸庶祖母之無出或祇生女子子者一以

恩禮接之其事許恭人也恭謹謙退不敢分寸踰越後許太恭人易箚時猶執手語祖母曰吾與若四十年未有間言念今當永訣即吾死門戶久遠計專以累若矣其平居和協於胸中不少芥蒂殆於是可見也歲甲申王父將需次銓部既戒行意邑邑不自克祖母乃自前請曰君得毋以母老子幼故耶士讀書破萬卷用孝廉躋公車及時赴選人館半選緩飯先人宦業爲子若孫模範正今日事耳仰事俯育有婦職在無爲憂內顧矣王父卒成行補刑部主政不幸乙酉夏病告歸次山左

變致成大獄中外洶洶會謂勢翕絕不可嚮遇祖母奮起大呼命叔父拔走數十至伏江干曳大吏舟痛哭呼冤竟白然吾父性故剛烈不奈齷齪遭无妄肆羅織心益憤惋至戊午秋八月疽發背遂不起是時不肖兄弟長者四齡幼纔周睟視吾父之喪王父尚少十年白髮衰親黃口穉子麻衣衰絰相對淒迷吾祖母當此之時其何以爲情哉嗚呼痛哉吾家自高王父水部公與兄超宗公齊名直社賓從讎遊之威甲於東南到今譚往跡者觀壁間董華亭陳雲間王孟津諸人手書未嘗不歎息欷歔於休園前事也既遭兵燹重以人事嬰援再興再圯歲乙丑祖母正八十不肖隨叔父及諸兄後女兄弟隨吾母及諸母後開軒羅拜奉觴上壽雖俯仰陳迹感慨係之私幸祖母高年健飯不肖或漸就成立得有日報劉亦足少慰桑榆竟吾父未竟之志胡乃德不貞遇憂能傷人計四十年來哭曾王母哭王父母哭叔母哭未嫁姑母周繼以哭吾父哭吾兄淚眼未乾積勞成疾自去冬十月抱病百藥不瘳展轉半年至今夏四月而吾祖母終以不治也嗚呼痛哉祖母生於康熙丙

年二月十三日申時卒於乾隆戊辰年四月十九日未時享年八十有三爲先王父康熙戊午舉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懋嘉公淑配子二長即先府君箬溪公貢生國子監典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娶李啗文公女次即叔父崑貽公候選州同出嗣叔祖父聖臣公後娶張章存公女女一許字周君朝舉先卒孫四吾父出者二長慶祐早天次即不肖承重孫慶祐叔父出者二長曾火音孫女七吾父出者三叔父出者四嗚呼不肖少孤露於祖母嘉言懿行本罕見聞哀毀昏替星漏尤多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墓誌

惟冀大人先生俯念先世淵源憫其顛蹶錫之銘誄以輝泉壤則不肖感且不朽

先妣李太恭人行述

鄭慶祐 受天

吾母姓李氏上世籍句容有明遷興化自文定公發祥後代有賢哲外高祖廷尉公與先高祖水部侯菴公伯高祖職方趙宗公同德比義文章氣誼爲直社冠冕由遂李鄭契合兼聯姻好外曾祖總憲木菴公僑居揚郡與曾祖侍御晦中公相比鄰往來尤數吾母生而聰穎得外曾祖母葉太夫人歡外祖母王太室人日置座右講讀孝經小學內則諸篇無不通曉大義六歲即工刺繡性莊慎雅不涉嬉戲里閭有賢女稱吾曾祖母雷太恭人因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墓誌

促吾祖比部懋嘉公爲吾父求婚外祖司馬啗文公追念世戚遂以吾母許字焉繼因吾祖棄養經營喪葬風雨飄搖曾祖母雷太恭人曲意保護始獲稍安吾祖生吾父吾叔二人吾叔出嗣叔祖聖臣公後其娶張叔母也先吾父三載逮吾母子歸之日年二十有二矣上事曾祖母雷太恭人暨嫡祖母許太恭人生祖母仲太恭人一一恭謹承歡色養備至與叔母尤兩相和協曾祖母嘗謂祖母曰吾家有此新婦吾鄭其克昌厥後乎丙申仲夏吾母初生姊氏曾祖母方以俗說先花後果爲幸

吾母獨泣數行下曰吾年雖少吾恨不早生男以慰兩代孀姑也歲戊戌曾祖母雷太恭人患病幾危吾父吾叔環守榻前吾母支持內外井井有條侍奉湯藥目不交睫數十晝夜無倦容適年雷太恭人棄世吾母哀毀骨立喪葬盡禮宗黨稱善未幾許太恭人病吾母日侍左右一如侍曾祖母雷太恭人及許太恭人歿而禍端蜂起百計辛勤久乃撲滅乙巳丙午間吾父痛王父致政歸卒於道關視含殮抱恨終天歸櫬後將營丙舍爲廬墓計以變生意外匹夫溝瀆繩營四起謗口中傷致成揚州休園志

述息吾母奮然起曰吾爲鄭氏一塊肉忍自遭恤顏面以任他人蹂躪不一痛哭陳寃乎吾母素羸弱至是果決無前羣小亦稍屏息乃薄植枯茆霜雪臺至不孝兄康祐又以下殤天千鈞一縷不絕如然吾母愛憐不孝尤適昔日既出就外傳吾母日稽課程一動一言示以禮法每至夜分諄諄訓命淚漬巾衫不能禁矣丁卯冬值祖母仲太恭人病時太恭人年逾八十吾母日夕祝天願以身代旋因孝感厥病少瘳戊辰四月仲太恭人歿吾母滄地呼天悲號幾絕諸姊氏勸息少甦始稍稍進飲食其時附身附棺喪祭一切無不如禮吾父在日僅一大姊氏出閣二三兩姊氏皆故庶母遭難吾母教育成人及時擇配各厚其奩贈與長姊無異不孝年未弱冠吾母早爲納聘嘗與生母屈指時日謂諸姊嫁後應亟娶婦爲鄭氏延宗祀也詎意吾母遽舍不孝而遊耶嗚呼痛哉吾家自曾王父侍御公後孀孤三世患難相仍然曾祖母雷太恭人與祖母許太恭人及仲太恭人皆撫孤成長娶總生孫享高年安寢膳馳半生負擔之苦受一日甘言之奉獨吾母憂勞憔悴乾四十年無寧晷

今年方六十不及曾祖母與祖母之壽並不及見

不孝之有成易簣之前數日以管鑰授吾生母諱

屬諸庶母勤儉持家相助爲理無生嫌怨更呼不

孝前誠之曰汝自襁褓孤露失嚴父教今漸就長

大惟秉禮中義無替家聲斷勿染時俗奢靡與輕

薄兄相逐至外祖母王太宜人年高貧弱爾能善

體吾心時候問安好吾目瞑矣嗚呼懿訓猶存音

容宛昨而吾母竟舍不孝而去耶吾母生於康熙

壬申年四月十一日申時卒於乾隆年未年九月

十三日卯時享年六十爲先府君貢生國子監典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答溪公元配子二長慶祜

早夭庶母王孺人出次即不孝慶祜聘吳氏生母

高恭人出女三長適吳公渭吾母出次適吳順生

次適汪長德俱庶母傳孺人出伏念吾母一生孝

慈至性勤勞苦心不孝草土中哀毀昏瞶不能殫

述惟望大人先生俯賜矜憐錫之銘誄以輝泉壤

則不孝感且不朽

鄭室吳恭人行畧

圖昇冠實

乾隆戊子冬十月子歸自盧龍走訪休園鄭生受

天聞生配吳恭人於月之辛未方坐草越六日丁

丑突以訃至子詫甚亟往問狀知恭人即以產女

故卒距生乾隆三年戊午得年三十有一受天

雪涕再拜曰枯之婦論年不宜有所表見其一二

行事選達大義枯有不能忘者乞賜一言紀其實

垂家乘焉適即生所述爲排續其畧恭人姓吳氏

歛豐溪贈君初蘭先生女孫需次副使道峴山君

第三女年十七歸生時生考答溪員外及嫡母李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已前歿所適事者今節母高太恭人是爲

生之母始苦撫孤三十餘年容秋五十稱壽觴長

洲大宗伯沈吳陵大銀臺官所爲製錦稱祝將上

陳當事請旌其里門者也恭人奉事惟謹歲乙

酉太恭人忽病喉嚨證醫倉卒莫知所爲恭人焚香

禱上下神祇得通呼吸通湯藥由此目不交睫者

餘四十晝夜太恭人迴平善如初其他扶持抑搔

動必依子婦之禮適數之更僕不能盡矣子婦嘗

緇閱志乘大江迤南新安尤多禮法之家恭人自

其幼年飲聞庭訓適鄭氏後念先代累葉丁單高

祖下五服弟兄三數人皆殊壯盛不著生育宗祧
事岌岌不可後時况太恭人習蓼畢生近齒漸高
善病舍飴之望當更什倍尋常乃於五年前爲生
別置副貳莫廣于嗣卽今側室呂氏已生一女者
夫壽周南十有一篇言女德者十各南十有四篇
言女德者九而膠木森斯小星注有祀之屬言之
不足又長言之則惠能下逮之難而無嫉妬之心
爲千古婦人所僅見也恭人年方二十六七萬不
至傷伯道之無兒處商履之晚育而憂深思遠妻
爲夫子謀慮後昆此其心地適明善識大體絕不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吳

存纖毫此鍾爾界之思豈不空上邀天眷則百斯
男如詩所稱攝攝繩繩子孫衆多者耶乃一索得
女再索得女至體弱久不孕孕復不得宜男此則
物理不齊天心難問恭人之一產女而且恨且泣
卒氣鬱以至於死爲可哀也嗚呼自來遠觀之說
人情所難况婦女素所習聞母以子貴其不樂夢
蛇夢虺而必以繁羣爲男子之祥亦恒情也予所
反覆三歎於恭人者遠壽上世之孫當速念孀姑
之晚景急求似續不爲已私休休有容非獨鄭氏
一姓功臣抑亦凡爲婦者所宜取法而乃天奪其

算不令永年幽冥之中失此良友受天之不能一
日忘情其有以夫其有以夫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行狀

吳

揚州休園志卷七目錄

詩

休園讌集八首

袁于令

重葺休園

吳綺

前題

陳璫

前題

陳琮

前題

沈筠

休園讌集四首

鄧漢儀

重葺休園四首

宗觀

一重葺休園二首

高登先

揚州休園志

卷七目錄

十一

重葺休園二首

方象璜

重葺休園二首

盧士登

重葺休園二首

張湛逢

重葺休園

周漁

重過休園有感追懷侯蒼年伯

周漁

重葺休園

常時泰

休園讌集

吳升東

重葺休園二首

方象璜

重葺休園三首

王維翰

重葺休園四首

顧彩

重過休園八首

顧彩

重葺休園二首

呂履恒

重過邗江讌集休園

馬教思

重葺休園有感二首

夏九叙

休園雅集二首

卓允基

重葺休園

鄒震謙

前題

孫自成

前題

魯衷淑

一前題

劉梁楨

揚州休園志

卷七目錄

二

前題

王賓

前題

茅慶

前題

韓魏

前題

張蓋

前題

周本

前題

錢元祺

前題

錢元福

前題

錢觀

前題

王司龍

前題

張楷

前題

休園讌集

重葺休園二首

重葺休園二首

客邦上過休園二首

休園讌集四首

重葺休園二首

休園讌集六首

夏日休園讌集

一重葺休園

揚州休園志

卷七 目錄

春日雪後休園觀梅

重葺休園二首

夏日過休園

重葺休園

前題

春日重集休園

休園待月觀梅

休園中秋

重葺休園二首

休園讌集

汪耀麟

許承家

吳徵誥

秦之俊

劉霖恒

蔡廷治

盧廷簡

姚士嵩

湯右曾

王文選

三

高銳

湯正垣

黃與堅

徐崧

狄元嘉

談維

鮑峯

張恕可

陳瓊仙

王民

休園雅集

重葺休園雅集十首

春日重集休園

休園讌集

重葺休園

沈白

鄭吉士

鄭叔元

鄭鐸

鄭崑

揚州休園志

卷八 目錄

四

揚州休園志卷七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詩

休園讌集八首

袁子令令昭

園名雖取逸六勝甲長干花合簾如繡雲深研不
乾石能來未拜松可做朱官入徑香風接誰言春
已闌

康成觴咏地東郭稍遠西門迥塵難到蹊分鶴不
迷竹聲疑雨集松勢欲雲齊聽鳥如深谷雙柑擬
一攜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一

未於城市遠坐處若山間鶴背橫花影彪身印蘚
斑深林安鳥雀寬沼忘魴鰈繼到塵勞客徘徊忍
遽還

園留山水意無飾乃真園遙望臨池樹渾疑隔岸
村畫圖於內得詩料此中存勝地文人有何須辨
謝墩

間說林園致六朝窗外來郎車當數至蔣徑豈虛
開壁署師雲宇堂盈賦雪才以遊還問訊曾否海
桐栽

茂林與修竹森列儼分營石意看皆動花叢記不

明臺將迎澄氣空若有泉聲一曲一幽致無嫌坐
屢更

徑石雖縈帶而分立與眠虛亭堪綴甯寗室可逃
禪橋坦平波帖樓危絕壁懸祗愁松竹茂枝放礙
修椽

每當風日暖花氣繞書牀鶯集無他遽蝶來如故
鄉樓應名庚亮池可字高陽有客定成醉奚煩質
鵲鵲

重葺休園

並序

吳綺園次

揚州休園志

卷二 詩

二

中爲他姓所據懋嘉復而新之先業得以
弗墜蓋仁孝之意存焉綺既感于興廢之
故又深于今昔之懷愴然有作俾諸公繼

而和之即席限一東韻

幾年杯酒憶喬公重過依稀一徑通漾月池添新
水碧繞樓花向故人紅啼鶯聲好春林外歸燕情
多少照中見說舊時留硯在應知愛客是家風

前題

陳瑄仲宣

翩翩冠蓋古城東選勝園林到處同須信貽謀傳
世德方能肯構繼家風樓臺秀起聲歌外泉石思

深仁孝中自是高蹤推鄭谷時閒賦就氣成虹

前題

陳琮 著 侶

廣陵清色映城東臺榭平臨興不窮見說山光新
漾碧應憐花徑舊飄紅紫薇月帶仙郎韻翠竹霜
高御史風開戶晴窗開萬卷康成家學幾人同

前題

沈筠 開屏

當年水部望崇陸林下優游暫息躬萬竹自深高
士臥一亭正合古人風曾聞白簡推南鄭不負青
箱付小同今日紫薇花正發重來燕子識新豐

一休園讌集四首

鄧漢儀 孝威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三

江山苦雨後天氣轉增炎卻向幽園步爭看碧草
纖一亭園樹正衆水到秋添鄭驛情方切深杯晚
共拈

水部投閑地重來草自刪竹松頻寫籟花鳥最開
顏徑轉收羣石樓高得遠山爲詩追祖德暫擬閑
柴關

老樹從人賣疎籬決歲荒新除蝙蝠窟重認葡萄
廊深洞藏精舍空簾納暗香招邀真有異三世愛
清狂謂令祖後翁水部尊公時中侍御園爲水
部著書處中爲先姓所據燃處近修葺之
淹留因月上酬和更鑑挑魚籠簾林室鳥聲犯斗

杓長空谷口聚專藉鄰園招好待霜深候還看萬
葉飄

重葺休園四首

宗觀 鷗閣

水部城東住園林幽賞餘竹梧深燕雀几席倏烟
霞縱目山當闌孤吟菊吐花不須尋谷口登涉意
無涯

門巷烏衣改君家池館留牽蘿添綠嶼臺石隱朱
樓世事飛花過吾儕東燭遊賦詩懷祖德古調客
兒儔

宴坐霜林月鐘聲上草堂石欄縈洛曲沙岸帶橋

揚州休園志

卷二 詩

四

長萬態空秋夜餘生入醉鄉何當期襟被巖壑許
相將

近代空時輩康成丁卯孫讀書看早達好客數高
門大隱何妨市幽栖只似村廢興多少事感已具
休園

重葺休園 並序

高登先 子岸

余於己亥附晦中年兄譜末因得望見風
未兼聆教言是時鴻才碩望一榜增榮雖
水天烏府稍抒懷抱然豐於才而壽於數
惜未足以大展生平也庚申過廣陵晤今

子懋嘉知其昂霄聲望媲美後先一日以
重葺休園詩示余其清新俊逸邁邁時流
誠哉克成先志洵爲無忝箕裘勉占二律
志喜但恐巴人之音未敢列於諸名公之
後也

新成臺榭舊吾廬今昔情深感慨餘修竹當窗仍
蔭綠名花繞砌未全疎亭前碧水還留草閣外青
山好著書倦讀園林堪寄興呼樽獨管意何如
別墅荒涼歲幾更重輝奕葉見經營芸堂依舊占
星聚花徑從今聽履聲問字名應傳博士說經端

揚州休園志

卷一 詩

五

不愧康成良辰宴集催詩思白雪高吟喜共賡

重葺休園二首

方象璜 玉雙

七松高致久名家舊有園林邦水涯繞砌尚留書
帶草當軒常發洛陽花雲廊雅合調雙鶴月檻何
妨看落霞共羨文孫承燕翼平泉有石復何嗟
門高曳履富縹緲著述當年在一堂水部詩才凌
壯斗端公諫草滿南牀亭臺不改前人志替笏還
承奕葉芳梓澤平泉何處問獨餘名勝重雄揚

重葺休園二首

盧士登 拈藏

世故如雲過且休自來美願上揚州子真舊有家

園在蘊武新成官閣遊臺砌瓊花悲往事月明邦
水羨長流千秋轉眼餘青史一笑掀髯大白浮
誰解三空得好休名園勝事靜中收鑑湖曲賜于
茲逸綠野堂開自昔遊工部文章驚海內翰林詞
藻湧江流絲綸世掌方年少更羨高風莫與儔

重葺休園二首

張湛達 清原

滄桑世業幾消磨磨堂構重新樂事多才藻翩翩稱
濟美簪纓奕奕奔繼鳴珂花迎舊主偏呈媚鳥識歡
顏亦解歌聚首故人須盡醉輞川名勝許頻還
聞說休園勝足誇圖書四壁擅風華藥欄次第皆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六

全整花徑參差不礙斜曲澗池通派綠漲高樓簾
捲映紅霞誰知解語舊時燕總總還飛王謝家

重葺休園

周 漁大

堂前楊柳舞翩跹躡躑堂構肇飛勝去年不是經營新
梓澤祇因恢復舊平泉解紛我獲酬先志繼武君
能慰昔賢某水某邱曾共憩欣瞻佳氣倍留連
重過休園有感追懷侯養年伯

周 漁大

園名自署已知休早促先生賦玉樓絕筆不聞新
著作看花誰引舊朋儔烟籠畫閣亭臺冷月浸寒

塘草木愁再過湛華堂畔宿可能今夜夢同遊

重葺休園

常時泰交甫

吾聞鄭子真巖居謝世人又聞鄭當時結客無暇期二者相反乃相成休園主人保令名休園何在在蕪城往來冠蓋日縱橫鳴鑼鼓棹競奔逐何人制有造園情果是聞聲貪清賞把臂入林必吾黨仲蔚蓬蒿合復開淵明松菊荒猶長月夜吹簫稍稍來花時騎鶴特特訪有客如斯豈謝之謝客愛客元非兩此園創自士介公著書習靜谷口風我輩仰止爲父行與今懋嘉跡我同晦中侍御苦不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七

壽此園幾向他家售快哉懋嘉亟收回平泉木石悉仍舊補廢增新心力長洗刷佳氣青蔥又衆誇年少妙經營鄭生但謝肯堂構嗚呼華林主者姓氏湮金谷竟不沒其身勝地由來不易保所貴有子及有孫懋嘉事業行方大坐看園中集響騰隋家選勝江都地龍梁神山皆不啻足知爲園於此中占盡城中多奇致鄭生好客莫言貧鄭生述先不辭累日下香醪戴百斛海上腰有儲千器從此高軒過維揚人人思向休園醉

休園集

吳升東 集

休園豈讓辟疆園兩世論交得到門結構匠心隨處巧經營家乘至今存羣芳漸吐花千種喬木高撐樹一根散步凭欄詩興發好拈筆墨倩清樽

重葺休園二首

方泉瑛 渭仁

廿年幾度向邗溝信宿空懷結勝遊近喜開軒容寄傲不須載酒更尋幽參差花竹分窠見屈曲池塘抱閣流最是三峯競奇秀登臨看徧古揚州水部風流舊所傳承家真羨後人賢即看圖畫留平古況復復亭臺勝昔年雪裏登樓聞吹鶴橋邊拜石俯流泉老夫病臥耽幽寂登眺名園較爽然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八

重葺休園三首

王維翰 豐坦

舊識休園勝名從太傅題一邱多遼宇五畝足幽栖問字停車騎看花曳杖藜紀羣騰令譽物望古今齊

方羨乘驄馬俄傷賦玉樓燕泥生几席蛛網控簾鈞世事嗟頻易名園恨莫留一毛輝鳳穴六翮奮皇州

茲揚開龍虎驚空異北羣懋嘉戊午徙于北園美名傳噴噴舊業理紛紛薜荔窗新剪松蘿手昔分圖書充戶牖車馬更如雲

重葺休園四首

顧彩天石

昔賢居谷口茲事幾秋堂構何年開松筠異代
修著書消永夏垂餌釣清流只恐多幽事休園未
肯休

邱壑真如畫山林亦改觀重空疎樹陰暑聽瀑流
寒辛苦繩先志優游抱膝安鵲鳩吟自穩不覺夕
陽殘

舊築蕪城裏幽深長綠苔人言鄭虔隱家有謝公
來垂餌魚堪釣銜花鳥莫猜十年三徑在重爲剪
蒿萊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九

辟疆吾舊業未足擬君家放鶴凌秋葉邀林胥晚
霞隋隄無剩蹟金谷總休誇到此詩盈帙相看與
倍加

重過休園八首

顧彩天石

闢園依邦上開筵近輞川人疑蔣翊宅我愛子猷
賢藥潤天中雨林舍谷口烟來遊異前度步履已
茫然
數頃新篁裏清泓不斷流牧之曾未到何遜見無
由已覺層巒峻還探別洞幽綠槐風日好深坐冷
修修

城市留高壺壺中別有家亭臺繪山水籬落帶桑
麻仰檻看新漲憑軒揖晚霞劉郎重過此應許偏
栽花

頗怪長安道匆匆獻賦歸爲貪花滿眼不羨錦爲
衣南浦橫殘雨西山敝落暉百城終日擁勿歎壯
心違

曲折新移徑桃源別開津閉劔管寧閒不受庚公
塵路轉楸梧接庭空鳥雀馴莫愁鶯語歇自有按
歌人

五月觀清客臨行爲少留文章班馬威意氣范張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十

投米李沉寒水華燈引夜遊忽疑垂釣處真可著
羊裘

何代襄陽米留題滿素屏墨疑前日潑松自古時
青俗客難迴駕雄心寄此亭飲闌空枕石能使醉
魂醒

好友如君少名園欲去難鄭公邱壑美杜叟薜蘿
寒烟月催新咏絃歌聲古歡他時成綠野重與刻
琅玕

重葺休園二首

呂履恒元素

果里依然三徑開誦君佳什見清才秋疑蘭怨先

除草春爲梅嗟不掃苔石樹更留新鳥宿溪山還
許故人來即今清晏懷堂構烟雨蕪城賦自裁
真從谷口憩清幽更識閒情寄日休取石仰看松
影落凭欄俯聽水聲流喜招散客供懸榻恐有遺
文滯過樓舍近無煩重置驛會逢佳日步來遊

道過邗江讀集休園

馬教思 羅冲

共侍程門夜雪深天南地北兩難尋今來久滯邗
江缺春到應聯草閣吟何事子歆貪愛客忽教阮
籍更投林吾徒那得歡遊恆留作他年訪戴心
一重葦休園有感二首 夏九叙 次功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十一

水部風流擅令名東山別墅管絃清一舉邱壑成
真連十步樓臺動遠情楊柳然多龍月色芭蕉葉
大響秋聲自從痛哭西州路蔓草荒榛久不平
履曳尚書代有人文孫堂構喜重新寒鴉揮去驚
心少舊燕招春總主頻漱石枕流還作遠焚香掃
簞更留賓獨憐十載冰霜後花木欣欣始向春

休園雅集二首

卓允基 次厚

傍城選勝草亭開曾有尚書曳履來水恰新生供
潑墨石惟可話築層臺中有墨池 蘇林重下徐高
士松江徐 輞口還招裴秀才旋削甘瓜呼過酒

烟嵐邱壑日徘徊

涼上衣來喜可知只因弱骨怯風吹停雲補好三
間屋借雨催成數首詩落葉打窗秋漸到爭枝宿
鳥晚多時主人尚有留髭意柳暗池邊去馬逃

重葺休園

鄒震謙 乾一

廣陵佳勝半沉湮忽覩名園結構新補綴亭臺微
繼述闢除榛莽見經綸竹陰覆地疑無暑花氣薰
人別有春輞口風流知不減可容裴迪唱酬頻

前題

孫自成 物對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三

壇冷遂使雲堂勝蹟過簾幕重新歸燕雀烟霞依
舊護林泉下惟佇對天人策添得書聲竹裏傳

前題

魯衷淑 蒼軒

寂寂園林恨昔時斷橋烟柳一絲絲花開乍落人
非舊鶴去還來水滿池當日漫傳蝴蝶句于今爭
鳴鷓鴣詞西窗月落青桐曉喜見明霞映玉枝

前題

劉梁模 玉立

當年謝傳此逃名載酒穿花一徑行不謂亂離荒
栗里遂教風雨顛柴荆短亭重脩長隄水新柳猶
啼舊日鶯關說上林催視草雲山未許結詩盟

前題

王寅仔園

冬官卜築譚經處柱史趨庭問業還園自昔年環
水樹徑從今日開烟蘿辭章復觀平泉盛酒數還
依梓澤多一石一邱能嗣武風池人不困漁養

前題

茅磨天石

不共滄桑歷變遷名園端藉俊人傳曲池仍受松
間月高閣新封谷口烟共羨范喬穿舊硯還着王
度續遺編平泉空復誇珍異繼武稀聞有後賢

前題

韓魏醉白

曾從揚子聽談經昔王築夫先生下惟
揚州休園志休園子曾依講席二十年

卷七 詩

十三

迭廢興百尺松筠皆手植一時賓客有擔簪太邱
德業規模遠小謝風流祖武繩我最悽吟懷侍御
青蒲十疏至今稱昔贈中先生一時連拜十疏

前題

張蓋願良

曾向元亭問字頻流風未墜墨華新菊松三徑猶
舍古蘭蕙盈庭自茂春憶昔勇冠留諫草于今風
治待絲綸多君步武前人蹟接踵名賢意氣真

前題

周本子一

休園名勝歷蕪城爭起蕭牆幾變更排解頻煩先
茂叔恢宏足慰昔康成三杯酒覓雲林趣一卷詩

酬風月情獨念有亭深竹裏前人曾賦聽秋聲

前題

錢元祺仁山

名園瀟灑隔風塵葺理重看氣象新斷石飛橋堪
入畫曲欄深慢儘藏春林間有鳥常驚夢庭際無
花不可人只恐征車來旦晚溪山未許嘯歌頻

前題

錢元福鶴山

百年名勝喜重新谷口風流繼子真花覆石林香
冉冉泉通竹徑水融融向人乞果猿多慧立月聽
琴鶴自馴卻羨桃源鏡咫尺往來嘗作問津人

前題

錢觀目天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十四

見說休園盛昔時臺荒亭廢幾遷移舊存結構堪
修換新設軒窗好下帷煎水雲山閒染翰聽松調
鶴漫敲詩繁華不獨饒金谷名飲猶能勝習池

前題

王司龍

掃石重開三徑斜柳陰依舊傍平沙水遠不改疎
籬竹檻外新添小苑花一榻琴書留夜月半窗樹
岫落晴霞康成世有騷壇望綠筆還看草白麻

前題

張楷卓然

水部當年解組歸幽棲終歲掩扉篋中省錄傳
青簡膝下佳兒着繡衣兩世冥衷思燕翼一朝堂

樓起聲飛鄰家常訝書聲好花萼樓頭月正輝

前題

汪耀麟 叔定

此地兒時日過從綠楊樓閣敞雲峯門前野閣原
無竹池上閒房今有松觸目感哀增感慨掉頭歲
月愧龍鍾朗陵開閣逢文若書帶重香草色濃

休園謠集

許承家 師六

去年此日到於今卻過三百九十日中間偏歷兩
中秋明月橫空照君室奇君春走閨閣城千人石
上曾提筆得句分投破錦囊歸來咳吐哀成帙夏
木結構有休園市閒屈曲自爲村好鳥時從穿林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圭

見起石真如入地躡江南山色過高下登樓一眺
情欲寫最愛落月滿橋西烟樹荒荒白於野主人
年少結客老或是香山或四皓禿頭扶杖任往來
共向康成樹帶草兼園中舊時老友只今君已三十過酌
君大斗醉顏酡重葺休園今日事不須重唱去年
歌歌來新聲君莫止三萬六千從此始

重葺休園二首

吳徵誥 叔若

華省聲名過鄭莊風毛文彩屬仙郎軒車再振鳴
珂里花萼重輝綠野堂投轄陳遵多逸興解頤匡
鼎有新章他鄉表第沉淪久用杜羨爾雄篇動廟

廊

高才藉甚漢庭傳彩服承歡千金前已向謝階稱
玉樹還同鄭架富牙籤公車策奏三千牘感興詩
連六一篇弱冠成名誰不羨期君早著祖生鞭

重葺休園二首

秦之俊 惟式

名園重構敞雲開此日登臨亦快哉傑閣百尋凌
石巖奇花無數擁樓臺當筵每憶黃扉草問字還
思水部才況有鳳毛池上客春風秋月倒隼臺
一拂高蹤尚可尋竹梧交蔭草堂深雲穿石竇驚
猶語月滿雕欄鶴在陰閑戶已成三世業攤書常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圭

客邦上過休園二首

劉霖恒 沛然

輕帆搖曳帶江烟畫棟高樓大道邊書卷攜來供
旅興酒尊隨處醉花前臨風待拂張家柳近水欣
看庾果達工瑟向時懸技拙清商能和郢人篇
花飛杜曲一排徊蘭若鐘聲客夢催漫擬萊茵倚
玉樹何妨蓮社踏青苔不嫌觸熱侵晨報好爲披
襟入座來聞道江風漁浦潤蓬萊樓閣與登臺

休園謠集四首

蔡廷治 塘岷

委巷難容憶穿樓小院閑禽聲喧客入幽致撲人

來徑清緣新雨庭陰覆古槐交君二十載今日一登臺

山勢層峯接環洄澗水分巖藤登絕磴倚闌眺晴雲樹色參天碧花光洗雨芬石梁橫度壑緩步過斜曛

纖月平臺上薰風向夕吹披襟臨石岸俯手濯清池曲檻紅蕖亂長隄綠柳垂推窗窺後園桃李夜難離

綺席當軒列重歌隔牖清蒼然暮色至頓覺晚涼生東燭驚林鳥延賓引兒觥主人情意重歸去已揚州休園志

三更

卷七 詩

七

重葺休園二首

盧廷簡

四休曾築古園林輪奐重新寄慨深官谷松筠存勁節陰潭山水發清音掃除荒徑邀雲宿剪伐荆榛待月臨乘輿重過過德里琴書滿貯共披襟聞道輞川葺已成茂林修竹可怡情春來春去啼黃鳥花落花開映綠苹東觀籍繁探古蹟西清謫雅蹟前英愛君好句題鸚鵡愧我無文脫友生

休園讌集六首

姚士嘉 錄仲

鄉里推過德名園舊畧休松喬存手澤堂構繼風

流隔鴻藏書屋過橋見重樓城中車馬地愛此境偏幽

一徑入深處窺然山谷行鳥喧心自靜樹密眼偏明池水添新雨秋花弄晚晴經營邱壑意位里本天成

籬壁遶亭榭迴廊曲曲通窺明花影外人坐柳陰中深竹籠烟白層臺落照紅晚涼依古樹謾認起松風

沿跨長虹瀾隄紫一水斜荷殘香在葉桂冷露食花平石堪垂釣清波擬泛槎最宜明月夜按曲拍紅牙揚州休園志

紅牙

卷七 詩

六

語石華軒敞開筵對碧岑一樽今夕酒十載故人心螢火因風亂星光隱樹深高談頻剪燭驚起欲棲禽

錦囊多唱和鄴架盡圖書韻冷梅相稱人清玉不如集賢名勒石好客戶停車羨爾天倫樂花前春板輿

夏日休園讌集

湯右曾 西屋

吸茗風軒白晝長名園喬木迴蒼蒼一瓢斜日明邇水千里懷人有鄭莊清籟自鳴松下雨晝陰遙

覆竹間牆最宜疎快紅亭裏池面新荷五月涼

重葺休園

王文選

童子昔下帷三年不窺園溫公別業居獨樂以成
趣豈徒愛芳華著作避塵務君志繼高風今古同
堪慕教孝感深恩澤及芝蘭露亭池弔先蹤修復
新如故婆娑翰墨林周覽道藝路開軒染揮毫寶
露春雲度卻笑子猷興不美相如賦大海出明珠
崑山有壁璫才士稱絕奇嘯咏咸知遇余亦效顰
吟聊免金谷數

春日雪後休園觀梅

高 鏡 小 卻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元

梅意初融雪南枝半著花曲欄春暎水香月遠籠
沙林園飛雙鶴潘輿奉六珈娛親兼會友珍重惜
年華

重葺休園二首

湯正垣 映 台

輞川別業夙齊名結構非關絕逸情閑戶著書遺
手澤登高作賦振先聲多年樸畧基猶在一旦恢
宏蹟未更依舊園亭饒勝景應知繼述有康成
奕葉書香啟後人藏書舊窟又重新先年著述推
公輔此日披吟賴席珍心靜幾疑空世事徑幽不
似傍城闌已知聲價三都重應待泥封列上賓

夏日遇休園

黃與堅 鹿 表

感舊踰三世重游意渺茫路深泉迸石人老樹還
廊高閣懷綦履佳吟重繚囊珠兒新在掌欣見澤
流長

重葺休園

徐 崧 離 卷

舊業經新葺多君肯構功樓臺猶盡舊竹樹未蔥
蔥幽洞藏天小餘花傍酒紅杖藜經遇雨六月有
涼風

前題

狄元嘉 象 閣

休園名勝地倚杖足幽尋疎竹分山翠流泉繞樹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三

深烟霞饒變態鰲吟寫清襟把臂皆同調花前快
盞簪

春日重集休園

談 維 寺 先

谷口春將盡文淵興屢豪開軒吟萊竹掃徑看新
桃雨過山痕膩池平樹影高唱酬誰得似風雅重
吾曹

休園待月觀梅

鮑 舉 孟 次

看梅還卜夜坐待海塘升簷際光初下枝頭香漸
騰酒酣情爛漫山小勢峻嶒爲報花陰轉頻移五
夜燈

休園中秋

張恕可 章京

勝地難逢勝日遊雖無好月亦風流成行丹桂生
幽思照水芙蓉醒醉眸兩世姻緣增幾連宵風
雨特淹留歸舟明發江邊去回首園林紫氣浮

重葺休園二首

陳瓊仙 蘆官

前人樂此志平生想見當年止足情
魏武肯堂無世濟平泉綠野亦榛荆
廢興惟視詩書力點綴堪同藻繪爭
鐫戶但勞耽著述不知此外更何營

重開三徑喜從新草木能回天地春
位菊置松存簡樸疏泉漱石見清飈
百年邱壑精神在一日休

揚州休園志

卷六 詩

三

開面目真君到功成身退後肯將蘿薜易簪紳

休園燕集

王 民 式之

名園又看昔名花況是招尋風日嘉
衫履絕塵人獨靜樽壘有道客無譁
彤廷諫草遵先訓永夜文心續大家
想見前賢遊賞地一時才藻總清華

休園雅集

沈 白 天庸

休園良會共徜徉淥水紅橋映曲廊
玉照亭前燈爛漫四香堂外月昏黃
空男草長繁書帶解語花妍倚筆牀
自是鄭莊饒逸興夜深留客更飛觴

重葺休園雅集十首

鄭吉士 有章

竹木蕭森處爲余忽放開江南時正暑
薊北客初還刺咏聲無厭寒暄語盡
剛琴樽相慰藉莞爾豁塵顏

三月夢魂結一朝披晤真風雲終有
會魚鳥暫相親藥園開新築望軒聚
故人陶情杯在手名利更何嗔

三徑能投轄都非貴客軒竹林堪結
友金谷豈名園治靜魚爲園花深鷗
有村儵然多遠故不羨五侯門

開外雲山迴檐前蘿薜交書城常自
擁世網豈能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三

膠香室芝蘭聚瑤枝翡翠巢朋來
真率好無譽亦無嘲

揮塵消長畫清泉樹底烹土坡微點
石花案偶安枰渠藉桔槔引棘資春
錦平窗中經濟在位置連人明

結構全超俗開闢著草堂揄揄疎交
徑編槿密成塙園拓亭前步臺收木
末涼解衣盤礴處頓遣旅愁忘

柳帶長廊直橋凌曲澗斜梅林紛種
玉薇樹爛堆霞益切千絲繪盤浮五
色瓜佐觴來鼓吹幾部草

塘蛙

蟲警先秋發聲聲纖絳蘿酒狂同海吸燈麗奪星
多勝侶如倚鶴清言似佩荷勞勞塵弊客此際幾
人蛇

塵冗何由到閒庭事事幽鳥聲諧律呂花信譜春
秋彩筆時窺豹藏書欲汗牛雲亭常躡屐離索不
須憂

卜夜觥籌永颯然風雨侵電光驚宿鳥濤響撼豐
林刻燭催詩急臺衣惜別深甌山蕭暑在佇聽北
來音

揚州休園志

卷七 詩

室

春日重集休園

鄭叔元 健達

重到墨池上憑臨萬木高白雲含遠岫紅雨落山
桃石潤春風暖泥融燕子勞共來花下醉乘興欲
揮毫

休園讌集

鄭 錯

雨霽登臨山色晴樹頭鶯語喜聞聲薰風拂檻輕
雲散綠水盈池落照清一席笑拚盡醉寸心爾
我各相傾園亭竟日渾忘倦共對紅燈無限情

重集休園

鄭 崙 視公

風景邛江感變遷舊莊重葺勝當年天桃一片春

如錦垂柳千條雨似烟檻外池深鷗夢穩枝頭日
暖鳥聲圓能恢世業還先子歎息於今覺汝賢

揚州休園志

卷二 詩

話

揚州休園志卷八目錄

詩

三葦休園用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三葦休園二首

三葦休園二首

休園賞梅

休園賞桂

休園賞梅

一暑中憶休園

揚州休園志

休園雅集

前題

過休園二首

休園讌集

休園讌集二首

休園雅集

冬日過休園二首

休園賞梅

休園賞梅四首

休園看芍藥四首

古

典

休園讌集

春日重集休園五首

閏九日休園雅集做香山體分賦

前題

前題

前題

前題

閏九日同人休園雅集

前題

一春日過休園三首

揚州休園志

雨中休園賞牡丹

休園讌集

休園讌集

休園讌集次陳南陔韻二首

將之楚同人讌集休園

重過休園疊前韻二首

陪蔣湘帆夫子集休園二首

休園小集四首

春日過休園

休園七夕小集

四葦休園

程夢星

程夢星

朱星渚

蔣衡

潘寧

鄭昂

蔡嘉

汪宏

胃春溶

二

唐建中

陳溥

李炳石

景考祥

景考祥

張璘

劉震

夏廷綬

張學林

吳桐

四葦休園	喬順孫
休園讌集	劉師恕
休園行	李肇輔
休園小集二首	杭世駿
春日過休園二首	馬曰琯
初夏集休園	馬曰琯
前題	馬曰琯
前題	陳章
前題	方士慶
前題	閻華
揚州休園志	三
過休園三首	汪玉樞
休園湛華閣對雪	俞桐
四月八日雨中休園賞榴花	王藻
休園雅集	黃裕
憶休園	園昇
過休園	張四科
首夏集休園二首	鮑卓
前題	陳卓
前題	徐柱
前題	沈大成

前題	吳煥
前題	劉玉麟
前題	江春
前題	江炎
前題	王微
前題	吳燧
前題	江昉
初夏雨中休園讌集二首	沙維杓
友人邀遊休園主人留飲植槐書屋得詩	汪燁
揚州休園志	四
秋日休園雅集	徐維
初冬休園雅集二首	吳迪
夏日過休園	李鳴謙
過休園訪主人不遇得詩三首	程名世
春暮集休園二首	汪長馨
過休園看榴花	汪演
春暮集休園二首	汪長德
春日重過休園	吳均
秋暮重集休園	方英

春暮過休園

張兆雷

秋日休園小集

汪錫祚

初夏過休園

馬振仲

過休園

蔣仁

休園挹翠山房重新二首

鄭錄

休園賞桂

鄭連

首夏雨中休園小集

鄭紳

揚州休園志

春八目錄

五

揚州休園志卷八

江都鄭慶祐受天簪

詩

三葦休園用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殷王嶧

亭擬王官谷園鄰廿四橋幽棲偏傍市高閣迴凌

霄水木明如拭金焦近可招俗塵誰遣去已距萬

重遠

亦有林泉勝誰如此地清迴塘爭浴鷺密樹早聞

鶯啼畝供杯案荻畦足菜羹澆書攤飯罷負杖一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一

經行

穉筍編籜護風花柳竹支垂陰蘿作檻穿溜雨成

池路幻尋多誤峯迴過不知欹湖南北垞真向畫

圖披

水部親除棘西臺手植花堂仍栖舊燕歲欲走驚

蛇豪效曾何有規恢跡未賒垂垂書帶草又發小

同家

語石軒加闢舍英閣再開添栽彭澤柳補種法曹

梅鼎丹殊方至馴禽逐日來林間便取徑恐客破

新苔

環溪深築塢接笈遠通泉澗響銜牙珮雲堆出岫
綿引吮黃搏黍輪翅玉飛錢怪底仙凡隔全家占
綢川

屢世風騷主流傳翰墨香臨池蕉葉大溫卷柳陰
涼蛭雖陳異器娜環啟秘藏試看松檜色曾不改
青蒼

居然石慶舍漫比習家池斑舞裁官錦烏巾代接
羅導興娛壽母肯構付佳兒才筆尤雄健揮毫萬
景隨

又冠滕曾子山中總白雲麻洋前手澤夏輯父遺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二

文檣傍朱闌種片從碧礪分襟觴歌介雅花雨正
續紛

平泉珍草木身後竟如何似此貽留遠中更歲月
多芳名人在口樂意鳥能歌好事幽尋者文節日
夕過

三茸休園二首

呂履恒 元素

昔年曾向廣陵遊問訊名園得暫留對酒杯邀花
下月開襟風度澗邊流詩題舊壁苔痕古夢憶朋
窗竹影幽三茸於今懷祖德遙知此地是滄洲
生平性癖愛林泉谷口經過憶往年石畔紅飛袍

著雨溪遠綠暗柳含烟每懷舊句神遊處欲賦新
詩意惘然老玷朝班歸木得何時重泛武陵船

三茸休園二首

呂謙恒 天益

東山選勝寄徜徉負郭爲園擬辟疆花近高樓空
捲幔鳥啼脩竹對焚香百年堂構書千卷四世風
流水一方何日扶筇江介去林亭深處問滄浪
邱壑天民道自尊百城南面足朝昏閒雲舊與心
期靜喬木今瞻手澤存水畔橋危還綴版階前苔
滿漸當門知君不爲烟霞癖念祖常懷奕世恩

一休園賞梅

張師孔 印宜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三

谷口凝遠香引領陟苔蘚邱壑愜素心名園欣初
踐是日天宇晴探奇恣回轉老梅歷亂開微風送
餘善芳塵賦索居登眺何凌緬招邀辱勝賞浮慮
修已遺花飛落酒卮誰言春尚淺

休園賞桂

張師孔 印宜

秋雁南飛候蠱急平林蕭瑟微風入已驚落葉委
晴波猶見禽華露霑濕主人置酒招客嘗細簌簌
英滿院黃小山叢桂不知數日莫遙聞衣袖香

休園賞梅

殷譽慶 彦來

廣陵池館多欲喧擅水木勝惟休園鄭公鄉連通

德里青青書帶草猶存苔新樹古位置好彷彿城市閒烟村外人蹤跡亦罕到到者往往疑仙源就中嘉卉四時麗首春先愛梅花繁南垞北垞藝千樹大小單複爭晴暄主人對花動吟興偶集勝侶浮清樽我與斯園有平素俯仰今昔同朝昏多君先業能世守增其式廊培邱樊諸公咳唾有珠玉而我懶慢諾久緩隔年詩述忽微索誤驚詭租人至門愧無仲言好標格急報數語供渠軒自知曹鄒極卑陋莫遺季札加評論

一暑中憶休園

殷譽慶甫來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四

休夏休園好吾將稚穉過清池波演漾高樹影婆娑浴罷看調鶴書成許換鵝嫩涼翻水調驟雨打新荷

休園雅集

江湄佩水

休園三葺繼肯堂休園詩句皆琳琅坐君池亭風月古把詩快讀還飛觴我來登眺春正早烟月梅花儼蓬島語石堂閒綠錦茵湛華池畔書帶草喬木蒼蒼高入雲栽培四世多辛勤其中變遷亦多故代有能賢迴出羣羨君妙年著其異不愛繁華愛奇字一卷詩從竹裏攜二分長向花前醉君家

園林舊有名谷口咸推鄭子真茲園繼志美尤著不獨占斷揚州春

前題

李漢仁培源

廣陵巨室多園囿園闕巧爭奇誇結構雕鏤組繪幾經營或在郊原或在城宴樂遊遨矜綺麗臺館崇今風雅陸解飲文字有幾人昌黎曾比聚飛蠶平生屈指舊遊地惟有休園快人意創守於今四代經風流文采盡朋簪池廣山高樹古亘澹沲崢嶸互掩映就中窈窕自迴環依稀掃道軸傍江潭時采空翠粘衣澹瀟湘烟雨千竿綠軒堂題楔本前朝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五

光浮墨艷比瓊瑤譬彼商彝周鼎紛羅列肌理毫髮了分別又如高人仙客韻飄蕭對之塵俗一時消主人日夕擁萬卷何假百城坐南面昨宵招客賞梅花繁英歷亂看橫斜雲光月影催觴咏梅花香裏鏡風韻頗疑何遜未稱奇東閣高吟復見茲須臾出示休園集前輩雄文驚接迹直從創始說平泉肯堂肯構復綿綿歸來但展集中記還如置身休園地若將諸園興衰累量問東風似此勝地咸筵常再有誰同

過休園二首

樊經書山

池館多名勝相傳四代無兩朝庭際樹三折檻還
湖輞水賸酬句蘭亭少長園竹西歌吹滿何地可
齊驅

主人真璞玉日夕坐山中攻苦窮經力紛華戰勝
功魚聽棋子落松如筆鋒雄屏間有董華亭王孟津墨蹟我亦
時相過披帷羨古風

休園讌集

程文蔚

喬木成陰地少塵名園久占廣陵春絕無來跡喧
車馬勝有閒情洽主賓夏沼花欹風澹蕩秋廊竹
偃月精神也知累葉傳邱壑奇石蒼然倍可人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六

休園讌集二首

魏 鹽 顯 將

宅有名園久繫思殷勤相召復何辭入門路引嶽
峯嶺對開花垂澹澹池叢桂香幽歌隱處高天雲
淨月臨時微微欲醉多珍味自笑形骸偶不支
風流水部祖名家古物流傳青木華浮磬石奇元
豹伏小屏山斷白雲遮圖書題見前朝侶卉木閒
同舊日花那得人知邱壑美只從牆外望飛鵲

休園雅集

高玉桂 燕 山

兩朝名勝說休園衣染烟霞客到門一望林巒猶
潤出四圍山木擁樓尊遺編重述規模在舊雨留

題墨瀟存屏間有董華亭王孟津墨蹟詎有折詩酬鄭谷月高
還共倒芳樽

冬日過休園二首

李 欽 學 齡

得共招攜聽履聲一時登眺愜幽情林端亭閣參
差入竹裏闌干曲折行繞郭征帆如畫近隔江遠
岫似雲輕眼前勝槩吟難遍擬展烏絲細註名
盡日盤桓爲愛山頻移雙屐未嫌艱寒風遶處簾
猶捲夕照殘時客未還花底鶻馴依短杖壁間字
古戀衰顏屏間有董華亭王孟津墨蹟從今識得休園趣心醉
城東路一灣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七

休園賞梅

吳志祖 直 先

廣陵城中統袴兒氣蓋鄉曲凌親知炫耀裘馬壓
酒肉蠢然不作濠梁思買得幽偏半畝地邱壑或
苦規模卑休園之傳自明始洋洋大觀遠且奇千
章榆柳萬竿竹高高下下層巖陵怪石足具袍笏
拜曲徑詎少羊求姑董王草聖鐫于壁字跡神妙
非等夷賢主殷勤召高會節序正屆春分期梅花
爛漫綻香雪繞屋映水皆妍安林逋何遜疑在座
羅浮庾嶺名虛馳相看真入烟霞境深杯酬酢奚
容辭須臾火城樹間出樺燭四西燒琉璃來鶴亭

子再登眺花燈交錯光陸離勝於子真栖谷口虞
部當日初開基篤生衣余父執孝廉復少青雲
遠三世科名千氣象通德自古誇門楣君今年少
列華簪風雅克紹裘與箕頗開板輿需侍未以備
遊歷豈不空僊源勝舉世常有百餘年後荆榛滋
何似林泉日成趣娛親長守先人遺諸君才如鮑
謝手花前勿徒總盤區請趁繁英未搖落爛醉縱
筆成新詩

休園賞梅四首

張 鈿 環 齋

不道城闌內爲圓百畝寬筠廊通窈窕風燈上巘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八

阮眺聽增臺榭文章舊址壇滄桑容易改轉羨此
中安

巖壑層層曠軒楹處處幽千雲森古木傍水架方
舟鶴過石欄靜鳥鳴花塢網淹留迷出路不想辟
疆遊

二月春風滿梅花遍小山密如烟霧籠清在水雲
間移坐侵香國懸燈耀玉顏寒光淡心跡塵垢此
俱刪

東山人所望累世况相因鰲吟時閒徑羊求許問
津垂楊青嫋嫋曲沼碧粼粼凝借林邊屋閑棲直

裏身

休園看芍藥四首

古 典 慎 五

谷口園亭一郡限隔牆步屨每遲回若非愛客無
由見不是耽詩那得來繞徑官梅傳水部抑天古
柏自霜臺而今更有風流賞金帶園多取次開
無窮巖壑足盤桓乘興翻欣看藥欄舞女盡垂雕
玉珮神仙皆戴紫霞冠澄心映筆吟偏雅婪尾嘗
蓮醉不難免影忽然窺髮際鵲聲久矣集林端
捲盡湘簾斷晚風更移庭入蕊珠宮葉因銀燭仍
迴綠花爲金樽又駐紅長史望雲顏卓犖鄴侯倚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九

石態玲瓏笑余狂極兼無賴欲採珊瑚趁醉中
不夜天低香國前春風渾欲返郊原已同醉白開
官署恰是瑕邱宴石門兆瑞他時堪屈指將離今
夕足銷魂懸知此後重相訪萬綠雲濃又一村

休園識集

程夢星 午梅

爲園名以休在昔憶道老避喧構亭臺選勝鑿池
沼風橋隔城闌烟岫列江表森然園中木手植今
合抱長廊行轉紆曲徑淨如掃時聞幽鳥啼未許
俗客造廣陵多園亭易世半傾倒誰能數傳後邱
壑永相保翩翩賢主人神致見清矯賞心媚寒葩

夢吟發春草當軒列奇石圖書坐圓繞壺觴招我
來地勝情彌好乍經獲跡說重遊展遐眺愛之不
能歸永日惟未了緊子關五畝本以護林篠方茲
僅十二齊大邨鄒小巾車向雲巒出郭每清曉何
如延望間極意得幽討君雖簡交遊未必厭煩擾
更欲挈同人步履訂秋杪

春日重集休園五首

程夢星 午橋

司空園榭舊名休樹古苔新徑自幽閒上春亭亭
上望片帆張過屋西頭

世事渾同海上田庭前楊柳尚依然重來覓路如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十

生客不醉山堂十五年

花霽朝雨香猶在鳥集深林語不同杖策幾人先

我到隔溪知有小橋通

疑坐山林卻在城嘯吟應長住山情鄒家歌管春

無賴吹入風檐和雨聲

老屋渾堅留古色前賢題味見清才墨池常帶烟

雲氣可爲當時洗硯來

閏九日休園雅集做香山體分賦

朱星渚 漢源

四人三百十一歲

時將和紀年七十八潘恒夫年七十六餘年

八十四人共三百十 有約登高逸曲樓林樹再逢

黃葉墮江天遙見白雲流百年節罕兩重九十大

舉寒已杪秋望驛家風還置酒當筵不醉不教休

前題

蔣 衡 湘帆

四人三百十一歲同赴邗江第一園閏月秋殘仍

九日參天樹老綠重垣勝於前度多風雨只有今

朝劇笑言況喜主人饒逸趣莫尊復設微宵軒

前題

潘 寧 西夫

四人三百十一歲我獨虛羸策短筇闌入商山心

局促同遊谷口意從容紅葉再揮方推闡黃葉齊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十一

看不厭重最是當時能好客惜無餘力遍登峯

前題

鄭 昂 耕叢

四人三百十一歲萍聚邗江逸興長好客吾宗開

曲徑百年佳會再重陽采芝謾擬商山隱泛菊猶

餘栗里香更上高峯欣共健望鄉仍隔樹蒼蒼

前題

蔡 嘉 松原

鄭莊折簡多風雅晴日重持閏九杯掩映曲廊綠

洞壑參差嘉樹接樓臺臨風已過三蕉飲作賦羣

前題

汪 宏 青蓮

巖壑攀躋入戶烏夷囊重佩古松廳唐御史鄭
林待閨寒初紫晴岫浮空遠更青穿谷曉迷仙客
霧聚垣秋見老人星百年此度逢佳節菊酒真堪
制弱齡

春日通休園三首

賈春溶 甚原

海內持風雅爭傳鄭茂才甘心居北而問宇到東
萊未載三瓶酒先登百尺臺坐來幽意洽一處一
徘徊

名園容我到位置與人殊世澤多喬未春深叫鶴
鳴乾坤高士傳花月關川圖書帶窗前草牋詩是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三

大儒

通門交四世世譜托陳荀三月鶯花會千秋洛社
人當年傳盛事古道重遺民車笠從今始相期屬
後塵

雨中休園賞牡丹

唐建中 赤子

洛花深淺費春城看到名園色色工自有樓臺園
艷質何來簫鼓闌芳叢時雨鄰洗粧不厭巫娥雨
垂手偏宜少女風半醉憑闌新筍上只疑相見玉
山中

休園讌集

陳溥 南陔

蓬瀛亦祇在人間碧沼丹岑許共攀借得平泉花
下石結成孤嶼浪中山穿蘿入翠疑無路選樹移
尊又一灣劇飲縱談忘日暮蹋殘烟月未知還

休園讌集次陳南陔韻二首 李炳石 曾文

天台仙客到人間密通芳園許共攀夏荷幾初
貼水春殘柳線半遮山石支斐几奇能語墨落平
川小登灣園有詠石白石欲來千樹碧愛他鳥倦
早知通

老夫何害屋三間家近樓臺正好攀排闥每緣關
看竹入門誰信不居山春風已染紅千片夜雨將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三

添綠一灣有客題詩驚下榻奚囊肯聽戴空還

將之楚同人讌集休園 景考祥 履齋

老來薑桂性情閒總賞名園更一攀勝饒難忘好
風月衰年怯去舊家山花明柳暗長岡道水曲烟
迷大別灣蘆笋初肥蟹作膾尊鱸待故人還

重過休園登前韻二首 景考祥 履齋

伊人泉石白雲間谷口清風久絕攀一色新蘿初
夏影百年喬木舊時山杜蘅香潔空巖壑書帶光
寒越水灣何幸相逢情爛漫月高露下不教還
滄桑甲子紀元間鄭履聲遠不可攀綬草盤根絕

世澤桂叢新葉發家山時主人有石湖樂府更翻
曲旋有重壁石水接仙源第幾灣鶯轉高枝無限
意夕陽飛去復飛過

陪蔣湘帆夫子集休園二首 張 璘 蔣漢

追隨過名墅取徑隔樓追詰曲穿林外分明入鏡
中長廊深窈窕峭石轉玲瓏處處饒幽趣相看興
不窮

何必尋蓬島相從竟日遊烟霞供嘯傲雲樹寄風
流池絮不波艇巖橫曲尺樓盛筵叨共醉聊賦一
詩酬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古

休園小集四首

劉 震 東 郊

客居頗云久出郊亦已頻維揚遊讎地近遠莫不
臻途中彼姝子非我思所存維揚能詩家聚美何
紛紜時或投贈我置之壁間座獨君過江詩一見
心則親舟行幾程水寒繞千花春鄧尉固勝游乘
興誰氏園

縱情江以南結契方之外余亦愛雲水相投似針
芥雲中鵝鵝衣相招復相待叶神交幾許時把臂
如夢寐沃我若冰雪飲我同沆漑迂迴歷遠關喬
林忽飛翠脩阪接烟蘿叢篁隱靈嶺洛陽午橋莊

細川木蘭藥物物皆有情依依競呈態山瞻北固
天洞通玉勾界地寬近百畝歲暮已四世粵子將
北征前途正昧昧瀕發得茲遊心眼頓一快

夕照語石堂淺雲東向馳精采挾寒颼倒入于墨
池瞰此白雪初話到紅蕖時疎簾蔽水軒赤日何
能窺古梅雖不多高下數百枝叢桂百餘木鬱鬱
淮山姿華亭董宗伯尚書王兗斯墨跡均足貴寶
光動累歷數向乘客盈快休園詩方發來鶴臺
倚然有餘思

明燈山館清寂坐塵慮屏示我西江吟味入匡廬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五

永五老怡妙顏九江湛清影蘊奇注冲懷彩筆烟
霞併厨人進海鮮旨酒恣醺酣開扉踏霜月仙凡
判俄頃遙遞小橋西尚想園中景花宮一聲鐘已
蓬重延頸

春暮遊休園

夏廷綬 斗黃

古木千章各濃陰一徑通地偏疑宅外園好在城
中曲閣搖新綠迴廊捲落紅憑闌看闌鳴春水妙
冲融

休園七夕小集

張學林 金明

不醉揚州一載餘名園佳夕兩相於散揮莫漫隨

南阮精饌真堪敵北魚雲起恰當飛雨後月來應
是渡河初醉卿百石吾何敢借周李起是日習
氣猶憐未盡除

四葦休園

吳桐茂南

揚州有客欽州籍戶列朱輪兼畫戟愛士常開文
舉尊延賓特置鄭莊驛城中別墅曰休園本是前
賢息影軒四傳遺得藐孤子襁褓頭角殊巍然畫
荻九焦鎖賢姥弱冠名成備甘苦每念閒居作賦
情殷勤色養勝華廬爰啟茵閣開莎廳板輿日來
周園亭竊深緣曲各稱意那復風雨愁漂零主人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一六

卻篤承先志唯恐平泉後嗣尺莫寸草力栽培
遂葺園成到其四我本鄉間文字交聯吟日夕相
推敲頻來鳥雀亦熟識久坐僮僕無機嘲感君孝
思真無兩肯堂直溯高曾上不學時新金碧輝祇
留故步林泉真水繪之冒春而宮當年屢屐誰能
同至今來往吳陵道惟有淒清枯樹風

四葦休園

喬願孫 悼復

通濟門西遙向北云有休園傳自昔水竹悠悠十
畝間過牆老樹撐天碧從來大葉守者難納繆陰
雨須人力承家况屬荒諸孤能保金甌不銷蝕主

人爲言先世來閱歷年華將二百園凡四葦費經
營直到於今存樹石我思子泉花木亦等閒所貴
錦延前代澤兩朝不改舊規模此地此人稱呼通
德托跡何妨在市廛過幽未礙達家宅暇日常攜
竹裏琴佳兼輶布花間席來往多應文字朋過從
少有軒裳客城西十至接朱樓縱使繁華直能易

休園識集

劉師恕 秘書

名園隱闌闌賓朋得門寡故人攜我遊崎嶇到堂
下遺構自前朝留題見大雅亭臺好是舊巖壑似
非假古木起尋常新篁可拱把山斷迴廊接地寬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一七

曲梁跨高敞引故履青翠對尊輝耀閣日乍明響
葉雨忽洒行雲翳還開桑條起復妥啞草魚自適
尋香蜂不捨幽賞遍徼芳間寄入曠野良識喜今
茲主人非昔者式殺幸有人流連我心寫

休園行

李肇輔 相室

古人文字垂金石三代鼎彝珍珙璧展玩摩娑舊
氣益金塊珠礫何足惜園亭佳麗萃維揚塞巷填
街臺榭張鈎心闕角架梁柱抹粉塗脂西平粧綠
楊城東羅高樹康成官罷城東來住枕宅園園名
休傳之五世今如故鄙人落拓小遊仙野馬塵埃

四十年尋勝南阡復北陌買醉山邊與水遠休園
名勝艷人齒屠門每過口流涎秋風瑟瑟鳴喬木
聒耳秋聲到鄰屋鄰家有客與偏家爲我殷勤致
小陸把袂同登司隸堂到門不待主人速初遽修
弄放小軒軒中高供古雲根支離困蝨如伏虎爲
檢將軍沒鏃痕金梯幽邃上層樓繞樓紆折矮闌
周闌窮已虞步履窘橫門忽開一園秋反徑斜憑
高嶺度如掌平曠數百步滿架藤花密似雲藤花
皆倚參天樹客因小憩爲余言此是休園入園路
園中檜栢老千章半倚低樓半護牆待得深秋黃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二

葉亂料他樹樹總酣霜高堆錦石嵌清流四方房
攏一鏡收三折石橋平草綠幾條柳線拂鱗遊長
廊百轉多疑誤處處精廬著花護窗櫺都在水雲
鄉亭臺不改烏衣度因知前輩任天真不尚雕華
尚撲素坐久翻嫌羣雀噪余因對客舒長嘯石鼓
空存瘞鶴沉夏鼎湯盤不可尋服古心情久鬱抑
風流不墜此園林東家高樓矗天起朱闌屈曲雲
中倚夜夜三更樺燭燒遠飄歌吹風簾底君不見
石家金谷在河陽鐵如意碎珊瑚長蘭亭風味香
千古至今脩禊有餘香蟹氣樓臺空碧澗夕陽門

戶終昂藏

休園小集二首

杭世駿 大家

巷逐城陰轉人傳谷口居入門三徑曲過嶺一亭
虛捉塵鷗邊席行觴竹裏厨不知尋鹿柴裴迪近
何如

蘇壁青蘿繡苔櫺老樹撐穿花莎徑窄照影古潭
清高臥茶喧枕微吟鳥繼聲即看仙跡杳猶剩石
棋枰

春日過休園二首

馬曰琯 秋五

古木濃陰合蒼苔一徑深廿年勞夢想此日快登
臨繞檻知魚樂巡廊和鳥吟茶烟香細細更喜蓋
朋簪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一九

殘陽猶在樹幽翳變朝昏木木清華地烟雲翰墨
存乍來渾似畫久坐亦疑村谷口今何在春風自
捲門

初夏集休園

馬曰琯 秋五

竹西池館數休影影園荒廢難更尋隔歲休園繞
一到風廊薛礪曾披襟今朝孟夏弦月下復此相
聚探幽深在城在野了莫辨深林大木成古今交
加翠樾密復密天爲濤沲雲爲陰就中墨池我故

愛清華水木涵人心當年窮窶書屋壁不達白日
西崖沉工部仙去嗣孫幼閉門來使游蹤侵南鄰
好事約共往論文命酒相聯吟黃花赤坐不厭
茶烟永日清惜惜

前題

馬曰璐佩今

歌吹喧中塵漠漠一片清陰占林薄揚州地館競
繁華掃去朱丹留淡泊羨君水竹對門居淺夏邀
遊殊不惡隔日先教瘦鶴知中宵預夢游魚樂行
來夏木挂寒藤依舊石池橫畧約坐久惟聞翠鳥
呼留虛只有濃雲暮不須陳迹感滄桑未免流光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三

判今昨碧水難焦石無語語石二景我有吟情何
處著願將烟景入毫端開遍亭邊萬井若

前題

陳章授來

我自遠離山水鄉塵襟頻謁發狂耳聞名園不
得入牆陰每過徒相望今年四月風日清友人招
邀來此行苔痕徑轉與不淺已覺是身如鳥輕夏
木遮天衣上綠寒潭淨寫鱗屋當前叠石學秋
雲高者如飛低者伏餘花乍翻粉蝶雙深林久坐
黃鸝獨東頭人語應西頭隔斷藤梢與烟竹吾聞
樓閣亭臺池如人時來可致之十圍大樹豈易得

必若名行修乃滋此地經營本前代多少滄桑見
興廢子真能不墜風流靈光兀爾依然在尚書文
酒留遺蹤字大二尺蟠屏風屏間有華華二字此老於
今不可作一時翰墨又摹公

前題

方士處右將

首夏四月清風吹過里陌憐心期休園在昔來
已數今朝何幸重游嬉迴曲徑深古趣蒼蒼老
樹生新枝榴花未放早金笑藥苗茁長行過籬乳
燕喃喃話高館么荷叠叠生清池小山百尺足遠
望振衣欲上愁苔滋支筇聊復舒老眼高低一片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主

青琉璃不信此身寄塵世安得坐臥常在茲索即
有顧同旅語紙宵竹屋堪栖過翻笑人清愛濃艷
窮工極巧靡不爲平泉換主事泛泛含元亂草秋
離離何如此園至今在數百年物留茅茨世人昏
夢幾時覺枝頭喚醒須黃鸝

前題

閻華蓮奉

吁嗟甲申之次年蕪城草木成飛烟惟剩西家滿
園樹有如閨世不死之老仙而今又及百年外喬
木清風故家在老松十丈鉸龍鱗細草幾叢書
帶我來四月天氣清綠陰暮暮張新晴青荷初圓

似鏡淨紅榴乍拆如火明墨池一片山根起細數
游魚清見底鴉鳴鶴唳紛滿空竹影梧陰都在水
千章樹扶疎繞池復繞廬竹西過日多亭館爲開
蒼黃種得無

過休園三首

汪玉樞 展垣

探幽不在遠城市有山家樹繞溪流轉橋過石徑
斜虛窗喧燕雀古壁動龍蛇翰墨林亭滿傾心獨
湛華

先哲栖遯地芳園名署休鳥啼前代樹花落故人
樓奔競緣何事慵疎轉自由江城春又遠隨意且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三

閒遊

粉飾時方尚繁華此獨刪矮牆繞竹色瘦石長苔
斑閒迴臨深沼亭虛對小山武陵難到處咫尺隔
人間

休園湛華閣對雪

俞 桐 秋亭

元冥布肅威八荒氣凜冽草木凍欲僵層冰壓池
結朔風吹同雲沍寒釀成雪休園閣湛華西山景
稱絕傍繞竹參差前峙峯嵒嶮遶巡勢轉嚴漫空
飄玉屑樹開頃刻花石裏須臾葦滿目遍瓊瑤三
徑失凹凸憶昔廿載前於此曾假榻 歷冬涉春

初盤桓四閱月一逢六出飛主賓互歡悅即時命

尊酒雙擎仰口飲耳熱面既酣呼童具紙筆快作
釣詩鉤聯吟忘寒拙鳴呼十六年風流成永訣爲

感哲嗣情不我以爲劣情歎既如初論心更親切
重復過名園分題信手揭寫景各言情格體不分
別應命作長歌筆與心俱裂

四月八日雨中休園賞榴花

王 藻 蕺揚

名園花事早佛日見榴開波樹芳遶放跳珠入座
來翠陰成步障紅濕照深杯傾蓋多今雨何辭爛
醉回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五

休園雅集

黃 裕 北埭

喜踐中林諾來從谷口遊入門先曲室取徑得高
樓樓頭路由宅後登樹老蒼藤合春殘宿雨收墨池
同一醉前輩想風流

憶休園

圓 昇 冠霞

大好林泉副夙期兩年空自擁臯比給知賦命多
盤錯詎信勞生慣別離垂柳小橋春漲滿古藤深
巷夕陽移湛華亭路分明記吟卷何時得共披

過休園

張 四 科 結士

蒼蒼池上山鬱鬱園中樹不越屜市間居然登臨

趣清畫偕詩客空亭理茶具境適跡自延心賞景
畢赴玉津極繁華金谷擅豪富叶曾幾就傾頽耐
久遜樸素滄桑跡云歷泉石幸如故何當容日涉
于馬謝返簪

首夏集休園二首

鮑 阜 步 江

谷口幽居憶鄭公名園鵲咏夏初同半池墨浪翻
晴雪時錄也一徑藤花落晚風鶯燕聲傳清句裏
樓臺影抱綠陰中百年幾輩留題在酒盞詩詠更
其空

雲安鶴態晚餘酣乘輿林巒得縱探自擬三休同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言

表聖誰能一字易淮南奇書屋老琅玕街園有奇
古木山尊薛荔含聯有山合重到花間增悵望春
風曾駐使君驂丁丑春張龍翁

前題

陳 阜 江 阜

桐乳初垂竹送胎三年池上話重來階前雙鶴清
可語檐外高花雪作堆曾喜主人初識面便教羈
客亂傳杯片雲不放斜陽出一笑詩成要雨催

前題

徐 柱 桐 立

闌珊春事付斜曛開夏新添綠幾分夾岸波紋清
似酒上亭花影淡於雲消搖散策還乘履取次談

詩更論文重到鄭公樓隱處書堂猶認舊香芸

前題

沈大成 學子

石橋流水接花塍舊識名園到未曾緣徑曲廊圍
翠竹壓檐高架走朱藤漫驚節物初移序自歎心
情已似僧相者有以語多謝香醪三百斛老懷拉雜
醉難勝

前題

吳 煥 彬 亭

草色苔痕綠滿畦到來小坐水亭西泉平曲沼魚
爭唼花落長廊鳥自啼隔欄仙禽如客瘦壓檐老
樹與雲齊此間幽賞應須記留取琅玕待後題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言

前題

劉玉麟 又徐

水部風流詎可攀蕭然別墅遠塵寰墨池舊咏成
千載詩于開學堂賦白社新題又一班老鶴斜盤松
樹外殘霞半落柳陰間朱櫻玉笋佳時節小戶寧
辭醉酒顏

前題

江 春 穎 長

纔別山巔與水涯探幽又復費青鞋時余歸自新安閒園
十畝清空夏喬木千章綠過衙入室更知名士氣
倚闌添得好詩懷玉圓花發光如雪月待昏黃分
外佳

前題

江 炎雲漢

谷口幽居日正長，良朋勝引破蒼蒼。迎人野鶴如童子，插架牙籤認草堂。石墨池街半月遮，天風竹颭修廊。城中有此清閒地，何必扁舟向水鄉。

前題

王 微敬人

林亭谷口此相於，冉冉輕陰夏木初。嫩竹鋪青穿徑曲，高花吹雪點衣裾。清游卻與塵氛遠，雅集偏宜幽抱舒。向夕憑欄微雨歇，一鉤新月照軒除。

前題

吳 鍾符階

淩梁幽徑共相招，髣髴行來第五橋。莫問花香常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吳

醉月繞聽鶯，老又鳴蜩風。和几榻茶烟細，雨過池

塘墨浪消。

園有

最愛肯堂還種樹，千章餘蔭欲籠

霄。

前題

江 昉旭東

隔歲曾經此地過，重來游眺尚清和。輞川圖畫開亭榭，谷口賓朋聚硯阿。幾樹葉藏文杏館，一枝香放牡丹坡。倚闌容與舒襟抱，指點斜陽下薜蘿。

初夏雨中休園識集二首

沙維杓 平初

園亭此最古，喬木藏四鄰。儒風潮通德，奕葉多名人。鼎彝高下列，典籍縱橫陳。綠陰攜初夏，聽雨集

衆賓波紋細，如穀階草平。於茵機心坐，來息漸覺魚鳥親。襟懷任疎散，眺聽資清真。何必滄海上，移情勞子春。

水部樂恬退，解組營池臺。後賢述祖德，花木勤栽培。當檻一峯秀，捲簾雙燕來。竹際雨方歇，寒棠蹊青苔。朋儔盡稽呂，倡和追王裴。夷猶清晝永，改席傾金壘。茲遊良可悅，欲賦愧無才。殊鄉櫻筍會，空念老相催。

友人邀遊休園園主人留飲植槐書屋得詩
一 四首 汪 焯心來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王

二妙叩寓扉，言有名家子。素裳往就之，欣然看倒屣。風聞息交遊，鍵戶友書史。自今知乃心，好客入骨髓。

園林半晴陰，鳴蜩鳴高樹。竹低擎雨枝，濕翠翳苔路。昨夜聲瀟瀟，庭繡球落無數。可惜碎瓊瑤，璨承芒屨通。將開謝，因呼石與之語。

梯梁當末俗，知止洵爲美。載攬壁間文，搗辭得其旨。安谿多典重，甫草亦清泚。四世宦歸來，龜龜籠理翳。翳竹陰移，設松籟起。階前百尺桐，孫枝尤可喜。蝓彼植槐翁，餘慶流未已。

孟夏草木蕃香多不編識露景開林霏魚泳鳥翔
翼翬茲墨池上水木共冬寂冷然遠風來虛庭起
寒色主人陳酒漿賓留屢移席烹鮮鱗魚臠摘果
櫻桃赤既醉忘言歸門前日已夕

秋日休園雅集

徐維虎

名園閒日幾過從清談今來臭味同坐對高山迎
戶牖靜聽流水入絲桐時晴當筵夜漏銷銀蠟
壓帽秋香冷桂叢莫遣勝遊輕負卻畫圖留記月
明中主人

一初冬休園雅集二首

吳迪重光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三

爲愛園居好閒嘗策杖過韶光今驟轉烟景復如
何水氣寒籬落山容靜薜蘿當風把杯酒不覺醉
顏酡

雅集逢知己閒軒對落暉雲橫驚旅雁風急冷征
衣客路從教遠閒心自息機聊將弦外意臨水爲

君揮時客屬

夏日過休園

李鳴謙

誰解繁華占一邱名園特冠古揚州林陰卻日千
峯雨石氣含霜五月秋壇坫幾人稱伯仲簪纓隔
代著風流聽翁記後傳聞少重見孫曾續勝遊

過休園訪主人不遇得詩三首

程名世

城郭留餘地千尋喬木繁言過子真宅宛似似群
園故跡軒楹在名流題咏存居然入巖谷幽僻絕
塵喧

綠樹陰濃日墻頭得暫宛廿年高會少乙丑曾隨

東三徑夕陽遲舊事餘殘夢新情又一時長廊行

未遍催客雨絲絲

文采風流甚夫君是鄭虔園添書帶草詩繼鸛鵲
篇看竹底須問識荆非偶然相期海榴放共醉墨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三

池邊

春暮集休園二首

汪長馨

林亭到處愜幽尋況復芳園結契深小院雨餘鏡
積鮮高槐日千足層陰壁間懷古尋名跡檐角占

晴哢野禽屈指春遊成幾度最憐谷口一開襟

蠟屐重來不待招居然林壑絕塵囂迴竹徑通

山間宛轉溪流跨石橋繞砌尚生書帶草隔窗仍

桂美以蕉平泉風景渾如昔歲歲驚花慰寂寥

過休園看榴花

汪黃秋明

海榴誇說鄭公園雲霞護霞堆曲檻前共羨芬芳又

今日可知種植是何年朱英自較當時茂綠蔭應
思累世延笑我疎庸難刻畫花開好句倩誰傳

春暮集休園二首

汪長德 漢永

謝家池館好遊屐每過況值花零亂不知春幾
何草香春雨歇鳥語夕陽多撫景增惆悵停杯一
浩歌

勝樂甲邦上名園自昔傳古槐深蔭屋高柳遠連
天邱壑成圖畫時主人出山林在市廛到來幽興
愜竟日此留連

一春日重過休園

吳均 公三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辛

林園何古澹似與塵世隔益益春氣暄新禽解喚
客緬憶廿載前曾此托遊跡喬木增舊園脩竹已
盈尺曲池漾清泚照我鬢絲白風景固不殊重來
感今昔亭空花刺眼谷暗雲生席何以寄閒情回
頭語幽石

秋暮重集休園

方英 荒瑤

炙手紛紛世態交天生我輩總蓬茅尋幽舊喜樂
阿地投吳長占麗澤爰十日不來秋忽老百年前
事夢難拋因爲水部公別業內常諸公幸徐狂奴
態且自行歌當解嘲

春暮過休園

張兆雷 兩明

谷口幽棲地春殘偶一過古藤垂架遠老樹覆垣
多倚檻思華構臨池見壁窠到來今始信城市有
巖阿

秋日休園小集

汪錫祚 漢秋

夢想名園久斯遊樂且耽山高凌遠岫盤曲繞深
潭古木參差映秋芳取次探潭忘在城市醉飲不
知酣

初夏過休園

馬振仲 御殿

名園逾百年遊屐曾來歷樹老無醜枝石古餘苔
色殘花曲徑香散步入林隙清風時披拂竹雨猶
聞滴坐久好懷開地偏萬籟寂幽鳥何處來與我
同一適

揚州休園志

卷八 詩

壬

過休園

蔣仁 壽之

古木綠到天奇峯峭拔地揚州富林園規模此獨
異墨池流灣環梅徑深遠壁嵌吳計文屏列王
董字我來百年後隨步愜幽意譬之三代下而見
上古器主人況愛客風雅繼先志吟討不知還夕
陽在松翠

休園挹翠山房重新二首

鄭錄 硯林

黛掃春山綠掃苔淺深樹色又重開當秋閒聽芭蕉雨待月頻傾瑪瑙杯前代文章仍舊欹舊家堂構任增培獨憐故國瑤華社十畝荒凉水一隈

影園方公

秋潮震撼海風寒

舊唐為雨所損

舊業深虞再造難匠

作三句心獨惻規模一旦眼俱寬開尊當戶綠盈

几把卷隔簾青滿翰好是百年喬木在參差影裏任盤桓

休園賞桂

鄭建絕清

木樨占秋芳園林飫清馥每當月滿時樹樹綴金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圭

栗今年初度開曾不逾信宿詎知天地心盛衰務制復節已屆重陽香風忽盈谷主人折簡招開軒走銀鹿數雅合竹林塵無半點俗賦罷短長篇人各得所欲有客並鼓琴有客參棋局有客筆如椽揮毫紀心曲有客妙丹青當筵摹尺幅衆香國裏身念谷園中錄後金菊雖過何以繼芳躅

首夏雨中休園小集

鄭杓次校

園林本深邃夏木彌幽清正及朱明時來此聽雨聲紅濕檻外榴綠浮池中萍歷覽過臺榭方多懷古情冒雨過詩老來執牛耳盟四座各揮毫詞源

互相傾愛客鳥頻喚催詩雲不停入夜雨更稠閒惟驅酒兵

揚州休園志

卷八詩

圭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輯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西湖覽勝志

在湄書屋校本

西湖覽勝志序

聖湖夏 基樂其父謨

快哉西湖之志勝志也。諸若他山之志有奇蹟矣。而無名人。有名人矣。而無題詠。有題詠矣。而無古今名人題詠之多詩。譬之天姥九嶷。可想而不可卽。吾亦托之夢中意中而已。若西湖者。帝王之所都會。賢達之所遨遊。又若僊佛縑黃才子佳人之所畢集。或買山而隱。或

夏序二

結廬而居。或屬意尋山。藍輿日至。或耽情問水。野艇常通。苟有可觀。輒有題詠。故吾謂西湖之志勝志也。予寄跡湖山。攬勝丘壑者。已非一日。風花雪月。旣已無所不搜。樓榭亭臺。亦已靡所不至。掛杖頭之錢。時時訪逸。挈奚囊之韻。處處尋幽。暇則壚頭暢飲。買醉山家。倦則僧房假榻。探奇石骨。春夏擷全湖之勝。桃花盡而荷花開。穉冬採兩

山之幽。桂萼擢而梅萼秀。三竺五雲。九溪八澗。園歷千家。寺名無數。蓋無景不在。予卧遊指顧中也。然猶有不盡載者。無名之園宇。時創時更。無考之僧寮。倏存倏毀。或窮山頑石。目所厭觀。或僻塢荒郊。足所難躡。非吾不志。實苦于遊。非吾不遊。實窮于覽也。若廼不朽之亭臺。不滅之瑩宇。不磨之碑陰。不刊之禪寺。更若忠臣義士。逸史名姝。

則非吾所敢畧者矣。客有起而詰之曰。叔禾田先生之志則備矣。曷爲芟而纂之。予曰。嘻。叔禾之志。備載都城。兼夸大內。市井里坊。皆備悉焉。然宋代已更。景物漸滅。靡有存者。於山水何與焉。且武林有志。不必附之西湖。故予纂而修之。大約芟叔禾之所不必備。而非芟叔禾之所必備也。又或增以野史外家遺事者。不欲使名人淑媛。逸士

高僧沉淪淹沒。貽山水之恨于無窮也。且叔禾去今百餘年。隆萬以後。缺然無詩。又其書不加點。令觀者疲目。予故增以新篇。暢其序事。略史家之長。而存志事之逸。爰偕

樂序五

宋子。點次成書。庶幾無勝不載。則西湖大概令人一覽而晰。寧必備載鄙臆。兼夸大內。遂爲擅美也哉。

補刻西湖覽勝志序

吾郡西湖勝地也。自唐白樂天。宗蘇東坡。迄後來杭。遞加脩飾。而景始著。南渡後踵事增華。尤極綺麗。

序

一

於時畫樓彩鷁。笙管連宵。湖山之盛。蔑以加矣。明田泮禾起而志之。至詳且悉。然而襍載都城。無夸大。由於西湖。何興焉。且隆

萬以後不沒紀錄讀者
不能無遺憾也夏君樂只
偕宗君价祝同事纂脩
芟田志之所不必備而增
以野史外傳遺事始於

序

二

錢塘門沿湖岸而北而西
而南以江干吳山終焉凡八
卷不蔓不遺而西湖之大
概盡晰昔歐陽永叔脩
新唐書自言事增而文

減夏君所志殆猶是與
惜乎行之既久板漸散
佚今春得之書賈十已
亡其二三因出家藏舊本
詳加檢校重付剞劂補

序

三

之而夏君之書後完而西
湖之勝亦復時遇之几席
間矣是則余之不忍湮沒
是書正余之不敢湮沒西
湖也願與同志者共珍

五時

乾隆三十七年歲在元

默執徐陟月錢塘陳愷

書於晤言室



序

四

西湖覽勝志小引

蓋聞鄒尉遊吳買山而隱梁鴻入越蹈海
長噫青蓮發天姥之吟蓬萊入夢康樂耽
龍湫之癖雁宕尋幽故筆牀茶竈涪翁溪
上逍遙好鳥嬌花秦客山中唱和春風歸
輞水之園王裴贈答明月登牛渚之舫袁

宋引一

謝高譚斯知景以人傳品因詩貴令節無
多人日偏言杜曲良辰不再安石到處東
山歷觀往古遐踪罔弗耽情逸事矧如西
湖者尤山川之佳勝宇內之特著者哉晉
元以前不復論矣粵稽湖山著自中唐臺
榭盛稱南渡禽魚慕白公之澤處處揚飛

桃李拂蘓老之風年年馥郁慨自帶江爲
城錢宮鞠爲茂草因山作闕宋殿悉付啼
鴉于是山山有寺林巒兢起繞民廬水水
皆亭煙波盡隨登畫舫過斷橋而翫雪葛
坡瑪瑙憑杖履以俱臻踏長堤以問春石
屋煙霞乘舟輿而可近以故名入霧集方

宋引二

外雲蒸訪高僧於靈鷲之峰慧理白猿洞
口呼來泉石冷誦大隱于孤山之嶼林逋
老鶴亭前飛去野梅橫西陵致書宗古松
菊依然東郭寄語侯斯詩盟尚在子久畫
樓頻徙倚隔隣風接文長虞生館裏任遊
遊泛艇煙尋伯雨虎跑龍井代有傳燈聖

水雲居雅多佛蹟許邁稽留身避爰以名
峰葛洪鍛鍊丹成因之命井至於岳于廟
貌千年拱阜憲精英與並傳朱陳大節一
般心徐陸清風應共賞斯尤其卓者矣若
乃青石得駕玉泉妓推琴操朱籠釋飛鷄
鷄句羨周茗錢塘江上松濤冷蘇小宅寄

宋引三

漁樵青芝塢裏竹風涼淑真塚棲烏鵲樓
題醉白美哉太守風流庵號棲雲曠矣酸
齋逸趣朱觀奴之造塔金沙何殊陳郡侯
之福夏妓宅柯敬仲之建樓藏帖豈異韓
令尹之解綬辭官張雨玉鈎爲橋欲通遊
履行公藕花結社頗好幽盟狂客題詩不

避平章之焰先生道古居然無着之心總
之視山水爲清真等塵名於泡影予以暇
日得披斯志雖紀載弗備庶令遊者不費
深思點閱近迂抑使覽者可無疲目或因
書而思廉潔識貪婪之墮迷關或覽籍而
覲高蹤知奔競之殊勝美或過墓而生忠
宋引四

孝執卷可考遺言或登壇而見禪心謀篇
得親佛倡名姝題詠感動香奩烈士清哦
可資譚塵讀是志也未必無補于當世閱
是詩也未必無賴于纂述云

富水宋維藩佾祝氏題



詩選凡例

西湖朝雲暮煙變化萬狀花明水秀參翫千端其景豈可條
指近來畫家景取有十而騷人韻士足未歷山水遂作詩配
之以爲湖上大觀實窮於此噫亦陋矣卽如蘇堤春曉錦塘
豈之春光花港觀魚玉泉詎無錦鯉至於雪取斷橋何山無
雪雲取兩峯何岫無雲荷豈必蓮院月豈必三潭雷峯夕照
寧不兩奇南屏晚鐘豈無天籟三竺春鵲啼夜月六橋翠鳥
喚曉花自晴鶯聲何獨柳浪此畫工之拘騷人之陋也佳詩
雜入諸景集不偏載

西湖志

凡例

騷人登山之遊致提舟問水達士之佳饌近好事者以
湖山爲薈集地是矣而雅舍在黃極意歌舞豪奴悍僕紛曼
於前健卒廝役排擠於後惛惛夢夢坐失風光試思湖山何
地喧嚷何心達者宜爲戒焉凡西湖探討不真者其詩必乏
一切不載

古今一部詩料莫過西湖矣從心所適移步換形冷處愈
豔去愈淡入跡所不到處愈奇遊遊一日不厭留連終歲不
倦無金烏啼花落盡是文章風片雨絲皆成好句而觸目凄
神感懷襟意無不各隨所咏觀者毋忽視之

人倫之大。莫如忠孝。次莫如名節。次莫如文章。大文章無論矣。若武穆王之父子。忠能敵孝。張愿年。泉施全之諸人。義以殉忠。于少保。社稷之勳臣。徐太學。千秋之烈士。獨眉皆豎。塚表剛中。清白矢心。墓稱朱弁。諸如流寓名宦。才子佳人。有碑風雅者。集重列之。

仙佛從來稱罕。名都大地。指不數屈。而西湖之可紀者。歷歷目前。慧理中峰。天竺特著。參寥辯才。燈火相傳。定光之成佛。作祖法相。猶存蓮池之立教。歸廟雲棲。可謂鳥窠出蹟。屢於濟願。登源淨寺。終有無着。了義之名。寺者。惠勤中庸之號。

西湖志

凡例

使山水無毫。胡肯集此。若題真人。擇處。丹客。埋。龍。尤難。悉。者。如葛洪之煉丹。井。許邁之稽留。峰。王。方。平。之。仙。姥。墩。呂。純。陽。之。玄。妙。觀。宋。琴。操。之。肯。石。簷。蒲。衣。道。之。疑。神。菴。皆。清。風。高。跡。入。所。難。期。而。亦。集。此。地。非。湖。聖。明。何。易。得。此。

湖山之靈。多崇仙佛。名詰固稱不朽。然其烟波淡石。雪月風花。使無騷人韻士。淑女名姝。點綴其中。西湖亦是八股腐物。一時稱賞。久則厭棄。吾親覽勝諸人。除李杜少詩。其餘罔不備載。茲以唐初湖方艸創。少陵老屋。覆。青。蓮。跡。窮。苑。水。印。間。有一。詩。入。選。者。皆。後。人。好。事。牽。扯。入。集。細。閱。其。情。不。合。豈。

有李杜之才。既入此山。能無暢所欲言耶。唐自樂天去後。暨宋。元。明。湖。山。佳。麗。始。出。是。以。遊。者。莫。不。有。詩。覽。者。莫。不。成。集。瑤。章。瓊。句。就。出。香。奩。錦。腸。繡。心。紛。投。篋。筒。觀。者。疲。目。還。亦。搜。奇。

古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此佳論也。曾亦知有詩畫之出於湖山者乎。宋人粉本。不足語矣。畫裏妙於元人。而于久于昂。

元鎮叔明仲圭。暨戴文進等。或出於吳興。或生於構李。或起於錢塘。富春之間。往往日來湖上。探討山水。久成畫家。故人謂于久之畫。得之寶石諸峰。于昂之筆。得之南屏曲壑。其由。

西湖志

凡例

數點乃元鎮之逸懷。雷峰一片。實仲圭之豪致。飛來蒼藤。怪石。寶蓮。寒洞。深苔。叔明得其大端。文進分其皮貌。觀者有心。能無慢然。

留去思。而造生祠。請顯神。而作碑記。一時快為逢迎。千古終成瓦礫。湖山何取榮焉。至若不朽芳蹟。自應悉載。無禪湖山者。削之。

凡有功於西湖者。其人不序。千古風流漸滅矣。亦且以阻後人開湖修岸。栽花種柳之興。然梳序。則又無策。讓勸德。亦非予志事。初心。如西湖之功。莫大於賈秋壑。而秋壑為萬古之。

罪人點綴生色。莫巧於韓平原。而平原實人間之好賦。志中每多削之。南渡以後功臣世戚。惟張功甫稍有清氣。志多襲之。其餘皆無著蹟。既不足觀。亦不足志。若唐宋之李長源。白樂天。范希文。蘇子瞻。明之楊溫甫。王錢孫隆等。皆噴噴人口。有裨於湖山者。不少。予何敢畧焉。

景之著者。名家詩題最富。其冷勝者。則不佞。某與宋介風。痛稱焉。非敢僭以砥硃。混人瑣瑣也。特以名人遊覽。冠其勝者。遂成篇章。至於湖山冷寂之地。足所未經。故多缺耳。予因題志。見其缺者。則以詩補之。蓋以不廢湖居。一寸。雖是留心。

西湖志

凡例

山水故所見愈確。所題愈真。因取續貂。以存方鑒。

近詩投覽者。彙集盈尺。志中非不具載。但其所題。不過三三兩兩。六橋湖心諸勝。武穆忠肅二祠而已。然其詩。宋元以來。名家人選者。頗富。雖佳。莫之不得。續之。不能嗣有。西湖覽勝詩。遠廣羅名篇。以成盛事。即田叔禾志餘之意也。

押詩家姓氏。或書其名。或書其字。因舊本也。予生也晚。攷之未詳。故舛舛耳。至於近時人物。一切書字。非敢苟也。識者亮之。

往來湖上者。日不乏人。人亦不乏詩。除古集選載而外。投稿

者。莫不珍重。遞入。倘未蒙見。不往往有遺珠之嘆。覽勝詩選。不得不再從事矣。然不肖多浪跡吳門。梓事命錢塘門外湯伯倫主之。有投覽者。乞付湯手。

泊菴夏 基謹識

西湖志

凡例



西湖圖說

西湖山明水秀周圍三十餘里。匯集七十二泉。三面倚山。一
面距城。倚山者千崑萬壑。繞列湖濱。距城者飛閣層軒。怡臨
水岸。尤稱奇者南山石。青霞穴。玲瓏北山。石紫峭谷。秀麗西
山。兼南北之勝。東城極眺覽之奇。共在山也。曲窩深洞。古水
修篁。大隱高僧。任焉其在水也。堤橋亭館。綠柳紅蓮。才子佳
人。玩焉故園。曉曉竟日笙歌。秋月春花。四時行樂。此真入
世之蓬島也。佳景不一圖。畫難盡附。選名勝約十八冊遊者
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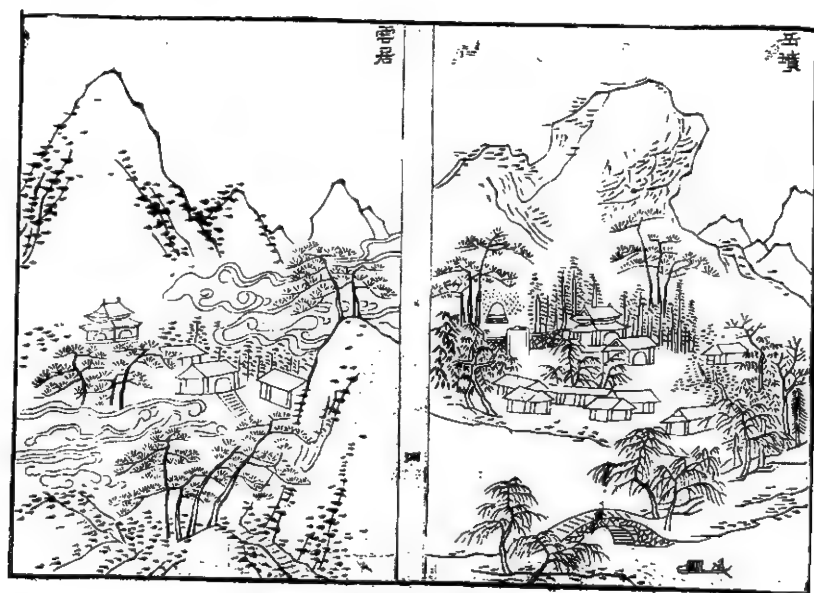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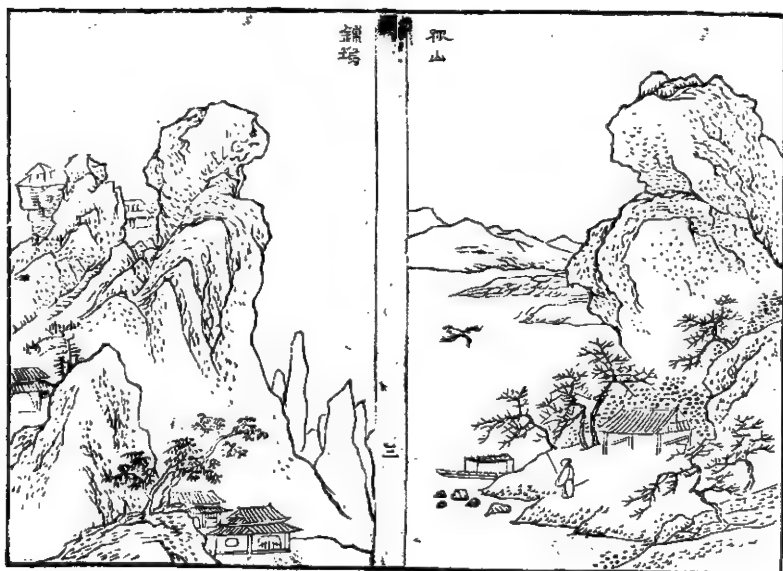
介菴宋維藩識

昭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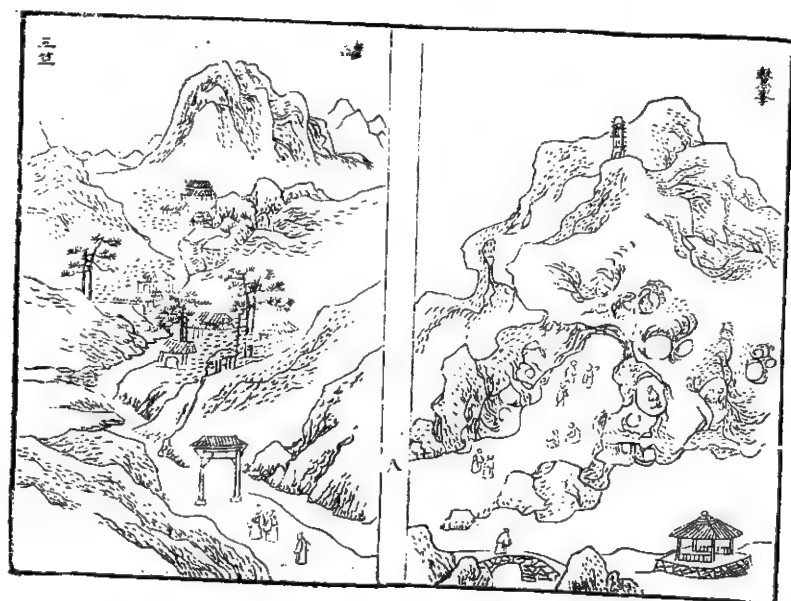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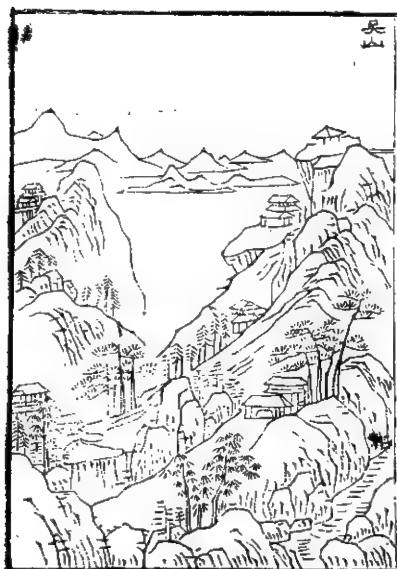
南屏











西湖覽勝詩志目大

志以遊覽爲選凡無景之山川無名之寺宇無關之人
物無攷之圖林無情之士女無味之時詞皆畧不載至
於繕繕有聲與夫冷冷可承者遊可不倦竟亦稱奇昔
備載焉

一卷

錢塘門

景別 湖中其景皆佳

樂天書院

景別 今改

鏡湖樓

景別 今改

西湖志

景別 今改

桃花港

景別

望湖亭

景別

和靖墓

景別

蘇小墓

景別

東瀛祠

景別 今改

西泠橋

景別

湖心亭

景別

金溪艸堂

景別 今改

天澤廟

景別

斷橋

景別

孤山寺

景別 今改

放鶴亭

景別

小奇巖

景別 今改

六一泉

景別

西泠艸堂

景別

湖心寺

景別

白公六橋

景別

醉白樓

景別 今改

朱觀象宅

景別 今改

十錦塘

景別

梅花嶼

景別 今改

陸宣公祠

景別

勤公講堂

景別

蘇堤

景別

醉白樓

景別 今改

朱觀象宅

景別 今改

二卷

錢塘門

景別 今改

赤霞山

景別

寶石山

景別

孫花翁墓

景別

素月樓

景別

智果寺

景別

錦塢

景別

抱朴子墓

景別

楊公祠

景別

鳳林寺

景別

紫雲洞

景別

白沙泉

景別

淨性寺

景別

張憲墓

景別

靈峰寺

景別

水竹塢

景別

薦福寺

景別

錢秀閣

景別 今改

保俶塔

景別

子久閣

景別 今改

落蕭樓

景別 今改

瑪瑙寺

景別 今改

朱紫陽祠

景別

西湖一曲

景別

登山書院

景別 今改

岳墳

景別

懶雲齋

景別

無門洞

景別

青橋巷

景別 今改

約州閣

景別

秦亭山

景別 今改

周祀集

景別 今改

石人指

景別

金牛嶺

景別

大佛寺

景別

水月樓

景別 今改

叔明書樓

景別

初陽臺

景別

養樂園

景別 今改

奇星院

景別

趙好好居

景別 今改

牛鼻墓

景別

金鼓洞

景別

黃龍洞

景別

朱淑貞墓

景別 今改

玉泉寺

景別 今改

法華山

景別

西溪

景別

伏老卹

景別

三卷

錢塘門 蘇州府城金沙湖湖岸道行

駝獸嶺 景異

行春橋 景異

九里松 景別

韓王別墅 景異

朱升墓 景異

石鱗古蹟 景奇

古先生墓 景異

丁義塔院 景異

黑觀音堂 景異

集慶寺 景異

合洞橋 景奇

飛來峰 景奇

龍泓洞 景奇

呼猿洞 景奇

石門洞 景奇

冷泉亭 景異

靈隱寺 景異

北高峰 景異

紹光菴 景奇

响蟻山房 景異

澗西 景異

西湖志

目次

包家莊 景異

無着菴 景異

下天竺寺 景異

靈鷲峰 景奇

月桂峰 景異

稍留峰 景異

蓮花峰 景異

三生石 景奇

香林洞 景奇

葛塢 景異

曲水亭 景別

疎珠亭 景別

中天竺寺 景異

天香閣 景異

見心亭 景別

上天竺寺 景異

才道場

四卷

湧金門 沿城南上直抵清

豐樂樓 景異

柳洲亭 景異

問水亭 景異

野人爐 景異

梅園 景異

曼頤卿堂 景別

豐樂閣 景異

倚醉樓 景異

詩卷樓 景異

解紋樓 景異

朝雲閣 景異

歌舞樓 景異

樓外樓 景異

錢王祠 景異

白馬廟 景異

五卷

清波門 沿湖前上直抵

學士港 景異

聚景園 景異

仙姥墩 景別

淨慈寺 景異

慧日峰 景奇

蓮花洞 景奇

雷峰塔 景異

小蓬萊 景奇

藕花泥 景異

西湖志

目次

堅菴 景異

南園 景異

肥瞻書院 景異

石屋 景奇

水樂洞 景奇

玉淵亭 景異

烟霞洞 景奇

虎跑泉 景異

真珠泉 景異

王烈女墓 景異

法相寺 景異

定光菴 景異

鏡花閣 景異

綠蘿菴 景異

南高峰 景奇

六卷

清波門 沿湖前上直抵

玉岑山 景異

赤山 景異

鵲潭神堂 景別

高麗寺 景異

凝神巷 景異

符真泉 景別

七卷

西湖志

目次

五

清波門 出山源而達南苑至江干其景皆至

筆架山 景奇方家塔附

西林院 景別

天龍寺 景別

鳳凰山 景勝

宋故宮 景麗今殿前寺

勝果寺 景幽

棲雲菴 景奇

六和塔 景廣

惠因洞 景別

花家山 景幽

花溪 景別

過溪亭 景別

鳳篁嶺 景異

獅子峰 景奇

白蓮院 景別

張叔芳菴 景幽

千墳 景異

大麥嶺 景幽

靈石 景別

鉢池菴 景異

片雲石 景奇

龍井 景別

老龍井 景幽

十八澗 景別

三台山 景異

小麥嶺 景幽

徐公墓 景別

新菴 景異

楊梅塢 景幽

神運石 景奇

九溪 景幽

雲棲 景幽

徐公墓 景別

梯雲嶺 景異

宋籍田 景奇

萬松嶺 景別

南塔寺 景幽

月峯 景奇

包宋山 景別

羅剎石 景奇

褒親寺 景幽

慈雲嶺 景幽

妙因山 景別

宋大內 景壯

望海樓 景幽

中峯 景奇

玉蟾菴 景別

五雲山 景奇

八卷

錢塘江 景廣

吳山 在城中有三道一從鎮海樓上一從布政司上一從錢市鎮上

伍相廟 景幽

玄妙觀 景幽

三茅觀 景聚

瑞石山 景奇

清平山 景別

承天觀 景幽

西湖志

目次

六

蛾眉山竹園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衙門居民蟻集不可尋覓其餘若海會玉樞皮場火樞文昌閣帝諸寺廟景極平澹不足紀也

玉虛觀 景幽

施公廟 景異

雪居菴 景異

紫陽菴 景奇

寶月山 景別

寶山亭 景奇

七賢菴 景奇

聖水寺 景幽

寶蓮山 景奇

壽春菴 景幽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一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墓

富水朱維藩份祝父點閣



湖中勝蹟

○樂天書院出錢塘門臨湖岸卽其地也今改王蓮亭按武

林志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理閑園空虛樓船載妓賭散

湖山簾輿劇春俳劇煙柳貧民有犯法者令栽樹數株

富民有貢者使開湖數畝歷守數年樹木成陰湖葑

盡拓蓄其水可以灌田伐其木可以爲舟若民利焉以

西湖志

卷一

其潔似蓮其人如玉爲立祠祀之折人湖岸爲觀舟亭

白樂天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涵初平空禪低幾處垂楊爭

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新欲迷人眼淺艸沒馬

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樂天又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蒲松排山而干

重翠月照波心一頂珠碧瑤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

蒲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

樂天又詩望海樓明照曙霞凌江堤白鷺晴沙淺綠夜入伍

員樹柳色春濃小水紅波緩春柳帶青旗清酒趁梨

花謹開湖寺西陌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樂天又詩餘杭各勝四方無州仿青山縣枕湖邊郭荷花三

十里拂城松樹幾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

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高季迪詩雨晴南湖錦雲稠晚待湖平蕩葉遊狂客興多惟

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

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歸舟

徐有恒詩曉色隨湖半欲消滿湖涼氣夜瀟瀟一節明月僧

歸寺兩袖春風客過橋屏倒空青山窮窺鏡磨寒碧水迢

西湖志

卷一

遙誰家有酒心無事醉倚蓮亭弄玉簫

夏樂只詩爲思白叟種芳蓮碧浪橫吹致自妍夜月半疑鷗

出浦晴風猶見鷗歸田書船載酒香生席野閣催詩影入

菱耶借一壺亭上望居然人世集神仙

朱份祝詩山光遙映水深洞繞繞荷花次第開靜夜聽人搖

書勸涼風縱我放深杯香疑李白攜殘酒似楊妃捧硯

來欲問當年動政蹟王蓮亭下數徘徊

○觀舟亭武林志樂天建其地樓船燈聚綠柳成行遊者買

舟於此爲時名妓所居今爲居民市夫折過昭慶爲水

明詩

白樂天詩欲送錢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西簷下綠新

求得一面寬家初教成排比等絃行琴相指彈絳粉點紅

族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水明樓在鏡湖樓之東東坡建按志子瞻常攜朝雲於此

今改書樓

蘇子瞻詩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

吹散望湖樓上水如天

子瞻又詩放生魚籃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

西湖志卷一

子瞻又詩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隱暫閑我本無家更

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子瞻又詩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

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子瞻又詩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

窮碧映水荷花別樣紅

○鏡湖樓在昭慶寺之西樂天建往時在杭遊宦者行春則

集柳洲亭觀說渡則集玉蓮亭登高則集天然園觀閣

看雲則集孤山寺至於閒時諸客則聚鏡湖樓兵燹之後其樓已廢變為民居惜哉

潘道遠詩鏡湖樓上集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過別

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閒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閒

○昭慶寺按志為古戒壇吳越王錢鏐八十壽建時有寺僧

圓淨者訂緇流古朴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七人

結蓮社誦經放生為王慶壽每月朔登壇授弟子法更

率市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之曰昭慶今僧

房即緇流號也後為棋檠山哇哇宕

西湖志卷一

王季重詩湖明波靜日初曛隔岸鐘聲水上聞地不匡廬遊

亦快人非運社寂何分霜與堤葉紅於錦雨浣沙溪白似

雲門淨宗風今已杳梅塲劫火尚無焚

○哇哇宕在棋檠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一泓深不可測絕

壁積空方圓約三四畝空谷相傳聲與聲應如小兒焉

故以是名之上有棋石聳立山頂遊覽最勝其下有祠

乃杭人特建以祀朱蹕金勝祝成諸人者恭是許在宋

死金人難故崇祀焉出為桃花港

唐伯虎詩棋檠石上哇哇宕空谷聲傳應似兒得石尋山觀

不厭因泉問水坐。忘疲盡船撐入桃花港。港笛吹來烈士祠。乘興呼僮扶馬去。一鞭旋已到湖濱。

○桃花港。其上爲石堰橋。隔水以防杭民之旱者。倦語云。放

湖水一尺。可救杭田萬畝。蓋湖流皆從是港而出。居民賴之。往時桃花滿岸。山樓野閣。皆東坡舊蹟。今已頽廢。折入爲斷橋。

夏樂只詩山。迴水繞書樓。兼生愛湖光。日捲簾。時迴愁雲浮。月飲排開風。霧納風恬。倦來夢自溪邊引。興至詩從石上拈。更喜當年蘇郡守。種花爭傍酒家帘。

西湖志

卷一

○斷橋一名段橋。非也。武林舊志。斷橋路接孤山。以此命名。

今觀塘爲樂天東瀛繼築。可知非段氏建矣。橋頭煙對慈菴山。光如畫。列坐其上。落巾峯於肩岸。羅寶石於襟懷。初陽臺。等自天。俟人俯仰。瑪瑙山。開林麓。從我低徊。春風吹三月之花。瑞雪繡諸峯之頂。非徒畫賞。更稱幽情。過此爲十錦塘。

馬浩調詞。雪覆欄橋。銀背鯨。說不動。推題柱。相如開袖手。無聊錯認梅花。昨夜飄。步步羅環。猶勝山僧立斷崖。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桃。右調南郭子咏雪

宋。祝詞霜林葉落盡。寒枝湖天數。鴈飛小樓。修竹冷。菱菱哀猿午亂啼。意半掩。日初低。呼童取酒。鼎狀節緩步過。

橋西梅花雪。正迷。右調阮郎

○十錦塘。按志。樂天築。明東瀛孫公重修。延袤三丈。柳柳編。桃鮮明如錦。春日遊人。蟻集提壺。擊鼓。遊妓招朋。大岸笙歌。繞堤畫舫。兼之奇花異艸。種種爭妍。入世之迷島也。進爲望湖亭。

張元慶詩。湖上重開十錦塘。白蘇去矣忽流芳。天遺霞綵。徐山色。鳥弄烟梭。織水光。千樹同看新柳嫩。四時不絕新花。

西湖志

卷一

○望湖亭。下。心應醉。陣陣名殊。壓海棠。春遊

玉伯谷詩。湖橋新柳。映青衫。日日尋芳。碧水灣。春滿好懷。遊意。如雲。停吟興。客思。關波中。蕭。舫。樽中。酒。堤上。行人。岸上。山。無。風。情。拋。一醉。閉。看。舞。蝶。繞。花。間。春遊

夏樂只詩。餐糖占郭。斷橋西。疑別陶公。過虎溪。綠艸半連春。水色黃雲似。翠山低。尋詩每失矣。囊記縱步還。宜竹杖。攜自到。自夸仍自笑。何如長伴鷗。候候。流僧

○望湖亭。唐人建。其地四而迎風。夏飲最快。遊人舟泊其旁。角技傳觴。笙歌雜奏。極目爽心。可以忘返。直上卽孤山。

寺

白樂天詩。盡日湖亭卧。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望遠飛。

歸松雨。飄飄帽山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飛飛。

劉士亨詩。西湖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

絡。眉青娥舞雪。錦纏頭。幡幢影裏高低寺。絃管聲中遠近。

樓如此。風光其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

張符中詩。晴曉雲橫萬里長。出門步步見春光。近湖酒閣冬。

紅杏隔岸漁家盡。綠楊驚鼓聲寒心自快。綺羅人冷骨香。

香漫遊。不是誇年少。贏得閒情醉洛陽。

西湖志

卷一

寺

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塘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

留月春。水到門邊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

仙。令人得趣。渾忘倦。堤畔芙蓉夜不眠。

宋俞祝詩。湖亭四望好。華詩南北高。峯巒開野梵。悠悠宋。

水面寒鷗泛。入林酒聲鷗。款乃遊人醉。曲渡清歌浪。角。

追好月不妨。頻買酒。買風何必費深思。

孤山寺。介湖中。碧波環繞。勝絕諸山。唐宋以來。樓閣參差。

一。林麓蒼翠。散步其上。飄然欲仙矣。向南直上。為四賢祠。

張祐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莽。合空院落花深。鶴憶西隱。月鐘聲出北林。

白樂天詩。卻湖松島蓮花寺。彫動歸曉出道場。虛橋子低山。

雨重。松櫚葉戰水。鳳京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

陽。到岸蕭蕭。回首望。迷來宛在水中央。見非。

樂天又詩。拂波雲色重。麗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

翻。空濤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通。

林和靖詩。低處憑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沉蕭蕭林。

間寺。零落棋枰詩。上田。槐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

煙邊留更愛吾唐。近祇符重家看暮天。

西湖志

卷一

寺

和靖又詩。水鳥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溪橋幾幾穿。

黃葉樵斧。丁丁斫。翠微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如暮鳥。

飛。南客有客鍾園罷。閒倚籬門忘卻歸。

四賢祠。杭人建以祀。郡侯樂天。東坡。君復。四先生者。李公。

汲。字長源。白公居易。字樂天。蘇公軾。字子瞻。號東坡。林。

公通。字君復。贈和靖先生。四公風流千古。杭人念之。不。

衰。或有詰之曰。李與白蘇三公。開湖建堤造架置閣。豈。

有功德於民者。杭民同官奉祀。勿待。至於和靖先生。清。

風獨麗。何與人事。客應之曰。湖山雖絕。遊者塵襟不洗。

笙歌滿耳。勢利填胸。非借梅花野鶴。無能爲貴客。借點
迷途。三賢之中。卽配以君復先生。又何惡焉。前賢建屋
之意。良亦厚矣。今之矣。跡其堂者。殊失本旨。祠中有四
照閣。舊蹟遶湖而北。卽林先生墓。

僧道潛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絕壁中
開。破月揀遙峰。臥處關生照不須紅。紅蠟可人惟有石爐

煙。校警御府圖書客。暗香還同此日禪。題四照閣

林和靖墓。在孤山之陰。先生在日。結廬其中。以梅爲妻。以
鶴爲子。范希文常與先生遊。勸之仕。贈詩曰。巢由不願

西湖志

卷一

九

仕。堯舜豈遺人。公不就。時人器重之下。爲放鶴亭。

林和靖詩。竹樹遶古處。清溪起有餘。鶴閒臨水久。蜂嬾得花

疎。酒病妨開卷。春貧足荷鋤。常憐古岡前。多半寫樵漁。

和靖又詩。猿鳥分清絕。林蘿擁翠微。步穿僧迤出。肩搭道衣

歸。水聲香噴熟。烟崖早笋肥。功名無一點。何要更忘機。

和靖又詩。開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書岩松風靜。春聖竹鷄

深。深井無休家。藏獨有琴。顏原遺事在。千古壯閒心。

和靖又詩。幽人歸山遠。舍隱若應與世相違。閉門日掩蒼

苔色。幽人歸山遠。舍隱若應與世相違。閉門日掩蒼

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

和靖又詩。四壁垣衣釣具腥。已甘衝淅號沉冥。伶倫近日無

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蘊雲幽信寄茶

經。茅君使者蕭閑甚。獨理靈毛何戶庭。

和靖又詩。遠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采危軒。但將松籟延

佳客。常帶嵐霧認遠邨。吳榜自能誇浩氣。湘源何苦屬芳

襟。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題泉石閣

和靖又詩。紫芳搖落獨庭妍。占斷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

西湖志

卷一

十

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題園外梅花

和靖又詩。吟懷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

半樹水邊蕭瑟忽。橫枝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

私。翠笑胡鄉亦風流。解將聲調角中吹。

和靖又詩。小園燈景正凄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池水倒窺疎

影。芳華斜入一枝低。書名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

題。應嫌黃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桃溪。

陳述古詩。城外通翁宅。開亭野水寒。公先浮荇葉。靜影浸漁

竿。犬吠時迎客。禽僂忽上闌。疎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拂

刺客市中奔元足空投

見之於夢橫種多青蓬流傳至今家皆宗持有三

西湖志

卷一

詩一首而凡亦和一首即蘇小小也

蘇小詩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蘇小詞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肯流年度燕子耶梅

春色去絲窗幾陣黃昏雨斜橫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夢斷綠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蘇小詩此處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嘆塵埃王孫芳草年

年綠寒食梨花處處開郎去排雲向國門妾今愁雨望歸

臺義橋與遶東觀松栢西陵正可哀

者才仲在洛下忽夢一美婦華帷而歌問其名稱曰西陵蘇小小也同歌何而答曰是黃金縷妾所作也後五年才仲因蘇子瞻薦舉至錢塘為秦少章美官因偏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湖上君何不置酒弔之因為續前詞才仲遂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同寢語曰妾願酬矣自是幽婚三年才仲亦卒於杭至明弘治間有于景瞻者子忠肅公之裔也宦遊京師二十年至湖上過西陵舊舍有善札者景瞻增之在生時同席有馬浩淵者與景瞻倡和拈得十一仄韻遂各成

西湖志

卷一

十四

山妖笑人孤徑穴西陵墓下錢塘潮來潮去夕復朝暮

前榜柳不堪折春風自結同心結

辛文房詩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塘雲錦書幾同結認青

驄馬着去開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食冷夜

虛連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元道山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美人圖書阿誰留

宣和名筆內家收為鴛鴦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

蘇小不風流斜挿一枝黃柳風釵頭

白樂天詞蘇州楊柳任君春更有錢塘名勝處若解多情幸

小小綠陰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

情到休處作銀環橫捲葉吹為玉笛聲

李長吉詩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神如

於如愁風為霖木為風油壁車又相待冷翠燭勞光綠西

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歌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

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鏡鳥平月啼鈞欄風吹野火火不滅

朱眉祝詩楊柳無情思荒墳草未茂舞天憐釣帶歌扇墜雲

蓮鏡寫波中月肩深雨後山香消蘇小小家在畫圖間

○小青廬外傳小青者維揚人善詞翰萬曆間有豪士過

揚買妾得小青載之而歸其婦甚妬青每日夜焚香惟

禮佛誦經而已秦婦憤之不已欲置青於冷室逼殺之

時有一尼僧與婦善青泣訴之尼哀其孤子無倚憐

以苦膽心勸秦婦遂令窺室孤山屏與秦婦往還所給

不過贈以薪水而已青附尸無聊日暮丹青數幅歸尼

實以度日暇即著詩自寫其況字落秀峭武林人多賞

之為刻成帙流傳於後今猶其尤者錄之山下為陸公

西湖志

卷一

十五

積

小青詩稍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

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小青又詩西陵芳草新驕驕內信傳來與驕青杯酒自澆蘇

小墓可知矣是意中人

夏樂只詞薄雲冥迷美人睡起日遲遲懶飲弱態隨樓梯疎

簾半捲新愁與屋齊憶郎封字到深閨別久音書不見

捉風來聞外冷凄凄透入重幃和梅帶鵲啼

乘只又詞昨夜霜風過小園青松亂落夜啼聲聲外喧離外

喧欲夢難成孤衾耐未溫

○陸宣公祠按史陸宣公名贄唐時相為人端重毅方宣遊

孤山其後為之建祠古木高拱臺宇軒然臨湖倚山頗

稱佳麗公有奏議行世皆忠義所積過者莫不仰之其

右有六一泉

陳卧士詩湖岸橫開百尺樓晴窗一片曉窗收忠高拱千

年石華表長依百代燈火夜燒東郭近漁舫暮放碧波

流探奇何必尋深壑雨雨風風亦解愁

西湖志

卷一

十六

六一泉攷蘇子瞻集云歐陽公將老稱六一居士來錢塘

任孤山與惠勤上人盤桓友善後公遷洛下勤往視之

公促其歸于是作山居樂三首以送勤及子瞻判杭州

公言與惠勤相與之美子瞻遂與過往來說法談心終

日忘勤後歐陽公死為立祠孤山祀之山下有勤公講

堂

歐陽永叔歌江上山今海上峰詩有蒼今香噴噴飛霧散今

邀乎青空天鏡現胡今壁立於鴻濛唯應絕今陰月窮

穿雲澹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出廣谷

今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今鳥獸雖駐其
人麋鹿今既齊而豈不却人間幾時今但見草木華落為
春冬嗟世之人今曷不歸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
其往今誰逢樂之一

承叔又歌丹夷翠蔓今巖壑玲瓏木聲聒聒今花氣濛濛石
嶢嶢今倚路風飄飄今吹松雲冥冥今雨霏霏白猿嘯夜
吟青楓朝日出分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今秋月百
草幽今春風曉世之人今曷不歸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
見今子其往今誰從樂之一

西湖志

卷一

十五

承叔又歌佛屋撲險今佛廟仙宮羅空山今鬱鬱蓬蓬之人
今固亦目明而耳聰龍犀不于其處今仁義不獲其躬蓬
長松之蒼蔚今猶纖草之手茸苟其中以自足今忘其服
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今固亦絕世而逃踪惜天
才之甚良今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今胡為老乎山中
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今誰同樂之三

承叔又詩越俗借宮室傾貨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寢疾
王文彩堂丹漆四壁金輝煌上乘百寶蓋箕坐以方牀胡
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應巢桑南方精

飲食菌笋郁蒸羊飯以玉粒梗謂之甘露漿一飯費千金

百品羅成行旋與求飯僧日晏不敢嘗乃茲隨北客積粟

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

香煙霏四而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鬚髮染成霜三

者號苦樂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

可嘉及時宜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

歸心逐南鴈歸兮我能來願子以短章

徐文長詩武林佳氣滿城東湖擁高軒立講義山色迎將肯

入書泉聲入耳半疑空變化帶雨香酒繼新竹搖風致更

西湖志

卷一

十九

○勤公講堂恭宋時惠勤禪師說法地也中有六一泉竹閣

等蹟南渡後高宗改為延祥觀蓋高宗為康王時常使

金夜行見四巨人像執仗擁衛於前後登位問諸方士皆

曰崇德有四大將曰天蓬曰天猷曰翊聖曰真武帝異

之見其地佳勝遂改竹閣為觀元明後復其舊今修更

麗石折為西冷橋

白樂天詩晚坐松蘿下背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

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別修造只此是玄關

蘇子瞻詩海山梵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蹤
後語蒼龍猶是種貯孫兩叢恰似葡萄郎筆于祇空懷渭上
村欲把新詩問遠像病維摩詰更無言竹園

○西泠橋一稱西陵橋有二道一通湖北一通湖西皆是橋經過此地幽僻曲折宋元名人多結廬其旁西折爲暮堤。

張行中詩紅藕花深逸興饒
一雙鶻鶻避輕桡曉風涼入新

蒲扇鴈酒香分柳子飄狂客醉歸明月上美人歌斷綠雲
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

○西泠吟室明初繼宗吉建野史宗吉少負才與凌彥猷吳
敬夫輩齊名風流倜儻豪絕一時不第窮愁著書所著
有宋元遺事行世死葬西泠橋

夏樂只詞碧梧窓外坐倚捲朱屏
鴛鴦鳴苦
蛙蟬開池邊響激
紗幮人初倦日沉西斜陽欲斷佳月恰遇良時
樹冥迷
冷風暮起流螢亂飛野况誰知
豈憶窮途揮淚潸潸蕭然
念昔雄詞獨在紙床頭
盡天涯孰與依
竹
東宗吉

蘇堤六橋子瞻守杭時築堤寬三丈高丈許延孝千里介
內外湖之勝望南北峰之奇編桃柳盡絕春遊種菱
栽蓮涼生夏日航秋月之幽情夸冬雪之佳致驚雪風
管唱微雲齊才子佳人妝成蓬島艤舟而東爲湖心亭
仇仁近詩波浪新綠柳新青有約尋芳苦不晴涉徑深雙
燕濕柳橋烟淡一鶯鳴山園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髮未
明十載黃粱時人夢畫船多處看傾城

仁近又詩西湖春碧淨無泥
畫舫朱簾傍好移寒食清明初
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
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轉酒

旗只恐明朝成雨去。暗驚濃綠上高枝。
仁近又詩斜堤高柳綠。蓮天且繫遊人書。書船花事已空三。

月後湖光還似十年前洛陽園囿惟詩在江左英雄托酒傳亦欲扣船歌小海恐驚沙上白鷗眠

高孟升詩。青橋六曲繞湖頭。是愛晴烟柳上浮。淺水罷寒橫。曉滿微風薰。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纈繁紆出綵。

舟偏倚赤欄頭。注目爲蜂。張緒舊風流。是邊家。著
東軒詩。樹烟花露繞堤沙。樓閣朦朧一片遮。三竿鐘。竿催。

落月六橋柳色帶樓鴉曉睡覺聞啼鳥新種秋成與賣

花道望酒旗何處是吹烟起去有人家

李清詩挑紅柳綠說春天潯熟刺波倚岸妍
芳○停○桃○肥○
翠○袖○長○堤○勒○馬○踏○煙○烟○花○朝○曾○同○西○冷○渡○
綬○雨○重○登○錦○塢○
願○縱○目○樓○登○窮○眺○望○萬○山○爭○列○酒○杯○前○

秦中郎詞是上徵風散之矣狂遊不返夜歸船
橋○邊○柳○拂○搖○

新月樓外觀花宕暮煙 殘夜雨半天愁荒郊濕火遠悠
悠○聽○聲○一○語○橫○空○入○鄒○下○麥○京○付○客○憂○
古○詞○題○萬○天○

夏樂只詞借問春光何太艷臨安競指繁華荷香十里泛遊
槎○層○陰○簾○管○動○歡○樂○是○誰○家○嘆○恩○年○來○成○一○笑○壯○心○未○

已堪夸披襟堤外看開花書船人載酒樓上響琵琶
布○詞○

西湖志 卷一

已堪夸披襟堤外看開花書船人載酒樓上響琵琶
布○詞○

湖心亭樂天遺址宋元以來建亭其上以其勝立湖心名
曰○湖○心○亭○孫○東○瀛○更○加○整○飾○疊○石○築○土○高○可○一○丈○寬○十○

餘○祇○周○圍○種○花○種○以○他○樹○為○觀○角○之○所○遊○人○船○泊○其○旁○

或○登○樓○看○山○或○席○地○開○宴○雲○生○南○浦○畫○棟○朝○飛○雨○過○西○

山○珠○簾○暮○捲○醉○樓○雜○香○盡○是○風○光○神○緜○緜○黃○都○成○雅○集○

馮○無○丹○詩○為○湖○心○亭○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

北斗閣樓明月滿西湖光散玉樹秋閣猶寒照水心病欲

尋此境夜遊經九度未知誰解探珠

陳抑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情瑤

臺見海上真疑蓬島成碧落隨星團羽蓋雲根栽石結鷗

盟桃源不必尋歸路共倚朱欄把太清

楊繼禮詩中流高閣俯清淪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綉散成仙

世界畫圖寫出色氣氣千尋靜得搖山色十座長崎鎮暮

雲誰是主人能放客不禁朝晚酒慙慙

彭應壽詩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映芳菲舟迴綠滿烟

光潤山壓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競起畫橋

西岳王祠外聞啼鳥千古猶疑怨馬嘶

湖心寺即古放生池也孫東瀛改造最勝架曲橋於水上

縱意觀魚登高閣於峰前隨時飯月童恩白題為魚樂

園外有三塔橫列水中名曰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之一

也鐵舟而西為醉白

湯仲友詩山色波光面垂古今難盡亦難詩水浮亭館花

間出船戴笠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個人春色似遊

綠六橋幾見輪蹄換取醉休醉酒滿厄

綠六橋幾見輪蹄換取醉休醉酒滿厄

陳有平詩碧波萬頃一亭浮獨立湖心泛野鷗四際芙蓉鋪

水面三天劍戟揮山頭帆檣遠岸窻中見蕭鼓長堤檻外

收月白風清真可敬雨奇晴好總宜遊

洪鐘詩波瀾萬頃碧波平風度荷香遠更清通望西湖好風

景探遠人在鏡中行

茅鹿門詩西湖遊興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庄十里桃花連

紫而六橋錦色藏金塘盈盈欲舞珊瑚洲面面樓臺翡翠

教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已見錢欸

醉白樓西湖野史樂天謫做湖山時有野客趙羽樓閣最

西湖志

卷一

三

勝樂天常遊其家痛飲竟日竟為忘形之交羽一日偶

乘吟咏餘墨索其題樓樂天即顧之曰醉白今在茅家

埠改吳庄

陳卧士詩先生日登醉白樓醉中之意豈庸丘醉坐不眠聞

飛鳥醉卧不妨浪蝶遊小醉如花陰晴露大醉如風撥烟

霧白眼雙翻白日斜白鷗時行爭白鷺白梅長春白雪親

白鶴多處白雲隣眼前白浪皆白社何如一醉看時人

○金溪州志志在金沙灘之北虞集伯生書院也其地波

流石折不亭李相平泉州都扶疎奚美裴公綠野枕上

灘登案間松籟皆清致也進此則懸陸矣

夏樂只詞春水繞蘇堤烟障前溪讀書船輕槳逐高低忽然一

灣新月上遠望招提微雨冷凄凄征馬橫嘶披衣捲起

醉如泥貧賤一身憔悴也燈火寒鷄不謂浪淘沙

宋价祝詞風鎖芸窗柳絮邪屋海棠睡起櫻桃熟門前通客

問凄涼生到春深香滿腹恨極蜂翻又添鶯蹴尋芳何

必奉金谷一天酒病與花愁亂詩懷何處續右調踏莎

○白公六橋考志在金灘茅埠之間今為居民田宅矣往時

挑柳成陰菱荷滿水夏日舟泊其間為河朔避暑之飲

西湖志

卷一

三

遊覽最快傍為朱觀奴宅

梅聖俞詩冰消湖水綠翠若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客

羣對山憐去鳥隔樹藏遊人誰念清波上風來采白蘋

聖俞又詩晚日城頭落輕舸樹外藏野峰啣水冰沙渚送荷

香水老知秋早釣深得還涼綸中聊自檢莫作楚人狂

聖俞又詩燥電將成雨涼風送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

輝蝶蝶凌風起蜻蜓點水飛語嘲不覺輕跨馬月中歸

施愚山詩月出山逾碧烟開樹欲明一時羣彥集滿眼五湖

情遠滿洲丹步高樓鐵笛聲興來思抱甕中夜煮尋羹

宋价祝詩湖山隨我意一艇泛輕波觀石途時好停雲俟客

遇鷺鷥飛野鷺傍柳得新荷無限清涼况橋堤獨占多

○朱觀奴宅浪史朱觀奴者元時錢塘名妓家住鹽橋藉藉

有聲奴厭市塵喧雅欲卜居金沙灘置一靜室苦無以

資立化緣薄一冊募高流賺取瞿宗吉愛其才爲作領

袖戲撰一詞并於簿首觀者莫不快之隣天澤廟

瞿宗吉詞傾國傾城佳色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覓同緣

天外雲英再現欲攜筠應松關余怪寶柱金樣驛人有

意贈青錢滿看桃花薄面古詩西江月

西湖志

卷一

五

○天澤廟按志神爲孫氏名顯忠吳越錢王之臣有功德於

民民立廟祀之宋時天旱禱之則雨封天澤侯今其井

猶存

袁中郎詩天澤將軍舊有名能爲龍雨菴蒼生至今井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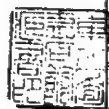
稱異馮出金沙徹底清

西湖覽勝詩卷之一終

西湖覽勝詩卷之二

西湖夏 基業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照圖



湖北前後山勝蹟

○赤霞山出錢塘門直道抵昭慶過石堰橋即其地也山上

有宋放生碑真宗時王欽若逢迎上意請以西湖為放生池真宗許之郡守王隨作紀書法極佳臨湖為發秀閣

程奕先詩西湖佳處可忘貧况復房家少雜賓飲酒題詩多

西湖志

卷二

紙墨焚香觀畫靜風塵隔山湖起錢塘夜遠徑花明萬嶺

春漫道年來曾作客霞山又佔一分新

霞山即事

夏均詩風林夜臥雨初收枕簟惟增客裏愁竹循塘渚

不定高松倚石拔無休挑燈坐覺書魔妬衰蒼還驚小笠

調西邸久虛名下望才夸沈約何誰投

風塵集只此

○繪秀閣按志赤霞山岸斷橋之間其地有閣繪秀為顏勝

地也旗亭雜沓四時佳興滿樓臺畫舫樓連竟日歌聲

來几席風無心而過戶盡是花飛月有意以垂情咸同

放貧冷處鐘聲聞苦悅靜時竹韻出僧寮才子聊毫烟

波蕙狀作人弄翰丘壑千重湖京荷裏撐孤艇探雪梅
邊碧玉驄種種奇觀皆快人意元時高麗多集于此詩
詞難以盡舉選其佳者載之

羅宗吉詞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冥木邊羅綺
麗人行十里踏歌聲

宗吉又詞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入泛
棹蓮舟驚起水中鷗

宗吉又詞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連金谷岸芙蓉洲接
綠雲間爽氣滿前山

宗吉又詞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中評酒價觀梅園裏
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宗吉又詞露葦催黃烟滿注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
負採蓮船檢點六橋楊柳但留殘柳葉枯蟬蛩容晚雲寒

馬青風冷鷺鷥肩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願况
情懷冷落漸入中年掃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

閑好脫巾露頂仰面看青天

于國寶詞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
驛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簾放綠楊影裏歌輕暖風

西湖志

卷二

一

十里麗入天花。壓雲偏書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
湖燈明日重依殘。醉來尋陌上花翎。

莫瑤詞。十里樓臺花霧繞。宜雨宜晴。山色籠春曉。楊柳梢頭

殘月小。海棠枝上鶯眠鳥。蘭帳玉人初睡曉。試問樓前
畫舫開多少。報追尋芳人起早。紫騎嘶過香塵道。金典

莫又詞。五月涼風來剡院。綠水紅蕖。紅白都開遍。蓮花香

清不斷。採蓮舟過歌聲緩。醉折碧荷供笑玩。翠蓋紅綰

高下翻零亂。何處新涼醒酒面。六珠衣薄停梳扇。夏典

莫又詩。秋靜寒潭清見底。玉色蟾蜍。飛入西冷水。睡熟驪龍

西湖志

卷二

三

呼不起。領珠光照水壺裏。宴賞此時能有幾。遠憶同歡
今夜人千里。試問龍淵深幾許。騎鯨欲共嫦娥語。秋典

莫又詞。快雪晴時寒尚返。玉屑銀沙。紛滿西湖路。一迥垂虹

如約。素裙腰艸色非前度。斷袂遺環愁日暮。想像凌波

羅襪。應難步。欲採梅花無處所。山僧遙指林逋墓。冬典

右調

借陵如詞。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事

空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送桃花也似愁。點

點飛紅雨。右調
莫子

○金牛嶺。按舊志。漢時有金牛起湖中。風雨時多見。錢王起
兵時。此牛又出。嶺下常現光怪。人以爲潛在其中。宋時
有金牛寺。其址尚存。上爲寶石山。保叔塔等勝。

○寶石山。高六十丈。周一十三里。上有崇壽寺。寺中有塔。高

七級。名曰保叔。又曰保叔。武林志。錢忠懿王名保。自五

代以來。吳越俱屬錢氏。後宋太祖登極。假知天命。有歸

親往汴京。歸地於宋。賜安居民。咸其舊德。建塔祈保王

歸。後因名曰保叔。又云僧保叔所建。因是得名。非也。上

有落星石。巾子峯。天然圖書閣。皆突兀稱奇。又有乳泉

西湖志

卷二

四

井。一勺泉。俱甘冽特勝。非語言可勝指也。下爲大石佛

寺。
錢思復詩。金刹天開畫。鐵篋風語鈴。野雲秋共白。紅樹晚逾

青。鑿壁巖藏雨。磴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笑正沉冥。

夏公謹詩。客到西湖上。春遊尚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

危。午寺鐘鳴亂。風湖舫去遲。清傳散不極。醉後欲尋詩。

張璠詩。絕頂盤峰秀。蛟龍擁地連。塔懸南斗下。僧問劫灰年。

鬼斧椎堅石。神功琢慧泉。派疑銀漢瀉。瀉訝玉龍穿。彷彿

雲烟滿。依稀宛瑛鐫。一泓通海峽。孤浸出山巔。皎皎華沉

月浮萍。離天味。細流乳。清軟。淺濺。珠圓。魚躍。金梭。見虹。
飛。貨。帶。懸。洗。洗。如。泛。雪。供。茗。可。逃。禪。幾。許。詩。懷。心。還。令。俗。
感。端。靜。爲。仁。者。學。勤。得。知。天。然。渴。想。柳。瓢。飲。醋。宜。漱。石。眠。
何。人。識。恬。淡。終。日。愛。靜。溪。莫。怪。頻。來。此。類。病。顛。顛。病。顛。顛。
夏。樂。只。詩。萬。山。雲。霧。裏。一。開。自。天。開。落。月。疑。無。路。迎。風。似。有。

婁。蓄。從。心。上。得。圖。向。鏡。中。來。雅。集。皆。同。志。春。花。綴。壽。杯。

宋。份。祝。詩。野。閣。凌。高。岸。湖。光。返。照。清。無。雲。山。自。麗。不。月。水。長。

明。醒。眼。花。開。媚。綠。情。柳。美。輕。一。樽。聊。適。意。詩。句。付。閑。評。

西湖志

卷二

五

柳。青。柳。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
簾。帳。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聖。無。
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嶺。清。佳。有。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菰。宮。弄。曉。菱。歌。泛。夜。嬉。嬉。釣。史。連。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烟。霞。堤。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等。
此。詞。題。於。天。然。洞。高。閣。有。客。抄。送。蘇。京。呈。金。主。亮。亮。甚。
喜。三。次。佳。子。十。里。荷。花。之。勝。常。作。詩。前。曲。有。提。兵。十。萬。
內。滿。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後。如。

○大石佛寺。夜。傳。史。泰。始。皇。東。遊。入。海。龍。舟。於。此。石。上。宜。和。

間。僧。思。淨。建。寺。聖。石。成。佛。其。大。約。十。餘。丈。飾。以。金。身。鉅。
壯。可。觀。寺。在。湖。水。之。涓。高。山。岩。峙。巖。水。洞。泓。左。斷。畫。而。
右。孤。山。錦。塘。在。望。蔚。蔚。羊。羊。泊。舟。山。前。登。眺。有。無。窮。之。
勝。寺。中。有。憑。虛。閣。郁。青。樓。沁。雪。泉。諸。蹟。旁。有。宋。孫。花。翁。
墓。

張。行。中。詩。荷。仙。嶺。西。古。石。頭。祖。龍。東。來。夜。禁。閉。不。聞。登。仙。入。

遙。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麟。
浮。幾。回。劫。火。燒。難。盡。公。對。湖。山。飛。白。鷗。

○宋。孫。花。翁。墓。夜。朱。志。光。宗。時。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某。官。

西湖志

卷二

六

隱。湖。岸。四。時。雜。種。花。木。滿。麓。自。如。所。著。有。南。渡。史。行。池。
既。卒。葵。山。下。木。仙。宮。旁。今。祀。有。爲。子。久。蕭。樓。

仇。仁。近。詩。水。隈。分。地。壑。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萬。菊。有。亭。今。
作。圓。掃。松。無。子。段。留。資。蟬。牛。負。殼。粘。碑。石。老。鶴。携。鶴。入。籠。

雲。欲。把。長。蕭。歌。楚。些。却。憐。度。曲。不。如。君。

○黃。子。久。畫。樓。子。久。名。堅。後。名。公。室。號。大。癡。子。久。其。字。也。富。

春。山。人。愛。此。山。笑。兀。買。至。其。下。今。改。治。園。

高。季。適。歌。黃。太。卿。滑。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母。旁。再。謫。偷。桃。
兒。不。生。好。飲。復。好。書。醉。後。題。墨。真。淋。漓。清。雪。爲。第。子。李。少。翁。

學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端地術。坐移勝景來書
桂身騎黃鶴來去遠。絳素飄落流塵細。顏川李公欣得書
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枕秘記傳自青牛
師池上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空駕雲螭。奈
何靈跡久秘藏。荒竹滿野猩猩啼。尋真羽客不肯來。相顧
却借釋子營那次。我昔來遊蓬萊時。雪殘衆壑銷寒姿。磴
滑不敢騎馬上。青鞋白裘挑筇枝。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
下有沙石蕩漾之清漪。騎天劍影落明鏡。正似玉女腰沐
高鬟垂欲鬟。忽下麻髮泉浴鶴。乍立風漸漸。匡廬有地我
未到。未省與此誰爭奇。稽石坐其涯。沿洞引流厄。醉來月
照影俯笑爲誰知。清梅撲香滿接蘿。暮出東澗鐘鳴遲。歸
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清夢一斷
無。由追朝來觀此圖。側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
未老形先衰。人生擾擾嗟何爲。不達但爲高人嗤。漢南已
老可馬樹。峴首已釋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真談。不與度谷
同遷移。仙岩洞府誰最好。東有地脈西峨嵋。高崖鍊鎖不
可攀。授以還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崔嵬。此山易上何乃遠。
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丹。夜臥浩渺隨風吹。洞簫呼

起微千古。照我白髮涼絲絲。傾玉醪。薦蓮厄。招君來遊俱
弗辭。無爲漫對圖書日。夕迷相思。
王顥詩。樹基珠林。勝花開翠壁。新清秋。一舒嘯。書裏有詩仙。
沈石田詩。山色臨流四而生。高人子久得閑情。似憐少小詩
書誤。却喜雲烟鷗鷺盟。得月花催新雨後。經風柳撼夜禽
聲。忘形不覺難歸去。何事勞勞慕請纓。
○水月樓。西湖野史。徐渭字文長。明山陰人。好詩畫不羈。每
自號水月道人。又號曰田水月。蓋渭卒分之。卽田水月
三字也。嘉靖間。胡公梅林。新安人。督撫兩浙。時有獻白
鹿於至尊者。天下督撫稱賀。胡公聞文長名。令真紳表
表上。上甚嘉之。胡公因是益親文長。爲建樓設館待之。
今改存園。其地青山四映。碧水一泓。波光弄影。銅塘懸
走馬之煙山。色迎群鯉。泛仙鳧之寫十里芙蓉。開野
岸。數聲鐵笛。在滄浪。登眺旣盡。雅懷揮酒。亦供嘯傲。勝
地也。旁爲素月樓。
夏樂只詞。風起樓邊。夏盡涼紅。葵微日粉。蝶排意。徒慙老大
悲飄流。一想年華。偶亂紛張。花自開闌。鳥自翔滿。腹雄
心一醉。壺觴坐來。舒嘯發微吟。歌也。生狂卧也。生狂。
方

梅譜
文長

朱价視同聲聲啼鳥催人起庭前曉未休蟬鳴樹上亂啾啾
觀書坐小樓 茶烟竹葉班逃暑吸茗汲溪流閒來無事
問溪流可洗得俗腸否 有詞上度 亦云文長

○素月樓在金牛嶺下明時有妓韓娟者字素月。維揚人。善
詩歌。與新安孫落生相善。生卜居湖上。韓往訪焉。適生
出不遇。而韓已偶病卒矣。母卽以其骨埋之北山下。令
善書者傳其容。置樓中。生臨視之。爲太息。仰嘆者久。既
而坐日暮。韓母因作鷄黍止宿。是夜之半。月白風清。臥

西湖志

卷二

九

不假寐。徘徊於綠陰之下。陡聞閣中有女子聲。羅足觀
之。像素月在燈下也。生見之大驚。復取酒對客。盡酣而
睡。睡熟。夢娟語曰。死生雖異。情想猶存。君勿作隔世觀
也。妾死湖上。與花月爲姻。自是不朽。人物然容貌不傳
人間。終與卿木石同腐。君何不爲我題之。生感其言。遂取
筆題其容。韓因拜別而去。醒而憶之。則又一大夢矣。因
誌之。鄰爲落書樓。

夏藥只詩鸚鵡芳樹惜春殘坐倚樓東念舊歡台質自憐清
到骨幽姿那羨翠爲冠絕非芍藥施紅粉淡傲梨花堆素

執弄玉已乘鸞鳳去章臺從此路漫漫

藥只又詩春滿樓頭問校書徽徽面上盡詩餘嬌疑花媚河
陽縣歌若珠投金谷處把酒臨風情嬌嬌添秋得月影徐
徐仙源有路人難到那識雲英卽此君

藥只又詩明眸炯炯動秋波笑語人前逐致多佐酒旗亭心
共醉催詩全端政無奇玉簫暗渡梅花譜象管新翻白雪
歌顛倒春風人不解春風其奈客愁何

藥只又詩雲暗巫山客思猜仙宮疑降美人來風搖楊柳展
邊見月引蓮花而上開聲度流鶯非假笑香隨舞蝶未須

西湖志

卷二

十

媒合情莫把徐陵兒恐誤新詩上玉臺

○落書樓野史載文進者進宣德間人善元人書高贖絕倫
不爲謠浪書家多重之樓其故居也今改愚庵

劉士亨詩錢船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碧琉璃仙宮佛刹湧
金翠簫聲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棹過茅家
埠吳姬雙唱遏雲歌驚散鴛鴦與鷓鴣驚水亭入夏薰風來
鏡裏荷花高下開廣寒酪粉共水榭對花一飲三百杯梧
桐葉脫秋風至幾子尋僧靈隱寺深洞老猿呼不應初得
真王舊詩句玄冥剪水落九天孤山突兀銀螺然玉臺駝

人探春去紅椒已破疎籬邊又進胸中有丘壑揮灑新圖
使人停半腸路口樹陰陰鳴雁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
可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晚來聽煙際
鐘

題文虎書
西湖圖

楊榮詩戴君舊業家錢塘幽齋獨種青竹簷水森玉出鬱蕭
爽珮珂時動首銓鐸一林遙接洪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
京宵白晝風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迥不同况
茲清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疑稍綴葉相玲瓏素娥
再再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足時掩卷一凭欄高興滿

西湖志

卷一

上

襟應不少恍如永壺照入意牙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
同蔣謂映書更覺慕孫康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
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爲君寫此
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愈外無
通鑑文選
書什
○王叔明諸樓拔西湖野史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子昂之
甥也隱於巾子峰下愛其地山水終年不出戶深衣幅
巾澹泊明志號黃鶴山樵吳人倪元鎮相善今改小
桐川館山上爲招果寺

倪雲林詩能詩何水部愛石木南宮先矣英才最居然舟祖
風釣絲煙水外船影畫國中他日千金贖陶朱術偶同

雲林又詩幾變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許竹影搖
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逸人
羣今年七夕聞多事曝書繕書到夕暉
雲林又詩秋聲唧唧雨蕭蕭宿願聞泓作次寥此去不能期
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濕雲窗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
湖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桹

西湖志

卷二

十三

雲林又詩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翁
管籥猿掛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
舟月夜夜客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
平仲徵詩茂谷見之湖上居富門萬葉芙蓉采承平公子有
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吟彩毫消白日秦騎黃鶴上清
虛此圖更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
凌彥神詩葛托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鎖鈴均也知谷口烟
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真
高季迪詩何處盡相同湖南與映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

中緣桂駁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樵谷駁船放市橋空風
樹驚猿落燭燭去鳥通半生遊楚與對此轉無窮山上家
方希直詩吳下王生苑且文吳與文敘之外孫黃應龍夢今
白髮與型遠矣風流存華亭水蒲稠善商舞觀家滿淚嘆
院謂言妙處追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
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皆修竹煙雨漠漠蛟龍蟠呼
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樂天真畫工
烏得知其意趙王蒙

○智果寺宋神宗時寺僧有道潛者就參寥於潛入通內外

與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廖參寥子遠訪之與賦詩有寒
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子瞻守
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山終間甘冷宜茶
寒食之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登
大烹黃柏茶適符所夢數武即焉嗜寺

蘇子瞻銘在天雨露在地江湖首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
寥師拍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子瞻問道夢幻是身真
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信實繁茲
神廟參寥

子瞻詩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學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閤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損金盧橘塢散火楊柳林茶笋
盡醲味松杉真法音雲壑有淺井玉醴常半斟遙公夢夢
泉可濯胸人襟相携極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
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題參寥泉

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美笑兀等
於是胸中摘秋漢皎皎絕微雲澤富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
但貴知我希罕態不吾以風雲果爾待六淵排空起一夕
厭承明抗章求遠邇餘杭古稱雄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

成與不負山水雍容梵宋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食
後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
所待賦語如東風蕭然著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道美
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記

參寥子詩淋淋一雨過秋前洗出西湖小簫天獨鰓魚鱗含
倒影濕飄羊角卷荒阡野蒼白天天殊盈斗幽浦紅蕖錦繞
缸冷天殘玉甯已狀好來波際望輝娟青東坡
○瑪瑙寺晉開運三年錢王廷孜宋志此山之下有石如瑪
瑙然以此得名寺創有智圓者號中庸子隱居靜院時

有貴客訪之。僧辭以疾。曰。偏山僻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鍊以謝其願。何如。貴客慙不敢入。僧與林和靖先生遊。死葬瑪瑙石上。以陶器跣坐其中。自爲銘曰。清淨本然。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客。邇林泉。其生平大約如此。厥後。寺僧失考。荒蕪不治。近有僧三宣者。錢塘人才。致超。巡戒律精嚴。厥依者衆。自捐鉢資。爲陶造塔。極其整肅。下造恩奉。與衆談禪。景象一新矣。山上爲錫場。初陽臺下。有侯夫泉。

中庸子詩。其後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歸松。西湖志。卷二十一。十五。

●相下。緣首芳草。自緣橫。

中庸又詩。蕭蕭墓後千年竹。靈靈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分矣。自然相對起悲風。

陳論詩。雨霽佛意明。苦運深閨折樹橫。高露驚草密。香泉咽。前林雜清煙。烟火候沉滅。青語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初陽臺在錫場之上。按史。得仙翁修煉於此。臺邊有丹井一口。其泉香潔異常。明宣德年間。大旱。居民汲水者多。有好事者入井中。從缺窺而下。得石匣內藏丹二圓。井竭。有一翁在旁。偷食一月。復以石匣封。一丹投井。其泉

立湧如常。此翁亦活百餘歲。其摩視海日而顛東吳如。

几案間。綴若指掌。倘有紫陽書院下。爲養樂園。

楊仲弘詩。彩雲相集。摩華峰。其輝媚在水潭。疑壁當公。孰使。

懸潛風。稍颯動。宿彩羽毛。群寂寂。丹臺寂寂。相從訪。惠仙。

仲弘又詩。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已作高亭愛。

岸。豈辭深夜。倚欄杆。雲封大壑。蛟龍。脚露下蒼林。翡翠。

寒下。顧塵。衆如井底。致身何。宮在雲端。通初陽臺。

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栖息一橫梁。

未從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暮。燕窩驚起。峰頂生。鸞月送。

西湖志。

卷二。

十六。

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通臺。

伯雨又詩。一荷萬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京蛤祠。

邊。隔山寺疎鐘樹裏鳴。孤喚橫陳爲玉几。巾峯翠嶺似霞。

城。擎丹且入雲。翔去。還我風篁雪竇聲。

養樂園宋貢平章住宅也。攷志。貢秋。整名似道。平章園事。

故稱之曰平章。其園古葛嶺之曲。越。廊孤興之清波。芳。

菲滿日。無使觀者叩門。羅織萬端。不令居民投足。時與。

妾泛舟湖中。隨橋之上。見一生觀之。遂義。弄。生以歸。

其惡。煩如此。上爲抱朴子墓。

狂客題詩秋壑曾居萬嶺西。遊人不取阿蘇堤。勢將顛仆空
同。有事到艱難。方壁騰。歷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蜀
題者來。抵是孤山鶴。依舊梅花伴。竹低。
湯益詩。撥板輕敲月上花。過牆刺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金如
意。速死何勞玉辟邪。彼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散在官蛙。
水綿庵上九愁絕。日暮山深聽鬼車。
丘瓊山詩。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水綿庵上千
年恨。秋壑堂前一夢空。石速苔痕猿步月。松庭樹影鳥呼
風。客來不必頻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西湖志

卷二

七

林景熙詩。當年稱華居。權微傾衛霍。地力窮斧斤。園亭煥丹
霞。花石擬平泉。池塘鑿深壑。惟聞丞相嘆。那議天下樂。我
步凌谷間。山意已蕭索。蒼生隨巖窟。國破身誰托。空悲上
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采標麟閣。胡爲一聲鐘。
萬象從此落。回首艸萊碑。荒烟掩餘作。
○抱朴子墓及舊志。葛洪。晉人。字稚川。號抱朴子。修煉得道。
人稱之曰仙翁。見高士郭文舉於大滌山中。遂大悟。後
結廬西湖。有背傳世。下爲西湖一曲。
蘆天錫詩。煉丹仙子渺茫間。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灰

已。煙雲封谷口。嶺長開千年。瑞氣生瑤坤。夜半天風飄。佩
環真境空。明自今古。煙塵依舊歸人寰。
○西湖一曲。按志。卽集芳園也。其池林泉幽邃。臺閣軒舉。中
有壽藤怪石。皆南宋以前舊物。積翠堆陰。仰不見日。架
廊疊磴。巧若天成。高宗時。以賜劉妃。客者後。理宗復賜
似道。改集芳園。其右卽古壽星院。

○壽星院。按志。卽東坡前身修道處也。元祐三年。東坡出守
杭州。常遊其院。悟前生已到此地。院中扁額。皆出手題。
記憶一字不謬。所謂再來人生有所自去有所歸。信非
虛語矣。院中有寒碧軒。垂雲亭等蹟。其右爲楊公祠。
○詩子。唐詩流。諸百頃水。倦家風。靜平湖。響釣車。寂歷疎松款
。凝。招伶。偶。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藕。歸。路。州。將。踏。桂
花。更。看。給。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勞。
○遊思白詩。幽齋臨水岸。郁郁復青青。眺覽空詩眼。徘徊倚舊
屏。月。招。花。醉。客。風。拂。鳥。詞。經。此地堪長嘯。何勞叩謝庭。

西湖志

卷二

七

中丞

陳壽公詩。酷者遊仙寺。蜂鳴竟日喧。樓松拂棟近。水竹滿軒。靜觀鶴臥生。狂驚客奏言。哀泉呼小室。洗耳復還。泉

新著

○楊公祠公名王瑛字溫甫嘉靖間為杭郡守倡議極言開湖之利浙撫為公請旨一時湖中葑蕀盡除蘇堤前後魚菱運藕之利官民俱賴焉杭民因為建祠孤山後廢太守陳公一員復買西陵地為公建祠時有迂儒曰此青樓故址也公笑曰樂天勸民敏政載妓遊山後有

西湖志

卷二

七

沉紅曉綠之思即以是並為公祠又何難也遂政之過橋為疊山書院

黃宜山詩發自孤山在此山荒涼茅屋蓋瓊軒櫻桃楊柳空花夢千古風流滿閣寒

○疊山書院武林志湖公名昉得號疊山宋末人為元所執強之仕義不屈為却聘書辭之其書云呼我為牛者應以牛呼我為馬者應以馬其堅志高尚如此公歿後元人毀其居明時有泉長范公沐者復其地題曰却聘處其地池塘特秀今改水香居

夏樂只詞新桃着藥柳初黃煙波澹石池塘橫溪曲湖繞廊雨過樓傷 讀易香焚寶鼎高歌烟上藥床為牛為馬

聽人方賣我顛狂西湖志 春則書山

集只又詞滿地狂風處處吹來繁葉整奚囊千山跋涉長途悵惱日昏矣又無最傷懷迢聲喋喋 蠅角蠅頭磨盡從來豪傑更誰堪老大無謀向人需囑願從今埋頭望呵向

金臺彈飲西湖志 佛照堂山

○趙好好居西湖趙史趙好好錢塘名妓也善詩詞翰遊者填門自類其廬曰春滿園春月訪者更泉有春趣詩

西湖志

卷二

七

其機有重構殘酒看西湖之句高宗常至其家趙而笑之語曰此來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湖自是趙好好之名益振下為鳳林寺

虞伯生詩填門車騎遠山莊勝日春光滿書堂得月不知藏露盡觀花那識野雲香詩題土壁多酸氣牛煥繪音賭別腸殘酒何如殘醉夢而今風雨各凌京

自延玉詩環詞度得雪兒吹淚墨斜書盡玉何醉折芙蓉薰酒盡裏湖涼似外湖冬夏日是園

○鳳林寺按志昔名烏窠寺長慶間禪師開修居此四十年

機息松下。有鳥巢其旁。遂呼爲鳥巢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見之。隱曰。師居此甚險。答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任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熾。藏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後以鳳林寺內有君子泉。勝蹟過此。爲岳王墓。

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蓬萊。鳥窠無樹山蒼近。不見談禪太守來。

鍾伯敬詩。寂寂青山落。落泉飄搖風雨渡。荒烟鳥窠有路通。離奇浪取禪機壓樂天。

西湖志

卷二

三

車王峰詩。十年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巖谷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啣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足閒。孤鶴欲尋和靖墓。凌空飛去復飛還。

○岳王墓。南渡史王名飛字鵬舉。後諡武穆王。湯陰人。少負氣節。沉重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等入石。高宗時。以戰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欲從之。反而懷已也。陽獎而陰恨之。丞相秦檜。知帝意。遂力主和議。兀术寇杭州。詔飛往援。金人大敗。遂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植

西湖志

卷二

三

日渡河。而檜欲剗淮以北棄之。乃召張浚王沂先鋒言。痛孤軍不可久留。以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壞於一旦矣。明年兀术寇淮。西張浚畏敵不進。詔飛往援。兀术復遁。浚忌之。飛遂解兵。食兀术遺檜書。言飛不殺和議不成。檜因溫臺臣何瑋。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至舒。斬而不送。更欲棄山陽而不守。而浚又劾王浚誣飛于岳雲與張憲合謀。與選兵柄。檜乃遣使捕飛下獄。陳議方侯商庚之會。歲暮獄無佐証。竟以莫須有三字擬其反狀。然朱之次。槍一日坐東廳下。食柑飢皮。若有恩者。其妻王氏。宛笑曰。老漢何無次。擒虎易。縱虎難也。槍覺。遂繫片繩走獄中。即日報飛死矣。年三十九。岳雲張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爲殉。種篋槨其上。識焉。時有建州布衣劉允升者。爲飛辨訟。亦爲槍所殺。後孝宗時。有大學生程弘國者。訟飛冤。詔過飛宗屬。其子雷震霖霖等。始得全歸。詔令徙桀棲霞嶺。雲憲皆附其旁。謚武穆。建祠祀之。百年之後。墓旁之樹。翁蔚成林。而枝皆南向。蓋公英靈之所感也。過嶺卽牛皋

墓。

趙子昂詩鄂王墳上仲維維。秋日荒涼石獸危。雨渡君臣經。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幾何及天下中分遂不。

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季題詩大樹無枝起暮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報已成。

三殿射北齊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嘆朝士抵和。

戎樓霞嶺上今同首不盡憂情淚眼中。

田叔不詩宋家宮殿倚西湖鼎沸中紛王氣徂。羣道秋風飄。

落葉殘園春雨灑平蕪登高有賦徒含淚得月長歌總未。

西湖志

卷一

墓

類惟岳王墳上草年年新綠慰吾徒。

馮夢詩憶自將軍葬此丘水光山色盡含愁後宮粉黛歌。

步南渡承冠正氣休六井泪流春潤雨兩峰愁鎖楚天秋。

英雄不泄當時忿遇客詩題滿酒樓。

楊於忠詩王業神州已陸沉將軍祠宇尚留陰戎戎朝士渾。

詩殺主孤懷抵此心風木自含南向恨寒鴻空望北來。

音可憐十二金牌召父老拳酸淚滿襟。

謝亦不詩東來馬首解離鞍西去龍興望漢官水斷黃河旗。

影藏霜高白日鼓聲寒當時曲曲傷心過此日行人掩淚。

看墓艸不離宮樹盡大堤楊柳路漫漫。

宋曾祝詩君臣南渡肯偏安計拙和戎解玉鞍三字風波辱。

宋祚一門忠孝恨奈奸誰歸社稷依荆棘恐使朝廷多負。

蘭痛飲黃龍成底事中原望斷苦衣冠。

夏鑾只詩松雲嶺上紫雲吹疑是英雄血淚清霜勝吹殘悲。

夜南湖亭酒盡泣荒碑幾人過墓能忘恨何客登墳不肅。

儀遙望故宮不黍離惟餘烏鵲對南枝。

宋价祝詩鉉鼓揚天日飛符龍戰時將軍漆白髮國士暗愁。

瘡報主心無已投戈日尚遲陳饋思再拜血淚應危碑。

西湖志

卷一

墓

牛鼻墓在棲霞嶺上鼻字伯遠汝州人岳武穆王部將素。

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已一日大會衆軍士令置毒害之。

將死仰天嘆曰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

恐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裹尸報君。

父是爲嘆耳。頭有紫雲洞。

徐九長詩將軍氣節高千古震世英風伴鄂王嶺上雲霞猶。

憶將軍中風雨起淒涼淚揮野陣生紅粉骨塵青山化鳳。

凰老翁至今遺恨在鼻尸何必向頭場。

紫雲洞在嶺左其地怪石蒼翠每空開列山頂層層如展。

屋天構竇似道命工疏剔。建巷刻大士像於其中。鑿石
相倚爲門。清風時來。俗衲透出。爽氣斐然。不可久坐。故
暑遊最勝。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澄泓。莫測其深。穿
石徑而徘徊。仰懸崖以延佇。居然洞府。非復人寰。淨爲
懶雲窩。

袁中郎詩。洞口花開三月節。果然桃李遍蘇堤。遊人不識山
僧樂。半榻澹然萬壑棲。

李卓吾詩。棲霞古洞石鑿鑿。想自蓬萊落一山。剔穴疏泉成
世界。種花栽竹得幽閒。屏僧臥月猿呼夢。野叟鉤雲鶴避

西湖志

卷二

五

顏老堅亦知就此。起末應流毒在人間。

○懶雲窩在紫雲洞之下。四山圍合。竹水輝映。蒼結其中有

池水一泓。澈清見底。高僧多集於此。上爲金鼓洞。

王季詩。符興幽討遍大壑。氣沉沉山葉。逢秋路溪聲入午。

瘳是泉從竹麓無。石不雲深沁骨寒。風至僧寮絮絮語。陰

○金鼓洞在懶雲窩之頂。覆石如屋。中有小龕。可坐。名賢遊

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老樵叢作。撻野僧。虛怪石青松
徘徊。還外嘯。一壑深不可測。人傳昔人鑿石。開金鼓
障。而止。以此得名。旁爲白沙泉。

夏樂口詩。石龕僧入定。梅香幾處禪。潭水深藏谷。流雲夜閉
山。猿啼當月落。鳥語探人閒。金鼓名何著。泉聲在樹間。
○白沙泉。是泉之美。諸人士俱賞之。其名與虎跑並著。而尤
宜於烹茶。其下爲無門洞。黃龍禪師道場。

宋介觀詩。一逕通幽處。泉流出白沙。梅心堪比淡。竹韻少分

誰。潤僻僧偏集。山深世漸遐。欲留天已暮。策杖過棲霞。

○黃龍洞在無門洞之右。按志。其地爲掃帚場。屈曲深幽。有

泉穴在石巖間。深渺不可窺。視舊傳。有老龍巢此。後理

宗時大旱。召僧慧開求雨。霧起巖間。儼然有神物蜿蜒

西湖志

卷二

五

而出盤松上。其氣莽然。僧跌坐。帝問何故。對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果大雨至。又西爲淨性寺。

○淨性寺。按志。唐乾德年。吳越王錢氏建通小嶺。爲青芝塢。

宋時芝嶺漸山。光應高宗之壽。靈應青狐。多產此地。寺

外有青石橋。其下清流不息。從玉泉而出。有青橋巷古

蹟。

○青橋巷。西湖外傳。宋琴操修道地也。蘇子瞻守杭州。有名

妓琴操者。通佛理。解衆悟。詩史倒口而出。子瞻異之一

日。偕往湖中。戲與談禪。于瞻踞上座。抄老僧柴大聲唱

日何南人中景。操應曰。暮霞孤鶩齊飛。秋水是天一色。又唱曰。何南景中人。操答曰。看拖六幅澗湘水。薄挽巫山一采雲。又唱曰。何南人中意。操緩應曰。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參軍。如此荒荒。何如。子瞻笑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採自是大悟。遂開筵爲足。結菴芝塢。兄泉流如玉。買青石爲橋梁之。今其址尚存。右折有淑真墓。

琴操詞。勞情萬種。愁別却樽中酒。野荒悠悠。石上飄零落。樓頭柳。不繫黃金殺。那堪粉黛垢。春風三月。有時關遮。不

西湖志

卷一

天

琴操又詞。梧桐月夜開新瘳。拭目高樓遠眺。戶外風搖棠棣。徒憶我兄弟。年去身勞無活計。環堵蕭然頽廢。回首不堪流涕。野志耽蘿薜。右詞。操人。

琴操只詞。波浪門前過。傷心處。最苦是青樓憶蘇小。西陵莫愁湖上月。臨高枕睡也。堪羞斜陽晚。湖亭人酒散。簫聲歸舟寂。寂寂波寒殘。夜郎歸曲院人倚街頭。舊事知參否。神機和佛說。暗想源流可喜。孤情似夜微俗。莊周同人間。輕薄笑爲腐鼠。等作野鴉。曉說甚因由。多少紅顏麗色。

塚遍荒丘。右詞。風流子。開琴操。

朱淑真墓。潭林外傳。朱淑真者。錢唐閨秀也。善詩詞。工書翰。因所偶非人。遂憤悶而死。常與宛陵魏端禮夫人相善。夫人重其才。真死。收其遺稿。題曰。斷腸集。夫夫起行世。後卜葬於青芝之塢。其地萬竹臨流。香松挺秀。泉沸沸以迎風。石蒼蒼而瀉雨。小巷孤碧。聲飄天際之雲。曲聲啼猿。慘斷林間之月。時一士讀書其地。夢淑真告之曰。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人間。曉覺往訪魏夫人。爲索樓登翠焉。是夜夢淑真叩扉道謝。此士遂名重當時。

西湖志

卷二

天

降爲張麗墓。

朱淑真詩。靜看飛蠅觸曉窗。酒醒不解倦梳妝。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見表作。

淑真又詩。門前春水碧如天。座上詩人過似仙。影鳳一雙雲外落。吹簫何獨我無緣。湖上感事。

淑真又詩。竹搖清影翠幽篁。兩兩時禽啖夕陽。謝却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初夏作。

淑真又詩。管絃催上錦裯時。體態輕盈欲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何曾無計對楊妃。咏唐皇。

叔真又詩一點愁侵兩點山。燭花影裏粉容閒。水清那怕楊
妃如。靜夜無言月照顏。咏雪之二

叔真又詞。櫻外玉楊千。萬櫻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
前飛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教無
情。莫向愁人。請把酒送春春不許。黃昏却下。滿庭雨。石調金

○張憲墓在屢泰山。偃姑峰下。攻志。張憲為岳王部將。及秦
檜王和議殺飛。無可為証。乃命王俊生憲與岳雲謀為
不軌。廷鞠銀錄。身無完膚。憲不伏罪。廷臣万俟卨。乃妄

造招辭。遂迎檜意。遂殺之。後追封其墓。謚烈文侯。其山
麓為葑洲園。

○葑洲園。賈似道門客廖瑩中園也。瑩中。字羣玉。錢塘名士。
善詩詞。工翰墨。嘗撰福華編。逢追秋壘。賈甚喜之。其園
芳菲滿。選千紅萬紫。秋壘勢逼出師。瑩中參贊宣務。知
大務。莫支食水。一握將死。羣妾痛之不已。瑩中曰。我
與之相二十餘年。享人間未有之福。可以一死。謝平章
矣。後賈敗。拘京師。滿高州。道過木棉巷。為鄭虎臣所殺。
而瑩中先死。為計早矣。西為玉泉寺。

○玉泉寺按志。南齊時。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為之樹
掌。出泉。晉天福三年。建寺。其水清泓見底。宋聖宗置五
色放生觀。名雲集池。可覓黿肩。因名曰玉泉。其後為
靈峰寺。

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
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觀魚去。知我是何人。
吳康靜詩。猶憶家家雨。扶犁處處村。神深迷谷口。機急擁
柴門。根豈水如魚。榮華苦得鹿。痕流泉長不息。朝暮過柴門。
○靈峰寺。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寺內有

翠微軒。眠雲堂。臨勝。幽僻。岑寂。人跡罕至。出塢為秦
山。

夏樂只詞。醉裏星橋木。落醒來。漠漠錯認秋光。月過西林。更
覺旅况。寒涼雨。離離松露出。谷風颭。樹葉敲窗。猛心傷。
不遇司馬。泣斷襄陽。難當。神燈蕭索。少年豪氣。歷盡風
霜。劍氣雄心。奈何哉。因用此畫。囊脂。香。伶人。桂子。呼。懶子。
英上。眠床。偷文章。離騷。一參。對我。顏狂。右詞玉泉。葉夜
生翠微軒作
樂只又詞。風急亂簾前。日暖新晴正好。眠薄。褥孤。余。終歲。於
甚。聲高。歌枕上。頻如頻。懷想昨宵。言夜。楚樓頭。耳畔。宜

燈下勞人休也未延延五夜寒鷄報曉天

右詞而歸于
前集雲雲作

○秦亭山西湖外傳此山爲秦少游所賞建亭其上勝東坡

爲郡守日與盤桓汲泉煮羹爲樂有僧參寥者善

詩詞三人相友最善子瞻每與生談竟日忘返下稱兄

兄泉佛惠寺進法華山

夏樂只詩林樹驚秋爽葉聲茅堂野集好藏名芙蓉花外聞

雲洗丹桂枝頭小月生揮塵幸多新詩讀事幽不覺覺寐

輕山僧草客京新者笋栗相隨更有情

○法華山按志其地土色鮮著山水秀麗茶笋梨栗遍山較

西湖志

卷一

三

他產獨別四時花木森森尤多梅雪王方平嘗遊其地

飲泉水而甘坐終日不去人題曰方井其亭有茶元重

扁在上今壤進即西溪水竹塢

宋份祀詩竹水陰陰擁翠崗梅花爛熳春陽幽疑孤嶼寒

生月澹若羅浮夜吐霜一咏一觴來野客真山真水出僧

房方平本是仙家種汲水烹茶井亦香

○水竹塢有局祀墓苗劉之說祀與兄周格同起攻賊義策

一時

○西溪梅花之勝名著武林其地頗廣山川佳秀高宗南渡

欲因之建都故今名西溪留下留下者留以爲都也後

卜地於鳳山下今爲鎮焉郛外有厲廟寺古蹟

王季重詩尋梅踏破綠溪爛溪上積光處處妍花信無心傳

野客幽情似約到山巔巡簪母索豎人笑繞閣長依老衲

眼獨恨春風情太薄重來不復續前緣

嘉落生云此地梅花最著遊者稍甚然未聞於梅有焉嗜

也子每當春月提壺挈榼混襟遊車馬使花神負笑謂

舊生韻人亦復潦倒如是子因悔而悟之故當梅信未

真香爲探賞及其已落復用挽詞弔之正如幽夫貞婦

西湖志

卷一

三

含情編結古人必表其芳烈屢於花無所恨也爲吟八

首

探梅之一獨附溪齋烟水寒脂香偷人夢魂酸似疑野信當

正月鵲噪簷頭夜未安

訪梅之二春明冬淨雪將微選步梅園信已非邛酒半醒山

氣暮寒鴉啼送野人歸

待梅之三梅萼初青葉未紅此行欲待東風清蕩無王堪

夜宿坐戀花枝綴酒融

撫梅之四嫩草乘臥坐萬花花陰片片微流霞孤山道士如

何處欲泛湖頭放一槎。
卧梅之五春風。陳雨泛輕舟。片片花飛逐水流。雪浣枝頭清
似練。倦來客夢刻溪遊。
別梅之六十日。梅園與已。蕭香沉。雪盡葉將藍。野人有酒須
當醉。不醉空歸花也愁。
挽梅之七。春老花明說。關芳新紅嫩。綠出園。暗那知雪骨水
肌。女一別無音。憶蘭腸。
夢梅之八。珠沉玉碎。香無音。水綠山青。何處尋。野叟已辭孤
嶼。月寒林夜雨。淚沾襟。

西湖志

卷二

至

○薦福寺。晉咸和中。建後。改徽宗吳太后墓。其地梅花萬樹。
高宗題曰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遠極矣。西爲石八嶺。
董嗣吳詩。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
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潭。每逢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闌障塞
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僧還有別乾坤。
○可儒詩。落客人煙似曉星。縛茅爲宇石爲亭。縱橫野水天
連碧。遠近晴窗夜對青。犬吠鷄鳴詩上意。雲深樹密畫中
形。陶然一醉邨家酒。滿路春風吹不醒。
○夏與誠詩。暗香疎影句難傳。景入空林色倍妍。嬈婦夢回春

西湖志

卷二

至

似海。與園坐飲。日如年。娟娟月上當三五。紫紫花開顯十
千。獨鶴未歸林。適宅孤山亭。子恐晏然。
○石人嶺。按志。峭拔矗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痛名
玉女巖。深遠可玩。北山盡此矣。
○王季重詩。一嶺透天目。千溪叫雨頭。石雲開繡壁。山瀑瀉寒
流。烏道苔滑。人家竹語。陶此行難作。路數武。百年遊
○依老碑。野史。西溪梅花最著。有一士避兵其地。相傳爲越
西大家子。才人也。客遊已久。倦而居林。與酒僮極相近。
僮倚西溪。富民梁道溫爲債主家。一妻有殊色。僮相悍。
無匹。妻歎之。因與生狎。梁老習聞之。雅愛生。亦而中
曲庇。生常具酌。延生爲賓。生不就。老有一女。字嬌嬌。貌
奇醜。而家計不貲。不輕以詩人。人亦不敢輕以求。老
欲以此女歸生。生知其女之醜也。以有妻在室。却之。老
亦不以此終。強生卒相待。如故。生與僮婦狎已久。婦懷
孕。而僮尚不覺。婦設策告生曰。梁者多俠。雅與君厚。何
不借多金。以售我身。生不應。疑且信。一日遇梁。老語
曰。某抱才以遊天下者有日矣。貧且憊。交相爲困。吾翁
義至高。不相棄。而反相爲憐。何難也。早人命不猶托。

身山水間以貧憊之軀而喜行杜牧韓翃之事吾翁得無聞而笑之耶翁曰日生可能爲杜牧韓翃我獨不能效于韓韓泥平生唯唯而去審告酒備婦婦笑曰梁公常有以處君矣是夜大雪西溪傳兵過婦女皆避山幽備婦乃得乘其隙買一舟與生潛遁他處人以其婦爲兵所挾也備索之不得後自顧生復來西溪以其情告梁公梁語曰吾有女奇醜蓄意有年欲歸生不得也今生與備婦貌相敵而情復相洽婦得生而諧鴛鴦生得婦而成鴛鴦亦人情之所憫也而我實有心意將以吾

西湖志

卷二

五

女配酒備多與金以息其怨絕其望汝之終身遂矣生駭之老遂以其女屬生媒以歸備備小人也一旦得多金而後富人女神氣爲之頓落而老果於是夕遣歸備陪贈隨焉備大快非但不疑生而反德生矣生遂與備婦買一室卜居他處老猶念生之貧也復以百金爲賀老俟佛而終備亦致富焉未幾生登第率婦子拜其墓題碑曰西溪俠老今之遊觀者過石人嶺可攷焉

夏樂只詩西溪浪士聲鳴咽坐對梅花花氣接不見陸家梁老翁龍頭但見孤墳俠孤墳影鬱草芊芊山外蹉跎不紀

年自從人識梁公墓以流離慨至今傳傳來此事真可怪嘔嘔吾生貧且憊一朝浪跡誤桃源風流遂結相思債梁老梁老何其賢黃金用盡哲周全始終殺得備人怒自顧床頭不問鑄婦娥女兒難離魂生長豪門那得偶無端身緣酒家仙此俠從來真不朽扁舟雪夜渡陰山才子佳人計亦難不是梁公能棄就爲爲何日得重歡重歡得意佩朱紫生美處名翁已死孤今留得舊時碑梅子花開聞並字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終

五

西湖覽勝詩卷之三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墓

富水宋雜潘份祝父點閣

湖西勝蹟

○蛇蟠山錢鼎門藏舟登岳墳再達即其地也有宋濟王墓在焉王名弘先是寧宗無子立爲東宮時史彌遠當事多行不軌王目之常曰吾登位必殺此賊史因與王有隙寧宗病篤史遂與楊后謀立沂王是爲理宗時汰湖賊潘壬反王封湖地賊擁之史因稱詔擊賊賊敗王

西湖志

卷三

受誅京師鑒此進爲行春橋

○行春橋唐府建通靈隱三竺路西山登跡於此接九里松

○九里松考志唐刺史袁仁敬所植青松夾道綠蔭交加一行九里翠色染人並騎可以安騎偕行可以肥臂旁有

韓王別墅

張光弼詩結驂問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

橋偃蹇成芝蓋蕭疎蔭畫櫓相逴何所趨惟期保後劉

夏公諫詩百盤雲磴入千峰飛蓋行穿九里松長畫風雷驚

虎豹半空騎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

淡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韋偃得相從

○韓王別墅野史王微時有妓梁紅玉者充樂戶值垂丞相

府王時爲宰徙性好飲漏當午醉臥紳地上梁過之軒

息作如聞虎嘯聲梁大驚即之乃世忠也遂許偕老後

韓歷載有功進爵爲王皆氏助之及歸老構墅與梁種

花爲梁每當春月紅約牡丹濃桃郁李之類絕紀一時

高宗常遊其園題曰萬花谷後理宗時平章門客廖羣

王佑爲已業自桐花史自宋祖元興元祖明興其地花

猶不絕今改傳氏園林遊者多至其處上爲朱墓

西湖志

卷三

夏樂只詞隴上東風何誕一夜梨花吹散芳草不勝愁却賴

朱欄牽幹春斷春斷淚與落紅堆滿

○朱升墓考志朱升字子章婺源人建炎初副王倫使金議

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張之仕不答及粘沒喝死

乘其隙以金情具聞於朝常與使金諸大夫會必曰我

光莫受蹉磨市調風

暗幾箇浮屠進酒與妾接春去也登狂吟提壺擊唾情流

○朱升墓考志朱升字子章婺源人建炎初副王倫使金議

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張之仕不答及粘沒喝死

死幸牽我道旁。題其碑曰。宋副使朱公之墓。吾願足矣。值徽宗大行。哀辭。以畧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玉。猶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振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感泣。後全節歸。改直秘閣。卒。葬於仙芝嶺。地近韓園。其孫端明者。亦種花。買秋壑時。過其園。欲取其佳種。端明盡伐之。移徙他處。進爲石礪古蹟。

申青門詩。仗旄歸來日。山花擁神堂。綠雲開藍色。曉日接清香。香斗酒。鵬聲下。微吟夜。梵京百年培植物。豈肯媚平章。

○石礪古蹟。按志。宋端平有僧智月者。善談經。一日與諸比丘。

西湖志

卷三

三

丘說榜。殿堦前石中。隱隱有聲。如羣使。集卽之。乃礪出。石穴。徘徊聽法不去。倏忽復入石中。不見其影。後好事者剖之。其石竅穴玲瓏。如蟬蛻。磳然。今其跡尚存。上爲古先生墓。

僧守仁詩。神鑿壁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加。晴帶浦雲穿石溜。雨隨山霧走寒沙。玉臍圓映波心月。瓊沫香浮沼面花。擬待春風招社集。焚香宋試九溪茶。

○古先生墓。先生者。無名。唐時隱君子也。與文喜無着禪師善。考高士錄。先生居武夷山十年。又居廬山十年。後居。

天竺。死。葬。德芝嶺。先生爲人。學不爲佛。而心是佛。故人以古先生目之。常自掛一瓢。飲金沙澗水。而甘自足。終日結茅菴。僅蔽風雨。採薇蕨野笋。就無着飲食。於焉終身。每登嶺。長嘯吟詩。目贈曰。仙嶺有異人。自號古先生。採藥不爲隱。棄芝非藏名。寂然有道心。恬澹是其情。家無顏孔書。出處登求榮。葛屨足禦寒。樵蘇可代耕。山猿呼作友。野鹿締爲盟。天風時時來。松籟與齊鳴。斷江無我飲。千載少閒評。其大概如此。對徑爲了義塔。

西湖志

卷三

四

其寺。御書贈詩二首。西爲黑觀音堂。

僧守璋詩。神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

高宗御詩。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烟波嚴擬欲增。

茶興。暫就僧房假榻眠。

高宗又詩。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圖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

○黑觀音堂。乃黑漆未救金相也。舊傳弘治間有大瑞進香。天竺寺。從此道而過。見一青衣女子。匿人此菴。卽之乃。

大士像也。因此進香者必至其堂。過爲集慶寺。

○集慶寺。宋理宗開寶妃建。開妃甚寵倖。明監絕倫。是寺之

建。詔令較靈隱淨慈天竺三寺。更加壯麗。一時喬木俱伐。人作刺曰。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開妃好面皮。帝怒。捕之不得。西折爲合洞橋。

仇仁近詩。半生三宿此招提。聚底交遊更有誰。願憐謾留金

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亭紫笋猶含箨。自摘青茶未展旗。聽激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合洞橋。在飛來峰路口。北洞從靈隱下。南洞從天竺下。兩

西湖志

卷三

五

湧相會。名曰合洞。通即飛來峰。

白樂天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洞水流西洞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飛來峰。界乎天竺靈隱二山之間。其峯怪石玲瓏。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橫。縱橫假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蒼藤。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燭若虬龍。蔚蔚秀葱。無非佳致。晉時有僧慧理。過此山而嘆曰。此乃竺國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國卓錫結菴其旁。名曰飛來峯。峯頂有

一石笋。衝天而起。名曰靈鷲。以其奇突絕倫。故以竺國之名名之也。旁爲龍泓洞。

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後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颯氣。草泉落雨花。疑猶憶茶處。開來話葛藤。

張翥詩。舞榭歌臺。天曉。嘆曲壑欲飛。懸詩窮輪墨。難就。畫盡丹青意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却疑深處可通仙。冷泉亭下西風起。攪亂枯藤石上眠。

○龍泓洞。按志。舊傳有人入洞數里。聞櫓櫓聲。以其通江上。有老龍棲焉。名曰龍泓。隣爲呼猿洞。

西湖志

卷三

六

○呼猿洞。考志。慧理居此山。曾書白猿爲侶。宋時有僧智一者。做其事。亦當猿。每當飯時。呼之即出。下爲石門洞。陳章侯詩。飛來峰半鷲峰巔。慧理傳燈已有年。洞口老猿呼不出。野狐何得與談禪。

○石門洞。其水從冷泉湧出。突石橫流。淙然有聲。聽之令人忘倦。過橋即冷泉亭。

宋价祝詩。未暇登峯去。先從石洞遊。尋幽隨盤轉。訪壑得泉流。火炭無妨夏。風涼不待秋。蒼藤蟠谷底。康樂足曾投。○冷泉亭。在靈隱山門高不倍尋。廣不盈丈。擺奇挺秀。物無

道形春之日。山蕭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入豪氣。翌之日。風涼泉冷。可以銷煩破悶。起人幽情。山樹爲蒼。石爲屏雲。從棟起水。與階平坐。而玩之如濯。足於床下。臥而聽之。似玉鈴於枕上。潺湲淅淅。甘粹寒清。眼目之盡。心口之垢。不待靈源。輒見除去。進爲靈隱寺。

白樂天詩。石門無僧。遊披榛訪遊。跡逢山水秋。清暉如古昔。當開地。遠事題詩。此岩壁雲霞。覆苔封蒼然。無處遺蕭疎。野生竹。刷刺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題山門石壁

西湖志

卷三

樂天又詩。在郡百六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橋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慢望。賓從亦徘徊。寺前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白石辭洞。懸香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秋水送我下山來。留題天竺寺 雲子。蔡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洞春。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留滌澗。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曾來不暇席。今君欲作靈隱詩。曹子神韻隨計。遊屢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者。考中書。唐方唐林夫於靈隱所作。

曹旣男詩。朱簾日靜。軒窗冷碧。峰雲低。陣樹香山影。倒沉波底。月夜隔相對。渴寒光。題寺

張光弼詩。小朵峰。倚雲開外。足僧家。憑欄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題寺

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秋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題冷泉

靈隱寺。按志。晉時建。僧慧理遺場寺。包山外。幽秀難寫。上有輞光北峯勝地。各人題詠最多。近有具德禪師集衆參禪。此地梵宇一新。僧寮盡整。舊傳路賓王遊跡。此山。

西湖志

卷三

披緇華髮。靈輦光華。有客宋之間者。宿役光。不寐。題詩。創驚嶺。鸞香。龍宮鎖寂寥。二句。後韻難成。吟哦不已。有老僧坐禪。髮下。接聲吟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新江湖之間。興之無寧大快。再令其續。又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擲麝登塔。遠列木得泉。遙也。霜潭花更發。水輕葉互凋。風鈴尚逗異。搜對滌煩。巖待入天台。路看了。凌石橋。吟罷下山而去。訪之不得。人疑以爲驛賓王也。寺右爲北高峰。張祐詩。峰巒開一章。朱檻幾廻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漲
湏水。雲石點苔。好是呼猿久。西岩夜響連。

身欲懸帆心未達。謝公此地曾遊。

諸公卽座寒也曾出家
茲地有客兄亭古蹟

入穴併看野客忽重來林深祇樹雲霞遠地迥諸天日月
同世上宰官原是佛洞門復鶴寒鷺鶩

西潮志

九

北高峯在寺右石磴數百丈曲折三十六灣方躋絕頂唐
天寶間建塔於上羣山屏列湖水鏡開雲光倒垂萬壑
噴集時而灝舟夜唱聲自天來山禽暮飛影從霞落見
皇不可名言左爲韜光

子瞻詩言遊高峯塔落食治野菜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露飛若峯曙日出神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木鄉相勸小舉足前路尚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半牛羊漸聞鐘聲音蕭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茫茫恐惟見吾道人老病時絕糧同年笑不答但指穴藜朶心知不復來欲歸

更傍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旱霜。

姚山人詩高峯千仞石鱗岫曲磴躋攀背境分一路松聲長
帶雨半空嵐氣灑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
聞誰似當年薛學士登臨處處有遺文

張步青詩與來欲送蘇臚目杖藜攀第一
一游氣倒看天漢動松層常托白雲封
千家樹色迢迢影萬壑春烟靄靄
重使俊俊遊人世外夕陽半塔聽猿啼

○韜光菴舊志○唐有僧韜光者○辭師遠遊○師囑之曰○遇天可
前樂土即止○及遊靈隱○值樂天守茲郡○僧曰○吾師之言○

西華志

驗矣遂卓錫居此樂天聞之嘗以詩相僧人嫉僧不至
其地怪石巉峒松竹夾道潤壑相接幽冷絕人路牛爲
啣螺山房

白樂天詩。白屋炊香飯。饘不人家。遠泉沉。萬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邊 光
前 惜

渭光詩山僧野性好林泉何處倚石眠不解栽松
玉勒誰知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
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鶴去恐妨鸞鶴翠樓前

楊蟠詩寂寂皆前神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田叔未詩高閣過庭氛迢遞軒輦分漁歌湖上祀夜燒谷中
聞竟夕惟清顙諸天盡白雲倘逢驚鶴侶從此更誰羣
王伯谷詩改明遂流火輕船湖上行兩峰爭出沒一水隔
晴寺寺藏雲氣家家枕湖聲不解沾法雨來謁古先生
胡應麟詩峭絕危梯萬仞懸嵯峨開架蒼烟天浮海色雁
欄外日蕩紅流畫棟前玄鶴欲攜珠履客青兎時聆玉臺
仙誰言康樂題詩舊發女猶聞筆似椽

王季重詩雲老天高結數椽清呼萬壑盡松聲島來佛塵尋
西湖志 卷三 十一

花去泉入僧厨澆菜行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擇湖
明奇峯占絕杭州勝留與藉光作隱名

○均溪山房其地石笋雙岫蒼藤橫繞絕人世之遊蹤近諸
天之勝界涼生竹簾翹士可藉長屐響起松濤書悅怡
因助韻雨離離頻開清暑風瑟瑟雜入絃歌下惟不厭
其寒讀古尤嘉其彩遊至此無復人間世矣外爲潤西
山房

王季重詩亂苦膏古蔭條綠嫩新子鳥語皆奇譯泉心即佛
禪買天應較八除月敢辭錢多少清涼界幽僧抱竹眠

○潤西在岫嶺山下有水一灣石橋橫架欄房傍橋而居疎
蘿翠竹野閣寒梅點綴俱非凡境出寺爲包家庄
郁子弁詩飛來客下緣成陰側入僧廬一逕深枕上聞流終
夜雨山前竟路萬重林猶存舊架依巖石好傍新篁聽鳥
音爲問蒼頭西澗水當年剝木可如今

子弁又詩山疑斷處石橋連古寺疎鐘雲外懸烟點數峯迷
谷雨楓醺九月醉霜天當窻老衲連朋坐入逕遊人愛竹
寒更有潤聲流未休終宵如蒲伯牙絃

夏徵君詩叫塵愁雲壓山光悅我屨庭無塵士跡堪著絕交
西湖志 卷三 十一

徐雄文詩翠竹依苔石深松擁小樓圓無三徑跡何處結竿
求

○包家庄考志葛仙翁舊遊地也有望仙亭古蹟其地遙接
靈隱屈曲巖阿重疊丘壑泉聲潄潄而細流橋兀兀以橫
僧飛簾醉月風生閣外之源開蓮坐花驚轉林間之雨
重響剌啗總絕塵寰竹欄松軒居然闢光對戶爲無着
禪師塔

夏樂只詩北山高隱泥樵遊一榻風同夏欲秋林樾有聲峯

鳥語逢意無事雜花愁新來白日移高枕嘯渡清歌盡
樓到此塵襟俱一浣未須投足謁鄉侯

宋瞻仙詩。足然殿齒踏荒烟。煙草聚林任意眠。風引竹聲傳

客。逸雲。楓花。谷。助詩。妍。國。書。燦。爛。開。心。空。視。墨。驅。馳。掃。雪。
箋。假。我。遂。遊。逐。宦。賔。驕。然。勞。緒。自。無。牽。

○無者禪師塔武林志師名文齊唐人埋骨此山下諱訥貞

謀。墓。其。地。乘。夜。營。塚。見。師。在。龕。中。容。貌。如。生。指。爪。屈。曲。

盤。體。肖。驚。遂。掩。其。塔。出。合。洞。橋。爲。下。天。竺。寺。

僧望海詩一定公中五百年何因塔起頻觀世隱幾少麒

西湖志

卷三

上

麟塚過服誰人贈紙錢

○下天竺寺按志慧理道場寺後鼎鑒者奇不可勝數。觀者

得之寺中有翻經臺爲耐康樂古蹟。登山則靈鷲夫

張祐詩西南山最勝一派是諸天路上穿岩竹分流入寺泉

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道塔明

春嶺雲鐘散暮松烟何處猶遺恨更有峯頂蓮通寺

張仲舉詩石梁澗水涵蒼苔幽洞旁穿洞底同殿閣瑣瑣從

地湧山林隔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在猿認人呼下樹

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遊寺

夏樂只詩寒山深樹夜啼鴉澗石園林野士家雲洗郭巷塵

榻冷霜迷花徑艸橋斜清尊日落吟陶秋香飯晨炊養邵

瓜自是等閒銷不得三生憶舊定無差題三生堂

樂只又詩爲遜山栖人谷行脩然高寄此山清泉深渴飲龍

泓水樓小閒依簷嶺情雨洗膚鬚雲欲起風搖亂竹鳴無

聲猶留此地能忘暑奈有迷心夢未成題下竺院

樂只又詩靜聽經聲出講堂幾人得放醉春杯曲江宴罷謁

臣老梓澤詩成名士類夜月有情猿共嘯山花無主鳥尋

媒禪心未許時流問客子當年去復來題西經堂

西湖志

卷三

十

宋价祝詩十年學道我迷津遁跡山居適市塵寶巖高嵒陰

避日心隨流水冷棲蘋聲宋剝啄清宜夢影絕羈絆古照

人不謂世緣今未了言從慧理與修辭訪理公青巖

○靈鷲峯一何瑞光塔往時有神尼建基其上星落山頂其

光接天故名瑞光亦慧理道場按志靈隱天竺合爲一

寺故樂天有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門作兩山門之句

對山爲月桂峯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寶於茲山狀若珠璣

棄奪目有異人識之曰此月中丹桂子也道以名故

宋之問詩有桂子月中落之句。降為稻留學。

僧慈永詩。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蔭。偏從天上落。祇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歌。輝媚含素影。凌亂下宮輝。吳客殊連泣。秋宵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領樂天詩。

惡永又詩。增城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為情仙家樹。移來佛國山。縣宮人可近。驚世稀攀他。日霜寒裏松杉相。倚闌。

○稻留學舊史有客許過者。入此山不出。採藥茹芝。有終焉之意。過常與王義之書云。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環之。

環神護木得過之士。花焉。後不知所終。或謂即羽化於。

西湖志 卷三 十五

此對山為蓮花峯。

夏後君詩。許道曾云。住此山深林幽壑。木澤澤。金堂玉室。無。

人見。瑤神瓊芝。有客閑坐。對蓮峯花。萬疊。連桂樹。竹千。

班仙都自是。塵難到。萍跡稻留學。不還。

○蓮花峯在下竺寺後。稻留月柱一峯之對山也。石運離奇。

峯巒突聳。觀者如蓮。舞然。因以名峯。下有三生石。

宋子遊詩。靈山峯似日蓮開。石港重重去復來。景從畫圖。綠。

回。粉黛遊園苑。半疑猶寒。夜月啼猿。谷老鹿。秋風野。翠。

苔到此可忘人世事。斜陽日落好。鄰杯。

○三生石在寺後。修竹千竿。穿石壁而出。幽峭絕人。下有幽。

溪。繞香林出。谷。唐時有李源者。京雜人。父位。死。安祿山。

之難。源悲憤。不仕。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

訂遊蜀中。蛾眉山。源欲自荆州溯岷。澤欲取道長安。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還京師乎。澤默然。久之。曰。

行止固不出人。連取荆州路。舟次南浦。見一婦。錦裙。負。

囊而渡。澤曰。此吾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姓王。

氏。吾當為之。子。卒三歲矣。今見之。無可逃者。公實以符。

咒。勸我還生。三日浴兒時。公視我。以笑為信。笑十三年。

西湖志 卷三 十六

月夜。常與公相見於杭州三生石。源聞之。悲悔為具。沐。

浴而澤遂坐定去矣。過三日。入婦家求食。見一兒。浴盆。

中相視而笑。過別去。遊蜀十三年。後遊浙。居天竺。院。登。

三生石。忽然而悟。澤遂過。有一牧豎。叩牛角而歌者。觀。

之。即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兒。寶月臨風不要論。慚。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間澤公徒否。答曰。

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

前身後事。悲歡欲話。因緣惡斷。腸吳苑山。月。尋已。編。那。

回。烟。棹上。翠。塔。達。拂。牛。人。烟。霞。而。去。上。為。香。林。洞。

袁中郎詩此石常襟尚可捐石傍斜揮竹千根清風不成景
圓澤紫質難離信李源墮入烟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無
痕兩言入抄動修道士院雲深性自存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考志舊有香林亭其景千岩競秀萬
壑爭流雲霧鬱鬱春風笑一月之花鴈翔排雲秋樹鐵
千行之錦坐覺快心遊亦炫目寂寞中之濃韻也行數
武郎葛塢

董嗣皋詩日月巖頭古翠埋錦雲深隔洞門開蒼藤圍石無
根活靈樹何年有種栽氣象荒烟疑磨過暖薰山雨引蜂

西湖志

卷三

來空亭誰領幽情坐雲鶴同行綠苔

葛初春詩日射巖扉鹿霧開杖藜在石被蒼苔一雙蛺蝶隨
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葛塢考志葛雅川修煉處也舊云葛塢之上有一煉丹臺葛
仙翁并今又傳葛塢大抵仙家寄迹非一處故又有
葛塢葛井之名下爲曲水亭

僧園澤詩仙去遺踪在冷冷翠岳邊冷光涵碧壑暗壑馮寒
泉月映水空淺秋清石鏡圓羽衣居止近閒汲灌芝田

○古曲水亭武林志亭邊有水曲折可以流觴古木喬松環
於其旁夏日令人忘暑有陸羽碑記古蹟石上爲跳珠
亭

薛映詩臺盤巖石梁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
賓告醉言歸王稱尚未倦雖非襖依辰豈謝蘭亭燕
○跳珠亭在客軒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生臥其中習習
然有風湧雨起之意石上爲中天竺寺

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嘗於石處鳴蓋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西湖志

卷三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之北隋開皇年僧寶掌建其山迴環

如帶千峯萬壑寺旁有千歲巖天香閣

參寥子詩夕陽山氣蔚蔥蔥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道石橋人
未見數聲先聽寺邊鐘

參寥子詩稽留峰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相子胸中能
坐久想無塵習可拔援

參寥子詩霜壓簾櫳雪法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清言共笑三
更夢錦恨芙蓉滿易銷

張伯雨詩繡綉臺上昔曾期別久秋來益我思牛席地分

鹿牌三夏月在樹後枝我巢窠石書爲額君老香林桂作
維當日漫夸難似鐵從逕直上驚峰危

王元章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雪明月不期穿
樹出老夫曾已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記却憶三生有夢
同鄉曲故人老同侶孤山樹樹幾香閣

黃晉卿詩上方樓閣鬱蒼蒼百尺危欄架次深曾是高人行
道處天香雲樹至今飄

寺外舊有七寶音賢閣日觀菴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
觀堂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閣王楊旂檀觀音

西湖志

卷三

十七

像重榮椅石面靈桃無根藤木臺盤同草軒枕流亭登
臨亭適安亭清隱亭水波石閣籬品朱世那別墅今並
廢不可攷矣

又南舊有永清寺興福院東岡塔蘇和基肅儀亭見心
亭彌陀殿真武殿張仙祠香山殿心基永清塢等處或
存或毀蹟古景平不足覓也

高季迪詩高堂鎖鐵扉龍鶯曾荷架緣海上行盧峽禪師遺
法印道園學士許聯盟後趙北關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
明書到喜聞二徑老雨華新散到瑤京

見心亭
宋內省

○上天竺寺扶志晉大福閣僧通顯結菴山中一夕處瑞光

發於前蜀祝視之得奇木刻觀音大士像後唐乾元間
有僧從蜀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和威儀晝
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曾夢白衣人求其居寤而
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
張去華亭修廟具情益鼓吹迎人士而禱時雨畢集自
是有祈輒應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獨騎
等雖大肉亦以爲罕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聞觀音以聲
音宜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辦才元淨至

西湖志

卷三

十八

之鑿山築室幾至萬幾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鳳觀
音殿元淨乃益鑿前山開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檐建
炎四年金元木入臨安高宗避於海上元木謂天竺諸
知觀音本木乃奉之軍中與大藏諸經併徙而北時有
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邸舍於都城之西南五
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之天竺之樹乃重以檀香水刻
肖前像其靈如昔每歲春月浙之東西進香如故乾道
三年孝宗望十六觀音像七年改院爲寺皆御書扁額
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明改上天竺寺累代皆有宜賜

殿前石鐫觀自在菩薩五字筆勢徑丈奇偉莊嚴增輝
古刹天都睡庵汪子高書卓稱一絕寺中有大悲泉如
意池夢泉等蹟

蘇子瞻詩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
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誓法雨洗淨埃想
見南北山花谷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之何所聞
而去何所見而問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吾才不逮才
不往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梅梅
子瞻又詩不辭清曉扣松扉却值支公久未歸山鳥不鳴天
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前齊才不遇

西華志

卷三

三

元澤字集賢號龍才居
天竺十七年老於龍升

陳抑亭詩上方臺殿倚僧空望近諸天海日紅風送梵音飄
驚嶺香合祇樹蓮龍宮蓮花峰出春雲外乳竇巖飛曉霧
中欲問無生觀自在清齋還與故人同

朱養靜詩丹楓落葉思悠悠古刹名山不勝遊高卧何妨雲
入戶長吟惟與鶴同儔竹搖燈影千巒夕松作濤聲萬壑
秋竟日徜徉忘去住此身端為白雲留

張文明詩九里青松行盡時亂山回護古招提叢林點景臨
溪口好鳥思春語寺西花邊路香紅袖笑風吹衣暖紫羅

嘶尋芳訪古無窮興更把新詩續舊題

高濂詩曉觀烟樹障峰常翠臺陰濃濕未乾寺抱松雲二度
隔路隨溪水幾迴峭山如碧浪眉眉密村為霜紅葉寒
鐘磬不聞僧入定禪子時得靜中看

西山之遊至上天竺景亦暮盡矣他如乳竇中印白雲
天香獅子蛾眉諸峰以至幽淙捫壁諸嶺活沙天門諸
鳴人跡所罕至者前人無詩遊亦可已

寺中舊有兩峰堂中印堂雲漢閣應真閣秋芳閣伴雲
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展亭流虹洞金佛樹松老樹寒翠
泉雲液池等蹟皆俗僧君在并有異致不足觀也

西湖志

卷三

三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四

西湖夏 基業只父修業

富水宋維藩份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豐樂樓出湧金門稍北即其地也門以湧金稱者以漢時

金牛產自湖中因此得名豐樂樓宋初建高宗登汴民

來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輪改建此樓以與民登覽

同樂其地現麗嵯嵯極臺榭之佳勝臨山傍水盡魚鳥

之幽情漁舸夜泛斷雲與野禽俱飛遊騎踏春綠柳共

西湖志

卷四

紅桃相亂南樓舊築樓後清波寒瑟絃笙楊堤岸柳

人弄輪寶箋橫掃於客前美女臨妝寶鏡新開於水面

斯樓之勝覽無遺美者矣外為柳洲亭

張仲舉詩春風恨不到湖邊偶逐晴雲上書船花氣暖薰黃

鳥岸水光新展白鷗天綠傳興發頻呼酒銀管聲高正弄

絃我止於翁情更放看花不獨爲花癡

朱夢炎詩萬戶烟消一鏡空水光山色畫園中環樓隱隱露家

家雨錦浪飛飛岸岸風書船舞舞衣疑疑紫紫蕭蕭歌扇露春

紅蘇公堤上看楊柳猶想重來試玉驄



張杰詩誰爲池深鑿此陵湧金門外即晴池平沙水月三千

頃舊勳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詩

潘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幾不如

黃猷吉詩西子妝成任淡濃錦堤橫鎖舞塵同千峯翠色春

杯裏十里桃花笑語中東岸舊船西岸泊南山遊騎北山

通龍宮遠眺高秋月香送殘梅一陣風

李孟昭詩錢塘城郭帝王州勝業千年尚有橋南浦雲開珠

箔曉西山雨歇書欄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艸王孫吳舊

西湖志

卷四

○柳洲亭元史南渡後貴戚遊覽自湧金東臨治城垂楊玉

里直達錢塘門名曰柳洲因抵昭慶觀古甃道湖曲面

西登斷橋路十錦塘入孤山訪林和靖先生墓慧於放

鶴亭後循岸過西冷湖岳王墳再從蘇堤六橋探花東

折入淨寺采南屏雷峯諸勝景復策騎抵清波門學士

港至豐樂園觀妓後返湧金入城盡日之興環湖勝概

俱在目中胸中矣其地之勝如此至若買船泛湖亦從

此亭而上才子佳人必集斯地嘉靖間郡守陳公杜賢

政子貢使趙祠意甚無謂夫點綴湖內不啻借重大賢

恭公一時之誤也湖岸爲開水亭。

蘇軾詩雨後翻空一片青遙看堤柳繫漁船。偏懸露語春

聲消忽起魚鰲夜氣腥遊子好閒停玉勒佳人倦經金

屏待將三月歌喉老牛逐煙波上綠萍。

范子昂詩春陰柳絮不能飛兩足蒲芽綠更肥政恐前呵驚

白鷺獨騎款段繞湖歸。

楊仲弘詩西子湖頭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晴春遇着歸

來燕嚙入當年王謝家。

鍾弘又詩楊柳春深拂錦塘千條萬縷狀斜陽勸君愛惜無

西湖志。類折留待重來繫馬韉。

貢友初詩湧金門外柳如金。纔到春朝綠滿林。遙真折條城

市去春闌好女恐傷心。

毛馳黃詩憶昔高枝映碧岑。拂煙籠日曉陰陰。垂條歷亂殘

遊騎翠色參差集。語禽望去西陵殘夕照。愁來南浦又春

深。可憐不及隋家柳。猶自飛花覺客心。

○同水亭明孫東瀛公建公名陸。徜徉山水。風有雅懷。嘯傲

烟花。渾無宦態。尋舟問渡。堤柳可繫輕橈。載酒尋芳。岸

畔足遊。斯亭之美。有難給其妙者。陸爲坐人廬。

趙汝愚詞。水月尤中。烟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

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酒小

舟。山雨遊遍。山北歸來。

陳眉公詞。樓外花花外。樓陣陣。鶯聲啼不休。長日悶悠悠。

緩行舟。急行舟。柳絲牽人。桃面羞豔。可久淹留。

宋介祝詞。送客湖過去。朝雲接綠霞。數聲啼鳥。過平沙。却是

清明時節。放遊棹。蕭瑟地。露重桃李吐奇葩。傷春女子

怨誰宋憶昔年時。蘇小墜樓霞。

○野人廬。武陵外史。張子野。宋人善詞曲。名者當時。年八十。

西湖志。卷四。

猶能飲酒半醉。東坡判杭州。嘗遇其廬。歲時厚贈。如所

作風。狂蛙舞。挑動人情淚之曲。幽燕風片。烟波畫舫之

詞。湯若士常採入詞中。又有烟簾蛙鼓。隔池塘。悄雨。驛

風。建几席。與瓶鷄。捉蝶。採芳。神。饒。鳴金。魚。覺。碧波之句。

至老猶能爲韻語。如此其闊負邪。而居治湖半里。皆種

梅花。納西山之興。聚收全湖之逸趣。後南渡時。地入官

家。爲張功甫梅園。今改戴庄。

夏樂只詞人初醉。忽起一天愁。伶欲夢無成。鈎帳。睡月明風

亂。墜天上。霓裳空憶。檻外殘梅。吹氣。絕。枕托。歌。吹。未。遂。

老至情何異

宋价祝詞風送荷香吹滿池亦堂一葉下起遲遲綠窗樹影散參差

○梅圃按南渡史即于野舊虛也張功甫名鏡號約齋與史

彌遠協楊太后其誅侂冑後遜功於史退居梅圃與詩

客驂人日夜嘯集常為序曰梅花為天下奇種而詩人

尤為酷嗜以其滌而有香也梅開之日訂客日醉稍有

俗腸一毫不許禳入著禁約三十條犯者罰酒一斗又

西朝志

卷四

五

常序其齋云管賢有論不為俗染方從說法慧解人果

有差別雖淫坊酒肆盡屬道場如無差別雖月下花前

動成機械或因酒而結相知或緣花而附權倖此如饒

鳥黏稠胡蜂貪采增人厭惡實玷芳規無因客狎傷我

花情其迥如此後因抵廨彌遠適藹泉亭情鬱而祖亦

可哀也

陳眉公詩幾有梅花便自珍張公園內不容過問渠玉案蓬

亭容得似孤山野興人雅質恐無關作友幽情徒有鶴為

鄰霜天雪簷水寒夜不識留迎幾箇石

眉公又詩約齋幽韻較人長傾郭梅花結紳堂牆列禁條二

十事筵招佳客百千觴園空梓澤情如逸館傲平泉致更

強嘯集已無濃艷想泉臺遠斥為誰忙

○曼頤艸堂宋元遺事揭傒斯者字曼石與虞集伯生為友

舫情山水雅喜詩歌園中叠石如在蓬萊管嘯傲其下

酌酒仰天嘆曰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此詩奈何不

解又題其壁曰名士不如高士穩今人豈讓古人風二

語佳絕又嘗為懷詩曰好將靈石磨凡骨頻取湖流濯

惡腸其高致如此旁為豐樂園

西朝志

卷四

六

虞伯生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汀雲猶為護晴朝一筆野橋

花老幾箇黃鸝花樹招徒有深心期管樂草無高步接松

喬未能竟去成飄忽且自從君破寂寥

伯生又詩聞說西湖也自憐相逢況是暮春天六橋水暖拖

楊柳三竺花深叫杜鵑舊壁苔生埋舊蹟新岩茶熟馮新

泉城中好友來相訪君獨關門神太玄

○豐樂園唐宋時教坊地也官妓多集於此時有名妓周若

者善品茶家畜妙山蘿片日鑄龍井之類經年香味不

變常與裴君談論茶君謨風焉又有胡楚龍觀者皆與

之漏戶相望。一日杭州陳述古過湖中謝客。令三妓佐酒。客散。三妓跪而請曰。願求落籍。共進一呈。周君顧出。家楚觀皆願從良。述古笑而語曰。簷下有白鷗鷗一隻。繫籠中。汝能立刻成詩。吾當免之。三妓爭求。視畢各立。刻成述古觀之大為稱贊。曰。此誠才女也。豈可久落烟花乎。遂許落籍。

周君詩。麗上巢空歲月驚。忽思回首看彫銷。開籠若放高飛去。長念觀音般若經。

胡楚詩。淡妝輕素鶴翎同。捉入朱欄便計窮。應笑西湖桃李。西湖志 卷四 七

惡強。遜顏色。賣春風。

龍觀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簇人間盡是春。解纜若隨漁父去。溪源自有避秦人。

○倚醉樓在豐樂園。龍妓與胡妓同居地也。胡妓與周君相善。時張子野在杭。詩詞之名最著。又好耽情。花柳妓中。有能得其詞表揚者。遂邀訪填門。獨龍觀未之贈。觀為詩嘲之。張大慚。遂為贈詞。名亦大振。

龍觀詩。天與羣芳十樣葩。白鵲顏包不堪夸。牡丹芍藥入題。通雅及荒園。張子化。

張子野詞。湖心亭外柳山隄。繫艇停歌。楓樹裏。鸞尾風。波音何異。西風起。倩郎欲去無歸意。遙遙作客。途千里。望斷。衛陽無活計。霜天落葉悲連地。難成寐。龍煙惹下相思淚。右謂通家。飲則龍觀。

○詩卷樓。西湖野史。柯敬仲家藏手卷一握。乃蘇子瞻為周胡龍三妓手書者。其卷皆三妓詩。觀者聚集。敬仲苦其繁。乃造一樓於豐樂園之旁。凡有觀者。皆造其樓。把壺虞伯生見其卷。大為賞贊。遂為詩附之。

虞伯生詩。祇今誰是錢塘守。願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龍茶龍。西湖志 卷四 八

井畔花開雨上。載輝娟。唐子翰興。陳述古。

伯生又詩。柳洲亭外舊精覓。邂逅相逢。莫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看啼痕。三妓。唐同慶。

伯生又詩。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夸。乞去納天渾未老。為誰造塔向金沙。唐周君。

○解縵樓。西湖舊事。杭州有妓薛瑤者。善弄簫。作鸞鳳鳴。錢塘令薛汝玉者。見而愛之。公事畢。即往其家。偕遊湖中。或置別樓。貯之。竟日忘歸。過一吏受賕犯法。知汝玉不曉。挾之使解。汝玉怒其滑也。鞭之杖下。衆議紛起。玉遂

辭官自劾云其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沮民上願解綬歸時范文正公爲郡守極愛汝玉才情而疏已下不能留矣文正公乃置酒湖中召瑋侑屬不拘府屬悉滿飲醉去隨另差一舟命薛妓送至湖城而別後汝玉淪邊才卽高擢入居職薛妓有聲范公之知人如此

蘇子瞻詩天邀仙吏下雲霄不道人間有薛瑋湖上雪春花下醉空不愛愛吹簫

子瞻又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風流愛令君載酒共遨紅舫醉扁舟直送到江雲

西湖志

卷四

九

○朝雲閣西湖外史朝雲錢塘歌妓育也體態輕柔風姿瀟灑蘇子瞻重眷之一日遷守惠州買雲同往雲體素弱不耐悶粵烟瘴至惠未幾而卒子瞻痛之蓋於羅浮山爲詞憶之

蘇子瞻詞玉骨那堪瘴霧水風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句掛綠毛公鳳素面翻嫌粉汚澹粧不用拖紅芳情已逐曉雲空夜半梨花同夢

右詞西江月

○歌舞樓唐時官妓習樂地也當年郡守及僚屬有宴會皆召妓善歌舞者侑觴於時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樂天

錢之微之於衆妓中獨賞琴容意不忍別因史卒在旁未便相別未幾琴舟北向矣樂天戲作一詩代琴容寄之當日太守之風流若此

白樂天詩笙歌杯酒未歡娛忽憶仙郎望帝鄉骨間通背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久別心知否難言舌合多口厭無還有些惆悵事春來山路見塵無

○樓外樓宋人建其地樓登映水春花爭郭外之奇山樹排窗紅葉極秋來之勝葉竹蕭湘比美怪石巖巒爭幽蟲吟風以助詠鳥啼露以迎人瀛州仙景不是道也明宗

西湖志

卷四

十

蘭間有妓沈隱者字素娥維揚人偕其母遊西湖卜居於樓外樓見山水秀麗秋將終身焉嘗題詩自況歌曰清風習習月離離香吐花羣孰得知有恨人嗟翠在室空彈野調寄情疑及遊孤山寺視殘梅脫開牆物興情歌曰梅影橫斜迴脫花丰容冷落許誰夸自嫌落者無人識浪託林逋處士家詩成見者莫不嘆絕或有墓而訪之者雖盛其車馬顧其衣服杯觴微列金玉饗陳瘦卒不樂視也嘗讀青陵登詩中夜嗟嘆出語人日但得真才士不復爲樓中人矣既而泛西陵尋蘇小墓見一

士箕踞橋上縱飲狂歌。環竊其爲人。卽而訊之。遂新
安夏生于龍也。生喜飲。耽奇。有稽阮致。贖懷宕往。多與
世人不合。人亦以生狂。恕之。及與遊。決晨夕。揮金不顧。
吟詩。肩若若。配得竹。瓊卽許以歸。過其門。獲所願焉。無
何。國家艱。造生負性豪邁。不欲立身天地間。遂痛飲傷
肺而死。寓其病支床。瓊日。殫慇懃。承顏色。再藥。積瘡
夜不輟。及臨決。撫屍舉聲一號。後卽歸。教堂。感容。涕泣
浴自潔。人竊疑其變志也。至夜。宿數旁。登夫書。籍述其
棺。哭曰。夏郎才人。汝志埋青塚中。妾能生紅絲上乎。因

婉。一生初志。幾付之烟水雲波。自以抱琵琶。仰面人。
而已。然且扼馬。及侯母氏之西湖。適夏郎子西冷之濟。
謂是終失。登生命。薄憔悴。爲郎。寄身于各山水間。卽也。
青燈鐵夜。矣也。土鐘寒烟。閑居無事。情墨爲。殊特以閨
詞。難實。爲林。悲。恐。識人。雅。故。累。書。累。焚。交。炎。殆。盡。胡
天不惠。委亂。類。仍。儒。素。寒。家。復。遺。鼎。沸。肺。酒。傷。人。病。深。
杜。幾。之。肺。奚。囊。易。老。天。綺。長。吉。之。年。流。花。溪。上。妾。招。克。
白。玉。漢。中。郎。作。賦。士。既。離。摧。妾。堪。折。乎。昔。度。登。烏。鵲。
不。堪。離。鄉。燕。樓。賦。詩。貽。慙。白。叟。妾。豈。無。情。忘。茲。義。烈。但
今。書。史。無。私。行。從。紅。絲。永。訣。矣。集。成。授。之。不。得。其。人。遺
散。失。無。傳。傳。其。自。序。而。已。惜。哉。其。左。爲。錢。王。嗣。
夏。樂。只。詩。春。風。二。月。鶯。聲。弄。變。馬。悅。花。味。新。綠。薄。暮。香。消。雲。
氣。散。離。緯。起。頰。晴。光。促。昨。宵。夜。夢。占。餘。陰。嶺。有。女。稱。娉。
婷。京。音。激。切。來。相。告。自。言。價。值。千。鈞。金。子。全。買。來。道。挫。折。
暗。度。韶。光。誰。與。說。從。君。十。載。小。烟。花。盞。把。琵琶。霜。雪。霜。
雪。清。來。人。不。知。空。懸。琥珀。捲。龍。鬚。蛾。眉。落。盡。朱。顏。老。寂。寂。
身。歸。憔悴。時。憊。悴。何。由。轉。成。獨。悲。哉。大。特。情。鹿。鹿。仰。天。咆。
咆。志。益。成。死。夢。青。丘。徒。風。鵬。男。兒。意。氣。蕭。雲。妾。亦。烏。能。

效雉鷄寧同鴻鴈哀鳴盡豈逐人間枳棘栖古來碑首稱人傑千載芳名永不歇陵塚上碑青黃三尺紅絲胡不決妾與章臺豈一身情深應是命窮際別時但幸多知字柳折那堪隨路人嗚呼女子何難量素受恩信莫當生時已許偕鸞鳳死後不作鴛鴦如此俠烈而難比不負明湖好山水樓外樓中飲者多酸酸如瓊能有幾

○錢王祠按史錢王名登唐末臨安石鑑鄉人販盡為業黃巢反兵使臨安王集義勇拒之巢兵大潰散去太守董昌及道臣劉漢宏前後為虐因亂生變王誅之道保庫

西湖志

卷四

十三

是都歷五代封吳越王吳越土地俱屬錢氏凡歷三世至錢俶歸地於宋俶知天命有歸不敢抗拒故唐安之民未受一弦一矢之害皆錢氏之功也其城郭依唐府治建於鳳凰山下後宋南渡改為大內即其址也考為白馬廟

高季迪詩妖兒初下合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這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咬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蓬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舞烽烟間羅平惡鳥啼初起翠弩三千射湖水歸來父老許旌旗醺酒提牛樂鄉里輕

裴駿馬驕春風錦袍王帶真英雄昭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鑲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孽孽膏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華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能不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餘埋錢碑

朱靜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商開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蒼苔雨清磨千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趙靈芝詩

西湖志

卷四

十四

顧偉南詩家門龍節住錢塘素肥金鋪接鳳凰石鏡斗牛游大澤玉樓雲雨醉咸陽千秋嶺沒將軍樹萬歲橋非異姓王今日潮聲翻洗馬雙童但道蔽垂楊

姜真源詩朱門玉殿盡迷高誰念當時保障勞露濕殘碑蒼蘚積鴉啼古木白雲高一江王氣侵牛斗萬弩軍聲射越瀾回首荒祠成感慨漁歌此地滿吾曹

○白馬廟靖康間高宗為康王遶金遶走鉅鹿馬驚日雨獨行值路岐處莫知所往忽有一白馬導之暮至崔祠見

有土馬汗淋如雨。因假寐。應下夢。崔君以杖擊地。促其
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位。
復夢崔君以白羊來賀。曰。帝當又得好子。是年孝宗
生。高宗不敢忘。崔君建都臨安。處處立廟。令民奉祀。勿
絕。崔君名子玉。唐貞觀時人。爲磁州洛陽令。有異政。數
其神最靈。

祝鴻寶詩。斜橋谷口度高宗。白馬長驅駕似龍。血汗凝蹄功
不小。神威義勇冊當封。爐烟勿盡千年火。滿棟時聞五夜
鐘。名與湖山同不朽。南高峰與北高峰。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五

西湖夏 本集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份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學士港出清波門即其地也港口有學士橋宋南渡時翰林多集於此記曰是地花明水秀名園佳樹稱奇酒館茶坊妙舞清歌轉覽駉駉林放艇遊山醉學士萊騎歸院楊柳千林迎畫舫桃花萬樹鎖春樓翠華以時臨幸豪貴競進詩章偏安光景如是

西湖志

卷五

楊周詩香風習習舞迷滿翠華來當酒尾取次蓮歌湖畔去持杯正在納京時宋風

楊又詩那船花明春正好重湖霧散分林杪何處黃鸝破曉聲啼過蘇堤曉宋花

楊又詩澄湖曉日下晴滿松際梅花半已開獨有斷橋荒醉今尚餘殘雪凍春寒宋手

楊又詩平湖秋色浸樓臺萬里無雲霧景開只道江妃乘月下誤疑環佩自天來宋月

馬昂瀾詞東風輕軟把絲波吹作殺文微披彩舫亭亭寬比

已載得子方酒勝景天淵長朋群集樂繼劇亭後珍會正雨驚飛鶴自門山學士港口桃花有并松色蘇小門前柳冷翠葉金紅綺製施映水明山秀蘭試評量憑互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俊夜香街華月如畫右詞會又時

○聚景閣宋孝宗葉以奉高宗者先是高宗召入內屬意湖山往往不怠未幾遜位為上皇自號光堯皇帝蚤脫起若不便外遊故孝宗慕湖山之景構為御園風花雪月芳菲萬狀珠玉增妍非人世所可比者今其址尚存宋孝宗詩山中秀色何佳哉一老獨立如飛來森差翠麓奇

西湖志

卷五

如盧石骨蒼妍神所屬忽然彷彿來宮闕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幽勢恍疑天竺後執之人力非天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潄溪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艸木四時春閨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知情優閑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濶豈若生剖三神山日月雅趣軟塵俗散水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把取盃中綠孝宗詩
孝宗詩 萬道光輝照水清
散景備安侯原由父子之樂詩 月分

胡浩然詞燕門殘月聽畫閣曉寒梅花吹徹猶日祥雲和風

解纜青帝乍臨東。腰向土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捲。正女
是戴綠綺。春勝披頭雙結。○奇絕。開宴處。珠履玳簪。豆
爭羅列。舞袖翩跹。歌喉嚶嚶。倒柳腰。鶯舌勤我。應時行
樂。還把金爐香。點廟歲。歲進一卮春酒。長陪佳節。右詞
卷五

康伯可詞。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水輪桂枝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珠有燭。拾珠
簾盡日。笙歌盛集。金釵寶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
正宜遊玩。風采夜殘。花影亂。笑聲喧。闌城見滿。路成。闌打
酒湖志。卷五

隊簇看冠兒。闌轉舊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右詞
卷五

張掄詞。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輕紋微皺。

碧沼舞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覺絃關新。萬歲聲中。

九霞盃裏長醉芳春。右詞
卷五

會說詞。桃腮面。梨顰粉。薄爲徑。無塵。風開凌虛。龍池澄碧。

芳神鑒鑒。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軀。

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右詞
卷五

張掄詞。洞天深處。寶綺紅輕。玉滿歌雲。暮國。雙天香相競秀。

變花風。光如昨。露洗秋妍。風傳觀。郁雲雨。坐山約。春光濃
如酒。五雲亭。欄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
鳴。折屐有登年天。聊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
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右詞
卷五

吳子和詞。梅寒初歇。正絳色海。擲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青蒲
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關巧盡輪年少。玉腕綵絲雙結。灑書
妨見。龍舟兩兩。波心齊集。○奇絕。難描處。擊起浪花。翻作
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翠電。奪罷錦標。方微望。中水天日
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荷香十里。一鉤新月。右詞
卷五

西湖志。卷五

會說詞。素嚴漢碧。看天衢。發送一輪明月。翠水瀟瀟。人不
到。

好。比世間。秋別。玉手笛生。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登天津橋。

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造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

絕肯信。翠仙高宴處。樓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可影滿。

桂。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自古無缺。右詞
卷五

吳琬詞。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起。好

似春遙。碧發白馬凌雲。現車駕。水日夜朝天。關飛龍舞鳳。

鸞。戀。環拱吳越。○此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壯真奇絕。

好是吳兒飛彩轡。霓旌一天秋。雲黃屋。霜凝水。犀雲湧。看
擊中流。荷戈來。波驚海門。飛出新月。右詞。時江月。觀潮遠呈。

吳雅又詞。紫皇高宴。俯闕初成。戲擊瓊瓊。碎何人爲把銀河
水。剪甲兵都洗。玉樞乾坤。八荒同色。了無纖翳。喜水銷太
液。煖融鳩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
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
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右詞。呈
高疎翠詩。翠華不向苑中來。誰是皇家情露臺。水際春風寒
漠漠。宮梅却作野梅開。

西湖志

卷五

五

○仙姥歌。列仙傳。姥。餘杭人也。嫁於湖上。爲農家婦。善採百
花釀酒。王方平嘗過。恭經來。以千通與姥。以酒飲而甘
之。是後輩仙多會此。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之。
化去。行數武。過長橋。爲淨寺。

王介甫詩。綠滿堂前湖水碧。歸來不復有荷花。花前若見杭
州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南屏淨寺。不知起自何人。按志。吳越王重延。寺在山下。諸
僧嘗苦遠汲。無寧中湖水盡。湖寺之西。隔忽一日甘泉
流出。有金色魚遊焉。因鑿爲井。名曰圓井。其土無絲

日。辟蓮花泥等勝。孝宗時。其寺被燬。忽有一僧出。乞修
殿。日。鑿酒。徹而返。諸僧問其所。有。即日。盡飽腹中。夫。化

三年。里人布施之金。一一俱載。簿上。僧一日。大。喊。街頭。
曰。吾造殿矣。衆緣。連。連。隨。我。復。買。酒。置。饌。大。肆。市。中。酒
酣。被。盡。大。喧。於。市。撒。地。皆。成。金。屑。衆。緣。自。是。奔。助。而。寺
以。成。矣。僧。號。濟。顛。識。者。曰。此。卽。永。明。師。後。身。也。寺。內。舊
紅。地。飛。翠。侵。空。簷。轉。窗。網。塔。排。闥。屬。星。垂。珠。網。寶。殿
洞。若。琉。璃。日。耀。雕。欄。金。樑。斧。子。玳。瑁。華。麗。軒。壯。無。如。此
山。今。時。有。僧。籌。堂。者。道。力。稍。嚴。宗。風。獨。舉。詩。歌。墨。妙。閉

西湖志

卷五

六

時。揮。灑。聚。徒。此。地。都。人。士。咸。慕。之。寺。後。爲。慧。日。峰。
劉。士。章。詩。步。聯。苦。礪。石。屑。料。方。外。尋。幽。我。自。能。虎。然。不。驚。聯
社。客。陽。開。常。送。過。湖。僧。支。那。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
燈。話。久。頓。忘。饑。渴。想。持。懷。清。似。玉。壺。水。遊淨寺

王。伯。安。詩。卧。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塔。下。泉
聲。惡。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纜。隨。意。濯。清

漪。吳。溪。越。嶺。俱。堪。老。豈。奈。燕。雲。係。遠。思。前。屏。即。事
張。靖。之。詩。爲。愛。西。湖。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步。翠。嶺。空
青。裏。樓。殿。香。生。翠。嶺。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遊。得。借。竹。房

閒醉中不記歸途晚笑倚肩與待月還

遊淨寺

丘道源詩南屏高敞府城西書牕千家日醉迷四柱臺邊煙
是幕百花嬌呼舫連堤龍蟠曲路還與年虎踞青山汗馬
蹄暮雨沉沉郭郭開寶燈輝映梵天低

登南屏山

孫太初詩石上藤蘿謝夕照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
無外領界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年
身相逢最是南屏老闌樹柴門與結鄰

南屏山事

太初又詩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

鶴清關鄉烟火是漁家岩頭老僧知風雨石上菖蒲閱歲

西湖志

卷五

七

華粧點太平還有我芒鞋僧帽送生涯

南屏山事

王季重詩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綠交

肥巖竹支僧閑泉花脫客衣酒家蓮葉外鷗鷺往來飛

吳國均詩命酒南屏下風香雨人尼舫豐林更過山幾石堪

移拂柳魚翻渚開萍鳥落瀾枝歌許鏡側幾作九峯旋

詩

方希直詩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

秋曉夜半大雪埋江閣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

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關山僧好事喜各遊

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

謂吳先生

紅顏白髮青

鬚裴坐君古文如拍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影似

塵碧海空送蕭爽酒酣擊節心神開慷慨弔古思英才

荒祠古柏岳上墓殘堤栽柳蘇公臺一塔佳會誠難再仙

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給此圖正似南屏舊遊跡吾知

王子寄蟬入新詩妙筆絕低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秀

襟有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

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

西湖南屏

屠赤水清顛贊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透過全副

西湖志

卷五

八

閑肩毛廐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

茅晏坐荒山願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集無一

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入萬四千贊嘆不盡而

說倚言嗚呼此其所以爲齋頭也耶

○慧目峯志云此峰突兀蒼奇玲瓏盤峙重疊疊翠若連綿

之初開磊落含英如螺文之帶洞江海經拜目前湖山

恰似肩岸繁石嶙峋光同錦甲疎松掩映影類犀角諸

峰拖綳繡之裙遠水纖綫羅之幅懸山嶺而作賦可馬

難摘跳遠嶼以尋詩杜陵吳繪者矣旁爲蓮花界

張仲皋詩山僧領客與何長慈日峰前僧大覓舊俗猶存三

令飾人生難遇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

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辟蓬裳九月登峯

王陽明詩溪風漠漠南屏路存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

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惡高林過古殿雲擁碧巉

巖獨有幽舍解相誇雙飛時下讀書堂遊翠寺

蓮花洞巧石重重儼然天琢曉岩兀兀却絕人工花含香

而出洞松結蔭以迷雲躡者若虎虎形疑伏而難起走者

如虬勢似飛而欲騰象身有辨燕神爲雲山猿可乘而

西湖志

卷五

九

河嶺幽崖堪結以呼羣第杖所至宰無快然下爲雷聲

塔

徐文長詩怪石森然秀空虛絕秀痕尋頭多有服襲辟若盤

限霧密樓玄豹風清集野猿徘徊坐竟日高嘯自軒軒

雷峯塔考志吳越王妃建或名中峰或名絕峰今以雷峯

名者諺云因有青魚白蛇二怪時現峰前故建塔鎮之

以雷名者所以鎮之也志曰雷妃建又曰雷就建其說

不同皆不可考峰下有小蓮菴怪石玲瓏分鶴齋宗

時內侍甘昇別業今改黃貞父先生園

林和靖詩中尋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却見秋濤隔嶺

聞長松合古翠衆藥動數蓮自愛蘇門嘯僕僕思不羣

和靖又詩拂石甃林壑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巒疎葦際滄

淵因自班長往何爲獨久留底將濠上想聊作剡中遊

施惠山詩古塔南屏壁孤標拔地雄風霜從剡徂烟雨入洪

濤排字務苦合朱欄劫火空廢興無限事徒倚夕陽中

藕花燈明時僧廣衍建衍博學修造廣通內典喜與同里

人士結社誦詩蔬具茗供日夕不厭常種白蓮於湖岸

響虛閣以臨之故其庵以藕花爲名亦取遠公結道爲

西湖志

卷五

十

社之意也今改高公嶺折入山幽爲聖菴

王陽明詩掩映紅妝莫浪猜隱隱知是藕花開其君醉臥不

須扇自有香風拂雨來

聖菴在南屏山側新安山人汪含章之別業也其地林壑

茂美竹木清佳既奇荒而可尋亦崎嶇而堪玩磊石因

山疏泉繞逕深者爲池菱荷點翠於其內高者爲岸梧

竹檉種於其旁迴廊屈曲軒閣蕭疎斷木爲橋遊龍逶

足因峯作榻醉可長眠極人情之快觀盡林谷之幽致

山人死遂葬其類與繡流同結此山焉外爲南園

宋虎臣詩湖上青山好相將卜隱焉空尋五嶽過俱語十洲
偏戶外惟栽竹門前就采蓮披書雲霧清月下樹月娟娟掃
地迎賓至焚香願主賢神堂時載酒布被垂簾編雁鴦霜
前長魚蝦日暮鮮藕翠來北郭荷枝出東門卒歲期裁足
忘形樂自然春堂侯老氏秋水度莊寬

夏樂只詩一徑新開萬壑奇層層竹水擁澗清湖穿石洞苔
永沿雨洗山樓野夢耳鳥藏人情勝讀書知得意學禪
凝遲留不忍惜題襟待入春深與客期

樂只又詩南山石煉神離離小徑橫開萬竹迷捕竿得事能
西湖志 卷五

解暑樓泉抱爽可忘機喊名無客聲玄塵曾隱隨人在杖
藜一壑一丘吾願足文章何必強災災

宋介視詩尋壑無心到小崗一壑高奇路荏荏山移明月隱
深谷崑崙高風亂野冥捫石披懷會解語引流湜足莖生
涼坐來不覺渾忘暑他飯斯厭入醉鄉

介視又詩處士無羈買壑菴龍泉湖石在山兩廣招遊遊一庭
無刺小結花緣手與誰坐憶潮川生畫理言尋杖打得詩
雨一舟夢過雷峯遲時往時來意不貪

南園宋韓偓青園也園中林塘競美并木生幽肯嘗使務

觀陸游爲其畧曰虛堂廢屋上足以陳樽俎起閣垂
軒下足以奏聲樂其豪華可知矣而類其堂則曰許開
額其庄則曰歸耕何哉其意皆摘自魏忠獻王之句而
玉津禍及恬不知解至有開而不能許可耕而不得歸
徒使其庄荒蕪日甚過者傷心計亦拙矣大抵韓之許
開買之後樂皆奸雄粉飾之詞爲人吐唾徒有名園耳
益黃南過卽詩庄

夏樂只詩南屏山下采南園御筆親書動至尊浪許偷閑欺
白日言歸學稼豈青門陸游記爛舞苦石魏國詩理冷落
西湖志 卷五

軒盤樂不知彌遠根王津橋畔泣孤魂

○肥瞻書院先生葛姓名寅亮字水鑑明解元祿進士第歷
任建省文宗慧眼譽後中式者多故先生之門冠蓋滿
座後退居湖上著湖南講一集四方從遊者數百人居
嘗雅好湖山結廬南屏蓮花峰下柳梅千株荷花十畝
今其宅有焉南過卽石屋湖

李舒章詩蓮花峰畔讀書臺伊洛宗風自有胎繞屋池花開
講席蘭簾山鳥助清杯青蓮生悟無吟音綠帳來親盡興
才門外雪深多士立意前書帶任徘徊

○石屋洞高敞虛朗寬廣三丈狀如軒榭可布筵設几避暑
稍夏旁有蝙蝠洞大者如鵠洞深不可窮極下爲大仁
禪寺吳越王宣和二年重建南建爲水樂洞

仇仁近詩薛勞空青露石砌遊龍伸臂下南高鬼神穿鑿地
厝碎風而支撐天柱牢峭壁蒼苔侵佛龕懸崖滴乳瀾僧
袍伽藍聞是香山叟燈暗荒池沒野蒿

張方洲詩尋幽過路問山樵落日愁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
宋事老僧乍見說唐朝月光夜落松烟暝雲暮秋虛竹露
飄勝景難逢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

西湖志

卷五

十三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旁有淨心寺玉淵亭等處皆宋淳

熙年建其石巉巖清時灑灑出塵虛谷傳聲有呼必應
雨前雨後無聲不聞郡守鄭鑑名之曰水樂洞年久荒
頽寺僧不治山亭因之崩摧流水爲之絕響賈秋壑忙
僱航往復令工數十人疏導此泉其響復出旁造數武
爲玉淵亭

蘇子瞻詩君不學曰公引涇東注酒玉斗黃泥一鍾水又不
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鼎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
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益石無竅強名水樂八

笑憶見山僧已厭聽多情薄月空僧照聞通聲樂東海入
遺聲恐在山海間鏘然洞谷含宮徵節奏未成君獨喜不
須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東陽水樂亭

王大受評語盡烟霞見洞天更來洗耳聽春泉飛濤激石浮
清聲耳溜行沙擬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山中日月幾千
年何人得受稽生訣譜入宮商與世傳

楊仲弘詩石林東路轉登牙來訪南山處士家雨過門前生
薜蘿風行甌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
沙白日好閒危坐久居然身世在烟霞

西湖志

卷五

十四

○玉淵亭西湖野史南渡後有一客自洛中來者雅好山水

久而忘返托跡歸雲菴凡三年矣詩歌翰墨種種絕塵
所著遊牋滿奚囊間一日忽沾瘧疾而死山僧不知其
家焦出通問遂捐鉢資爲殯葬於此亭下其客才鬼有
靈不與草木同朽寂每逢花月之夜忽爾現形所居之
室遊者不敢假宿偶宿其居則其形必見遊人以是絕
跡不入而寺僧竟視此居爲棄室矣越日有一生假榻
僧寮者喜此中靜寂欲徙爲居僧不可語曰此洛陽客
才人死所也花月之夜或至見形公無役焉生不聽遂

望其卧具書箱。宿此房中。明年春正月梅花正放。其鬼果出矣。生在燈下讀書。正欲就寢。而鬼吟一詩。敲其窗。大聲呼曰。月半梅指已二更。寒窗猶有讀書生。既吟罷。生知此鬼即洛陽人也。爲續句亦大聲應曰。遊魂何不歸。鄉土辜負洛陽花滿城。其意甚引其歸也。其鬼遂不出。過此爲烟霞洞。

夏樂只詩洛陽才子舊名儒。千里遨遊墓此湖。花月不因山鬼隔。詩歌都禁綠窗呼。雄心一片梅邊出。白骨千年石上枯。約指兩言登覺路。玉函自此藏迷途。

西蜀志

卷五

十五

○煙霞洞。考志。晉開過九年。有僧闢洪。結菴洞口。遇神人。指山後有奇跡。何不觀之。洪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古壁間。若鏤刻者。然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錢王夢箇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箇訪得烟霞洞。石羅漢有六。遂補刻十二尊。以符所夢。今與象鼻像佛手。並存。蘇軾爲紀。折入爲虎跑泉。周紫芝詩。瀟瀟雨峯高。屹立曉相望。蒼翠丹海日。獨出開千嶂。網雲洪崖初。令人足追想。嶠巖包萬景。扶節日歷訪。泥池久已死。誰爲真巧匠。鑿空山玲瓏。出此奇怪狀。中虛結。

遊雲谷。靜本幽。蟬暗穴下無底。詩聲相悲壯。十八洞。隱成。閉石皆奇。像誰其。架石梯。置屋雲靜上。青山亦不知。森然開目丈。忽於兩峰間。萬壑見波浪。澎湃潮聲往。往空中。飄渺然。閣摩尼。令我生惆悵。何如學枯禪。一切除諸妄。自提半仙人。長年此趺放。

黃石竺詩。野岸眠荒艸。輕烟細。但云山路近。不覺客情孤。柳火垂荒塔。漁絲接晚湖。穿橋舟影裏。月色滿孤蒲。

唐詩

金散公詩。丘壑烟霞日。與我汀蘭岸。正結爲詩。文章近覺洞。

西蜀志

卷五

一

林。噪猿鶴。方知野興真。兀傲山疑今。畏壘。深淵水是昔。迷津錢塘江上風。濤聲擊棹。何如擊菴人。

○虎跑泉。在烟霞之南。由赤山埠而進。即其地也。按志云。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蔚盤。稱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進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微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當遣虎致佳泉。我師無憂也。次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其湧如珠。甘冽異味。後建寺名曰定慧院。建此爲真珠泉。

趙子瞻詩。寺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

行。卿龍作浪花。俱撫掌。至今遊人。盟。濯。龍。跡。聽。空。暗。環。佩。

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張行中詩。步。驟。看。花。入。翠。微。暖。風。蘭。氣。襲。人。衣。衣。會。聽。法。跑。

泉。出。龍。或。迷。禪。扶。雨。飛。還。悟。擊。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晶。

屍。世。情。總。被。凡。僧。改。泡。影。觀。來。忽。是。非。

張方州詩。蒼。苔。白。石。路。盤。迴。林。谷。春。藏。一。徑。開。山。勢。北。連。三。

竺。路。泉。聲。西。出。五。雲。堂。花。殘。老。禪。和。松。臥。風。靜。閒。雲。伴。鶴。

同。近。賞。漸。多。題。吟。誰。不。知。誰。續。子。瞻。才。

葉。緯。如。詩。去。任。曾。無。定。逢。迎。却。有。僧。落。花。還。曉。徑。幾。見。叫。枯。

西湖志

卷五

十七

麻。虎。跡。昔。仍。殘。鐘。樓。月。蕭。條。汲。泉。殿。石。大。寂。歷。對。禪。燈。

○真珠泉在雙慶寺內。虎跑寺相近。按志。周朗德聞有泉自

地湧出。跳躍如珠。寺僧因以名泉。後南渡時。近大內。取

以爲酒。其味佳於他泉。故今稱珠酒。卽此泉起名也。旁

爲王烈女墓。

蘇子瞻詩。紫。黃。瓜。付。路。香。鳥。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

陰。轉。軟。枕。風。輕。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

方。進。人。不。惜。昨。前。水。借。與。鵝。鴈。自。在。嘗。

王季車詩。桃。花。正。欲。眠。春。鳥。先。鷄。起。飛。語。醉。眠。人。醒。來。聽。山。

兩

○王烈女。宋元遺事。實慶間王烈女。新安人。其父酒家。女

十三。許配吳興人。未成婚。其人他出。爲豪家所陷。而破

女。守節不出戶。閱三年。可及奔矣。其父欲令他適。女不

從。堅樓而殞。見者莫不痛之。有好事者。捨山爲塚。葬其

骨於烟霞嶺。題曰烈女墓。其地怪石叢。喬松挺拔。叢

竹穿石而出。不藉土膏。三月清明時。野花滿路。灼灼可

觀。遊者多酌酒。爭之過嶺。爲法相寺。

夏樂只詩。青。塚。年。年。吐。異。花。香。風。陣。陣。出。烟。霞。嶺。生。苦。竹。穿。

山。過。高。扶。蒼。松。壓。石。斜。空。谷。聲。傳。多。野。鶴。重。城。滿。近。綠。歸。

卷五

十八

鴉。劫。來。憑。爭。懷。芳。蹟。無。盡。閒。情。問。酒。家。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寺。後唐時有僧法眞者。年十三。秦悟

受法於雲峰。存公。生有異貌。耳長九寸。天成間。自天台

清寒岩來遊。滿上吳越。土待以貢禮。居南山下。乾祐四

年。跌逝。其身枯朽不壞。寺僧因用布漆塗飾成像。其相

如生。因名曰法相寺。寺有定光菩薩。佛修行地。其水

缸。尚存。缸中四面。葛蒲青青不變。又有泉出石穴。傳爲

佛以杖注石得之。其泉大旱不竭。昔勝朝也。山上有蓮花。開後蓮花。

遊閱詩庭有松筠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湖者雲隱白

頭聽泉勢落石絲來夜榻金剛仙夢覺燈火佛書

開休官不久仙丹去宮殿嚴江舊釣臺可道有人

劉士奇詩古佛奇形信少變翠微樓閣白雲床耳聞錫杖通

泉穴眼見萬端排石缸剝掛紫藤驚鳳窠鉢分滄海毒龍

吟水身就訪此尼室寸庭金鑑不易擅

丁巳雲雨不壞全身兩耳雄蕭然高寄此山中石泉暗渡

岩雨古木橫撐幽澗風缸積菖蒲皆不惹卷留伏履總歸

空南峯直躋無窮壑萬綠新黃處處逢題定光庵

四湖志
夏樂只詩老梅修竹隱深窩龍峯湖山詩不似

美舌流觀那藏石皆塵遊近覺官趣好滿腹還疑野趣

多莫道年來長是夢閒從杖屨且婆娑題龍光閣

○南高峰在法相寺之頂其巔羊腸屈曲境絕凡區東瞰平

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美南眺大江波洞潏石極遶海

之觀富春羅刹橫列目前天目逕山近堆眉岸山頂舊

有榮國寺今廢又有鉢孟潭白龍洞等勝觀者皆謂遠

不能去云

田叔禾詩飛塔中天起湖山望裏來凭欄秋月落倚杖夏

推牛石千峰合政軍萬木開梢衡遊獵冷無日不登
懷詩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舊山
上頭住一年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

西湖夏 基業只父修纂

高木宋維藩份祝父點閣



湖南勝蹟

○玉岑山。出清波門。或湧金門。艤舟抵赤山埠。其山相近。人

傳是壑產王。故潤期與常。孤峯秀拔。怪石凌空。中有香

木。偶出森秀。臨崖。不知始於何代。出谷爲赤山。

程奕先詩。古木蒼枝不記年。臨崖高聳玉岑巔。曲橋流水通

行。屐竹。逕。亦。老。相。厭。

西湖志

卷六

○赤山埠。湖舟登岸地也。其水名浴鵲灣。元時張伯雨居此。

池亭登翠。竹水輝映。今改他園。

劉邦彥詩。浴鵲灣頭春水呼。猿洞口。噴雲瀉歌。款款相答。樵

斧聲。日聞。

邦彥又詩。春水初生浴鵲灣。舊傳高枕對晴山。鳥聲啼罷忽

飛去。開。捲。柴。扉。盡。日。閒。

張行中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口渡人稀。欲行不去天

將晚。湖水半橋漲滿堤。

毛馳黃詩。城西極望波渺渺。十里橫塘鏡中曉。早花曉花相

接開。遊人不覺紅多少。

○鶴灣。卽堂。西湖野史。張雨。字伯雨。元末錢蹈人。與虞伯生。

趙子昂相善。所著尋山志十五卷。碧巖玄會錄二卷。葉

家學。道。跡。此。山。所。將。有。黃。復。樓。等。蹟。

楊廉夫詩。黃復樓頭仙已去。今年黃復復相逢。不知天上修

玄史。祇向山中訪赤松。石室秘書愁漲。電星池。遺劍半成

龍。思君不見開殿戶。月在金鐘第幾層。懷伯雨

姚公綬詩。百年尚友重文章。來謁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

鶴夢。王鈞橋外澆壺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閉秋山自老

西湖志

卷六

蒼清眼。還看苔石上。至今詩句吐虹光。李伯雨

倪雲林詩。日暮蒼蒼青鳥使。華林瑤艸待君歸。乘舟每望鶴

龍出。青雨俄驚帶鶴飛。秋水珠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烟

衣。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前白羽揮。

○高麗寺。舊名惠因寺。高麗藩王來朝。帶有金字華嚴經一

部。藏寺法輪中。又進金塔一座。爲貢物。自此叩關無忌。

蘇子瞻守杭州。恐招海寇之變。屢上言。却貢後。遂少至

今其寺存。

○疑神菴。宋時有蒲衣道士張達道者居此。高宗見其仙術

不此屢試多驗。嘗贈白羽扇。達道長攜出入。人謂爲羽士後化去。

薩都刺詩。瞻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照眉清。蕭蕭返道士無入。識羽扇年來落風翎。

○符其泉出赤山之陰。合於惠因祠。過此爲三台山。千墳傍有周真人思得墓。

○千墳在三台山下。按志。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少時讀書。言志有慷慨風。雖仕。勁節不改。常讀史至蘇武傳。嘗垂而選詩曰。富貴偏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

西湖志

卷六

三

仕。詩曰。解綬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送人起廉。

詩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葉黃蘗足養廉。公之志可知矣。及英宗北狩。爲也先所執。公時以司馬任國事。中外紛然。公首建大議。立景皇帝。以絕敵望。盡固京師。防禦關路也。先知不可有奉英宗歸。實賜不過金帛而已。一

時宗社不辱。皆公之力也。英宗復位。奸臣忌公者多。徐有貞。石亨等。編謀造害。帝以爲其說以爲公之實已也。意甚不平。遂被誅。臨刑顏色不變。惟呼天長嘆而已。上

崩。憲宗即位。乃還其家屬。還戍者。使其子扶喪以歸。葬

三台山下。贈太傅諡忠肅。春秋奉祀勿衰云。

黃石翁詩。南湖風雨。半半半。半望孤墳。浪灑然。宗社不遺千古恨。妻兒寧受一朝冤。滿腔熱血。從人喚。兩袖清風。誰已。

先華表至今。學墓字。衣冠猶自表當年。

夏彥章詩。蘇公堤上柳。半半曉望孤忠倍。儉然風噴竹聲。惜恨雨沈松。簾寫幽。竟靖康不返。橋額士英。唐重宋規。

先腐神已隨。青石盡青山未老。自年年。

張祖望詩。天王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憶往時成浩嘆。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烟滿墓。

西湖志

卷六

四

門收壁。樵夫誰禁。汝竹深松火。又黃昏。

趙又昌詩。西山英氣結三台。爲拜忠墳。蘆棹來徑。遠青松埋。白骨山。紅葉。蔚荒苔。神州已覆。須神力。大屢將傾。仗大才。赤手獨揮。還赤族。清風石上日鳴哀。

彭澤亭詩。國難無如土木奇。災厄編額。一身史。稍移半。收中原。失總。得南還。宮禁。疑。濟。淚。空山浮。暮雨孤墳。坏土冷朝。

曉松楸。猶拜前王澤。鬱鬱忽忽。正未衰。

宋肩祝詩。英風烈烈。係人思。宰相如公。信救時。靈武有君存。社稷靖康。無王自陵夷。安危在昔。真多算。復辟何圖。反致。

疑功入莫酬千古恨。茫茫天意實難知。

趙大羽詩。尋山問水。登瀛舟。圖史關心。恨在昨。神勁每多。陰。

雨。疾枝高難禁。朔風。候時。探勝。蹟來芳。潤得拜忠魂。到古。丘。青塚。繁人不識。公惟華表。綠千秋。

宋价祝詩。君不見台山雲。歲歲臺前化。露雲又不見。台山月。

年年塚上啼。幽鳥鳴。與愁雲。作雨。飛山風。終日鳴。鳴。唱于。

公信。稱萬古才。赤手河山能補缺。輝映當年兩袖風。橫。盡。

中原一腔血。功大志高。煉衆心。營營目來。狐鼠。齧。噬。石。

臂。多小人。兄逢故主。生客。悅天佑。英皇復振綱。百口如公。

西湖志

卷六

五

從。餐。舌。我。來。屈。膝。拜。其。旁。四。顧。英。風。何。烈。烈。嗚。呼。我。公。自。是。人。傑。

○花家山。在大小麥嶺之左。其下有谿。名曰花溪。又名花港。

遊魚出沒。泉冽而水清。洞微見底。壩下多洞。魚。激。之。而。

出。宋人多玩之。西爲雲石。

仇仁近詩。開尋石。羅列雲屏。樹影生涼。怯。亭。衣。靜。碧。斬。脆。聊。

寄。傲。歎。紅。塵。土。瓦。忘。歸。滿。傾。竹。葉。春。香。清。輕。瀉。花。曉。露。

晴。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更。依。依。

○靈石在花塢之西。通永福橋。即其地也。下有元人張嶺南。

墓。伯雨葉家學道。才思優瞻。詩句離奇。生居赤山。死遺。

玉鈞。價值百金。自建橋以通遊屐。至今稱之。其墓即墓。

靈石下。與手鼎。馬。數。永。清。諸山相近。舊傳地多紫藤。夏。

衍。瑞氣長在林麓間。吳越王時。許居士墓此。其孫許昂。

復拜尚書。人以爲其瑞也。西爲徐尚書墓。

陸都刺詩。霞。鳳。翻。出。洞。又。常。時。彷彿見。雅仙。幾年海上張。

公子。今日山中。肩。稚。用。滄。海。塵。飛。丹。已。燕。玉。堂。人。去。樹。空。

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爲金經與世傳。

僧秋潭詩。從遊靈石。過山堂。徑。躡。蓮。花。到。處。香。竹。繞。晴。雲。枝。

西湖志

卷六

六

假。賽。荷。經。時。雨。葉。荒。涼。傳。聞。宴。客。留。殘。坐。友。違。呼。樽。引。興。

張。我。忽。懷。情。追。二。薛。玉。鈞。橋。外。憶。張。麟。

○徐尚書墓。徐公名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間。以左通政使。

安南。黎。洞。餽。金。珠。香。綺。諸。物。甚。厚。公。却。之。兩。嶺。海。風。而。

歸。政。葬。此。再。進。爲。道。潛。序。

楊士奇詩。西。溪。安。南。奉。使。來。玉。範。曾。見。嶺。頭。梅。天。就。老。史。清。

於。水。不。帶。飛。花。半。點。回。

○過溪亭。在風篁嶺下一溪橫。萬壑齊鳴。風。濤。水。聲。雜。入。

林間之。頗。轟。鳴。鳥。隱。隱。歸。禪。寂。之。心。香。瓣。才。送。東。坡。過。

此因以爲亭。今其址尚存。側入爲鉢池巷。

宋式其詩。餘入南山間徑開。過溪亭子。寄荒昔東坡半是淵。明侶元淨何非。慈遠胎一。噓無。轉天地。劇三生。吾。唐古今。來風。簾。上。尋。消息。鳥。語。花。明。未。易。猜。

鉢池巷在風篁之左。其右卽龍井也。山頂一泉。瀉碧而出。如鉢置地上。澄清可愛。飲之最甘。至夏旱不涸。人名之曰鉢池。過山麓爲新巷。

夏樂只詩。小春高寄在山巔。一鉢平開瀉碧泉。景對獅峯情。獨別源。非龍井。味加甜。僧廬葉落行無路。石逕雲開坐有。

西湖志

卷六

七

天記得昔年來此地。閒看林壑尚依然。

○新巷。新開巷也。古藤上人。猶倚山水。結菴其間。怪石玲瓏。

逕壑。獨別南山之勝。莫過於此。四序花香。非雨凡植。三秋紅葉。迥異人間。古名賢足所未至。是以無詩。今特看焉。上爲風篁嶺。

陳丹書詩。屈曲巖阿一徑秋。千松萬竹繞山頭。人門鳥語空。

人跡。閉戶花飛。滿客愁。臥聽流泉消萬事。閒披金石得三休。芒鞋無用尋深壑。知足軒輊自可留。

○風篁嶺。多蒼筤簕。爲風篁。夢消至此。林壑幽深。迥出塵表。

流淙活活。自龍井而出。大暑不涸。元淨。有僧元淨。春。

號辨才。結菴於此。四繞修林。蕭蕭綿綿。蘇子瞻常訪辨才。遊其菴。送過嶺側。笑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答曰。杜老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過溪亭於泉上。

子瞻爲詩紀之。嶺上有片雲石。

蘇子瞻詩。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卽。惟此鶴竹名。嶺然不知。

秋。去住兩無礙。人天曾挽留。公如龍出山。雷雨卷陣來。

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好寓常恐名實浮。我止陶。

冷。鐘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水當過流。聊使此山人。

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西湖志

卷六

八

○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一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鑊刻。神秀。

中突然而起。中有石穴。岫岫曉曉。可賞。戲呼爲涉盆焉。

宋陳剛中墓。剛中常以和議忤秦檜。與張九成同日遭逐。死葬其下。

丁巳雲詩。滿目風篁青。翳目不知何處覓。忠憤忽然跳出岩。

間石。獨立入稱一片雲。

○楊梅塢。近瑞峯焉。宋時有金楚老。所植楊梅極美。因以得名。子瞻各舉家詩。每贊其妙。上爲獅子峰。

蘇子瞻詩。新居未換一根椽。中有楊梅不直錢。異同金家顯。

甘苦參寥不是老婆司。

○獅子峰高出羣岫。可瞰江浙。北望天竺諸勝。下爲龍井。

楊廉夫詩。獅子亭雲湧翠巒。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潮月上樓臺。

臺。濕度海雲生。鐘聲寒。蓬島未應三萬畝。桑田又見幾回乾。

大千不究恒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龍井寺。唐乾祐三年建。宋元豐間。僧辨才自天竺歸。老此。

山。與蘇子瞻。趙閑道友。善秦少游。嘗訪其居。樂而忘返。

爲紀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來。杭。復還會稽。

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予入山。出郭已晚。繼舟至普。

西湖志

卷六

九

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道。是日肩輿已散。喜天宇開。雲。

林間明月。可數毫髮。遂棄舟登岸。從參寥策杖。傍湖而。

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遁上。

風篁嶺。憩於龍井亭。自晉寧凡經佛寺十五。寂不聞人。

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隱。溯流水。遵溪澗而上。即龍井。

寺。辨才居矣。其地林樾翳蔚。石鍾平開。石穴中泉湧如。

雨。冷冷然。澗谷而出。不舍晝夜。聞花幽。絕非人間。鳥。

語。樵歌。悠然天外。谷深如井。人稱舊有老龍居焉。斑。

斲蟬之類。下瞰不可勝數。跌坐其上。納涼氣而濯清陰。

採時花而眺白日。徜徉自得。清澗如如。僧可忘年。予亦。

懶去。寺外有神選石。棋盤石。浴鱗池。浣花亭。神劍石。等。

蹟。東瀛孫公題僧廬二聯。最佳。有興來臨水敲殘月。潭。

罷吟風倚片雲之句。至今尚存。

蘇子瞻詩。策杖徐徐步。此巔撥雲入。選興飄然。盤開海眼知。

何代種出。菱花不紀年。烹茗倚詩罷。泛雪煉丹人。他骨成。

仙。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龍泓一片泉。

王伯谷詩。深谷盤迴入。窺泉。雪夜流。隔林先傳。雨到寺不勝。

秋古剎。龍王住。空林鹿女。薄一尊斜日下。獨爲旋入。鶴。

西湖志

卷六

十

王承顏詩。尋幽來勝地。竹密呼釋。蘭。越。鐘。頭。雨。雲。歸。峰。外。

山。還。深。荒。艸。蔓。寺。僻。老。僧。頑。時。聽。龍。吟。水。隨。煉。壺。日。開。

田。叔。禾。詩。古。寺。寒。烟。外。清。尊。落。照。中。石。林。樾。徑。滑。幽。澗。野。鶯。

通。簪。冕。終。何。事。浮。沉。魏。此。躬。碧。山。頻。悵。望。迢。迢。白。雲。來。

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登山遠跡石嚙。菜畦麥。連。

山。籠。僧。寺。人。家。各。謂。阿。阿。列。暗。流。霜。葉。亂。班。班。飛。雉。夕。陽。

多。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奈。若。何。

屠赤水詩。藕花菱葉傍輕鷗。路入南山景。豎。赤。日。未。清。國。

扇。暑。青。蘿。先。到。寺。門。秋。風。前。萬。樹。蟬。鳴。盡。雨。後。千。蛙。水。亂。

流好士。概今劉尹在。身懸玄度得同遊。
赤水又詩。湖頭水漸落芙蓉。題合雲山路。幾重涼。月。幾花。漸。
書。船。帆。風。金。刺。送。疎。鐘。佛。燈。坐。借。光。明。藏。僧。飯。香。分。法。喜。
供。銷。盡。諸。緣。無。一。事。世。情。轉。淡。道。情。濃。
賀。鑒。然。詩。古。刹。深。深。客。到。稀。爲。耽。幽。賞。生。忘。歸。雲。中。奏。樂。和。
仙。梵。竹。裏。開。筵。近。翠。微。一。片。湖。光。蓬。入。酒。千。林。雨。氣。冷。侵。
衣。騷。人。共。有。烟。霞。癖。招。隱。青。山。意。不。違。
孫。大。初。詩。巖。底。閑。雲。亂。不。開。側。隨。羣。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原。
無。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西湖志

卷六

十一

瑞泉詩。藍輿轉入白雲林。山鳴磬。一。逕。深。夾。道。松。杉。鬱。
夕。照。殘。空。殿。閣。倚。秋。陰。丹。鳳。半。陸。繡。經。葉。黃。菊。黃。鋪。遍。地。
金。坐。對。山。僧。渾。不。語。當。門。流。水。是。禪。心。
王。百。谷。詩。名。山。迢。遞。客。來。稀。隱。隱。疎。鐘。出。翠。微。春。雨。新。泉。手。
潤。台。寒。澗。明。月。一。僧。歸。聲。隨。鳴。磬。閉。過。院。淨。比。青。蓮。不。染。
示。闍。說。夜。深。龍。化。去。何。年。重。向。此。中。飛。
漢。眉。公。詩。龍。井。源。頭。問。子。驂。我。亦。生。來。半。近。禪。泉。從。石。出。情。
宜。剎。茶。自。峰。生。味。更。圓。此。意。偏。於。衆。士。得。之。情。那。許。俗。人。
專。悲。吳。鳳。辯。蘭。茅。貴。不。到。茲。山。識。不。全。
試。茶。

○神運石。高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簷下有木香一架。穿鏡
竅穴。宛若蛇蟠。與片雲亭。與泉亭。並著。嶺畔有辯才塔。
無后塔。古蹟。白蓮院。夕佳樓。等勝。

張伯雨詩。西山朝氣與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所。夕佳。吾所。
懷。山。偏。閱。世。久。結。廬。潭。邊。垂。蕙。樓。將。對。峙。苗。圃。亦。雙。排。誰。
南。列。崇。早。不。受。烟。嵐。埋。我。亦。避。世。人。心。迷。倦。鳥。借。茲。焉。記。
高。適。庶。與。靜。者。詩。題。夕。佳。樓。

西湖志

卷六

三

徐大章詩。此地俄多劫。湖山亦被兵。名園俱泯滅。別構獨嵒。
嵒。騎。墨。觀。前。草。登。流。愧。後。生。重。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碧。
徐。侵。簷。上。幽。蘿。附。陽。榮。倚。關。雲。鳥。度。極。目。鏡。天。平。日。夕。景。
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霧。水。邊。橫。紫。翠。弄。微。合。
丹。青。點。染。成。茅。津。有。潮。唱。秦。嶺。少。人。行。眼。色。松。間。動。寒。風。
竹。裏。鳴。疎。鐘。餘。響。遠。火。聲。青。笑。仙。梵。微。微。動。爐。烟。裊。裊。
輕。總。非。人。世。韻。蕭。蕭。得。幽。情。訪。夕。佳。樓。
○白蓮院。舊傳呂祖。曾同三人。在此乞食。僧不與。題詠四句。
而去。暗藏其姓名。識者辯之。其語云。南塢數回泉。石西。
峰。幾。疊。烟。雲。共。登。樓。孰。與。通。名。謂。人。以。爲。上。句。是。呂。中。
句。是。洞。下。二。句。是。僧。乃。呂。洞。賓。三。字。也。

美白石詩。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現花壺石上安。今日與懷同。

此味。老仙留字在屏頭。

○老靈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冷冷發聲聞。幽僻清與香出。

摩窺其土產茶獨佳。郡志稱寶雲白雲香林三種。皆在靈三諸峰所產。不若老龍井之味為勝也。其南為九溪。

層赤水歌。山通海眼。噴龍神物潛藏。此真宅。飛流漱沫走。日虹萬古靈源長。不。琮琤時。暗琴。甕聲。澄泓冷。浸玻璃。色令人。對此清心。澆一。漱如飲甘露。液吾。蘭神女。春靈山。豈是當年八功德。此山秀潔復產茶。穀雨霖霖摘新芽。香。

西湖志

卷六

十三

勝。勝。檀。藏。法。界。味。同。沆。瀣。上。清。家。從。古。龍。關。亦。浪。說。顧。諸。陽。羨。何。須。夸。摘。來。片。片。通。靈。處。冷。冷。馨。齒。牙。玉。川。無。妨。盡。七。桃。趙。州。借。此。演。三。車。來。取。龍。井。茶。還。烹。龍。井。水。從。容。漫。將。火。候。傳。調。停。暗。合。金。丹。理。茶。經。水。品。兩。稱。佳。可。惜。陸。羽。未。會。此。山。人。醉。後。酣。珠。璣。陶。然。萬。事。歸。虛。空。一。杯。入。口。宿。醒。解。耳。畔。飄。飄。來。松。風。即。此。便。是。清。涼。國。誰。同。飲。者。麗。西。公。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洞壑。九折而出。故人稱為九溪焉。其地徑路崎嶇。舟水蔚秀。人烟賸絕。幽。

悄靜寂。遊者心耳俱淨。人世可忘。越有張淑芳卷。

張光弼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擬潮落花尋。

曲。選。桃。源。無。路。轉。菱。菱。

○張淑芳別業。宋元遺事。張淑芳者。其父樵家。有紫色。理宗時。通選宮嬪。似道見其姝美。匿為己妾。寵以備房。令女史教以詩曲。韻妙絕羣。似道愛之。凡府中所積金珠。統繪香翠之類。皆其所司。故當時有茶題詩。刺云山。上。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其。報。樊。城。意。新。得。城。月。正。少。年。似。道。敗。芳。知。其。必。盡。以。其。重。賞。從。居。父。家。與。

西湖志

卷六

十四

一老姥鬚髮為尼。結菴於九溪之梅。藏花種竹。以樂終身。及似道選配。至木棉庵而歿。卒無有知淑芳者。其為人深隱如此。元至元間。淑芳年已耄。乃散其重資。建菴買田。以接衆尼。至今山茶古樹。皆其手後舊物。造為十。

張淑芳詞。朱欄綠水繞迴廊。散。踏。行。吟。春。香。花。枝。爭。陰。窺。衣。裳。或。搖。或。宕。風。前。柳。欲。隨。欲。現。月。中。篋。為。誰。掩。抑。鎖。

芸窗。右詞院漢詩。

淑芳又詞。迷畧人重陰。獨坐芭蕉裏。低聲吟古人。夜永涼生。

秋 艸綠碧於烟花香來寂寂走起向南趨路直垂永溫

本詩生

淑芳又詞墨痕香。燈前淡點點。是愁人。幽思。桐葉。落花。殘。鳳聲。天氣寒。雪樓。月。青溪。鳴。村。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右詞更屬子

淑芳又詞。羅帶濕未乾。又是夢涼雪。飲睡難成寐。音書絕。竹葉何辜。飄飄狂風折寒衣。弱不勝有甚。遲腸。望到春來將節。孤燈獨照。字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斷種。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與分說。

西湖志

卷六

十一

右詞

○十八澗。按志有宋楊和王梅園。其地深遠。縹流有絕人處。

世者居之。澗內有李岩寺。梅花徑等蹟。過此。即雲棲矣。

張仲舉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遠長松一澗分。潭影青枝行處。融嵐光白散望中雲。猿公吟樹如求侶。鹿女嘲花不亂羣。管美山僧專勝地。水聲林下百無聞。

張可儒詩。古代梅園歲月餘。但存芳艸更無花。尋幽若到雲情處。莫放幽情與酒家。

葉緯如詩。兩山懸似削。相對一溪流。白石幾迴度。青林到處

幽雷聲隱空。雲氣接靈樞。歸路同樵牧。炊烟濕未收。宋价祝詩。一灣流水洗詩腸。徑踏梅花處處香。十里溪陰登古剎。不知何地是和王。

○雲棲寺考志在五雲三竺之西。宋雍熙間。大扇和尚志逢創此。其山多虎。大扇至。虎即馴伏。人稱爲伏虎禪師。天禧中。勅賜真濟禪院。後靈沒已久。隆慶間。有釋氏祿弘號蓮池者。姓沈。浙之望族。早精儒林。後皈依教。常行脚到雲棲。見其四山圍合。徑幽林幽。曰此吾修行地也。遂卓錫其間。與麋鹿爲羣。鶴猿爲侶。於時里人苦旱。師爲

西湖志

卷六

十六

誦經。甘霖即降。又苦旱。患師爲誦經。虎又散去。衆心太悅。不日而成蘭若。其後道力益堅。戒律愈嚴。從遊之僧幾遍山谷。遂於其中建念佛道場。名曰雲棲寺。其地有迴廊。刀噴壁觀三峰。有金液青龍聖善三泉。寬爲雲棲六景。他如高松喬木。合抱者無數。修竹奇花。探耐者不盡。五夷九曲。遷其深幽。鵬石天台。少其曠逸。師於是著書成集。名歷儒林。咏詩說偈。才公雅率。遊覽至此。止矣。蓮池詩。蓮池非是夢栽蓮。蓮是花中大覺仙。花發蓮生因帶果。蓮成花落實由天。展開千葉全機現。攝入孤房衆德圓。

隱蓋長安紅紫裏。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蓮池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避俗仙。內叶魚龍成

淨侶。外連萍藻結良緣。畫船驚散涼風夜。青笠輕綸細雨

天。身在汙泥潭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忍辱仙。自幸深根埋濁土

從他名卉占高前。願開白日烘編蓋。實匿秋霜凍倍堅。一

念清心合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解脫仙。潔體迴離紅粉裏

清香不惹綺羅筵。寄通千孔除晴碍。秀出孤標絕衆緣。碧

西湖志

卷六

七

水青山長自在。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又詩。東方日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我愛西來山色好

捲簾惟有影隨隨。題月隱堂

又詩。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真謂純根容易斬

此山原是活人刀。題刀隱堂

又詩。九年少室坐伸吟。此地何人更效顰。拂袖便歸千嶂外

不來從爾問安心。題坐觀堂

又詩。百年修竹擁清泉。飛舞東西起復眠。噴出玉花歸石鼎

却疑香積有龍涎。題清龍泉

又詩。不依雙袖不中幃。湛出山頭夏不乾。只恐老胡猶未肯

從教千里下長灘。題聖果泉

又詩。安養池中水似涎。玉環珠滴正涓涓。何年分得金剛手

來作雲棲一派泉。題金液泉

王季重詩。寒光染墨凍溪冰。山路穿岡不記程。虎過新泥

蹄。遊鶴覓古澗。鹿苔疑千林。殘葉飄孤磬。一樹梅花骨

僧。八外偶來如照世。雪屐屢處綠雲朋。題雲棲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終

續志

卷六

九

西湖野勝詩志卷之七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墓

南木宋維藩份祝父照閣

湖南江干勝蹟

○筆架山出清波門折而南即其地也。涉為方家壑。徐公墓。

○徐烈士墓按志公名應德。衢州人。元兵亡宋。公與子琦。松

二人。女元娘。長投入井。同舍有劉生。起其屍而葬之。明

初有祠祀。

○劉娘子寺按志即義親寺也。宋紹興初有貴妃劉氏。極寵

西勝志 卷七

侍。工書畫。高宗賜用奉華堂印章。暇後無比。夏日長以

水晶作脚。高宗東以為枕。妃懼因少飲。時金兵南侵。

其父助金二萬為備。上嘉之。賜建寺名曰義親寺。內有

鳳泉庵。佳。又有松雪亭。觀音洞等蹟。

秦少遊詩。匹馬嘶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差

相似。只欠湖音小白花。

○西林院在方家壑。宋乾德間建。禪師法言作西軒。漱水

為池。蘇石為山。然以片木粉壁。華整可觀。蘇子瞻題為

雪齋。

蘇子瞻詩。君不見蛾眉山西雪千里。北重都城如井底。春風

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

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蜂我夢偏舟

適吳越。長廊靜院澄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

山雪。

○梯雲嶺石磴峻絕。與華津洞相近。有仙人棋盤。水月池。靈

固石等蹟。南為慈雲嶺。

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群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

何處。水月池邊佳影多。

西勝志 卷七

○慈雲嶺按志居龍山之上。其山自天日分支。到此三百餘

里。蜿蜒如龍。名曰龍華山。北有鴉鵲池。白塔嶺等蹟。宋

猶田古址。王陽明先生天與書院。下有入龍寺。

張仲舉詩。當年玉轡此經行。古寺猶題處。從名龍鳳山。空王

氣。步馬牛宮清海波平。野桃着雨春紅落。嶺路埋雲濕翠

生。日暮人歸樵樹黑。饑鷹啼罷上荒城。

上陽明詩。雲駕高林暑氣清。南屏石上雨初晴。客來湖上逢

雲起。偕到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何得戀虛

名。殘家蚤訂尋山計。種竹諒非却却成。

陽明又詩。老屋深松繞古藤。獨留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葉清

閒暑。乘興何前對病僧。烟艇獨入曉。出高峰。望遠舟常

登。而今不覺幾年老。與似當時苦不能。竹房隱事

陽明又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處處。破踪跡。木雲

疑。仗執非吾事。傳終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諸生

陽明又詩。不蹟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遲蒼峽。風雲

泉。泮壁瓊霄海。龜晴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又奇

西綱志

卷七

三

○天龍寺。在龍華山脚。宋時其寺甚麗。有山舟。貝雲石。疑翠

井等蹟。鏡清禪師居此。今廢。

今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峰迴。王氣繞銷梵宇開。卓錫地。使行

清。迎雨花臺近。拜郊寧。坤分野色綠。滅去風。引潮聲。入寺

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

張行中詩。鳳凰山下多名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

浮殿。萬壑松聲夜清樓。宋代陵丘禾黍滅。元咒方丈石泉

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起客愁。

劉士亨詩。高僧住處屋如舟。卧穩禪無夜。聲驚高樹不施。隨

地泊波清。已斷在天。楚香飄。半人蒼龍。廟落多迷。白雲

洲。與更腹齊狂學士。虎溪橋上好夷猶。關山月

○宋籍田。即今八卦田。也在龍山下。有郊壇高。耕壇。梅花點

王。津園等蹟。皆高宗南渡時所建。稍南為妙因山。

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田餘神色。新穰自風

聲。寂寞荒村景。淒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定御營兵。

題本

張仲舉詩。衰艸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一時空。壁來山見。幾

秦使。繁泣仙人出漢宮。瓊瑤猶傳。樓乳燕。池荒已見。射飛

西湖志

卷七

四

○鳳凰山。自古多愁思。長在登臨感慨中。鳳凰臺

陸務觀詩。聖主憂民罷講臺。春風別苑。晝長開。盡除憂鬱。燕

龍威。不共蕩蕩雄雉來。水鳥遊人。尋茂槐宮。花經雨。香香

苦。幾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一夢回。題王津

○妙因山。錢文穆王墓。稍北為玉厨山。普慈寺。伏龍光禪師

道場。

○鳳凰山。雨迴軒蒼。左薄湖。許石棕江濱。形若飛鳳。從來王

氣所鍾。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皆在其下。錢氏因之

建都。至南宋更加整飾。山麓環屬宮苑。殿閣鐘樓。難以

輝述元時大造屠機。僧楊通真。師壞宋諸陳。述白塔以
壓諸宗之骨。因是都會。勸爲茂州。僅存古寺數片。而已
其麓爲舊松嶺

陳卧子詩。百年風闊久凋殘。一片荒丘遠近看。蔓草支離宮
樹盡。亂鴉啼斷御河乾。遙知二帝黃沙冷。莫辨諸陵白塔
寒。獨有西湖歌舞月。夜來依舊照臨安。鳳山懷古

顧偉南詩。佳麗千年作帝家。怨歌猶紀上陽花。玉津舊苑鳴
龍角。鐵限金城塞馬牙。東海潮迴丞相怒。南枝秋向鄂王
斜。六圖往事空回首。萬頃西湖送落鴉。鳳山懷古

西湖志

卷七

五

萬松嶺。左爲八蟠嶺。按志有留月臺。玉壺臺。萬松書院。浣
雲池。萬菊軒等蹟。其上秀石巉崑。蒼蒼玉削。疊巖然若
芙蓉之未舒。隱見艸莽者。不可勝紀矣。下嶺西走。爲宋
大內。

白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深。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
濯。驚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
鳳山懷古

王元章詩。路達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舟長不知
名。遊客謬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大木起。瞻望忽傷情。

白樂天詩。半醉閒行湖岸東。馬鞭揮映曉玲瓏。萬株松樹青
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僕爲商賈當路影。湖頭欲過滿江
風。歸來未久笙歌散。盡載重開風炬紅。鳳山懷古

蘇子瞻詩。一軒專爲黃花攜。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木盡從方
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使白
雲。此意欲爲知者語。陶翁猶自本離羣。鳳山懷古

高孟升詩。喬松萬樹盡良材。十里重陰一逕開。雲氣重從天
竺去。濤聲曲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林樾。子落塔前照紫
微。鳳山懷古

西湖志

卷七

六

苦山水清輝增偉概。托根原不愧徂徠。

宋大內。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航山水。於大內中。殿閣金闕
庫司之外。更造別院。名曰小西湖。自遜位孝宗後。羣華
以時遊幸。宮妃內侍。所掌遊玩之用。節節畢備。享年八
十有一而崩。按錢武穆王。年亦八十二。而高宗與之同
壽。入日高宗卽錢王後身也。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
夢錢王索還土地。是日卽生高宗。南渡之應。湖山之享
已有前定矣。元興楊璉真師。壞大內以述五寺。發諸陵
以爲白塔。流毒至此。亦可悲矣。今其寺尚存。曰報國。曰

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皆元時所建按志報國寺
卽垂拱殿興元卽天泰殿般若卽和寧門仙林卽延和
殿尊勝卽昭章殿其中奇花異卉古木喬松朱砂翡翠
之類尚有存者白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
佛像萬軀生飾華靡取宋南渡諸宗之骨蒐索鑿於塔
下名曰白塔木幾爲雷所擊張仕誠尋毀之
楊仲弘詩化城金闕破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通
日月寶珠光燄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馬
駝誰道一無超聚有祇今塵土重來過

西湖志

卷七

僧宗訪詩天地無情日月徂風山已變棟簷獨懷內殿成
荒寺空見青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
孤蓬來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

錢思遠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
臨宮葉詩誰爲離花酒其斟不知城外雨涼氣滿幽襟
恩復又詩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冥烟
籠雨滋交龍柱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靜英雄
恩復又詩朱宮傳是錢王地白塔崔巍寢殿前夏雨染成千
樹綠暮色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斜劍斷細柳營中畫角

傳寂莫前唐金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銀

聖洪詩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銷沉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
海六宮粉黛北歸燕劍駝荆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
王臣遊魂飛劫火五陵猶對不開關

謝舉羽詩覆道垂楊柳亂交武林無樹是前朝野猿引子移
來荷覆盡花開翡翠巢

舉羽又詩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國陵碑自春聞說光堯皆
墮淚女冠猶是舊宮人

舉羽又詩紫宮樓閣遍流霞今日淒涼佛子來寒照下山花
西湖志

卷七

零散萬年枝上掛袈裟

舉羽又詩禾黍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鐵
來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宋汝言按南渡紀事宋故宮在鳳龍二山之下依山作宇
障水爲池自皇后而外貴妃昭儀婕妤婉容等各有一
樓樓外有奇花治木飾以珠翠綴以金玉宮人蠶桑之
地簫管絃歌竟日不絕皇城隣近者登高卽聞其聲非
若汴城都會宮禁森然今觀者不得瞻聽者不開聲也
僧上步詩大堤迎接鳳凰邊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艸不知埋

帝鳥柳枝鶴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
橋。聞說樓船滿鼓。翻平章此日蚤還朝。

黃胃卿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問荒郊。爲言故國游
塵鹿。誤指寒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舊道。雨多蒼翠上宮
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烟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
辭羹。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聲勢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
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仇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鷺鳥不來山
內湖志

寂寂陽天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花嬌。花客自
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

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月潮
聲歇。天目千年王氣銷。夜月烏啼龍片樹。春風花落海鮮
橋。成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

劉青田詩。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猶百粵。白水入三
吳。長岳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談
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廢園荒。泉幣教
和。鐵弓刀抑武夫。但聞富寧泰。不見立。呼鬼域。昭華室。

龜龜出鉅區。至會魏北闕。多士樂西湖。鶴首馳文廟。龍鱗
舞繡繡。巨擘擊擁劍。香飯澆雕胡。鵝角乾坤大。慈頭氣勢
殊。秦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白馬還京管。銅駝鄴路衢。合
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奎泥賦上腴。斷岸埋
越棟。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潮澤。
吹咏已唐虞。陽華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鷗暮南去。回首
憶專壺。

○南塔寺在大內之西。按記有靈輿井在寺中。吳越王時迎
僧阿育於此寺。鑿井南廊。得金髮二條。僧說經。其輿出
西湖志

卷七
聽閒時不可寬。見故稱靈輿井。邊有靈輿堂舊蹟。今改
梵天寺。

蘇子瞻詩。城南鐘鼓闌清。新瑞爲投荒。洗瘴瘴。總是鏡空堂。
上客誰爲寂照境。中入紅英塔地。風驚曉綠。葉陰成雨。洗
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會與此翁鄰。

望海樓按志。唐宋以來。郡守以下。於八月十八日大集此
樓。飲筵歌不絕於耳。枕人以此爲湖生日。江干之
上觀者如蟻。匪獨前朝如是。其俗今未改也。

蘇子瞻詩。海上清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

須上更有銀山十二回。

千巖又詩。青山到處落層層。兩岸人家隨欲感。江上秋風晚。

來急。爲傳鐘鼓到四興。

子瞻又詩。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吟。

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

子瞻又詩。沙河短火照山紅。歌飲喧呼語笑中。同少年心

子瞻又詩。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

楊廉夫詩。八月十八艸龍死。湧潮夜食維利水。須臾海門龍。

精門地捲銀龍薄。於紙長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

西湖志

卷七

十一

風。城灰欲洗。蛇鬼穴。夢。雷。折鐵。鶴。爭。雄。望海樓頭。勝。

是。好。斷。簷。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

艸。崖。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道。

陸。誰。之。詞。遠。山。一。帶。迴。騎。空。極。日。天。涯。浮。日。風。落。楊。柳。談。笑。

處。不。覺。雲。滿。橫。席。酒。初。方。蘇。睡。殘。猶。一。掃。無。留。跡。吳。帆。

遮。掉。恍。然。飛。上。公。翠。長。紀。艸。賦。梁。園。凌。雲。筆。揮。到。三。江。

秋色。對此。驚。心。空。恨。老。作。紅。塵。開。客。別。浦。烟。平。小。橋。人。

散。回。百。千。波。寂。西。風。歸。路。爲。君。重。噴。霜。雪。五月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着喜禪師建。此地七徑盤紆。澗淙聲。

滑錢江之勝。羅列於明鳳山之奇。巖時於後山南路而。上卽其地。

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回出岸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

多。古木蒼苔。衝遙天。沒日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僧圓淨詩。深林客鳥道。古剎隱春蘿。天通聞潮早。江空得月。

多。水宿叢艸木。舟荷玩風波。品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嵩按志。其地磊壁峻峭。有鐘窺天。秋深月光如畫。登巖。

其上。如在懸宮。令人飄然欲仙。此佳境也。其左爲中峯。

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盡太空。女鵲巢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

西湖志

卷七

十一

晴。見。萬。古。無。磨。晝。夜。同。掃。果。聲。繁。曉。白。兔。滿。天。孔。窄。邊。清。

風。光。明。自。解。如。來。鏡。首。學。姮。娥。西。復。東。

○中峯按志。中峯之巔。有孤嘯亭。三佛石。仙姑洞。郭公墓。因。

醉石。放光石等勝。由此而石爲鄰。校場山頂石。笋栢天。

林木佳秀。錢王目爲排衙石。第二峯有塔一座。夾道石。

壁。可通往來。名曰石街。遙望故宮。如在目前。面江背湖。

左顧石。盼佳妙不可勝述。

鄭繼之詩。萬峰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舊校場。南渡關河雙。

眼盡中原風物。百憂傷尚傳。艸葉開黃屋。想見龍蛇繞御。

床往事至。但泥泥登臨野興意何長。系中家說

○棲雲菴南渡史有賀雲石者。賀酸齋年十三。臂力絕人。上

馬積梨萬人無敵。後棄武就文。奉第授翰林院。買妾二

人。一曰洞花。一曰幽神。皆落泊爲風。酸齋老而好道。出

家此山。結菴自適。名曰棲雲。其上有石。名曰小雲石。所

著酸齋詩集甚富。

夏樂只詩。洞花幽神結良緣。網玩酸齋部也。仙少倚雄情橫

鐵架。衰狀病骨寄枯禪。樓空滄海翠書展。軒傍龍山月露

妍回首繁華俱一夢。豪腸已半屬雲烟。

西湖志

卷七

十三

○包家山。在棲雲之南。武林志。地多桃花。二月遊人最盛。大

稱曰小桃源。宋時設關於此。名曰蒸霞關。過此卽賞春

江矣。

錢思復詩。生就幽僻趣。有意卽詠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

包。海鷗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殺

張仲舉詩。遠近紅千樹。葉陰零豔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

花。羣路迷宮闕。宮詞人夢華。東風暮春恨。回首野人家。

仲舉又詩。太液曾來船。高堂荷紫瑤。美人黃土盡。故園白雲

多。野艸荒神籍。宮蓮怨柳歌。羌兒閒洗馬。斜日滄洲波。

○玉蟾菴在包家山側。按志。白玉蟾修煉此地。遇仙人授

訣。後名入內。宋乾道間。稱自建菴於此。又云玉蟾瓊州

人。入黎母山學道。後隱於此。

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流銀漢。爽氣平分桂影高。把箇荷樓人

不寐。半空明月在蓬蒿。

玉蟾又詩。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展玉輪。起向錢塘江

上。聖相逢盡是廣寒人。

買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花

臨砌。讀罷方知人倚欄。藥畦夜春雲母急。石甌秋渴井梧

寒。至爲亦得逍遙意。何用深機把釣竿。

○六和塔在月輪山旁。按志。錢江自來潮頭洶湧。倒山潰岸。

勢不可敵。舊傳有潮神主之。沿江居民。爲害滋大。宋時

有僧智覺者。募建寶塔鎮之。名曰六和。六和者。取天地

四方和平之義也。覺師道力堅定。潮神始不爲災。自此

杭民永受其福。其塔尚存。

張仲舉詩。江上浮屠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

流。外人立落浪。最上僧潮落。遠沙草下。馬樹歌高。鐘行。其

鳴百年等是聲。華盡怕聽。興亡幾間情。張丞相事

余弱孫孤峰半落幾何年。臺榭于今半插天。已是精藍夸絕壁。更將高塔聳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事。一生愛用此山川。

題月輪山

○羅剎石在秦望山之東橫截江濤風浪最大往時祭江潮
多在此山之上白樂天爲守時盛張鼓樂以衍江神今
沿其舊

羅隱詩怒聲洶湧勢悠悠羅刹江邊地若浮謾道往來成大夢已知朝報是不流任拋巨浪疑無路忽過長灘但有頭出沒朝昏如定約誰憑鸞鵲問陽侯

西湖志

五

蔡襄詩地捲天廻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
怒一信全疑渤澥空寂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
尋思物理真難測隨月虧圓亦未遑

錢思復詩。白馬灣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十年怒氣縱橫出。八月高風震蕩初。玉兔盈虛同不爽。金龍變化待何如。須臾日落滄江見。波浪無驚尾尾闌。

高孟升詩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頃駕秋風雲駛蛟蜃電
霆起水擊鯨鵬渤海空自古江山誇壯麗至今父老說尊
雖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丁文煥詩羅刹江頭入月濤春山快海勢滔滔六鷺倒豎銀
河瀾萬馬齊奔雪嶂高忽睹洪瀾消水許誰教白浪靜梁
灤乾坤未久成清晏何用勞勞去此刀

○五雲山去江千十餘里其山岡阜秀絕林樾蔚起五峰森列駕軼雲霞朋立江皋俯臨湖曲風飄帆起杳杳烟靄間宋時未鵬以前雨霰方集山僧卽載雪入城進表蓋其山勢高寒積雪獨蚤耳其冠頂有真際寺唐開元中僧普覺建遊覽至此極矣

西湖志

計

西湖志 卷七 十六
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兩深泉獨湧風山潮起月初圓憑虛一望塵途繞誰似茲峰遠絕緣

○錢塘江按志吳越王都在龍舂二山之下時潮水洶湧王用勇士數千人強弩射之潮退築塘四十里以障海虞由此得名塘以內卽當年唐未府治地也

陳臥子詩吳山越嶠隔中流簫鼓平明羽翰舟萬戶貯江關
曉郭千帆春艸送芳洲桃花秋落潮先至鶯語初聞露未
收何事尚陵常問渡不堪獨上望京樓

宋价祖詩錢塘江水勢如鋪此日扁舟勝五湖野曠天低連

史.41—738

海嶠山青翠。疊浸水壺屋。樓繚繚。羣仙集。瑤崑依。稀。夏鳥。

孤不是前人功。德遠。孤。度。事。模。模。

宋肩祝詩。澄江霞落錦如鋪。漫道明湖勝鑑湖。寫結層雲成。

海。市。空。無。龍。柱。駕。藏。靈。帆。行。澗。水。疑。天。近。雨。洗。青。岑。見。月。

孤獨張。蘭。珊。花。事。冷。六。橋。色。已。模。糊。

○有美堂按志仁宗嘉祐間學士梅公儀舉出守杭州。仁宗。

送之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擊至。醉以有美名。

堂。歐陽修爲之記。兼贈以詩。

歐陽永叔詩。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

西湖志

卷七

湖山外。談笑詩成几席間。日煖梨花催送酒。天寒。往。子。落。

空山。郵筒不絕頻相寄。莫惜新詩重往還。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七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八

西湖夏 某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份祝父點閱

城中勝蹟

○吳山在城中。進清波門。由府治繞街而上。直下鳳山門。皆

吳山也。吳山有伍相廟。蓋春秋時古蹟。吳敗越。受成此。地。自嘗以受成。陳大差。不聽。賜屬錢而死。尸投於江。盛

以鴟夷後。越伐吳。渡江水。潮濤大作。兵不得渡。勾踐乃

禱於江。許濤少息。遂渡江。滅吳而還。因爲立祠祀之。故

西湖志

卷八

今以八月之潮爲伍相之怒也。其山源水自天目。翔舞

而東。注結爲龍鳳二山。吳山卽鳳之左翅也。其山奇崢

危。峰道仄。峭壁名園。佳樹所在都有。左江右湖。真大觀

也。志不勝載。選其著者。

楊仲弘詩。山板輦。傳四時竟。伍相旌旗會。覓觀旁近江湖天

廣潤上連星斗界。清吳龍宮永鎮幽。書閣鳳嶺重開苑。樹

邊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吳山懷古

薛邵判詩。仙居時復與僧鄰。廣漠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

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滿天猶綠

雪。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吳山勝望

瞿宗吉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方

常胆。臺上作人正。捧心入郢共知仇。已雪沼吳誰識恨。尤

深素車白馬終何在。不及陶朱像鑄金。伍相廟

高季迪詩。地大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嘆遺功。鞭屍楚墓生

前孝。扶日吳門死後忠。魂。歷歷滿江白浪。劍埋冤血起。歷

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吳山烟雨巾。伍相廟

○玉虛觀

吳訥詩。滿目盡懷憂。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

西湖志

卷八

官舍龍驚去。仙宮騎鶴回。題詩何處石。壁掃蒼苔。

王鳳洲詩。孤客憑欄思杳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思送千

艘雨。城郭晴吹萬壑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入離

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湖上

○寶山亭

馮子瞻詩。藤梢橘刺原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

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同觀佛骨青螺髻。踏遍仙源碧玉

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散晚風呼。寶山亭

○玄妙觀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一日有一羽客訪趙

適於此說不值題詩而去。人以此呂仙洞竄也。其詩云。牛半君山玩月回。西隣小圃碧連開。天風香霧蒼華冷。野鶴因由問汝來。自是觀名大著。

張仲舉詩。遠別仙人不再逢。一食烟火冷祠宮。青衣洞僻荒臺雨。白馬山寒古木風。石鼎歌來聲渺渺。蒲團坐久夜濛濛。水知巖客重來否。零落蕉花石洞中。

吳今節詩。牆皮壁上走龍蛇。池上蕉花又見花。北關恩承新雨霽。西湖尤勸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樓。月功成三萬戶。紫珠宮裏謫南華。

西湖志 卷八 三
施公廟。按史。施全爲御前小校。岳王死。全憤秦檜奸邪。俟其入廟。懷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心耳。王和欺君。朕刻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檜怒。磔之於市。市人嘆曰。此不了事漢也。爲立祠祀之。

徐維文詩。滿門忠孝古今無。兒值施公偉烈夫。買俠千金何足盼。懷恩一死實難誣。牛泉泉下逢知己。張憲其中幸不孤。可惜身徂心未了。臨安市上嘆鵲。

○七寶菴。按志。子瞻佐郡時。有雲開峯者。寓院中十五年。謝絕人事。日禮觀音經。一日留偈一首。端坐而化。偈云。端

經一字體一拜。頭白髭髯坐塵界。大難瞞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子瞻奇之。

蘇子瞻詩。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遊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不對酬。今年復扣門。空房作幽憂。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就非夢事過吾何求。

○三茅觀。按史。三茅真君。秦時人。兄弟三人出家。竊地得道。成仙。長曰盈。次曰固。半曰衷。自漢以來。歷代崇祀不衰。其觀有漢鼎唐鐘。皆非尋常近物。又有褚遂良手書陰符道經一部。皆奇蹟也。

西湖志 卷八 四
王元章詩。層層開選隱。空青勃宰繁。躍眼力生蘿。磴曉風留宿雨。石林寒竹動秋聲。城樓下瞰紅塵海。殿閣高標白玉京。仙人吹簫管。松桃千樹月華明。

張翥詩。詩記茅君說。東風花鳥醉淹留。丹丘歲晏仙人老。碧潭時芳蕙草凋。秋郎郭半山雲不斷。江湖夾地水通流。無端却似催詩雨。釀得悲風滿樹頭。

○雲居菴。雲居聖水二寺。皆宋元祐間建。僧佛口住雲居。遊殿三昧中峰。任聖水。學博五車。二僧皆著名當時。其地

幽僻絕塵。修篁滿山。有三佛泉勝蹟。

張仲舉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壓湖來。一片白山擁萬重。青艸木如浮動。烟塵目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

夏原吉詩。誰關雲路。我戰戰古城。西湖晴送碧。三竺曉分清。經貯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張方洲詩。牛竹牛市吳山路。輕腰輕寒上已已。梅影近。遙湖曲寺僧聲遙。聽浙東。船背遊詩酒招新客。今日風光似去年。清賞未關幽思發。亂峰斜日起蒼烟。

○瑞石山在雲居之畔。其山秀石玲瓏。巖竇糾竊。寒泉涓涓。瀝瀝。西潮志 卷八

瀝瀝爲澄泓者。往往而有。清幽液骨。空翠撲肌。湖山靈秀。

罕與倫比。其上有雲駝峰。峭峭凌空。旁有雪風洞。紛飭。屈曲屢杖可涉。栩栩然有仙風焉。旁爲紫陽臺。

張方洲詩。風定雲開四壁虛。萬峰深鎖滴仙居。自疑秦帝停車過。人說鳩皇補鍊餘。夜靜龍光穿戶牖。春深鐘乳落庭除。令威去後玄關秘。猶有山僧守故廬。

薩都刺詩。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簫聲洞中宿。

○紫陽菴在瑞石山旁。其地高曠。怪石蒼峭。上有丁野鶴修真之室。按志。丁野鶴者。道士也。棄家修煉得道。一日召其妻王氏入山。付偁云。類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處空抱長寂。語罷。遂沐浴抱膝而逝。其身經年不腐。妻王氏以金漆裹之。其像現存。

張靖之詩。石磴空懸絕。巖蘿洞門深。散野人遙。霜林葉盡。羣峰出。風穴烟開。夕照多。誰識白雲尋鶴侶。自摩蒼壁寫樵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老何。

薩都刺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西潮志 卷八

驚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遙。下有青天洞。青衣泉。寶成寺等勝。武林志。昔人有往山遊者。見洞口有一好女。姣如如玉。氣之不答。未幾走入洞中。遊者侯之。但聞其中有風雨聲。入而視之。乃一青石。豎立其內。如童子然。後塑像奉之。其人回。遂得一子。爲建菴此地。青衣泉。浙浙出。石罅間。清澈可鑒毛髮。上有諸葛鑑手書三字。宋慶元間。韓侂胄建第於此。陸務觀爲之紀。有云。韓府之西。綠山而。

史 41-742

西湖志

卷八

十

字客灑灑然摩礫一洗公顧而笑曰君爲我紀之使後人知吾輩之游不必策杖窮山舉足而景在是也因爲之記

宋价祝詩吳山徑僻致幽偏
兄有清流出湖邊
權倖勞心空點綴
高人紀石亦徒傳
古藤曲繞亭前石
荒荪橫地竹裏泉
世事總成蕉鹿夢
惟餘芳蹟寄湖烟

○清平山接志吳山之側有山平坡而起宋人名之曰清平山其山高數丈下有開元寺唐時勝光和尚道場寺旁有郭兒井烟霞閣等蹟

劉士亨詩：清平山下古叢林。破衲傳來道行深。菩薩每分香，
積飯仰藍常。贈給孤金，餽餘千偈。燈生量坐，斷諸緣樹。轉
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蟻翁山竹岡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對門居民蟻集不可登覽吳山之勝不在於此如城隍廟火德梓潼廟通玄觀仁王寺定水寺與聖觀百法寺之類皆俗橫道所居不足記也

○壽春巷宋掃帚禪師道院。師來此山。不知名姓。結茅爲菴。常以掃帚自淨。其居故人以此名之。范仲淹知杭州。往

夏樂只詩太守尋山欲問禪
禪機數合各欣然
閒登石上揮麈帚
半賭池中放寶蓮
文彩恐隨山月盡
孤懷一任竹風涼

琴無言妙得西來意笑等從心別有天

○承天觀在吳山之頂左江右湖燦然在目五更日出從海
東而起觀者奪日至八月海潮湧湧又如白馬奔馳令
人駭視景之高曠莫可名言而諸亭榭之勝如遠覽堂
松翠亭洞陽亭補衣石皆在其下

吳誦詩承天觀開闢圖書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
白五更日出海門紅綠船舳舳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

孫太初詩獨倚危峰外棹晚湖初上綠痕齊亂撼龍鼓妖
西河寺

鼓聲倒捲銀山海日低子年人去後帆檣萬里空
迷題詠喚起眉山老爲誦錢王廟吳詩